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三冊目次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二）（宋）樓鑰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目録三卷（二）

（宋）樓鑰撰

清初鈔本

四明樓鑰大防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年既至絶頂而地始平曠而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所從来出山之兩腋而會于前經赴之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有空濛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勝絶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錄古以来登覧之士亦不知其几於創見何暇擬議紹興甲子郡太守尚書袁公將来游乃始發妙意於万象之表謂水云之亟属寺僧以田為池使二流瀦其中寬納而後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瀦千畦浮玉雪霏坊飛瀑掛丹梯繪者踐之而四十餘年十易至人咸睥睨以為難淳熙十一年是庵鑒公禪師既主百廢修舉取袁公之詩斟酌之八月己未遂興畚鍤池深尋從四百三十丈廣平之築堤南西以便往来因挑為閘視水游漲而閉縱焉明年二月庚子池成游連物陡淳瑩如拭千峯巒倒景空如相映道俗欣嘆見

宇有頃既力為之歎為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几不能以一瞬山巔水涯結茅架舘或遂化為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予以為今之琳宮蘂舘擬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膽或其間者皆固然耶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予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麗者雖曰有数亦存乎人尒接之世泛又何止棟宇也就令蓬萊之身或作於前或繼於後以濟登茲歸語予之徒儻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免窮矣吴曰正欲記此以示来者遂為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　孝宗皇帝親洒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之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跡实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草庵此山有童子来給薪水後既有東遂辭之曰吾太白一星上帝以師篤於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為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山覺款徹其

寺而新之謀於東有蜀僧山陰陽家言白獻曰
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
盍為重樓傑閣以發遠獻雲之氣則此山之名
且將振耀於時矣袞謀然之乃略舊址謀經作
內外咸新以次就成翻閣高於務極崇修一為
島閣延表兩廡鑄十佛列其上前為二丈池中
主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
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脊曾見林表而倒影
池中未入室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盧舍那
閣尤為壯麗
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記

人遠甚後有慈航了禪一坐亦二十年延趙諸
有閣於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主人席然相
望又又築海塗增蓄歲入由是天童不時為
相 甲刹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為第一游宦者必
至、則忘歸、而馳於人聲聞四方江湖相念
以不至為歉 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
以君平生暇日來游領略山林翫玩生宿鶩
或累日不思去因圖以進手上會稽郡王太師
史文惠公美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現奇
像特之現充以加矣十六年虞慕懷敞自天台

七丈奉千佛居之位置向勢甚不四嚮外橋三
內橋四橋耳島承直如引繩旅楹有闌翬飛跂
翼周延四阿綠以欄楯內為綺疏表裏明豁自
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磬鐘聲空猶響滿洋登
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 御書金榜
巍乎中峙翔以翔鳳護以絳綃高出雲雨之上
具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莊虎
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使行四方
空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 奉祠東歸嘗往瀦
島驚歎踰時國醫神駭过於百聞敞請記其事

老矣奉諾不能形容姑記大概以表吾鄉之勝
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
景思過半矣虞廉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更齎
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頻力深重才及 巧匠
現材成此勝事現者无不羨歎哉請歸之敵回
禪乃竭財事濟 謝去若冊隨筆歸尚
有賴於後之人云

安慶華嚴院記 仲田而書注

吾鄉僧刹最中奉川工二魁凡七十有二雪竇者
道場為冠其次則安慶山也蹤跡遠邃非餘山

北出蜂伯三十里期於唐之大曆而廢於會昌
五季漢之彭祿僧清譁歸仙入山水卓庵之池
登高四望技出一石醬四名所住処亦其止焉
既得之曰此五庵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於
皇朝乾德錢氏纔在其趙閣謹之名命住杭之
靈隱寺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為四明蓮福尔後
寖為佳弟廢壞天全中有光禪伯其名上曰君
下与　奉陵廟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
士混自号知静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称為汪長
者率信士十人乃挽師為此來既至右居士

與會遂樋与黨度形勝述五寺基相之二百步
有時宗盛施我十万鑿山平北注君偽合乗力
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塑像設庶定元年
括蒼山人志全為之記又年称其地千勝東挨
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与遂
之遠則曰霜者不再金碧相輝师又自作十方
道戒謂水為十方宗師説法道場結論深切蓋
粟約可長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乃漸至一的
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称為檀
越主則施財出力為多其處曆三年賜華嚴禪

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翠羅塵明榆中有鈞
臺綠芦望海亭皆為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間
有興作支吻福壇祿田亦能有所增益今住持
僧無尽俗姓汪氏实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林
公會不三住者益衰主華戾十年矣念居士經
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橋傍為僧与之数
力有違道与山縣亘三十畝圍垂除繩恭為盜
匪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已業也至是捨入山中
別主一庵以謹護府林屯映發又一勝処於北
郡馬鉼開發田心頃又以衣益增置三十畝以

膳塔庵畫公既已重建僧堂鐘樓等皆旧如壯
期為青磴机輪激水為无窮之利又將增廣丈
錢青倩他之廢興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欣
後俗処衣路為大家其與未艾崖蔔然我余家
久与之通譜視之猶南也族与從之宗覺永
記於余，笑曰嘗觀白樂天凌洲禪院記謂晋
宗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閒清気大和有頭
院僧白寂然卜築遂為禪院寂然謂樂天為從
叔乞為之記樂天卑以詞美道猷肇開寂然嗣
興今日樂天人重文蘇山異乎代凌州山与白

氏具世有緣乎今安廣太剎居士建立於前無
尽嗣興議後之委余以記今有從子清一方札
尽公為師且於汪氏奉不止如沃洲之与白氏
也因慨然為書之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双徑而上至鳥絶之地五
峯巋然中本蒼湫化為宝所國一禪師開山於
天宝之初特為偉奠天作地藏得斯人而後發
道成名振呂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礼時相
亦得与大丈夫事待之以無上又繼之以法濟
坐鎮羣魔力新禪林而色不動識子武肅王於
微時賦吳越集世宗奉尤謹 皇朝至道中
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
翰蘇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信公為第一代
住持紹興乙丑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初子雲集
至千七百衆未年南嶠重來踰而復依人境相
与映發道俗超仰龍神亦隨指魔而定 顯仁
皇后在慈寧宮 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
游幸祇書龍游閣為榜 孝宗皇帝書興聖萬
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業根拱稱第一

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響兼著國泉民庶
有禱輒應累封神應德濟顯祐廣澤王廟內靈
澤曰有玉圭玉帶黃金餅鈔登器之賜其盛極
矣然而廢興有數亦可錄知國一之後以會昌
沙汰而廢成通間興上吳之大後八十餘年慶
貲始乃成夢起廢為屋三百楹前去樓之手植
杉檜亦知其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世學
庵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
來道過峯隆洽不娛前人五年仲冬行炬浙西而
回禄掀災烈風佐之延燒棟宇一夕而盡異孔
人皆為四百年積累之業一之掃地有能与
之非靡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峯
之間又規模可出一手向為屋甚夥高下奢儉
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宜為之請四大
慧光慧時室亦能徹而更之顧其勢未可遽為
又起龍堂瞻息扶藏宮尤神歎一新之手況祖
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亦收開山之菴四面焦灼
而身不傷師与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
比移滿壇歸以成佛今日安知非暫廢而壽復
大興耶聰曰有是哉徼我誰當為之乃出衣盂

為文倡率李侯元韶可途等所在緣化　兩宮
妣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勸以　計又倍而倍
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
斤斧之声震動山谷凡食於山者无閣比丘便
婆塞相与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
不趨已私間拓旧址前於東偏為龍王殿以羕
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廚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
大衆則有雲堂枕水陸大齋則到兩廡以容一
日至可溪寺之所由立也寶殿中峙号普光明
長郡樓觀外樓三門　臨以經架五鳳樓各間
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十三善
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起前塔百足之
樓以安洪鍾下為觀音殿而以其東西亭庑毗
廬大藏經函鑒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舉其工右
置後山巨塑中開毗耶宇之於法堂之上後層
其屋以尊閣　思陵宸翰御揭修後妙喜塔亭
仍建鐘巻於明月池上為香水海以休浴為天
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録内外周備儀設稍尊奩
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
書蓋其百工競起余志奉應徃健於二年之春

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閏月十十餘而安礫之
區為大寶坊始者落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恃矣
及珍異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絶
過於旧援圖而作井々有條雲棟雪春翬飛層
疊遠出於烟霏雲峯之表春秋二會來者蓋欲
奔湊騰捺如見化城鶖鷺踊躍熇未曾有經山
於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輝々亭如踏平空左
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
越山歷々如指諸掌真絶景也為別峯宗師賦
詩有間方柳松双徑杳三千樓閣五峯之自
即為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梵死徐備矣是時
新殺大閣冊紫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步一
十年祀為夢境今則上果之盛何止千倍振未
能一瀉目也陵思以書相尊於寂寞之濱属以
紀文遺僧契日携書来見備道始末磚之四年
侵李落翬日隨衆子之師頼力宏深成如許人
佛事不来於靈望雄久之士而為此来何其皆
那取之再三拾巻又助之請遂李倩其語為之
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佛閣之成一時稱為盛
李善乎李蒼数之紀以謂在果公何是道而備

習離〻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然聽之為此初豈有意於興作者因勢使之奇變偶人情之響舍上資國力廣集善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茲是圖不可不記以傳遠照於師何有然刱圖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礼之東嚮于德化財施之廣形于千万視之如幻等之於空居惟一室〻惟一牀禪褐閑鉋鉢衣那食其視寵榮震耀猶如也聽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贊嘆有為功德多言益足為贅之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為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時九九祿自洪都舟行順風而來過彭蠡望廬山聞翠屑於空外小泊南康迫於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爐諸峯悵望而行既惠此生可游也老矣過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哉惠以圖與記讀之者躬到其地也住南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普照院之詳菴院去廬城之東方十五里為郡人游樂之地昔景均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迄今有白鹿臺〻下即此剎晉慧照中遠公乃十八賢結蓮社於茲山而於山窮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蓋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面勢絕勝前横大江〻中桑落洲正与之對亦為一奇剎中更兵變蕩為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而後弟普誠与嗣子師瑞師紹師慕師卿祖与募像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閣庖湢等處無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為有為功德無而游方以一大事為己任苗住錫之興化積淳山近致寺本几被命來有正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瑞其高弟也既嗣法處父子更唱迭和相為時重衲子雲集因念受業香火之得能有未滿人意者聲衣黃度智息智月等十僧使相上事為經久之計增回以待雲水高人是剎之立凡七百餘載既發而復大興崇無數那瑞公清介孤高而未嘗為僑寓之行道歸重故能一坐大道場主乎九年屠無魔擾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成一日語余回出本無心住亦隨緣然應既已示寂嘗特歸老於可山〻閒素無碑記願為之記時歸而刻之遂念余既無履杖委相投以酬宿願從

到山中勝與並已無有矣何之歸處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重為之慨然也

觀績大聖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龍朔中始來中國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建標欲為伽藍屋得古香積寺石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或言佛項有一穴塞之以絮夜去絮則香滿一室質明香還復灵之方回吳人謂觀音化身也示寂於長安以有灵應迹還泗上為之建塔傳子世及

矣々先祖夕師年四十為守家傳其盡應事甚乎陳子先大元子齋之孫二鄉之子身余家有連比住太府寺僕余方為郎相與尤厚余既從聞而子先并掛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紹興十二年開蘭陵解郡紹廷平院元先廬先所捨歸始群木與之居倫寫觀塤大全院六年始得今行倫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像靈異甚不勝書蓋自紹平紹聖時屢獲妙光其明傳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於此祖父諫議黨因從兄然堂塔流而為之贊所謂一月

在天影分萬水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尚無恙須吾二親閤門敬奉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建塔于寺中既以實告適符鎖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為之經理歲稍百餘以為助灵時二伯鮮木之士悉已就備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舉播日可畢願為礼記之余方病足僵卧一偏嗟仲死而未能偽筆陽威而相從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東佛尤魁奇且有灵光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云不復塔士汗日猱一

看雲山繞淮甸載通閣以役吏過泗但有大燒水歸揚地空之嘆而已鑑僧小蒙之在吳門人既數之不謂殊特之觀乃光於此子先珠財好施既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施於此奉權力是視僧樂惠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乎羅雀之門身也難好如許余非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雖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閱傳燈而知小釋之見仰山三神蕭姓鮮迎之來實有灵响遂以山為晉

天監陰相默佑以致檀施亦至乘舍迦之道念
高山之神蓋靈山之名明以著環衷之境甍及
四鄉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尤衆其
詳又見於孚惠二王集錄寺興於唐會昌之元
至皇朝 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興國禪寺之額
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於江右自迦主介凡三
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閏四月三日燬于火
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冬為煨燼豈有數
耶太守寺正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為命嘗有既
興起之亟相金多三百太守建法堂及二王之

殿戶部尚書趙公為建僧堂三間且為之監盟
知隆興府侍制趙公前後施予亦三百萬作佛
殿徑山請公率其徒持鉢四走聞者樂施予數
万佛殿天室香積廚庫廊廡田腴而煥然一新
則大道之嗚呼又何其神靈也余僕以極相之
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四書
賢澤民之惠袖諸國之手歸而歷居助成天事
達師又出俸餘為之倡懇之樂請以一袖寒暑頃
在淨慈 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號至今上
不形体不改故時四人者相與敬孚惠之靈神

與釋迦六名刹一處一與殆不偏巡清爲予爲
記々其大略云爾神有二祠云寺遠者一舍近
者才五里而寺在祠之釋迦都是寂初來自鄉
余使名庶藏尚書名善堅侍制名希澤清白号
蘭谷余四明樓々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記

四明樓　鑰大防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復適得中丞新昌求前任人者氏曰紹興末年謂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識笑矣猶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曰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李父及吾兄皆嘗爲之丞以勤餘二其令有声於時是邑雖小思逮寂声乏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繳獄凡邑之寄人府不之縣丞僑令丞謂之知簿与尉或不予也優官固所不敢、慢官守水丞之職又自有常乎在役然利害係多勤以十萬計境内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酬恒部使者等于越委以吏事又符考年又時奉檄以送它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反吾民識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碩雖欲一日掃灑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爲寤然也余讀書恍然曰予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　會稽富田於東南　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　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田負郭二邑事倍蓰重它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分塘仁和北關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使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之重仁和乃分塘之分故錢塘爲尤重爲田在分塘門内爭入　景靈宮乃以華麗僧坊故此爲之在國庠之旁南邑距爭谷才者或病之紹興二年东君价始至其治獄坐以無爭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塵獄以清囹圄又衰業前任人名氏特刻石以記縣既甚右蒐考史傳自宋元嘉中刘道真至是趙嚴德凡十人　國朝張台居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且載歲月已者缺之吏後有攷焉君寔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術飾吏敢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與君少有姻好喜君之後且仕也爲之記始末而究書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事之民最親

賢否不可得數彼卓大傳王魯山諸公始於氏
心十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矣尚勉
之

沿海制置司參議所壁記

四明控東南大郡海中三重地逾海蔽東控高
麗日本諸國　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倚為控扼
要地始詔置沿海制置使專命守臣兼之凡闔浙
濱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
東四郡檢校少保郡公仲荀徽猷閣待制兆公
愈皆嘗領之凡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一司
俱嚴除興元年海寇猶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潚
以數文閣直學士出鎮復重制置使以重其權
始置議參非見成資高者非在揀選於是張君
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
丞兼攝趙郡出守林倉倦游念歸遂仕于家又
閱入人墨今吳侯、一日謂某曰昨年嚴警幕
府雖有又書然制司任重為之參執敢怠其事
傑到右後前任大人名氏昉陵興始自子之先居
嘗為是官夫子為我記之侯嘗為鵝城深梁二
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能無以表
見然當造其公宇前日支倚柱棟之不暇今皆
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
其能々既與侯游又因得以書前姓名記先君
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所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
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柳越
州鄮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卓多
柳於郡明今為慶元府鄮復為鄮翁山即昌國
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於袁晁之亂故唐書
地理志元和郡國圖志止列四縣曰鄮奉化慈
溪象山而國志於鄮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
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六者也其洲
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之屬謂翁山一
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
皆今之縣境也　皇朝端拱二年始為鹽場熙
寧六年郡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與鄞縣
陽海請置一縣以司開啟鹽賦事王荊公嘗為
鄞令請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
一鄉隸焉初以邑尉兼簿詢之故陵

與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
武尉而職始分邑之東主一尉獨承平民有
餘力官舍壯麗它邑鮮能及者而傳所始因革
創久竟弊壞居者惧將壓焉累政欲為而力不
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
數君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堂識為之圖郡遣淳
梁邑有餘材居請待戶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合
材效力載功而集鳩工於三年初夏咸成於十
月之乙未為所三間高廣力於前數尺附与軒
楹是從所否之神祠十大廟廡吏舍一切更造

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餘身之直貫多
四千文者卒持酒帑以犒工役嘗回民不告
勞而諭無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氏于朝叔人
劉開史嶠雲以書來四有子楊欽附狀愛
一試望有以忠崖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也初一見而奇其貌与文今又益
知其才美余勤人也而未嘗涉海東閩出定川
棧門山觀天無際風帆迅駛窗日而後至昌國
故雖有宜沱安期蓬萊之勝銷將而不果惟邑
人姓朱誦楊君之政至不容口是物之初臨事

不苟如此遠業指未可量也已刻詩紀其實且
曰楊台持去不可以無傳攸欣然為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得然位高而偏大率如藍田壁記
所言余頃贅倅月五問於故給事吳公芾公曰
吾嘗三為之進則有佐權之職退則有避事之
謗今日處於材不材之間可樂意曰予得之矣
慶元於今為輔郡二年有三間東西南所而南
為勝城中一湖最為絕境公宇據其陽置得十
洲三島之安且為遊觀之所今猶存若其橋

而度增負始治房此參政范公重建紅蓮閣於
前連使陽公大異所所照二所皆廁遠若此楊
閣為今東居嘗入制幕充居之郡材為參議官
同僚胡文宋此詳風上制東副駕車以來既至
首擬瑞蘭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刻星因病故相
三請不敢遂為之書併以所親歷向知者甚
文君之文人資政在 思政先師府為君庄窮
遠流傳猶有此臣之風亦此一牽足以允居定
之不勇淳熙初魏公易鎮嚴倅二內置府史司
為之職故嘉定年而從四華居以太無金貫外買

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西近有江曰浦陽盖自發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東志載趙則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移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今知所始相傳以為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渠回以得名然近嘗充土乃吳助翰塔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至昌傳言沈昌至而紅星代吳越世家傳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汪遵及某詩百多送太守劉寵之各為取一大錢取此表集清之熙寧百部使皆廣東論鹽課之趙之分讀場江水清淺以之分為鹹不宜三江曹科兩一屯吏之崇水改鹽注始以錢清分為主場作基雖阜四課乃舊教閣之所令猶曰為教場亭民東凡十餘戶、每月支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舊又有又漁獵之稅有私販通陸之損羣餘三十一戶而額不減使之演出是以重困而五十年來未嘗反額而遞負念積久從未鋪抵苦力必久處上庫李取世祖淘尉東陽頒告能声薄而為此不敢不繼撫存豪民既為之别嘉疏源又開為之代納錢三十八戶欲然如更生而課亦虛遂加增九分有奇也今連於宗無二年適百年矣雖彻敝之具 高宗幸四州略嘗駐蹕其中鋪為一新云食使得十万多而為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一俱備使亭民之解于有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身居民却嘆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西廊海上石堤八百丈上增千三百餘丈添湖南康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所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來求壁記得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為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文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有且久矣吾增永嘉盧中之祖泉力辭選士科為郡傳士其行也求贈以言中之後而好文進季不待勸勉特以其少孤自主將為人師慮鮮琢之名益大書況有師保知臨父母以遺之官未几則聞教育有序衿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謂之曰余

嘗客樓子之鄉矣學先生治學然後知不足教無以自困古人之言甚旨深矣非真知其教自以為足非篤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學半傳說之說未以追其人而學記以為教學相長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亦待問而傳說又所從事惟學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於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於教當自知其困不足身困子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揭坐右且特以告諭來者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紫昔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為縣之西北有水出覆山百池而東東來兹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旧有閘啟閉以時適霖潦則泄之江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之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映帶左右合於陰陽家言亦沆它山之于郡城也昔人創邑之初為其溝於井市横三縱四日巳開于者如帶之曲為梁於上而通舟於下堰其南而立斗門於東呼吸江水脈絡通貫據其國大壁為古澮洫之利歲久間廢水充未往旱則仰從涉以當蕩洄氏雩溢甚縣河浅淤菰蒲芦葦居民因侵其畫為木樓室日就湮微雨集則積涌沉墊已則污穢停滞乘壓不宣多起病疫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洗干來縣中再大逗墻數頁教來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元承水利

之昧薄实司之盖有欲为而不能遍者會今尚
使缶次方復季常平事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
人會椿有請廼下其事使丞圖之主簿趙君推
縣本原慨然欲復其旧告諭父老大率翕然莫
不勸趣先由乎西者訖止錢三百首遵開於彭
山先為長堤以捍江瀨徹故閘餘世迷上以石
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間丈有二尺備水曾
啟隆始於淳熙十三年之仲秋九月訖事貫于
百六十万奇工五十重子四坑以障支流西鄉
之利既與遂修斗門後拍金浅為之倡二者皆

堅徹精密訖旧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為源河
之役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於是家自為役
不待程督趁農之餘間寒踰月者有相之者尽
徹墾敲始見故道積別沒濬上不告勞訝廣一
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
流而灌之漲波汪洋舟楫通濟之可以溉邑下
之田易麦横弱增塗出果蓄年旧規一旦復还
如人之身氣血滯澁疾疹近生医乃以之藥道之
流通則四体和暢精神自倍老弱雖然相賀且
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几乎道吉侯公子也種

李鶴夫以儒科自奮文資圖敏吏事極不苟二
侯之與皆成於同僚協謀亦然擘具財吏選里士
之才而能者以司會計不使吏舁閧欲財不
義民不損一董不施而利與常等除方傳永久咸
諸池之會觀古循吏割江解修功止一时惟水
利之興財可以惠民於無窮然置閘非不務此
然而復民之害先見則責行者之道也蓋宇蘇
頴濱之論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
所在而先遣使者以事民此蓋四甚貫勞動中
當時之病恭惟 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

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遠惟先
作他别實利及民貴不失業所在盛潰由今之
法良有関奉行惟謹而俗邑之賢又有如趙君
之韙如達以年歲而浩多矣後來者尚有以嗣
繼之我趙君名汝積字禹卿漢恭憲王之裔
然後八世係也

荊門軍義勇卯杖庫記

文武鐵二道有甚多則未有其備古之義也荊
門上使君勉之荊郡也甲不恭於先烈獨力從
事有関於时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辞民貢無

豈得志適　焉樂人不爲居爲言君由是嘗有
以次陞爲之救蒙泉以張光而利入自信壁鈞
播以爲田而臨鮮以閑村隱之以增富城措農
功以勸本業崇儲本枝介商孝悌嚴律尊之礼
勸吳士子以精文風以續先徽政之塗諸鄉以
豪強壁飾大正明讀信令以制適草盜賊之尤
无良者遠竹編教義勇又能鑿賴名覺通余增
置郵律以便推米謹近鋪絶走往中嚴諸禁以
詳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
最聞可以方保災一案以拜聽斂去人補得五

隸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爲允罪可得威思流聞
嘉突屏近氣念郡當劇楚之郊倚蒙男以爲重
在是諸古四平人頓視所用器四之屬君歎惟
具任而積久不用任置允清罕永於郡治篇廣
嵘壓村廧無氣不揚居既覩少尸試以作名東
且曰兵革庫利今空手同甲不堅案与袒裸同
是非置之爲與之地民居多第跡方一述墻則
又特侯賊而无餘矣乃度基於郡之南北虛曠
凡古餘天隆以固墻垣以深溝中工匹材以閑
予朝有旨下提司幹金木以濟其須淳熙丁丑

年八月凡役不冗月告成爲屋若干楹所百居
中置樓於門兩廡翼如也史君爲政抑所謂知
所先其文事武備允有不及者足以爲保障夫
前一多古迹義勇之士脈智教諸持利兵以賞
曹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好于距
敵者乎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扶清嘯之適
補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爲仲宣之賦者乎使
君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於淮東捍海之堰堰在泰州海
陵縣也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
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
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鹽事至天聖初范文正
公又爲大之從堰少西以避海潮之衝發運使
張綸轉運使胡令儀實主張是亘一百四十三
里有司既具外以爲固置兵八百人分列公寨
事与議修築之後始克屯役乃充一人守者
宣和侵決壞田三百餘頃詔其七年又以堤凡
我遵一年始修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
舉米冠卿知州百餘子寅張子正魏叔價皆因

壞塘修。壬寅又請監場官分視捍堤，各守其境。淳熙十三年，提舉趙筆相海所衝，曰六澤、清隄而新之，移於舊三倉，且補其外十三里，更版判堤六里，於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未遑細觀處。元二年，二色之民又以病告，謂姜莊河東有王月堰，下臨海洋，有九塗泥為之門護，地形卑下，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畏之，墊於海者十五界，衝決海陵堰，身是里餘，以事亦壞十餘處。近監鎮黃提舉王公，乃覽之，駭然，亟命知海陵縣陳之綱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尾，人基廣二丈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掾堰處，宰劉止志度令，計劃主基址，評工十萬，里一百九十四步，明工二十八。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堤若不及，今移築則堰田之田當為水困，且特遷滑寄入接流，四出為害，卷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臣職也，役捍堤作，所費雖重，增節計用，銖積寸累，賴執其役，不敢以煩朝廷，伯及仲費實木與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刻上九，再旬而得請，遂以二月十日凡役，至二月十日築成，既訖事之，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之寨，與寅燒磚以為後日保修之備，仍徹之謂偕餘辦公事趙不熄董其役，公亦躬冊一片，凡周書千工，費粟若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為功也，若成于朝廷一僕，小窮之太守沈公恒走書于公曰：捍海今塘雖濱數州，而本之利害尤重，今日所修，則金在下二色，賴賀使者一力為之，民既不知後，凡我同僚亦皆蒙成，而先不請記之。公因為之考圖經、日記，而得其實，則作而書之，曰：美哉斯役也，廣又止以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賢者相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今天子之重意，為部使者為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於九窮可也。身與王公常同朝，總知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試郡永嘉，實繼沈公，唐事之秋，泰州其別也，雖亦有餘責，為王公保知樂其有成，欲以傳永于久，公長子濟方以一尉書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事焉。

餘姚縣海堤記

餘姚為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部濱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九風潮衝決之患，間

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瘠壤實為民
憂其禾身雲柯南北至于上林為二万八千人
慶曆元年縣令閭景初為之王文公記之今尚
上林以及蘭風四者二千餘丈慶元二年冬知
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陂四所計五千七百
尺者又其所增建也邑人求記於余謝之曰今
尺之功力因勝於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
為第二碑續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始
卜記今日之實則可余外舅汪公少師宣和中
常為是邑脩增瀆之湖達于宣之學其從伯文

從光皆常為之婦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富
邑中熟知海隄之為害而近歲尤甚大率歲起
夫六千人役二十日計一百十二万貫係外方
有五千夫力或不均弊凡百出故歉費如諸民
力不堪濟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往蕩去矣施
君始訪問民皆張咸以此為大病親往視之細
究利害及得要領遍諭鄉之首公矜為人所
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有趙君伯威
協力以助丞歆集衆力以樺迭濤以久計以蘇
民瘼承平時是利羅公適知縣秘言水患君常

以石為之余雖百年田迹遠在海邊中則民田
之侵多矣先因修築侵取金中田在側築上于
七百尺用工二十五三百六十以嚴東鄉之田
惟西鄉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為之放堤蕩去
為害甚最乃於謝家塘王家之和尚塘三處度
為所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交悲之處鄉民
道明澤十行除之其役約實甚重邑亦是以供
判十府于監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乞筆記
道間文三百解益勉錢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
通判王君命幹辦公事三君栖左右尤為全得

特以辰石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為一層用石約
三万尺縣公給米四千叁百為奇也之土之兵
其二人助三百万上力尤重重猶未足也蔣事
既成則並海之田水盡可以免廬矣前者惟知
修築而且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近則審久況隄
壞有漸特人事又所未今不冬而起夫春始興
役因仍相畢舫以小畢曰隙事損一事之出儀
究備能續隄況秋至潮退隄壞甚亟拜迎隄
民大為之收漁最事方發青黃未接則有則力
以為久計令則田邑官往來臨視潮山三如兩

不暇治水利等事過有急閘塘目前其生識
處民有不可解於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
者凡何人於君湖之長與人實司諫之子司諫
用不各具才齊急而投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
百廢具興歸以儒雅暨以有餘鉢積于累以圖
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足收於重成及其來歸
為之悉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它邑告歉
而此邑海田孔於侍入既放大稔今已如此
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
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今以深長之思而與民庸

部使者之矣建白甚明奉朝勤鄉民隱遂濟登
茲非止人力也我之人守其成惕隨夕補治雖
至於無窮可也因作為詩章命邑人歌之俾勿
壞歌曰
彝江之為邑兮居越之東八鄉御海兮水浴日
而吞空古有長隄兮屬遮宇一同人力有限
兮潮濤之來者窮濤來如牛兮上相揮吞一有
闕壞兮萬不可障而治不可封民得魚兮良
田墊千為天之害歲有勞費兮民苦于鞠凶方
五千之隱錢兮十二万之民生今之世有古之才

兮有尉曹之和衷築之策石兮析絲縷邑之衛
蠡如長城兮綠知霜天之晴虹部使者主盟於
上兮飛章徹于九重仰明聖之洞矜兮朝奏而
暮惟人欲之從豐田倍于千畝兮藏且接於禦
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巧取而莫容化凶歲兮
士書隆隆慶歉歲兮為年之豐且八秸叟之兮名
稼花之穫之積之兮將擲此而慵堂歌以報之
兮樂石是奏青兮相告兮永毋忘今君之功雖
後人之勉之兮用心以公攬此隄之開兮雖易
之弥縫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於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每市三縣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與地
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
廣德二年始屬于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
鄞縣地神龍元年置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縣
東界海四中象山東麓彭姥村置縣惟西南有
陸路接台州縣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
詳焉志載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當為明州
長史宜得其實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
十里中有一渡之險君由寧海陸行則回患

寨官月遣十兵廵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岢
欵即以聞於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皆如之
者豈不相万々哉今抗以為未也謂不有以為
千百載之圖終恐不是以繼而前功廢棄矣于
是又議建一莊約為田二千畝始得山林海沙
田二百二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佐湖外之地六
百八十三畝龙泉有杓水磨湖素不畜者得近
百四十五畝二者九為田一千六百六七八畝
皆出價可之相視不妨而不害民收地之遗力
俱有公源以為灌溉募民耕墾假以資根番金

新地皆成所隋得米稼寶剩以助費又將益永
曠土丑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数渠
倉於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済修隄之用歲者
重費民遂息肩傳五為千金之隄行出化寬使
之地傳之將裘利顧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
語奏之尤重自之廟堂及當路諸公尤以其莊
之田依常平法不許它用仍禁官民户之請度
又經久　聖天子如惠田里諸公相與繼續甚
悦亟下俞旨書六澄附今卑吏民祇拜明命刻
之堅珉以詔民人今之宰劇邑者博書期會用

之故舟以渡為便瘦実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
五里北白東海皆潮退而行中途少遇海口伏
潮登而後善達田以小冊往来多死風濤盜賊
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為通立
邑譚始撥工大舟瓢檀篙檣篩用畢備募習于
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浚以便行者晏然如在
枕席之上而濟不知其凡邑人々歌之々常
待公坐問何以能如公曰择之職安得有力及
此偶即委以從商學田例資以錢輸官以
十之二為運行費既有餘其半以惠之餘分給

晉策閣置部兩而論之曰前日公固有例今一切
不用米曹得百金則以一分寘其中僅二年
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纲宗碶又盼邑之数
書揚于邑今遂以而此二舟皆能自昔果贵自
而上諸人衆為用故能由寡々為之三嘆誠吏之
初孰能用心及此今用熟在社稷豈蔔然哉可去
既久寖以隳廢而一再先壞閉有修僧往々之
固陋就貴不寸支久徹旧贈新併名一再行
施不息淤滞而修浚出焉未免後有覆溺行慶
元四年六月　永直师韓君見礼為宰訪問疾苦

耆老首以先告謀欲遵趙公之說而興起之始
三度材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
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舊舟之壞易
堅邑〻易新凡於陵作之今年二月畢工修廣
之度視前尤毅之若什器細大篤帥名鞠志循
蓋規又月委官察以次程督用防欺弊功訖布
民不知邑本請紀其事〻以謂趙公濟川之功
未易逆及今令尹忠厚簡禄雍容亦治推此一
奉鄉有以謹趙公之成績俾有以為一方永久
之利趙公名遂身退以榮城中親見其成嘉形
於邑尤爲一段前事夫子產以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今前後邑官之長益
能知爲政之惠及則民如此後來者尚能重意
而不忽二者之利其有既未陳山有驛以為衰
客行人施捨之地特刻石驛中以認後人慨然
為直書之以補鄞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相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
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
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置〻千畝作義
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
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
中更兵燹族黨星散欲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
室為湯圃潮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于
天平山墳寺僧有往來倍散之勞久復侵欺文
真城中支族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
下又五世而主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
念此有筆為志而殁吾儕首有以振起之慨然
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潮直納期
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二監司以至上達臺省
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篆此
奉多主張是後得故地周七千四百四十八丈
首捐私帑修以垣墻創建一堂仍徧歲寒以祠

文正侍臺十樞以廩貧族就主新倉廩復舊觀庀後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延于素規者無不歎息規掌出納一畢以為後代法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其貧來以補應規稿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為永久之計今事之彙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曾于義既力贊其先謀之舊々為記始末々々不侵先祖少師牧卿宗族有意於此而嵗不易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歎附益之而猶

貧終身猶未果也兄范氏家法為之規歎是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仰先奉議几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法父風後人得維持遺籍以保其家良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下推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則孫曾有賢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正其給予之自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

廢壞故治平請奏聖旨遍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興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関防益密今之規约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而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德高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顧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几人若人々知良器同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難反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々汪出也常隨拜掃裴回松下鋪瞻後前中有一丘陵無奇峯邃峙秀水縈抱盤折面勢開宇非若近時積土平田猶為丘壠出于人力者此氣象秀潤真吉穴也是為外高祖太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為吏右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荊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為之志銘蓋積德之允著者里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々生長外家逮事

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坟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為薦羞之礼遂為汪氏家法仲嘗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焉余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君孫葬于左右者凡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歲久易地仲嘗役開既久度不可支吾所嘗基于楸之東撥貢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為堂五間後出一楹併為脩祀之地前為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為門及專學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

堂之東室宗人雖坟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為障而牢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辦下至庖湢園不備無慮錢五十万一切為之贍學費有田租出于諸院其子弟閒有生計凋落視為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利于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之凡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奉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為出錢以助亡日齋時益之庵或未有名嘗中書自告以報本者公為之慨然遂以名之正本

始、求、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嘗大為墓阡甲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之先塋在奉川桃花奧汪氏既不振亦為貫田還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家域圭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既得歸日使西文一日顧ゞ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貽子孫惟我男氏克振家声光偕前人以然後業廢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識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先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為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為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行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矣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為氏或著樓爲東京雖丘縣即杞之舊故亦併杞縣樓氏以杞國為郡而望出東陽雖閒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ゞ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于明是ゞ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岐澄巖十百畮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為幾世為何姓今坟墓可

尋者七世祖大録葬曰水雷家陳六世祖二評
事葬太婆基山之中封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
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他蓋祖宅之後也高
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郡二夫
人曾祖三全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
三少師西宇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駐旗
數次皆集墓下鄉里以為榮少師散從兗州時
祖妣秦國夫人馮氏卷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
人馮氏先卒得地于根國山之左今為仁壽院
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寫坐今人藏廟

猶彷存約定曰自居中穴而送秦國于左　藏
有國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許氏礼喜
之知果江曰偏中諮諸及曰我死當葬金鍾此
蒐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城頗狹今三坟相
去或二十里而遠初啓葬時四山皆領永本集仲
恩亦頗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東勢并包非
先志也仲恩嘆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
以為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一山皆
平正如畫上江而山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
你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

謂江水一段為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號勤每
冷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
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
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庵之東荷諸院
相從常買鄰山以葬近弟館壽穴在西山之
陽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
峯致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先為山五重推此峯
中立宗青正爭之对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
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仲兄嚴州
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來葬庵之右屋適在

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路次不能相
望為田住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之與之改造先
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之紀嘉
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篤遠哀甚
之餘定以臘月八日丙申衰事謀之羣從衍哀
負土決意先期移建冢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
之屋撤而新之旧材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迁
墓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事及大事之
前粗畢工役為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
工徹庶几可久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基每平直

列植樹檜杠置石數等平障前山氣象愈偉歩
神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騭之賜宗族相與
之力也 祖堂杉竹直干霄合抱之材然後耕者
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為屋數楹
於外以為庖廩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寔閔
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讀梵修以資冥福君尾捷
及子弟掃於沐餘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擊
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又至彫汙冢舍罪奉先之
本旨自此幸毋啓此意亦宜相與戒飭俾使一
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

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
人不可得以奴隸而況庵僧于此庵始建僧希
亮主之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惟、、三十年
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
謂之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謁考南廟試蜀人李君
予思以審計司照事先是因已得其江東十鑑
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議
明警發為多竣事、、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

以尊丞同宗方以同寮為幸而君忽焉已矣哭
之盡哀且為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
十諸子皆幼子者無不傷盡迨其西去哭以二
詩踰不勝情今一十有二年矣聞君閣鳥不相
聞知慶元之初、、既從閩明年閣登科記見君
之子遹傳在一科又一紀而後來則已巳聞其任
命同朝五年復登館李上著庭攝考功時、、相
述以先友故辱執其季姪傳又擢嘉定四年第
余見伐未識長子以傳聞、、其常爲書一不上
而年未四十集李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百卷寘館中常得其副而盡讀之
然後知天之報施今無差忒而予思家李日盛
為不亡矣予思之論為專悉心于斯盡其言其
實如中孚豚魚等既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鑒
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
自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
過人一旁饒之德與治行有循吏之遺其所抱
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沒也
五年七月癸亥考功謀諡而請、、曰先君子之
英兄弟尚將方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從餘刻先

生爲之銘矣塋前有亭眂終蓋奉父母之義以
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
欽昆仲之意俾記之凡予思父季事業與其家
世德履歷略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
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上中矣終之家豈
云小哉近方爲含華季氏爲古文孝經詳説後
序因論古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爲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
專在此數語孫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
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
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
同予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于禍
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别上下一條俱當盡心焉
本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
爲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身孝無終始之終
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
足予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夫然而若
貴一節猶在其後盡大夫之責猶非其三也爲
吁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者乎〻
餘生先凡深知競懼得正而死所願以勉故以
告不忘之士云〻老退季落加以病餘輒拾前
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羼諸臣〻曰淳熙初年龍集乙
未　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
伯驌久被眷顧師羼由贖所賜進士出身　德
壽嘗慰獎其有子賜金吏新所居增創一樓以
崇桂書其榜畫據　孝宗聖製聞喜宴詩桂林
争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羼下第
吳門之聚奎坊開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
真蹟匪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當纖所謂五
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　崇聖崇儒右文高視
千古嘉美人之符應也　主上謙加獎拔慶歷
榮近常因奏對以家歸爲請上肯再三嘉定
二年冬起家長武郡兼天府明年三月見于便
殿昧死中言主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
三太字之賜來凡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
與閣錢鏤鑿飾皆出尚方恍然漢天而下囿卑
撫卿感激自誓思所報欲移刻樂石願有以紀

之臣詩不獲當考所先益非一日　國家覩睦
九族恩礼兼備神明之胄毓衍盛大教養既至
人才輩出献翰聿彰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
宗國公世怙好李續文有聲前朝　徽皇命翰
林李士承旨鄭居中為志銘知淮陽軍來帝書
冊具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畯及從蘇軾
黃庭堅游刻而範諸睦親北宅之壁開嘉國之
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　膺即歲膺顧遇又見
帝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東訪求具後伯
驌與兄淛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貲奐完庫以

近侍吕為侍以家人礼念其孤露自主宇加撫
借勉以温習賜第都城俾日造中禁圖書之府
四方此可覩人間未見之書少师先叔詳煉歷
紀四事盡拜眈守懷貢相仍情論典麗詩歌詩書
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遠其妙德彥怡神
物表窮侍清詩翰墨之選且應選嚴且徐玲
勝大書法書影響歎識校訂商㩁從容華厘肆
筆成書楷法行草分發瑯疊玉架璧樓及謝莊
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
作通真以少师鑒裁精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

末名賢佳句　形諸幅箋便面者逾十數傳遍遐
識　孝宗出內帑錢以厳飾天府現觀札丁
寧在御民之意神遊翰藻數以獨焉乃令奎
畫中啟予以承　二卯之休予以獎声價之楙
三朝宝墨萃于秘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首歷
朝賢楊所不能名者而臣付之以知此雖然蓋
可繪為堂以玉揮名則取陸机文賦石韞玉而
山輝之語摟以身閣名則取蘇軾翰有為摟能
賦遠一時分付與閑人之詩而宗襄之襄实用
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侯揭榮

桂旧題于便坐　值歲桂以珠之始乾道間遴選
將價擢少師為副別提國書隸事膺知其為宗
老相與歡服以為陶侍時之說歸根蓋久而後
益信師羿從承家訓日從聞鑑用與之緣以是
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近班委寄益隆俯俞
忱請則許以豢棲簡記有自來矣惟昔者君臣
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师失子才義世
清為趙氏登庸帝筆之備盛溢中行有傳家之
宝無登庥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
以永無斁為子若孫矧瞻豐碑齊莊欽祗仰聖

作之渊懿知忠孝之積累盡百物而不足報可
不知諸臣衷伺無所方願謝事歸望斯堂無由
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為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見伊世祿信厚
振振麟趾之時才季自會見于款施于積七師
相逢盛際是知　高皇帝披閱記源流自來元
孫各自賜對入侍　孔如家人情洽醞藉翰墨之
選帝筆昭回遺于巾衍賜第崇成有子果名廸
今崇佳表子家建　辛陵掄才輔軒載寧出成
六條由冊一札子克負荷紋身文昌四君神舉
如漢趙張子莫始蘇有嚴尊閣戶冊伊胡曾黄
立堅會建之光聚于吾門相瞻斯堂膚傳上思
是父是子並膺休眷飛止為崇千以來勵生子
生孫其假伊何忠孝一心永昊而保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六月六日詔為故相忠節懿王公立
廟賜額忠肅八年四月二日廟成惟公建炎儲
興間五使不測之虜今執節以死忠烈躍著人
戶知之大臣欲掌和議之功不以实聞故節與
身閣未　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紀
曰楯曰机閣褚權臣橫被遷衷三遷伊震始復
求雪對之竹以適好子虜惜捐軀殉國為人所
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蹻三往終定
信誓祖孫相望勳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
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補既奏功擢神會肥
寧曰天迪請于朝求為乃祖立廟于足天子嘉
歎且曰不祖其吳郡具廟于城中納拜擂首遇
而嘗水會堤點刑獄陳希靖府事為度基于郡
之北莫處坊他周百三十尺有寺閣門三擂旁
翼二挾以八兩廡中為薦堂敞以高軒有公之
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礼器俎具列
深邃崇嚴既足以揭虔妥靈又啟孝舍以處道
流買田贍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夕卿以
新廟成不可無紀命某碑之某嘗銘公之隧若
平生大節身大勤勞執辭之詳既屢書之茲不
復列姑著立廟之本末以詒後世勒觀昌黎歸
公為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
鎮田以勤正袁以淮蔡皆以子孫將相寵及上世
非但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
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可下復為

閭焉旌節懸公封承三槐之堂以忠義自奮風
烈昭灼膺此廟食之龍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
婦其殉孫又以探虎穴而錄功名既不忝其先
而又繼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爲之歌詩
以備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依枝大限兮瞻徇以身持危寸兮
驚蔽哀趍布衣兮主登從壓痛 二聖兮蒙塵
出万死兮氣益振傳要詢兮於珠郡辦懸洒兮
機若神敎往來兮就和觀功既高兮遭厄乜往
漢節兮北朝紳也哀裂兮天霾昏祀于河間兮
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復伸塁
千山兮祠于城之闉依琳宇兮輪奐一新肅公
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菲菲兮爲英芬鮮鮮在上
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新上帝兮呼凡闉或爲
鬼以厲賊兮如張巡凡東有知兮煥緣綸事廟
食兮報君恩佑尔後人兮借無垠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奪人敵氣勳計敵季徽群英心既
歎然關之學矣竊以真主嗣臨于万國哀心經
畧于中原紫驛將軍撫劍之秋豈白面書生正
致遠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
況一士可以止百万之師才古可以賀五千之
特奉旗物時者特恐夫之曾敗詩閱礼者乃元
帥之資了字徒知固难處孫子之右毛雖可用
當事雖大剗之聞得奇才自足有爲用真儒必
特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
能之書廣數路以取人材語直言以增士氣將
取布衣之賤以爲將相之備草茅期王佐之才
映能任天下之重豈使有志之男子至爲無用
之塵言附鳳翼而攀龍鱗成延功名之頓擢俾
角而揭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如若賦性況昏
受材樗散辛家声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管收
黃卷之功益振青箱之李十載空隨于秦子一

青未售借于有關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吹竽之門而改瑟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之謀三年不鳴期遂驚人之舉久叅功于選值剛逢于行間雖叨鵷鷺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汰已甘于在後驚騎敢冀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第實賴大人之推轂茲蓋伏遇々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父居蝦古之司卧治肢脉之郡愛民如子惟忠學以持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夫之國器而衣永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熟與揄揚々敢不益嚴筆陣力跨詞鋒敵先畏于萬人伯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躍春浪之中更資餘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辭之捷上恩從厚猶需末第之榮請言僥倖之由實自主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恭惟選舉之卜公　本朝為盛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群試于有司當守遵于成法未聞詞章之工能先現品式之從違苟有一毫之差不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論尤異常規雖在

祖宗不改山川器幣之榮然為臣子當明辨勢秉机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以偕人々門之間僅偉度之不中宜衡鑑之所容自非詞章驚絕代之工議論知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於拭曲賜甄收既寬抒賤之誅仍拔主文之選如々昔倫傳無取坎壈數奇根永蓄饑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纘登桂籍者已三四世而不書雁塔者幾數十年幸思筆之照飛書門庭之少振頹修世業益勵家聲溫由鄉先之書來赴春官之試獨予不謹常約日而後期窮思為妖復轉喉而鶻鋒鬥山化為之二者猶有不李之愧書焉奔走而四者尚懷通孔之憂捌明見于除章乃自為于圍奉深慮而帝之賤不勝缺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立累去侍言之失乃收一日之長委陸甄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桐于爨下寔賴知音既援例于　先朝遂飛章于清禁異見循及同筆皆驚雖不能家傳于錦標然固已寵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情不及于鼇頭于佛性中自愧得附于驥尾過量叨冒良有寅緣茲蓋伏遇々官正临名流閥元故老公

車灑謀乎秋霜烈日以争嚴君駟重乘快鳳風
景星之光觀假道蓬山之二王盟蘭省之中允
屬品題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右不以錄盡收天
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為尤貴筆端之造
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〻敢不痛自激昂益加
詳謹對〻人而不紀類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
復燕舉下開于流俗誓捐項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溫州教授啟

執試棘闈復售紹文之技秋司視市誤叨分教
之官懸無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聿瑜
望表愧益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
皆立土化允先儒以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
士子產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
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衮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
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之闓如上州自歐陽生
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
厉贊惟我 皇家歷參古制闡多宮于四海進
師席發諸儒 虞擇士之或遠復設科而俾試教
之經 識命之賦以覘其材人寡鑒精私
優選遊雖中西司之意必兼孝子之長如〻者
術業空疎綱章龍散受過庭之教敢言康鼎之
解頤習雕蟲之工难及温生之叉手比年登名
于蘭省夫何困迹于銓曹念旧李之未無幾此
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歛技趨風
咸望非常之遇頒如彝質乃与英游方期六鶚
之退飛敢謂鸒鴟之遽中獲高場屋之餘習複
逃川縣之徒勞載雖永嘉實名東浙盤踞處占
佳紛〻白鹿之開黌舍宏闊無青〻子衿之廢
苟非儒領难立文盟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
此非子坐恐格有若之議念得麗之適優復之
家之不遠無非積傳端有寅緣茲蓋伏遇〻官
旋斡化樞主張吾道內外治勉陶萬國之太治
和小成大成仰賀一人之化育善類志歸于真
宰危職允累于洪鈞久儕書馬之疑歘收置于
門下茲試不遑之學偶度身于選中亟興除書
実由大造〻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孝不如
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傾敢忘于自
強處上副于春知以少圖于報效

而交代李教授啟水 以示十五日溫州教授任滿

陪雁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鱧堂之選猥繼後塵

荷安既之蔭臨媿馳域之已後忝惟　官桂天
奭曠才地高明筆陣推鋒得隽庠膠之彥儒林
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滯三館之游俯作諸侯
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安教中當路為書皆欲
出我門下倚閭叢呂經把超除　托契已深承
顧不遠此眎子坐止恩溫澂之稱丞有我師全
賴舍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大博啟

貴與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摳衣
之使撫躬喜甚剡牘先之忝惟　官賦就兩都
各高天籟文章横桂再登俊造之材闕閣排雲
首上治安之策語闢言路章如公專門英詞秘徹
于細纏集錯縱瑜于單家先生入太學方將自
天下之英材廣文把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
脩從新刑大歷公言風引仙舟雖覓三山之路
遠雲垂鵬翼會看萬里之横飛　少款傳家長
而情季闡門覓句愧無聲□之稱仰屋著書空
有贊説之謂惝諳鵝章之膚遂叨為塔之題不
到七年待吹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望止日
詔于膏腹要當力踵于黄迹況非中行待我以
衆人方謹舊　君之報如使西河疑女于夫子惟
迎良友之執

通太守曹吏部啓建

忝審琉宦寂庭承流侯服凡若庇帡固不欣愉
恭惟左刹之興匪紐以永嘉為名郡人才俊發
樣王謝之風流地望推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
推錯主需日繁賦事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
颶風驚濤衆為漁鼈火焚壤一昔而於八滌
旱田野無以為生凡放十羊吏民疲于奔命
闔境共痛瘝衷抱憂正賴虞升卿為閣錯節不
有與滂海難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謀疲騎于
達道　恭惟　官秉珠照夜銜玉懸壇負自得于
家傳美盖由于世濟訓惟我宋衣冠之盛無如
曹氏閥閱之高閱崙無名獨相門之清議尚豐
衍業擢昭代之詞宗未甚于門卑稱江左第
兄祥映鏡驪書問日下之居門户熾蕃遂為澤
風崗頭之族横如傳望主上要津早膺使者之
星來近長安之日推蘭家日陞衛無同滯之嗟
昕辣平反圜圄有虛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畀于
蕃侍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悉歸于愁歎

齊國之故諒無五月之淹邂曹相之舉即聽三
公之拜〻學不知道才非掄人偶濡末弟之名
臨作諸侯之卷敢圖今遇後多留明叙寒士之
覩領託于閭之優渺丁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吳給事中啓

恭審榮膺宸誥起鎭侯邦璅闥需賢特復日泉
之舊左符共理暫爲滄海之行先声所加衆聽
皆讙恭惟〻官學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
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奉明主于
三代之隆雅脫不回信能立懦夫於百世之下
之樂推永嘉之右郡寔東浙之奧區乃命承流
以遂均逸一麾出牧肯爲步兵之詩五馬日
隨姑學王右軍之舊翔高門之客勝者此地之
声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連客授尚
存降帳之餘風自閤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之
未暮山月改觀鍼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于
綸略道傳伊洛允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
允被冕旒之眷賜環在邇豈容皂蓋之行春視
草屢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
〻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顧遂自慵書焉○
綸藏既久間望益高行由直道以敎身自結几
重之知已揀書東見徑躋瀛州學士之班典今
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稱上方修明號令鼓舞
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体俾求鄉列首推
宏博之才俾代王言仍參內相大述作多出其
手豈惟優見于長楊近詔結自爲之文編狀上
琅于桃姚述直墻物之税進趨鶴戰之場更籍
剛方之資爲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
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
重皆無諫列之拜東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
燈每試得宫又笑盡屹之贊敢恨八年之家食
第憩多士之主盟好爲人師真成不題此非予
坐日根本堪仰予騎之馬參亭二天之在望飛
鴻連諸咸歎姬旦之歸方泮水采芹猶喜魯侯
之戾止

通鄉通判啓範

別駕功高風御声華之茂廣文官冷學依庇蔭
之餘念行隊于趙鳧鶴敢稽于鑄鑑恭惟〻官
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
紊遇諸盤錯族〻游刃以有餘洵是永嘉甲子

東斷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彫瘵振起教條稔聞
五月之教成盡出二車之力賢步展驥足不妨
風月之中分入選鵷行會見雲霄之獨步、秦
非適用今不知方雜記閑以尚殊在淵源而何
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槃英本向教之圃知所
抛事大夫之冀者庶得所依

通縉通判啓分巡

通仲舉之興澤先声于海嶠門馬融之帳當大
庇于雲天仰德既深遡風知幸忝推、官派分
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
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
瓠于俄頃歎合江之橘李邑人猶見王去思依
出幕之芙蓉府主但聞于坐嘯春茵名郡恭迎
行部為頻年有飢饉之災況比屋被焚燎之酷
公私窘迫民吏估惶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吾治
中之再生湖樣風日崖推景物之膺春草池
塘今見精神之煥改未墻海圻之詠佇掃棨閻
之班、才不及中季非縣上淵源鯖自歎謂好
為人師教導未明致恐此非子坐不圖李令復

在彬惜閩境傾心想望二東風采今官修敬頌
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歸參啓 似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焉聯李幸遂三語
之芙拜復非迂捫心知愧恭推、官清姿冰潔
負奇淵深玉筍瓊英壓倒千人之筆牙籤凋快
讀殘萬卷之香誰山小試于西山海嶠更均於
阮掾徽而無鎮聚賦池塘春草之詩兄弟聯飛
行繞鵷鷺秋天之成、家傳雖久客授何堪吾
閩都騎之小逆蔣灵河之潤朋纖委既鶩球望
之暗枝短牘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興役今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
之素高調允孚讓德有光伏推、官澤底名家
雲間妙李仕途許練兩淺黄淺之司薦口瀾翻
果上金閨之籍謂宜潤步徑登要津課而道晴
又聽下邳之論事喚松掃竹不妨盛水之風流
因想登仙由逝假道、宜游無取客授何堪騎
驥而來將快争先之覩緘書致達少陳未見之
心

回陳司戶啓

某官客授魁博士之不治槐筍宜游署參軍之稱絕聞風久矣拜賜雖然々官理窟精嘆詞源淵奧畢射廣庭之策合寵藏室之書誰謂偏州乃淹賢掾倅錢寮縣文向非京兆念珠當吏事精明共看埃之霹靂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々行遂同寅康几承教曰俟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周孟分尺牘但知藏去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啓 與傑沈任參政姪諱下登 乘嗟馭故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厭斗南之耆宦游仙里賓閣月旦之評首勒車騎之臨門更自大書之衙袖勞譴過矣自視缺然々官涇泳聖涯翱翔藝苑振三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闕括質責人敬出我門下老皆賜第天子謂人無遐中一官猶恨于殘鳥萬里忽若于遐鵲雖當郡正初分之日乃有疑似難明之文頓得表首無愧心雖聖賢未免流樣沮書如臧氏之子能使十不遇於于齊主侍人瘠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敢述四海之虛聲自作一卿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繫洙泗之遺徃仰屋著書助立言以俟君子關門覓句推殘青以丐後人坐歷十年書漫几變況冊而閱十帆之迹曾翻而白首為之翔公論自明識者皆嘆論、餘子嘅當雖見于後述洛、爲懷為長安知其非福然而休鵬雖再大器晚成安患諸陵之心嘗起擣鞍之志、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復之私未遂瞻堂之快俺聞郎擇欽靜退之風志年定交恨及膺虛之子焉有瓊瑤之為報但驚珠璧之暗投緬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之客讀東陽郎居之賦會水楮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啓總

搞子名爲方屬瞻于簿銅廣文官冷乃先厚於紙縢擣銅犂然為礼過矣伏惟々官參眈八索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壁敵影纓而遊帝所自效魏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之書游乾鳴樓尚滯鵬遷爲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小官何妨行志今聞妙擢往上要津々晚出無聞敢材焉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為人師絳帳方

闡正恐此非子坐待幸佳郡集多矣傑康衛影
來可共說詩之樂鑿鑿一語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遊伊始方淹积棘之棲客授無堪徒愧蒹葭
之倚先声諫甚華翰先之伏惟、官人物粹夫
天資異邁宗學崇之筍自有家風讀牙藏之書
今傳世業卜試勾稽之暇倚看趣名之行卅久
矣聞名蔚為同事高士為主簿國知公議之未
平廣文待冷官但喜㻋璨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啓熉

登漢庭之第猥徒英游訪吳氏之仙吏逢隱吏
方謹先声之问遽勤華翰之頒恭惟、官李有
本原詩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
貌粹温不問已知其長者騰踔合登于要路駿
寒乃執于射書不止譬楠之傑会肩与对之寵
々家傳雖大纂後何堪違君子之傑已仲素頎
篤第家之好尤激家風

回郡庠職事啓

冷官無𠭴皇酸好為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
弟子伏惟、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筆瓌杯

壓倒中人之筆牙藏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
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混子倚觀奮發自致
功名、久矣闡風欣于議論學貽書之加寵款
陣義之甚高喜荷之紅數重圖既

通交代徐教授啓

讀鴈塔之題久歆瞻望典黌堂之教屢与交承
既超揚抵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職通名伊始
修好在茲恭惟、官李造秦淮文高藝苑評彼
廣士攜子宜勸為光永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
能似吳祖今推耳孫既已飛英声于千佛經中
固宜近後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犹試冷宦
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
資于模範俾未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職
所樂諸公之登臺省今見國林、風脉家傳偶叨
客授望觀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曰賞先
声謂邀佛歌之志頓睎清峙用覧仰止之心

謝除刪定官啓

拔識是他侍頌大治之國鑑定法清朝俾身有
司之筆削寄附声光之末親承內東之嚴宗書
吏深慶幾窶甚荷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

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奇績他跡咸以
滋彰律貫核實之朝夷奉久虛之典究閱書篇
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德群言之首假刪
詩定書之日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
其選豈容濫吹有始知名如〻者才不適時資
非近道雕蟲何敢謾成童子之虛聲書焉有燕
凡作詞場之奇業敢嘆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
以加勤德之不修奈方圖于為己斯未能信仕
豈曹于為負乃因容接之行益究家傳之旨力
考淵源之所自務求教令之半功抱素志以自

情度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未即化鈞獲三献
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鶴正人之璧用矜寒士
之滯留謂當在樂籠中丸欲出我門下詞佳句
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待長練於年伋之難不
遺餘力今令稍質亦入化爐雖知陽仙府之凡
塵猶使及天朝之運化適承人之後廁吳游自
為之謀不過于此蓋恭遇〻官主留公道學
礼人材翊贊凡重不顯弥綸之用精白一意曹
何適莫之容然無私力能成私性不德是以有
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時深之遴類以文

之事著以功敢言競與公山困于前王礼擢于
后実出殊私〻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奉數
事以慕紹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恭幸勉

回廣狀元啟賀

靖紫傳鳴喜聞第一之選長城表既更驚騈四
之士恭惟〻官參賦三 冬才優六藝紀馬声于
藝苑承一門詩礼之傳奉大對于所庭為四海
英雄之冠覽閱增氣呈社重擇蓄從臺閣以聞
津今見功名之發報〻頃由啟慕光揖辭華傳
尺文于季孟之間愧叔衛之非據奉公據為贖

良之首仰天錫之渦烏敢意謙稱友為哭謝

適浙東安撫李參攻啟（李因以不凡首適判 二夙住回）

便親承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神垣
之下依仁菴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劫
山夫之智恭惟〻官與邦哲伍名世真儒以平
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李澄之不清滌之
不濁儀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尔
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綱色不以假人
毀譽未當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木心交為朋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宥密之任

進今收納實銓審司豈惟本衙之徵需不及于
儒事君其酬應之雄了無間于風馳苟曰才能
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遏消故國是不容動
搖而朝列為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
質共致太平咸望楊公雍之相說明且哲善始
以終出佐大邦寵分秋綏之州綏理民亡怅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步
當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聞衣繡之歸亟正
鈞衡之拜々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今拜顔
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曾弗措于一辞叩陪典
銓之嚴備費生成之造今聞聿判許置外員事
下考之真書授新制而三請亟蒙俯然爲得此
行望故里以非違本安與而在郎顏承萩水之
養今出丘山之思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懷愧
登瀛未遂而須假事以存行資日方紓寒咸時
鈞顔為宗祐之重益精函谷之綱

通吳給事啓

甘泉宿望久懷希驥之試別人兼頒賞嘉存登瀛
之便歔修策蔚以代先游恭惟々官命世偉人
奥邦哲匠才稚方夫而特之以正音滿四海而
取之甚康出入而朝周旋三紀還部鞫典銓之
鑒璘聞高批勒之風劇奇屢分外庸允著僕邦
訟理民樂安于田里之間帥閫令行人自得于
湖山之外掃塵原而略盡清狡究以一空不惟
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
屢廢彭澤之辞均逸祠庭俾斯人之材望告
歸神武且將多世以相忘荅身于巖之中徽睨
群相之表凡烟霞勝絶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
不流水而上青山固知是適身赤城而名繹關
豈得長閑況賢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殴
且堅皐夔衣冠策許見其爾瞻股肱兼曾腹心
良平今其田遜東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濡筆全
輝侯史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辞惟父母之年
益高念萩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
請詒中特遂迎親之樂德願負外來知戴郡之
方李門倫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戶光
之末如見古人僅粗傳土苴之餘顔為弟子矣
咸方熾仙隱獨清韻函谷之茂調為宗祐而再
重

通韓運使啓

伏審拜恩天陛特簡日邊龍馬負圖久寓遼嚴
之自木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九隸部封夆深
杼軸恭惟々官衆珠照夜衡玉璧秋赫々允藝
具載籍要之刻言、餘烈尚存帶礪之盟仰昆
季之積翔見門庭之盛張竹樑赤壁增大江形
勢之雄隱峯嘉禾備適輔恩載之洽剔蠹原而
俱尽掃枝穴而一空廓民欣冬日之溫光吏凜
春冰之薄嶽是於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
能臣乃擢賢守惜一州之歛惠俾列郡以覘風
間津清禁之途接武明朝之列致身自會行舟
嚴徐之衆諾洄有幾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朴
坐致錢流便登稽豪之臨循慰搢紳之望々行
能無取夆衡尤疎浩筆刊章傾安知于八律舟
名史譯書常借于一辭唯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闕偶逢新制求俾偏州乘罵欲晃積何知
于多少懸流附贊適有愧于驕枝莫知閑缺之
宜幸當按臨之下顧廣万間之大庇俾霑九里
之餘流表驥何堪徒以負丞而興歎登龍正阻
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簿啓 鉢

東閣同趨曹叢領益南州半刺首孚飛紙賂高
德以非遙荷謙光之過孚恭惟々官神鋒秀整
筆力縱橫允紹家声善宜甘棠之芻親傳世季
今讀子藝之書盡上朝途以據雅志依芙蓉于
邊徼俄賦歸成奉香火于仙都姑為自適止恐
楮金之價不容美玉之韞藏々佐郡無堪望
門自喜魯署行之疵甚愧瑤根之附然

回寧海楊知縣啓 熙

伏承周行力圖補外贊貳別乘恩許便親喜同
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先孚伏惟々官謫鳴前華
聖世名流樓板海邦藉甚一時之望來芳澤水
益從三館之選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
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顏之已深喜晤承之
伊邇縱橫光筆嘆才氣之增雄琨瑱佩璧琨振
章之奈杯

回石司戶啓 宗時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顏始自去秋
既服持衡之公更蒙領益之好茲承佐郡深喜
為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何貽
緘之先辱審沿徽之將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為

伏惟〻官李賦千古用適于今高標儒科振家
声于奕世首為户曹掾貳郡政名業年豈容州縣
之勞令登臺閣之選居既不為驕儼之詠語我
亦歎言去就之私心自推無倡朔持為用三尺
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鉅敢論古
人之懿行而不速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平
推親年之益高愧息養之両闕每切望雲之念
慎華髮日之識章不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
置之負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授役止恐負丞
之請至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家莊之才不才
一笑莫逆供為驕梅之流同官為僚尚情断金
之義

回事海方知縣啓　果

附驥同登忱如昨夢飛鳧未下忽聽先声方懇
仕郎之無傳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〻官性資
通敏問學淵源篇辞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
何有優叢仕路之英既通藉于金閨聊假途于
墨綬惟茲海縣本四明有名之間又邑入有
卓茂魯恭之望翔切屡稱尤切寸心孚華輪以
過後愧短章之匯報

未知仪處既逢直諒之交良佩切磋之規質下
之先請益為便凡此他當知之事与平生有用
之言不鄙具還頓惠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啓　慶祖

處以治中自愍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洞宜去傾
蓋之非遥荷賠緘之光厚伏惟〻官家声赫奕
陸地經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
而息欲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拳
暫煩婉畫來佐賢侯不移柔惟之邦往入芙蓉
之幕令聞交薦別遂超遷茲叨佐州甫及視事

賀明州范參政啓　成大

恭審竭起柏臣權分制閫九重前席方深共政
之圖千里褰帷暫屈于藩之寄山川煥改耕令
邑新九儒按臨李增軒舞恭惟〻官儒林師表
全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
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演綸
秘從追迷盤詰之風抗節殊鄰平醫義先之氣
識右日着宸春蕩隆諱元帥于西南憺皇靈于
徼塞令行八桂世祚伏波銅柱之規澤浸西川
人服武侯羽扇之畧進參秦格光輔太平遣祿

丹陛之風雲爲瑞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与世
相忘爲君藩弄印之初喜見光賜環之速首領
帝綍備護瀛儒始爲試馮翊之行了無譜睢陽
之志仰体 皇上憂顧之重備給民生凋瘵之
餘比歇程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台雅靜欣遠
刺史之二天繼鎮撫之先声極撫摩之至惠史
民相賀知有所依日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
笑登輪海之鶴鸞健筆流傳播雞林之佳句盡
蒲慈歎恢変語吟諮課最之易聞恐公帶之难
緩台星兩兩重現齊色之輝泰山巖巖式副具
瞻之望望風叨齡治久玄門備賀萸于茲阻奉
維桑之歌賜復之下实云擊拆之閑尚為假手
之謀少遂迎風之頌敢還慶牘敷叙勒誠盡戦
猜深遠綫和暢祈為冕旒之眷益精茵也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四明樓　鑰　大防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別覺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句稽更許升
聯而易他事忝如獨人以為神仙均玟曲之私
益戴不貲之賜伏念一嚮持孤迹入於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身實預討論之末歲
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贊符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
駕奉蔵水之餘飲甫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
檄爲逃吏責來趂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
宗長安之米甘作時人素蒙一顧之隆重季千
金之諾屈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
被生成之澤方群才之競進式奉月之由留是
何庸愚首勞記聆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
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肯
隱況嶭宗謂郭奉為大司馬迁以趙談爲同役
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竊從光
止有近比而律經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

姑以避入門之間荐勤數奏許以徇私再窺天
泒之處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慶風
引于三山雲雨自天終賴雲興于四嶽茲益伏
遇〻官望時間氣王佐黃才進退百官而坐廟
朝差從公論總領中職而柄上意專幹化權衿
歷婘之舊題指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
收〻敢不仰荷厚恩服膺高蹈冗薦居典領之
下尤得附末光之餘諸磐石之宗益加修榮固
士之報替猶疲駑

通溫州交代沈居事啓　雁　宋高知溫州任內

儷蒲擒海真有右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屬禾東
諸侯之勛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
自督五雲之既揭謙甚矣擣分深然恭惟〻官
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九品心傳自
得于達性儒道真泳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寀
天心出月腸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曇圖早膺
眷養游居寀椽遂陟華途備參推高踣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
凜威名之伉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則柚瀛
壖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數條所及

掃狡穴以一塵改裕日清訓囊原而欲冬暮年
而吏百端皆異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略
如薛馮相而用自裔撫摩多暇賦詠流傳儒口
錦心在昔擅王楊之舊風標見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路之須更與衆屢之重佇宜歸奏
剖符懷紱刺史之為三公益存故事人之往論
一相用結中興伏念〻晚出無堪直行自信當
血氣盛隆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視父兄憂患
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紀遽迫成期雖
懷休養之私未識牧民之体仰惟舊德常拜下
風庭內芝蘭已見朱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早爲父行退慚孤遠敢
謂文承晦之在前知望高之可慕審思平生豈
奔逸之能進尚須修敬之初能請告新之益着
風請　燕寢遠深頌精茵鼎之調御副冕旒之
眷

回瑞安吳知縣啓

未遑就近未知郡太守之宜墨漫睹民正洵邑
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覿非遙伏惟〻霍壁水
騰流桂林秀士筆章繪句登騰場屋之名錯節

盤根尤藉留伊之舍尚從闔步俯就提身已振
跤于羅川更定大于安圃一同何幸復依明府
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々輮愚自信憂
患何聊恩為双旌五馬之行欵訪孤屿中川之
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
未馳于人牘乃先辱于朋緘仰荷良謀數宣困
既

回沈主簿啓　吳傑

到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
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
英詞伏惟々官學德鎮浮島風主儒爭勸李禎
視富貴若雲然曉悟性真置功名于度外哭盡
堂之下客為羲皇之上人以濟而伏生之年把
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安
顧辭道之質益懂有存署者行見鶴書之聘何如
鳴杖之扶乞三考之務言為千載之盛事々嚮
因客擾獲與英游兹叨綱竹之分方學金蘭之
好後蹤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惧慕闕
之貽請啟俟及階也而相師亮使當機林下以
拜德公

回楊秘監啓

猥自佐庠謬參以府幕吏牒討論之職猶案
攄貺々吹借之私重問邑勤撝謙良謹再念一登木
第曾因公歸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
避離父周人事神之義亦推窮鬼轉棙之妖敢
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　原依益功穗叙矣
蟬

回王原父主簿啟

嚮傳新作懇妄正于雌黃兹荷勞謙喜再來于
天袁至期遽到參有隽功曾日月之幾何竟詞
章之頃進伏惟々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
過庭素佩李詩之訓相如八室肯希用賦之圖
既決世科浸登官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為一時
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會可代
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節雕蟲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國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知無有不量
衷扞輒指纖瑕非惟欵襪于聰明抑亦領加于
砥勵今則下諳借當照更工回念舊編如出
兩手雖未至執々參雲之氣然已有哦、過人
之風昕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体不

亦恠奇以為高既不當寘于邊幅之間又不為
施之廊廟而騷文從字順意足氣全前進參之
未央諒輩英之有助普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
心此若持衡然損從前而至也果或亮我尚惟
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啓

澤底名家素飽枌社雲閣從杳未覩芝眉學單
翰之光驢蹇鳥飼雖殺羌伏惟々々天資逈邁
學力過人錦口繡心早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
已聳揚厓之声豈大才之未達何小敵以耽勝
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留者乃敗
北之餘試看今日驗來細馬之流多是前舉然
類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等秋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賈業自愁朽拙冀助擬
騰嗽馳緘以附應足之远方洗眼以俟龍頭之
還

回張子究教授啓　謝作挑庭跋

盧以擬元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與參者之
發揮推後世之五雲有本朝之君實採賾索隱
著書立言頃尚多于闕文枝獲逢于金帙盡
十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
且言全憑木之持覩雷說德深之說既逾三紀
始遇一編重厲家數之徽備見淵源之蘊軸
末緣具載回閭初發來有陳義之編故尤欲于德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推于前功念其生未
得用于時猶有此可少見于世况家傳之甚的
寔鄉義之所推擬而有之思亦甚矣不勝慎遽
併為辨明豈誰疑凡京之英卿亦表一介之善
伏惟々々宦家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與參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騁四儷六
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還報以瓊瑤徒愧衛人之學

回上虞杜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于一佛華宗積慶兄家又
見于二難琴劍鍾門文書衔袖大篇見㦤才之
肆長嘆也知種參之深深象甚高揭諭似過有如
衷悼自揆虜陳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
則難進于右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馳明
切重學照

回陳勝私先輩啓

謁璣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為
侍講之門程手定交佩蓋寅通伏惟〻人火書
素讀天分史高盤●芳卷手重覆澤中藁●二丙于●
康彥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開止始之遺音
不事今事問與不知儒家道家處皆如響稍窺
新作嘆溫厚爾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
之交言議可用今有自來叨負後尸書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欲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
執贄慈訓遺屬與之肄蝦寓家舍以不安有光
止之相求關數椽而共艱窮白家之興旨傳一
代之偉人五紀以还崙來过于仲男交情而天
根不拜于下風豈謂莫年得遂贊嗣自幸無涯
之樂且開未見之書游边忽作于雷征去別更
屋于夜季扌生能几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從悚藉我覲破賊之韋

回權司戶啓 大正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闊孫曾之競與
曾未識于一人喜声椽之高來撫裒蹤而自幸
伏惟〻宦家傳未遠天分史高書讀五車多足
子葳之日任國三語客參運籌之游綜無援帝

之溫即有文章之爲杜門先天承問欣然倒屣
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
風流

回劉留場啓

客授仙鄉風聞後會屛居海嶠喜听先声知望
復之匪[illegible]尚羅織之下及伏惟〻宦佳資依學
問今還深亂秀蘭瑩真得江山之助策君楓陛
崇登特相之科宜從爲結綬之行乃俯就愁波
之職時則可矣君其行乎退念衰蹤再瞻英峙
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几何來共一樽處笑談之
英逝

回李化趙縣尉啓

居閑已久喜遠梅隱之來投分素深知足雲霄
之子賠識先季修報何遑伏惟〻宦挺秀天孫
傳芳祖烈翩〻佳公子襄贊國自不凡翩〻世
豪英游宦已知自立聲宜咸于絲棒會積種于
青蓮旧職一堆又延一尉輕與從遺皇惟桌律
之必恭先塋相望正尔松楸之有託

回曹簽判謝復官啓

贊者愛趣情久彌丞思幸復公論終明方深

貧喜之私乃勤言源之寵伏惟々官世專清白
政奏康爭登通籍于金閨掞字民於花縣方政
奮之旁達俄叟言之上聞乃以乾餱之愆重為
白圭之玷咩閣徒白欲復鴈門之跨振匪莫仲
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尽釋猜嫌尚冀啟官
遂登上第自此升矣已知復治欵之難惟々有
之行遂赴功名之全比傳民報吾寧鄭音荷推
眷之未忘媿無詞之不致客々多福回匪吾人
之當言能々易澤韻全君子之終吉

回貧致仕啓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遊蘇告老亦惟任者
之宜况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
褒揚深荷謙勤及神虎挂冠之事幸酬素志君
賎馬留圖之直實出佳思方此控辭未遑叙謝
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啓又壽

乞自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贈緘綳欵大誼綢高
詞而增嘆撫陋迹以何堪々仕本為貧才非適
用數奇命薄何望寵榮平除歲迂疾纏淮分積
有訪賢之媿遂而牽郡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

秘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思豪駢麗之工尤見
淵源之自推我宋文体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揚刘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独步後來
爭奮分派殊差凡詞來之有聞或雕鎪之不免
不圖晚景復見勝流洗末習而一空視前良而
無媿何有報酬之称第知感弃之榮

回真正字啓

給札北門首問治安之策細書東觀先勤駢儷
之文退視歉然勞謙過矣伏惟々官東珠照夜
衡玉懸秋学量弘深吞雲夢若八九胷襟宏放

貯文字之五千運中畀符往登左奎藉更化之
元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允非當世之務
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俊軌
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藏既比于
祕藏嗟朽蠹之回復亦被離之几席儻飽惠軒
冕之進能重緝竹素之間竭其心思庶以歲月
豈惟辨正于紕繆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深昌
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
信可歸真奎士有如衰朽甚見豪英响聞札闈
之言顧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身之

尤深強歸燕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南臨徵啓

書軒見飛喜見童叢之姓氏字各魚計可現小宰之賦篇驚二宝之偶來頓千金其何算伏惟〃官李耽八索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執是道家之玉舊傳文獻不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度廣慕用良深恨无半面之恩忽枉五雲之貺惟上既風名于佳郡而南湊尤多于寓公東萊文靖之重名與荊斯在南閬椽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緒繪之王楊為衣冠之業許判霜降水落之後檀日光玉潔之杯不圖如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曠馥〃倦游既久得謝重來懶共政之無堪欽妨賢之已甚屢常永去猶若當日陽果〃其奈光首鬧大昕之謁号翳〃以待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氣之既衰以節力而為礼心存北關砍根不能日薄西山不歸何待况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騈麗六之工猥以燕詞辜希雅好曾不尽意先以為謝

回張伯修錫交啓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謬居末契惟朋友實為士之急務故古今以倫人之大倫不敢乎挾有勢挾貴挾貧每永交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則一面傾蓋如故或主與思則千里命駕而行道義所存器量如此古人混〃去不遠俗子論份何足蛞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相遇雖欵識為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往一死生因以知情者多以臨于利害貴而取寵當有之業能無愧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悵望賢不可跂而及稍風流孰能坐而述舍君其誰當今何逃伏惟〃官勤宰為理宦據慨與人美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笑才高見用直以巨儒自期思得同患而身之階進欣凡庸才俱不足為任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遠范氏之雞黍遇洗茜之交則過輙忘其姓字時惟公埃威重有守秖與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其如蘭樂則生吳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雖情不可闊而疎故人皆欲得而交退量陋質敢廁英游初期蓮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

荅向秀頴具流畀以雄文深為博札唆連已成
珠玉宝擲地當作金石声实昭盛德之通謙益
使小人之不称〻亟〻何敢〻〻无他雅相距
一望之遥恨未瞻半面之雅譾閒為組日久矣
豈若吾身親見我特德李任之幣而翻夾于下
風乃今蕭嵩之心而獎成于後進〻敢不瑞遇
者衆慮之得禪上　性執令之朋終身无変于奕
凉一節不渝于風雨今自今異自異吾憪為玉
川子吟哦用我卿用卿君毋作庾中郎語

攻媿先生文集卷五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代荀魏王判明州啓 以下並首代先公之郎

恭審麴冊十頒伱藩易鎮任隆分陝力推大國
之正宗茂弼周成仰吾君之子傳閫四達雖吾
一詞恭惟〻〻寳度庸壊源輝分寶儲天球不琢
中金渴粹之資金鑑洞闇外廣精明之照為善
深知于敢樂退翺有若于无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紉佩鞠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于大名
出殺茫陵復分麾于東角靜諫方覆于佳向昔
儒已沸于獻謨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旬紅
而左分　皇上之恂擾先声所臨海俗肯变来
聽啟條之施詔已錫閭里之歡想不知官高俾
佾藩維而增筆亦遥觀儀人求休聞于無窮〻
連塞孤生衰頹末路為郎秋省屢陳適擊之忠
假守蓮城尋竊東船之遺偶緣瓜李之避荀安
梟梓之居方為儒制暮之蹰敢惠忝戚藩之屬
二天在望兮日此日之杜門廣廈俱雖尚幾乞
時之曳尾

代賀史丞相啓

恭審鎮膺帝制崇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文
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某官有王
佐之才負宰相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昌嘉旋輅
轉坤贊一人之壽介令声動四海礼絶百僚望惟
儀趙徒步以至公侯陋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
自星郎在列已依前任之星及月寺為卿人建
重輪之月雖舊參日藩而帝心久已簡在啟袠
主傳統而自論猶以為避進既攀於庵鮮歸得
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袞衣之崇
大夫人東輕斷而進爭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
門他破四明之天荒由碇以來於斯為盛然而
位望益重身名俱榮止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
有鳥棋樑戒功之意京洛頻王化之復借坤冀
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日万
机之務又輔於帷幄蓋春秋貴寬為甚備於丞
相得君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從機之會
徒伊周之事業用先舜其君民自然極中原故
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考甚光於州縣尊在詭
途惟餘于分以固窮乞拙秉時而謝利刘尹知
已推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先已仰
御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於九重冀嘉綴鶴行
之後廣蒼崖之千丈會當観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啓

恭審渙號大廷普班左揆外鎮嚴庭之重兼提
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以宣王興周
道凡貿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旧人而
共政益功名讙人視聽啟用舍為國安危況寢
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時擇士為率以為將相
之儲親推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於王室何以
使四方之逞衡置裴度于嚴廊白走使西河之
聽命丞登上宰肩副具瞻恭惟某官正色立朝
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
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秋毫三穴
之姦士大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從禁塗
處以政塗兼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
公道與起治功大何謙譲之深至徹疑議之側
古當名實之總覈肯審郭正之渾揆初未辨是
非凡類市中之虎及大明懸陟奉庬風止之熾
丞須賜環人封前席暫登樞府之寄武宸袞衣

之歸金甌久覆于姓名玉鉉正衡于綸綍召詞臣于紫禁御人知拜相之榮宣大廷之白麻公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詞上方注意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虞戒爲之辞亦爲趣蕭鑑梅唐高宗命說之訓當聖賢相遇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蓋展經綸以臻康乂公依仁最久荷德深沉一聞成命之頒百倍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因逢春風之上游馬勃牛溲韓爲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啓

敬趙宸陛俯聽制麻恭審爰立臣賢進居端揆朝廷肅靜宗社泰和。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爲蓋嘗論古之人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學與周勃之少文推其器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煊赫使廣之以德人之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愧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某官爲國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顏閔之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迥出王楊之右家爲甲子

江左耆望高乎斗南議論依王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登諸嚴知遇儀章典況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其間踰、餃飩雖已得于雲雨喬、松柏曾不改于歲寒經論思獻納之工見輔贊彌縫之妙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吾君居九五正位之尊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責然而治体未定國勢未振雖中外之間不致于廟堂而愁嘆之声尚多于閭里當塗之士蓋曰欲之而又能命世之才拔根本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特因遴

牘以天辞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讜論武瑞爲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爾當天子之意允重動色豈欲當牘以釈萬曹四海得入大似選衆而舉皐尸志修經濟身佩安危必欸士大息奔競之風上下一意苟且之意富國強兵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礼樂之中達衡之期拭日以俟、一介何取半生無關窮節宿之虛名特遂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耀實深賀慶之誠庶幾々磨之職與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維分巨屏始煩
宸翰之行郵語四馳歡声一律恭惟々官氣全
剛大學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
之先覺秉明主于三代之盛盡為聖世之宗臣
于皇仲縉笏之間頃旋紀轉坤之任維持國是
振舉朝綱詔已響于巡衛悲遽遷于涉屺上方
俾公以共政々以奪服而為榮雖眷宠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切五使衛鈞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
執役必待變衰而赴推開元之際共高於張說
而嘉祐之時純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
南及祥琴之御亟分帥閫之雄冷然御風始歩
留于蓬島奉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
心在王室高牙大纛住分東顧之憂黄閣白麻
行止在廬之往々遐想掬攄素出陶鎔追茲一
障之東又託十連之屬諮大府而受約束恨先
鳧鵠之飛如廈屋之為帡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啓

伏審宸庭疏寵綸掖册華恭惟雖慶窃惟中禁
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弥綸世務論思居諫諍之
先崇學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関國体崇鑑

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々官學眈八索
才似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鳳闕來
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螭吻北承庸使之行
無出明公之右玫菌紉領不知李揆之宜來士
論於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杭亨序而不撓全故
壁以復歸万里咸名震驍犬羊之膽平主忠信
通行蛮貊之邦天朝為開國勢增重経上紫微
之直抉吟紅藥之階雖儒者最以掌制誥為榮
而人言猶有與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永決
變巧俗而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滌御城而
取鄉相會德經濟之規模々託契曠深受知尤
厚靜守貧賤之範嘗聞內史之除大廈等崇窃
自同于燕雀飛黄騰踏翻歩頓于培塗

代通婺州正給事啓

瀲水開藩綠衆知己瑣闈批勅奏章趨風追承
山郡之流傳萬宝鄰之底賓緣有自欣抃寔深
恭惟々官道學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寸棠
之笏架揮鄴侯牙籤之書智碧海之鯨魚笑翡
翠蘭苕之戲運天地之鵬翼隨鴦鳴榆枋之飛
遂登瀛州陞騎禁路肩陰夷之一節際惠嘉于

千齡忠君子文仕無喜巳無慍情如徐邈昔非
介今非通錄舊年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涯樂階
茲砌方欣星攙之重游鱸蓴美之嘆風舟之
引去欲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魔陳義甚高
急流勇退清風入詠岳牧始用于詞人泰階文
符廊廟正資于正佐〻被恩有素圖報未逢偶
緣爪〻之先期已遣運城而視篆小侯方爭于
大國𥳑凡及其于遠懷魯之擊拆開于鄒敢謂
相依于啓處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田賜于牪
幪遊寢緩鬪暑風青瀾顏精調于菌鼎佇八柬
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李陛陽啓

下走無能繆忝花城之戴當臺過曉撲形京宇
之袁一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庵諭望求
愧謠情涯功以選年之分今昔敢重近觀所為
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絶冰壺之清徹
雖方物紛至雄逝風釜之毫釐見識過于百聞
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幾失矣觀其昨則
人焉廋哉未有嶄然于稠人之中年之子千里
之外自非後彥冒株襄揚如〻者衍與世殊能
如命薄生而多難天与數奇斗筲之才亦何足以
笑繚石之祿祇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
為丞于百里躬親冊墨日困薪樵蔑有哦松而
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蓄身佇究絶望品題致
期一帝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挽得
之君鶯蕊書伏遇〻官高識絶人大量容物緋
衣金節儀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吏近長安之
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
屈身而薦士伯樂田頓自宜十倍之增臣石搏
行猥叉百圍之啟國斛已蒙于升斗碑效難負
于丘山〻敢不益守官箴深誠惠墨小人懷惠
歲在寸心國士報思覓之他日

代賀林左史啓　机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墀故國非謂喬木賴有
世臣我家再得青選是為舊物望高位著喜動
搢紳恭惟〻官德度粹美道源淵奧掃千軍于
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綾
冊墀之上横經未邸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
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延分千里之炎
己著九重之春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李甘

盬南記包河之舊孝文見貴韻果膺前席之褒
欲睹咫尺之威顏仍興趨居之記誄珥墻切之
筆豈惟富貴之通人秉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
報國々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
限奉侯門之珠履闕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
人夏廣渠、方託情憐之庇蔭夢魂想、恨無
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渥進拜詞垣僭紳欽稽古之榮制
誥見代言之体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一官
識際天人道隆今古淵源負學偶諧儒以大経
之文挺特高風主儒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
自許箴冊宸以結知堂、壁許国之忠褰、有
愛君之節家居墻陛非先彝之道不敢陳進批
龍鱗雖責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爭君重回边
埋輪擊蠹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
之聯承視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諧詡紅藥
謝公往詫于風流日对紫薇白傳漫矜于清貴
茲惟盛德高規古人首正官聯用明旧制入開
公道以塞倖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懋開于
風采光觀今日諒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
號令一新国已進蹤于姚妙規撫素定便特棲
武于皐夔々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廈成而燕
雀賀知無風雨之虞靈冊化而鵠大升便有雲
霄之望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于古越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南船于瓯
陵委曲荷玉成之賜竊以當禹置使傳自有唐
闕啥庀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森列于萬宝之
藏華貢航琛奔走乎百蛮之廣樓舡李颿而過
律貢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貿劑之平
抑將綏懷而致声教之被是為遠役必藉通才
如々若少也多艱壯而浸仕馳驅四紀備嘗州
縣之勞昆錯一心虎護簡書之畏抱虛郎省溫
吹翔鈍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
郡遠于二年而宣詔書不知万里君門之遠施
行義役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
閭閻之安靜益勤撫字以免譴訶闕尚書之履
声理應退隱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謂大
鈞弗遺下体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

而為賓承戍既伏于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我得
以苟容自為之謀豈適于此蓋若遇謀官清
朝積翰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
天開地闢日月可翼于中興碩在上引類自其
本心而為官擇人尤為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
以逾人參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至帝實
出殊私々蹤不脩激矯衣匪全晚境暮隱之々
節飲貪泉不易其心効孔机之清羅貨無無名
之費僅逃廢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啓

討松而娥白兒韋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
之賢預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
既見出已幸于相依恭惟々官性稟中和家傳
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著轍三載治明才
術已聞于游及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于金閨
方嘉運之亨來宜亨衢之闊步仕擇人而人不
擇仕姑為金瀨之游丞負予而予不負丞應起
藍田之嘆李英雀生之博請獨景清之真去則
行遲誰非戀父　毋之国閑何來暮其如與民吏
之謳詢想登仙猶為假道沸筆推謹居然視應

鴛之行黜突未幾行矢遷鶯鳴之刹々半生從
宦再轉為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簿尉之下兄
如櫟之無用愧君擇之在前雖曰尸之政必者
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
瘝始或可磨旹益勞于蓍錯

代通蘇通判啓

恭審疏恩　玉陛式政金陵居百里而負　丞仰二
天而托庇時方遇喜會信倫夷恭惟々官參殖
深醇材猷猷卿哀如初譜共推大手之才山或
可移難变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
相會于半千開閶當今之第一論停蔞玉堂之
奎畫異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
有子春言建節金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大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
雄甲胄冠縉紳之勇宴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
吴治中以佐明太守時茲異數眷戒真賢已騰
未暮之謠更聽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遷泥軾
之榮真有鳳毛行給青瑣之舊々材如樗散性
若素皆很承弓治之餘滲綴簪紳之列半生從
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及出簿尉之下及

瓜將代幸遂前懇抗幕欲歸深塵後患既托憐憐之下詎寬鞭策之求雙鶚翱飛根乏仙鳧之便戎幕知榛果充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仰備當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任木推衛主之有經行為学務精調啇也

代賀鄧運使啓

伏審榮拜帝綸寵待使節恭惟雄處節以自江而左嚴為財貨之源錄古以還風號膏腴之地穀粟有如乎水火小川不啻于金湯十國為連參戎風乎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判轉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欲責成于到職亦也使乎律圖任于舊人無如公者時茲大任屬我真儒恭惟々宜望重吏師行為世則忠澄清而默新用袁騎以充留元非百里之才多々益亦小試一同之地綽々有餘雖儒者當任于謀猷然利器必更于盤錯鉤盜戢寇曾何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回不勞于才及姦鋒逆徑屢犢交馳謂割雞焉用乎牛刀書別駕始展其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法歌泥軾屏星俄乎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郡國不空禁實王祥之賴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十石而陞二千石吏民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他按臨方割東州之符佛不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不阿乃既蹉而後振伯道載米而之吳郡已為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穎川終云治行之長者欲之賞以御前辟皇私恩而底一方賜爵關內侯有昔三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歌江國興來何暮之嘆星隨駿驅風靡列城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繡衣于焉借重謙未容於暖席行即膺于賜環行々屬攢無堪衰遲有素半生役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秩但曠瘵之補名欲執鞭而從響未遑持帚以掃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墻茱塞詎敢自安含垢匿瑕不無所賴雙鳧無據曹莫劫于鳧趨大廈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歲重建寅之統宋周之舊式謹次王之書惟道與時而偕日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

山宮與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衷之眷知假使
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懲然期于無刑听訟吾
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期年而报政垂十國以
為春长对三輔借膺百順。職平而允道阻且
長賓履躡珠遥慕遥庭之礼壽觴浮栢葉陪進
酒之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啓劄慶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 給事下五考代湯氏注尚書呂大猷

爰鄰國有道乎人而歹小邊使居以礼邀遠而
宥光自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義狄執
謂世英蹤承卿數千里口代可訐必有人如鄭
元琦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秉軺
之人御筮乎道臨軒優遣国為世之非常枚鄒
請日宴大匠之朱荀揚雖亟去綠而朝魚水之
欢接游言还于千載風雲之会神人喜奧訶海
晏安乡歷至微難快以忭恭惟山官有宰相器
真王佐材量恬江湖不請不濁氣充天地至大
至剛克不勝衣必匯轉石言而造膝非斯舜之
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愈膺
眷注寵歷清華快吟紅藥之階又寓紫微之直
敏悟細延傾聽語皆自為之文精粹若無以
大还作類皆出其進式樞府增重壓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推衡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
无事时乃堅和盟于未寒礼若丫丫崔玉帛予

式使乎〻〻安国家可也謂虞虎之相從叙文
一特命裘度以往蹙正在今日雄持志士之操
果為天子而行帝日汝詣僉言惟允身輕一葉
佩四海之安危為重太山肇万夫之風表分憂
厄頑顧望東師何纔駒勇雄騏分聽皇華之送
雖集掤艱集杞已開刁壯之來生臭獲按指之
太宗社有嬰盃之固孤憲凜〻馳不測之深淵
万目睽〻御佳逢之威事歡傳王宗喜動天顔
去握選流〻団之屋出台之席帰謂商鼎何待趣
舍人之芠〻以慰嬰勝即唐夏立人冥鄉冷旋轉
施散材雖知以琴于箕裘末兢徒芳於州縣寄
交于世知已惟公頤蒹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哭蟪蛉之拙难追步于飛黄雄知霄壤之殊遂
不替金蘭[illegible]分比于寸衿[illegible]僕崇墉方彭〻
馳便者之東而恋〻有故人之意将曲成其羽
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脊门獲參俊幕受丘山
而有自効帷崔以充階俯聽先聲莫負罔郤之
琴輒尋故步重聯夫子之墉敢泚筆于下風佇
宣麻于殼旦

代賀冬樞密啓 端札 萬提舉德壽宮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筦天子侍龍樓之瞻仰
禪苦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
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么官才為時生美由
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緗帙牙籤
撐架固踰于三万漆書竹簡撑腸何止于五千
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餙吏果由治行自致
飛名踐歷作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夷之
佛請巻逆境之多虞遂侍要往宣德意星軺
兩使要流千里之煙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
風采論度机了明若著龜確守成摸堅如金石
遠膺世旅來對楓庭君必有善豈以天下眷也
時方多事要当馬上治之自我膺眷遇于西宮
兼文武之上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賁元樞
總戎之權父子無雅言之嫌警公是賴廟堂餚
來形之寒擔我其誰久难其人今得此選自閣
經綸食曰當賛維掌衛公之高才素配由于進
士而曾侍中之故了特先賜於儒科積此恩學
可知汪倚邊声柔毅騎墟方高頂在金城固已
圖上于方畧今居西府自度制勝于朝廷征高
則任陰名盤明望備書五子時欲〻之了岢今日

可爲之秋顧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〻勁官何補棠婺素深側聞談于之頌信
劇與情之裏兎葵燕麥固匪春風之工游馬渤
牛溲頗丞藥籠之餘物

代賀禾參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綍進貳政机兼持右府之权益壯
本朝之重勿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〻官德良
恢洪勲名赫奕傳通家紫傳簡頸畢底之家釋
叅昴宵標日下雲間之秀早膺序泰浸歷華途
游及下凡于全牛利器宜拘于錯節外臺輔郡
著藩宣屏翰之功請列近班倍敵納論思之益
頃以遺庭之赤猜嘗特使鄙州請行風清塞地
之塵慶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
帷幄之中方鄧隋款棄涼州徹升鄉几謀國事
維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而爲忠言披瀝莫回
唑蹐增悔〻〻狗主室欲得先知之忘轉敗爲
功自難掩孤忠之節亟畀蓬函之寵歧路樞筦
之权雖士氣之已振尚兵釁之未解力踢圣笑
先遺輶車使狂虜遂墮于計中信真儒无敵于
天下冬掃犬羊之衆以除心腹之憂嘉謀无膠
柱之拘夫意有轉圜之易垂細措籌生致元功
由突徙薪終爲上客冝進參于奏楮俾益寵于
完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三化之復惟夷
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无破于訛光大度廬四
方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于
姓名〻露禄无堪荷恩向舊側聽絲綸之播于
腅燕喜悠鄰乱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
不顧騎造化之餘

代田高參議啓

假守南州〻万遂奉祠之請歸思由道忽叨謀帥
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娛貽鏚之先辱伏惟〻官
精忠報主妙略諸時英〻故國之耆儒袁〻清
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兼來万里功名
詠規摹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
蔚相狀炳相輝適有固寅之幸起而言勵而視
而貲嫌畫之欲

代田陳都推啓

擢菁選于漢庭攀屏僞番置外負子僚幕是曰
畏思曷遲吾祈願快先覩伏惟〻官東嘉勝士
西洛名傳視時相之拜真拾地芥陳語安之策

君吐天葩碩上游实為館殿之儲屈故事南勞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具在斯人欽緑承風流頗有此客否晉動高作來訪陳人駢驪何工儷嘉通厚閑而成嬾既乖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瓊瑤之報

代謝直秘閣啓

假寧偏州方娩承流之遠陞華中秘延家增秩之寵揣己無堪歸恩有自伏念山稟資甚陋涉世尤疎十上空歸莫售家傳之李一行作吏但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請時之差擇客臺詃礼僅延聚訟之朝歲句特刑上廣好生之德遵二唐朝之銓選与參漢代之章程忽去国以難當柢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乏俾分南面之碩爰被臨遣于丹陛之殿受要束于黄扉之遠俯矜羸浴惟恐其傷瘧受誓言其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户歸租忍華剝膚之獘亦于既寬于死告青史遂書于有年皆爭君施舍之恩繫上相燮調之賜荀延曠矣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寵重念流離粗免凋瘵而多僮守臣安變于謨思則事體遂同于往郡雖循墻而力請曾反許之無聞風阻三山尚覓古人之遠雲异四嶽遂需零雨之餘兹蓋伏遇某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雷厉風飛翼中興于日月謀合學誠之重務光賓吏之求萬片善之有聞必以天之資備坐令山廪之粘蘇嘉山啟不荒厲何才深闈雀報仙凡曼陽無從讀石渠書觀冥冥今昔稀殊尚肖秦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啓 允文

恭審灑章逸發璿臭爽輔之名制册隨頒爰正左右之庸仰觀盛了高播前耳勞以阿衡左右商王作相必首于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爲保爲賢于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寖隱二代之興雖大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但号不倫至用春官領事之稱以為唐室宰臺之長大全君之有作後官制以事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晞上掌晉屬宗工恭惟山官十載真儒約朝元老蘊仲野佐王之季負孟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眉一心于爽諭出緒餘而應事了万變于笑談戰規皆于長江

氣已吞于醜虜威名日起富貴鼎來勤勞何止
于十年拄運動諭于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辨之
事是臣皆斂袵而莫當來一時剛果敢爲之人
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係安危王曰
勳固曰功碩特書而未已出爲將入爲相宜注
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尊帰甚極贊九
重寄詔之心位正儲闈建万国元良之太總衆
職以遂大有爲之志講内治以成不可勝之資
當稽古建官之時從衆而舉膺舊甫興載之任
舍我其誰熏提樞筦之權進極大階之品漢儀

復見一新昭代之規睹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
魁復山久蒙如遇猥祓使令方欣董闈之開府
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独任之專
以我爲鎭鄉邉有躍治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啓復

恭審天陞拜恩日戴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
之权龍馬負圖寵冠登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
傾依恭惟ム官造道深淳受林高勵激大經之
芳潤摘章藻絕代之工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
適時之用物趙嚴召自結深之謂公等皆安在

耶信明主下見史矣郎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
使行边廷書護長淮之境經師也之萬寵佳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
治川之高任以関中要資餉饋之急豈惟見研
桑心計之妙川且膺嚴吾從臣之求于鳥假適
寧俟暖席ム風蒙知獎器屬部封祠惟于里之
凋殘秋利二天之庇賴輅車澄棲奠舒雅拜于
前塵海嶠阻修奠陋賀裾之下刻

代賀李品運使啓 正已

恭審先被寵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 知列
郡愈嚴于風采恭惟ム官高才絶俗奥学傳家
納萬頃於雲夢胸破大敵于霹靂手钓瓊渭水
吃然尚文之功名聽嚴漢庭偉矣尚書之人物
残敝中外備歷險艱登壁淮捷力杭遊現之膺
飛芻澌部坐現流地之錢比講鄰盟独膺新擢
平生忠信往來蠻貊之邦萬里威名震駭犬羊
之聚方張殪而速聘機全璧以來帰香加部使
者之稱猶有典屬国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
紳登紫橐之華往取青毡之舊ム辱知有素贊
慶尤深大厦之庇半閒風荷懵懷之賜洪河之

潤九里顧承治平之餘

代謝知溫州啓 以下書代溫州王侍郎母盧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之郡倚懸僥倖印戴生成伏念某少已無奇晚尤多拙十年不仕惟奠祠香火之依一礼俄頒豈平生夢寐之及曾蒙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以為郎　方誇蘭省之文忽冒栢臺之選遇事輒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眷獎欠為怨府卒蹈危机但求閭戶以有兹敢意分符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皐祖之忠勤敎盗而款有娩蒙莊之了達踬啼塞耳憂患薰心頤休退于田廬姑召收于魂魄詎聞家脈之覺下軫纆袍之思援以輔邦遂其私計俾控甌閩之要許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惟冀修門之重入山川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盡伏遇某官通德佐主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主致于太平独秉化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某敢不澡雪精神究詢利病本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撫字之心以报知己

代賀史開府啓 浩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師閫之雅象繡交輝爰竉帝師之舊允為畢數宜屬宗工恭惟某官忠凝兩朝道閎可聖体仁蹈義声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當大開地闢之際贊雷厉風飛之机天下日河于太平王化亦哉于後見晉公巨德歸為緑野之遊謝傅高怀終為蒼生而起會稽輔郡胥衣錦不聞㣼大邦更邊熊軾上篤潛藩之眷恩先召節之未前席浸言改容加礼台廷虛左方圖上宰之求刑綍自中首飭参儀之倫参鼎司之宗品陰岩石之具瞻錫賚便蕃燕獨優渥貴盛絕諸公之右策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老甘盤未見根公之及武王惟師尚父会閫投任之鈞某素辱殊知何欽成命屬有君章之繫莫前膺閫之趍薦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甌閩接境敢睎唇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啓 伯圭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効代至言于皓陛遽辱誤恩方自愧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喜恭惟某官才高王俞秀毓銀潢人推子政之明經自許東

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
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
之寵即歸荷橐之班ム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
緘遠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意

代龔恭政回廣東林提刑啓 先朝

入處從班已懸過分進參機務益愧非才首勤
慶續之際尤佩悔辞之切伏惟ム官學窮古始
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涇涘之樂一時名
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壁水之主盟將挽橋
門之盛際遄從雅志往按選方丈翁之守蜀邦
常袞之使閩郡正藉遠揚于户教豈惟詳試于
刑章毋爲攬譽之淹會有賜環之寵賴如菲陋
設被束知忽叨共政之圖惹自吏部之助疾顛
是惧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
陳耽見用珠有太丘來登之懸樂正無聞恐孫
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瞽所未知

代姜給事賀曾丞相啓 恨

恭審先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慎服宗社妥安
恭惟ム官學殖深淳器蘊閎博千載際昵明之

主十年居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
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順貳政机密參國論
輔贊蕆諸用不言旁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爲
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爲相朝廷謂無以踰公
正次輔之名方華奏官之陋蘊太平之業況傳
魯國之餘一閭奚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ム受
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慶之私敢致飛緘之
敬白憐老矣右日念于故山儻遠歸歟尚許全
于晚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啓

識徽南徐曾無善狀司闈左帑遄胄中除謬叨
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
所難呂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
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
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婴罪戾咸屬哀矜
用郭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案
孰謂清孫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ム受才甚陋學通未深名粗齒於薦
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成旦
之書户掾兼官頓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

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椁林倚取一
行作吏墻面是憂況縲紲之中或非其辜而筌
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析揚而不
拖公心以覌三日而決正自惭于拙速亦何有
于平反因獲騐上相之充儀固已剩此生之榮
幸敢圖大造倚念孤蹤崖角鼠牙未知明辨牛
溲高諭首辱薰收坐令下国之参軍來職中都
之外有姦胥鋤治繼云援究之己空室藏所儲
或恐蠹蛀之未盡出入親臨于朱墨格閑尤謹
于晨昏時乎為貧孟子亦客于齊析各從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關上得近于恩閑下不妨于吏
考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某官夾輔聖
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
忘願貴遺于葑菲致使斗筲之賤亦霑膚寸之
余某敢不澡雪精神感藏恩紀既以備施中之
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
它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吳国軍教授啓大年

掃帚相門屢騐公衆横経侯津辱在他鉢攜已
无堪歸思有自伏念某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
能餙兒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家惟大父独
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莒著書自見心
常在于尊尭雖孤忠勁節每柱抑于强臣而潜
德幽光終畀回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李
馬記聞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経未泯賤
子敢志濫疑世科幾周歳紀奉真祠之香火兩
痛家籍司絶徼之買迁適閒边學委論天下之
事概上公車之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
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之变不知弁手之譏壓
主自憐飛借不繼拔識大造自志躍冶之非所
迹嘉賓時逐戟据之顧麾頸鼠自何敢求官馬
渤牛溲庶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容校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惑栢有
若之訛既逃州縣之徒勞何有弦歌之可樂充
非僥倖端有寅緣茲蓋伏遇某官起韓化鈞主
張吾道内紹外治既陶萬国之泰和小成大成
仰賛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蹤尤累
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隆某敢不益堅霜節
不負初心李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歎然後
知困頓敢志于自强庶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

振劾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啟　律

掃舍人之門方欲進拜偹事官之屬逢辱生成
揣分已盈戴思無藝伏念某材如樗散身若逢
瓢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学以阿世偶憑門
蔭獲列省聯　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
同于附鳳言、正色獨輸蹇諤之忠耿、一心
共濟艱難之會於居元輔以佐中興于日月之
未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
身後生涯背作子孫之計適權臣專国而方恐
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迹山樊但知畏影冥心
宦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興于祿之志
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声百技無長不為世用
頑時命之大謬况拙嬾之相逢雖會千里以劾
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矣先之淪落概門户之
衰頹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
上先人之丘壟幸直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門
輙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四罷江国審叨
臺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叙屏百年面之榛
豈圖謙德弗替昔時执禮愈恭不敢信陵之義
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
鈇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為謀不過此矣惟文
思名宦之義取某民銘量之言鴻燕荆胡异之
良材皆鄭你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庆雖异畀
微在三轄之百願為優簡靜惟使胃端有實緣
茲盖伏遇某官吾道宗王今朝碩輔總衆職而
撫上意明良相会于千載順四時而遂物宜勳
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自事君
以人主推三吐而下士畀歸一責一賤而大情
自若務盡刘超之術不嫌雖治之私唯使寡庸
亦叨造化某敢不仰衙恩施府飭司存逢人而
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根龍蒻誓畢餘生

代江景孟上龔参政啓　茂良

程末枝于有開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閫始受
莫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虛敢陳悃愊
上動高明伏念某李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
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慕未科亦當起適時之
志但欲仕途之平進聊為俗士之識隨猥緣假
吏之小繆辱名公之奉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
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蕕既異軌

轄遂殊碌々不爲頗蒙望之々從志寖々爲爾
自甘御焉之矣人豈其若將覺焉政自不得不
尒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豊一辦之
香徒懐白信惟集賢之門無雜寘以進故小人
之身爲愛無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
有援滿吏考而爲師屬止以爲貪雖造物有意
于從栘而栘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說何
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
解是爲薦伸之憂欲留孔戮困已難伸于末狀
不負臨賀詎知友踊于危机祠官實匪其本心
慮日尊蔡藿爲之不稼感望所及草木亦皆知
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亥窮悼屈規
過知仁頓如賀々之來仙耶攸々而進念于里
識韓之日初不知蒙春之由而一緘薦祢之書
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机之親秉實爲善類
之所係憂令欠猜之情居有求信之顧違會槐
庭之虛虜吳鄭楓陛之拜麻廣廈万間將隨燕
雀之賀父妙凡轉領同鷄犬之昇
化筆幾成于誤墨樸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
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豈此流離之
蔣尤爲災禍之会鼓盆之念未歇陟岵之慕已
深足知膠西之㸃雖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
之溺豈亦于厚所爲耶盡指怨天尤人之私益
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駿々婚
嫁之遍人擾々晴號之塞耳猜狀規娩再整冠
裳幸逢万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
持鑣贄來就洪鈞兹盖伏遇ム官得時致君以
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規模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啓

別藁

代通王明州啓 佐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藩之風采自問成命已播先声恭惟某官李造登瀛行為世表常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筆攄英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文君冠於龍虎榜中連換綸才未舒姚姚之畫蘭臺選士已聞衮衮之登立螭陛以書言持鶚行而布武儀分郡寄逺暢上靈以黃霸神明正著循良之譽雖子游交李無関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通材兼一時之在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為天下之先館闔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惟時鄞水寔逆行都海西三衆地綿千里淸朝偃武久无蚕火之驚潢池弄兵或恃風波之陰近縱狗偷之盜逑防虎視之鄰必致得第一流以之為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菟符宿姦甚苦聽之憂嚴俗有冤府之望睥睨伊通隸梓知歸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还闕宣惟得子敬之櫂行據要津以俟大用某夙蒙異禎近別台躔豈知閑冷之身復拜焜煌之鹿曾是堂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烏因丈人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啓 從鄉

上公分陝卓嚴師閫之雄寒士依刘叨處二車一忝選通君於下执喜記述於洪鈞恭惟某官百稱得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空任重道遠之心以奉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闢之秋遇雷厉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賛之宜亦為翅藥鹽梅九著爕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正化之將復物欲而退適大不容麾分十国之連地控七閩之要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為蘇季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處望益隆公尚居東行見衮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以牽術流殊性質凡下遅頓不能以及事容兒不足以動人良才之子尼為箕祖守傳家之旧吹竽之門而攻琴自憐甚世之爭念平生顧上

於舊門而今日得游於御府趍成伊迩抗己知
榮駕馬加鞭儻綬一時之驪策願金羅冶尚希
它日之陶鎔潭府請深暑風清潤願林晃旒之
眷茂加茵聶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澤啓

狐蹤何取发于鳳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与龍
門一下治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
儒半生芸窗蹉跎場屋徒坚鐵硯之心荏苒歲
時有愧荊翁之素家惟四壁之徒立野無三頃
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為漫仕心勞王事書抗塵
於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賷恨於九泉之下弟
兄孱弱門户覊單記先友於碑陰孰是金蘭之
旧候舍人於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貢路之
知不忌向隅之泣念子路為負米所畏固知事
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右意義風之厚假
以平援之力開其才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
就茲蓋伏遇某官風高者望光輔昌辰雷厉風
飛君臣相遇於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於中
興方將任使於賢能顧豈遺志於微賤至如不
肖亦使有成某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使當
御袖以上光塋且持籍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
豈無結草之報青黏加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啓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勤塵埃俗吏方為李邑
之行獲在下風豈勝辜會恭惟某官性資沖靜
經李通明文字五千湫波瀾於筆下雲夢八九
芥蔕於胸中早收俊造之科佳躡清華之武
先生入於李夂居賢士之閑傳士伴雙旌乃為
刺史之中公論甚諧高懷自如登臨洪府之江
山嘯詠滕閣之風月抗摩閒療閑以是非倦閒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賫庞士元之展驥
其可再尋班景倩之登仙台且升矣某幺微晚
出獨煢半生頃肄業楚於尉曹後較錐刀於征
凳貳令海邦之表脫身遐路之初任花縣以無
堪鷟氏期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白雁時
之始試鉛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廈之千
間

代通劉湖州啓

建牙三輔雖無附驥之心從筆一同適有登龍
之幸敢修箋牘仰徹齊鈴恭惟某官門望雷霆

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脇英詞偉造化之工儒
道真詠聖涯奧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
逢原歷窮千古而者在目前從覽百家而不專
於上義文陟遂尚有言傳揮光維殊皆為我用
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閎入仕皇都
声動可倬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奎
主以斯民為先而中與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
餘獵大黃越倪上千載也間不過三數人而止
之難其選今見我公翊茲若雲之區是曰股肱
之邵召前途月想神想宏宅之深皂蓋領春称

師帥風流之美來行丈二之紐寄依尺五之天
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存四海尚賛壯猷
剌史入為三公更覌嚴奔某初無尼枝早與一
官徒堅鐵硯之心猶負金籯之訓典閱山之醒
務俄閱十年克構李之法書愧無三語轉丞蕊
邑獲居是邦方滴日以載塗行東身而受寮堂
惟充職於吏師之側抑將模楷於政李之金哦
二松之間敢言分事卿姑退得廣廈之庇庥凡
賢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啓　伯主

瞻帥閫於瀛壖曹以部民而修敬望斎旌於澤
国吏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朋臧預通下执恭惟
山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棘早之在漢章彥書
深知於景象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猶若於無憑
完然常布之流籍甚儒紳之望惟親賢之並著
宜富貴之遇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疏
封南服不移千載之旌戲清和薰惠庚之風果
受如豪府之日模池赤子慈感名於鯨海之深
大舶胃胡傳陟奎於鷄林之遠樂若溪山水之
勝举珍堂香火而帰羅纓而賦滄浪閭門而养

成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
印廿凡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徯望不
妨綠野之雍容肸新鄭之貝封分閫中之區屏
藩兜戰蠢嚴西保之多儀家綉貂蟬入侍合
官之盛礼完光自赫後履雖量山早與一官材
無尼枝典閱山之醒務俄閱十年克構李之法
曹魏無三語茲田戴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複
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歡召伯之去思自
念孤蹤適逢幸會知是典刑之舊頓承士直之
餘賤二松之間敢言分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

度况寒士之促歎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欽事於賢大夫令局動官幸獲依於郡刺史迹雖殊於兩地而實托於一夫敢因吉始之恭少見披誠之素恭惟山官風儀嶽峙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學究天人之際爰曾許國忠不忘君洪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論功班賞已是稱五千騎之賢咸桃李不言之蹊壁於桁後洞之採受受朱轓之寄入趨丹陛之衆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嘆徐樂皆安在勤亟示膚恩俾遷轉郡擁麾出守屬宣愷悌之仁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貲泉之至重務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三官之利鐵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析貨之功即聽召環之命公濟南冷旋海內屬儒卑吾串生耳在百僚之底涉以末宦濫參元府之司宜期模楷之資獲在斷幪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匠之鈞銘躍冶於覬洪炉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或梧東閩載驛元象之光華剖竹南州樸與太

炉之造化寵驚神煉威極渥零竊以在廣極東以楫陽爲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鱷魚以除百世之害唯使賓夷之地一如鄒魯之間惟我皇家九重邊徼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其者難殫究堪嶔崎可笑紹予治之餘習鐵鐺紳之後塵兩地益狂力較錙銖之利六年李邑備嘗米鹽之勞雖免徒史之尸祿顧寬生民之利病頗罹边城之佐胥干上相之尊得倅宛陵忽坐遺於攢尔奉祠梓里求久就於林閑獲進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參雖步而登悵毀沓之交攻驚鴞點之四至息點補剡荀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問今中吳之英主復固任於真儒自憐香火之散官曾是门墻之旧物念丘山之莫报幸謙之未填毋敢毋於鈞禪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礼許危衷於洪造後煩一辇手一援足之勞俾守樓陬以安霽暈惡溪瘴聚不妨吐馭以前驅奉嶺雲檣何必問家之所在但知俵傳端有便緣茲蓋伏遇山官以王佐才爲夫子相内以輯熙於辰绩外爲鎮撫于四海虎嘯龍吟鄉虎兩

朝之沿奮飛奐躍閩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
叨任使某敢不布宣詔旨撫字民生益遵父教
之忠毋忽官司之守吳洗吏之問敢辭行路之
人呼千指国士之軀庶报厖恩之万一

代謝刑提李薦李啓

鐵邑簿丞未展秋毫之効上臣誤聽已形章薦
之褒仰惟上山威深肺腑伏念某才口俞薄術
乎世疎嘗有志於事功頗亦早親于經李屢
操筆硯之習徙從場屋之遊良工之子以為箕
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求遅白

髮之傻親班齡青衫之一第賞足于世遂因委
質以入官及敎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吾家声
之綸管嗟世儒之彫零敢言隠忍以就功名但
歎植立以異門戶一介作吏亦知標榜之為卑
再轉為丞寧復哦松之可樂因簿書之叢委鶩
塵土之昏霾應無窮之求急於星火酧方來之
務紛若毛釐但能灌料粗可逃責當官動礙于
掣肘莅事況多于面墻公家之利無不為誰為
知已君子之仕行其義亦無愧心曾微片善之
可書敢幾當進之肯李仰御聞之先達于彭〻

持使者之事憐上世之至交猶慈〻有故人之
意夫何公度遠隸按臨忽傳一命之春風為振
孤生之穴色周章拜賜惰傻知歸孫益恭遇公
官識量蚖洪風度疑遠北宮黝之勇一毫弗挫
於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声猷籍甚節
義凜然瀕譽近幾趨陞清天下之志惟轂後進
之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惰人敢不
激水扶搖結草酧恩錙轍可憐方賴激西江之
水鵬程微〻析措北海之尊 起

代賀王參事啓 十朋

恭審顯膺宸命擢處宮端蔚廷益尊国本增國
凡在紳緌之列奉深抃舞之私恭惟公官李祥
精微氣金剛大聳公台之望於庠校旋經之日
吐廊廟之言於啟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蒼
四海堂〻不撓實惟近古社稷之臣諤〻以昌
言思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礼而退以義用之行
而舍之藏四擁隼旟淹灃室奎童之遊一登鶴
禁進壽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於得人公議咸
期於且相嚮諧當諭方賢李文紀之忠清輔贊
孫旋令致身死齡之事業公蔡然死似少也何

知備吏州縣之勞聿脫譴何之域戴車未正方
將掃齊相之門屈騶趣行莫獲為可君之御敢
馳賀牘少見忱衷尚祈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代通薛尚書啓 良朋

拜榮戟於照山當厚老商之一鶚駕屏星於梓
里幸依夫子之仞墻俯已知歸陳識敢後恭惟
某官身世數容寸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
源之季發為詞藻追舒何金玉之人自結上知
遇儀清貫談笑不妨於剸劃功名自竟於通人
幄節擁旄以著廉平之績簪筆持橐內為侍從
之臣允迪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英及
尺四方屬望而朔南地之回津聽履而上星辰
忽驚勇進把麾而去紅海作賦歸周旋泉石
之間盤屈公召之器謝傳東山之志 久遂於
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於延召某生平無
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切武車之承之十
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史師喜有趨風之
便始茲浣印未及掃門沈僕方賦郊居輒通名
於記室龍公傹入城府期雅拜於前避仲夏請
和燕居復暇願調食以候鈴車

代賀趙明州啓 伯圭

恭審課績上聞為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下被進
西清峯士之聯曾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
之勍恭惟某官為善寂樂大雅不群風流追配
於古人紱服必先於儒者矣櫂近派於周為曾
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檀閒平之譽號宗藩之
儀表為今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冊益著
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典劍
閣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播二浙之輿區
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西三垂波般風帆
萃弃服獻珠之利蜂屯蟻聚有橫池弄兵之虞
況久集於樓船实分防於海嶠豈止斷匈奴之
臂盍將把捍虜之吭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須
龔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勳果自天而渙號
賜金增秩爰示寵於侯邦簪筆持荷經閒津於
政路幾京師之業孩見城郭之生輝堂令風詩
方項之閒陰受刺史二天之庇會昭公而江湟
化也知治効之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聽君音
之播某戴恩最厚仰注方深側聞二千石龍數

之領寳同十萬戶雖心之劇恨宜祠之有守望
賓應以無階燕雀賀大廈之成喜侍茀巢之地
駢驥騁夷途之邁豈無附髮之心

代上吕鎮江啓

憔悴餘生章功末契風波千里敢謁明公敢陳
過切之思仰月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
敢千請以為先竊以文章不霸妄評李君之有
分山公如在定知稽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
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誼者叔世所鮮
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頹靡之俗恭惟ㄙ官重吞
四海氣壓萬夫風懷公幹之壯挽早屈功名之
奇志鈞璜謂水世傳柱石之勳取日虞淵身于
風雲之会獨以有用之李兼諸非常之才精忠
上結於主知儒術下飾於吏事発硎游刃忝見
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器總軍储於邊徼仰方
面碩之要守留筦卑於行都吏任東晉之寄惟京
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律坐嘯未几卧治自若
口閑政績之上達側听召音之鼎來立幃律身
以各勤而自任衣寄棹屈崇風義以獨高塞古
赴之如婦羈人倚以為命綳在門墻之舊尤新
甄治之收伏念ㄙ身与萍浮命随葉薄紹箕裘
之業不能自振於家風爾替緩之聯徒以猥縁
於世賞羈宦加人数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
仍不及養親之二途飢寒復迫焉能餬口于四
方比參臕局之寮越在流壊之表方尚斗升而
自活未済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饑
韋之反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
亦能誦固窮之戒然而比之顔氏既無負郭之
田較以淵明更乏儲瓶之粟不求倚於旌麾之
下足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ㄙ大父蔭游制君
之門最荣知遇先人亦爲藥籠之物屢厚生成
恩妃未酧存殁知感迨宵人抨職於越邑遇明
府拜節於穿江蹤跡雖微曾厚貴兵之青眼眷
私不替閒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
輒忘三讀之僃大鵬欲化因将借北海之風涸
鮒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轄總領啓　彦直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轄千戶之封但
闕識利州之面幸兹末屬与在下風雖擁鐵之
未遑頓馳緘之敢後恭惟ㄙ宜雄才冠古壯氣

樺秋當世家声功執踰于八柱国妙齡上第名
獨高於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硎游刃
未見全牛顧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為
知已乃眷江淮之壤实為才貨之淵萬竈列屯
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鞭策之才爰擢
貳於月卿仍晉頒於星使威名遠豎城池不受
於金湯儲庤益充菽粟有如于水火當边隅之
息燧肅然以無譁非惟操贏貲以佐軍所謂
不如賦而足用籌書則會豈以為外府之淹翔
夕論思行即遊甘泉之侍其伶 何敢 約亡

奇少讀父書未策勳於筆硯早承世賞偶厕近
于簪纓自奸俗吏之責顏差見古人之黃卷奉
祠庭之香火遽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久
屬金沙之汰揭來上国猥備微官董舶艫之轉
輸謹朱墨之出入幸與使令之列祗承約束之
嚴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賤有司安於職守鴑
馬十駕寧敢惮於驅馳鷦鷯一枝願永棲于庇
蔭

代謝鎮安府通判啓

拜赤舄於太階方深榮幸駕娛屏於天邑遽厚

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某材如樗散性
若木昏妄嘗有志於功名頗亦早親於筆硯与
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
第強顏宦路剡意官箴雨仕簿途僅脫微軀於
萬死一參下幕幸雖小選之七階李邑空甫虞
傷兵錦分司京口莫試鉛刀比改昇於除書俾
總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賦之有亡誓
殫一日之長不惮數年之次忽從省試何所想
尤八歲三得官莫當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

了如蒼狗之浮空閲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
隙髮種々如是身遑々其何之幸有人來塡
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会勢殊霄壤契
篤金蘭傳好語於西山發然有喜進孤蹤于
閤歡若平生辭貌方急於投林駑馬但
栈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
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離於都下職况忝
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奔年之牧未必非福今
成長馬之翁頑躓知歸丘山莫重蔬益恭過其
官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臣生相逢之日，受命長矣。弟祿康矣，佐國家无疆之休，大開秉正之門，上築太平之址。惟贊者右任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亿厥有如誰无附鳳翼之志，願如无似亦叨展驥足之榮，亦敢不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冰厉操，惧為門下之羞。結草酧恩，敢後古人之根。

代通李縣丞啓

始爲刀筆吏，愧屋栖棘之聯；獲進君子儒，行將哦松之樂。顧惟幸會珠劉，雖悴伏惟某官秀氣山川，慶鍾閭閭，學淵源而有守，才著精而不留。致身於紅蓮幕，本无遺策；書名於金閨籍上。豈若休声不擇地而安，悉有賢哥之嘆？主吏行之鴈鶩，堂端使能，式追朝列之鸞鳴，亦非跳矣。某江湖吟旋，簿領下僚，丈教之忠粗可律身而執贄。李夫其道，徒嗟蒞事之而墻壹尾猶胡轉吭聽請，一邑无下當向背，倒以嬉三人以有我師顧提其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禮書

馮仁叟兼先請婚任氏書

族緒卑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遠聞東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李謹傳家祖習集裘之業，茲諧燕尔失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薦薄誠，伏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男某于渭陽，衛非醜似，尋世婚于高容，茲謂好逑。盡時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季鍾淑質，久閑中饋之儀。某男幸忝甥舅，不待東床之選，曾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于奇耦；傳之孫子，俾勿替于宋陳。

少屋先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犹子，得諸欣然。屢事緒之曰，仍閱歲華之推，莫敢持薄禮，遠尋舊盟

維鵲有巢正欲資于内助追氷未泮深有望於
來歸尚當相忘於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
之外

從子擇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欠萬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歎精
鴈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ㄙ男粗修子職既先
嬢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
于萬之嚮告先近日倚覘结缡九十之儀

舅弟任文可請婚舒氏書

叙百年之親素聯爪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攄与
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閑姻訓
從子ㄙ粗習家傳了无耦鄭之嫌乃有茁任之
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礼具存何妨三者之
備官占云吉尚凡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
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ㄙ人詩礼素傳
稔聞於父教而ㄙ女子蘋蘩是訓未習于婦容
嘉納采納幣之間時宜有室有家之伊迎潘楊
方睦當預卜于三星吴越相望尚將抗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縱心猶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菲
之家ㄙ人秀出相門素傳詩札ㄙ人幼猝姆訓
夫習祖訓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言深喜
潘楊之睦（一云□鄉府去□　一有鄭之好）自此攄与既無秦晋之畀虞安家室

擇納幣悦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
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推孫之愛而児曹懷歸養
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怨於桑日幣帛將意媿不
腆於多儀幸存素風一洗末習

李曷弟三女許穎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ㄙ人
秀出華流方謹詩礼之習ㄙ女幼居閨壺未閑
蘋組之工既協鳳鳴屢貽鴈幣一言决矣正須
坦腹之求百両戒之當謹結缡之戒

任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風數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ㄙ人
素習婦功將歸于岁龙魚之裔ㄙ人粗傳家法
適得八世鳳凰之占尔姓是求一言而决叙將

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於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具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况是太史公之外孫厶女幼習婦容未熟書大家之女識知鳳鳴之協吉苟脩幣之先臨性迷之門、婉不盟于百兩願為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又完厶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游愛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厶登傳詩礼之裔余獨生之儒風厶女幼習組紃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協鳳鳴之卜首勤納幣之臨佳耦占妃但竟門闌之喜色同声相應尚何媒妁之多兹

代女許鄭氏書

雁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協吉音兹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厶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厶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礼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涑請婚陳氏書

潁川熟国均著声称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厶人素婉有閨素閑姆訓而厶孫榮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章兹吐吉執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燕締朱陳之好

代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幸張氏之一緣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厶人出鄭水之外家遂歸乎我而厶男某生台山之傳舍爰取于吳既無非偶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傳交於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徼福于東樓公之裔

書

答秦君論文書 更生

某講聞儒者久矣兹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文章大体筆力衰〻大過所聞幸〻甚〻厶少習舉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宦游往來忽焉乎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熏心擱然不死以至今

曰旧李本自無幾益竟荒落尚何足以言此而
厚意不可虛辱試以一二相與質正之來書謂
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唐灔澦之所進來而後
有動心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
之性本平彼遇風而文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
川之隂皆非有意於奇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
自若也灔澦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為平坱
言尤有深致故樂之來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
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已也史紀其精者謂能
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為聲之
妙曾不知衰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以安以樂
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於後
世之樂矣奚竟紛之者當以是求之不見惑於
奇而先來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
其歸於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
奇文公亦自謂恠以奇々二公豈不知此蓋在
流俗中以為奇而其實則文之正体也宋景文
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為文
往々奇澁難讀豈平者難為工而奇者易以動天
人習氣終未免邪與譏訓詁無一語之奇無一
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
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
要必有大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
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為文之正
蘇可以追配古作而遂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
水靜過者以為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
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隂時
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為物之
害多矣歐公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
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
不近于裁以思者乎某本不敢為人言々之又
極乎々視來書意擬頓挫々之氣亦甚異矣人之
少而壯々而老如朝氣之銳晝惰而暮則歸々
方隂而將歸欲以當是下之銳宜其銳之不相
似然時々讀足下之書以係其情足下亦味山
之言以趣於平亦明友相質之義也豈惟文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須豈有一毫
之不平古人髮寨其遇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
思之多言媿甚惟足下亮之而已

上宰相書　代叔父

亦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旋轉於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株枯枝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荄餘潤猶未自絕於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漬發施生之力而不憚雄其生獨後于中齊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於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々官銜亮兩朝經畧四海巍々勲名与嵩岱齊積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敷拾人材彤聞名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遂挾鈞鏡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一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敢不按性乎造化而係元生成哉々受才最卑雖命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為縣令七任而寧州邑一經過即能綿力不足以為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和如無勤以德守庚庚之春仰于先究之門蒙大恩拔異選俾佐宣城方且自喜萌蘖之條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根罷之原今日之來其害甚矣正猶朽株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巫相秉化爐于止枯者吹之使生育使亦遂老于窮乳宋各之忝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顧大巫相據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俾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艸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天地萬物惟其明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於卦言明必大其義所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乎後世後世好言机而不反時以為机即幾也竊以為不然聖人言几而不言机蓋几者動之微而机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机者以時而非也言机即退十人焉氣象進從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績自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何之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壽為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於物尚爾而況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

化則亦勞矣故當覩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此事物之其其於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失不被累之必必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推物物待之聽夫然後不惱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萬今全美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爲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於相公者一一以智慮之則且恃不勝其應究極化宰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公何爲者畏者猥叨龍虎

榜之下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程家知遇相公之欲提攜於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公寄在沈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於相公之門相公鈞鈞當軸二年于茲矣而公遠在心制中杜門陋嶠塞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牧君蒐蒐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族非公之時乎歌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曰君相造命鄭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奐可以言命矣雖相公矜而進也亦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爲當鳴盡有不容自已者于胥鈞虔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 代范孝瞻

公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己之心爲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與焉事焉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下之飢何與稷事稷豈無一飯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聲謂以拯天下允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爲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宜以振門戶其猶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也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爲仁人之用心況夫己己立而人或未立己己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公官林絶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姿受稟與雅足以規姚如謀擅忠嘉足以配皐稷領袖密參機政天下屢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勳業香望爲前朝第一等人既炳後偉俱在史册子以孫以是繼是

似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閤下〻〻以經
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
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歎艷
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圭耆益深辛以此取
卿相蔣氏之家声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
之有孫而閤下之充乎前人也閤下以王佐自
負一意於尊主庇民國不以是匱〻之軒冕為
事然如閤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革
方治之餘而弗能修播獲之戒頹沛流離而叫
呼叔援於門下閤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厶丈

者欲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詩一日有閒于人
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
之孫曾也厶也㦎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
瘳乎守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夢往
如胥懷之陽子乃以為往必得所欲何耶厶應
之曰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
也公與魏公相去四世若〻相望如此厶竊先
丞相之子而從〻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
以哀我者歟今日之末棠士無以自見不自知
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注于不振之所引

丞相妙年句有衣以業于天子風節翹然有聞
致仕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
紀矣中吳名臣然而不在第二流也惟是䕃孫
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閭巷又不能
少自振拔于縉紳之列如之愛遠相仍三見擯
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為命又皆困躓連蹇〻〻
冒路閒退縮膚虛之質纔何足以求當世聞達
惟是痛念先丞相之遠來陳其門户衰落遽已
至此九居南自以工宦人之丘壑矣黜官三年
固窮田里非日絶意榮望顧雷路未有為之地

乎於內遺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於世士之歸
心於門下者多矣豈特〻哉

上候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於齊方〻子
之為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於徼福
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愛君合禮天相神佑
百順不期自至而不孫禍大繫俯居不已能述
知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動不忠猶棠礼
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

大節排大難成功同辭身不持有爲於是天焉
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
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章志誼
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黠虜倉卒之變翠華
南狩鶻馭未返此正主受臣辱士君子畢命效
死之際而以食者數多遷實蓄縮爲保家室計
無肯出百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
伏節請行不可回撓乎明泣望國已冀眼直蘭
而專對已辨又足以彈壓虜諜不逞之虜故多
間關險阻跋涉荒而中心如丹愧犬羊而奪

之氣卒之締金石之盟返長樂之萬蹕者三千
年之鄙不得而南北無烟火警蹕之功也上天
所以佑我國家爲生是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
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
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
相爲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
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爲善
之利也權臣當國東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
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終人固極一作
不淺故權臣能賢其位而不知遠所以大其声

能御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
勝之未幾而朝廷使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
善禍淫可謂著節恭惟山宦以立朝之舜賣伊
呂之材同旋外服而陰岩石之瞻翺翔華要而
紱而宦之眷比者規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今
之所未聞而四海所覬望奉之霞金甌東魁柄
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
皆根施常挺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於無
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於此不爲無意也某不
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以早受忠

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於尺牘先吏部流離兵
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片尺之
書藏之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山鄙
亦似不知寶秘以俟今日是敢彩自裝褫百拜
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爲不厚而以妙碑門
百年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爲有因也
某惟丞相謁誠節以相天子尊國勢于千載而
術家慶於綿遠八葉箕裘七世內傳將不足爲
今日道徧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顯後之終
于一郡人亦歎其命矣未施而不肖之孫又不

能少振于後宦路如游四壁楞然成慎清坐倘親垂白菽水不繼執殘白植三以西手弁宦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天國將奉板輿雙學纍為數千里之違以圖一飽然喜懼之年端々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榮者尤切々於中仰惟閤下仁慈蔑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畀哀於死用之人道捷天下之余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誼絶倫官士歸心亦當摩頂放踵以勤文一九京有知見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閤哀之

上趙寬書 代趙雅

人聞諺不如親々々不如親々不如吳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々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竟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壯矣而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矣焉天下不以我為私乎無疑維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蕃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得祿稟務極隆異親々之道不足々之承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役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大才班々得以自見近歲修家傳習之士句以益中与代萬并驅事御天子又授奉其尤才能者擢貴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々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往之學爲泉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泪乎金石間乎多儒雅勉在々事業聞下識優々之在中為鯁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長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久論思向世升矣激濁揚清傾為閤下留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儻得州邑之吏祝天族之可笑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世自見于世則親々之道美々之義是以仰是朝廷之盛美々矮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无四壁之充以資其身次善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寮于茲六七年矣廉勤自礪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差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稟之不須与自急言是豈推孤寄之難于進益未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地閤下接臨惠話旅進天壤茫異宜不可以肩于然而泯于自獻者

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求充
所豁憐備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措之而曰是子
也而首受知於宗族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
靈公之寸進有望矣故々平日之不敢為不肖
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々望於下也右語有
之為山九仞而虧一簣故小君子於寒士之隆
之以蕢成為辞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而
以欲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
有望於一下之聞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小棠樞密書代人

共聞念子桑之飢者有累飯之仁憐范叔之寒
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誼則無之故窮則相
卹達則相引或故旧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
孫此古人之所普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
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戚亦能封
拜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々高風非常
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公官道諳配古人声
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
共起中興之功而獨於故旧之情尤為垂意此
所以能生盟吾道而振風教於千載之後也伏

念公門緒襲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
錄獨頼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絕人數等
黃名仕版今凡三十年矣須者得嵗桂林待次
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
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
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窮可憐無与為比痛
念先君之淪零寸如許今歡之炎荒之地則有
狼狽之憂此以衆策則忽不知嵗月之換而寸
進愈艱々貧介奇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
猶有冀望深提然者惟有閣下使公不于今日

仲寃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結歌武
城先君寔制豁獲与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
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倖兄聊至于此極
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
退百官而公也微賤疎遠尾百僚之底前待來
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独以獨者閣下擁
塵毘陵公得以棄梓修敬同已嘗眷顧之厚謂
公為故人之子有惻然異憐之喜今也公之窮
益甚而閣下振拔蒂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
不為無因敢冒鉄鉞以干造化匠々之命垂于

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擇之榱之不勝
幸甚

上宰相書 代人

其閒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下才
者役之譬之楨木彼楩柟櫲樟之屬不貴其扶
把揉搦之用也生於陰崖絶壑中風雨之所侵
飽霜雪之所摧抑外益枯而中益堅磊砢多節
日而材益剛久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爲棟梁而
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爲巨室者棟
梁之外榱闌楹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
材之法焉若樸樕小木欲求近用者不植根於
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苶
蕩然爭求拱把之材亦已矣孟子曰天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体膚此養大
才之法也不惟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忠亦大故
必先勞之而若其成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
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效易以一槩論也伏念〃
生無一奇才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凡四十
年矣平時碌〃以備國家之使令然不能卓然
拔萃於流輩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文敎官職
以從事亦果有尺寸以易於世比仕東都自計
司而爲伯輸之職亦不敢以爲勞且冗方且竊
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
謬積疾爲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擬脫太息知其
冤而莫敢辨之亦不敢自明以逮大何也生廢
中黑之人以來堂有八旬之母而爾旨甘之奉
室有數百之指而因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凡不
日聊嗚呼是樸樕之寸而遺風雨霜雪之所成
置之陰崖絶壑得遂摧折於無用之地是大君
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官以不世出之才
輔贊兩朝峯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
夫于一牽手之頃凡皆超車山以鎭壓庸猥不
廷之廣如鳳凰麒麟一出而鴟鴞狐狸自然遠
適陰受相公之賜者不知其幾千万人而猶致
〃以人才爲意不倦惓拳之勤此周公之用心
也重念〃孤老之迹屢蒙云造而公相寵遇悦
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叩樓〃如飛鳥之
依人〃將憐之而况公相聊憶〃之此來則窮
甚矣公相遂收録之聊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

以报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項黄馘与糞壤俱腐雖欲靡捐以為門下用終不可得録之棄之ム之命懸於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鈞慈ム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答朱晦菴書

某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与進知以無隔獲侍傳約之誨未几先生賦帰某亦継涉外艱沉迷憂患後數年赴官家嘉才聞台旆造朝已復返山後知起鎮臨漳俱不得一拜説史之間請遠向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隷知仰欣然師廣無由進拜時得門下所著誦詠探宗尚庶几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為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愧嘗見講筵班退黄夕即对人浩歎或問之曰好一箇去處吾曾冒處此如梅菴乃不使一來耶某孝殖荒陳無祈可用三人修門椎迁至此進无補於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華類之詞不足以代絲綸之言屬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日坐針氈未知自免於戾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楚州户曹一見即言嘗拜床下蒙甚及賤姓名固已慚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偵益知故亦言

子請賂寒免致辱首論鞠以摘　陛下安靜之
本意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貼黄張彥臣事正理甚明若以随輒之詖
為之詖行而怨鬪門一開凡随輒之人叔
援不已必不能一々曲從得之不足示恩
不得者又以為怨不若塞其本原正令向
援人々知有成法不敢妄起覬心不為不
補伏乞睿鑒

徽泉明吳淨覺罪案

送比録承之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
命所繫凡當如謹審者近歲所斷遣四百余人
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悉氏犯法多若
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与其殺不辜寧失不經々者常也殺人
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乘
人初無意于死有罪之人而使死者衡冤也將
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々之則恐甚
死辜不殺則失之不常敢寧失々而不忍甚至
於不辜而死也国家　刑蓋仁厚凡大辟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十從寬貸国称保長

軫記之意睨出何以得此李通定交日淺而得
益已多而況得親炙於先生乎諸公方謀以塵
節強起門下庶凡因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因
李過帰敢此少見烟惛不敢累牘以為奇礼頃
自承顔接辭未有其便哉以為可來欲得謦誨
使知所帰不勝幸甚易孝啓蒙之書及漫藝現
無從叩請亦託李通寓下意一二何當稍衣以
請伏派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書

某向若天街一別忽々四五年茲辱惠書以慰
以荷々杜門却掃荷上恩再畀祠禄仰以奉九
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況老態
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尤脆嘗作醜詞云四肢
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況可知近方稍安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奮虞侍御下暇日則以
故書遮披而醫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
自娛亦甚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経意來書論
出處大致意為甚詞甚偉佩荷雖除然晤祈敵
當也寄下新詩快讀降歎杜詩集註等書恨未
見發微一編誦之数過卑子高或吳文子真

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
姑置是事直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
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在今一人而已近世士
夫水墨積習之二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
褚薛是其尤顯異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
足以望右軍閫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
之耶祇足為村夫子者固自難言然王荊公以
為與之氣作無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
儀再拜涕以流正為茅屋為秋風所破嘆一詩
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

其語似稷契輩尔庚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皆極以稱其詩工部之詩無有參造化
之妙別是一種肺肝兼備中待間見層出不可
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屢此其所
以為詩文冠冕後人著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
少而不可辨者至其奇逸絕塵萬諸公恐未
免瞠若乎後與难與不知若道也然擬人必于
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雅若宜以上比禹稷与
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者如在亦未必
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冠也如

中自誅褒妲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泯其
實未有人能嘆此者發微如此者非一末篇尤
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誣詩之大節自併
及之嘗花門詩連呼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明由有卞倅卷宜
園為註詳者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
云意其間有積雪尔蓋谷門即回鶻也嘗考
回鶻亦似衣冠皆曰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
雪然不終為能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頓
別又嘗與蜀王黃文叔裳會巻楳因問蜀中有

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止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
橘柚來極為確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
而下兩岸黃色照耀宜似橘柚其實乃此楳也
問之士人云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
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
元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
者是嘉陵江至閬州西北私而趨南橫流而
東復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
內如河內然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
處對面即綿屏山益山如石堡水如碧玉故云

嘉陵江水何所似不黛碧玉相因依真絕唱也
然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万一又信乎
不以万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為报雅為遠業
自厚会昆仲併道南問信為荷

答紫殿院之子楙書

某承長書之賜且示以事且甚詳區區非不知
之其自幼與選允滞奏至前必究觀之可行則
屬使君備色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
必悉以底簽州告之便知其决不可以俾望息
心而帰且口毋徒為逆旅也是皆未嘗聞識不
識求書吾職而已况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
同朝令兄賢子未理　浮豈不顧本固孫重蒙
霊論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從宮之外旧日惟
中奉中散大夫以二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
特服时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
尚可料理捨然則元説矣何也以為帯貼職朝
議大夫与不帯貼職人事體一同則公之外祖
江公帯直顕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
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若無然法也未
教所謂一戰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
未聞也以為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尚
未授告猶朝議也公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
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
求遺表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觀尊意所以
未能决然者以猶齊虞氏之例也亦嘗為之求
莫説虞君終承議郎元乎得遺澤之理以其寓
直龍圖閣作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时有人為
之地以其職甚之高故特与之致仕一名若先
殿院所留之職則猶在朝奉郎之下况已得致
仕恩澤而欲以然更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元
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告徒使左右
又旅营々則公之所不安也病中少々授軍吏
以為报切幸如亮

答趙共父書

蜀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指為之潤賦然誠
然公雅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敢其説然尚有
當言者如情々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
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郎鹿元虞
不叶中字之可若以昔五公謂詩叶蓬縱則上
章葭豝又尚何叶然一音可去之詩必有韻易

則有不必叶者又不可强通也車之音斤于常
昽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难曉
艮卦薰心思乎加切然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
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隣民堂誤音耶小畜家
独當乃取詩駿切補音内引老子亦須知足者
當强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當吳氏之意不
可通不若易之大寧左諸多韵歐語所謂言出
而声諧辭比而續順不待勉强牽属而自中音
節者厤然如吞謨沂〻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捕音首論

服字方悟漢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作蒲北切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為
據而不深考說文解字之書如碩人勝兮注文
本為七當說文盼恨視也从目兮声胡計切粉
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声正莧切挘目偏合也
一日衰視也从目丏声莫甸切三字甚明盖盼
如孟子使民盼〻然盼如老商之一聄又盼庭
柯以怡顏以丕覽一切為与倩絢二音不相叶
又似太甚若聘則尤不盛字則以不考信說文
之故也始牟然一端耳江不与陽唐相連而綴

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盖左音江音謂之轉
声与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考證方可決
然定說不然寧闕之爾毋設十二齊不綴于支
脂之微之後而与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
其說後因观淺淺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石事
不理閒伯始五經紛綸井大春之類皆是也字
為句而四字一韵下三字一韵若天下楷模李
元礼方知谐男礼叶斎之所以述任皆也私好
古者亦不講及皆不知者不止譚迂闊而已夫
教所說兇齊墨乾隨臨噬〻嗑華卦中諸字余

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
乾之若厲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强通只
如潛龍句用元龍有悔見羣龍元首吉雖欲通
之不可得也但當探吳氏之說通其可通者足
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韵漸卦上文以陸為逵
多改經久于仪字却叶離卦之末益雖而又雖
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及对彼出
疑之改從及对大非左意观其韵叶可見非差
如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及对乎
此皆晦菴之說為是若实之後去声則以未然

更須詳考此亦未暇入声之叶去声恐亦然例
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豆復之為複（敷救切）覆
之為覆（敷救切）宿之為宿（秀）無有從其本字之去声
者盡入声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一字通用本音
却是窒有此二字義又不同窒為去声恐難從
之如伸（正）當為敬比輔也比吉下順從也履艮
同人卦首今別當卦名貫象天之上關文旅彔
兩小亨當是衍未詳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
改然亦不可不知也ム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
用否午暑進曰揮汗方能辨此餘不擬及亦不
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父書

ム辱示及主敬扇牓良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
同洪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須窮闡之大府卿趙
公字正之ム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　翼祖廟
諱雖已再經祧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此為名
字及秀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為字鄉不以為然
ム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為　翼祖已入夾
室可復舊姓潞公云先夫獨亮四世未敢遽改
益是時猶是七廟也　徽宗朝立九廟　翼祖
復入廟祐又以為諱後至　欽宗祔廟始復祧
遷廣元錢敬直永嘉人也ム忠告之遂改易直
此不可不知也特吳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崇憲

某久不嗣音正亦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
論濂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〻
〻謹為寫四字去但谿字當如此寫溪出于陽
水之與作洮去也二者俱寓去惟隹意石擇濂
字而以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右郡于今
寫重鎮幸有周先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王
子得以啟鞍于其下儒風自此逾興矣使君之
名與之無窮矣ム衰疾求去未得尚爾勉強草
〻修撰不宣敬言併几台察

濂谿之濂字書所无ム少时見林侍郎黄中
知江州曽作濂溪祠堂記今想尚有石本便
中望以寄示其中亦似說濂字如元次山之
唐晤語出於意見近覺渴晁氏參記許氏文
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濂　水从
兼徐本曰薄水也一日中絕小水唐本曰薄
水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偏也或从廉徐本

闗濂字按素閒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揚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时也然則从兼者紀大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說徐本謂今世所行徐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时以校其不同者也按素問二十四卷閒阳類論夏三月云〻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于申陰伯逆也揚上善云濂廉檢也水靜也七月水生时也唐本既曰戈从廉則非元濂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冊若曰刊之尤佳

答揚敬仲論詩解

某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还始讀竟苒開發鄙陋至多盛歎槩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门下若夫發明无邪之思一貫之旨夫人同心大道至乎古既难盡信玄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尔雅亦多誤大学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梓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実制度名数不尽合于礼典先王皆在商世难拘以周孔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礼樂如此類未易槩率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庶用服膺然惟尊意每太自以為是而欲人之言云〻不能自已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辯以歸至當非特相予之厚非愛此書〻深不及此也

蕳覃如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篆未安覃本篆保也蕳葉大而長小故陸氏而深十倍謂陸下曰覃紀紐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交達南方皆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国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浅実有覃篆実覃実訏后稷之声深廣之故衣中深旁浅曰覃加衣以別其字見儒徒曰蕳推篆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毛傳覃者深也報究然有繳深之狀被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為耜之篆故以覃為耜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耕今正其字篆平声如字

覃字雅釋言疏覃也覃延也郭法皆謂蔓延相被又說文長味也从昌鹹省声詩曰实覃实訏徒含切又覃篆文覃者譚既

文以水覃声集韻一説楚人名深曰潭
字在六書中為形声如江河之从水而上
只可止形其声而无義潭从水覃亦取其
声非有義也覃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
覃哉見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焉 偽
人言為信之類皆八會意之科正荊公字
説所以不能傳者徃徃以形声諸体皆入
會意然有牽合強通之病亦舊之憂延故
施于中間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刘疑
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此以詩傳擇文為

據如八月剥棗剥音普卜反荊公以為養
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群見
相呼朴棗方知釋之之有自来此二覃字
更考之

鵲巢維鳩居之 爾雅釋鳥云鳲鳩鵠鵴郭
之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鳩
鳩者乃居鵲巢為鳴鳩曾昭公二十五年鸜
鵒来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
文成之世已有童謡曰鸜鵒跦々
翔鳩鴿亦鵓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

云鵲鵴方言亦載今審宛載勝首有竦毛
鸜鵒亦有之而鸜鵒身色黒戴勝身毛毿而
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駁布穀其音潭然
鸜鵒其音亟然穫穀毛氄頭有班者李氏亦
以鳲鳩為鸜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後之當如此之洋默
鳲鳩亦為鸜鵒甚明浙人呼為八哥兒川
人呼為阿人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班鳩
俗謂之步姑其性难拙祖能為巢戴勝首
有竦毛向後鸜鵒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鳲
鳩之刺不壹亞謂鸜鵒也郭景純之布穀
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拙然不知此乃鸜
鵒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時祭習舞已
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
也大德之人俱以德容也
前箋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
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德不能見况
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祇子嗟女兮无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説也

女之醜兮不可説也　　耽樂也説解説也今
俗説云以女深爲天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礼　鄭箋云士有
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
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毋
疑此害教近得一説無與士耽已是自悔
而云此之言蓋其初絶布貿絲來即我謀
後人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
者以岳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説也若是
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説矣如此則得詩之
意此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免爰雉羅于羅　維之明比君子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
如小人爰々緩行不至觸罥維性耽介多
羅其中世亂罔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
陷于罪言之明則意差
罹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賞之：
辞。
民勞又歎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
阿俾尔弥性之歎不推是愛君如古人

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来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　我自有員姓者吾安
也
此説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之
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子齊州
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
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思烈自比伍
員因賜姓員古元此姓也況此詩解内云
陸德明以爾雅之組存也章合上章思存
改且作組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
何必牽强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　鵜鴂
喙長足餘領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
魚今況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
是者食魚而不得食喻吴者宜得祿而不得
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
食今乃邀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
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
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常以喻矣者不若

歐陽氏之說爲長

不遂其媾 小人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董曰集注作嬒蔚文也南山朝隮蝃蝀也人莫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隮喻深縱淫縱者惟其意所爲固有其妻雖婉妾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荅蓋不樂子靜止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小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牽知趙利青雲上不念出居季女飢

陳氏曰此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從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婚字人婉妾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隮實非蝃蝀也彼蝃蝀之詩首章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但以朝隮爲蝃蝀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當辭若以南山喻而位朝隮喻蝃蝀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觱發者寒氣初發兮賴盡鳴如觱栗也野吟有語雜端吹觱栗謠烈風吹羅襦盡虛言作声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故

毛氏曰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无風而寒於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觱栗乃胡樂一名悲栗一名茄管羌胡善發之樂也其声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国馬後世樂始謗其音以爲甲從之音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承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

鑿冰之時擇沖如之日

慮寒氣之傷人也周公之憂民如此
毛氏曰冲冲鑿氷之意孔氏曰冲冲非貌
非声故云鑿氷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于是取之蓋九寒盛冬安得有冲
和云曰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毛傳曰垤蟻塚
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塚鸛鳴于垤詩
意蓋零雨其濛因婦歎于室閔其夫將歸感
傷而歎也

毛公有人世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
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輝蒼梧雜
說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鸛鳴于垤謂垤為
丘垤非蟻塚蓋荊公未嘗到山東蟻塚有
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蟻
垤而鳴蟻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
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
殷其靁之意正念其旁也若我征書至自
在下日婦嘆于室意聪于上孟子所謂丘
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蟻塚下土

其盤馬于墟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
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加狼跋其胡
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
狼疐其尾
周公無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疐故
程氏亦云狼獸之貪若猛于求欲故陷于
机穽羅網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
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
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豈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太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
疐不失其猛而周公不失其聖猛矣君虎
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
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喻聖人
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无机穽之意疏
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氏望
云狼之遇人先旋遠于人之四旁甚壞人
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
跋疐比四囬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
最為得之

棠棣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好氣柔異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學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雖無亦然說詩竟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經曰兄弟々莫雖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為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具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々　六月建巳之月也棲凄也凄々有冷意時有麥秋云零也
毛氏棲々簡閱也蘇黃門棲々不安也李昏如論語栖々同注栖々猶言其不安也無未為定論然以為栖々有冷意麥秋又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宜憹熟若由原此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抵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從不少其馳舍矢如破　惟善御者兩驂不待非馳而一先所以然
此一段不盡其義蘊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說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嬖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緣然

吉日既伯既禱　毛傳曰禱々獲也禱未必為獲也　禱者禱其無傷人也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欤
毛以禱為禱獲因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又亦未為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

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免傷人与毀
焚不問馬矛意不作
滮沮之從　禹貢雍州滮沮既從〻者從人
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滮沮之会歟
滮沮既從禹貢自説活水此詩自説從滮
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　毛傳曰庭燎大燭也〻〻秋官司烜氏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
農云蕡燭麻燭也然則与庭燎有異為金俗
曰氣盛若庭燎欲氣麻滓也音説毛傳為大

燭未安
今説云未安戚乃麻餅也謂大燭司農謂
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
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子之秉燭非如今
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樹
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方燭今祭祀所用
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
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却非
氣盛也
斯干如跂斯翼　如鳥之跂立而張而翼焉

首如棟亮而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君如今説下
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翼矣不應又以跂
為鳥之復不若只用旧説如人之跂立翼
言其翼〻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畏人如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此則應遂柔懦之士所執常淪陋而人
知其一〻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
亡无所用四全智維不悼亦無慢易忽畧而
亦戰〻兢〻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
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
此説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　交〻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名竊脂食肉
之鳥也〻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
貴者今忧失所用乏而現于瘠病孤寡貧弱
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〻〻民窮苦握粟
出小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

前

前華大字如此說莫既不屬亦竟其言泮
渙棠庭竊脂亦雅釋鳥曰有兩義非名竊
脂也其曰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
棘扈竊脂棘扈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
青色然其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
有兩說一云亦為竊脂鳩鴿劉芾注云食肉
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
為不義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
正謂此竊脂肉之義此章蓋言遭亂隋
而先告者章句食肉而謂其爭偷啄粟可
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
也此事甚易見試推果以卜之謂推果明
試棠庭彼何嘗能啄穀乎言是非在目前
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小宛之卜
則意善矣

何人斯維暴云者　詳現是詩非刺暴公也
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云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蘊而序言云
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
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
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　春秋為公
者多是畿內諸侯編撰書傳未聞畿外有
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
記洋鄭思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見所謂
暴者也當考

巷伯捷捷幡幡　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
定之貌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
是今操近所立之幡也恐古元此秦已有
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考

北山或王事鞅掌　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
世少早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當故世
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
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轡韁鞅韁皆在
馬之自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
如今之肚襻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睠
杌少木跳
杻當作璣非蜀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
皆作杌

又答論易

甚何敢言易間有問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
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九享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尔曾不
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會數之牝者皆
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滋牝牽心一牡引十
牝豈雖以千百皆非其偶他牡犯之則疑
態不可近坤之卦豈主乎順惟其能貞乃
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也妻道臣道豈由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某比自同朝稍款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
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嘗以
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
清益未艾也忽爾者聞爲云悅然函令傳寫元
本九冊謹以納还壯章視至閱尚留固外元由
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請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
用工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棄閒悧悧則
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爲多然亦有一二節
見疏之別純更望示誨治方里之舡向時可行
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郭象云子
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
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臥未有以異于
人平以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
謂超然於物之未而方物無與爲對者也
隱几若仍若若忽然有覺則人之隱几者
別是一又非適之隱几者矣皆執適也故子
綦善其句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過天難 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
易雲雷屯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
造之難
竊尋上下文恐不爲此前曰天忘朕邪後
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爲天
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爲天
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
非知人三年頻問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
不吝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

故頭閒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恭等言不必乘之屯卦也

以九注者乃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法者殙請象之以操舟傳塞明之人之傳塞之事心凡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忌而其知巧以第鉤為注得失之心頭重而憚以黄金為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傳者謂所出於物為注正質公所謂以　陛下為孤注是也然在予前此說操舟本無傳塞之言而傳者亦至以瓦為注益注者抵擲也謂如玉抵鵲金抵龜之類試取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鉤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黄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鉤亦方之異名如吳鉤是矣不必帶鉤也

荅徐丞書適

云比為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莊公事矣欣犢不勝歎仰請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為服道五路之失執節守禁者申人以為關睹以多蒙英而然若忠壯生于太末而惠勇兩尽是無時而異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誄尼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麈第三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翁惟國家而下至少府偷俗之尊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若也自此低頃成而下至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邈是其鄉人而為之奏足又不然奏此文不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謚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壯于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當易云蕭參政々奏請云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麈第二錄則為得之時矣味相予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化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為全備也併几重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所以本嘗不靜私慾害之郡邪交騖不擾而存必也先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惟乃若異端寂滅清淨厭厭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若鏡妍媸生分然將不迎無營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畢競終勝衡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几游泳吾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之毋自欺齋銘

莫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闇寬事親而欺所存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几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愧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惟此而行餘拾繹繹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瑑他山之石可以為銘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閞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印未聞一壁跽十趾玉有五色今乃萃磨以禹圭論雲起義獻傳家不知九傲硯輝亮約情史注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綿綿而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跡不雕而髮是何人歟歟浩以祭手持圖書爺卦以入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臥論議關海翻声名碎天破百鍊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双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倚人道是呂洞賓堪笑傍人都不識

自贊

平生受讀書服膺律志不如故平生愛為人公

有照管不到処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盡歸去惟有媿処便須收、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数峯天成贈給心匠懸崖峻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环以清泚碧樹煙嵐猶岸孤絶八士俯仰嘆亦當有誰會清叢樸琴対此万壑同響

十六叔祖益贊

獨欲先生嘉遯岩谷中無一塵高視流裕面壁宴坐形骸土木是誰欲青鴉出而日旁觀未知

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為先生凝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磬万縁俱掃道旁而忘益堅心灰而形亦槁予实敬之蓋寅和西洛之奇士而溥慮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自贊

綸巾野服洒自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於九殞之餘衡盃嗽醪鼻歔遁迹于十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蓋隱于學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益贊

目光深碧長鬚如絲少従諸公游自處常布而有素肖古風自適其適故年将大十而有儒子之色是将坐定與脱世故洗眼以看今子之翱翔而逍遥乎紅塵之域者耶

叔韶弟係之贊

是何、者獨立安之自視雲漢著書咄、江山數千里而、瓜在增澄益十九年而老子屈故能超連桂之隠樁波青氈之故物今既漸久布衣之高是将敛湖海之豪而帰尋埋庵者耶、

高会之履贊

風標秀整異寄高遠浰泥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沉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絃而送帰鴻盡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暘畫贊

寫照永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納于詞為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陽合生卑退德生清静道生恣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濟之以孝富貴何足論當遂為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史畫

或訝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孫操如峯尖之妹隽秀句如春空之竹雲挺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鉞高丈夫册之工有能試之老矣墨笔为犹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疆仲昼

頭圓骨聳纖小精明鍾双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李有傳清白是承勉之武資稟如吳母曰吳子偕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门之家声也

豐叔宜貞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蕭清致之餘慶傳黄梅之家季弟兄怡〻觀髮如鶴故居最新模斷毋腹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疏松撇以自仲其志甘守箪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漾泉之潄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畫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骨盲久不得而樂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脩淨業作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元際視日入處知从由旬一念感通如觀面見莊嚴五彩聚紫金光全體現前君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万里懸隔惟此世尊乎稱慈父汝能共斯誠脩保依家有慈母與依無二事母與依其舜此生

觀音像贊

但與蔣雲起示余曾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藏礼大士者也今將奉刻山中使来者得其像以供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圖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竹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蠱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以之中天然若存擬議门錯思量則昏喪是先人能會徒自饒舌紛〻直教噢出南安岩主也只解說元门風鈴搖殿角景檣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總非為人惟聽律儀尤切于躬仰止
南山與佛與聞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灵芝律師贊

南山既沒教道中微化身再来是為靈芝特律
益要護未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兩四海之外
春之尤謹今有日本圓增後務慕南山灵
芝之法航海求師首属二師之像求余為
贊務公恪守律宪观諸書既淨其說歟
歸以淑諸人余非孝佛者吾知曲礼三千
敬三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门而鞠
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废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屏矣
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于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穷哉

哲老自贊

本是云一居士後裔却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拄
美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擔說壓說都不見文忠
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若一口吞
直得鐵如鉄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
具看于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路改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灵臺莫之與倚百論
千經縱横應用一段辯才壓倒大千定交方外
一别九年再見似黄面老子依旧說教說律說
禪指望似一口吸尽西湖水却成火裏打秋千
季礼掛剑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
師豈從然知耶當亦附銜而為余欣然也

鑑堂昉老贊

咄這老頭頭于石鈇喝倒又起棒打不来急程
翻身當机便撥若教超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

瑞岩益老贊

咄抱似口羅苦佛何似耳聾啞瞎
錫席多年欲捲收又帶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
僅如線命脈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裸攘其形強為描邈是見
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霜更要

往脚我則不服為吳老從来鎖𦏁不知今在何
許而精奥挑為可怕也

雪菴理老賛

後辯不勞靈臺無比庵主元人空鎖成水若道
成水流暢未已一点洪鍾永超生死

英老貞賛

靈起硬拵呆論交鈌拄杖栖雲庵中若將終身
十字街頭游踏毹泉大地一変直教寸山不留
大廈將傾赦將一手扶當倜然去之遠隔風浪
維摩示疾卒浮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左誰要典

佳山人作簡榜様

寿上人真賛

年甚高業益茂火怜雲棟松枯鶴渡对見神而
独説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
侵手返祖風之高絶挽来俗之卑随之吾郷
藍前有頑圣徒而今見吳山之寿也

瞎堂遠老貞

少識師子下祠山之菴暁見師于灵隠之南荆棘
之中吞栗棘蓬現堂深処見左右羅星雲帰列岫
月印寒潭真圓語之嫡子而呆風之同参也

圓覚菴澄師貞賛

清淨縁深塵勞念絶尚見比丘尼身有左右貞女
之潔君然是圓覚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横説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道心如尋此心心外更元心道人欸向
道深話目得元気古與今
遠非身外亦非中在古边尋佛燈逢逆寺尋山
元好処不知門外有双峯

新昌石佛

費尽三生心與内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厳
具足黄五彩黄金妙裝餝道不是佛却不得若
道便是也如得上尺層樓却下来何曽見得真
弥勒

遊金焦両山以雨而輟

余衛檄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濟
河絶流日有焦橋之歎至京口假
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
尤甚豈俗諺所謂平生亾賣漿者

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

戲續其韵

金山寺裏山焦山、裏寺風雨劝我帰也省雨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言中人若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顯海

古德手段決裂剥地破傍地祈説道不立文字米免横説竪説少麽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麽有将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弥勒

秦風欲去東向回頭此意誰参當時錯過是麽却来攻媿同龕

西山僅老失呆求一言于邑宰数語

代書

一介扣門只書在手不是長鬚鐵鯉乃知守也忘年拽抱掌犁能耕百畝披毛戴角才得五春是何両山之歸大輙挽桃林之処士拽轉鼻孔不解一鳴剖破藩籬已行十里莫走為山旧語重脩雪竇新閣解着庖丁從遭游刄鄢知瀓大且自緩心見角便知必有伶俐衲子懞頭径取更恒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岸老

深山中换出鬧処鬧市裡尋得静処相逢子白話二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亦因閑所閑而来亦為見所見而見顧亦白雲居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去一來非去非住元相無作一脚踏著投子机不被傍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吳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来勧君莫作来生債尽底还他亦快哉亦知當初向誰借至今然、假而亦帰畢竟还了方是了却須还未生時、

次仲旧韵寄独菴

迷秋古澗落珠旗几欲相将作勝游芒履未穿心已懶不如莫、且休、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双径却来还旧锡相与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閑

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蹤見亦空要是帰来
當一見待携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帰来須是識真帰壺尋技尽
無人拾落坐藤林風掩扉

送雪窗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illegible]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
八千里明月往来含太空

遊雪竇双塔登雲居有懷海印雲老

来礼二師遺像小立雲層一餉欲見德雲比丘
却在別峯頂

金巖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
三大字示以数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却不
〻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
汨没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鶻赤脚
踏透祖師関神錐撃碎精灵窟君不見盧能只
在碓坊前觧道本来無一物

題寿居仁独説圖

向来八方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
説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覺者亡是公

有先生子虚子我却曽見語録来秖有空〻數
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〻〻若要笑時笑亦作説夢〻中洗
泥〻裡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〻一般〻皆
是我也要笑春終不敢開唇露齒

題空老空谷

君春空谷自然空声有洪纖應則同正為中虚
声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道

斯老自號鑑堂来住[illegible]山〻中先有

鑑堂

鑑堂来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臺
亦非鑑但見寂照含虚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欄〻虞雷橫説
豎説不待饒舌涂毒一声百獸脳裂

次韻伯父与心閑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師姓揚時在
郡脊見所与心閑一偈慶元六年
斯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旧

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法酬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須疣若居頭上更安頭若還又有九百漢葛藤相纏几時休

題龍眼畫西域圣僧

放兩不借豈双足自在々心机在月默然深入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牽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話調攻娘下々々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麼生區處快道々々

家々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元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难挫却絲毫隔万山知有毗盧五千卷誰能分心費躋攀

閑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俱是隱江湖不着兩忘休

送一老住庐山帰宗

久向東山撥藏經鬼神推出奔軍鵝從來要去庐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难行道今日人天听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揚正因賦重遂荒凉後之君子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

帰宗法席復湮微拭眼餘風靡孑遺法鼓一声精移變要加光鄉用軍時

庐山面目非难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方識破不知何用个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處生忘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唇包著許多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飲食為忌庠者养也頤者养也名庠而住頤菴

知他參个甚底直待吞却栗棘蓬更与吸尽西
江水莫問這邊那边都是一个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若無身老等撒手便行這
回自在栢泉諸人称之為下一轉
語
若是自若有誰縛汝等是自等非身為害既知
一物本来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録

全公無用元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
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
如勿用試問大众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
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却作一枝
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諾々索々閙著
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
更得工夫時与下个注脚休々莫々々若要
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门也低一著

六十五卷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略

樓厶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
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録事有陰德及
人父光積善恭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曆中州
縣立學聘為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
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
舒州庐江主簿禄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
以養第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
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
十餘年為州縣小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
先生四明王先生々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
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轂等
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来學諸公學業
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
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
袁公篆額羅公以仕於方不得与後為浙東提
刑拜墓下用閭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孫

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
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嘗光孫弁昇
五世孫鍔鈇鑰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昇受知
祐陵仕都司大歸前後知泗秀蘄州再典鄉郡
居晝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
擾昇調兵守備軍声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
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
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為詠歸會點
縣尉書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
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
講太子出學入學之言已某乃作而言曰吾門
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
白相傳孝者以詩禮相勉門内雍穆雖總角之
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
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鄉里師表一時名
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
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
門懸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聖世名臣竊嘗
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
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
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尽洗膏梁氣習
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出長以来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
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
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書詠歸之意抑嘗
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
其与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
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与長也異觀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要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礼焉成
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
其誨人千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
皆無聞　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
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為士者之幸等
而上之不知其几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
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
未知未能者何啻千万計為己之學不至于聖
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无窮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反今無事時自力于
季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為可恃謂季無益謂惡
無傷苟日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
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
之所望于後人者〻將行矣五年而歸非者并
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
也惟期進進乎季驟〻日新道季既充所謂取
特名而振家声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古人曰士別
三日便當刮眼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季毋忽

贈種牙陳安上

昔平子問叔向曰剛与軟孰堅对曰臣年八十
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莱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
磨舌柔順終以不敝而子思以為吾不能為舌
叔向老莱貺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
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
者易之以新終一牙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
吾于此有感焉豈非已人之疾是害抑使人知
剛者之必不亡也

從子颯改字景剡

刘颯字慶和南揚人父紹仕宗仕中書郎
颯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颯年
數歲路氏不以為子複為奴婢輩所苦路
氏生濂兄颯怜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
撫被驅捏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颯晝夜
不離左右每有增如流涕不食路氏病差
感其慈愛遂降濂有識事颯過于同産
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颯數歲時伯兄尚无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
使山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颯
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
三子如一日颯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毋之
蠱下則敦其教率二季因閲南史刘居傳実有
感焉改字颯曰景刘而告之曰刘居之事可謂
难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濂非其同産而
愛益篤又況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
毋及慈愛而弟亦終能致于事兄此天理也伯
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尽愛又非路氏比
二季亦能惟兄之聽颯屋其間當慕古人之用
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

二季亦當如濂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兄繇媿於古人矣尚勉之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問樂工罷鼓謂錄精能而无尾工異而問之自以為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变其説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厭然凡曲多潑攦声蓋他曲所无者二序正声乱声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為一曲權与声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鮮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為余作此小序独起以潑攦雍容数声然後如旧譜間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娑娑鷄得屈格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傚他曲而得其首声意俱尽古語真不虚也晋史称廣陵散于今絶矣而韓皐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易見而尤致意于宮商二絃至乱声而愈覚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数声未必真出千古也以其深愜素懐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兄大小青中有書者君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数公㨂卷对之如歎笑語面質不足烟居寫貌武洞請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旄旃更添数百巻書則顧陵不足進矣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閣皁寶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絶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盡心甚敬之曰此非尽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索嚴参不可拖㪅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知所期帰取疋絲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烝宿霧日未高雨帯昏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為余尽紙作歲寒三友妙絶一時嘗問而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邪曰此失古語遊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尽目之工驗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随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尽家所未發也自

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
品尤好作牛自号老中智融或云源流出于楚
牛而妙處過之融云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
平生俗姓邢名汪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
臨安万松嶺号少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
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
妻子祝髮入灵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犹以
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閉
吴山之勝逆投跡為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
形體泊然如偶人者餘或曳杖以出有款相隨

則謝遣云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灵隱潭皆幽
僻勝絶之地意行独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
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
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
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梟之声為
之草嘗畫龍首半作時畢輙應頗近于灵怪師
亦不以自矜也過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
坡岸巖石尤為古劲間作物象不過數筆寂寥
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遠不
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

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万變到眼入心一
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
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
則避之愈深意苟相与亦輙不吝作詩不多語
意清絶字畫亦無俗韵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年
欲曉日然言了事休紹熙四年五月廿日卒寿
八十僧臘如師言与足菴尤契相与于始先一
年足菴亦寂侍者道元来都下求銘于余師
亦以書見屬未几而師亡亦異矣師嘗蔵自秘
余与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之余亦安能知其所

至陳後山謂淵明元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
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与可竹石曰嗚呼孰
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然余所以又款也元
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弥勒像及元所藏牛還
烟雨二軸遺余師又寫歸牛圖意盖有在余為
作三偈元款刻之若且諸書跡之大略附足菴
碑陰曰概然為書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語箴

鄉人有為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
曰作縣元他切勿作大做馱或疑其大簡足

又云百里犹專易得作大才作才且先与丞簿尉等情不通澌至春簿則去民寖遠龔公澧善牽劇邑或問其妻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涛中要覌亦為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吃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难泥矣

前輩有為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為佛邪对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為殃民害物等事

姜子謙既抱世科以新制鍾為以此册請益不曾作邑元以蹇俞覌近世如呂覌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澋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覌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但有旨哉淮換事管工匠亦淳長民者惟相与安之而已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与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尔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揆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乎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衡勉齋說

余既為趙㳂文作册自撰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弟元衡亦以決請為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勉然而已矣强勉学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扶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学問亦自有分量尽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衡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挑源路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若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為言意其為定武也傳覆寓言然其中插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

武也今深水有中山去縣才十五里元和郡縣志石𥐻出兔毫為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旧有名于世豈以此邦丈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吹声照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声輙能言其休咎固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緣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淪胥何止此哉

双溪金居顯菴說

双溪金居式欲書顯菴扁楞且曰起家官儒祿不及养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乞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預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显也故孝子养親必薦仁者之粟而况枉道以干進乎苟枉道干進則乞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為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养養之至也居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寿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与其季々敏汝飭同堂而求居扁予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乱既平既安且寧乞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知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為急昔不知伐木則專為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盖謂急難燕樂以兄弟為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曰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盖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猶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乎曰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孚孫、

嘉定四年歲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肅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為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容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為上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以以為係坤海之使從厚云

徐丞可字說

臨川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美矣然自　翼祖再入祧廟余于禮法不諱為臣子者要不當以為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予是字之曰丞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亢虐無傲皐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体舜之無傲皐陶之所謂簡又以仲弓之言而循之不亦善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汝愚蒙恩侍讀遷擢兼直學士院際遇　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巘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行行草元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藥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當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就御　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以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涼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

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礼除右丞相臣千載
華遇猥以蕪陋之詞視少撝文堂錄本例當院
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宝未遑勤之堅珉謹
齋祓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槩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
答

紹熙五年　皇上踐祚之初臣以掌內外制時
從侍少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独對臣執未及
進也以月二十六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
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己輒進狂瞽之
言仍有貼黃云圣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
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圣慈
繳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
十月十九日誕　圣之日為　天佑節內批宜
允臣又密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
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宝藏二奏中宸翰御
宝于家使世々子孫仰見　圣主從善如流不
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
撰詔書及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
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　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礼部試進士五
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
貢舉臣思臣初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
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緘伏
讀莫不竦々嗟感歎以為前此未聞有之來有如
今日之盛學也仰惟　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
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
者權臣用事黨禍生靈　陛下憂形於色外紐
發將內以私悪忍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
默而雷声神動而人隨者也方且屬精而躬覽
臨政而更化凜々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
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
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
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几瘵舉場寖微以私
害公士類哭挽不勝其弊又慮人之議己也專
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　陛下圣心感悟首下
求言之令繼頒温詔博採羣英真社稷之福今
圣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考閱擇
文体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

可用無涉詐直勿以爲諱　陛下隆寬盡下高
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猶
駛休誥臣等旣以宣示寮屬更相劝厲又以垂
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
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万分翊以孤孝愼
蒙度以文衡回念場屋之旧國不敢輕於抑揚
恪遵此戒謹按其尤異者寘在前列然士子局
於文法窘於聲律恕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
深沉不能以副　陛下求言之切下不足以

得人物之真騖揚旌擢風宵靡遑取以奎書登
諸藥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
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
爵祿所能誘者惟　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致
敬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　陛下
用野无遺矣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几見之

恭題進賜陳傅良　宸翰

臣仰惟　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
宮寮皆出遴選肇逢誕辰咸獻詩頌旣而置酒
高晏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

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工呈賛讀御
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　陛下爲言二
公之詩多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輙依所
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臨
謝而退　陛下踐祚之初擢裳礼部尚書傅良
中書舍人太凡裳以疾殘傅良奏請以宸翰刊
石旣成之賜語是時臣甚待罪瑣闥與傅良
同直比間以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
李礼自樂詠嘆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
至於君臣相敕繼君凡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　恐懼善始善終者
益斯頌著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教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瞿然作而曰精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
頌爲警戒者舜皐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可爲
還不足以發至是桐教之旨自李斯涌秦專務
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
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
平日所畏至畏益以嘆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
旣刊奎書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識有日青當

侯小㠙曾來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国相忘於江湖者于餘年傳良亦死也訪遺藁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䟦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况修傳良等際遇臨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恭題 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礼部進士因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䖏豈非爲諸位官取孟子曰国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亟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万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子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八匪家衣冠实始於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 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 仰惟紹興初元 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 祖宗宸翰墮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 上天説賜以御札諸峯軸俶豊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 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實以登之樂石惟淨曇僕勤 昭陵詩翰雖住今秘藏而川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卿始盡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曲而後 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馬大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居海上益當於朝以謹其藏若神頌之深妙宸藻之文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上書曰不知何爲時秘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 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 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仲其理之良中庸

為部使者故稍詳焉閔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
字別為一体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凡〻
字璽文大小如一未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
時無疑曰予不同焉以故降遠近為先後至今
先下川廣次及諸道誠恐有非一歲之書也臣仰
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開寶二年四月詔庸開涖章　刑緩
獄有囚近時令朱夏熾隆酷暑　縶
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　囹
囹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湯洗務在清潔

貪元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
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濃
掃供饋之文雍熙二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
際念其縲絏之人宜伸給恤之文庚協長嬴之
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
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枷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
者為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臧
魁無家屬者官給口食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
給與酒食小罪遂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

淹延以稱朕意盖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
詔恤刑遂為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　仁宗慶
曆皆有詔旨而餘約大率如開宝雍熙之詔巧
知此二勅書実　本朝之実法　累聖遵行尤
以炎蒸爲念也哉　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疎決
分命諸道慮囚悉始故典至開禧二年後因論
因又命提点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
每歲必再行之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䘏之
恩又益廣矣劉蜀人也視身肅括持心篤厚行
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為潼

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宝前朝之勅書宣揚德
意於万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究如在輦甸奠
可知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　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秘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
休復之孫端礼所藏　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
此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録竊疑其不倫後見
昭陵它刻以用政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絳璐古
文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録字尓
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家賜以飛

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
起刻於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旧
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稼家藏　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元圣語御筆在法當書
當與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
絕無而僅有々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凡
欲無言雲漢之重尤不輕畀有如尸孝齋公叔
充乃独蒙忠孝之褒則其是行真可以信後世
矣三子洪科　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
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而判夫與其子
時稼以家藏二碑示臣謹拜敬誦仰嘆累朝
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齋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
時名公或序或議推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
到抑以覘見永平文物之大槩籀考印章左曰
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篆雲章中古字也　昭陵
多用此印退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
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
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致衛中元職守養高敌
第中三紀十年非孝齋公父子之是且厚来易
得其書冊也判夫富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稼登
世科為閤祉尉奕々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
忘　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　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御惟　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万里
風烟俱入長算時四相沈公括帥鄜延閱月才
十有六承答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
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秘府所存者盡元豐五
年十月前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
嘗恭視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
猝戒諭边臣而字体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歛歎
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旧題恰六十
年矣

恭題　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陶非舉子所能倖對惟晉山
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
數千万言炳如也　祐陵嘉於詩人閎言寔以
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其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
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中特奏省額一百人
廷試士于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

世之寳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爵
山遭時多艱不得騁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
瘁於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
埈首可謂不負 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字文紹節所藏 徽宗御書偹
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
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
不效之者故南唐後王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
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後逈歐陽
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
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其窘拘顏真卿得其筋
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体格張
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
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恭惟 徽宗皇帝天縱多能肆心大藝筆力超
逈高掩前古自出机杼真書禊序於青瑣中雖
曰出於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
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
明州郡者幾五年寵光俾至細書方圓之賜照
爛而下多遭兵燹遺刻猶存者兹焉恭觀于有
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貴蹟昭回之光
照耀九日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
其書才字文氏
恭題 徽宗賜致继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延季
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宮臣邑觴陪班既已
竣事知閤事尚士臣易如剛以所藏 徽宗皇
帝賜虛靖先生張继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
竊惟漢天師道成於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
十代而虛靖出偉姿絕人道術聲世人謂天師
復生誠不爲過 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
拜仰瞻寵耀乃日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既
矣嗚呼人知 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
乎爲民人知虛靖之僊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
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 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 仰
惟 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

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於正
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
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
宗於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
治與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
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細繹冀聞耳目者莫非
前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
為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放心育國衰
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鑪爰鞴道薪德火日
往月來就丕神之謨其為宇廟杜援生靈者炳

焉與三代无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
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
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圖為萬世法由
今觀之豈不為臣子万世之痛哉抑開後世人
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欽宗乃得預議者
謂如摘瓜乘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
足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令戒石銘
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

使人習庭堅体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
字皆奪其真嘗親寫詩自周豹至商頌全襄上
有帝筆命記天縱多能入國莫及聖度協然其
視使臣下為摹筆書者胥蔑矣

徐俯父伋翟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
秋俯題賀廟詩有云何使不死賦未必世
能容不惟自迎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
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伏進步非
此甥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善
劉貢之助云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而過杭州遞告變
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
瓘既就逮瓘以勤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
謝表云狐臭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
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騶子之無憂
淮璐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　徽皇聰察僅得
貸其罪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
其為名家子相敬昭不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
卜以杯珓且曰若得出還求百聖珓擲之至百

皆然未幾 欽宗即位召歸而擢已下世痛不
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能傳
於世 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擢
之孫太年宜正曲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聞其
詳謹書之以補舊人之未及者

題汪逵所藏 高宗宸翰

紹興班第御書逵試策問

高宗皇帝戊辰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
二月 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
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屬精求治親御翰
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 切衰然為舉
首則信之往佯也自初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
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膾傳第一年
始十有八登意瘠寂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推
昭陵天聖八年擢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王
應辰識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
為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
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其德更
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望臨一時自京入從
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
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
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逵能繼世
科恪守家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
識緯緝父風一日謂臣曰先公所試策問
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傳為私藏禁中裝潢亦非
人間所及是猶天賜以為家寶也其為逵識之
臣：辱拜公之嘆仰為臣前所未觀竊惟国家
三年一選試以子目必有首選惟與秦策問既
出奉書下心多士霈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
代真儒野人下令價弱又得真蹟藏弆以詔將
來光明後儒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時
為希世之遺雖憂之瑚戈商周尊彝款識甚高
古考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
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它嗜好惟以
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
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
其筆意楷法並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

十九日言者乞依羅點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
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
字張嵲校中庸篇高閌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閎
入奏儒行多間与圣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
戰国縱横之夸蓋漢儒雜記決非圣人格言歟
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淵源而
不惑於偏詖駁雜之見　上可其奏御書中庸
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　思陵書六經以幸承
学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元處二千五百餘字
万机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
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矣可為万世法時
趙昂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模刻分賜
昂既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逵言以此卷歸汪氏
應辰次子逵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
氏二宝矣　高宗寿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
風日盛中興之業实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学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居
臣際遇騎欤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　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　孝宗皇帝元命之年
也二十二日會慶圣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
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若
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
十日珪又来言蒙　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
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　孝宗皇帝
圣学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
不倦于勤治休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
心内典深味禪悦此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独名
以心盖千經万論之至要也　列圣在御相傳
以仁忠厚相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与佛
乃識其真臣謹齋敬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寿躬所藏迎請　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誦　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熙公歷事
四朝盡瘁国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金請
大后夫眷至虜主前宣言孝思使虜感動俾亏
母子如初洪惟　太上皇帝稟性仁孝天地助
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竟言炳然亦
惟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向為兒時聞
臨平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豎宦遺
玉牒與聞史事總得窺一二今從熙公家獲觀

迎請圖冊時煥閣賦篇聯蔚然後一時慶事歷
〻在目敬拜欽仰嗚呼休哉夫以魏公功成之
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
明其功蓋所以發揮　太上皇帝至孝之積遍
於方册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
氏尚有取於斯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叙書賜字好樂設論
謂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逾
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
畫精到乃知是乎順伯博雅好古嘗右刻千計
平騎賦歸作序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
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〻不能自休而一語
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
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脩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
家先一名帖心頗好之把玩不忍去手亦未若
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膝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
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既游語溪題鼓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

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洞時少游醉卧古藤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料今相去几年百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鄉孝子竹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筆起為測東西冠嘉遯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善其深處巖谷不求声称故諸德者完未之或發也不肯顯要郡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郡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泯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

徐堅作初學記中上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太史傳摭据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吴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没鏃調没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吳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憂境

跋韓幹馬

旧讀旅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為崔見所待耶

跋徐薦伯横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古人推以許傳修期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笑如流聲賊何足言讀其詩頗挫清居有壯士横槊之氣倚馬而作露板有餘[illegible]矣倚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披圖

徐君像肥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全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逕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祿祿志進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蘸蓋平昔之所慕者蘇來仇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壁城肺門疏河建除渠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

康曾通為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使
人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
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園記

齋晉安郡以道筆供佛願覺齋不葷七日齋畢
花更鮮紀親熙中猶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就
籍於水也香圖垂之空中而數花結実可謂異
事此理殆未易致語輕下注腳却成蹉過

跋王清新畫卷

斷崖小柘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斂拔弩張之氣

金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壞壯縱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办
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煙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而其形
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書去矣蓋不得志書街袖
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達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

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覆於蔗書遠甚余題咏
受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
居勝絕乃以居之歸似晚矣它日有客道南蘭
陵指丹金斗門外經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家
之乎

跋王公保行述參政嚴蕭公文

士矣以重名致大位蓋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
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於
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於公
之仲子始知自兄愍公以逮世有隱德遂[illegible]名
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
之志湯湯雅流寧有既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
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
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
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
也盤銘声才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
不相遠者商頌只止四篇求其体製比之精廟
繼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於此耶古

久不可復見而得其畧〻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識之文莊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难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山甸好蓋公曰忠肅公可以独當天下之重也宜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生先嘗因公病勉以堅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数語氣凜然如生析而不撓有大臣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唛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别國有白去中原戎馬場故国之狼竄言歸或黙傷念之中心惻怛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兎魏公與心問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於心問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弛持魏公書偈来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国與黄檗禅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録以示余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国初 徽皇銳意於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 裕陵人物之旧收用無餘黨論自此猶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中說諤諤起而主忠不移維持国是尚有賴焉使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蹈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冨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万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舡山詩曰猿儔久擅関中政長恐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人馬使驚精蓋用其語〻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寫画而无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

跋劉埒山帖

先生嗜書如命芰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独謂埒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寶之某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悵此二帖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為護持為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勸勝奕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謳閑公錄之歎傾鉉乃上居實取王庭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為偶儷之王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嚮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

力騤、真通人哉

跋秦淮海藏墨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教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於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足而言之大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若莫適死生 大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功滋味之在吾方賤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銘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既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少出詩

集在詳序宜今時薛君文若以近鄭相過出杜祁公草書云詩嘗跋之云歐陽 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 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誇當時薛若 詩呂出於唐人而少李則公真蹟也歐陽 宝君得其

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某蒞泉教局陳君舉任太學録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傳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江得其藁葉不知何語子能亦之否某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二三餘皆吾古難知伯仲氏故虔州使君相與編閲字書考究几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不讀既玩鍾鼎古文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无間以小篆補其闕其好古如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来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茅所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俛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谷與其母陳氏云。

書周礼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閒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万就姚江置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真孫壻袁起宗得其周礼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孫熙本政言最為有志於古然陸載田制也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富矣於凡所於井田者無不毫分棲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礼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夫休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与李者共講之利既說錢文李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与講明而黄君毅又作問荅一卷皆有益於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雖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徹衆薄遽不及附見嘗候也曰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畫韓公、文潞公　王宣徽、晏元獻
陳文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宋室𠋣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拖於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爲其弟於人以爲不可温顏益非前筆之言即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圖緘故多用圖印而亦無揩痕裡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得後今世專以録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体豈有詞翰之上欲襲裁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瑯琊三亭賦

旧見岸老筆誕載騎省媼偃之說逆有數原王季中彥良実褒斂諸孫余怨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跡何以見燥筆李中笑曰罕有間及此者蓋古人力在學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死而用之稜筆則墨已燥以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上惜其自壞家法怨以媚直安嫣售〻一時後進競微之古意頓盡粗可爲知者道爾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古奇怪物而作畫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門裴王之裴孫吳公見夫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王晉卿國自石勝然方其以金娥游冶都城娛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字能畫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洒水浸碧天何處斷霧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煙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右喦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人建炎虜躪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寔〻同年生其孫澥与公同

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興改元始
得傳錄以為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　泰陵在
諒闇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
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令之文
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
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為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
相似而不同者九終牓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
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
免遠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從職才二十
五人卷者止以三殿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

及卷詳以下洗者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
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
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大
日奉勅放務此皆事之變汪公解戰糾彈奉公
觀當牒奏然文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揆入也父避地南來挂迹明越遂家於明
隆興初與余為同年生自尔號姻好人物高勝
筆文可畏非敢以交之也不幸齎志而歿吾黨
共裒之其李以道裒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九

載卿為之序以道示余泣且書曰先公知吾兄
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尔更為
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
寓名薦言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
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
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寂智皆入其室頓悟超卓
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
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
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万葉終老益子
門徒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二策必知為武

子之文抽以見知參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
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
曰吾書言華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
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乙之文也舍人異而
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乙也魏公罷相
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遊如裴迪之在輞川
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翛然如
在山林苟非所知自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君
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衣可觀惜乎不見
用惟詩傳於江湖間尔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

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為得我意嘗即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戭繫馬曉鶯边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多工蓋惟四更為佳尔又嘗自喊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紙留平楚伴銷凝又喊其詞曰昨日豆荅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然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愫多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放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為歲晚計君

曰水禽有名信天公者食魚而不能捕几之沙上伏它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美騭雅馴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条古作審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遠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處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居婿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国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与有婿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国愛君之言爛然自以為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建事方擾故公尤以為憂忠肝義膽不依因事而

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边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發以閉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刘子曰玉眉滿面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豆不可為圭璋要可寶也於此書可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多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知章措意曲折不窘边帖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文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為文湖州耶

薄〻酒二篇

兩頭纖〻終不如月初生虛飄〻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〻酒後作者寖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机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至織錦為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

詞甚悽惋九入百四十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
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題
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先遠所藏祖康放詩跋

康訪以文受知於徽皇屢將使指刋廷康之
守真定當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
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宝李公以下護表間関矣
父中送之逮陽未至而死於道其為人可知某
項以假吏过趙石橋色深碧而果党堅緻中為
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
多前長題刻不能譁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
多此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宝之

又張總得与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迈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
議者執謂不及其父所与安君子伸二帖称嘆
如許鈌得者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觀詩以
務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也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嫩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嫩悪繋乎於士大夫先
正名公有以孫生薦於鄉歷求累根觀於故終
不滿千錢憤且懟擲錢於城門矢之曰我且顯
當使族以去己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痛
其里俗之不可處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
成名宦曰得志必發思有以微吾之俗凡濟人
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具起之下至田里必有
出入相守夾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悦
遠者慕一变可道當於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
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奏侯可宝

紹興二年虜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秦
觀公時在淮東宣論司致暮見大夫無可使者
在對便殿遂拔使節虜勢方張事変叵測所諸
和失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攘節抗段動中事机
条助詞直要約遂定 今三十年边境晏然厥
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墳跡也方未歸時亡迹
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醲賞珠涯迎帝慨上
以寵其王々則論賞如拾與平时洗使無異公
亦退然郎司其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徒為右
史又久之僅遷左揭亦以序進而已嘉平時
壽里鋭意恢復中與紹 祖宗之大烈虜夫退

所當詔公益以礼物撥督府爲犒軍費宜卒就和叔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綸封駁相繼上眷甸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攝大夫除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不數月叅預爲真是冬遂登揆路寔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倒風初凡賀投如織有客歷叙奉使太節既而曰送謚登用咸謂時膺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凡於太浅使蘇中郎亶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 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国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全譞遠矣中更表亂書遂不全嗚呼攟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尚有考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朕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仁調達曉欲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蓋豈朝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也東絡於無地起樓臺熟觀三山居乃如許其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少書至不可辨矣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受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嶷如長庚

事固不待詞意古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薦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於官論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尚庶幾焉然坡翁亦自言從熙寧旅遊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須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既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茶酒苟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絶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學誦而悲之醉卧古藤誠可涼情宜人者宜於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崇寧補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次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廷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迪事徽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逢御筆者動以違制論後人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於京也黨籍之設庄子所謂緘叢見於此葉尚可掩乎此其再相以至三入宅任既不及四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隋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於民中原丘墟宅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補經圖

始余從御僧子悔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斯仲常善畫畫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尺紙爲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因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觀象緣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平備以琉璃瓶貯含藕小龜緣荷而上童子偏狂注視未有大蛇橫浮水藤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於蘇鄉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種於閱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畢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尺也今見此圖洵呂堅玫録爲之題然且知姚之爲説也是僧黙補何經而仙佛諸相縛紗自其口出見物俯叫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消也

跋游明祖所藏帖

歐公有與薛公期駕部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最爲人膾炙薛簡肅公絳人也公爲之婿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晚年乃得脱此耳

唐子西與謝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苦人耳先生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佚來世而未挽也其用意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胷中有見成論五百篇嘗以授昉未幾疾作遂回紫微公以爲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雞雖欲爲木雞可乎悲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與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予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處事精審非它今所及此帖尤可見矣由戰危安保必勝或訛師魯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矣

王荊公書佚詩

公詩有云世間有事佛說盡豈爲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於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患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甫梁能書甫恨逋並浚象斟酌其閒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佳甚今作正使非在君真蹟次非近世所能爲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 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宜晉行書妙絶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甚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寓餘杭余晉齋陳宗則了齋之曾孫也。宗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聞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於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今近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咸均陸江曾無逸為參軍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契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道墨二函得艮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晚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逼配前良鄉也視富貴君不足說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主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及直飛跋墨戲款惆有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默紙寫二本精彩勝絶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画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於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奚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傳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與處一室几當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滚滚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論然後居山陽往來之衢君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偽楚書

段太尉奮笏擊朱泚人徒知出於一時忠憤柳河東拳拳錄其遺事已見非出於苟然者迨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歷歷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於搢紳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札勅牒闕

謙札之家名為聚札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雖進異識欽甫嘉祐治平[illegible]朝廷清明無名考大臣設修閭草札而於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又無异詞編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

下成事功夫

跋謝覌妙混元實錄

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寖疏道藏之書雖取百家士之有聞於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燒金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覌妙本儒生覺道於星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也嘗溢書籍會粹成編旁搜約取自歸實錄且言凡叶士異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閑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歆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凡傳世不誣與青羊白鶴之靈迹瓊台玉局之奇祥比殆兩多異皆寔數嘗稱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茫三皇初迄既未必有迹古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豪行狀

天寶之變擁孤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責青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廢不與古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是節不以位卑為辭也李侯官不過徽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未制之虜失死不辱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為之流涕

跋宋嵒堅鶴賦及送閭丘使君詩

承平時治中有八俊陳蘭齊詩俊嵒堅胡俊富季申衣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不俊皆為執政大臣相與夕引嵒堅之名始以隱逸召用於朝而巖嶢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於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然退以天樂仙經求根主父愛君之意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於誠蘄州史君淳識篤實以古君子宜嵒堅相與之厚也

書張侍制行實後手發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非曰李鄴以吾州降雪雖若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懸籍之曰彼但自隨其家聲安能污大唐耶　欽宗倉卒遣使延臣多星居避蜀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　欽宗為之泣下時捷兔氣一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奈遠之甚副則侍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庭倫臨十餘年皆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宅不生以副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

此因記于後

跋袁廷岩所藏閣正本西蕭翼取蘭亭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天聰或謂李主見本平常非也使是工者不應僧猶禪床而客在下座且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得念仵之色老僧口張不齊有遺元珠之態於辭點翼以蹤跡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体方平辞以來見衛袖之書乃是御府所藏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西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既被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良久何止口張不噤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光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數郭時之軍士撫焦令諶之衆者不没朱泚大綫之辭顧太尉忠節益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為賢蓋惜其遂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處死以得名者旧唐史之傳雖釋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言宋景文公謹、書之其為佳傳之助多矣光章慕循王大功而皆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研、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見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見章生含宿憤遂攄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高祖舊憤於北虜太宗欲意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除告此長慶中奏録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刘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谷謂其忍貪知決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為多其子壯輿古奇士坐客閱此詩本末因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録

其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

丙科迫歲傳得小錄又因所錄紹聖二年者大
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
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
生無分藏姓名下每事輙容一字事之因革頗
如此不能詳詠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
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予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
巾漉酒韓伯休賣藥蓮(臺)孝先畫(晝)眠畢卓甕下皆
非同時特取其逸事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
滕子璋藏唐人出游圖大六人宋之問王維李
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誌其名題或有
弗同時者而揭總並題聯聘相綴以爲得意忘
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台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
見刘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李膺淵明去爲
高尚伯父拂塵持節十余年與寄高遠尚友四
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思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右四諱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
二月八日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
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六帖讀之恍
然因閱天台教觀云説云智者大師所説四門
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
非有其實一可貫四，之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
蓋謂此也近世士夫大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
佛或住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
以資談助尔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
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自心教觀深得其趣
積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
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晝夜平時
學問深造自得困窮廢斥方在丹丘時送境於
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
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
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范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杭范令尹益司隸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平世青墨太摩崖石刻癸成綠為之三歎

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巽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態纖穠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黄庭經

硬黄小字臨黄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茅未知王軸黄庭此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啓自以黄庭為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為與字以後來齊人書恐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迹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耶公擬記於前璨題其後何止公瑕鄉耶

東坡攲月圖贊

田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枕傳之文與可枝以一節成月一抹成鮑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與模墨成鮑子敬為馬默於午高道與隆筆亦成畫彼皆工於畫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敘文戒言起遠本無法

豪邁逸放如此者不多見每言酒每從十措閒出而飲酒止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君謨帖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款物未嘗不超款亦自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勅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刷者勅授之官如今之公牒蓋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是卞君拜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即唐朝因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紫者為錫也為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

月所給故知其為南錫也　國朝舊制宣徽二
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
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
天福五年命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
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
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
應有殿前承旨其父非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
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流溷遂改為三班奉職以
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六氏故物相傳二
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於勸然亦賴巨公正人
以為重歸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
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
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為純忠懇至深識治本
明主宜置座側以為規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
不朽矣一時得喪其何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敘狀其大容專取古之美女以
為先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
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時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所築室秦望山、發洪承樹石皆倒
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
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賦彰欣
之舊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以石晉高祖之永吳越第三世弘佐
之三年即同光跋光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
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
承銀詔之賜也後有閩於晉朝光武皆不稱敕
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於疑宣
制印文多全以中朝考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
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諸
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
多如天子之制敎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
臣惟不改元置司空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
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
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
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

已平章事等官皆不可編考亦有可書者中書
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
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
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己亥且不與
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
知制誥元德昭後為吳越丞相及事弘俶與俶
登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執
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
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惡肅其姓遂易元氏德
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學
之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為章簡神道碑言曾
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為相官
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
錢塘然則此為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華
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
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為賓客無誰以
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為平
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紀
功碑陰者且百余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瑫
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叙

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於
晉朝與仕於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知其所自
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余年得以存先世之
旧信可尚也先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
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
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績陽令有雜著一編刻於世吾
鄉學先祖一日得其曾祖邑田所傳鶴陽唱和
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賸庚庚為守屯田宇
君綺為倅其潁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
假而錄之先祖又得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芳之
遺老傳少公以著作為發書南京判官長公以
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
帖云已為洪州正赴績溪時也余帖既歸蘇氏
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稱其老翰
墨為章益遺騐可喜然則置其与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帥府事迹後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
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師

府旧僚并前軍執各令記録事跡撰為一書以
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
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益妙
選也大資此董公與焉是 高廟深知公之德
不誣也旧嘗見一二編未聞登載之工拙紀事
之盧寢熾之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
私公殁今矣元帥府軍録遇盜已失既無復見
余讀此録撫一嘆見聞之實以事譯目擊、如
兵屢從之久於此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
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
列之小史徐偉之忠肆録及痛定録等皆公以
為可信者併家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
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
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勝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吊忠壯魏侯戰
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咤久之又
嘗從老校退卒聞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
侯有鍮石且紫明光甲胄日射如黄金出入行
陣虜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發馬城
上望見我師少却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經
入陣中虜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援怒回騎
往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屢酣戰於此或擊晉
背也已而虜果辭南門以數矢却之三軍歎服
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虜出
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舟出
不已以戰艦邀之中流為虜所乘矢下如雨
舟不得交兵棄舩登岸虜已渡者衆被圍甚急胄
乘陷而幽身、而歎箭拔之復上馬告急於大軍
而救不至侯驍勇善鬬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
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
喪氣矣觀夫時為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
使當時擁堅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千百騎為之
声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為之三喟予銘多壯
士而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譯訓云嘗於相國寺置
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異文簡公賜本也魏公
記誦絶人用由天分博極群書蚤出學力觀此
券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進及前

華可手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尚存若剖腹折臂之妙又非紙上揣所能道也古許陸從老述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長短人脈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閱內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蓋武御姜公較為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於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於世使醫者得以習精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帶至姚江以叩從老、、哭曰此吾家所秘不輯誤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脫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一閩本間亦有佳處可以証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寫俾[illegible]子悅弟錄之新春王使君成父聞之欣然欲於[illegible]所大書鋟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識所錄而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孔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元藏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四明樓鑰　大防

題跋

陸宣公奏議總要

年陵喜觀陸贄奏議狀崇徽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萊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而難一覽是書擷華茹實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澤以開導聰明俾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世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稱念大僉青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晚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大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謂字畫大有餘技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見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題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何鄉林劉子學宮建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併閣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一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蓋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變之球爲種無縛乾像孔子弟子中多從父叔魚原亢人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鱣字叔魚而形兒不類郤無顔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叔昱公良孺奚藏卦仲會容藏顔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子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之衛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楊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栢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毀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寔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栢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述倪寬丹青念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君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畏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於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考蕭德仁崔栢平福名

不甚显至盧復姓不知何名姑杞大槩以俟考
証

跋益（孟）蜀主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証其事兹閱張次切所編蜀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显德用師至仇池以秦州韓繼勳鳳翔王廷迎請益師祖道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駒而還成都震怒祖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彦傳呂彦何槁衆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王巒被救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閣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傳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祖遣使致孝謝稱大蜀寶（皇）帝世宗不答祖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尔方鼠竊作賊何得相尊耶二十一年劉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祖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某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研書間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丞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睹遺墨肅然起敬陳後山謁厖丞相墓有云少日相頭期頻我莫年垂涕洒西風陳簡齋跋存歛子帖有云客來空稱表公額潤盡憨無楊揮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其故竄兖州望為之地師是曰那方有兖州樓數投見過其人必長者遊以為屬數投其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兖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閽人告曰有僧携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適少師哭曰此參寥也已而果然館史（之）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遊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杭及見登封時事兖州一跋旧得於師是從子肆愚子寄云珣公所成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霽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琦攀坡亦云等詩人相得如哉與君

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邪少師道文辭於兵燹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声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明字奉字鵰字三絕潇灑遒齊一首皆不見於集中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句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力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傳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永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吞一縷來不斷石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溪濟先生正公騷叔之詩為工伯父楊州嘗得二紙於吳公從子深求詩上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瑞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頌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刘子澄清之為倅亞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舍祠堂杞社壇記尔雅翼後序尤為高勝端殷方樂甚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癡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晰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尔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吳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擇所歸返以歸趙仲堅惟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者矣凡與世相忘素不長於史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吾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大師光呈子朝精明狂歛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密時忍貧如鐵石已為半刺於執巻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攵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康謹詳練師祖若父而何宮求為書柳河東吏商山贈而系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南書詩軸武仲

余少讀毫山先生集見周寔之墓志知公孤生於宦和中循 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嚮憚

椎貴屢蹈禍机諸王攜柞梁師成極論童貫蔡
攸之罪至往來俠不測之虜使節不辱建炎元
二間為刑部吏部尚書上高安秋柄用之而不
及則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諸詞翰俱高尤
使人起敬公諱見詩註冕之其字也建之浦城
人嘗為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
遷謫淒寫之嘆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
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當世餘暇
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魏國夫人曉妝圖

韓國夫人承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
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讀此恐非杜少
陵詩後乃得於張祜集中蓋集天寶第二篇也
秦國國年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來
之是或謂此曉妝圖也宜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亦現於五臺普賢亦現於大峩光景殊勝
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
詳古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
奇偉張公素不善書也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

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工五色光現有詩云
四入臺山裡無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
這鼓笛為禪叛師莫然尤為禪林稱誦使在
湖再登大峩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
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喜守尤為著
驗此卷脫去句字遂為蔡公大夫登第之祥耳
謂非奚然使吳得為二翁道成之後開口藏舌
何用等人間如詩閑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夫吾鄉子孫遂以儒显
田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祥七夕書此卷閱
兩句而下世殆絕筆也某以外門之故而來觀
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
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
之盛除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余曰
王孫執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
幾人丞相願以為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
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也

以為唯喏之唯或以為奇章之偉皆所未了在
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
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廝逐去深州
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
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
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
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
郎虞卿汪司業李璐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
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以因

附見之

跋傅要良所藏山谷書父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舡載稚亂蓑笠公私急醉
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其
便浮三之一殘生斷醉要自可定谷嘗有古漁
父詩云四海租庸人少少太平長在碧波中豈
此意耶

文孫鴻慶傳作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
於鄉美哉為和州之志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
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
歌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志亦無所不工又詩
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
頌以務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足稱此也夢良
為令鄉邑三年且去矣撫仕當本艾若御民一
以寬饒鞭扑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
靳康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述又不減繁昌之政
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釋懷友樂詩草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何如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
剎鬼國玉云于頔作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
時失色玉云救者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于於
是有省于在襄陽敬上座下親為表揚節度狀
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
以富貴陰盛缺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
雖痛剿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無師為方外
交此詩帖皆其珠也二人相得必副有升降相
參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類皆牽合蓋嘗
疑之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
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
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
術分爲三章又有六位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
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雖作後序中謂
出於驪山老母亦聞有無主名者略針太公之
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
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
有斷章三贊又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道
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
一二贊〻者略無彷佛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
而言說姑存之耳識哉是言也比歲於都下三
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
谷出諸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而後不言爲難其間有若相應恭亦有古意全
不聯屬者將由群仙之集而爲之邪抑高真會
粹而成此經邪猶有道流勢以求售索價不貲
未几羽化於觀中遂爲三茅宮藏摹得其本以
歸孩曰徐粹中醇一爲應殊至道宮建藏手寫
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少書與觀六
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
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
石刻惟此真跡尤爲合作字旦小而楷法精妙
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六十有三本詳略亦自
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
不可跂及亦安得此日力邪然三本詳略亦自
不同少書本不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
爲美仍命長子津細書臨摹于後尚存舊本之
万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雖石門最可觀稱太白之詩舊矣乾
道五年先二部守括蒼時嘗見石門洞之躍、
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
永嘉奉舅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間謂懸
未旬温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
岩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
思忠訪余於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熟古今
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間一再過如蹈夢境
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

矣無內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勉史
好藥與琴詩有佳趣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
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
閱畫更出清臣所常見濮議手余曰何嘗見之
君所藏何書也曰蜀丞金壇得於蘇氏云歐陽
公以此議獻之 神宗而出鎮道過蘇魏公請
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為蘇氏家寶余歸而
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
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中間有勝
於版行者因併為予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
之 神宗時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
尚書知亳州以年譜考之實治平四年正月蓋
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 先帝議稱
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
呈當治平三年也三月以前者指濮議為邪說
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 英宗時已服
藥故併進之 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濮
親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熙寧五
年壬子年六十一此書進於治平丁未年六十
一矣因併見之

跋相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
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
二郎昔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
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挺大
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
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
衆賓力解方已之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
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觀此
家問可信不誣亦是亳社時爭可畏而即戒家
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
此卷寘之學宮真桐木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潛虛

余少時嘗得傳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
不能遽解陰與故元先光祿官泰郎檢詳新安
張公為蔡同寓豈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
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藤溪令時
有張氏德深溪遂於易元蓋表識潛虛也嘗示

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閲數日著潛虛一篇澗
晚其說因略為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槩猶
未見所謂潛虛者相去已四十年與新淦陽郡
博士張子宿處讀及此書子宿曰德深從肆祖
處始得見之凡十余篇惠緜易元二書易曰卦
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爻二體四
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
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
異而實同又潛氣體性名行命與潛虛之浮沉
已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

為賠今時所為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
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於蜀
後以閬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
所補說為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
元、包據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
變等七書近百卷世稱精博嘗取演義續之為
卷六十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為詳盡以潛虛
不曾散佚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
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知之此其所以
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溫公之筆學潛虛為

心學方起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浮於微論攷
之則衍總序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
以為出於已而於德深之作字元以準易虛以
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回此有爻
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於理是其本文
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
圖德深辨名之未謂齊虞大中之內斟酌造化
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虞大中土內在天
其北極之任參經改一言夫其旨矣土分王於
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

任非謂君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
微投司馬侍郎季思仮其兄溪章倅為湖廣總
領遂以版行實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
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恭非欲與
檢詳爭誠不欲沒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於
世也德深兄弟緣書躬耕其兄字丞亨時濟得
薦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郎今年免經曰
專掌送恭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
理無不該貫此時其一也

劉允琲癸紫承而作舍前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退上坐予覺乞巧而甘抱拙君允
申之含韻則真驪之雖未能絕塵庶之生晁君
之詞自爾當不復最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君不
落之々彼夢滿飢三弱不能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
而石如力彊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晁李西上之
氣

跋朱申正所藏書画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録目録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
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録云經首有
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明是
閔姚子彥奇也在嵩山經藏陵申正所藏者
不見所書之經而李海所題為可寶人足以考
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家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
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人號三俊傳稱以文藝
節操見用余聞書見石刻文字不知其小楷精
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
比右軍所書畫小墨蹟具全尤為可珍揮視[illegible]

韋益巖堅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煥
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橫軸大略相[illegible]
時有不同元中之記去童子得而汲水者一人
而有二書猿一摩一而猿亦有二摩則鹿也元
中書著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
藏童子汲水又猿皆一而摩亦鹿也龍眠為此
圖妙意非一自知度量或縱或橫意如有數今
恨未能画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鬚捐姑翁
古欠朴意之狀必有能办之者

跋李孟達六世祖少卿詩卷舍韋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
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備古今体才墨尺紙落筆
輒為人爭取富池戾人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
之也

跋吳僧若逵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釋為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

維摩經手澤蠧爲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体亦相類以所攜古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達二經元祐諸名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四明樓　鑰　大防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艸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遐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蔗生菱芡蔬之屬一一如生祥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几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嘗擅名一時者桂花水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乾模歎得旧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妄模馬者矣以書摹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世父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寧意誦習字有不識始加閱視有誰諺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〻無不叶於所未悟有功於古詩多矣吾友趙世父又承其誌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吝乎某老矣習氣未除頗為是日一二因昏或惰媿不能盡力也噫危將爰歷芊〻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極以六文貫以部分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重憚睹於故古則未可今據世父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為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世父細其號論某又喋〻及此皆謂之癖可也亦自當有然好之者

題拳毛騧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後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騧金石錄昭陵琢石象平王征伐所乘者馬為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每履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錄之馬身箭之瘡十有三處而不及其身貴天人也欲〻史甚平黑闥也昭衣大陳信然設州乃河南府之新安補陽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潤盖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根文經幢碑

趙根文為臨安府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識考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在丁未契丹入汴擄晉出帝則知遼國

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歳丁
未一年兵家晉之間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
會同也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
唐乾寧三年至皇朝太平興国三年凡八
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国不絶惟唐明宗時
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時
堂稱宝正年号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同中国
石翱今乃用契丹年号耶律滅晋時大赦改晋
国為大遼国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以亦須
正朔于諸国故錢氏用之此文氏所未見也哉

弘佐以是年卒而倧立史不書用旧五代史弘
佐以漢祐卒於仕而倧立漢祖入汴之歳十二
月倧為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倧之時
也曰倧着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楔序

定武本九錫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
彭之前然不能知歳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
伯謂是熙寧前摹柘子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
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閣本尤為精好自言為覗
時親在定武見背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損大

覗再見之與旧所見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
劉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歳月々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劘工顯於慶曆當出
居庸関曰代戎首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万之
師西遏未穎[illegible]定晩而経制五管前後十年如
交趾大理時唐南詔于国皆可以頤指氣使と
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
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
之在蜀豈非其人不出
昭陵非棄才之主而
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顏体石虚
天資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如

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紀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曏山刈窮客詞九年文
愈奇而氣愈壯盛哉　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
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年老難
高檜前人莊簡公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尨
所雄堪家書中言瀞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
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紹老姓曹氏諱粹中吾
郷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詠玉也

跋金花帖子後本小錄王扶威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
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蓋公所考為正尚
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
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僉二
公也咸平元年知舉人四榜給事中李舍人若
拙無可諫顯朱衣巫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比
四人也　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
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勑下禮部於榜登科記
亦稱省試故從得以帖子抵中選者非不以臨

軒策試而廢前制也知舉以列祖文不及三代
桐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　藝祖一
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　太宗
朝取士寖廣至二百餘人傳條何一榜放三百
五十五人諸科合千余人後世但駭其多而奈
知前兩年招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万人二
太宗既多所罷而後連四年俱有权停之詔次
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
之勑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
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求免不得

為例于是進士孫僅等文高嚴所旨並賜及第
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　祖宗時貢舉之
號稱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設定制
也人高曽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數書無
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豊朱筆焦蟾膀丙科後從
年家童光傳當時小錄呈印為大編而無令制
不得者也矣余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牓東
披見弟小錄與其牘者不殊者今始見王盛二家
金花帖并及後本小錄首比多未冋也諸公跋
語知載知舉家諱知是矣外君顛所明主室一

字以上成為己上詩取六十字成論限五百字
已上成皆無今小異今止為第一人此直書姓
元外氏書其母父詩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
又不志如此必多挨端拱二年有首同子監生
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皆以此故
七多子用開封府有戶貫吾元豊人一日建寧
軍一日建州者事不同如此吾非一祖父俱存
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者榮侍不久祖夫
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者皇任者柳河東依陳
京行狀弘五代名某陳宜都王曽祖某皇令稽

司馬祖其里晉陵辟句仍參軍父其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與以表其仕于李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祖仕者又記止占見任某官每一項各書一字皆與今不同此牓止五中人可以後書不知前此孫何上牓三百餘人亦可以後於耶小録之作近亦屢有輯以意攷者要知典故所主前人多有深意一通其舊可耳此又伊戶此即司諫秘丞各稱其官楊不為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同可見前朝云官稱云楊不聞周之勃為第一人李不為樂黃庭文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已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姓諱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模本于豐宅之有後老眼不能細書今後子孫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典其子同俱為大魁宋不明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陳佳徙死何同為盛事劉燁子無文溫容是終身不聽樂者中三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榜高輔周曹祖東與祖從誨俱為南平止益劉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為第幾人與繼沖俱歸　本朝者也呂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不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為吏起中令之孫句希言為中正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處有詩牌掛壁上禪座讀之初朝見雲從溪上飛暮見雲歸溪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雜僧移几翻覆夕陽流水生亂山叢前苦少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李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号雲丘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石灵路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左為范石湖所知冬和其大誠諸篇余赴東嘉亦存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其同復瑩溫彥冲等落晚盡而師亦已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為書之師老於揮毫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祖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贅嘆也

跋蘇氏四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訛之未因述若蘭之事才漢美連波之悔過改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止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正以晉史注之豈未考此記邪余前後見回畫數本文亦不作未有如此圖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麈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不寐劉子先注家者流山東木得人也閒之並謂東坡亦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市師便傳在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邪切告收起句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賢頃仲收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沉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析為礫矣此詞惟曾宏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麈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閒其詞邪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郡県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文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為少公二子适遜云婦觀此帖穎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可知子思名工字孝下字光穎州名一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亠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亠从辛字才叔君死其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上帖墨妙亭記鶴種麦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才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分既自來南能構以自隨既又以資登之石甚未刻者一二尔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未為及此約之初子直蓋以貢績見為記其大略坡書皆有古本類多失真此本字字飛動惠州僧耳及叱婦等帖尤為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因志康材郎

孫尺也第七帖云乞今稽使其得請則題詩以
隔浙東吴第十六帖云之人寫大狀不罷簡牢
蓋今所謂外啟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
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宛居少安晚節婦及毗陵
而儇子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乱
黄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
州之賞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
自浦城徙宛丘曾叡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為龍
圖文儁且居于此嘗為穎州作文于泉記故叙
鄉曲浮休又用旄倘中閒任道郎汝陽守詩三

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　鸚種麦行有章丱揪别

是一種風氣

祭穎州文　敘穎州使尺全年黄兄集云

凡道大夫年兄之吳　終為王雪集自為

玉雪　不復不恒集不絕　無人降祢集

與道　舍章不矜集終為不矜

墨妙亭記　以為吳興新集ミ無以字

余以事至吳興集玉湖　乃為箋久集枕

為箋久

山谷詩　任路啟風沙集啟作困　神有

投虚手集乎作刃

張右史詩　但侯時筆挑李在集使作浮

闕山哭朋友集闕哀若朋友

張浮休詩　常憶之官穎工時集作憶昔

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抗不同如此豈編集
時嘗改定邪

跋遺教經

歐陽翀翊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

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
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
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
今在者大抵書体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全亦近
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書者皆
與二人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全無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
筆畫能秀舉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
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昔嘗評此書在楷法中
中不及樂毅論不清勁今重蓋跋越蕭子雲敕

寺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録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性歐陽識其非是而論乃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陽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但如此寫不云筆畫忌非唐人書疑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爾如云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王上詩曰也労曰紙帳次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鈋作疊嬳作睫秖作但皆可通惟以醉為余明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效也此卷字書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宜自道邪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墨紙謹書三編起家第不知請郡曰明者何姓公自注云見傳遺社譚郎姑知其為孫氏按四明才名記云孫郎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於圖經唐文粹在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无賢屋論皆郎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為守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正有孫扶在端拱中又再正獻不同時慶曆中王同以司封郎中為守鄞人也政和七年其先祖少師為鄉郡而任涉五年至任除次对所居號晝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宜宅之後有錦照堂至今竹則工宅之左有堂若以繼繡以繼正公之後也不問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志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罹母憂服除江為陝西都轉運使移知遠方境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荊公在鄞時吞元規大資書有云此古得邑海工而門在右之別業實在敝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邪淺陋始謂所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考之

蔡君謨詩　今亭遲資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

治甬上居閑逸安喜書以是知亦嘗居於
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
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右刻深愛之一筆字
妥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
諱銶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曰誦千言未冠能
屬文十五應鄉書中甚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
聞諸公間以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肇九鼎
魁文同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期文在茲惟
得書之休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
作賦時方崇經一出而爭誦之移試惟聖人可
以踐形論冠絕一時墓定人皆謂聖人能踐形
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
名士馮圖仲分李知己石為奉官楊無擊魁且
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是歲宣首選在以累
議小節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鄉試為第
七名明年省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竟仁如
天允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為世所稱述錢千秋
豫為奉辭官杌其卷云試論雄對文勢雅健非
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
時嫁鄭氏不幸兔穆赴有既登丙科授監官尉
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骨立甚奉親至
謹貧是會在日明此之至是款寬伯母陳氏安
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
未上又罹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
子將葬宮寮二譽事庶子論德當作祭文而推
于言太以屬兄為之文曰嗚呼惟天惟　祖宗
啟佑我國家綿萬世哲人允壯克艮及茲重离
丕明家用平康于萬斯年肆用二我宋極承我
兩朝用奉若于天休德惟我億萬年亟受丕丕
基者度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是天降割于我家
虛我主器惟御士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
罔不盡傷心切惟其孝有服在百寮惟我儲君
既冠成人夙敬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是能
往來欽有顯德亦罔克紀逆惟違安于厥躬是
惟若傷淵冰今日月有時惟是宅窆之事弗以
奉神靈于寧害者甚孰敢弗虔曰惟靈其鑒于
茲兄多用盤誥語而體且文古學能易者更依
為之皆廢寧為臨安府教授以為郡國首善為

上庠之亟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　光宗
以東宮尹京内侍知省并畀帖勢搆隙致廣闕
上圜圜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僉兄爲祝文兄執
不可以書抵少尹日依奉合旨段移社壇就昭
慶寺前築臺今謁祝文甚窮以社稷擊一府利
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　皇太子殿下領尹事
大爵重尤難輕議某自聞見今社壇委是荒
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其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
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更治增築別建齋屋
孟子云犧祭社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
置孟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賦無後可
以易置於加貴於神也今六氣順序則无災沴
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
揆之孟明事未穩便欲望別便令旨止下本府
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亦知所謂難
以下筆未敢製撰言之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
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
考試發女得俊革于貢院旁正四十有二嗚呼
痛哉天予予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

邪鄭氏賓宣知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
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先子以族人
之子匯爲後又得一子濃於民家以其爲遺体
也始即者唐祀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脊械泥
金以書此経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
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某曰
我歆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
天封之屬必無時好不合欲名曰坟索編大率
志尚如此捌得藏寔其号能文自娶来明作四明
八詠顧予帝方环坐讀之兄乆歎之摩字呼曰

次龍沈絢文体甲第可惜君又勗之聊塞郝
然感而悔愧藏某業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
十人兄一日忽於謂某曰吾照現同舍中性湯
叁可與吾弟爲佳間々則口唯汝二人猜而有
稱間兄何如又曰我表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
謝存者益寡叁可名以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
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此々少兄四歲
受杜訓獎過於今言其年于婺也往爲護喪以
婦兄之昆弟五人推幼弟生其子陳裳瀆此承
以求陵痛念兄之抱負不群且奇遠判發其少

作其堝屋之文俱不足為兄道而序〻其載亦
其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士也志銘
不至摹使輩行今六元已某不書此則兄之哲
踐遺韻遯泯〻矣故書之不慊於詳某非不慕
兄之書而天質〻穎不又遠世
七〻矣勉追後塵而猶加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
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
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當安
先君欣然曰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
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於衆国山仁濟院祖
妣魏國墓左因作小庵於山下亦名安遇山房命
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
遺墨尚存從子荣散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
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哀泣

跋王恭叔所藏渊明雲中詩圖

初寮跋祖翁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文豊元
祐與坡為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作詞也
言今之孫寄青而不〻及棗奇叠寮之憂暫也身
中興之曆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
敢嗒君員好殷端來季道伴袁翁與之別司曰
吾詩如鍾須于撞豈可一日相忘高司翁嗒之
間因可知規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
洙不己王郎亦余此爲余何敢望察君之伴我
而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太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跋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爲甚至四年
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声
撼兩浙亦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
時先祖備禦甚要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
遽去奏之侯氏以安人心事實奏聞遂於學士
綸告既登之石定為家宝惟恐朝臣不知其詳
褒詞既闕外祖汪公所記其墓知之時諸父〻
仕外兄伯父既先君侍次里中揚州作六公
恭直因王伯父題下為此跋語亦未深考也其
者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
進奉爲結怨東南左傾民好書者與臘相迫
賊勞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閑其来
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徒帛帕首帶鏡于上

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鑼鼓順流西下諸
邑附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禦遂據州城又欲
破溫州賴州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勝司
戶膺二城皆全其黨往二州尤悶其詳溫則必
賊使舟使其徒來攻其西昌師處川麾擲幟於
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
昌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處之常攻城甚
急久而後解二城皆僅免而城外皆為盜匿蹤
猶殘燬甚矣越多師府兵不至為賊所迫而劉
川新昌麾冠幟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興存化大
為郡避北而來者如賊恐賊徒雜于中東人心
恂恂先祖往董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之台
越二城皆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之邑秋毫無
犯為得其實要東備海道南塞社剡寧川最
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
鳴以為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五諸郡中國境
神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
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亦尤厚冠於改睦
州為嚴歙州為徽剡縣為嵊亦可見當時之事
變矣其不育且老要念先祖之功要有裁甚尚
湣者今後于深以此屬求跋欲致所謂使後來
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
中嘗屢不對縉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縉
一日試令仲兄步至縉溪一下數百步人攀援
而歸喘許久不定相顧曰使子丁上於如此
奔葉負水而登日不夜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
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
考其始晚詳究其說則喟然曰是可施于括蒼
無疑然久矣所告語姜子陽婿江撥來歸因
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錄賓
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倪獻
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盡以達於上堂但得
引資山工而運之比汲于縉者大有間矣外而
公府及下帛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庶居而
谷汲者亦可效此君以有不合則有立潤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孫章別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

篇杜詩六十處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於錢慚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曉杜鵑声在柳巷邊山声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望枝梅子事的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所評遷謫宜州記文及毀璧序皆見此集

卷末存手書跋王伯實所藏文苑英華一段 他卷七十二八十四缺 付之提綱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沈智父所藏東坡帖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之言過邢州疑是此時所遣遠作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交老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信之公不須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於道一見邢州之善政而速旌之不計身之百謗亦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歸與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蒙渾帥楊臣當同士大夫或以傾覆遷客為進身計伯父義聚凜然對行山在全州待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州時節飯間其冊自譯過永文律其付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詞不

慇惟思報工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
某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攝州通判邗
齋公餘出所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右君家
世世為好官修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
諸孫而權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
吳越國王倧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繼從科
舉年十七也舉進士　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
其輕俊而黜之　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
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　太宗
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
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
林學士後遷過入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
行草書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
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
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
坊在城之東北有吉府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
盡北十里衙者也黑轓卷用漢舊儀丞相兩黑
轓事放其家諸子孫為郎者衆揭朱知客曹焉
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
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其曰自國朝將相家
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
宗諤之子昭述亦為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
為大章閣待制世世為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
守七人皆正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華李問王子
淵張倚劉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　視此民僑
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
以言事去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
書自有一種風氣與人札慶成賦葉相劉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顛首右有此例比
西臺差火肉信然求仲吾用三徑事也蔡端明
詩見於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

和元郎中壯卅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爲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竄萬里屢遭焚蕩之厄元符表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因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惡夫

劉忭山

伯父揚州與得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一帖三疊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之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王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帖聞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異步隨侍潭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閒壽王後堂甚盛果不欲謂然吾儕老矣遣情遊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聲色之娛厚計似踈其於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雖不死貶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在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抵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也嘗歷之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伊在前輩眷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稟貴爲道州愈幕迎伯父親嬿而歸亦述請湘見公故帖中兩聞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它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某親見其落筆泥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悟壽普謹爲詳誌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純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昆呂芸閣念蘇後湖岸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体又瑣布白于飛不同都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欲收詩結字尚有餘習邪正之辭止由了翁次子其午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酢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游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罷舒爲合淝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資流行可無光偉邪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　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
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偽孰改定
神宗亦同龍為我行字帖中言守家角上單騎
入蜀是為郎使者攜一琴一鶴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學如家人通判郎中郎了
翁次子也之也吁以仁弟情義可知

幹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体莊重止如此
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
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徽廟翰墨尚有典刑潞
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敬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工書極論時事廟堂皆青之間
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為
用彼利遂能去京尹不忍辱之有類荷杖而行
吏辛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門外草
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
乾糧辛軰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從文得罪翰

近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
召還寘至樞筦又問人也見手游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
何等人妥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於
所敬今而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如丹蚤矣死而不變也
使士夫想能怯此心國其庶几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言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
與其兄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
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
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戒傳以為余
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
余固不為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
朝逮夫台鷟綸之行又見其遭逐自此不復得
見而不意其奄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
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急揚然也見其進未見
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

婺有之矣我來之見也九原可作徵斯人吾誰
與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周運峯朱㵎山二侍御伯庠

相與之末運峯周家鄉歸自永嘉㵎山朱公舍
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
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游甚懽既爲周公賀表
用乃爲敘中原對一聯載都中朱公問之侍御
適參坐誦賦贊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
故倡酬之篇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
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
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詩壯一冊詩云欲
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
事邪某少時侍坐拜三公席下執卷惘照豈復
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列漢靈霄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
公明叔其一也如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
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
徐蔵鄉獻之爲守與敘宗盟久留郡齋如奏詔
刻石篆額皆其筆也嘗爲高麗使屬盡圖其山

川器物以歸兄梓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礼志
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濡毫潑墨成於須臾此卷歲足矣命女壻狀其
行則近故參政振公的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
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黃亦不敢以為斯翁之
書也黃祕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審其文
云曰時耕耨為政養川向欽嗟今使父子為鄉
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
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篆曰時筆十八字為斯
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未云不知何人書蓋
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觀此然祕書又云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
耳今此書云揚州表易思忝字殊無三代体要
其辭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
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康字也陽
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為楊家始未考
南州邑惠三字皆在篆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
疑以明字疊而成之時以大為小豈祕書郎未
考此碑之始耶君謂字無三代体要其辭皆唐
人筆亦可謂精鑒矣建炎二年此邦兵燹暴酷
舊物絕無存者待制危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
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二卿李
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如
繁昌縣玉牒善漳素工小篆專以屬之筆石甚
家皆親摹刻深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
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與俾文伊之書其
後亦與有榮焉校求武趙明誠德父金石錄此
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二卿名景和
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公七世祖以嘗為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
富厚一意奉佛邑之寺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
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時十部以歸又刊法華
經板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
者嘗得古銅觀音像於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
好端嚴寶藏子家是生四子七世祖其次也尤
篤學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二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卿豐羅衣

童郭姚俞皆為高弟曾祖金宗兄弟繼世科詔
公又曾執之而與提刑羅公允厚丞其群芨勤
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壻新彭澤趙盛晦
之師侁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某方居先妣安
康郡太夫人之喪情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
終辛哭爲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爲梅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數暢經意又
發明六祖之說且言士大夫无不樂助而四明
樓居其頗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
且易注又爲大字以便觀者區〻之誠願以退

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悟者
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谷之詩不待
贊揚乎自分內外爲今之詩集傳於世任公子
淵爲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才七百餘首外集
乃有千餘首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
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
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出水□
岩泉更作四更何外集又有聽戴道士彈琴詩

豈亦斯人耶

跋鼂倅父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二經堂歌其蹟甚
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閱朱諫議所著東京志
始知為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
經也未嘗言三經不賦堂不壞居家世〻為好
官翁見東萊紫微公題鼂氏九經堂詩蓋知大
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爲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經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
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
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除其元筆從臣誥為參知
政事未幾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任極人臣生爲
太師賜第什在所玉帶金魚勳名冨貴康寧壽
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蕃衍不惟為吾鄉衣
冠盛事四方搢紳亦莫不歆豔企慕而求其源
流之所自則出於八行之一人天道向上之則

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
九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忠王推原本始
追崇極邑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叙致積慶之
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益之虜侵狄忠致族黨之意叩門
而告之曰葉夫人之志銘碑不既碎於兵火不
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知於煨燼之餘僅
得斷碑上世能歸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
子之大父少師為鄉郡時所作也嗚呼是矣三
年吾鄉遭虜禍最酷兖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

粗能班班見一二今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
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
報施吾人在此而余獨以謂昌運是哉發未周
則葉之源深則流長累代積德厚矣後必有顯
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周未易量
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為遂昌縣丞
而終二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
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下孫君錫即文忠王之四
名者恩後名淋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
濟終湖州通判若撲名源為曹娥盟塲倚以刑

定　實為南康軍僉判後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
生也　孫今數十人孫大為礼部侍郎數文閣
待制猶正两浙東路提刑今猶遠方為起居郎
猶坐方為樞密院檢詳猶孚一行登科者已六
人其餘名膺書將貢闈以賞延登臨仕者未易
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本性行端
良相克於孝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
父之言於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録之以補家集
之闕又著其說於世使為善者知勸他日有秉
彤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首与闕

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館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
呼蘇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
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因之特畏必有世德之臣
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
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富物於人明而取之有
得有名而晉公修德於自青報於天取必於數
十年後如持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
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
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
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

史也其不傳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今里人姚宣伯為之數月以書來曰鞔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犯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礙為之上者如何耳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嘗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硎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室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者斯蓋是亦為閘人墓在后佁村也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於碑陰以詒它之人使慕焉幼為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而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欲令君之所樂為也自念得姓於東樓公而望出東陽爲上世遷于四明而婺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閑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　裕陵為撤饍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襟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道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為秘書郎是　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　孝　李仕高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歎照户　經三子一子同為郡守叔子遂躋世官張　六未艾也恭〻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時　為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屢攜余以手軸日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嫗屋之之也文文滄州藏之暗寺箱中余曰周伯少年固非淺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朱見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為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時朝議出外祖銘其墓而中舅尚書為之文結婚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拉日先君少在郡庠此明易

試優等於内舍籍工序兵火之後再以本姓中
鄉舉太學再與又以詞賦聯薦一日外親者勝
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
種矣事可已徒費精神僧為先君搔其髮曰未
死終不可已然竟齎志以殁日之佐倅先君之
擇也今見所書易義十三篇詮二首雖非今時
之格然既尽當時之体而議論詳明盡見李門
之學成而竟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況成先志
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勸矣若 高誼樂
施雖已見忠柳門還西矣時倅之寒士濮被中

附舟日為食客又俗其走絶者不知幾人項文
李彦思夜買甚以楊屋之舊叩門充時公知使
令者厭之一閽頃之聲款則往出迎之神出所
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瑣未謁不值逵迎飢告
而很秋羽化從者還白公以為尤靦公怡然曰
必先之同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處也聞者益
歎服其它祈恭已責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
也聞伯撲而四皆孫曾祈来閱御書卷尾以補
家傳之闕又以俟後之人

跋趙大資跋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
篋有簡諸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忠
相趙公親書謹墨如新蓋 皇上受禪前一日
事已決定公密以報者觀時為知 閤密院甚
甚而書此所謂濮費交歡爲公以大義 殿師
郭果與琳平勸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僕已
十二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入内禪本末
死一言之証兹欲以此簡登之名以示後人公
之為深矣於持羅直李士院甲子時爽之前密
閲大誠於公相居亦以 太皇太后之命播告

四方安明視草遂得佐二公之間 無翰士薦
者無尤矣李日昭秋履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
罷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書旧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
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王羲曰
年壽之数賦命自然不可延之 癸不可減之
堅劉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疾歎絶各乞減其
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方死嗚呼真有是
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百甚吾元川倚之者年嘗見李駙爲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亦不夷甫其人則吾之所蓋書此以遺生〻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如建安佛一生六十小劫五百年便是道

識東坡居士

像開之清人异凡何容方苦貪而使待五百年後機聯亦語矣〻人参書法源其外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爲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匡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李旧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東菱李君及王夫人邀过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先叔禧芝蘭文盛飾長始知三老人處適由長子移試子列一力幹蓋才智絶人孝養備至東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无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虜禍最酷建如昌国翻了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 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爲北道隱勢古張承節大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實以問諸父須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刻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豪勇邑官召人士議事實也屬代山谷君所居吾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餱糧從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至其長自酬觴之賓推牛釃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衆歸隨即整軍声氣振冠望風而却麾衆追躡得其殿後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閥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遺今將八十年李氏之門庭雖寖不及旧而陰德必報文風又熾居有九子長過建安入太學得官亦轉爲丞兄弟四子步功死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季於舒元彬歸以誨諸弟今爲上舍生諸弟與其郡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七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榮艷盛矣一日過訪理故書不得脩武備禦時支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其序其後詳已見於張公仲容所作状矣御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躋者

非一朞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倀倀然無所歸寄命一舫間有義勇所衆逐捉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宣不知所為忽一士人厲聲曰毋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郎慶壽酉睿容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尽亂數以此為歉聞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於有司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與始末一一也今方多事思得陳財好義狥公忘私如 修武 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宣取於家家摹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家而 上生於玄故不敢進復合取之至摹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稱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閏題跋一首

他本題作跋趙晦遠史此本末
但此卷又但録乎欽鈞榜

跋黃刺史分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跱亭文今生相房傳其壻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多以日以廣唐五季間為明州刺史始居鄞之德李後徙於剡所居号枇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豈知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宋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為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是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為雪竇山寺前正稱監盖尋為驗多也印文漢滅從劫七品冠是歲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衙官刺則明州貴寄之印文字甚明脫唐名器盖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有憲銜下及胥史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咸勅授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人言董昌之誅明州君與有力故有佐忠杖功臣之号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殘所見無偽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歡仰何嘗使門人書正以講學進道為問官称直書外討多用花押皆今之所无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占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回為高足蓋有為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

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間論
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速也李安易未知何
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它人比也以
憂世流国之功又為斯之宗主雖曰忘疲精力
耗矣六十四歲至隋明年六月得謚文明年當
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処士公得
之學學覇為聰穎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民之括
物議業學春秋猶且倚閣於公伊有哉公發明
經學於詩書詳易道難言不亦自言不敢以已
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麃示此二軸敬題其後

國家蔵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
試制科朝待不淺官至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
而其後不冠不絶曾孫謝許回爲供拖世科非
華格之效邪

跋巢紅唱和帖 向蘇林　壽同楊忠巢經壽奥

蘇林詞翰周多見之壽同巢經之酬倡可以見
江右文物之懿壽同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通與
壽同相似今其家在今指杜小征陳鶴望不可
不辨也

跋傳欽文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代吐谷渾之後也在河
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
馬腦鍾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国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
使獻瑠璃唾壺等
师子國大通元年其王伽葉伽羅訶黎邪
使亡貢獻
北天竺国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国于闐中小国也中大同元年始
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又
為東益州
滑國車师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
夷栗陁遣使獻方物
波斯国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
牙
百濟国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国百濟
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国西域之旧国自晋度江不通天監

元年遣使朝貢
援国武帝進其王武為征東大左將軍
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並滑国之
旁小国也普通元年使人随滑国使来獻
方物
白題国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
戰斬白題將一人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国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林邑国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
九年其王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国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遣使
奉表獻金席
宕昌国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弥博来
獻甘草當歸
狼牙脩国在南海中去廣州二万四千里
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右二十国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文携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
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

鎮荊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於犯凡三十餘国今
此卷僅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試考之其一
曰魯国使者眼以為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邪
編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无魯
國與丙丙国其下二十国則有之既列乎前皆
曾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邪至于
闍婆婆高麗干陁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国豈圖
之而遺邪亦不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国晉代
通中国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家齊至梁其奉
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
江左北荒两備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邉界壤
渐接宋元嘉衆沛之徒咸震宴海於是鞮譯相
係元魏盛時以借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
武帝第七子也上不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
而書時人謂之三絶江陵城陥聚圖書十餘万
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内有貢職圖一卷此凡是
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尽焼何由得傳使
下在帳帐中去今也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
過於絹素亦不應尚尔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
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帳筆墨凡悪而未完真

此蓋其自謙之詞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上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况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大福中胡嚴徽臨道子善神亦曾摹本濬巖張公西墨遺明龍眠之蹟亦言向時於前人遺迹廳所不印明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閒元學印高下自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御府不應再濟之下書昭慶四年威又內殿國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并縫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於臨畫者偽作右印甚精至印至刻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姑塵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嗜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文實之安知它日不獲其餘也

欽文云道歷宋元嘉之十七年將也伐語云芮芮亦遣關使遠輸誠欵晉為將角毀丙丙與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无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戎諸戎傳芮々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号芮々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據其故地宋齊之世代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々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大秦並有題印知不妄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号各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狀因貢事入梁書云任荊時畫蕃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傳聞初疑芮々恐是蠕々也史蠕々傳甚詳者之不見而南史蠕々傳與梁書芮々傳首尾止二百餘家事絕相類乃知芮々即蠕々也蠕々責獻已見前跋在武帝記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一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郡庠俞惠叔以此圖為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上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濬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所畫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青卿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淮閒四山万木送車聞咽導

騎支杞鼓非凡木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
爲之各陽三壽鄉魯翁募李陽冰琴銘跋尾題
公明識稼其深入陽冰之室賀今所稱殆是斯
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皆
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藏㬎親王大令好出此故多傳於世
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今之柳跋
鬆小楷家跋此卷作章草体雜合作者利皇象
諸公其用一家深矣余以詩者不能盡識設爲
行出于後因參以忠本正家所定黙殿本與以
歸之也日設再見尚當屬筆

跋金縢圖

金縢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
未暇盧甥祖墓中之携此圖見示雖云臨摹而
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金縢詩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
蓋言金縢之篇爲此而作也古之少至非若後
世之輕易說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
齋戒以求蓍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爲之
說旣不明從覺文義闇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
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
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豈不饒一言約不失
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
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邰分茅胙土授
之以龜占書至爲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
武王克商才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
爲王穆卜穆卜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
未可不肯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
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王啓先世
金縢之匱也旣觀占書亦曰言公納冊於匱中
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羅人斯
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
言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辭言而不利孺子之
說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
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出不知何爲而啓與
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爲而啓與以爲
知之則亦不必啟與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
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又得公代武
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著曰其

穆卜吞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
欲彰公之勤勞有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
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時存此篇以見
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者於此也新莽以
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莽之
譎誰知其言虛妄存禾遠此說何不明直以金
縢之匱為周公所作而況於後世乎

跋章惠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无太周二字此余所藏為多又精采殊
勝聞天台有真蹟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
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
與本章二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
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
字雖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為指法戶蓮
李公誠之亦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
素自叙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
有疑為貼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詩卷致堯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
多艱慷慨許國始為尉曹丞相叫忠穆公薦其
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虜
明之虜一時名公皆作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
者四殿院劉公棐察院李公彥又李公傀馬公
永卿皆傳偉人也公既得虜要領以歸和好隨
定擢翰詔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歸致堯其
孫也吾氏宗丞公設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
四明余從孫適宗丞之子廷今其子宗模出此
軸以求跋為道觀縣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
於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紹襲藏之
以為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李為文章固足以為國之光事一庙事
變權豪守官大節者多矣二山變起倉猝文敏
公立化之尚孚其氣亨不難死以見君子宗社
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於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
是知前輩先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豈得此

弱也

跋黃子耕定武脩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實余有得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血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又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堂詩

集句始於近世荊盛於半山而蜀公巴鄉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為梅雪集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日以詩為戲非博記詩眼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實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為對應声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見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昔老之餘功歷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得舍子安得專余曰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芬馨同響則余實專之矣君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示客一笑因刻其語於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雲補之袁承節漫吉結與閒韓蘄王自提解儀郎承於滄浪湖山取馬致壺觴縱意行一日至湖上遇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飭備酬飲以草具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蘇氏藏之親題其上云云閱二紀勿亂動浮眠丁未蘇公之子壽文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府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校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鏡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人境左闌行若莊敏公英之進拔常[illegible]談世故

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盛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毋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聲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嘉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詠序跋不知其几愈出愈新贊揚若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得雲竇記秦憲老赴闕時过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强倪賦詩仍藉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東有硯石了上有省寺千人万人題只是這箇事御深服之余輙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了上凡幾字千人万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黄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爍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子耕詩風度天倪伯氏所謂一不為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世李以謫死知命雖以歷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邪

跋蔣元宗所藏朱松窓詩帖

山汪出生長外門幼嘗見故大參朱公為二東公壯年風流醞籍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璹郎中顧公充濟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從參舊人官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與其一時之餘慶為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閱起居會人爲作圖像自以後輩不敢與王薛一公下世參政王公沿翁致仕寓居嘉禾義風始議為八老會朝議倫公彥若布衣陳公先向後至顧蔣汪四參政伯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盛全見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也也蔣念国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即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獨與蔣公通問今在相當軸吾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間蔣公曾孫元宗裒他詩帖欲以獻先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慷慨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人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豪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陸　與初元盛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察
偶来有廨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几先君易
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歲郡守
遷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
恤靜而能斷識者以為曲盡先君尋以軍器監
丞兼工部郎同此得守官拓公遷檢詳已而歸
晷除奉國先君兩敘畢書前緘衛位其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堅子金南金以墨蹟遠寄
又以二書為碑本見遺仍求其蹟歲數過慕表
炭獲暴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

尽付〻華、皆親筆乞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
又以見〻良相予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楚蕎圃彥直

也〻作莫季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具載
〻草多綱楚間所産陳君篤好之國形作贊而
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婦敘
詩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闡
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名未
知孰是而爾有證焉半山有離落黃花滿地金
之句歐　公謂菊无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
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无辨之者余嘗
得其説不惟悟歐公之意驗之古亦明靈均自
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〻致此意本蘭
仰生而歡飲其墜露菊花不翔而飲餐其落英
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山而欲採於水中芙蓉
在水而欲搴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蘭有感
蘭花之生深林者皆能孤以无人而不芳然
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昧最
嘗蘭已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无實
若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從事於斯而
後世以為顔子不疑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
山澤間常樂生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蕎卷軸
雖未及見陳居已想蕎丞竟清又知為同年雍
父之季也縱筆及此俾來者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
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
語人謂其舟不覺藏中国之人賴道一言之善
也〻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
知五草但知錢武肅王喬世奉佛崇飾塔廟不

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乎王寔為之陰功至晉子今慶崗辭遠為 本朝惠闕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撒狩謂丞相子冊亟偕攜忠懿王制本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田畚李希岳啟

少嘗聞從兄編修景山先杜耕柳泊本朝歐蘇半山劉谷諸公說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李聞既光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屢覽斷言數年前余方捩開李希岳患以駢儷之文嘗答報之後以來示入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為書卷尾以誌吾之愧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蜩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畝攸為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大府歸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不起之座几又在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通川物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及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歎哉大卿山始之夫也從其孫蜩之見忠定舊書誨之使之流學尚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太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某且求跋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不蕭苑几二千年翰述詔不止此嘗聞公之孫大監謂不雅有所遺逸趙貲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同御製而跋編入家集中今謹考此軸所書 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 皇太后宣仁聖烈也 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從孫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六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 有子登第公之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叢公祖洛勝第四甲温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鴻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

山袁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議為伯父行使閩陝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梓宿於鳳翔長

安西方程極用心凡事皆年和无問言而陰能
消詔公自怒之心極不易周公召君子言又出
於无心則晓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恩竟當
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閑中傑黠周公推鋮侍
之是時士大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洞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册其一則夏日
游石淙詩序曰豐製鑾音聖藻則天所作也有
若夏首石淙者即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
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
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
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賦其官詩皆七言詩
游盧制所有姓名載者後古大周久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思薛曜奉勅書其一秋日宴石淙
序々中書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孫字
書勁止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
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
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
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
還上疏有云三陽宮去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崿坂之峻素御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
之僻處比其他涣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
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曆三年造有含樞
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
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寰
宇記又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
登封縣所以謂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得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書
不同者又知匪之爲月璧之爲聖圀之爲國全
之爲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奩爲瑨墓中物无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曆古
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家在山州縣人記松
栢若干株石羊石虎古沙門等若干又如金奩
若干奩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
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以貫油置燭炬亦
可收灯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入魯卿
爲仕子光有子杖栽香楷之句此朐真闕里物
又傳於唐相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
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寧縣適有龍牙之異

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上傳

開禧元年ム古閩吾書信至岐王二傳其文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帥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叙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之說嘗使虜營隨　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虜而自沈于黄河虜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民青公不肯屈虜生岳州善符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ム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守出教其四子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遠汝遇汝逵俱躋世科十餘年間留故京秋其與ム來又信岐二王之替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古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勅莊周立言理歸於沖寞郭象爲注義造於玄微自莊子之書盛行於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爲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爲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非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荊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荊公專以宗篇天下篇言發其旨論六經之道既而白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於後以老於為博大真人之所稱莫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不散且與六經此比實家莊語也太史公先黄老而後六經其宗要旨以儒爲家劃安知老子

余維睨唐二公之言竊以爲前此未有發此秘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姑識西蜀張君下朝村閱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歲若塵何不敢言一日依遲送客而獨留之始啟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因相與商推之其言浩博未易窺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所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不敢以爲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將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同留　不可得二

言以為别余老矣何能坐進月方以才名入道山冊府滈然不見其喜又其去也亦无几微見於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方聖相望余時再掛衣冠歸老田里无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〻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然祖廬溪人也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四明 樓鑰 大防

題跋

跋史太師蒼苑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適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又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吴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遇郡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五上尼姿咸御吾君之子人〻間官吕侍論異姓之王丞相排折之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許屬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崇徽先生舉幕自代遂山門下宮教之表崇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几亦下世矣崇微裏内外制文體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畧庶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文公雖多士登館殿除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 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 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 光宗而孫朝眷隆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至以御史之奇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

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受冊戴之明拜右丞相
翰林學士李公㦸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後繇
遂宇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以勝州西
掖直學士院　主上猶在北内恐蒙宣押御筆
留公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公宗
姓之賢偉然忠實　太上孫壽皇國任之意
擢戴孔衍辭咲縱亟欣切為大保居寧路控避
莫回殊眷春懷有章与堂朕惟不膠者卓絳時
之宜今改念念亭水旱周作得一資佐度越前
事萬機實繫其遂我朝可除名丞相詔臣苟得

君上一言啟不具款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
不以屢書併草兩麻丞相倒有云　壽皇皆其
切直屢數心腹之言　太上察其篤誠任委股
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謀惟建予有異厥功尤
大又云亟須譯綜俾踐台升何循墻之過勤設
又汗而中止既章典望殊眷懷又云乃今政
金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資佐以贊繁
機越彼拘牽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
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無異上諭也此歲不
知者以某為褒獎太过謹不敢辭雲漢之章至

今實藏照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
之長子大房寺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
疵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為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
從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
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如輕紗一幅巾短簟六
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久凉妙絕一時皆香
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
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

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
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後憂患要安若而其詞
意愈益平贍殊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
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回自彈不及聽人
彈又曰近來漸善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
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
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
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无敢當之者四皓而詩云子房
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縱雜霸者道後稱帝者師

子秀甫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已為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乎編日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墳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榮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變之者寡黃巖戴君敏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它與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遊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答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豈澤精工翁生是已矣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爲軒輊邪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憘實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上於書倉猝中猶爾可觀文安王居世臣跋語頗詳謂未氏本得之古墓中疑即憘實之墓又言循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憘實姓氏蓋偏裨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叱非施於偏裨者殆乎守振唐英次功自號黃叔子著外史檮杌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懷安爲賊所陷廣府爲推官憘字性集前與喜同官未之見鄧被書名世古今姓氏書亦證正引據札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憘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還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起於巴蜀久在難元惡未誅擒出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言之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明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宗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登仰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既誅已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凡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告

為昭宗之物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鄜翔其在鳳翔詔山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為僖宗中和之物无疑豈中和間僖宗已為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它書未必无之顧陋隨先嗣未歸詳考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居偶未考詳說又惜御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禽而畏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声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从鼠石声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考許叔重說文解字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々ゝ不能度谷能沈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曰大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ゝゝ一作度曲余嘗誠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穿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声若長吟者俗謂蚯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於夏夜伺聽久之葉次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依終夕吟似亦未知為螻蛄而拘係耶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声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排疏〻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尚有真蹟耶

淳化本脩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羊少董所藏裴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四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曰君秀實入篇示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裴海者用[illegible]大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
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
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
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
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
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
西南而右旋旋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
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王而坤下離左而坎右
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〻

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
為先天後天之分嘗攷之說卦帝出乎震
之序合於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
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
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
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
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illegible]又坤稱
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

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
為山兌為澤矣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
詳考爾先天子數絕李麻衣得之傳於希夷衆
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今始在永嘉得先天方
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
禾叔稱而不見其全後至外府蜀士呂澤又疑
之以閩州奏事進經世之說　阜陵大喜其書
留為本府通司官為察始得蜀本全帙因得扣
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陽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
今見此卷恍然起發始知板本失真為多然猶

恨不見其全也二圖㮣索元象康節之學雖不
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〻〻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一倍
法畫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
加損毫末於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述鑒其說
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屋藁

平章軍国重事止謂人事中二条見中国春秋
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知重

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
權爾被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
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任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四明樓　鑰　大防

題跋

跋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理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
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齊州公是作
董仲舒詩云江都有才入膠西擾〻諸侯等棄
之爲門公孫丞相邁不知東閣款賓賢後又師
長丈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超行間傳鄭
甘陳不足擧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
關二詩不免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乎
將群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
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跋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集古歐陽其何敢望忠肆公今觀此
帖魏王之雅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豈乎同
心輔政以致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同如鄉曲始前緣邪

跋黃子迪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淳所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迈所臨乙酉家塾與刑具存為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初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翛然自適觀所書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鄉讀晉山向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之始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侍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署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濡清涼欣然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元生於宜州書信然

跋朱晦庵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二鄉魯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詩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廢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能其一則必有所蔽而先以力行為可學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省劄 前與陳同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指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可為顧漢訪遂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憤此機力能不可以而圖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李官人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效之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摩使承一時風旨相與構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移吉陽益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益觸類李又以昌其詩紹興更化始得北還 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陞兵改元乃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為參詳官乃彙卷誤犯泰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數為之奏聞先生替其決遂以來弟蓋優恩也於是始得拜先生下尽長身白霜鬚神采照映恭謙謦欬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

衣冠甚偉如見一人時以短后袴謝坐主或報
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富以ム多用諱事遂引
覺夏縢文昔數十條為言尤功感服寔歎又已
載於先生集中今見李省八詩蓋摘於爾時也
前輩間多唱酬來關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
愈奇景俊續武論以其言外甥選再登進士第
先生嘗言舞陽以孫魁紀皆李氏之先一武一
文蓋見其二恩澤年逾六十思居循良筆力愈
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撰碑言先生
刻意詩騷後生於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

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ム向既登門
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要徙而仲子
季辯又季永二子伯同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
為湖南憲江西漕振襄既編修遷践世官皆相
踵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識仲方二子躍灯重子
科甚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歲
四世抑以知潛藩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于
卷尾云

跋鄭處与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白壬戌
裴楷鴻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
鵬畏慎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
孟堅幽通賦中蠟履好財例若不類而事則相
關柔燭不諳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
箭有句慶者亦有慶編十七史或專因小說及
本朝故事左傳兩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然
不及李氏之整衍同年鄭君德典老不廢書用
李氏之條備述歷代以伏羲以至　大宋事不
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十古大概如指
諸掌德典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

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淡鍰板以傳為書其後且
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姚於考古是書大行於世余凡所寫好
惜其說解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能也
著作莊子礼欲得善本信後再為詳校而寄之
王順伯厚之嘗言　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
千卷趙　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
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畫善順伯蓄石刻最
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上下千古皆

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身嘗敘董
公道昏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
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西館閣
盡見之濟楼所藏墨書時方承平彝彝古器具
見裁作題識之日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
贍熟詩彊記過書如之精審無遺略又謂歐
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又細讀
之尚有疑焉如末袁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
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
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邑易歷

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体與其辨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碣銘而小之既全取旗州碧
三字又移明為易患系皆取其平籀乃碧落碑
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疑以
為楊殆末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碁石事異苑
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
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搃
題猶重書自汪云謂不書太極殿揚然遂謂所
謂璇題詩什月者乃謂以三歸樣類如孟子之
言樣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句匕

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以人引
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時
擇於書翰觀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
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
為此帖則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艸
從艸卻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孫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
四閱見寡陋心顧媿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
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既玩古帖要之俱化如
隱之為隱最之為最之類尚衆此豈為小學而

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
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
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
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先進之書切切
然致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
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
續又兼女工而者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蓋
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

之曰陛下之恭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
后親蚕遂為百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
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為櫛風沐雨備知民
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置它務下務農之詔
躬耕耤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
惻念農夫蚕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
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蚕以
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
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
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韙之未幾
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
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
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
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僅踰年而十有
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閑作俸
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留貽時
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苦慮其久而湮沒
欲以詩刊諸石厶為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
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萬
乘主乎 肇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
幽隱此圖此詩誠為有補於世夫當体豈足晏
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蚕繅織經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
又必无兵革力役以奪其時无汙吏暴斂以肆
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
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桑不可食蚕有變而
傷於蠶成此實斯民之困苦士之人尤不可以
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
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
之勝境也大父為登封宰家閭旧有嵩山圖丹
青故嘗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
二十四峯詩於左右其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
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房數
萬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厶
叨居政地鄉人張欽遠巽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碑至榷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亟
有序之及詩知其為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
拱璧貴我家旧物也惜其歲久細字缺漫乃叙

書之移于岳石於是恭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弟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於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云元符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建廣西壁以作菴其上後山先生陳無已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年四歲也曼嘗書僭印叅寥子以二者考之杜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誠可叅寥集中多有倡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斷無傳焉三十六年歐亦不知伊往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山始生既不獲建事而楚封田治尚論於朝應中此豈慨然何能自已大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采政術過人遠甚諱映碑者可以想見大槩受知　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淡五載其詳見於神道碑銘中後諸父亮贈至少師山始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語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遽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一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

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釋寫相訛之
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彙　所集仲方擬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
在余又援説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
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
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
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
三仁之問膠西有大議使〻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問之采而附諸陽經諸陰其止雨又曼三
宰中言天之仁愛人居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
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詞
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
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説嗚呼漢承秦敝帝求
儒雅士以經李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
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礼不行對衆爲古今第
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右不以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
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
子之心法盡譔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

於斯况其它乎其得此意之然者在近世惟范
太史唐鑑為庶幾焉爰脩評論惟是之從不以
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先以王篇為第一定本
皆兄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
王杯竹林二篇之名求有以訂之更俟来哲仲
方得此兄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
漕臺長兄擬閩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米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篇

李公垂詩編自号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
謂兩絶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
詩碑今在納中而有闕之亟為承石刻於寺補
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思先如敬破列
於墻璞中益數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皐不
惟於本字無筆高字書其口尤見真迹不疑
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傳洽稱有
以也失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絶人其自言詔行
之作如此人品真可與之餘相上下借乎二公
德度如此恩雖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擬禍
太雅曰君子實維秉心无競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謂人之意謂屆楷之生由人好競能為之也

牛李二黨更相傾軋殆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端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豈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者論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得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常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獨如琴瑟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湎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家室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為然矣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偕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且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君兄同敘此懷不幸兄亡矣顧終惡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偶嘗手足之情為之感歎不足備書古詩之義以道之同以勉其後人毋忘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思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文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鴈蕩吳趙聞其之至今廟宇有嚴錦堂猶以為登事臺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游頃歲客投之初登堂纂經嘗錄二人唱和之篇藏從曾堂之元孫晉獲見其廣以神道碑致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子忠文寒士臺堂以市衣與大臣為寮友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於毗陵史君薛士龍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精于余於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既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稱修胡仲方羇示余一篇蔡其婦翁王景醇方師楚門袁前後異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道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俾刻焉武侯之陳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為苟道且

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陳知井田
之制也毗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
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
非兵制也對曰寓兵農心閭族黨於為伍為什
即其制也毗陵曰固然嘗知古人法制素明中
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夫十四
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為用人人習熟公
卿皆可為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壞知兵者猶
得遺意以國與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
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
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
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假意用
之孤軍深入畧無後繼音問既絕而捷奏忽聞
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夫但言其用偏箱
車今乃知其深於八陳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
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
上監帝燕堂夜半見出助音作字歟尤奇
崛

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異物乃得以
夜半助奇崛之筆既見正自不凡

劉資政游縣李留題

資政精文劉公以犬馬發身高宗擢至侍從
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純醇厚
盛德若不足益受知於 孝宗乾道王年起
之閩廣帥帥罷內祠累侍講除禮部侍郎權尚
書軍馬以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
事名節始終與龔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
有王公十朋周公樣陳公良翰此皆 孝宗盛
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
火石因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
去其銳後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為奇
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今生晚不及拜公親
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
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畧中原日為恢復之計調
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恩或語於上曰
陛下宏心大舉尤所同但賈趙彥端一吳爾
趙廟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戮
何愆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徒容固曰

閩鄉監中有人笑朕所為者公初不知禍愧徐
對曰聖主所為人安敢笑若蹤跡不同則恐有
之上意怡解亦為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
感不容言又歎詹侍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死
之衣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
此一端以見緻納之有益於國者多矣去年十
月以陪奉光公讚位柯山兄弟李子郡庠者二紀
厥閒卿之父公始末但聞公之為士固窮力學
以致脫位不知其他也今四明但出表弟之子
之獲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

校之傳臺後事未見以縣李大成教建於至和
二年顧視已甚者鄰人甚為幸士民之相安今
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餘錢數千可以成
役此志甚嘉方邀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
周卿飲酒社之戲嘗書讀堂壁間以勉後學而
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今取而讀焉
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殊
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大不足誇而師友之益
為可恃旨哉斯言然則決石之識實是為公道
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

之者寡此甚所以不能自已于言亦不嫌於太
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
声後為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為守為倅公之
餘慶殆未艾也

跋表先祿與東坡同官事迹錄

慶曆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才數處多延致
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尚之師我高祖正議先
生發從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
下是時赴鄉舉者才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謙
揆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表公更羅公適曰
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為名於是舒
誠于鄉表試于開封羅試于明州三人皆在選
選賓為一時之盛舒以詞賦擢南宮表以易更
三聖賦名於時而表之善迹傳於世者有論類
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丑年倅杭州東坡為
郡守相得歡甚有述新啟可坡書龍泉何氏留
植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跋其椒一
為除夜如別業一夾風月平分跋之詞最為膾
炙正為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折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識徽難了

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
之前輩之不倦於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平議
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
為宗者至不言坡之姓字公隨侍括蒼於郡齋
見公作字際下諸石刻摸遺其家此外罕見公
之遺文自少李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為古今
類書第一發蜀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
多重疊人必有雜門雖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
字徑取一索而獲無一日天下必有賦題故以
題選為名況公編纂精確論經注疏按拾無遺
蜀有書林號為該博止取六氏六帖散於此書
之間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
五世孫熙錄公與東坡同曾事迹及豐公所為
銘謂公書于後因誦所聞所書之兩家子弟實
門既幸未嘗而公之徒儒風日興有孫字贊甫
好古篤孝教子有聞于時龍名鄉書變以吏部
知九江熙以特科為巫變之子肅甫一孫字叔
平人百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浴與肅俱收世
科其昇殆未艾也羅公亦為執之二車與坡同
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死射策有机

雲悵慨之風父子談經死敵向異同之論是故
名動四海號稱二蘇亦為坡所深知意與公適
相先後因附見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游忠甫居城南頻見如平生微事技中小有所聞必詰其以一花一石之器究隱情嘗曰性直言奢執交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乃曰朗矣道喪已久幼論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旧與其父謝君默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礼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講書與詩儀礼雖非全書而礼節其在自古以為難詩而公獨熟復而縱覆之二卿留今速時以吏部其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寶為善本嘗問何以不仕四今之仕皆州古之道是以推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朝朝拜遇国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无也其持論不苟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今已亡又二十五年嘗嘉定四年風始以志銘板書冊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户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字吉之太和令王部尚書汪季路其田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监太和盐酒務遂做所藏林夫所書少陵飯器於京江錫二詩與家開府尾安父於林侍讀李士彦敢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她山谷後爲令嘗為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別不待贊揚若季路好古有素鄭中實知樞家院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紹必能訪求遺跡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臥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　致　樂　暢　達　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郵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絕倒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

之尤為可寶余於此見淵明人在銘中見唐人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明收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晨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尖剛和坐容為之絕倒

跋古日圖

此圖古意其由於唐人是時六經未改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旧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壓犀醜而前以侍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象世為儒少知年猶及識博羅石是生二子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 孝宗上殿改秩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聞太宰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公少南為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歎之昔選戶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煥力學未効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以於梁丞相非足以見太師高情寔士又以知封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抚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文參贍叔所作行狀公之弟四子參陸陳實為其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於藩初說京師人已傳推襄陽一蒞吳洛一劉亞言時方傳誦成風人已想望風采盤璞侍宸西拜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參宜侍立殿班奏知 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詩嘉歎再三遂復寘弟二甲音公既得官時何丞相文縝古為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寺人物豈應瑩州縣中公年始踰冠對曰偶何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為用免冠為高風已側敬且目異日應伸枉王君更向山中讀書云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意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為 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旧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

向蒋林有題元暉横軸云早為山谷印可豈蹄帝所清閒筆力体論松掛神工更能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間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口畫矣閱全李成皆世名筆多天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為勝總起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贗本去此遠矣

跋去鄱府湘鄉小景

国家盛時恭儒多得名貴而晉卿風流尤勝須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惟海詞所謂懷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猶口吐清寒皆為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蓋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為恋而樂荒閑之野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群飛皆有生意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則明伯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哭求去未得尤有感於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前憂責吾儕豈容安處耶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吊喪問疾而寥之乎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編排官楊渾父為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入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大官出守婺女叔禹遂以詩府召為讀寢仍惟直在唐元黨只香山羅亦敵當實佳句也万里之别今自參退十三年又已林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居選田奉館八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恍合嗟昔遊書叁未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序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遠公不與脩静同時余嘗因其言細考之十八賢傳遠公卒於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君碑修靜卒於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脩静

年七千有二推而上之生於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七修靜才十歲况脩靜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已時淵明年已五十與圖冝相從始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賈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請爲謚者當考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蒙謚言皆無清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遠声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脩惟先臣夙有卓行飲氷自勵清每畏於人知貴不服勤孝實由於天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書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諭爲之翁然其初筮永嘉時侍節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閲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傳可知三誨歎仰不已呂南父吏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声者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𡺲書

蜀瀘州有山名跨𡺲郡人李公奇號跨𡺲先生有書一編名𡺲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古言曰𡺲倦也丁度謂字或作𡺲故司馬相如云𡺲極倦𡺲而釋者亦云倦𡺲瘦瘁也先生之書以𡺲名蓋亦其倦遊不睎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陌有𡺲字與劇同者注引古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𡺲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先𡺲而有𡺲集韻𡺲胡官切𡺲亭名在上谷𡺲讓官切說文解字𡺲極虐切相對𡺲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是以相亂𡺲从山谷之谷彈𡺲之𡺲則是欽宗廟諱康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别无義可取跨𡺲乎於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𡺲从谷亦極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御絡皆从此俗書與山谷之谷无别𡺲已逆切拼也象手也集韻云谻變為𡺲執執著之𡺲恐𡺲之𡺲皆當以𡺲俗書與𡺲无别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徼𡺲受詘曰窮極倦𡺲俱音劇倦𡺲瘦瘁也而說文𡺲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徼𡺲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要極而受屈也𡺲竭戟切𡺲極虐切声亦相近疑即𡺲字也跨𡺲之書不應取踦𡺲之義止用古言上林賦倦𡺲之意耳區區雖君賞試芳及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中同年錫起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𡺲字而有司以為疑　觸諱嫌名而發之過矣

跋蘊書

余居憂編大易粹言刊於官舍又自著書名曰蘊書以八起數或問蘊字何義余致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口又二二天地也人去吏交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余意氣至切集韻於去声七志真引上文而又於入声二十四職出此字亟為亟經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蘊並余居既擬太玄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而務用奇字故又加廾罒未知蘊字止用集韻為據惟復別見它書其下又加木則林

之見也嘗考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為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吉吏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于後時令歎息何初周益公用印章番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田印鋳於景德二年蘇鄉二公假書用此也

題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叙舜疑為裴是魯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後世皆以為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只叙掖驚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疊疊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輸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耳

蔡端明述谷渾曲

比柳河東鐃歌鼓吹曲第十篇李禱咸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絶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陽品秩崇則攜拜自文忠公為相以初羅之路公嘗云宰相事体都被富鄭公壞了蘇餌與李侍制師中書詞讓尊而光於增數鄭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哉擢之而師中亦傍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父帖

趙德父為金石録二千卷最稱精鑒此卷謂家公元名鼎者而黃長睿謂大家師春書象之世次曰景公鼎者昉公子與此銘金當以亦為正周亦女及啟亦宗人名此謂仲忽以為魯公客者無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周公咎文王之器無疑考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南窮絲髮而竹筆墨物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

寛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不隸尺籍工畫山水不
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後偶
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西補圖畫院祗候
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
種風氣豈易足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
逸老為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
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
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還往旧亦得其八
僊歌此本改从九以日字為蕃長史素有此顛
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
柳軒宜亦其家耶山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
間又識其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
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
年古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　此
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懷昔為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致復古編頗詳此藝
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觀
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其母人名
先而此云退薦止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
其間以祖為但以隸為楷以薩為篆之類是餘
不散書義法之所無也

跋李晋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从竹从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
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坡公亦嘗用其說湖
州两校開卷一閱真若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
而山哉

與可老木

康博士宣仲以古本墨戲得名於紹興間嘗以
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爾見湖州老筆又出
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谷所稱至梁楷
其詩篇人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於江濱者何
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神譎之奇功似却靈登弟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羅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寵有邦用能保而假山川土田傳作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拔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季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湮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簡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迹於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辨然亦奇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六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窮翻如此豈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曰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寫六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又取之耶若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正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矣書首歲所與汪氏詩跋子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无能知者楷法殊精真亦彩鸞之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為最顯忠獻公為之立祠忠簡公為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記成而忠獻趙召既末及建今年五十矣忠簡之子解將漕江左俾某書之將登于石某為何人而敢厠此簡惟平生慕卞公之節蒙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切末第時受忠簡深知實門下士也茲召幸得以思託名於不朽敢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倣大士開付右皆康博士宣仲之筆楚相則出於司馬承議端行康諱布司馬諱槐皆以畫得名於縉紳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几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序道首曰博愛之謂仁它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嶽麓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公皆深於此者五峰

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思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无所思也則曰則是當始思之時自中无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同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无不仁此要約處不可哀歷差嗚呼此言皆救與論語之本体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无以發五峯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季之不講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季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婿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叙南郡知獎甚深蒲攸會府則河中也大曰經術與於南郡士林屏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嘗仕於濰亦无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為南都恐是引用騶李長孺文擧事故俱不平問而集中知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濰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為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為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為通守而諷已為天章文正知睢州蘇之後始得此職又訛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初又實以明道二年同來宣獻蔡忠烈薦樂全茂材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為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　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非為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為齊郡以濰州為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其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於女孫宣書成不及上仍藏於家也

跋東坡備水帖

蘇文公序黄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讀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後七千餘人薪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衛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

季元置元年戊午也跋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
而精彩照人耳實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回戈三月戚方既　戕廣德
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為
大守禦矣可將亟設方畧招潰卒於郊野厚待
之以爲陳感與其嗣益爲迎城指畫攻吳公以
一審傳尺覩副馬前大畧言戚乃亡冦天誅必
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閒哉也
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
鼓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臣劉晏此也嘗迎城
親以鐵騎衝而而賊背正中之危机屢矣旧曽
問於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婿也嘗
言公當危時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
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盡
既死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惶哭既
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而志如此故將士用
命賊遁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
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皆人忠義相勉風
節凛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於難父死於君子死
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
劉公當任從班亟相流之請也為之墓碑甚詳
東萊嘗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為之墓表足以
傳不朽矣侯之元孫昊思德居崇規先以墓碑
示恵朱晦菴跋語課東萊碑銘今復存當不為
求之其家昊思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八石而家
多故因亡失今昊思一日又過某曰近從臨川
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
真蹟欽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為書且
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亦何幸乃得此
郵亂託名於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目錄子譯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　皇上初受内
禪恭儉仁孝中外且喜后精圖治群賢在列當
未幾時而權臣已傍丫孽牙其閒无有敢白發
其端者時雅吏部侍郎彭公以旧学受眷最渥
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公在東臺同中
書舍人林公嶔奏至再竟不得回当長自此分

矣三人之言皆驗於後而公尤為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名逆列適照獨公不及見今日為可痛也公之子同農寺丞渫欽出奏藁及日録手澤等見示覽之輙為流涕公論既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於九原矣欽係嘉禾家覓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痛中扶僕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於隧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技吳状

楊竹窓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温已專政矣九年温始遣隆演為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即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為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温左丞相其子知誥為左僕僕射云年歲在丙戌温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卞自歸順此正熙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高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温即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為司空宋齊丘雖為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謚川文精此状雖挾戰國縱横之氣不脫五季蘇秦之体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嘗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〻老万水千山得〻来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偽楚檄藁

悖陸侯既立真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死人臣礼争雅不行朝廷肅然敬悼之使悖六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偽楚虛有其表中心實謬懦宜散望悖六之万一遣君王龍天之義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惧中聞此寧復敢某和封府庫以臣名奉 昭慈孟廉而上聖緩於 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机豈此侭丈夫所能及哉

又薌林家規

薌林遺訓凛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部倅

既遴材維持於前二東高壽湯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於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爲久遠之計士大夫名家能奇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居憲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家規如条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也得不立規規以斂其不率者非特此以爲庠校嘗有行於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爲一門表長更推廣之以全處然之義則向氏之舉未艾也既以郝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　陛下於念簪履之舊俾侍羅筵惟寵光殊異曠无前比迄季秋壬子錫宴於澄碧殿因獲從觀清徽之勝洞心駭目如上蓬閬捧手從游天尺顏益溫命宿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无紀臣亦思叙感遇之万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　陛下賜以宸章俾同其詠華袞之褒下逮小臣　聖主所以優禮光寵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省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皋陶賡載賡猶得大書闡策垂文後代臣之光隨馬敢言詩而乃上勤寄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視皋陶抑有光焉僅不能動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說惟　陛下聖孝淵懿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体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曰躋民勤仁壽有曰朕療大下肥得以見　陛下之用心有曰乃護万年顧何當至庭北得以見　陛下之立志若夫聲嘉之以起數業則非臣東拙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記中興臣不復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尚庶几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概念　格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沖中書舍人任公中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閱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焉聞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亦因得竊聞一二又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五言措意无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古冊之上自恨脫出不得端拜下風遠今

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樺之家與
手跡觀焉之歎惟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
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
典局其所建也於是得旨令公繳進所書及奏
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
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
數語從容諧飾歎危中其尊君愛上之心死生
禍福有不能奪者抱一簡於一時貽芳烈於百
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公歟不揜敬書其後而
歸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四明樓　鑰大防

青詞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同侍從

慈宮遠豫未底於安平從列於誠敢仲於須將
恭修淨供仰叩高真　至尊壽皇聖帝恭願自
天降康勿藥有喜備四時之氣生理泰和得萬
國之驩益嚴至養

先君旭齋青詞平安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尚冀至誠
之感伏念臣父具位臣集誠而處己儉以勵廉
久而求進之心晚遂遁閑之志壽几八袠方承
嬉游之吹霽積諸孤遽遭陟岵之痛攀號靡及
視息僅存驚草露之在辰愴慈顏之益遠平生
素履宜得遂於逍遙留世塵緣恐向稽於超度
是用祓除庭宇祇設醮儀廣延十極之真校諸
九幽之若集茲冥福用薦真魂恭念雲馭來臨
星宮班列先臣受錬盡如黃籙白簡之言秘籍
決名往登鉾閣清都之境表斯區切追奉何窮

又小祥

昊天罔極奠報於父慈太上至仁敢干於聖造伏念
臣等先臣具官人々人史勞役經年退休鶴髮宿疾
之餓深歸迷途之遠隔因祥巷及哀益遠於音容善
果屢修曾未通於肝膈平生庶使祥明必遺積世愆
尤凡心罔測詳究道家之旨要親聞道報之彰明是
用恭按沖科蕭清私守齋心藏事泣血陳詞伏望上
聖頒慈眾真普照鑒英靈之不昧悟机令之難逢祓
愛祕章護持妙戒煉至真之水火集既散之精神還
復混元逍遙浩劫二先一弟泊諸附度之亡魂六道
四生悉遂飛昇以仙境攀院永訣塵物何窮

疏意

伏以天地之德莫大於永生上皇之功最先於度世
人雖已矣而道則昭然符節至靈召魂即應精神受
煉魄休飛昇既妙戒以洗心燃法燈而破暗今者追
慕罔居之永隔細瀉同氣之云亡歷年科儀備修人
事今匪億真之降鑒何克齋醮之圓成伏望俯聽妄
祈鑒觀止度集殊勳於所怙覃善利于無邊存亡兒
趣之高清益周凡情之信禱

毋氏醮謝亟盡青詞

闔門百口也蒙露燕之仁稽賴一心敢復勤拳
之謝伏念臣妻某夙依大道媿因多難衷我良
人僅經年哭悲哉仲子遽不勝哀痰痨方哭深
軫鴇芳之痛究倪交浴貴懷臨谷之悲死者不
可以復生餘魂尚困於荀治陶靈　桂糯把於
前屋之芳黄鍋米符嚴身於北年之下禱之子
帝不俟淡朝益之如天於焉闡步是用汎除違
穿恭按科儀共罄誠心仰仲昭報恭顧上真俯
鑒列聖居歆晴摩既周要用張繫之蓋薦皆次
雖微更祈神物之護持火禍之餘他何覩聖殘
生未深願保周害

保安醮請詞

門戶有祥當詐道蔭嚴禱既久爰陪初心伏念
臣夏患以熟既廣茲世重累有既塞之患慕翔
當喜憂之軍頂同宵夢不寧竖占雖吉深處攢
攸之氣共為遷徙之謀家既平康神新枯劫茲
以之宦在道追徐休行擇庚寅年甸之辰列歲
運諸星之位即衛門而設供延淨侶以陳誠伏
願上帝來歆衆真歎判居者行者悉除死妄之

災綫之成之用深无窮之祐

疏意

右伏以蓰卅年高頤保寿康之吉闔門眾安欲
祈長幼之安望天鑒之昭臨罄愚誠之工達家
室逆因藥之衆匀望无跛履之虞凡与禱祠悉
蒙孚佑

丁巳太翁醮普詞

晚境抜關已衍洪造屏居多病敢叩聖慈伏念
臣某賦分數奇而榮已甚深有滿盈之懼亟爲
退避之謀歸已四年猶竊太意之案自无一事
尚厭向闇之班念尸素之過優致史臣之不貸
四成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而况老卅年高
羽妻氣實併課照臨之星位敢伸禱謝之真科
追乾象偏稍营旁舍恐神祇之驚致家室之
未寧恭願高灵俯歆菲佳光感来頃鎮疾病
之憂道蔭所加求保如平之福

疏右語

聖常善於救人在真經而具載福莫長於无禍
實平日之風心歸慶家庭久綿祠祿今无他望
敢瀆南真止禱多灾願祈景貺

東樓畢工醮謝詞

得冠蹈涯莫放居恩之報卜居歸老仰憑道蔭
之加伏念臣某繫圻朝紳既塵棊素奉恭年之
香火若將終焉材抻武之衣冠不翅之矣所營
陋室實荷先廬敢圖乃葺之班寢歷改望之峻
以此歲金繒之賜增前時土木之工幸遂告成
未容得深虞失修之除或于禁忌之秀爰啓
醮筵以安神位所冀子門之安隱先令二子以
禱禳伏願上聖俯臨喜祥来集始有曰少有曰
止期前台以萬全徵於斯衆於斯是爲善頌而
善禱更祈既施畢賜歸休

政府祿大青詞

比鸞隣大深陸延燔亟奈頤心尋故拔措發
醮筵之肅永祈道蔭之加伏念臣某於既拔
晚而参預用已非夢寐所及寔謂陶無於時之
日不違安自知福過乃仲春餘閏之始有正屋
聽仗之吏駢騰翻之方興亟叩頭而致繕既蒙
大造用擇良辰即移弟由陳像集羽流而藏事
恭願高灵垂祐景福来臻老幼粗安早遂歸休
之志通閭俱戍覆露之恩

保安醮青詞　代魏丞相

微痾有感致祠禱於高真冥施所加還精神於舊觀敢忘前請以答初心伏念臣厶蒲柳早衰桑榆侵逼既態得宦之踰分且昧衛生之有經頃罹以加嘗惡寒疾人以食為何或何日而一資以惱疾之百後乃終夜而十起編嘗君口之藥冀遏前疾之寖蕩則呼天獨冢神祐禽而事帝敢屈真遊俯紆寶馭下臨僊官翔列鑾馭前之至意歆酌水之微誠四序暄涼祈免陰陽之寇閭門老幼永同飽煖之歡

又

傾投雲極荷昊貺之无私祇祐戶庭接真游之來下敢修淨供用答初心伏念臣某稟性昔時為貧澷仕分捐心於州縣徒竊食於斗升而乃歷禁路之清階參公朝迄九階重祿廉太宮之寵閣門安潭府之名福重既受人道所思藝柔在候復與元妄之定老擇訪騎真逸勿藥之喜爰扁擁於小已游請命於穹旻道蔭所臨病魔良已恭拔沖科之敘少陳昭報之誠恭續奉宝馭於滑節鑒微臣之悃悃為遲闇暮境浮安甘義之歡而寒暑四時皆免陰陽之寇在臣為幸過此何求

下元設保安醮青詞　以下代仲男

齋戒以事帝每荷神休疾痛必呼天復蒙道蔭受廣真利之祕仰酬洪造之恩伏念臣某涉世甚難受寒多病風傾役於天道用保佑於此身每逢孤嬰之辰必設香花之供屬當秋季務要忽若於外痼疾獨誠心請醮仍加於此歲惟下元之紀節即私室以陳儀伏願朱伏來臨仙官執列坐今孤過詣歲時无妄之災更伴閭門記天地不吉之德

奉使回程醮謝青詞

將命鄰邦懼愆使指投誠上帝冀荷神休茲咸遂於生還顧從志於昭報伏念臣某猥膺捧漢節遠聘燕山上下六十二人往返七千餘里論作為數日有類綿之憂寒穷歲律人懷皺瘃之苦荷圓穹之臨覆賴中国之威靈疑事而歸交口相賀是用即琳宮而陳薦按琅笈以宣儀伏願文伏來臨僊官就列歆此日蘋蘩之供佑兩朝金石之盟久與禱祈咸均福祉

森秀菴畢二醮謝青詞

項歲惇臣因作首丘之計一朝㪅事敢忘蒔藻
之誠既不負於初心尚有祈於洪覆伏念臣比
遭伉儷之戚遂當行徙之餘僅返故山往諜言
十悵流離之三載喜辛苦而一歸爰偽象工以
天容肖作竹宮集不乏神物之震驚備鐘文馳
誠於陰陽之抅忌今則新阡既執喪制告終會
微臣寧禽之晨遷郊士沖新之秘恭頒屢瘟真
馭拔濟函霣俾說休於山何獲游神於帝所更
憑道蔭加惠孤縱

仲男九出青詞 代表弟

陟岵纏悲不勝楚痛叩閽請命仰冀於哀伏念
臣父具位臣某生幸逢辰心常奉道爾出旋入
從之久惟濟人利物之爲仁及記姻族周鄉黨
雖居同事過隨衣冠而歸然既壽且康晏膺編
綠之寵在人情或謂無憾於子道豈云有終痛
已至於聞安變幾生於不測往禱靡及藥石難
施弗爲昭冥之間遽隔幽要之莫攀弓劍極罷
罰何堪急九九之年曾莫逃於定數當七七之
日用恭演於真科爰仗勝因以贊冥路恭翰丶

高靈來下震悃潛通六道四生賴法力咸蒙於
煉度三清十極俾先臣得遂於逍遙仰預禱祈
均霑福利

禱旱青詞 以下代州嘉甫

上天至仁調陰陽之盈下土無告受仰疾痛之
忘呼伏念微臣來官是邦僅更月餘已告旱災
關書生可塞之責然自當順受謂吏治拙殊之
咸此民則何喜自深無禱之憂倫奉祠之與
神吳咸格雖粗獲於甘澍天聽未回恐難逃於
常數是用拜章真宇請命皇穹恭翰歆籲擊之
誠聞極禱之宮雲軒風馬書從列聖之遊電鞭
雷車驅起曲山之雨少救民生之急終修歲事之
成

謝雨意

伏以仲夏以來亢陽爲害下田近水尚得灌溉
之勞高隴恨山坐見苗衣之瘁如江潼之憧㬠
若海氣之薰蒸裳功欲竟而可覆雨意方成而
輙止赫日益熾於焦槁火風時回於飄颻又慮
芭屋之居或有火災之變禱祠未發震懼靡容
惟御叩於九閽庶少照於千里尚期洪造俯念

瘝民大旱為霖洗鑠石流金之虐豐年多黍見
崇墉比櫛之餘

謝雨青詞

驕陽為虐方懷赤地之憂甘雨應祈實藉皇天
之賜敢陳菲悃仰答初心重念海邦風氣近蔭
日楞姝豁幺安城郭之居華蓋橫陳湖闊山川
之秀在東南為金盛之池故民物多豐滿之災
年方頼於屢豐旱忽驚於己甚嘗憑羽士恭禱
昊滋沛為三日之膏霖尽起四郊之嘉穀爰依
琳宇敬演瓊科上以酬莫報之恩下以成將来
之福恭願九霄降鑒八表会同蠲恩浴之經亡
洗陰陽之僭盈自今以始咸與爲新倉萬箱遂
有農夫之慶五風十雨永儲鄉国之休

人日設醮青詞

春陽伊始頒品彙之咸亨天聽不遺冀怯衷之
可達眷惟蕞土素号名成止緣冡歲云災傷浸
有陋邦之氣象微臣假守道蔭曲加曰雨曰暘
禱而必應多黍多稌幸此才庸然念方蟄而雷
恐陰陽之未順歷冬不雪慮疫疠之或生茲
王正遡涓人日即黄堂而㞧事披玉笈以陳儀
用徼福於斯民以祈禳於所感伏願璇霄風馬
瓊侣来游回十黑之和風掃蜘年之冷氣人情
安泰永消愁恨難息之声農事順成無有以溢
旱乾之若

疏意

伏惟比年以來此邦多故飢饉疫疠民用弗堪
旱涼火風人实死告雖幸去冬之安靜莫知新
歲之宜向冤寒暄不齊夏氣序之非正而㧾嘆
未免虞陰陽之戾並志事而祈于今敢後長用
汎蔵公宇祗集道流于今月十七丙子之辰設
醮一百二十分位伏願發顏瑩溫藻之薦鑒齋
戒沐浴之誠敢恩借之往經回海陽之叶氣參
禾充庸田里息肩化預禱祈咸臻康樂

禱禳風潮青詞

風烈必变亟叩元穹天聽下逮遠彰 稼穡惟務
阻山帶江之地閻有折木發居之災千里病之
一紀于此春而先卜既飛旱之有祥秋以為期
果狂風之大震累歲凡於瘞石𩘆不至於終朝
仰憑道蔭之加遂息人心之恐近望日月盈之
候实比月潮溢之時海户傷于試作登山之避

農夫稚耒吾有偃禾之憂帖然不驚生以死事是用
訊戾遷宇敬演坤科同知大道之難酬尚吾高陵之
下鑒康仝羅俗献帯洪休万戶千門俾人〻而康樂
五風十雨冀歲〻以豐登

郡治禳火青詞代天台守

叩頭叉火燹豈田人仰首呼天言猶在耳因舊君告
新之殷雜於蒼故物之私依竊臣以庸陋無堪拙誠
自信比者臨遷禀試潛靈惟吏道之大閑賴神灵之
有助春耕伊始當憂囘以貽封夕阳不違思為民而
祈福自去年林焚之際念宗人奔偷之曉聽禱方懸
延燒既息顧之符而至此宜薦蒔之敢忘愛即琳宮
敬宣瓊羅恭類高真歆鑒大道矜慈年榖順成喜見
曾孫之稼閭閻寧處祈消回禄之災化致有生言之福

上祖母九禹青詞代二弊

陟起纏悲莫贖終天之痛叩閽倚禱歷究長夜之君
伏念臣某人久處人環傾依道蔭方當生前死慕之
日預為身後至深之謀奄一旦音容之遷已而順耳
六秩之犹在受因齊哿　偎万象以森羅振
九原之壅滞毋氏聖善林楼之泽犹存天監高明聆
徑之通不遠伏念星宮下蓮雲馭來臨覺煉魂魄
相慈顧之超度垂休積慶敢為嗣子之私閤稽首祈
哀叩心請命

趙氏從姑保安醮青詞

客路歲月度遭洪濤然居寡藐敢負初心伏念臣妾
生則多艱骨肉有托良人分薄十餘年甘旨之同末
宦游穷二千里驅馳之後还鄉未及敢蟲已深加袂
安浮作厄重寸心之震惕保安請命賴已到家禱施
之初嘉将逆已遘痛臥病綿綴之際犹動依斥豚依
之心方榛槐之既安亦富君之初定併陳二醮仍為
九禹上以資泉夜之超昇下以祈閭門之安視恭念
歆荔繁之菲供聖眷螺之微誠拔濟成冕遙旋路以
真境保全家口與祖適以餘生

景孟旧奉使還醮謝青詞

璇及九重敢必恍惚東之逆軺車万里弃蒙道蔭之餘
爰答初心虔備浄供百拜敬將上命遠使膺弈孝
風慶固豈辞於艱險馳驅京隰亦深悍於顛躋遠屯
叚轅而事是免既遂生還之幸敢忘拓報之祕伏願

天馭下臨星宮就次歆此口蘋蘩之切佑兩朝金石
之盟九斗詩詞感膺福祉

九思青詞 代叔弟

自古有死獨我父之痛深惟天益高惟誠心之應達
敢循哀訴仰叩上真伏念臣父某生死母慈長有家
難羈卑免咻流落廿年將死志之不忘期舊里而有
立一入太學遂横翔三仕中都津非善去王阳自
奉天下田怪共喜誣輒能言外人皆稱其好疾惡不
避賈悴更多退雖死以自序後或可以世望禍生所
忽疾祕不明初驚食啫之傷遂敝左肝之慘莫莫莫
棺而逝已全竟阿之孤嬰瀝血以長號悔將而及追
念生前之素願敢遺身後之食言事至於三時更終
七晝僧修於淨醮用精意於齋壇恭願時鑒忱衷俯
聆冤痛特使冤家讎詰蒙法力以消除口過自非遇
天恩而蕩滌往返冥漠永得迫逆尚令苦懷之餘免
論溝壑之苦

季男九思青詞

先父河怡莫酬生育之恩謂天盖高敢瞻哀訴

之懈伏念臣父具位其秉資純直奉職公廉宦
游備歷於蘄以家食常營於生業晚猶未恰幸
分溢浦之魔俞突向衰歲卧淳積之疾僅更十
月之久曾靡一朝之安以湯令而爲師祖知無
冤錯府偉而綵容誠百不執謗前既行禍机隨
發豈期歸路遽缺終天開門化切於攀號伏觀
歷遣於阻滯肅刺宗之決日藹卒哭之在辰依
道教以追修同母親而附度按黄籙無科之典
求朱陵受鍊之功恭願洞鑒哀衷俯歆淨供拔
冥途之憂趣蕩宿世之往愆仰觀慈觀拯適逕
於真境更教善利廣霑旬於塵生

跪右語

太上慈仁無金闕度生之籍真科深妙著玉匱
盟真之文拔濟群迷悉超苦趣茲遵科止仰會
高靈幸熙式之昔圓諒孝誠之昭格顧孝妣俱
蒙於煉度庶雲霄各遂於超昇仰諒天恩少伸
子道

馬氏建黄籙醮青詞

太上無慈著金闕度生之籍下臣請命陳玉匱
盟真之科竭中情之微誠修蘋蘩之淨供仰祈

洪造倚照丹衷伏念臣痛合慈親嘗仲詐顧言
猶在耳遽經風木之悲孝欲寧神忍視柱国之
澤遂同群從俱發信心延寂士以合諱按灵文
而蔵事棟宇器用則深囿豁潔威儀特肅則務
極精嚴闡教於九〻篇進德之言運懴於七〻
日晝夜之久明以容擾先志重對上灵人開受
㨂之門慶儕倉室之衆近則閭族親姻之黨施
及同時附度之人或飢饉疫病而致死暴或水
火夭橫而沉苦趣雜白宿業咸過大爲洗滌罪
愆超登心浄於以資毋氏飛昇之薦于以明道
家極護之仁恭願飈馭下臨星官就列嶽神㝎
通肝蠁潛通教贖湯之恩宥鄷都之滯獄拔亡
冥之境情邸蟻之羈現三塗五苦咸与維新六
道四生賜之更始照焰所蓋福利惟均

城中禳火青詞

收焚既定髙便扁赫之虞請禱日繁盡拿袚除
之禮敢躬祈於帝所庶永息於天災言念比邦
久無異變比有融風之甚遽遭鬱火之驚烈焰
長煙驗若雲地之起連接棟忽爲丸礫之餘
宣惟戶䭾而人哀真是神焦而鬼爛憂惶蘇無所

衆棺吽鄰哉不忍聞雖一時幸免於焚隨而萬
乘未忘於多懼春鄭囿曾禳於回祿況宋人亦
祀於盤庚爰集羽流大開瓊席印三亭之宝畝
丕九甘之精孚恭願天鑒斯臨僊班就列仵安
宵之熱屬毋滋復然驅南海之丙刑丞令遠伏
保公私而俱泰混潤燥以圖余凡与禱祠慈蒙
祉佑

疏古語

大遂无私物常善救凡民有欲天其必從㓗茲
禳禬之修祈免讐攸之靡冲科既演景貺旗雖
願銷謫〻公〻之社永息礙〻灾〻之害仰資
法力益貞民生

從手帕時九丙晉詞 代諸子

死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敢叩難諶
之道欲神驅積之慕辦效蘋蘩之羞伏念臣父
恭賦性謙恭居家孝友律身而事无過奉從甚
而人不閒言周宦某之素優意宦達之可望寢
嬰沉痾遂棄諸孤歷敎平生疑无媿作尚處宿
障未測前況有叔弟以先亡亦慈傣之所痛敢
因卒哭併禎迫倫顆列聖之無慈深委蒐之受

練三清聖境陪僊馭以逍遥大趣群生尽冥途
而超度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疏文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温州江心寺

慈極僊遊冥瞻號弓之痛中川法寓常棲鳴蹕
之餘時居小祥福宜専享春夷作中興之始為
永嘉南渡之行遵海而南以濟大業泝江而上
首幸此山乱流孤嶼之林宸御榻今存於嵽嵲
洽光清蹕之扁榜雲章猶仰於昭回合二利以
增崇冠一方而獨盛自龍樓之晏起驚駒隙之
屢遷万歲争呼尚想奉花之樂千秋已後豈忘
過沛之悲戴厲德以難酬叩帝閽而有請欲尋
光孝之典敢乞奉　永思之道場旋拜俞音處
修妙果當新歳既升之日乃練衣初御之時愛
宗率像事存孔制　高祖聖神武文憲孝皇帝
恭碩位起佛祖俠極人天万國帰仁尚何資於
梵力一人有慶祈永佑於皇圖

高祖皇帝大祥疏文同部官

三載四海甫畢於堯喪万歲千秋方深于舜慕
爰及祇園之衆少伸郎吏之誠　高宗聖神武

文憲孝皇帝恭願位冠覺皇神超淨土追恭列
聖咸仰在天之靈眷佑三宮益衍無疆之
社

咸肅皇后祥號文

長樂上壽時適經於陳祭周行追感恩肅叩於
梵宮　咸肅皇后伏願覺性長存神遊無尋仰
雅文三來配在天之靈垂祐遙孫益綿卜世之
慶

重明節功德號四首

仰壽康之宮亏謹五日一朝之禮當震風之旦
想闕万歲三呼之聲爰叩竺乾用祈戩穀　太
上皇帝陛下恭願怡神於淡游物之初娛侍兩
宮時覲奉卮之樂坐覩万乘日承問寢之歡
就棲上壽莫信百辟之班象教祈年敢獻三呼
之祝　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奉兩宮
之春均万國之歡　聖子承顏長見玉卮之樂
昊穹薦祉益綿寶曆之期
就棲上壽想闕万歲之聲鳳起來朝覃及八荒
之域敢修梵唄仰祝皇齡　聖安壽仁太上皇
帝陛下恭願祈奉兩宮坐參太極洋與旃矣閱
天長地久之期福履綏之見日居月諸之求
慈宸上壽時屆五日之朝寰宇攄誠預獻萬年
之祝敢詣梵剎用啟鴻圖　聖安壽仁太上皇
帝陛下恭願玩通穆清頤神恬澹皇穹垂祐坐
閱嵩嶽之呼　聖子承顏歲奉湛卮之禮

瑞慶節功德號五首

聰明時若實維有道之長瑞慶大本周紀誕彌
之節集祇園之淨衆比華嶽之封人　皇帝陛
下恭念如日方升與天同久奉三宮之寶冊既
舉縟儀上方壽之玉卮念覩盛事
占繞電之祥適當良月採磨崖之頌用表嘉名
爰舉就日之誠仰祝後來之筭　皇帝陛下恭
願鴻圖有永聖德又新孝治興隆奉三宮之色
養皇恩溥洽得万國之驩心
虹流電繞適覩載震之祥地闢天開用紀中興
之瑞爰憑象教仰贊鴻禧　皇帝陛下恭願如
日方升與親同壽聖乘昌運益綿寶曆之延洪
仰悅慈顏長奉玉卮之笑樂
駕明而治坐凝久大之勳如日之升敢啇延洪
之祝武德緝佑仰白紺容　皇帝陛下恭願德

冠百王受形四海闡風邑花益錦箕翼之期
水天咸被衣裳之化
九五福曰壽仰祈天子之年三千臣一心俱上
生乾之構　皇帝陛下恭願規恢大業鞏固丕
圖日就月將益懋緝熙之聖孝天長地久允符
博大之真人

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並代作

東宮

尊處龍樓備極崇高之奉祥開虹渚適當寀風
之辰說見叢以輸誠望海隅而同意臣叨居世
嫡尤劇懽悰　皇帝陛下恭願如日之升後天
而老題文謨承武烈茲錦寶曆之期德邁日万
光年永上玉卮之壽

太子妃

黃屋非心獨儼尊於太極赤光祝瑞當誕育之
嘉辰敢倚婦道之恭式効封人之祝　皇帝陛
下恭願游神淵默玩道希夷得壽得名益修龍
樓之春卜年卜曆坐錦鳳曆之期

宗正司

為天下君尊歸於父願聖人壽情見乎辭恭達

電繞之辰敢後嵩呼之祝俯伸誠悃恭叩高真
併三上東　皇帝陛下恭願與道長存後天難老九五
福曰富曰壽其永延禮八千歲為春為秋自今
以始九州四海常瞻太極之尊五音一朝永享天人之樂

溫州守

備九州之養於昭授禪之明得四表之驩咸紀
盛商之慶仰憑梵力通云通陸恭祝皇齡光充壽圭
冒天休道父上皇帝恭願美等南箕尊同太極
上千万歲之壽永觀漢殿之稱觴卜七百年之
期坐見周家之過曆

放生疏文

虹流千渚稱聖壽於漢庭魚躍于淵樂思波於
文沼用廣好生之德茲儲溢至之休光充壽
聖德天体道太上皇帝恭願福祉川增珍[illegible]鏻
華淨〻圍〻共闌在藻之歡湯〻巍〻均仰如
天之覆

會慶節功德疏三首

應龍啟漢協千載之休符　已生商紀一王之
令節命羽云偕流之衆誦琅函同葉之文爰集
勝因用申慶祝恭願　皇帝陛下筭齊箕翼德

並乾坤五日一朝永奉慈闈之樂九川四海咸
歸壽域之中
乃聖乃神仰離明之繼照載震載風當良月之
就盈演元始之真科祝无疆之壽算　皇帝陛
下恭願緝熙純嘏保合太和五日一朝長奉玉
扆之壽三呼万歲允符金簡之书
重華協帝過前古之未聞　子生商宜從天而
不老恭憑妙梵以效愚誠　皇帝陛下福祿
秉聰明睿進子又生孫〻又生子符三代有道
之長春而後秋〻而後春享五帝獨高之壽

放生疏文

願一人之壽如周陵而不騫均万国之雖暨魚
鱉而咸若恭願　皇帝陛下福祥鱗萃德澤川
流躍魚入于王舟會有興隆之瑞餘龜枚卜岐
記出還忠厚之風

皇孫生辰功德疏三首

東宮

仰蘭闈之貴尊處長秋占玉牒之祥適臨端月
慶修子職爰演真科恭願　皇后殿下福与川
增壽同地久宜文似保三〻南之化益高止始之風

奉　上皇萬歲之觴永助赤夫之燕

太子妃

丹禁騰驩喜逢定旦紫光紀瑞適屆陽春祈仰
報於姑慈用歸誠於梵力恭惟　皇后殿下端
居坤極永贊乾剛歌如山如阜之詩敵祝聖人
之壽占維熊維羆之夢願多男子之祥

皇孫

誕膺慶方占夢旦之祥琅笈輸誠步巻舍節
之愛恭願　皇后殿下化行江漢福厚周陵萬
齡問安路五日一朝之礼躍衣冠治奉千秋万
歲之歡

皇孫生辰功德疏

黃姿日茂多福川增田覲畫堂方厚命名之愛
未央前殿永陪上壽之歡

金山寺水陸疏文代仲旧奉使回

肅將明命錢使客以吉旋周涉巨川埋邊疆而
甚通寧知末路乃值陈塗同舟遇風波竊疚心
於國自大水叱船舫亦委命於濤神望慈蔭於
空坊寓精誠於炉篆敢圖昭格託賴護持慾〻
旆旗咸登彼岸蕩〻淮水後作安流變俑行者

之累囊用設伊蒲之香供伏願龍宫示現象馭監臨六道四生共脫沉淪之苦兩朝爲姓永安偹息之時

普覺觀音祈謝疏文 温州教授

祈雨六首

圓通大士示視無我普覺道場効灵尤速惟我家之三叢蒙菩薩着百年試郡之初亢陽已告驚河流之積潤念稽事之可愛爰致禱祈用求潤澤春霖太甚固知氣數之必然法雨均霑止藉神通之无畢

荒歉惟行豐莫蘇於凋瘵時揚未若顧歉後於所穣重念此邦久無樂歲客秋已及適殫寔繁雖未耜之耕图散弗勤而雲霓之望莫急於此倘重十日之雨必害三時之農爰稽首以求哀恐嗟晴之无及伏望俯憐疲俗久困旱災一之其可再乎頼副老農之懇請雨自上下者也少施大士之威神

連月不雨雖農隙而可憂半冬未寒仰仰天時之弗順河流斷溜場圃揚塵豈惟豊陰之不灵或恐祝融之爲孽圓通大士矜閔衆生愛竭丹誠

持甚饑莩尚嗟於填壑驚心猶懼於傷弓章茲時雨而時暘方冀多稼而多黍占風有候或云春雪以爲期去秋匪遥大恐暑雨之爲兆巫投慈造預彌巨災伏願俯鑒悃誠曲憐凋瘵指麾海若俾无發屋之虞彈壓飛廉不復鳴條之警庶乎大穩濟此番成

海神廟禳風供斛疏文

仰慈无礙凡有感而必通歲事將成敢先期而致禱惟此東嘉之千里困於丙戌之一風千疇鞠草野之墟万衆葬江漁之腹積百寃歸上好

休陽未蘇累歲之餘殃重以去年之甚旱飢羸轉壑疾病盈門章災數之已窮害農功之在埋然而人必易恐里語相傳謂飛雪舞見於初春計颶毋或生於今日微風偃鰾已懷援木之憂多稼在田未保登場之慶爲之吏者其敢安乎是用恭叩寔祠虔修釋教設冥陽之法食建虞凈之道場伏願諸佛證明万灵歆鑒俯饒兗於清供援滯魄於迷途風伯收威无万竅怒號之恐濟神助順信雨潮來往之期詩詩豊登同生歡喜

郡治祈雨供解疏文

一水一旱固知定數之難逃三沭三薰尚賴覺慈之可告竊以天災代有所在皆然歲事屢愆比方特甚而戊濫海之變死者不知其几人壬午颶風以來今則已周於一紀創痍未復旱暵旋臻方良苗之在田乃經月而不雨連豐病暍大澤揚塵深懸郡玫之不修抑恐民風之能致物命至愛熏危丁及於細微人過惡盈雕用日崇於浮侈濟而罵詐悖我彝倫里閭織吉甚於許語積有妖沴上干太和不然鄰境之應祈何為後我況已四郊之家潤獨未八郡既靡神而不宗亦閉閣而自責廣延聖侶到處公堂慮僧衆之弗憂東木戒潔懼危尉之不謹別供伊蒲肩老比丘發大誓願為衆生而請命消望日以陳儀雖青澤之漸通仍初心之不負談無遮請淨之法會誦甚深微妙之密言伏念諸佛證明万靈享應愛民宿業隨懺悔以銷除厚夜丕免感馨香而能病九刀砧鼎鑊免辜之物与飢饉疾非命之流悉仗聖緣咸超惡趣洗滌滯淹之氣扇揚和暢之風宣徒三日為霖澤遂如祗如京之稽庶幾千里有衆永為樂郊樂土之民

淨光祖佛謝雨疏文

永嘉禪机不労一宿曹谿涓水適滿大千頃深旱暵之憂儀舉祈禳之典禮真身於公宇彰妙感於海邦雨師潤物以為均風伯收威而退聽爰錫稻田禾之旧周還本堵波之居願安故山

永福寂示

退藩豹潭聖水供解疏文

甘雨既多已彰神賜靈泉欲返爰答願心竊惟變通雖在於龍神佑助亦憑於佛々讀四句之法印咸堪受持值一樣之息衣得安恐怖頃致旱乾之禱未蒙膏潤之休遣信士以啓行許勝緣而有請果岳應感可保豐壤雖衆永之既歸野一壺而獨後虔修注供上報陰功伏願三界居歆十方均足受茲善利益資潛躍之神施此餘休長使雨暘之若

普覺寺禱風祈雨水陸疏

方數千里之旱為害閏多自七八月之間至今未已春益海郡屢有天災雖今歲元陽不若他邦之已甚而積年重困益令疲俗之難堪仔齒

之地已無可為阻滯之郊亦復告病來哉野老
望世晚來風又因之苗無秀者況復火鶴鞋土
猶恐朝暮之不虞麥種雖施且憂春夏三元縱
頃求大士曾發願心爰即宝坊恭修淨供伏願
萬灵鑑容諸佛鑑知異陽款無礙之齋益郊野
蕩有生之沴氣慈雲法雨來蘇焦稿之餘旱魃
灾神屏遂要荒之外尚祈妙利普及含灵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回禮告功必資三日之雨飛蝗作孽忽旱四方
之風恐懼弥勝祈禳方搜遍濤接木之暴逢於
鳴條之和敢即靈祠恭陳法食謝天地鬼神之
大賜廣異陽水陸之鴻因尚慈佛懇俯狗人欲
收召和氣洗旱魃之餘妖霈作秋霖慰農夫之
渴望

楸宮通場疏文三首

新漢代之章程務全易避臨同卯之固圖暴見
屢空樂吾民畏法之心休聖上好生之德雖
一旦喜清於海繫恐積年未免於滯冤謂摧剛
在訊徐圖士易痛呼於樊唱爰苦海為道場仰
諸佛之慈悲憫衆生之愚暗蠲宿愆於已往悉
與為新開障業於將來應凡不犯
楸繫俱空頓覺皇之明證緇流皆集善妙果之
圓成爰樂異像載祇故事更假慈航之濟永除
罪囚之虞同千里之風期有司之不犯尚一人
之慶庶比屋之可
繫囚相連十年不見於圓空聖澤旁流一日喜
聞於刑措掃除陛犴洗滌桁楊集淨侶以咸夾
建道場而致潔梵音所發前超瘦死之冤佛会
普圖無復冤之氣願修德於妙果遂永濟於
凡夫上符盛世之好生下便新民之遷善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二道

鄉山南水素號樂郊回祿祝融忽為妖孽延燔
良久被害殊深風烈妖馳掃比屋百家之市灰
飛煙滅如浮屠千尺之災高衆鶩號一城災
幸救焚之甚至遂反火以无他然而永俗記傳
連朝小警恐天災之未殄非人力之可為願集
衆緣共圖勝事招緇黃之淨侶建晝夜之道場
廣設幡幢周行閭閻願見閭之喜捨庶禳禬之
立戍太陰施威無復黔庐赫烜之患畢方既遂
共為曲突徙薪之謀永銷焚煬之虞一洗構攸

之氣
伏以四明樂土萬室連甍自從兵燹以来元育
火災之忍仲冬之始奇变可驚俄刼火之間然
况海風之助虐民居邑屋遡化埃煤宝塔戒壇
亦為煨燼因難逃於大數願終頼於佛慈爰建
道場併修斋懺哀心倍尽録事告成大坑戒池
長祈觀音之力祝融悔禍無復畢方之妖度一
变於清凉當永消於熱惱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水陸大齋真阳普供報應不可等數功果何待
贊揚江浙近年多用鄮山蘇公之法東南信士
罕見潼川楊氏之儀窮究本原具陳規範自梁
武帝肆於誌公和尚取大一藏以有成由秦莊
襄現於英公禪師隔二百年而後振讀者无不
起敬行之未得其人載惟玉几之屯深不减金
山之殊勝况舍利光明之殿方欲繕修全全蜀
雲水之流俱来過習将以重午之吉廣募四遠
之人積少成多庶几易奉向今华昔何媿爾良
上碧落下黄泉皆蒙利益盡虚空徧法界悉与
證明以其施用之餘助此修营之費合布善拾
共結勝緣

石語附

阿育王舍利宝塔風著靈光梁武帝水陸大齋
久歷法供兹德蜀道之衆共演潼川之儀勝事
圓成群情欣悅三乘十地普施慈悲六道四生
咸蒙善利仰祝　皇上後天之筭永為東南集
福之場而居海王併来㨂摘緇流通俗毋忌焚
修

持誦三經發願文

一周載惟般若之名金剛彌陀之藝浄土觀音
所說救苦為先廣示衆生之津梁尤為萬善之
机要誓從今日更發誠心專持三經之書咸足
大藏之數周知閻浮界内總是空華共如生死
路頭未明實諦上則欲悟明於心地次則欲修
證於西方冀諸佛之哀憐俾願玉之滿足遂起
彼岸免墮迷塗尽此衰殘永無退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疏文

鵝湖已老住溫州淨光疏

永嘉本邑叢林久矣上方之虛席圖悟切覩孫子翕然大衆之傾心某人孕西蜀之奇傳東坡之裔臨濟雷鳴曾從四明稟袞声揚岐金闕圓直向一圓中透過人言四鵝湖老便是真御子見不嫌亦作三讓辭及早為出一隻手正法眼要知落處證道歌重与知來江月松風後見傳家之請白河自海口共看說法之精神若能徹底為人是即名為報國

丹丘同老住鴈山崇德疏

鴈蕩山中春秀繞鹿園今下箇〻風流要得當場生人須还這家兒子厶人禪峰甚峻道價素高振起門風更寬祖翁題煥主張法眼且是棒喝分明一離竹坡回房坐便丹丘改觀道場作戲易地皆然吞蓬透圈自是平生高手拈拖堅拼共看今日重新

皇甫道錄住玉隆宮疏

住青蘿縹緲之宮久演教門之祕望錦帷遠遶之地豈無里開之思况是旌陽故庐且有洪崖蕩迹若非第一流人物雖追十二君家風某人道價穹崇神風俊整子微受坐風高絳闕之名留監隱居宜得錦湖之曲進登瓊宇密侍玉皇受　兩朝之異知領左街之要戢倦遊上國雅意西山共期紫氣之來少慰黃冠之望福地歸棲之勝宜訪真僊遂東鶴御之歸　正須今日看就冥冊之九津上俾睿筭之万年

智門蒙老住台州端巖疏

競峯古剎與天台鴈蕩相為長雄心開正宗視臨濟黃龍不間今古况有清朝之恩渥重新宸照之道場若無當人誰爲大事某人源流有事自器度不凡禪机八面俱當世事一綠不掛海山孤絕真成桃李不言道價獨高致使龍天推出九皐鳴鶴無意聞声一片閑雲何心出岫石牛兒含箇付麼主人公眞受人瞞會頭拈起此段話頭直与承當前輩家法九重有命四衆傾心戢象軾之肯來擬覩床而奉唱仰延睿笑拖起宗風

昕若住台州宝嚴疏

祖師命脉不斷如綫古佛道場几成掃地此際
幸逢知己不妨重為開山某人宗派是當見地
明白飛来峯下親傳佛照之灯姑蘇臺边曽施
臨濟之喝有如梵刹寄在海邦雖云欠做十方
却是本无一物来開當来正法眼且往相試血
肉團可兩罵風自是叢林手段量柴数米先作
粥飯主人不須更陳三請之辞便好求賛九重
之壽

雪庵瑝老住芠童疏

太白名山欝乎天地淑灵之氣　吾皇宸翰飾
以雲漢昭回之光是為東南第一道場中有江
湖數百衲子茲為虚席欽為主盟山人卓尔不
群老而益壯動處如電翻碧落本来似雪點紅
炉黄龍　三關家風不墜永嘉一宿出處是當況
承雲正宗真是　心關嫡子就湫百丈重添新語
矩羅道場杞竇一千歲振起明覺師法席冠柳推
出江漢漫游寄言杯渡孫兒莫駐雲庵老子便
把一條榔㮇来看拈西珍珖平步蔭要三兩般
可謂去来自在異化机出一頭地却煩接納後
来奉揚諸祖之真詮何贊　兩宫之曆筭

又

天童宝坊甲子近郡心關嫡子存者絶人直堪
恁麼老師来至此處法席山人辨才无碍性地
真空以香名庵非清非濁如鏡鑑像不将不迎
妙用全提何妨呵佛為祖篡關拈出自然斂聖
驚群認取乳峯回游来赴鄞江勤請九我里士
俱望足音瑪瑙班前曽開鉄艇歸去玲瓏巖下
佇看錫杖飛来

真滴叟老住慶元湖心疏

善解一字古佛便稱律師抗折百家南山遂超
衆説無恨痳瘳既久何幸老識出来山人斧菩
提心傳毗尼樞有志己利物之志開防非止悪
之方談不二門久接四方之雲水現大圓鏡請
出十洲之伽藍要合鐘鼓声音直使湖山改觀
石橋映月重新廣大津梁柳岸揺風顯出清涼
境界

雲老住育王疏

達摩師端是芦而渡江久賴生主盟之重阿育王
為舍利而造塔佇聞飛錫之臨既是當仁毋為

多遜某人拙巻摘子佛日諸孫得髓得皮无留
單傳之業不觸不背尚存奕世之風一自鬼神
推出以来屢受人天作礼之供香山頂上擘開
建理之枝甘露巖頭城尽西江之水既已得祖
師之意好来伴佛服老人生斷衲僧舌頭正須
著力接取禅門命脉用報国恩

雲隠觀老奉　勅住天童疏

海内名山最説天童法席禅林的派須還臨済
當家諸音一鋪人心俱屬某人神鋒峻発正令
全提西湖水不抵辯口瀾翻比高峯来如適行
孤峯一光一造都成陳迹三章三要正賴拏揚
豈惟祖師禁可共作證明直得衣冠果許同伸
勸請呼猿洞口任他方姪争流宿鷲亭前使者
一錫飛下

呂妙巖求僧疏

奉花薌之教予極有年我福田之在亡今无計
結縁未就稟傳愈高冀承檀越施心肯出一隻
手遂使河沙宝塔能合百尺尖尽此报身仰賛
福利

西山行者求僧疏

山林修道豈問是佛是僧佛祖傳灯但要得皮
得髓後来若非得度後世不号出家須尋多宝
如来買箇護身符子今日大長者特達倘遂圓
成他時下版頭工夫無非報効

陳如礎求僧疏

捨身淨刹予極有年廁迹緇流未逢知己君早
得阿難紛使可裁屈晌右顧檀越之発心畫包
身而圖報

玉妙岩求僧疏

就夢説夢摅是迷逢傍家出家漸離塵鎖須仗
衆檀越成取大丈夫今日有渠橋頭倘遂全於
僧相他時三修椽下當有契於祖心荷德无窮
酬恩何限

温州北山隠清修造疏

同年翁處塵遊予遊北山歴覧勝
處旧有隠清堂傍亀亭荒廢已久
同遊諸公論延福　僧俾圖之為
作數語勧好事者

東嘉素多勝地名寺有傳北山祇在近郊人獨
罕到訪朱處士之遺迹追蘇使君之旧游惜當

策杖之餘獨無駐足之所神龜下闞澄碧迢有
危亭雙溪來對隱清但存荒址欲為匠石之費
自恨虞之之貧全闕一壑之高人其作數椽之
佳處後或來比當常賦之

開元觀修造疏

永嘉福地滄海名城七山上應於斗杓一嶂旁
連於華蓋危曰黄冠之宇多依東麓之隅惟開
元之旧基有星封龍壇之猶在白沼平之下徒
致祝融回祿以挺災章賴前人稍尋破步樸帶
城郭權與棟樞適稔歲之在今集衆緣而可後
賁几喻於鉅可得未及於二三瞻大於軀雖若
可笑予成於志夫豈辞勞尚冀墮情醉中指困
坐上使雕甍刻桷望如崑閬之間而寂士清人
安於黄老之教上以贊兩宮之万壽下以承
千里之百祥顧啓施心共成勝處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中和東卷始著白雲之号祥符立觀遂賜和霞
之名拠郡之東北隅閱時几三百載慨殿庭之
甚隘俾棟宇之增高功非不加事或有數適旁
卜築信三年之不成大厦忽傾非一繩之可助
雖書成至於輒壞然不靡其和以與況元始之
像端然獨存信神明之力有以陰相爰啓法輪
之鼓併崇僊閣之居言念行吝一揮二徒四集
自有囊錢之費空无纖粟之儲遺照生忘难孝
赤城居士建功立事正須白水真人獨章吾門
遠當樂歲所冀指囷於坐上不妨墮幘於醉中
共捐羨積之餘助成輪奐之美求祈道蔭加芘
況堂

化住幢疏

子城東南隅古岸古閑處雖非通路之衝要頗
多暮夜之往來處言相驚遁者易恐憂灯一炷
已破昏冢小屋數椽用資休息共軫細講之念
欲推極溺之仁爰建法幢倚川神兄庸仰憑於
佛力用援諸於遠進惚兮恍兮永除妖孽居者
行者咸保平安須暮衆緣助成善利

臨安縣瘞遺骸疏

瘞野衣薪乃上古之遺俗捲骼埋胔實先王之
至恩春茲壯縣之匯畚迹行都之側耕田鑿井
帝力何加送死養生民心无憾夫何㦤地多有
遺骸君戰場之風悲日曛青海頭之天陰雨濕

視之慘自過者動心豈挈基以為田因成暴露
枷兵殤之無主弗得埋葬行道僵尸亾年餓殍
莫窮所本祇益堪傷致死而為不仁在有情而
安忍數人士不得見豈亡者之先知是用廣募
弔緣共與義了櫬櫝雖小足以斂形兆域因高
各全就此集一方之淨伯建无碍之道場拔滯
魂於冥途飽饑饉於清供盈除氛穢融化泰和
冤有所歸治縣之哭声自絶神其來聽王恠之
陰德可知孔曰見聞同垂喜捨

慶元府砌街疏

熱樓巨麗下臨九達士莊雲屋參差傍列万家
之市行塵弗斷方梵寒隔不勝硗确之多先後
相夷之回時爲久矣過者病之欲集弔緣共成
茲事既往来之走穩且讚嘆而福生隱以雜樹
以松雖不及秦堤之盛平如砥直如矢尚庶几
周道之行

環村建橋疏

合數百源来徑越嶠泓千餘里往下地山人懷
病涉之憂孰有知津之問略约之設既阻於征
途杠渠之成尽煩於歲役共思衆石或可絶流
建橋當平敵望杜征南之盛蹟人漆洧庄元鄭
子產之勞仰凡人心共垂樂施

妙應院募随年錢塑佛疏

彈指開八万實閣當知无号神通寸莫作丈六
金身何因有爲功德若要莊嚴供養却須相好
光明惟此轆盤四無佛像中尊方就衆力来周
欲結万人之緣合施隨年之數一之四字尽出
善心千个伯双俱成勝了頓垂喜捨用保遐齡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奉川百里僧剎相望縣治東偏佛廬尤勝賜以
告成之號有如開善之名當成年中有大檀越
改遷勝地殿堵粗全尚惜故暮靖荒日甚爰創
興於寶藏用增顆於新規毗盧五千卷經有尊
四部左真五百天士併列諸天営求累年艱窘
万狀適逢樂歲歷叩高門旧店重開如童子聚
沙之有漸施心一發笑厖公說宝之无端

開元寺修造疏

旧水南隅開元巨剎層樓古甚如實殿巍之獨
存老栢蒼然有武侯廟之遐想以之不葺寢以
弗支廊庑於焉歌傾舟艤爲之改瞻雖已名開

於户牖未知剖破於藩籬爰啓傾心當求檀施
刱惟宝所旧寓大場化今日縉紳之賢多異时
常布之士上有將相公侯之盛次為言語侍從
之臣富貴暴來人物未艾棄下之经三宿又有
慈心華陣之掃千軍豈忘求處頓需喜捨以倡
平緣妙使僧戶有再吳之期是為佛法資外護
之力益增福祿埜謹重修

白水鑄鍾疏

青山深處白水與區雖淨刹之莊嚴借古鍾之
瑕疊欲來良治酒募勝緣一声出紫翠之間偶
無聲昏曚之病集茲妙利用祝遐齡

修董孝子廟疏

純孝著聞実始董溪之孝子英灵不泯遂為鄞
水之靈神布食至今民生知嚮属歲时之既久
致棟宇之寢漏上雨旁風見丹青之故暗東廂
西序思輪奥之更新下邑建祠豈碑甚餙城中
庇接衆志所同然而費既不貲力難自给敢求
喜捨以助勝緣揭處要是豈特為一方祈福之
地化民成俗抑將勸千里事親之人

悪溪崇孝观修造疏

甬水名邦羽祀盖寡董溪勝趣琳宇將歆翕
巢林以答其祥尤武據地以定其址為一方集
福之地夫豈偶然頃千金樂施之家可与共此
雲棟雲眷倫遂有成霞褐星官敢忘图报

建井亭疏

作函之地涌出甘泉剖榛之區化為雲宇總千
門而合級尽四衆以傾依不有宝坊未称偉觀
今欲莊嚴傑閣崇餙扶欄上供尊天助良因於
有求下蔭寒井滴瓊渴於無窮已得道人來旧
空拳豈无長者為成茲事指囷隨情毋歎古人
之高風抱甕飲飯一洗海蘋之陋習尚期他日
粥飯之供普接道進甕水之流凡与勝緣咸資
福力

妙應院作塗田疏

伏以董溪佳處妙應宝坊閒著香山路頭十一箇
有五双須從遠裏之堪失奉川釋子一錢無四
字要结衆人緣債生主相煎塗田先凡不論已身
飢飽願得兄弟通行宝孝雖曰难成此意終諸
有否大家喜捨不問少多好事相逢莫教蹉过

岳林寺作塗田疏

山號岳林有短李公之題額古称弥勒乃敢皮
袋之道坊地有奉川名聞寰宇化身千百億衆
変現无窮列也三百餘年流傳易盛惟我茫蕩
之侶共圖粥飯之緣眷此瀛壖素多斥鹵就當
孤絶之處可作膏腴之區鼓隄防以遏涛浪之中
最為雖事藝黍稷於蚊虻之窟始是生涯欲得
海若禀曰除是錢流地上為德化士往募人囊
称歛春耕備道生成之計左贊右粥永无乏食
之憂自今以始福利有餘當来下生贊歎未已

修戒壇疏

學佛无戒礼儀不存結戒无壇勝心雖發故祇
樹之院六十四首建道場而江淮之間三百餘
州弘教法惟鄞川之宝所宝昊是之故觀出
會稽奉寧一手蔵之覆 圍繞三重做轉輪壁
三果園之莊嚴遵南山祖师圖經之制度一方
壮觀四衆規依中更種越之堪修營廣歲時之
綿遠丹青皺縮棟宇傾欹覩発頹之旧 文啓募
緣之洪誓搏手無策費錢不貲未免需求庶蒙
布施倘捐金幣不於一佛二佛而以種善根來
茫蕩得依五戒十戒而受其是之善緣至大福利
無遮

慈溪縣建夷田橋疏

濟乘興於溱洧豈知為路之端建河橋於冨平
真得恵民之實惟茲近境素有俗梁當涛波吞
吐之衝 車馬往来之要昔陳氏一時興起歷
歲月以変遷今董漢萬戸經营庶工材之易集
更傾於瀑終匪良圖易旧從新方為久計饒此
田於斯道互各啓於善心不日而成雖非鞭石
濟海之役平步而進何殊禪天螮蝀之雄豈惟
利田远之特入抑亦增一方之壮观

東湖二靈山鑄鐘建藏疏

一湖湛千頃之碧真是逕虛之雲立万山之中
允為捷秀韶國師留下公案和菴主大振宗風
章卿槩特與主盟有祠山来為護法再新棟宇
寰擢林巒会漁人攄攻不減二千 而水族傷
殘動以百萬計念生有性胞命無門今欲撞千
石之鴻鐘飛一輪之宝藏消除書障拔濟冗寃
頤發施心共成勝事當使千頭魚内覺劒輪之
在宫三界先中人華嚴之妙境

龍潭発海院起殿疏

黠埼與區龍潭勝境鬼神呵護去稱資藏之灵
山川翬翔爰後佛廬之盛丹青相映棟宇重新
古殿獨傾歷百年而愈甚華榱載飭非一木之
可為况闍境於此而祈年而精藍賴茲為壯观
願捐巨室咸聞例廩之心即戒良工競致揮斤
之召章蒙喜捨立見崇成

蒙山棲霞觀起殿疏

棲霞告壞結海吴壇徐君房求春神之芝径行
自此陶隱居留透就之宇遺像儼然為千年傳
道之區號一方植福之地頃謀遷徙寢致隳頹
坐使殊庭鞠為茂草欲茲鼎新古迹復见琳宫
將雲煉雪眷之煥然庶星冠霞裙之華上顏垂
喜捨以就勝緣望島玉之神仙圖知雖建立仰山
中之宰相或可希蹤

黄州雪堂建思賢寺疏 代牟孝作

長公之隱實在黄岡東坡之名本由白傳望竹
樓而不遠築雪堂以定居甘為坡下老農夫自
謂樽前狂副使武昌南岸曾夢紅樓故壘西邊
屢游赤壁岷峨雪浪錦江春色自過手前四望
陵丘北山微泉時溢其正坐見再閏若將終身

建橋冨平敵望杜征南之盛濟人溱洧庶免鄭
子產之嗤仰凡人心共垂樂施

攻媿先生文集卷八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祝文

溫州修大成殿祝文教授

殿久弗葺隨壞日甚神像在露懼將壓焉易敝復新繪事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通判

東嶽行祠

泰岳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某佐郡此來伏謁周庭嚴嚴之睟邈在天外神所則近尚其顧歆

靈巖行祠

惟神之祠肇於永康而靈響之著盛於台城乃崇寧元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於朝是以有神請之封某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歆祠下靈康之錫少俟朝夕惟神其監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矣佐郡此來祗謁祠下吏之事不敢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王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禱禳言曾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俾封有光某茲叨佐州祇敬愈篤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歆謁肴鮮酒薦仰廣陰佑保綏九邑十雨五風豐年穰謙吏貢苟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某來知道而願學焉某負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某之心亦當無乎不勉孟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某贊佐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留無害神之福吾民者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為不貲如今去矣祗拜祠下非敢徼福於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溫州謁廟祝文知郡

天子之通萬世
先聖
師尊天子之尊萬國所共崇頌
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田儀莫大成之廣
殷㢡切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〻雖不敏請事斯語惟
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
神咸若灵響祠詞山云惟王成德著于東南敕此邦民已受賜海神去惟
王勲業昭於唐咸德著于吳邦某國寧安撥祈報屢矣茲焉假乎
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
之賜學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為民祀典所載
亦惟有功於民者祀之秋氣方中岌〻然以風
濤為憂從霖未止謁而開霽以全農功〻不敏
竭力以祗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出州吾民其庶
几乎祗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酺鄭康成之蝝螟之
酺慶曆之制有蝗蟲則祭應寧識臣竊每歲春
秋行禮終不果行及閏五月丙戌以蝗螟為害
祭以杖禱朝神之賜隨郡衆見茲當晚禾秀茂
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
不憚再瀆復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而况明神嘗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於蝝螟者
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於應俾田祖之神畀
之炎火以全歲事於垂成不亦休乱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宝萬世而况吾夫子集大成
而又撥其萃廟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国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〻不肖識郡以
來伏謁之始固嘗請斯語冕勉萬一由是得二
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
十修釋奠之礼獨瞻廟庭不忍遽去眷〻顧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　之謹奉吏于茲有年
矣某試郡此來禱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
今歲尤甚十兩三風以迄康年晚禾閒雨不免
煩瀆秋高氣請恩靈帝澤豈容廢能動神所蓋
千里之幸也是之撫民不過二三年〻奉〻此

抑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昊既神其加惠斯民
於無窮哉
工部加贈樊黃祝文四首
國家歲事于南郊大赉四海以叨列朝籍贈
先考為中散大夫嗚呼惟柄氏世有積德衣冠
嗣興既百二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
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
仕凡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閱官簿益高
壽七十有六而東於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尼
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郎與樊黃九京返痛罔
極伏惟昭鑒歆茲歲遲
某伏自淳熙無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堂下
聖朝恩爵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于八荀四
者同　燔黃以告矣　今皇帝登極已而某遷
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為正議大夫
今者某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婺援故事以請
於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露宿草敢以
同告併修王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
十年之間竊澀踵至不肖子某蒙被遭逢年除
歲遷寖逾令量幸逃譴何得遂一　皆先君之
賜也尚惟祇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予無斁
惟　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
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於予顯考積學窮老棄
不肖祇服義方憑藉陰休幸不墜門戶以為先
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守弟燔黃至是而九獻
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堂域傾瞻松楸音容如
存尚惟歆鑒錫茲寵澤
於戲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
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
孤憂苦推割未遑歲事去歲　天子宮祀合宮
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大夫嗚呼顯
考捐館于今一十有六年告弟之典至十有二
今既視秩大官追躐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窌
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薦更大郡餘慶所暨
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均章惟是奉顯妣色
養之久近任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某等不勝
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堂下
移長汀庵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某等罪逆酷罰毋氏太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

伏自崇禎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廟之後是時
卽議少遷家舍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
合祔移庵于在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亭庚光
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
惟鑒察冥賜陰佑俾大事克修其等不勝哀痛
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今兔安靜子孫家
休久設遷移祖廟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夫
寧郡大夫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
割何極某等忍死力營已得卜十二月八日丙
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將以次月二十
二日丙辰解屋　基伏恐驚動神靈先於今日
設奠昭告惟我先考無相大事使區區之孝誠早
遂素志永塋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
至卿典將領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山服不敢
墓祭掛帖追薦併惟歆鑒痛書毋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墓庭主奄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
楸俾佑存歿惟神是輔茲以母氏太寧郡太夫
人之居將祔於先考光祿之墓預卜吉日延廟
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預就
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安靈永祗香火惟
神監察尚饗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舊廟舍八十年物各有數微而新旃顯考
之廟與廟舍爲此回基審嚴新阡忍死竭力
從於東偏而不初與神主吉仙茲爲訖伏奉以
吉旋再以休新位敬書揭處捨回從新遇依永傳
佑我後來慶系其緜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任進退而教授鄉
校一時名公橫經受業最爲盛際里人推本丈
風之所由與相與祀于李有年矣近又請於郡
願從祠東序以致尊尚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
遂爲四明吳事家族與有爲學子孫不敢以縈
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儀設嚴備其舉
子弟祗拜祠下以安先生之靈世家餘休恨弗
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
以廣凡先生之風以充閭里人之意惟先生其

鑒之

：：、、亥、、皇太子祭諸祠祝文以下代溫州守

皇宗惟宗祧之重豫庭太子以國國本是推

見沛恩經萬方化郡國小大之神有功及民者

命長吏咸致敬爲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

諏吉辰遣一作官差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

祠我千里之地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

以答上之賜俾以爲邦人之休[illegible][illegible]在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祠相唐君旱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

旱告吏寔疲心累齋致禱因或弗歆願霈膏澤

視古猶今庶几歆慭變爲歡吟

海邦之民神所嘗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

心是悼三日再瀆神白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

雲使驕氣不滑平時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

雨膏神矣至靈遍所禱牲牢馨香𠞰亂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擾吳實惡輒瀆暑氣

日甚嘉穀時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霖

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當收桑榆惟今

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鷲

無敢安處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顧豈

得已願爲膏澤挽此瘢誤

三時務農以神爲命而賜不若隨禱輒應農事

既閒人亦少休旱暵告病惟神之求連蘂而居

廿有祐禍冥寒而燠疫癘將孽神茈斯民尚聽

禱祈三日之霖袪而淚之

旱災致禱雖日造於靈祠廿謝懇期意尚鬱於

近神像行道祈雨

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到處黃堂廢萬衆瞻

依之切悉衆緇侶盡六時諷誦之勤庶神力之

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於神安厥居盂亦未几秋陽

爲虐子子後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

如響應聲苗哭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

偶然敬拜于近神其來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元旱

既久千里告病之處黃堂周彰禮敬人心惶〻

神寔來聽以陰以雨不俟害粢肅神之既如初
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盛式言海氣剛風之證
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
不德不能銷去精祈來既靈既昭神之愛民
若父於子隨禱而應是爲可感尚請子朝以伸

陽報

旱災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嗸嗸所不
堪念惟神是時衛公精爽凜然如生肯浮所露
闔境告旱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尚冀時若以訖
織歲

祈晴三首

惟神廟食之久於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異
吏政寔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妨耕耒能愆沓
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於民廟請禱陰
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爲神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
此邦倚神爲命淫霖未易陰沴日盛嘉種不蘇
汩於深濘東作者失曷爲農憂日在甲子占匪
休證驅去雨師惟神之全有禱乎茲神其來聽

雨澤過多農禾皆病雖陰霾之已散尚燕緯之
未清重以三日之霖必爲千里之害敢伸控禱
須秋悉悲伏願亟遂雨師驅除屏翳起田卯之
昏墊俾萬物之胎蘇

謝晴二首

豐年可望忽驚秋雨之淋淫誠禱纔通已見陰
雲之解蔽斯民交喜如沸現前生令吏責之少
寬盍仰法慈之無旱苗則興矣变和氣於郊原
陽以暴之了農功於銍艾顧感通之甚著誓歸
嚮以無忘

雨師作孽威若焚昏佛力應時訖成開霽初憂
陰雨之積鮮獨憂冷氣之猶存倘亟陳報謝之
私亦可示禱祠之驗然而人心不啟何敢自欺
神賜永終豈容但已洵弃伸於忱悃始大遂於
初心爰率賓寮歸依梵宇萌芽甲拆已陶風雨
之和秋斂夏耘更賴雨暘之若

開元寺迎請祈雨

旱魃爲災淡夏秋而未艾祝融示警憂暮夜之
或驚比連夕燠然而似春冀一旦沛然而下雨
終冥濛於少頃復開霽以如初民生不聊吏責

難逢是用祇延瑞相循行屢君易巨刹以薰修
懇衆生之瞻禱伏願兪雨師而灑道驅回禄以
銷威使千里望霓之人快三日濯拔之澤蕤影
感格用謹歸依

祈雨雪

洞鑒仰德悲之蔭近因康年陰冬為春夏之前
以栗嗣戊同雲來作草降亦総隴麥欝而不伸
河流咽而欲涸人心方渴入如望大旱之霓農
事雖閑且将卜来歲之稼伏願寒風交積徵驗
先零降雨而無浸灌之勞雨雪而有豐之益
坐令焦槁成遂昭蘇

謝雨雪

炉煙飄篆方展於精祈山雨隨車已彰於妙感
飛雲閒舞寒氣頓開雪不封條但啟豊年之
瑞雨必以夜先呈見太平之期既慰人心敢忘
佛力歲去暮矣更求三白之祥云々实為士用福
一方之意

祈禳颶風

隨感而應久依大士之灵先事而祈欲保有秋
之慶竊以颶風為害累載而然瀕海被傷此邦

此下有缺葉

来伸精禱密雲久合尚祈破塊之滋法雨均
顧霈隨車之澤
歲若大旱致禱已煩秋書再穿為害弥甚泉原
涸竭植物焦枯鄰有大災日思楚戸之変詔增
難種曾无破塊之滋顧農事之至斯叱憂蛙而
厄病仰祈佛力術念民生沛三日之膏霖周田
郊之邪氣靡凡疫倍終籍洪休
灵雨既零方喜霑濡之恵秋陽以暴又懐旱暵
之憂願斯民咸冀於小康捨大士則凡於无若
聲一心而有禱願再潛之何辞伏願俯矜歲事
之餘深抑驕陽之暴大旱用作霖雨俾千里之
豐登烟暑燹成清涼枚即生之焦槁
頃抑甘澤幸清旱魃之災兹伏元陽又有夏畦
之病鶩泉涼之閔牡惜農害之害成非大士以
曀依為中生而致禱伏願慈雲密布法雨普霑
不徒慰邦人焦槁之心抑以見佛力始終之賜

迎請遠城行道祈雨

旱暵為灾惧神功之尽靡禱祈未効惟佛力
之可恩雖彈懇請之誠尚闕尊崇之礼是啟再
迎法馭詣処公堂瑞像而臨彈壓閭里之沴氣感

神益報指呼江海之明灵顧四郊甘雨之傾救
千里良苗之槁

謝雨四首

大士之應諸方有求以遂百穀之仰膏雨致禱
尤勤比因耒耜之興咸劇雲霓之望肅祗精舍
仰叩冀乘或耘或耔方冀千倉之積既優既渥
浸波三日之霖兹及雲遊丹陳淨供顧施威神
力得雨暘時若於今秋得書大有年庶疵療少
蘇於此上
歲事既閉猶有旱乾之禱佛慈善應遽蒙優渥
之私陰雲潛助於寒威甘雨廣霑於廻野孤笑
陳梓漸覺昭蘇昔蓄來年甚資膏潤仰神通之
無寺有美和而不言既知所來何敢忘報
陽驕蹇而致旱四境懷憂佛慈悲而救人一朝
蒙潤公私普及田土咸蘇不風不雷真是如來
之法而君遠君近盖知大士之灵感將法以
害歸長謝誠而敢後弟以春當飛雪深躍秋風
海有妖氣處生颶母冀神通之加護保豐稔於
垂成凡厥有生普揮勤緣
晩白就擲因惟膏潤之求多豫已登又恐霖霪
之害欲伸祈禱未免延回追於萬衆之竭心致
此一時之精禱敢祈大士曲借殊私雲上於天
已起稻粱之生意而必以夜不妨場圃之農力
殆終刈穫之勤始霽霈滂沱之澤從人所欲若自
爲謀爰修報謝之誠益謹歸休之志而祈後患
用迎康年

祈晴三首

夏穡在即天怨作終淫雨積陰咸洽海心多於
大風懦此邪潤療之餘生荷大士神通而爲命
凡水溢旱乾之禱如形声影響之從時告歲功
又窘陰敵人心恟懼回柔態咨之三日爲霖懷澀
枝而未已太息憙未將登屋之是憂伏願哀憫
衆生扶持稔歲降謝應時而蕭散黑風不致於
吹飄老遠佛力之神以說衆夫之處
土膏初起固惟甘雨之求陰殄日繁應作良晨
之害嘉種不容於萌芽平疇悉苦於浸淫老穉
號守里閭告病春潦兇夏旱凝成積日之災
東作則西成不惧危三時之始仰祈大士哀憫
衆生歸命屏闢之妖開遵豪和之氣坐令四野
咸樂深耕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於神曰僕嘉應上勤宵旰德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田視四野物〻昭蘇神實相唐加著千載變調之妙又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惠

祈雨雪

嗟茲衆嘉歲事屢愬神孚其賜書大有年農滌而旱歟瀆神所泉端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熯然如焚文恐疫病重困吾民茲雲諭畀密雪交下益以霢霂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費餘力儻終訖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溫不雨爲闕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歘作先事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既乎

祭海舟

郡祗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杜來鯨波如衆安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忘乱

禳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賜時雨神賜寔宏秋霖未已害我稽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是依驅除雲師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闓倘終惠之其敢忘報

曾有叟居止於東門屢窺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論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其依是用祗謁祠下願釐丘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於前其終惠之訖我稽事

更寔不肯無功於民神曷范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吾配昭甚震風凌雨一青掃除祗謝祠庭莫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旱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寔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挽用求於神去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又許修廟

靈貺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論祠則甚圮旱禱未答咎其在是吏敢眷民視飢猶己神相子之

休戚只ゞ願噓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
舊址丹青相禪棟宇豊移神之所之誓有如水

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奉百穀方仰於膏雨神龍於
卧於灵湫爰辺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謹覡
致禱說從ゞ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灵于中
端如太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將於邪手求之
神尚肯来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為災迎之忠宮聖水
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抱史圖措躬模旋幢幢
往從紺容願驅姝沴同祿祝融願呼群灵屛翳
灵霳尋居黄堂指麾成功膏雨浪ゞ黍苗芃ゞ
策勲雨歸报神何穷

甲子山龍譚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剛膚
寸之雲雨輙左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礼徧于群
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窃惟甲子山一郡之望
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灵湫勺聖水
以伸誠禱願興雲霓即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
千里以示神應於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為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從闢人
之來奮起為禁未即公堂柱水可挹玄雲四興
千畝合澍為此澤若非神雨誰求之於初万目
所瞻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稱安忠宮
即宣雨暘相予屢豊

平水王祷旱祝文

亢陽為虐方憂減祷之未孚故老有言始寤灵
神之在邇謂護國通丈之号有濟民惠物之功
此歲以来忠祠寢靡凡上雨旁風之未免何面
廟東序之足覡雖吏民已謹於祈禳而守宰久
總於礼敬旱既太甚咎或在茲闡之惕然其敢
寧止爰陳菲薁来謁明灵伏願矜小己之寡闇
憫斯人之無告沛手百里之潤為之三日之霖
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帳是今棟宇聿覡輪奐
之新

鄙先生廟祈雨祝文

雖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
有祷神人所之庙皂之崇俊其圖之

祭句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霡霂土膏墳典祀年
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敢此菲奠
用介豊登

維時孟春盛德在木帝實生之神實輔之延祝
土牛用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莫之春聿修歲
祀庶致潔繼福於民神之聽之惠我无疆

王侍御謁廟祝文

先聖

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後世後〻知誦
仰而不得聞所以致化之由惟遺千載之國敬
信聖愛聖言如丹中都之治或其在茲〻宰郡
之初敬謁廟庭佩服前言以從王事惟汪其听
之

諸廟

某祗夫子命來守茲土視篆之初首修敬謁千
里之内王事寔繁某雖不敏敢不勉竭以圖濟
集若水旱疠疫有非人力所及者惟神其佑之

此下有缺葉

外極焚黃祝文二首

惟天子再祀泰壇惠澤均四海厶蒙先訓遺德
官在朝行獲以通奉大夫之命告我先君鼎鳴
呼八珍之養不及於生前二品之恩徒加於身
後霜露之愴昊天罔極匪敢以爲竊榮也
某去年蒙恩再任之泉州除敷文閣直學士以
致尊贈顯考爲宣奉大夫是歲冬又以郊霈贈
左光祿大夫顯妣新安郡夫人厶謹陋徒以憑
藉遺訓四牒兩請澤及丘壤而三年闊山弗克
奉告鼎以至墓下易節江右賜對便朝聖恩優
隆許过家上冢而行歷省松楸焚黃以告生前
祿養痛三釜之無從身後恩榮愴九京之何及
音容如在尚其頋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台州

興國之初台爲王土擢公朝行首綰郡組暄暢
皇風蠲除虐賦去歷乘逹爲公家輔遺愛一方
美哉上古君子人歟 章聖天語延昔尤侯建
祠豐守遺像未設闕典思奉傳之耆易冠佩容
與道貌睟然争先快覩厶去一百年叨繼前武
敢曰尚友庶几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曰士

下泯

祭文

孝宗皇帝昊駕爲祭引祭文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
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覩　哲文神武成孝皇
帝昊駕發引臣ム等謹於道左恭陳薄奠攀慕
號輪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　尊號
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　列聖儲休承　藝
祖神明之冑中　興垂統紹　高宗揖遜之傳宣
起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
衷規恢隱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
有未惟四海之養仰奉　兩宮之歡以萬乘之
尊躬行彝慕以之年之久親執先喪釋神器而
不疑事戀闈而盡穆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
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
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應因山之役臣擊切塵
班列風荷生成痛昊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隨
同傾毋恫敢薦芳誠臣等無任號天攀絕哀慕
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龔參政文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
望爲先生之賢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
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至度如天作若
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比矣而何朝露
之遽先嗚呼禍福變處之晏如疾之在血脉而
居非人之所居以爲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鳶
之隨況瓊讒埋玉之痛雖有鐵心不腸能無動
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矣茲非命矣某受
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記自陶甄既鶩駑
於之亡又哀夫公子之樹隨於九原也聞旅櫬
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文 而然同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在泰階名德挺出未踰公台惟公
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謹羽快丶一言寤主
風雲壯懷冷香蘭省嚴肅栢臺言聽諫行天顏
委閣青齊道上冒貴易來洪樞運勤大政參陪
謂當自此遄躋鹽梅天乎不憖梁壞山頹上意
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同行屢登翹材飽佩
儼然公安在哉廻列斯殽廻酌斯罍矣詞一慟

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文 誰何

嗚呼魯以氣借才全結知 三朝運逢半千紹與之季已任諫垣場歷中外再歸日迎巍巍壽皇太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通聯憂國孜孜愛君蹇蹇死喜无慍不黨不偏君不勝衣似不能言仙机難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勢權容未從從坐鎮浮偃其崇如山其登如淵寔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蔵闕海內晏然縟儀大典奉以周旋无罪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

來懇名遂身退來歸林泉彝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李盡歸帝前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贏轉痛急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 兩宮震悼四方驚傳某昔叨列郎更久與陶甄絕望哀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遠致凡莚失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文默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為國之瑞氣勁而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孝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亹亹九遷通以富貴而公謙虛

得究思畏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甫忘私力拄時弊憂深思遠語輒歔欷論事剴切无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妙君人宜居大位 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兩樞望以經濟十五決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珍瘁平生無玷俯仰何愧得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奇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協恭相勉悉慕比日色從商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譚府方新賀吊相繼矢詞寓衆痛哭流涕

祭趙觀史文 彥倫

惟我朝之天族兮孤銀潢於仙源極富貴於承平兮盛人才於爪瓞之緜神 高帝之子孫兮固尤種之下也惟我公尤為傑出兮攝儒科於妙年初小試於薄領兮勝政譽於瀛壖葺水利於不朽兮兩邦之濟人不知其化于田寧縣以佑郡兮聲名上徹 于細纏 阜陵畀以三輔兮謫遺愛之流傳生不畏於強禦兮不撓怕於勢元鈕積蠹之攸充者仲冀載之齒竟將使指於諸道兮指風來於兩川一介不輕敢予兮信靡

勞之弗宣出藩人從兮擢之昌之道聯當紹熙
之末年兮鯁論至於駢肩公室顧慮于時鑒兮
心鐵石而愈堅劃坐郤情之危疑兮方憂夫國
之天發大計於冊裹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
言彼頌渠公之取日兮謂識地与雲開未君公
之善斷兮定策於舊邸之先進忠謀於長樂兮
又從容於早勸之間覩大明之繼弁兮措世於
泰山之安兇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
石學之勞謙兮惟熟名而弗專望蜀道而有登
兮兼制門於師垣服視帶而携琴鶴兮追軌躅

於趙張之賢方譏邪之競起兮君蜩螗之聲喧
馳驛旨於萬里兮俾亦尤飛之末與顛隔宗臣
於閩渕兮將於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
以進兮元一語之黨偏字陪擢之管籥兮歸佚
於津關矯万書以自適兮君將終其身爲瘴妖
孽之㵲行兮衰白鞠瀕而益大權又安與於兵
端兮致望岌於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
事〻俗天地之闢闔兮更漢比而改弦起大老
於海濱兮詢黄髮而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
兮爲帝師於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

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問東宮之新編曾經
洛之未究兮忍一疾而不瘳邦國爲之殄瘁兮
惟我十倍於衰纏帳登門之雖晚兮幸接武兮
甘泉頌丐外而扶閫兮公亦來問含以求回登
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还
兮滄君水而无間然酒王行而綦戴戰兮望之
者或以爲仙時掌抵以劇談兮君相和之篪纏
恭賜環之同日兮祖生先吾而著鞭我方困於
泥病兮尚聽蹕而端洲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
鑣于九闕公既爲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

関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編〻謂獨居
而無偶兮幸吾婦母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要
日繞手故園何天之不慭遺兮素塵逼而脆肆
念吾母之窀穸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
受知兮正札摯於後而公山本於前繋尤門之
高峻兮貽吾父子之寵緣何豈輸之未乾兮驚
身世之遷遷寄薄冥於總帷兮恭東望之風煙
尚乞身以掛冠兮朝執紼於南陽之阡相距才
四歲兮亦豈幺於人寰爰矣心以致辭兮漉哀

又奠事

性公操厉冰霜忠懸日月東西惟衡險夷一節
求之古人豈以安社稷為恍者也功成不居揮
閒道尊定化遂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商東政
机難進易退竟歆式微送公江干欲隨出閭軺
縈于叙夢寰遶攸山寄声徑帰相徑奠年我未得
去公已登倦疾不及問衰不得勸尚期執紼少
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誰未俞閑公宅穹哀不足
而媿有餘亟造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
如濺

祭趙侍郎文粹中

嗚呼惟公族系宬於山東鄒嶧風烈衣冠所宗
逵奕南渡名勝昂顯源深流遠加今貫通父子
兄弟師友磨礲惟公問學俊氣今虹詞場策勳
為行誼〻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
日隆年除步還龍飛雲程容臺道山螭蚴儲宮
增聞批勅侃〻然獻忠天官詮綠姦弊一空論議
從學古人追崇遇事敦多執節始終煌〻藝
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閒引經据右昭
君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析衷出守池陽吏懷民

雍自茲惓滯冥〻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
不堪處公方沖融卷不去手圖書橫縱顏筋柳
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无窮回明尚[illegible]枕
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愷公〻居其閒俯首鞠
躬人化其德事之茲恭慶霈既敘尽还故封宜
時宣室虛登庸胡為小疾藥在弗攻一朝傾
拔〻如千丈松某等辱居里閈許入社中登臨歡
敘樽酒還宴回首不堪頭朱兩翁遺像儼然素
髮方瞳有酒既旨有殽斯豐公乎來乎淚如奔
洪

祭奠侍郎文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哉德如公而壽不延
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若三其勇无前朝行
恂〻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止而盛壁水道山
柱史掖垣揚歷清華行〻十年直如朱絲思君
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共何疾之綿
方將引帰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
无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几何
遽鷁蛻蟬相章來奠初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
如川

祭陳閣老文 居仁

惟公步驰万声晚以文鳴德望逞隆俊偉光明
海内孰不知前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
真情盖公性之資渾然天成知渾全与樸玉器
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
之縝縝人知其无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渭涇
其謟䛕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錙甚之君
謨嘆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用而孰知獻納
之出於忠誠以是牽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為儀
刑周旋五刑有哀之愛愛肯出入四朝有患
之和衷之清鳴呼人爲不知而知之不尽才、
為不用而用之未盡可以穆天綍而謀王休
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 孝宗知公至矣
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
言大用之意已形天朝書之殊遷之脩文侍而
失十年外庸身盖遠於吶達 皇上趣帰既及
帝京衆心顒顒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
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万里毋欲至而風引
去於蓬瀛奉祠而帰人已觖望挽康凡徭起而
為蒼生豈知到家千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
矣親黨為之慟哭遠邇於為嗟驚天蒼蒼而難
問遂將埋玉璧於泉扃耶之生長外家少公九
齡想叢扶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與相與事諸旧
姒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孝不數於
情話徒追痛於盂冥朗二百闘可以安享於上
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虚堂而進拜惟遺陳於
丹青衛悲遮公謦謦佳城牽一觴而致皇不知
淂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 文孫止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衛業傳家公実是似尔沭
詞場再捷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以丞天寵
蘭省攝事特却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民鄉
即世相公煌煌惟公是倚拼在賦帰一則以喜
闘放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毀宠实
之奉杖而後起道抱沉痾忽若輝既使假歲年
庶何止此鳴呼長才盖棺已矣山芋託安棄深
遊程晩歳特寵者正遽嗚生死存 試觴至益乃
来祭感山忿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史文 伯庠

鳴呼公之孝術能世其家公之標儀終世号毀

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蔡崔不抹退居
里門善力而感天子念之起废大邦變子万里
蕭然一舸尚无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覺
直清愛民載安郡敢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壮
孜孜於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吊老稚謌涕止人
之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尚歆薄奠奉公之喪
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塲屋声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
蜀門清節著称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
奔走出迎待人之謙与人之誠相顧欺仰如見
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
庭訟无留日益精明恂恂撫摩熏然慈仁時清
以樞宿姦害鷩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
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
其齡矣胡不仁奪我老成歆注巷哭嗟嘆相闗
烱在寮吏若何篤情危酒未酹悲涕先傾

又路孫

嗚呼公之來兮双稚紛為與兮往迎公之去兮
丹旐慘千里兮相吊曾日月兮几何樂何少兮
哀多欲攀轅兮执紼交歡謡兮悲歌嗟若人兮
宜久塞何為兮中壽巷哭兮失声紛而涙兮如
溜設祖祭兮通闤奠畢柩兮注柩瞻望兮弔及
此恨兮何究日棠兮峴碑尚千載兮不朽

祭薛寺正丈李寍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孝而施不昌
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
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瑞
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諸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
盖書无不適事无不練一話一言皆绝人意表
横鶩别驅窮極幻眇而究其言歸貫之以一切
无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無所謂不
見短之思知其所長者 斯人也而不及中
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者蒼嗚呼公之声名
海内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狗乎衆俗之見
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
徒剛而已角而知之者亦惟称其直諒而多闇
知公之深不過他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
言哉相向而哭失声者盖嘗登公之門者也危
酒之奠相与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

止為薛使君而已耶

又辭靈

某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與訣師其喪如生諒款菲誠知己之報嗟允及矣尚行所知毋遂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文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无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專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就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昭然理徹而深探於椎輪与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入泰山之阿是非至如明而函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於莅官則有不忍而愷之風愛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蓋又皆其所以為至如若也外庸既積物望所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輅君心輔替弥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奠夢仰絶款之趍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哭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為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季脩時摳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析書闡公之士相与嗟痛吾不得東歸而酹奠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從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文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化才治不如古亦云尤甚思得下人廉几於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考窮本原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縣論正平而得事机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東如一俯仰无愧君人者究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者進可以居輔連之大位覩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欲胡為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不可以有為矣周家優游而足以矜式於一世何疾困之風昔而逝嗟此數年凋意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闡緒編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与設奠而哭以斯文是

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文 擬之

嗚呼澤父，百夫之特，李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辨劇，妙齡世科，幕府嫓居，秉邊二年，日著声續，分符閩鳳，再登上国，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衰々，淸以亮直，康節之李，茫昧莫測，君得其傳，君數白黑，往古来今，可驗可索，上意嚮合，動容歎息，曰鄉世任，其在予側，丞外府始有朝踐，鴈序横飛，家声赫奕，行且用矣，何意之丞向也，闢君才氣，无敵迨入修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怀私憂，勉視之藥石，戊辰之朝，宋疾俄得，往之君家，已去云易簀，嗚呼天与以才，而寿之嗇，視此絶李，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為陳迹，岷江而来，萬里泛宅，今将安帰，行道嗟惜，雖兄乞州，經紀甚力，虚几孤嫈，同此休戚，々延交雖晚，慕深綢遇，哀一慟，涕淚如激

祭從旧汪制定文 大辨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粤我之於諸旧兮，有異於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云之，積公亦依於伯父兮，自齠齔而為膺，飛黄着鞭兮，娓驚駑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悵奔逸之絶塵，无詩不酬兮，无樽酒之弗无，琢磨至切兮，亦游為息為，而是均，追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薦于鄉，老書南宮之接武兮，相与賜弟子楓宸，情好益篤兮，况類於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早，尊似乎百寮之底兮，氣出万夫之上，小試以事兮，无不閑於細鍾之間，逢此百罹兮，几三任而三退，閩翔々兮，耿軒冕於浮雲，不貢臨賀兮，反貽愁於柄臣，引經諷律兮，又以激瘵夾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於當世，況翻經籍兮，益以探賾之深，醞進於朝兮，可以使蔡灌之不採，居於外兮，可以便切利之及民，投以所閑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於君，恕奇禍之作兮，真出於意表，曾一指之傷兮，害古賊之屈伸，鷙一世之英兮，奄盍棺而事已，紛孤嫈之吁号兮，何蒼々之不仁，嗚呼，鑒裁至高兮，不以我為不足語詞章之雅兮，君謂我其可以与於斯文，顧憂患之況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

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昔之千古兮不知談
溟之靄樵翩飛施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
章兮尚何問於穹旻

又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偉少小孤立氣也莫舉一登
上庠經耜籍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
瞻若避炙之鵰知已在朝聲動觀聽當夷塗之
欲驟騁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其
横鶩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有用敢修名之
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撡
之公言頗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後贛廣順
雅生有奇骨者吐洪暢辞條豊蔚充其所養盖
壤劘制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於所忽追親友
之及知則已盖棺而竟殁矣嗚呼今而後里有
疑謀孰為之析理於莊昧事有難辨孰為之去
變於倉卒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竭其禍謹啟歸
之於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大特安施孤嫠一慟
行道傷割江兮纂篤金門契連瓜葛悲埋壁於
黄壤攬褰渫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既
聞此言於髣髴矣乎

祭姜總管文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歲閑積習富貴遭時多難
乃能奮身自喜吏幹夫瞻精敏儒雅飾緣治絲
之棼解繩之亂投以劇煩談笑立办結交老蒼
衆口爭薦中外競推所至增衍郡國歸於足當
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閑晏
為生有涯雅意作善紹序百聞藏書万卷蘭玉
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上聞寵賚寓公寄客
如公者鮮壽几八帙鄉閭歌羨胡為況痾奄如
露電嗚呼中原胡塵陸沉赤縣開元旧多于今
几見承平生孫少日更煉昊光一覧有識相嗟
其等里社游從交情悠悠歲月侵尋驚此物變
曰樽有醑曰俎有饌矣哀以文有淚如濺

祭劉旦人丈 晉州毋

猗歟夫人婉嫕靜專生自名族嬪於太原夫人
之夫孝行惟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
壯歲騰騫高牙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
三遷採在斑斕孫曾滿前慈祥愷悌幸無閒言
其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版輿軒軒盡婁
婦則雖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

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醞保全
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
某寺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佑有年
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哭哀淚泗濡陵

祭史宜人丈太傅女兒

惟寔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
旨稱五福具一曰壽夫人允盛年秩開九惟我
覲公事姐如母唐楊慎矜兄弟愛事姐如母躬率四弟備極孝友
俱登高第世所未有此老成凋夫人稱首庶予
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爨湯醫禱趨走夜半訃聞
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婿秉在芝蘭
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悲某寺出入相門于茲
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丈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輝聯曰伯
叔季仍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騰人物彫零
賴有達源夫子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
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騫使其起家必收青氈
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直與比肩曰律
日教又參枯禪說祖正全空中机得通貫一理
如珠在穿旁及一家覃思鍇言纂言記事細大
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謬傳江湖聲價愈喧
也色寝薄空門亦然耕而無莽乃去之人曰耳剽
塗說妄參真餘行有說空誰欺人天惟師高蹈
得味中边或勸出世如隨諸渊先君交重挽之
促前陳義甚高中莫旋我伴丹丘未游万年
欲与同卓往尋祇園曰允畢我徒鷲林猿蹈遍
勝境徑歸海濡孤虛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
望之若仙詩晚益言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
終為我娛晚出最尊愛惜家有書仲但其力傳
名節苦業俾其勉旃我愁未根服膺拳拳師棄
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
以贊遺編名益三醉空下逝泉

祭謝寔泉丈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
大參又何列卿丈獻變世不殞其名惟公嫡然
見謂老成文如綺錯亦欲河傾誨掖後進絲名
宗盟高懷疏曠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
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自郎來為郡丞關決
之餘名流李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

自生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詩文語必
盡誠去秋来宦寄徑赤城衙如遠臨握手通情
黃山客通詩筒屢唇自言多病嬾入帝京慨然
奉祠欲為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
喜而不寐日聽先声願正堂之舍益開官舍之
十楹為我縱之未達當倒屐以逢迎訃者忽聞
心折鬼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覧翰
墨以猶濕乃遽隔於幽冥亟馳菲奠以寫中扃
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象聽

祭周通判文壬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於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
余分部符君方受居閑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
談玄為之躊躇劇論也故祭家破憑再仕嶠南
備歷崎嶇代吞一言曲尽錙銖僥不忘遠當有
取諸前宰劃邑赫然有聲遇事不苟動有規梲
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亦方於余謂當
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衙不法曾是早剃
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
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訣其言穆如
數五十五尚明堪与明月清風儷能自悟通乎

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
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淚与之俱淨老方麓逢
望故庐哭哀以詞奠之生留

祭陸提刑文洸

陸氏家声浮流雲閣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諳
從鄞及見盛際双椿階老八座列侍公尤秀出
三薦鴻堂漫登既任盈屣長才荊門擁麾課最
上繳　孝宗一見畀以華節斂散得宜流学再
生就陛憲章刑朔元刑大獄採連乎反甚勇頃
言俄與公不為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如
明李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淛成生
計楚楚里杜相往與公長年小病困之李隨逝
川空兮有時来致菲奠失哀以詞有淚如濺

祭趙安國文鎮

惟君孝於奉親友于塑弟自信諄直諳乎世味
心計有餘能輕其家乃巢新堂不既陸不華優游
李歳呈以有適忽焉已足天乎莫測青山滿門
寒梅滿城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
嗟惜李鵑一醉淚淚露臆

祭張梅州文祖愐

嗚呼刺史為千里之藥人生以五馬為貴苟仕
宦之平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大夫孰不為之
何於名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冊劑其癥足
以戢吏折獄則敏於片言理財則優於心計謹
於奉法銳於立事此直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屢
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軍龍游
政尹甚美罹宇武當時方仕歲既而數奇三仕
三已從辟番禺為牘交至就東一麾謂自此亦
矣而遽以不起奪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寘
之於煙瘴之地是果有因之者耶豈造物小兒
之兒戲也嗚呼瑜資交歸川陸迢遞一慮黯然
行道隕涕鄉鄉黨之素交而同按之深契公之
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奉觴以為酹
是其来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文善恭

公生於荊南長於五嶺與七閩君乎樂成率於
杭而葬於鄞朱與公傾盖稽山尋恭姻家申維
屢見而莫從容於家善懼公自此而用矣而延
公史衆年啓霞嗚呼是然偶然也哉惟公才具
有称既斂而弭受之　孝皇擢寘列卿謂宜持
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双旌飛錫江右轉
餉帝城　文母上賓因山為陵公方力疾辦護
訖成跬步要津往登而遄疾勢浸尋大命以傾
天子震悼親黨數驚夫孰知公氏理素精悟死
生几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諒盛郎
壑湛然中遁爵神在前不復人於心恩愛至重
不以關吾情論然長往无物可嬰然則公之自
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為而哭矣声即集投分素
深奇年為兄弟設薄具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
而交情乃見余而不知大漏涙之縱横也

祭舒簽判琛通判璘文

持敬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侯自少年西吴
元與毓己生柳於往歲所賴以生門户者惟傳
正傳道元質之最立而乃相隨於九原耶惟吾
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夭庭直声凜然止或尼之
不至帝前尉千武昌恩威立宣日剖滞訟自以
不完王讀峒蛮動與戈往匹馬深入年輸且鑴
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適鶴唳詠歌四傳通行
全閩將軍閩川一疵閑之遂至泥縣利禄甫頒
和露遽兇惟吾元質良和自大發登正座受知

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孝道愛人中心拳拳
新安客授範謨陶甄横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
諸人春誦夏弦修思无邪貫三百篇屢以治中
傷哉士无嗚呼二公之亡也固无所憾於其身
我之于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於予如
燭照而數計季之於人如煦然之鳴春主盟豪
風声至響峯事無劇易人无故新鄉有曲直不
于公重而惟兄之認人有仰請不之他人而惟
季之親今而忽為連璧沉淪嗚呼天之於舒氏
何多亏以予而不便寵於用不等以利祿而強
其名置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
均卽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緊誰是遵
悲夫傷哉雲輀有行双旋相同薄奠寫哀豈吾
儕之私情上為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為吾鄉痛
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文

惟代大父二十餘孫列為五家同出一門歲久
凋零僅有十人兄為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
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嘗語久之始与
縉紳數年之間為尉為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
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
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險傷孔沉淪諸父盛時
游宦蜎仍几智之院久矣比鄰西家子弟情誼
尤親讀書從師詞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
豈期遽隔孤發悖悖奠程其先遠日數句酌奠
送行瀝淚霑巾

祭李府君文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修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
何人如湖之清有隱君子職內先生先生之家
為儒㭍世上舍之孫香亭之弟仰屋著書其書
滿家下偶於世鄉閭之華雪鶴精神方瞳華髮
望之儼然叩之斯聲三絕常編究極微言自謂
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遊承階一疾固之
無不傷駭宗始及終旦莫死生少種有繼何悲
何嘗惟今來者非親則旧與刑之亡使我心疚
宦字有期來奠一危哭若失声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籍田文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相好
㭍世生又齊年始則同隊長則差肩惟兄敏悟
得之於天如以篤孝經史貫穿長而厲志思若

漂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新以長箋二丈照映至今流傳盡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迍邅年及半百玷沾賞延兩至丈鳴筆力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体詞旨意全問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請修一室罄懸天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在益堅擢居掌故進司籍田享塗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户前極口贊揚未嘗含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總惟咫尺歆酬无緣亟造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寃亶言不尽意先淚如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祭文

祭叔父郴州文 以下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嬉嬉三兄雍熙同執歲星一周淪謝相繼屬序彫零門户亦替相與為命二人而已弟出宦遊勤則千里晚食祠禄俱還桑梓築室比鄰為終焉計弟室无成如鼓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望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遇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痾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来朝得官辟水弟雖卧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歷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边壘精明絶人所至可紀莅官行法治家處己内外斬斬先小不治謂且進用以継先世天乎不憖遽已亡矣吾之子禄聊復尔耳為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别不甚為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

哀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暘鐘詎青
含尔他時賦歸浮諶閭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
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處向風長號
不知有生之為吳旨酒嘉殽遣子以祭情傷不
丈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
手足之冡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 蔣參

起乎名門作配君子宜助之賢擅于彤史惟子
繼孫瓊夜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
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
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原某等相與有連寧契
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情酌

祭伯母偶恭人文 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京是歸嬪好益篤宜家且宜事夫
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无斁秩秩子舍
秩秩孫枝撫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
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
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疾寢危繼以
訃聞舉家傷悲吳峯西旋郊迎奔馳不覿溫顏
徒聽霙旂淚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宅穸
有期嘉殽在俎旨酒在卮情寓於文吳其聽之

祭王樞密文 剛中以下代仲男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
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躍出陳治安
為天下甲道山巍巍金門岌業鳳掖優处鑄鍊
猷將大武丕言與與謨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
帝曰汝諧徙即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為
忠臣叱馭不悖朝无碩憂威動邊堞奉祠以歸
高卧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敢胡塵忽驚騎壚
四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还承明再入
首定国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胆趣見眉睫臣主
相遇神会氣合樽俎折衝醜虜震讋智略縱橫
閫机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促駕後歸信使
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謀猷人皆謂公行矣爰立
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烜赫天胡
不慭変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咽天子震悼
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无及存殁哀榮賵賻
雜聳某列官于朝莫拜馬鬣吳興啟途丹旐
帖哀以送之千古一訣

祭鄞衡州文 若谷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
馳声出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選惟公闢荒
徑挹呈董吏事精明万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
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隊諸渊公不為動
天定勝人後為時用惟公之丈盡像禁從請廟
作歌進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任
無所修綵閑閣却掃胷次空洞至寶櫝弃称屈
弥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来祖公表為之一慟
祭趙路鈐文 不枯以下代仲男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
艱危奮忠脫身騎墟寧歸行闕官以寰大来歸
四明踰四十載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淫游
今為前輩樽酒相遇雍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
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遺老猶使人識
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改知有
侍祠峩峩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
遽至危殆嗚呼安閑一堂真率高会忽為陳迹
樂不可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灵之如在也
祭徐步鄉文 子寅
惟公骨相奇厖德量汪、和而如介圓而能方
早継家声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
左符乃奏明光留屯之策結知 壽皇委寄日
隆寵眷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
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称循良侍郎瑜嶠澄按南
邦云胡不淑季子夭傷情鍾弗堪公亦云亡歸
途今果而識飛揚行道齎涕而況州鄉山芋從
游日里歸望放登公門德推在堂遺像如生真
此一觴相向失声尚其来享
祭趙恭人文 王滁州之室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
賢哉夫人独異輩流天子淑質婉嫿和柔不虐
不妒不忮不求事姑以孝与物以周舉无間言
豊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為累年心熏
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驟致末疾遂不可瘳
甚乎孝在親党具瞻芳猷設奠一哀非為膳羞
尚尔後人盡桑是収
祭表通判文卑
嗚呼惟表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
于鄉閭惟吾叔平尤為耆儒方鳴膠庠大高行
孤中年漫仕日著金聲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

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君處恭執事敬与人忠者惟公兼之而有余壽
登八秩皓鬚霜面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
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昧勞謙終吉矣死弗
俞進不關呂父之小獄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
不及子二孫叄孤眷不至于刑罪任不过于題
無人哉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況病未
侵水已浮膚天不憖遺奄歸泉途識与不識聞
者嘆呼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秘同社視公先
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乎時閑守之酒奠今
日一束之芻欽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
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文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維欽屢數莫究一二
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詭不僞步而
篤孝履金不置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
人也既倫于色養又及乎旦之愛以承其意其
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聲啓沃之忠以順
乎外膺再紀境準向闢拱見太夫先可使若召
從幕府張禮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緣至今南北之人受
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几也既居碧溪不逾東山
之志譚之居固已固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
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為公宴居之計盈覽載籍
出入釋老觸物而詠過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
老爭席風流醞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
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却抗當出佐藩
方促万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與
刑乎罍頌天不憖遺奄安塵世詩不云乎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
託風契來宦吳縣獲拜籍履憐其孤煢視猶子
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
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歆
此蘋藻之意

祭王令人文以下代陳閣李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州叔
父之外他无眷功之親族抗未大也迺歲在丙
戌余得康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乎
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人无恙時屢以為言謂
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康子之秋既哭子畢因念

夫婦俱涉半有而子姓凋疎滋有意請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遂事于生前豈应更緩于今日二子䇿帯扶柩以東寧哭在途且将卜葬以十二月戊子之吉命子婦伏喪次侵执喪如礼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亡忘趙氏抚育之思夫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言之

祭刘宜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柔恵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相夫而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无一事之遺家愈肥而无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无枝葉聞者意消母儀婦閫真可以表儀于閨闈壽八十四年慶之如一朝晚歲尤盛矣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寮迎千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班衣济济乃開慶筵大集珠履歡謹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内外盟傷凡為罷市夫人之身固无憾矣他人為壻抚曰半子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抚愛之厚今踰三紀室人云亡伸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披欲歸无訃喪不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礼敬狀行事不敢溢美雖已大去時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愧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冀其歆止

祭王参政文 之望以下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恭剛大不屈之氣富閎深自得之学奋经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千不一二黽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绝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質倭公非公是振举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壖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却胡騎進参政機人謂且相而翻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脱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々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為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蒙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覯々巨公何患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頹千丈松崩聞者為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与泣于甘棠之

下巫貴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進公
於步趨之餘庶乎不為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文朔

嗚呼天之生賢其畜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
之和不為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結其
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
器業有如公者儻為奪之蒼蒼若又何其太忍
耶嗚呼我公受氏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
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君之廟堂上可使
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宫一鳴萬
口皆誦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鯁
挺不事孫劉自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小試
兩州皆足以追襲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
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
若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上佐之才百不
一騁而遂至於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溫凊定省
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睚眦十年
相埋俱負重名於時忽相從於九原此尤薦紳
韋布之所悲哽也某蒙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
東嘉方視公以為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
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
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為
天下惜爾何止於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文十朋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性高見遠識特立獨行
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
弼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與
公為主盟事失其平公為權衡一有抑揚人為
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奠兩楹
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為之隕星某昔
拜公旌綏以迎公去不回誰其與刑往哭不可
郡紱是崇設祭道周酹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
顧歆

又代莫守

嗚呼某之於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
晚寮青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
之喪義如同氣茲為假守實公桑里九京不作
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
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我公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毋敢失墜視爲

如生庶几　无娓欲酹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潸然出涕

祭薛寺正文

惟公孝博而知约行高而不孤政炭而无苟論
正而不迂求之海内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
其必將同往瀾于千載之絶孝建功名於万里
之寿遂繞小試而奪之蒼〻者又何其忍乎公
云寧畏禽虐故庐我來剖符公帰里居固尝服
高風寸戟履之旧聽宏論于謦欬之餘方将日
親直諒多聞之益尽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
于几日鶩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濃哀流
于生甥嗚呼吾老矣不知余生尚復見人物如
公者乎

祭鄧司法文　赖司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
之一第晩歷曹椽而不能脫七階之逡巡欲試
无所有衡不枉旁觀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
裕如也方其醺酒劇談裁燭賦詩精神矣板不
見衰桐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謂夫江風匽薄
得疾膺睽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疃瞭然強怨

笑語凜如对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屋圖
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
今而酹祖奠之甥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尽
詞殫空相與望君于路踽君則已矣有子是似
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若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户文信〻

擢君之家世篤儒孝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
得施晩而君出謂與吾宗教之以経亂秀發
晋无不讀甲童子科老生嗟服遊李十年暮盛
朝蠹乃登上弟乃聽　龍飛得官户曹千里跬
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收
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丈〻〻不倦自公之
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為親旧有急匍
匐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靡于中
道戚〻閩山吳峯何帰〻旐翩然云胡不悲惟
我同寮周旋最久菲奠薦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孝甚篤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
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与以时也又啬其寿使
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

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会書
名居以為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屋閣究
究乎君之芝眉也奕奕赫騰道阻長且冊施翩
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
行之死恩枕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
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文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辞如綺之麗來宰
寧川政尚平易悃愊无華弾琴而治益方及瓜
東擔歸計奇疾困之旦長逝囊無裘衣室有
孫累吏民具衷凡于罷市翔同王事休戚兩繫
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
歸乎望望揮淚

祭陳安人文（居事良翰女兄桂表門閥 以下同寺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
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其宜之死靡他
面刲甘膂夫人視之婦道無稽夫人之姑年登
期頤孝養既勤壽杜孔脊夫人之弟名德巍巍
同氣是似為家門楣月評升聞冠光陸離旌表
高門彤史有輝某茲叩假守欽歎靈㚖思潘清
風以厲遐閭援設菲奠來瞻繐帷節孝有間適
者式之

祭劉天台文孝憲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愊無華風宵不倦平易
近民民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
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吏率同僚奠此
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文代倅從

惟公性識淵沖智略輻湊悃愊無華持心近厚
趂事赴功力瘁心疲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
深入四蜀奔奏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
專途方臻云何未疾遽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
及壽急㬥背公可以不朽信息從班于公何有
天其式御欲昌厥後其等為僚屬耳感蘊未究
怨釋總惟孰不痓首乃陳斯殽乃酹斯酒矣哀
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挽詞

史文惠王挽詞

八行源流遠三師慶系遷樞庭先附鳳相國薦
攀韶感會逢千載崇華冠四朝甘盤稱舊學綺
季遂儲寮曆數終歸舜羹墻欲見堯聖圖滋廣
大孝治極光昭善類茅連茹英才楚刈翹經綸
任鈞軸詢訪及芻蕘未急宣撓狄先求禹格苗
許謨裨廟算長策御夫驕袞闕心勸補昊和手
宣公全蜀增天險長淮折犬戎經綸今已矣貫
日有餘忠
賤子慙生晚龍門莫問津詞場沾賸馥政地仰
洪鈞古柘杏壇舊東嘉宴蔭新九京無後作知
己更何人

樞密謝公挽詞

臣主一意合風雲平地生立朝專論諫為國摠
樞衡行矣登三事悲哉奠兩楹輕瓜思意重終
始備哀榮
千古台山秀名流刻厲行惟公登政路一旦破
天荒故里空華屋佳城映夕陽送車無路到
望淚浪浪

觀文殿學士陳公挽詞二

台嶽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魁冠數
千人南服煩懷綏西垣屢演綸惜哉真漢相不
遂秉洪鈞
几見衣冠偉終聞羽翼成　先皇崇旧李大政
任名卿神器親傳授崇朝冊太平功成身自退
祿利一毫輕
朝著登門久詢林學眷深代言稱擂古敕札許
自調臨机杜如晦處事李文饒越俗懷恩紀閩
人服教條羣公推治行所至起民謠晚歲車垂
薛皇慈第賜蕭精鏐盃引壽寶玉帶横腰潭府
揮宸翰頻年走使軺中書輪尚父封戶溢驃姚
教子紹師道傳家作世標紳綬成繼踵鉉槳到
垂髫持論書還著談經燭屢燒官雖居鼎鼐樂
不改簞瓢門外車長滿樽前客載招人間寺游
戲物表自清搖哉見承三接重來侍九韶桑榆
方借暖蒲柳歎先凋眺類餘篤思几衣冠忽葬橋
信能依日月端合配宗祧賤子慙恩惜平時荷

同心去國臨歸路还家寄好音病中聞赴告老
淚動盈襟
林正惠公挽詞大中
愛直趙清獻忠文范景仁累朝推旧德今日見
斯人正色敍劇上數言寧顧身紫樞方大用惜
不究經綸
出閩名迺重還朝道益尊清虛懷骨鯁嚴陛帶
春溫公紳冕無愁戚孫尚立言騎箕雖未隔精
爽儼如存
懔懔古循吏堂堂真臣公死生忘度外邪正燗
胷中憂世心誠切籌邊事已空龜潭山下水流
慶與元穷
百辟素歸重三朝俱受知風稜振臺省名字落
戎夷召鄂叨司命凡适種旧規隧銘西不尽歸
泣峴山碑
丘文定公挽詞宗山
謀國規模闊絶人才具高三朝千載遇四海一
身勞儒將通鵷序樞庭握豹韜皇家資柱石天
遽奪伊臯
初擬文翁化誰知悵遠圖廟謨專制閫世將易

兵符養虎竟遺患斷蛇由不殊寧同死諸葛空
恨失吞吳
十載庞居士一朝裴晉公宣威先抗虜決策竟
和戎宿疾行誰免規恢事已空厭心更霜鬓千
載泣英雄
處事拘攣外鉏姦談笑中幾年亡主將全蜀賴
明公畏愛唐虞日清和夷惠風屢西終不尽詩
意亦何窮
同與隆興第嘉禾見兩轄瀛壖过使郎蜀道遥
行軒預草翦鬚韶鸞傳易贊言不堪鸞鏡舞雙
旋愴丘原
觀文殿學士趙公挽詞彥逾
千古盛周宗皇朝实比隆佐多穷貴爵誰見立
王功一語國先定寸心天與通瓢飛稽事實信
史詔无穷
授受唐虞際從容平勃間宗英誰柄用人望屬
樟閑晩侍經闡讀寢登規殿班帝鄉留不住歸
去老湖山
塵節稱循吏三朝藹政声治如黄霸最心慕伯
夷清諸道俱遺愛兩川尤著名起家臨制閫更

畫錦衣榮
皇〻初更化造鋒詔語温同看三老起今歎一
身存別久夢魂勞人亡賤涙痕從茲歸故隱泪
多典誰論
珍瘁人俱駭伊余拙求歎十年大篆重五日舊
盟寒求盍會維持欲歸先羽翰住城何處是東
睇澤流瀾
聽優領簪纓忠言徹帝庭公方扶日月我亦寄
雷霆憂世形詞色臥家存典刑雲先更陳述楚
此不堪聽

婁忠簡公挽詞 机

壯歲志先定耆年氣不衰治高為縣日名重佐
州時雅望登朝著忠言徹帝墀亨途日千里闊
步不容遲
遇多鬢初開惟公論不回深謀比婁敬極力阻
王恢兒戲何堪用冰山忽已摧朝廷始更化大
老盍歸來
共政三年久蜚英四海尊色詞先假借風裁靡
囂喧但欲持公道寧容啟幸門經綸終未究枕
有典刑存

紫宸侍儲闈如公久任稀載從商皓起終惜漢
疏歸問字煩參訂談經賴發揮一去真忽要星
日重光輝
得姓共東楼同朝兩故侯夫編叨二序誕日頌
千秋老矣俱宜去公乎不少留來書墨猶温展
讀涙空流

少保李公挽詞 孝友

威閒疏恩寵勳門積慶餘子孫飛將冑架插鄴
侯書六纛秦官重三槐漢相如惜哉終半百聞
者為欷歔

王忠文公挽詞 十朋

風節敢言氣輸忠不愛身幼菁仍遇主倚季更
憂民治行真循吏風稜古争臣薦紳千載恨不
得究經綸
梁木今其壞誰能問大鈞恩深兩宮轉哀動四
州民已矣天人策傷哉社稷臣吾生良可耻不
及見斯人

端明殿學士汪公挽詞 應辰

制閫詩書帥公朝侍從臣自能全進退人可得
疎親叟履声猶在持衡迹遂陳從今几百載更

復見斯人
蚤歲聲名大婆娑始遇時難兄屏隔坐仝子桂
芳枝人望還爲用天胡不憖遺成蹊堪喻大墮
淚不須碑
道學不盡識功名抵緒餘立朝惟正色薦士有
遺書百讀嗟無及九京誰與居莫酬推轂意衰
淚還千縷

錢殿撰挽詞 佃

雋攀龔庠校孤忠動冕旒抹荒心欲斷憂國鬢
先秋患滿長江水風清八詠樓禁途交一辟人

物華閑休
粉社歸來晚倫然得故吾我詩頻刻燭點易細
研未有淚悲連璧無階負東芻名門餘慶遠丹
它看奇雛

趙待制挽詞 粹中

明主畫三接清班歲九遷一居周柱史往入漢
甘泉批敕虞東省掄材上小天平生經國志惜
不冠貂蟬
詩近劉賓客于追歐率更双旌古良吏万卷老
書生世諦浮雲薄生緣曉夢驚吁嗟東向哭何

日遂施行
半世誰知己登門意氣傾交情忘父行大会乔
余盟持論先忠厚談經歎老成盍先誰爲癸落
筆法縱橫

端明殿學士王公挽詞 希呂

片言嘗蓋上專途戰向專城佩左魚早陸遇衛
維坐祈高文宿憯竟誰攄平時屢草千言奏重
紀執騰八疑音漢殿履声今已矣兩朝遺老信
欷歔
短槊鐵研用功深爲卷蟠胸不瑕吟故國道身

來將岱壯年發藻向儒林愛民利物平生事憂
國忘家一片心史館頃年陪潤色挽公無路深
盈襟

尚書尤公挽詞 袤

敏甚五行下豪鞏恥不知千人揮筆陣万卷向
須弥有夏傳追蠡先秦拾斷碑鄱侯石揮犂分
付稱家兒
憂國言多切回天力有餘衆推真李士上念老
尚書直通終難進高懷只遂初梁溪釣游處此
意竟何如

舊學方登用公來領從臣來光依日月聽履上
星辰共政將圖舊騰章屢乞身甘盤終罔顯雨
露未霑新
北面願師承東臺拜老成志年容未至叙契若
平生風月吟千首雷霆寄一名送車無路到寒
淚為君傾

程文簡公挽詞 大昌

論著究羲堯英聲早已昭橫飛欽遠業特立仰
高標言議超千載風猷聳四朝惜乎經世斈不
及珥金貂

太上崇耆舊龍鱗手可攀胡為遊荒野竟復老
商山漢閣須倫渥瀛壖擁旆還靈光遂陳迹西
望淚空潸
設卦探羲畫隨山究禹謨仰天真見象畫地可
成圖健筆凌前輩殘膏沃萬夫登門嗟最晚猶
得覘宏摹

吳侍制挽詞 博古

御史再乘驄忠言沃帝聰處心平似水疾惡迅
如風遇合蹉何晚論思信有功惜哉辛佐治竟
不到三公

三仕入儲闈堂堂爽日飛初同四皓起終作二
踈歸氷玉清班迹衣冠盛事稀聞君忽仙去西
望是耶非
東甬共賓興文闈賴主盟葬時無下体衣鉢有
門生劍佩今何處樽罍空復情自慚无報所老
淚為君傾

王給事挽詞 信

立奉逢千載寵光傾一時銓曹著官簿禁掖聚
英辭論議推東省威聲憚北夷平生經世意懷
卷竟何之

宦學素稱豪仍闈吏予高精神雖腹滿撫字亦
心勞藩輔連三組沉痾見二毛胡牀庾樓在殘
月墮江皐
自忝年家好居慙雖甲辰賓興家異奬容授喜
同寅別去時無幾年來意益親圓山鶴訣地回
首重沾巾

顏侍郎挽詞 度

宴坐切卷上睎顏亦是顏平心真似水立說信
如山屢擁皇華節盍登清禁班始終無玷闕風
裁許誰攀

禄養嗟無及朝〻飯一僧移忠躬塞〻錫類日
烝〻賦政優吴郡如留仰 阜陵清忠與公恕
餘慶啓昆仍
贊倅丹丘日眼看康濟泉同輌叨奨予侍生得
周旋妙尽多傳宝遺文合細編典刑今已矣西
望涕潸然

陳文懿公挽詞

衆口推文伯何人識吏師義襟惟古有心地只
天知至死終無玷平生本不欺在公亡可憾扰
恨哲人萎
文最宜爲誥尤能簡上心同旋鑾掖久惆悵玉
堂深去國身仍遠还朝病已侵三山風引去雲
海竟沉〻
珍館往帰鄞人扰望秉鈞鄉傳千里訃哀動五
州民躃踊森賢嗣攀號感路人公乎不亡矣哀
哀看簪紳
宅相惟公久伊余忝後塵十年追桂籍両禁蹕
詞臣接武參吾舅承顔奉老親辛成三學士何
意失斯人
一别屢经歳帰舟已及門方期情話悦空誦語
音存善行傳千載荒詞媿九原傷心歌楚些无
地可招魂

攻媿先生文集巻第八十六

挽詞

四明樓　鑰　大防

端明殿學士張公挽詞 拘

天分已高明樂哉賢父兄勲名希葛亮問學本
諸程襟滿英雄淚琴亡手足情相從九泉下何
處覓三英

籍甚張京兆精神滿腹中才高解牛刃手敏運
斤風河溝恩波遠歷閑秩冗空章臺舊特柳無
後映金衹

英略古無對外庸今最良衆方期共政人已數
去亡不聽尚書履猶懷太守章康廬星忽墮丹
旐裊清湘

昔幸參朝列於　公更有連規杭包世界風義薄
雲天送別詩猶在貽書墨尚鮮偉人無後見惟
務空青氊

仲舅敷文閣學士汪公挽詞

籍甚宰之舅難追宅相風惟公能愛我獨我最
知公潭府書無繼西州步已空形容盡心力庶
或慰幽宮

外氏桂成叢諸甥長卷中名稱無酷似宦達偶
相同潛室既長往適齋俄考終絕憐三學士只
賸一衰翁

楊待制挽詞 王林

望重咸無怨仁深勇有餘百年憂國志滿篋薦
賢書德政不勝載才猷未盡攄佳兒人物似真
可大門閭

蜀道名天險馳驅敢憚勞劍頭懸六印夢裏益
三刀漢殿聯簪橐燕山擁節旄惜哉覘國意不
得試龍韜

蜀國東南秀皇家屬意深眷卿頻報政上掛最
知心泛宅俱杭葦同朝挺斷金廟廊期引類疾
病兩侵尋

事契固同處交情晚益親半生文會少萬里宦
遊頻別後書猶濕歸來迹遽陳何能發潛德空
有淚霑巾

沈愚敏公挽詞 樞

天使魁卿薦上令卿改官發崇烏府勇終著侍
臣冠持節威行惠專城樞謗寬招熙多舊學胡
不相宮端

仕宦接王楊諸公嘆老蒼門生多紫禁子舍屢

黄堂白得垂車樂誰傳郝老方桃花千樹滿空
憶舊劉郎
徐邈今非介申根為得剛立朝無附麗受論更
芬香戲綵衣冠盛閭巷日月長無刑今已矣無、
復歸霅光
持論貞遺直操心本至公羸貲寧市寵平冠不
言功光祿大階峻嘉興色養豈誰能死生際犹
得數之忠
晚出荷公知登門未覺遲通班依漢業識郡守
蕭規藻翰猶頻寄宫墻不再窺新阡何處是西
望不勝悲

尚書湯公挽詞 碩

先正真良弼彤墀四拜麻決科承奕世榜漾擅
傳家禁路優持橐侯藩幾建牙相門宜出相恨
不見隄沙
秦邸嘗先契周旋古括咁殿庭觀唱第海郡継
承流方快飛騰上俄聞汗漫遊鳳凰山下路毋
詠想悠悠
陰異初先君除進奏代之後知括蒼又與
周旋淳熙二年某為殿試諸位官預覆考
唱名日侍立殿上親見臚傳十六年永嘉
得召赴行在奏事湯為代

尚侍郎挽詞 飛卿

婚、真御史風生白筆端出持膚使節始著持
臣冠給鑲鬢先霅籌邊心為寒天手鷩玉折不
及上金鑾
於茲仁聲著甘棠幾去思敬姜嗟哭子伯道遭痛
無兒郎省傷連璧丈闈見刻碑迎民紛墮淚思
讀峴碑山

尚書張公挽詞 柳

丈靖饒風度 高皇記曲江賢孫真是似才氣
號先覺幾見持英蕩終看擁碧幢誠斋主詩社
到此亦心降
杭宰推循吏論思領從班宏才名北闕高興屬
東山同歲吹嵩篤比鄰足往还舊游成昨夢淚
澤不勝潸

曾侍郎挽詞 奕

文獻南豐裔源流曲阜公巖巖双法從凜凜旧
家風金玉方交映人琴忽併空平生心地直流
慶尚先窮

紫陌尋春曰惟公最少年鱣堂慙隗始熊軾媿
盧前寄我书猶濕思君迹遽佳同登今有義揮
淚抚遺編

余給事挽詞

烏府仍螭陛銀臺更柀垣才幾无并論外似不
能言厚德鎮浮薄平心剸劇煩用才殊未尽元
地可招寃
桂籍光聯弟蘭階子克家上恩嘉踵武京秩為
增華朝著蒙傾蓋倫闈覩判花遽成千古别南
望想悲笳

鄭司法挽詞

檏抱空無礙精神老不衰家傳司業學句逼簡
斋詩荒瘠留陰德平反有去思功名貴志沒回
施称家兒
碩畫欢如故相從滄海隅方將理詩社忽已閲
泉途帰路孤飛旐交情一束芻梅霖悴客淚凄
灣灑平芜

梁仲蒼挽詞

延賞高三讓殊科擅一鳴元寯文未極長吉記
先成妙語遺膏馥玄談悟死生行人痛埋璧丈
子若為情
人物如君少相期上石渠博文該四部篤學冨
三餘淚尽知无及交深未覺疎何時酹墳草细
讀茂陵书

吴通判挽詞

一死交情見鄉評重此翁素車奔夕晷繐被落
天風身任朋儕責心忘尺寸功毋丕卓行傳非
介亦非通

翁府君挽詞

骯髒翁夫子高才嘆不施床頭癡叔易曇裏阿
連詩德表嗟何及天胡并慭遺清風終未泯吹
拆謝庭芝

徐府君挽詞

孺子人如玉功名不在身死生脊物外孝有弟篤
天倫已有傳家子曾充覌國賓他年芳五桂傷
不見靈椿

陳棠道挽詞

學造龜山蘊詩傳汝水餘子公足陰德陶令竟
閑君白業追蓮社丹经授寢虛遅平生了
无恨善顏勿欷歔

未第聲先振繞官節已奇精誠與神合隱行畏
人知晚境終元祐遺文尚可師功名斋志殁同
施稱家祀

魯少卿挽詞 書

棣萼仅管綴倏然而鬢班肆清嗟歲晚游僊得
自聞人在㝎戊皇上經傳伯仲間桂枝芳未已何
止倍愆山六十年間登科者十人
前輩風流澀寔光獨卿然指團推甲族號屢記
丁年有手傷埋璧惟翁亦蛻蟬功名雖已矣千
載尚遺編

觀監丞挽詞 叔玠

元老餘風烈優游裡昊官朝行喜鉅公鄰好許
金蘭醫誤肱三折生惟指一彈難兄秋夜感風
雨舊盟寒

族兄道州挽詞

出守春陵遠相思瀟水深精神雖蒲腹撫字亦
勞心人去成千古書來失萬金懷哉季公諸已
矣漢碑陰

周太傅挽詞 汝能

雨漲溪 溪水風高五柳堂論交成莫逆撫事秪
堪傷訪畫無回櫂面山空夕陽亂鶯穿綠樹誰
後為傳觴

碩人居氏挽詞 蔡尚書之室

頃侍尚書坐曾聞閫助賢昭言成勇退裏錫成
私專壘斷松江路神傷薤露篇悼亡千里淚豐
嶂想新阡葬於平江

扶風馬君挽詞

閭里久浮沉成馬少游有才堪辦劇無命盡
歸休歡唱言何達鴻冥逝不留佳城送君處風
撼白楊秋

谿野真連璧一奇寧遣金蓀家平日學憂世百
年心折券無雖色傾囷想義襟月評何處見名
士列碑陰

黃君挽詞 周子及

積慶源流遠鄉評數天門吏才堪世用心弓与
誰論骯髒終三徑凄涼遽九原傳家五男子留
眼看騰騫

陳秘撰挽詞 舉善

陳氏多名德玆來慕典刑宮端鸞宿草秘書撰
又泉扁自古有遺直秪今誰独醒蒼、何可問

耆舊日彫零
跬步不忘孝摳皮皆是真移忠思致主務實見
臨民三諫言犹炳平生迹遽陳清風凜衰俗自
足遏秋旻

徐季節挽詞

公府推徐穉山陽薦仲車盛時遺此老沒世竟
窮廬衍道嗟无命傳家幸有子魯山終不識杌
卷信欷歔

周德遠挽詞 汝能之兄

家世傳儒業鄉邦得𥳑風將迎无倦色交友尽
名公太學飛声早浮生轉首空怡如堂下月犹
照紫荆叢

盧夫人挽詞 武岡逢之妣

名族著闈範由閨女教修良人驚臺蝶衆子慕
桑鳩物化了難問壺𧷤誰為收子公有佳兆袞
衣看公侯

王夫人挽詞 周子及之室

閫內誰无助夫人多特明佣裏資色券勉李就
清名遯世期高節肆風歎落英丁寧犹在耳伉
儷若為情

荆國風流遠由閨女教循錫名鷺逝水鶴髮信
沾巾厚夜招香魄英詞引翠珉柢愁古字拙貽
笑衛夫人

鹿夫人挽詞 同年左尉振之母

內外言无間初終志不移白頭供婦職彤管著
賢規慶衍珠三樹芳先桂一枝鳳岑歸去路含
笑不為悲
慶需疏封日姑慈不忍違人方侈君賜我独避
恩輝孝篤神右勞風高家愈肥新傳快女壻忘
後掛冠歸

旌表門閭安人陳氏挽詞 婿唐事良翰之

婦德高千古鄉評徹九重栢舟終自誓石窌啓
新封孫子傳清白閨門慕肅雍死生無憾處了
不媿三從
族姓朱陳盛夫人多愈明老姑堪上寿難弟各
清名節行輝彤管門閭照赤城室鄰方有託何
忍送銘旌

孺人陳氏挽詞 同前

追憶宮端旧典刑三肖况後是難兄豈惟門户
生光彩直使朝廷列姓名煙海未桴班可奪天

凤及火报尤明雖云弟姊相從去自有英靈凛
群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挽詞　　四明樓鑰大防

王通判挽詞 瑛

世篤青箱學蟬聯更著鞭半山分派遠嚴壑誦
新篇竹馬迎双得棠陰憶二天黄扉仲謨論風
節尚翩然

才具為時用拂衣俄去之善藏経世手同施稼
家児無傳延陵恨人琴子敬悲連年事如許天
道香難知

何司業挽詞 伯謹

頃歲游孤嶼名門說二何胡為終壁水自合上
鑾坡器重連城價心澄古井波傳家衣鉢在衰
衮並儒科

歙識陽司業作州如理家源流知有自悃愊信
无華方嘉身進遠俄鶩暮景斜傷心傾蓋舊何
處望東嘉

太碩人潘氏挽詞 景尚書蘄之母

玉映清心著壺彝閨房賓敬到齊眉豈惟山水
物高趣更為国家生好兒万口共推諸福備八
旬猶負一年期伯仁冬日老腸斷不見堂前舉

酒時
宗少文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妻羅氏亦有
高情與少文協趣　太宗賜張文定齊賢
母詔曰婆婆有福生得好兒為國家分憂

孺人曾氏挽詞吳寺丞之室

婉婉名眉壽天胡弗與齡情深孫楚誄淚尽女
箏銘藕藻空南澗芝蘭有謝庭越山埋璧處秋
雨濕銘旌

孺人陳氏挽詞周子及之母

教子推陶母相望百代前詩書經口授名節誦
家傳藝苑高鴻筆忠言徹細括於源流知有自何
止父兄矣
全子齊年好相從識壺彝蕭生結綬日孟母卜
鄰時未下升堂拜俄聞眎屺悲天涯致甥東淚
落薤歌辭

孺人林氏挽詞盧彥德之室

家世甘泉舊出閨有令名是明教陶侃勤苦佐
淵明蘋澗令何處鳩巢空後情誰知悼亡意揮
淚望佳城

石南康挽詞夔

挺挺石可轉恂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
書燈火易窺三古中庸進百能惜我天不憖无
復見川增
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蓋公含淚落蔡
邕碑官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賢子孝
謹不應衰
伊昔為君御儒流賴主盟挽經容後進傾蓋若
平生幾見埋黃壤空勞望赤城交朋相与泣衣
袂不勝情

臧溫叟挽詞春卿

白首行逾恭鄉評敬此翁心閒上池水氣龔舞
雩風禮貌諸公厚聲華一瞬空臧孫知有後三
世若陰功

城挽詞梓

奕世承家學諸公存吏能政傳花縣美心與練
江澄易簀去何遽攀轅悲不勝傷哉畫廡博奠淚
尽老延陵

戴縣丞挽詞棹

晉歲鄉書薦英兄羡君舟牽上青冥藍田方欲
新漫璧處士寧知郤孟星忌向伯高將東帛誰

從小戴授遺侄住城得卜真前定思看一翁衰
淚零……
姜揔管挽詞詰
及見開元盛曾閑正始音雖蟲從壯歲冠鶡豈
初心掄多風生席疏恩帶錫金精神空滿腹愁
絶病沉……
冨盛識遷變艱難却起家田園新活計詩礼川
生涯仙柱應傳秀庭蘭更出芽真歸了无根超
徹妙蓮華
胡益嶽挽詞祗叙
賦就八丈手丈高三折脉青衫双鬢雪黄卷短
檠燈夢斷來芹水神婁下馬陵諸郎進五桂洗
眼看飛騰
余永彦挽詞
户外諸生屨門前長者車柳袍空自染荊棘竟
无儲隱行刑宗党清風照里閭泥冥誰為表賴
有子雲书
趙路鈐挽詞不枯
發歲游金闕霞冠拜紫宸可堪天室乱亂及見会
昌春宛宛王孫態飄飄物外身灵光怜陳迹遺
老更何人
諸父論交久志年許與盟登山陪躡屐泛月共
飛觥來往開三徑安閑美一生山深凄薤露愁
憶醉歌声
令人王氏挽詞表兄陳左史之室
嫁早仍知孝夫貞自不貪多姑如事母憂物勝
憂身鳳語恩榮渥鳩桑德意均孺哀声不絶淚
栢不成春
宦達方資助家肥忽悼亡一區終異穴千載尚
高岡春倩神耽惨安仁髮欲蒼黄昏愁絶處誰
伴紫微郎
太淑人葉氏挽詞侍郎夔之母
婦職躬蘋澗芳年誓柏舟壺彝全肅睦楚行極
清脩見業閑空性神篦豁病瞬飄然指歸路淨
覲日西流……
為國生賢子三遷倫毋德殷典崇色養從壽勉
論思戲舞老萊子平反儁不疑孝心天罔極賜
斷蓼莪詩
從姑太令人挽詞
伯祖八賢女惟姑孝且康又閑敬薤露誰俊題

寔先采藻空南淵生萱樣北堂平生好心地持
以遺堵郎
太恭人刘氏挽詞 台州之毋
籍甚成天勛董然蒻婦容家肥身愈約福倫札
弥恭上寿九閑帙湛恩四受封何人紀遺德女
塀正秉龢
纘氏一紀足他人總不如一麾欣義檄千騎擁
瀟與台嶽傷婦旋青山倫送車佳城流慶速旁
可万家居
蔣慈谿挽詞
伊昔好丘去相逢意氣傾樓前巾子秀山下肯
泉清歌梓情逾厚交梨論益明淒涼千古意潮
落又潮主
下筆欲生風磨君日有功推敲詩益鍊驊騮語
尤工経問南雷叟家傳十八公詞人誰可繼文
陣滑稽雄
吴太監挽詞飛英
庠校声名早朝廷譽相尊忠言如日皎笑語君
春温四擁皇華節屢登金馬門用才終不尽流
慶在仍昆

曠典將行日南宮得舍人銓衡輕易地造化還
勞神舊乃誰能紀交情我獨親吁嗟三昧手不
見掌絲綸
張運使挽詞 一
風月詩千首煙霞宅一區三年著朝蹟一節償
育途南海瞻遺堞西門綬老巫才高不尽用无
地寄長吁
李撫州挽詞庚
與物初无忤臺評反謂傾麾符成漫任林壑寄
平生琥履嗟何晚揮犀空復情天台陽鳳浪无
地拜佳城
李下真无径門前可設羅詩如翰林逸書似鄴
侯多奇字今誰問遺編尚不磨從來好夜挽薤
露想與歌
吞歲文声振長沙見賈生積薪看晚輩推轂致
名卿予舍真連璧生涯付短檠風流今李漢極
口贊氷清
王遂安挽詞肆叙
雉水占王氏生平懋義方三珠欣競秀两桂蚤
聯芳才大用何嗇源深流自長青氊傳令子一

箭取雙鶴
學問自冰翁詞章鑿臣公不愧衛史傳真有古
人風擱蠹書猶在飛泉迹遠空人琴悲子敬三
讀愴深哀

趙提刑挽詞子際

毓秀從天派盱衢動至尊使星方炳耀卿月遽
侵昏已矣悲吳館誰歟護比門慶源流未艾文
獻詣諸孫
慶事才游刃論文辯紫花英姿壞熊豹健筆走
龍蛇持橐身終外香車夢到家平泉花木任愁
絕舊生涯
客稜早登龍樓斟一笑同門清心似水論止氣
如虹近聞書枕溼重來跡遂空无因還丹旋老
淚灑西風

李度支挽詞嘉言

忽作堂〻去門前爵已羅夢隨彈指斷了向盡
棺多心繫六州鐵身傾千大坡唶〻晝夜没奈
此敬姜何
叔匪同升素君於我最親詞章傳自舊翰墨快
枕新別去情逾篤歸來跡遂陳无從效往紀悲
結淚沾巾

安人鄭氏挽詞木產事為銘

勤儉佐家肥枕脊藥案眉錦封侯被羅鸞鑑可
勝悲謝砌森群玉郤林先一枝木華文偕麗二
德紫堂碑

王夫人挽詞陳少南之室

叔質稱名士身期百不憂藁砧家萬里蓬首日
三秋陶母傳遺業稽孤起舊游孟原誦詩傳无
媿栢為舟

方運使挽詞有開

聖主一見決孤忠自致身孝建滿軀膝處了掇
皮真氣直老孫壯言高用未伸留屯十二事公
論何淮民

祝通判挽詞錢

坦〻曾无我休〻發見哉虛舟寧忤物抱自
志機老去心逾壯歸來了已非嘗延推不及有
子尚家肥
花縣弦歌化蓮城水竹居舊寮情義厚延別信
音蹤不係三刃夢空香別駕車新阡何處是東
望信欷歔

王武陵挽詞　銖

胡儁久未珍功名誰與同惟公負才氣遇了等英雄井々清迹貫駿々有父風惜哉天下慭遺恨渺無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八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挽詞

老府君挽詞　丈和叔之父

家學傳三世凡聞先二老力行真勇猛進取故舒徐前輩多遺墨先人極故廬後來窺遺牘志士爲欷歔

坦々古人履恂々長者言憂時見顔色不通竟丘園隱行誰同氣高賢萃一門四明耆舊傳他日數諸袁

朱婺州挽詞　安国

治行古循吏風稜真諫官鋤姦請遠徼持重息羣讙久弄趙堯印重彈貢禹冠去天才尺五惜不見長安

莫銅陵挽詞　堂

經學高餘子躬行慕古人儒風三葉秀和氣一門春台嶺漸摩久銅官撫字均庠東士二老疑望倍沾巾

張泰州挽詞　札本

燕趙多奇士如公名不虛胸中九域志筆底百

家書報國心尤壯籌边智有餘功名竟翕恨西
望信欷歔

周洛分挽詞 表臣

蚤負功名志從戎豈素心治軍先肅靖游藝亦
精深湖海闊豪氣雲天廓象樸高門尚餘慶蘭
玉正森森

昔嶺論交契天衢惜別離飛去能戰到埋壁遽
成悲回擬歸穗句愁有結局詩紫韓无復夢空
有淚交頤

在丹丘時探梅浮江李史君有穗字韻詩
公和篇最工云却從谷口閑歸穗

彭宣義挽詞 汝知子俊父

種德不在大至城天所斬但能存一念何用話
千人經笥儒風遠香山句法新功名付兒輩不
必在吾身

籍甚清湘守脩名所在聞宦途貲畏玄家訓仰
慶君歸路飛丹旐長空慘白雲生留不成奠揮
涕想江濱

沈朝奉挽詞 雲章昱之父

相業留青箱了年稔義方生兒有如此与古遂
相志終老三牲養凌晨一炷香浮休了无恨流
慶尚深長

石通直挽詞 莊問純度之父

籍甚新昌族真成禹石家源流端有自恫福更
无單奉職水同潔持身璧不瑕慶門傳未艾蘭
玉茁新芽

王撿正挽詞

到家循吏星軺復郡侯威名致降虜恩信感
亡斗省閭本公墦祠庭尋舊游善人天不慭
絕峴湖秋
客棲蒙頓盍朝叅嘉猷班開藩才一水去國遂
十山晚遇名方重言歸髮未斑功名付諸子含
笑謝塵寰

張欽州挽詞 舜之

少誦東窗句從君見典刑義襟希寶十才刃比
庖丁古鏡悲鸞偶寒原愴脊令恂恂守家法蘭
玉滿階庭
游宦二毛侵欽山雄鬱林精神雖滿腹抚字亦
勞心膚使章交上帷堂疾遽深護喪嗟季子又
復走清潯

姻好自諸馮東床取何戎平時深念我晚歲思
銘公主字今枕湿心斯誰与同回頭三士截灑
淚向西風

陸郎中挽詞 洗

壯歲蹤變捷袁年国百羅肉身心佛子霜髮貌
嬰兒爲了幾罇酒百年千首詩浮生成夢覺吾
道竟何之
從東恭奏嵊祠從二十霜人琴一何苦氷玉兩
俱傷别久成今昔歸來失老蒼稽陰終反葬西
望倍淒涼

齊國夫人曹氏挽詞 趙知宗之母

痛哭王孫去南來萬里餘解衣催捷子扶杖擁
篮輿已矣空鸞鏡誰歟得鴈書幸勤立門户地
下勿歔欷
宗子今曾子夫人古敬姜叩鄰承孝養清水刻
恩章湯沐封逾寵芝蘭晚更芳九齡天報遠餘
慶尚流光

信國夫人秦氏挽詞 林子長之母

夫人富貴出懷姻釋配和鳴得仲卿誥命能
封大国魚軒不及伴雙旌肥家得法晚无倦教
子登科新有声雖息南路未成屋鳳凰山下營
佳城

王夫人挽詞 羅尚書外祖母

婦德勝賢士婺居成大家陰功宜有後餘慶尚
無涯揚博出司馬陶潛博孟嘉文昌紀遺範外
氏借瓊華

恭人强氏挽詞 曾南仲之母

祠部源流遠來嬪曲阜孫事夫終婦道訓子大
吾門須語恩光渥升堂笑語温相期逞丹旐爲
鼠近周原

恭人董氏挽詞 刘侍郎穎之母

敬鐘尊夫子升堂乳阿姑鄉評推至行家慶展
新圖半世悲鸞舞高年乘鳳雛㫖章在未艾鄉
月映階符

恭人胡氏挽詞 陳奉直千能之室

懿行表閨房清規共尽傷編衣來宅相彤管君
銘章韻閫誰供祀蘩碪空悼亡芝蘭俱秀發所恨
失元方

時參議外生劉提 舉誠之為作銘因
行郡送其葬先走其長子

奕奕佳公子詞場早策勲願為新進士終屈病
參軍舊事成清夢高標想斷雲傷心桑落酒元
復到孤墳

趙司户挽詞 瑭夫

少壯節先着年侵氣不衰忠雖曲父教清亦是
人知慶世死衆合安時竟數奇廿泉人物會一
老漢空遺

王大卿挽詞 邑

麾節東南半澄清冠一時權與周輪傳項煇皋
陵知自謂二宜去人称三不欺卷懷終未忝流
慶積家兒

國史但環堵江湖幾問津雖多暮年樂誰忍半
生貧海內清名蒲毫端秀句新風流嗟頓盡吾
韻更何人

光去上庠詰歸來道更金膺添天美禄真得地
行仙日故增三徑君胡欠百年挑源不無路重
上惨風煙

上世總儒先猶傳學堂篇惟應佳婿選可配老
姑賢父行偏知我交情不問年槁梧誰共語愁
斷伯牙絃

徐沙卿挽詞 子寅

聖主一言寤長淮千耦耕山川皆在目草木尚
知名益被腰金寵徒為攬轡行諸郎夔涂慶定
自不慙卿

所至多遺愛丹丘最有声春常千載久攀戀一
城傾已恨數離别寧知隔死生湖邊同門巷一
到一心驚

陸提刑挽詞 洗

數馬謙恭甚揮犀色笑温風流士龍裔丈朱左
丞孫晚景成三徑身胡遽九原素欽仁者勇大
獄竟平反

早歲擅詞場來達列雁行一麾分楚甸雙節照
江鄉蓮社容寒晚葭莩接老蒼八句俱已矣回
首倍凄涼

史毅文挽詞 弥正

八行諸孫盛三公嗣子賢連收四鶚薦秩欠一
青氊郎省刑章肅侯邦政業學傳平生憂國意賚
志入重泉

學問源流遠樂哉賢父兄人琴亡舊曲風火愴
寒声深痛哉成毁况漸訖喪生孝恭允可憾猶

得傍佳城
少小相從久自慙雖甲辰交情日加厚姻好晚
逾親別去鷺葭律歸來見棣人而莊行樂地望
斷為沾巾

寧海劉君挽詞 比年之交

不識紫芝眉空傳有道碑義方真可法閨室肯
容歎未覽山川陂深明晝夜知蘊歉懸不稱蒙
子素能詩

丁寺丞挽詞 允元

家世傳經術膠庠藹儁声上方思舊學公乃擅
專城滁上功尤著潮陽政愈明哀哉鍔流水猶
解不平鳴
嚴陵不可向其中賓曠然行藏癸素志無樂了
餘年鶴化人何處鸞孤影自憐才高不盡用流
慶尚綿綿

曹工部挽詞 郁

莫頌文章士儀同社稷功惟公承慶裔有意振
家風祠祿真崇道郎潛歎老馮傷心猶未半春
志九原中
宦達推公早丁年倚皂衣戢為銅虎去終向石

橋歸齊國世臣少正元朝士飾松風談笑地回
首恪歡欷

范致政挽詞 鎛

義俠久無迹吾鄉見此翁紫微欣税駕飛將許
同功銀茁聯恩渥金蘭篤義風雖增嬴博恨猶
喜桂成叢
酒後昇平面閣中安樂窩千金曾累致一醉竟
無何老驥志空在孤鸞悲亦多相望方歲許託
体共山河

王觀國挽詞 覲

晚識三珠樹方知獨笑翁舊游虧半面遺恨想
高風小楷墨猶湿殘膏澤未窮梅花縞寒夜埋
壁幣香中

高端叔挽詞 元之

百氏極旁搜潛心老不休鄰光時自照簞食孰
堪憂弟子多藍綬先生竟白頭淒涼數閒屋知
我獨春秋
鐵石賦梅花閑情白玉瑕兩公終磊落千載致
譏諢清節成瑰偉浮詞尚蘖芽君看死生際不
見一毫差

滿卷爽鬲犠歐公一素袍豈惟將厚意要使訇
殘膏宿草成千古生芻為一號雖无韓子諫賁
曜奎東高

此頁乃從八割到衣存弄之為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四明樓鑰大防

挽詞

錢江陰挽詞 佃

庾嶺梅花暖晉侯忠愛深精神雖滿腹抗字亦
勞心九轉竟難遇二毛何遽侵傷哉東逝水无
復入江陰 前知南安軍移知江陰
客授向東甌君為郡督郵豈惟容吳篤更喜吏
才優每嘆頭年別俄驚一夢休廬山瀫何許淚
落不能收

李刪定挽詞 叔益

積善務增厚求名惟恐多白圭寧有玷古井竟
無波掾法資修定監州極抚摩佳兒傳素業留
眼看巍科
水玉心桐照誰云內舉私深居先浪出清節畏
人知尚憶紫芝字先懸有道碑填空雨黃葉西
望不勝悲

趙左司挽詞 彈

行誼高餘子文章自一家嶽神均客礼敵國歎
才華直節曾无吉全瑜更不瑕儒流有遺恨不

方岳亿挽詞 叔陞

廟之著靴見曼中言更明起家尤感勵爲吏極
慮平蔫口聲名重朝行去就輕奏篇真確論何
日遂施行
鴈塔深論契鵷班試著行参亡閣易簪越予後
除邊支郡難留鄧佳城久曼方呼嗟德澤位回
施與諸郎

寧海駱君挽詞 季友

古易人皆學惟君志益堅研朱滴秋露讀簡斷
韋編空谷甘无用佳兒尚有傳清風誰得似府
滿卧床前

朱坡史居士挽詞

巖邑富人物才惟史氏多流傳有丹桂遺逸數
朱坡學飽終難售詩成紙自哦空餘君去在今
子把餘波
交友俱名士儀曹禮意周使華臨夏口詩興共
南樓喜得江山助還同汗漫遊更煩留宅相々
與發潛幽

劉吏部挽詞 㥯

總角異羣兒庭趨舊學詩一鳴登桂籍百里静
潢池所至清民瘼平生號吏師郎閑方進用何
乃棄明時
剸劇最雲閒題輿上越山洞進王澤遠瘴嶺使
星還中道廻臺治名曹切近班險功多反物陽
報看循環
誰攙裹山衆焚林歎已窮徒薪能遠慮下瀨得
深攻南嶠府隨息中朝論愈公但知分謗喜寧
肯自論功
兒長與慈恩相親色笑温公方持使節余忝代
王言共約游三徑俄悲作九原佳城隔風浪丗
蕪愴飛翻

戴縣丞挽詞

小戴久傳去何堪更哭君舊游驚昨夢陳迹愴
遺文晚暮朝相與死生俄遽分銘成愧潛德揮
淚望新墳
高士終爲隱豈惟句小諸鸞鳳雖在棘桃李自
成蹊官府資闌決儒流仰品題定知餘慶遠遺
愛滿傳谿

王提刑挽詞 正功

康白真家法原由金紫賢光辭嶺南轉弟卻禮

陽錢槃壓岳將老藏書手自編老成俄已矣闐
若爲潸然
籍甚青箱學醇手赤子心片言可後一僞不
容侵處事幾游弟論交欲斷金諸郎傳素業桂
子看成林
二廣外臺首威稜著一門志期諸郡肅思見匹
夫寬參贊獨瘳瘍與挽有兒爰投閒了無恨此
意與誰論
伯仲三珠樹優爲一世才人琴先起恨金玉遂
俱權南阮方深痛阿連尤可哀桃花源上路老
眼更堪開

鄭華文挽詞 君容

發揰春秋學賢關第一流女公清澤國贊府著
神州試邑人交薦還朝譽更優如何急流退不
一使上瀛洲
籍甚何山政兒童識貴溫歡謠聞鯢關珠寵鎮
吳門乾養家傳子休官澤及孫吾鄉耆舊傳千
載德彌尊
兄弟忝同登論交最有情頹波如勁節徹底數
真清正爾尋姻好胡然長老成抱痾難執紼揮
泮望佳城

姜鍾離挽詞 栖

門户期興起交朋務琢磨及身求大學決意取
儒科贊府聲尤著鄰封惠亦多傷心濠上路無
復聽弦歌
别去期三載俾來痛一書死生誠大矣力量果
何如平日爲知我遺言若問予作銘雖
首倦欷歔

顧養直挽詞 義剛

萬頃來湖下曾門起大家子孫昌世業文字作
生涯堂後萱猶樹庭中桂欲華惜哉時不待誰
忍送悲笳
舊向君家去冝齊屢舉觴人哀謫諸顧里不見
他揚身世驚春暮湖山搶夕陽園林未成趣鷗
鷺亦淒凉

孫子才挽詞

身後名何用人亡意愈深蓋棺悲昨夢掛劍答
初心潛德仍能發遺言尚可尋悼亡情更切接
隴柏森森
潘安仁懷舊賦既與墓於戴侯亦悼亡而

哀嗣墳纍〻以接雕栢森〻以攢植元謂道元
揚戴侯之子也

俞通判挽詞茂衆

強仕賦歸去頻年亦漫行宦情雖淡泊官事極
精明贊畫王公幕監州亞父城佳兒守遺訓清
白勝金籝
象邑推三傑靈光賴此賢老成俄已矣遠迹爲
潸然君歡心何極公平録尚傳佳城隔風浪忍
賦薤歌篇

朱參議挽詞子紹

象世朱陳舊宦游多向鄞飛鳧觀政美侵驥愈
情親久草歸田賦欣迎入幕賓斯人怨千古望
斷剡溪濱
玉立期清貴厖眉望壽齡父兄嗟奄忽姑姊亦
凋零厚德今誰在佳城慘欲扃孫曾聞號哭蘭
玉在階庭

魏郎中挽詞能受

相公鍾鼎畝詩聲鯉也聞詩發得名高隱碧谿
心更遠今游湘渚句尤清握蘭未足酬吾志攬
轡寧知老此行今日哭君誰最切山房門下老
門生

宋南雄挽詞份

二宋久云遠遺風君庶幾才華試文戰政譽藹
王畿梅嶺方勝最空谿俄賦歸情親今已矣老
淚下勝揮

莫子執挽詞珪

樂有父兄賢談經絳帳前桂林孤素志芹泮老
遊編小阮情何切童烏業未傳棹閒最崇篤口
口話齊年

繆伯恭挽詞

我曾由江出岳影托外門非惟拜先德猶及見
新婚謹厚推鄉曲恩慈篤弟昆善人今已矣餘
慶在兒孫

朱南劍挽詞

再世文章伯三朝侍從臣傳家推篤學游宦肯
謀身別駕歌章水甘棠想劍津虛堂兩遺像誰
不信傷神
翔望第一客迎察意更親有詩欣和韻不飲嘉
娛賓名帖藏中古珍茶試早春據鞍猶矍鑠何
遽迹成陳

基戰久不對詩盟亦寢寒方期会真率乃尔变
悲歡歲晚本无憾情深那忍看佳城何處是東
望渫混瀾

盛夫人挽詞

撫攄閨中秀清高林下風相夫能尽礼教子使
移忠迸郡官无贖都城界得終齒髮今其在流
慶後何窮

冝人史氏挽詞

閥閱冠三朝尊公兩班貂夫是能盡礼家貴肯
朝驕教子門風振澄神性地超悼亡无可憾直
筆付孫楷

太令人軒氏挽詞 趙山甫母自號貪春居士

缘斷身先隱年侵髮未華死生枕曉夢富貴更
空花佛祖親提印兒孫競起家死囙拜吳几一
奠趙州茶

舊説蘇無著夫人亦正宗毒蛇横在路栗棘更
無蹤蕭散超塵界扶持礼钳容覓庵唯嗣法別
主德雲峯

無著賛臨濟宗旨云 一條毒蛇横在路
上貪庵云栗棘蓬栗棘蓬一口吞却更无蹤

冝人關人氏挽詞 趙婺州之室

四郡歌美牧魚軒從隼旃深閨无累謁也界謹
安輿故里稱家法諸郎讀父书美哉彤史筆三
誦為欷歔

太孺人蔣氏挽詞

之死靡他志天乎不諒人婺孤蓬在首艱苦棘
成薪琥福寒千指心空滅六塵平生貞烈意終
作坐忘身
瀾屋惟儉居然法度循松楸先壟下風月舊
湖濱子婦皆知孝孫曾亦可人浦江如可讀真
欲百其身

百四從妹挽詞

姊妹二十四凋零餘二人他鄉怱傳訃老子信
傷神已歎蕤居久何堪逆境頻佳城千里外西
望淚沾巾
孝养全終始真成乳阿姑衣裯九年共甘毳四
時須衆子俱傳業諸孫足自娱吾家女兄弟似
此亦几無
去歲桐川弟新從姊處帰倚言家慶子梳著椽
時衣尚欲尋松杜寧堪哭素幃人生真一夢回

首事皆非

蘇江陰挽詞 子龍

萬卷蟠胸次千篇秀筆端朝行期奮迅吏路竟
艱难雖號循良守久為文字官邊編幸无恙留
與後人看
伊昔初傾蓋摛文已甚工親聞南澗語謂有魏
公風既從言多驗歸來道更窮誨言非教倭後
裔報豈豐

趙縣丞挽詞 彥宗

玉立佳公子哦松始成爪奉〻鈴遊瓆寸〻畫
江沙慷慨志憂国清修僧在家送行詩尚遥身
世遠宜華

鮑潮州挽詞

三試皆前列一官何後時低徊廣文舍齟齬使
君麾遇事有如燭衛生寧及蘇舊游成隔世流
涕讀新碑
客授壬辰歲巍科盛永嘉芹宮屢揮麈竹院幾
烹茶假守深交誼清談咬道家枕怪郡斋晚群
雀噪簷蛇

張運使挽詞 孝仲

惠周鈞外與淮南歸卧空山且避讒宴坐几年
期不死臨行一著信非凡不在杜入東高閣真
使謝鯤居石巖欲向西陵尋宿草秋風何日遂
歸帆

張工部挽詞 李樗

忠簡博清白家声届弟昆惟公啟諸老積善見
多孫兩徒昌書種双椿藹慶門寿終无可憾況
有典刑存
北歳登郎省旌麾歷五州仁声號循吏治行最
諸侯憂国言多切籌边慮更周積薪无根抑至終
老得夷犹
勅局同寅舊睢堂屢肯过故人今有几朝士吏
无多聞信去犹湿相望髮已皤忽聞埋璧痛薤
露不成歌

戴建功挽詞 去尨

犹記天街会同為乳寶游姻家頻会聚親意愈
綢繆吉德豈多寿奇痾竟不瘳无由見安道訊
雪恨同舟
好學數仍奇躬行家遂肥時將詩自樂晚悟世
俱非教子惟黄卷高門看緑衣阿連悲未泯无

淚為君揮

宜人揚氏挽詞 鄭華丈之室

里閈依揚氏年家託鄭門升堂從壯歲擇壻得
賢孫婦德儀中壼陰功照後昆大憐吾女子流
涕説慈尊
夢入枌榆杜心游水竹李与歸期拜壽迎侍望
承顏一晰闈微恙寧知竟大逝住城无路到夫
婦淚俱潸

孺人錢氏挽詞 丞相之女適曹氏

家世戟如林来嬪藹德音功容俱可度疾疹遽
相侵已矣空蘋澗誰歆助蒸祜佳兒隨玉折尤
切悼亡心

齊安郡夫人金氏挽詞 趙左司公碩之室

避地供湯餅當筵接縞衣倉皇奉神版慶陰避
征旆遇多智尤敏相夫家復肥考終无可憾蝶
夢邈芳菲
五子俱英發尤知仲氏真勤明真世濟康儉信
家傳别乘往為郡高城欲捍边版興俄弃卷事
業待他年

太令人趙氏挽詞 王帥撫之母

令德比鳴鳩芳年誓柏舟承平猶有態膳達了
无憂方奉平反笑俄成汗漫游哀榮誰得似同
穴樂哉丘
節懸名驚代淳先孝絶人宜生克家子頼有斷
机親勉使方張席終能不帝秦一話扶上馬龍
不為沾巾
姻婭託玉棍同朝得往来迎春燒設席奉壽荷
攜林京尹識遍難都人白助哀琅琅無絶語怨
婦信高哉

挽詞 別藁

安恭皇后挽詞

天作周文合禕揄礼可觀屢陪金輦幸几奉玉
卮歡昊女簪新李梁房掩旧蘭春深嬛多起誰
後上桑壇
辯々南山路傷心鳳翣紅哀歌悽薤露秋殿掩
椒風故劍思猶厚中璫多已空但餘彤史筆內
傳紀陰功

同前

玉勝標禕兆褕衣配至尊柔儀高馮鄧盛德邁
娀媯齊掖空陳迹寬軒服厚恩傷心臨七久素

李已花繁
閣史懷規鑒篇章妙剪裁承歡方秘殿委化已
泉臺寺壞湖濵秀清笳日暮哀未央當月望不
見翟車来

楊武恭王挽詞 存中

歴數中興將誰為第一功兩朝忠衛上四海雅
推公富貴危溢哀榮有始終吾知尚遺恨不
見翔庭空
勇氣真㩗虎仁心剔放麑摧鋒多折䤋解傳屢
招携細柳門壁閑長楊馬不嘶夜深星忽隕何
處問撑犁

同前

父祖成完節丹心激懦夫枕戈梟逆虜抚劍志
伊吾忠孝公何愧哀榮世所先從今紫荷橐接
武上身衘
王爵報元勳臨危更致身鯨波飛戰艦狼子歇
江神木落淮南暮塵清塞外春功臣誰第一圖
畫在麒麟

陳文恭公挽詞 康伯

唐虞千載遇重光奕奕元臣任贊襄謝傳風流
冠江左晉公威譽比汾陽折衝曾不勞声色輔
政惟先振紀綱天意高高誰可問坐令邦國歎
云亡
德量汪汪萬頃波直將去就繫安危干戈雖在
相尋日休沐寬如無事時奏罷未聞宮漏轉歸
來從冕笏人羨寵榮終始誰能及百世旌忠頌
德碑

同前

輔贊藏諸用庸人自擾之惟公知好静與物盡
忘私德埋儀群辟威名憺遠夷傷心白雞夢梁
太有餘悲
致主唐虞上東山志不渝哀衣重入覲羽騎敢
長驅夢已占楹奠朝從濮殿趋哀榮極終始何
止渡江無

何内翰挽詞 溥

豪奪錦標天下聞慨然有志整乾坤諫坡論事
言皆合帝幄談經道益尊千古高文在鼇禁一
時名士上龍門經綸未究身先死痛惜誰能作
九原

姜秘監挽詞 師仲

文筆無旁巧剪裁一時妙斷冠蘭臺王楊仕宦
曾相接游夏淵源有自來治獄心知有陰德立
朝人嘆有餘才功名回施與孫子公亦何為不
務我
久聞政績最淮淝郎嶺循良親見之梓里尚遺
蒲日愛棠陰還長舊年枝鈞璜方兆非熊卜甿
秋儀　畀畀未悲千里佳城空望斷他時歸哭
峴山碑

許侍制挽詞尹

吏事緣儒術人材第一流宦游幾五紀遺愛滿
諸州叱馭无長阪等迸有舊棲遺安陰德在袞
袞見公侯
發揮文章價名公屢品題碑銘摹諫者立粧訪
愚溪得句追飛兔擒麐走怒猊遺綵闌好在後
學仰誉歸

同前

千載更塵節陽春萬里同時〻逢蜀士一〻話
文翁到處留遺愛諸郎守教忠廣源如未艾往
日有陰功

唐舍人挽詞閔

鴈塔名三甘蝸蝸傳九重循〻儀學館諤〻著
囊封至性悲三釜高懷薄萬鍾與刑傷不見衷
淚忽无從
吏路方馳轡甘泉喜問津廟廊平日志露電百
年身搢掌雖多恨為箕亦有人發棠陰德在陽
報贊蒼旻

李公執挽詞

乃翁志欲卧煙霞宅紀清江欲泛槎心地共知
容涵邂度寬曾不到京華伯魚久已聞箕訓鯉
子端能起外家瀰望三江渠下水隴西德澤信
無涯
未甘棄苦去朝天故作逍遥地上仙老子平生萬
事足人間五福一身全厭看日月同奔驥擺
脫塵煩等蛻蟬重到江頭人不曉風吹衰淚忽
潸然

呂崇德挽詞畫嗣

剸劇推才刃臨機妙斷輪傳家得清白滿腹是
精神未上金閨籍空留花縣春善人陽報在蘭
玉正詵〻
回首情親處相過瀨水陽十年能幾見一疾痛

悉亡縣郭山空秀家園橘白霜主人今已矣鷗鷺亦淒涼

此疑為後人不刺之詩古為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九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挽詞　　四明樓　鑰大防

王縣尉挽詞彥正

幹蠱恢才刃誰能貨殖私人皆競毫髮我獨披藩籬風雨空殘夢池臺憶昔時叔輿臨亢處行道亦興悲

同前

潤屋餘事當為人所難蓼莪遺恨在夜雨舊盟寒家有書堪讀囊無錢為看情親悲不那望絶旐飛翻

潘大卿挽詞

直上青雲不作難壯年何事挂衣冠功名已矣乘時望風節翹然見歲寒鴻去冥冥繒不到鰈飛栩栩夢驚殘傷心耆老今無有留得遺編向後看

樊運使挽詞光遠

妙齡便有老成風孝友將心天與通師友淵源得西洛文章聲價冠南宮固知夫子才難用猶喜先生道不窮他日鳳泉山下路幾人下馬拜塋中

樊侯勳德佐中興百世兒孫尚典刑閩境民蘇
御史雨州城人仰使君星罡臺嚴冷獨𢿱豸道
院清閑詿掣鋒謡頌洋洋在人耳不須樂石更
刊銘

同前

科目公餘事南宮第一人七閩新使節三署舊
儒陞儀拜方辭餽哀良莫贖身家聲知有繼仙
桂兩枝春
模浦之亡後斯文付此賢命其隨道喪學又絕
心傳河洛湮來泒西州憶舊緣傷心青老盡揮
淚對霜天

莫將仕挽詞隨

自歎清才久陸沉晚從右典用工深諦觀嫻上
死生際寧復紛紛利祿心載酒今誰問奇字遺
經古亦勝黃金十年契闊遽如許老淚臨風自
不禁

伍主簿挽詞景善

好賢元不減緇衣容到公家如所歸二衍聲名
三鶚薦四山風物一單飛棄榆冉冉身先殞蘭
玉森森家正肥人有百身寧可贖發棠誰復濟
瘠饑

同前

由來風誼獨穹然生享家肥不計年墮情何妨
分百萬指图寧復間三千靈椿竟矣仁宜壽玉
樹種成身已仙哀哀公侯孫未已正應含笑入
重泉
晚年朋舊益彫零數絕斯人莫兩楹不忘謝悲
讀往竹可堪回首念平生交情君獨全終始人
物誰能繼老成清比楚蒐招不得朔風淒切淚
縱橫

梁審計挽詞季琦

壯歲蘄頭角英塗試著鞭群公爭倒屣諸老亦
忘年論議傾朝譽功名疑世緣神傷賢伯仲風
雨夜無眠
壽夭固難問吁嗟不忍言嬰啼權玉樹哀淚灑
芳萱事契深群理莫才惜九原悲吟魂楚些無
地與招魂

太淑人管氏挽詞

彤史久不作誰能有婦功寧知貴家子乃有昔
人風鈿軸恩何渥芝庭澤不窮死生無可憾況

已悟眞空

陳夫人挽詞 經吏部之母

作配知名士周旋內則篇宜家兼四德訓子見三遷就養榮方逮帰寧病忽纏慶源流未已佳兆得牛眠

陸參議挽詞洸

中外衰冕盛流傳識後凋聲名三語掾身世半僧寮齊晉嵇阮逸坡仙隱可招梅溪殘月望羌沒舊風標

飾吏先儒雅低徊五十霜崔蕭掃韶石桑梧滿黃岡知己平津老傳家刪定郎入航光半在風雨夜侵床

李尭卿挽詞唐佐

里社久相從知君陰有功救人多藥喜持論恥雷同素業諸郎在浮生一夢空淒涼宗清傳褳筆媿河東

周左司挽詞頡

從政心無媿敢言人所難精忠憂世切清節照人寒炙臂失持橐乞身終考槃光成今已矣西望涕沈瀾

乙丑慈恩會今發六千霜軺專來握節相府記傳觴詩藪懷高隱郵筒見粹章不堪千里隔冊翹想飛揚

王夷仲夫人挽詞

彤史無人續誰能識壺箴蘋蘩奉先祖詩禮荷佳兒未見魚軒樂俄與鸞鏡悲叢碎方得路腸斷悼亡詩

陳夫人挽詞

族媼甲休陽夫人懿範彰奇男已南省快婿更東床珍録人加嘆佳城神所藏平生陰德在餘慶尚難量

雅有幽閑操家嬪清白家相夫全禮敬見子致清華方享乘軒樂俄興陟屺嗟誰將彤史紀大筆為稚誇

茅夫人挽詞 鄭青庵之母

清心玉映許誰同更有飄飄林下風攻爾高情協宗老做宜嘉遯樂龐公遠謀奇識身為重賤境還知惟亦空已擬張林碑婦德合歸彤史巨編中

張夫人挽詞 余元老之母

婦德天然備肥家五十年平生勤內明晚歲識
真詮倒廩非徼福翻經亦應緣子門有孫子仕
氣藹新阡

王修撰挽詞

十載頻褰刺史帷名卿風栽映紳綏慶門共仰
聯三鳳禁路咸嗟欠一夔神武衣冠終遂志平
泉花木總成詩傷心積翠樓前月斜入欄干欲
向誰

賤子何能直一錢夫君於我獨知憐樽罍談笑
殘夜琴劍周旋不計年此去空懸徐孺榻重
來無復孝廉船百身願贖嗟何及衰涕滿襟如
迸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四明樓　鑰大坊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肅明之鄞人曾祖元
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溫
左朝議大夫仕為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
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國夫人明今為慶元府
亡妣生於大觀四年歲在庚寅五月八日少師
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尚書工
部郎官知慶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父諱异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
澗承少師實為中表金紫元是時始命締婚年
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
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三年封恭人淳
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其後郊祀恩
封太令人十三年　高宗慶壽封太碩人紹熙
五年　□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
年　光宗聖体請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

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封太寧郡嘉泰三年郊
礼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
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人錫右
迪功郎徽州績溪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嚴州
軍州事某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鈸登仕郎鏘奉議郎知福州永福
縣事鎡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
民局藥戶部大軍倉銘鏻迪功郎溫州司理參
軍鈃女二人蚤夭孫三十二人渢渫迪功郎新
泰州海陵縣尉琡滌漳從政郎紹興府上虞縣

丞濛潚從政郎紹興府嵊縣丞淵淶滲潆溓洎
璉涑治承務郎況澳澍瀸詩潯浯瀿澗渲濡滑
涛渥璟女十二人長適蔣與求次適承奉郎知
紹興府餘姚縣蔣綸次適孫仁再適奉直大夫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軏次適伍璹次
適戴謨再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
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
師浔次適何潨次適馮廣次適迪功郎新溫州
瑞安縣主簿王裴次適將仕郎鄭圭二未行曾
孫男十六人棟檝杓登仕郎棫枝樾楫格枚札

桔榴櫟机柯桯女十人弟二人弟三人闇之弟
四人許適陳謙餘在室二兄及鈸鏘琡濛棟弟
二弟六弟八孫女皆先卒先君葬于奉化縣金
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喪合焉亡
妣幼而敏悟五歲從外祖教授惟州歷歷能道
河朔所見及還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
賓客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視庭或有遺忘
問之如響將嫁外祖曰吾之緋珠往矣數歲已
能作家書越國吳明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紉縫
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端整皆可為法外

祖為王府贊讀虜犯京師事定推乃家南京以歸
亡妣及笄奩具遭亂散失餘又壞於漏舟不以
為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為合德事李氏
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礼曉練世故議抑遜
順被服寒素內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
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籠直與共之為擇良配遂
歸王公正己仕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
提舉時方寓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
與為結縭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夫婦
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才三十有七祇此一節

過人遠矣自余同先君宦游內助廣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必劝使從寬有所餽予必賛令從厚故廬既燼於兵火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盡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仕參理家務士下劝服既遂終養執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躅絜誠至必躬必親晚繼舍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刘氏本中原人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予家又以亡姑王人殁後春秋皆預饗焉部序薦新未始少廢踐事欽福必歡家人俱集髫齔不遺莫年

髮不勝冠或劝畧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為礼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於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為時世粧沖靚雅正无珠璣之飾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亂時僅以澗水進脫粟飯有餽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於教子至賣簪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為訓曰平生不曾对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无嫡庶之間方擾攘時時家之有无以為豐殺平心處之自无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

者多誦此方女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為婦親邊不足家睦婣存古訓勸古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无依取而育之亡妣為畢其昏嫁其已解衣以為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祕方歲營珍劑以為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婿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為女弟肯喜償愴惟恐後无分家美恭及歛然之意少卿忽下世毅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為

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嗒曰心地乃今邪先君詩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覆而曠度了達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自次路然起居必改其度人尤以為難其守求嘉迎侍為八十之慶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薑甘以分啗略无衰相其亦仰体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致久在訣泣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若先歸故里晚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尽堂

為之東下嗣歲復來特仕者聞自引去祠列或
謂其曰子有親老可明告子朝使子弟奉以歸
非它人比也其亦以告比妣曰吾兩陷圍城中
還鄉人既屢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
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亂人意其疎而承
命不敢復請聞者无不歎服其自吏部尚書謀
猶外之妣聞之日可去即去毋以祿位爲累也
既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任二女一
字仲舅尚書韓大猷引経告老而陳氏從母之
子墉居仁為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

一甥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甥甥母亦皆封贈
至夫人外門切鄰比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
里之族姻孟春為慶既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
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為一席以侈其盛仲春
為尚書慶酬酢稠疊迭為主客季春又夫人生
朝也簫鼓之声幾宛霍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
恩七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真學士郡太守致
上命羊酒粟帛之賜熀燿兩家先君在財國已
贏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未聞納婦及壻惟孫
曾子女壻四十有五父童兒滿前愛玩惟均欢

笑雜沓不以為猒間安直領之而已晚歲備福
識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
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讀及半又与
二甥補之迹年扰作梵唄時奉国乘以示人晨
甍以前无非佛事寒暑如一畫靜多覌大字未
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看至感而後已書傳逼
目如素所習諸史季大端與比之際吴否之著
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
出彊魏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弟之
外姻姻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靈

和盛財暨績康聞事言之旨有端緒如痛定法
血等書開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
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茶禍墨緣等皆本胡
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探數習俗之變於
夷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敬
數年間遇季壽則文資趙公郡侯洎侍貳而下
俱集或歎曰入閩縱有此壽若班衣珠履之盛
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其輦抱
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杖与輿每顧笑以為樂諮
或求休堂屬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嘗及

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神明之未
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為依經焉之劇或至夜分
不倦去年吾竟損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
目明如舊其比蒙恩與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
力辭亡妣以為無疾既華元日猶自力危坐以
待賀者其病念嚴州兄祿不及後知恩以奏從
子滌宬首受命亡妣猶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
浴更理髮自此即之則應不復出語而西側卧
附若微囁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
仁慈蓋無待女服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朴而

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
以恩意接之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
已而大資李卿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
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
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上壽全福
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兄
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為命季弟高懼弟甚不敢
一日輕去郡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
逆以至於此尚何以生為扎方忍死以襄大事
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

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靖粹曲盡人情而動
依大義非惟閨閫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
各為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某自省事以來親
見實行閒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
痛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苫塊拜
聽潰裂竟魄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寵
穸有時永敢求銘於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
亡妣之辭故後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體敢刊
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
餘生無母可事長號躃踊冀相尋於九原之下

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某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
妣翁氏贈永嘉郡夫人
祖异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
贈少師
妣馮氏贈秦國夫人
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

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子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
居于鄞盖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
出於東陽不知所遷其可尋者曰元以上才八
世先生以古本教授鄉黨凡三十二年擢第起
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後來者又繼之
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
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国史公為墓銘其几子
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季迪
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格典教事

鑒裁甚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
外家以居先公備事平江母氏甥伯氏繼往兄
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業之餘幹蠱尤
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
不給兄為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
騰踏不怯不躁委蛇與盡无劇易必奉故雖未
冠而中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於世矣
先公父欵問舍而兄其背兄承親意竭力圖之
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
兄慨然曰親年益高兹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

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无以返命耶
取屋角獎繒特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
非軍衣所須盖衣以備賜花等用數貫若千籍
具在也神氣湜然使无以詰尚書張公津曰某
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
殆乎張公由此愛賞兄不屑也任端主管都茶
場含子庫開陞右從政郎　上方留意楮幣兄
服勤其守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吏視不得操
手日進万緡无不精好一日揭丞相曹公有同
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開之條顧見兄

敗蹟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
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
度必復於後吏胥失業散之四方忠曰恐難還
集況作偽者忘皆可為惟貫百倒不能亂真故
多敗此曹无聊若冒為之智者不察也頗擇可
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揆身
而遠慮及此即白於　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
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為貴職最清簡請其自
守垂端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為可
用力薦　上前丞相趙公又奉鎮江獄事賛之

且奏曰是時虞其即歆處以職事官令丞相雖
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　上曰朕猶記
向時言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
勑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修
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
立條一千五百緫又編類海行法先風疾疢心
筆削損益多與真千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对
首論　太上孝儉之德　上曰朕之即位卿与
觀杳对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
旦親見　陛下拜　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顧而笑再奏請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
是倣有一於此者令郡國察本以聞擇其尤者
尊显以風厲天下孝者本則忠臣可以求廉者
進則贓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
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於睿斷修定新書止
緣頒降尚遲州縣无所依據胥吏因得為姦及
致滯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
編別勑仍下諸道且用旧法理斷免致因循待
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对論紹興和買事謂会
稽一郡賦額最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万錢

者始數一緡今乃半之既无物力之增徒有科
數之倍上緣下戶舊与免科　聖朝優恤之恩
反為豪戶欺隱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与吏為
市莫可究尋畫以本戶之田析以古籍立等分
立砧基多至百本却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遍
重已甚乞以產錢均數不復更問等第議者皆
曰始利不及下戶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
大不然今名為下戶者実富室也真是貧乏十
无二三若仍舊貫不為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
籍无復可數之緡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於下

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為緡若干與和買絹數
合為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數身
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數和買
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安賦所
人无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為名用防異時重
疊倍斂之患者有丁无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
而為太平之瑞矣　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揀
科害甚明朕即為差漕臣与郡守同共措置又
論在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視買
权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吏止是私置文記

遇出即猛才入即鎖錮有據憑終難檢柅万一
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死姦弊欲從外府印給
二簿付都中兩門專掌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
收太府每季稽考　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
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兄
前後每對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今錄其施行於
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
又天下之平因所當謹兄尤悉意從事謂夫獄
追逮非危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擾每見吏牘
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

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
之或先有案卷者預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囚之
宿於獄者甚寡考掠尤稀閱視之如傷情實根
察而猶為慮隱者僅施十數因徒至前未嘗拷
威以臨之亦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
孺子深以驚迫為戒適有大獄三數皆牒翻
異最為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為勢力
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鬬訟到選寺中是
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逾深士
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為初官

時辭決詔獄者久之甄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
也況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
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丞代奉祠有旨趣
行不候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吏旱潦之
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通負動以千万督責交
至以郡計訪察屬具訴前麥困急之狀先是曹
掾覺廉之嘗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萬午於道
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為也何亟如是悉使歸
之一歸不留也諸邑既已肅然〻後使來受要
束畫取財賦本求寬緩急之序與夫當蠲而未

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
朝莫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
盡其它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
指期至郡停二以下爭以為不可兄不為變邑
無賢吏之擾又羅無名之斂期會寬而信欣然
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曆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
宰欲有所言親題曆上不時往還吏不得与聞
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
及期無一金之負察吏聳服郡始少蘇矣未幾
出於歙郡由城下以趋錢塘郡幫賴此以清比

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為之簡節踈目按舊額而
寡取之会計甫畢牙儈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
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閲月而
錢之入大農者踰十万緡曾不倍征也收曹漕
司差官相踵至則与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
所索而應之相与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
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章民訟
多據實覈究各適其平受責者亦无辭幸于加
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嘗訴閭取其甚者
自處之必劳其情狀而抑彊扶弱不為已甚有

訴喪衣囊於津亭者期以餔時必獲已而果然
学校類圮所未暇及兄為之區處表裏一新像
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諮從
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逺厚為先務近城
木塲苦於潦水築墻則喜潰插籬則易壞或以
請兄應声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為
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无留事取吏棲物厨傳
賔虎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
然愁嘆之声化為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
求直於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

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
慈父投祭於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任僅八
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
户部侍郎留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群而辨
事者有之若棲嚴州為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
於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進慕權劃不可解於
心如貪謀葬類息深畢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
亦遠也閏六月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殁嗚
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
子男三人溧滐滐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

府餘姚縣蒋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
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傈錄兄行事以
告于某与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尚忍言哉
子之所不知者吾為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
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
容物或学不能以自將恃氣而无傲矜敏而急
惰察以為明嚴而近刻為己而嗜進計科以自
豊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愛人
之觸傍观為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
所聞多矣无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无暇日

而李閒不惓尤好説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遭
臺卒困於南宫筆力日進動輸如風對客作書
真行俱精解見數幅不見其勞嘗見徐公鉉作
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争求扁牓碑傳
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致澄説文
仍集説氏復借与鍾鼎遺文從韻貯分欲為一
書竟不就饑則處賀閒為詩詞皆清新招當壓
側坐人見其見於外者至涵養屢飫增益德性
委運自適則又其見於外者至薰然无貴賤長
少与之盡礼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

傾身以應之或執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胸
中之欲言者為之致曲不翅見事人亦感其誠
而許之故寧能如請者之意齊則如身得之喜
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
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為不可李遇
有不可亦必曲為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
亦不以為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
葺船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
思模出人取以為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甓之
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

人之情為絲髮不能起而自晦其明含垢匿瑕
如弗聞者動有規矱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
卒歸於恕徊翔竟康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
之門晉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為近
之心計者餘使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踈財
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无告者財推以濟其須
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无虛日閒遇士子就
試親舊容集兄預為飯穀之計帷帳器用咸備
乎行饌至踰月无倦色少間又問勞其之絶甫
推之義人人自以為親己婦家實窶襆衣食之

資以助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為之存殁无
憾再從弟鏞幼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
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
子曰傳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又為謀資身之
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与張元晦汝明厚善乙
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
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為取前三年程文數
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於子惟以筆端无
滯礙耳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
所親曰吾實一第蓋兄之賜也其於故舊類此

嗚呼在私門為克宗之子在公家為有用之才
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碩偉
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為時聞人而止於
此是何痛也故歛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㢓
釋皆相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
久而後信之至今吊者尚未絕也兄亦自度抱
負承先𠀤志淵遠紹吳和買之請既行郡民聞
之如不疲奔至而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
奏催利為營未易遽改　上亦注意令候省限
滿日取旨進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儻能

詔減籍官及寺觀撥賜兄名之額終未能盡如
兄之言兄深惜　上意之未克盡訪利害期申
言之而兄又矣兄之齎志於地不何止此哉嗚
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
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鍨之生先公以多男
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渫之居
喪鍨實同力以報焉吉伯氏之七而諸弟尚幼
每與八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
某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
以佐其傍處從官更為勉勵欲寡其過以毋

貽親憂官勅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蹇以兩並
遷以趨庭敘以為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誠人
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婦拜壽壬寅屬疾又
同時有待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双親
西上鄉曲韙其盛丞相史公魏公與里之士大夫
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為郡之勞而
使家人女子稱奉觀之歡躬調音甘又閒以政
華施誤其言於庭闈以諧益其適也不幸　天禍
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日
仰給要若詒結以殉其身天乎家我游宦許久

不足以餬其口主事日康幸能以器業自奮改
秩才四年而得郡從卒不及覃其子竟何為哉
竟何為哉今日之事固有欲言之者豈真有定
數不可逃即世言陰德行有益壽之理未聞
兄之平生以轉寺數月治獄平允文心洪陵一
時臨民循良之効亦宜得佑於神明而大衬之
餘復不自免福善衬淫豈又有時差耶亦可曉
也妻子之母昼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
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挽惧不能勝其何以
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渫等忍死以圖完處之

弟又爲溧以言此或曰子之志愚切詞不亦太繁乎某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天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於用特於屢出於不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暇文乎哉乃長号授溧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安時慶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

妣李氏封徽人贈高國夫人

祖令譮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

妣劉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偁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

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

狀

某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自識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殺具足以度越千古恭考國史閣國以來屬近行尊者實人壽富盛方鍾不知凡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望威望彰明有如周王亦未嘗著見膺於外自興家間補就外補才業寢顯各以所長自見乃為家聲代不之人曾未

有位極人臣出膺繁劇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
四朝寵光赫奕以閒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為
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
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
惟崇憲靖王乎某四掌玉牒嘗考福國公　藝
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為秀州嘉興
縣丞　孝宗誕生于官舍僖生不及進用歿後
有追封端議之寵尋又築祠堂於行在所建園
廟於鹽城如濮安懿王故事人非秀州為嘉興
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

雅田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皆一時名
公王在髫齔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寡容必命王侍
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
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
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
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
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不取於公家十有八
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若多盜王周
行境內以五家為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
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

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於寒鹽運
不通王見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基以承重
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
帑廩事發與獄逮繫甚衆守將葉前政王請寬
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物吏竊則亡失
者不復可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捕逃有因當死王疑而
鞫之果是獄掾觀望者隨庶王辨愈力後加詳
讞罪止流殺感方出成道郡境津險而舁擊橡
郡為桴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付且謀見官

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能周
用馳請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
民恐不及事有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
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
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　孝宗
自普安郡王為皇子封見王是冬以奉主繕從
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
未赴將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
六月　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
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奉擢敷文閣待

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落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為魚矣細民多鬻豎抵罪王深念晚之諭巡尉使察訊遏蹤豎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為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屬再犯邊寇海道之備傳檄不絕驚謠譁譁王命巡邏罰於遠郡寇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屬至分處寺觀發廩粮粮多所全活直里富周大商死于城下囊齋臣萬更請設入王白遠人不幸至此忍因

以為利乎為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我商致謝曰吾國近已發商籍其家貲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具言死商之家盡積所歸之貲建三浮圖繪王像以祈壽島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六月以獲海口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郡人李偒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窖湖豪右侵築民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根今賴之又有茅硅碶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鄞水以

慈谿為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遭內艱擗踊攀號絕而復蘇漿水不入於口塞行郡人擁道見之面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騁禮日至自以術能足以終大事惟事之年五旅除八月再知明州卑謁先聖顧瞻孝宮頽弊大出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門廡為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李舍閱以

規矩乎生負祠後多修飾取科級者於是相乎立生祠於東序制司水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定海移軍乎平江之許浦王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撤備利制司軍以实之增葺舊營度容万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奠書廣爲歸正揀大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為度地城隅為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勝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謂傳𢈇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說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

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蔦明張甚王以方略
授將佐每遇必勝主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
逆順禍福遂降羅拜於庭穀粟莫敢仰視王爲
卻兵衛霽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
入進其黨詰之其爲從者纖使後業縷屬謂明
之罪戮不可且恐其飽則颺去王曰慨懷來之
衣其餘以爲脅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
以傚罰爲言若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
何以使人道捕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爲難
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爲一也明感
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十五以此轉一官
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
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
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
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
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與治之
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於浙西閉糴者
計窮爭先出糴求毋尋亦踵至其價太平饑而
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餘存又得其利王之慮
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和平寬猛相
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寀入樂爲用兩
造於庭必據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
於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
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
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於籍後犯決不
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
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入爲出以[illegible]
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文饋盡歸公帑
府之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歛不及民以郡
之西湖爲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名於側刻
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爲豪傲而尊俎風流恩
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
也自以久去松楸累求閑退雖優詔押至而歸
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羣擁
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奉朝大夫二
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宮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
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
天顏感動請問款洽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

朝于 德壽宮 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
至礼成加少保封榮陽郡王 高皇曰吾欲自
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一二年充郊祀別廟亞
獻十四年 高宗登遐王奔赴見 孝宗於素
幄龍帽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陞
月加少得八月充明堂礼儀使十陸年二月
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熙元年三月詔入
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於安禧祠堂之側
憲聖慈烈皇后欲奉 孝宗幸祠第王力辭
后賜水月園堂曰瀛蕪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
有[illegible]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
[illegible]宸翰也紹興中 憲聖洎 孝宗
[illegible]嘗皆同中閒宴寧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
並湖為復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乃
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 兩宮皆待以家人礼
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 孝宗宴私隆洽
[illegible]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
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 孝宗笑
曰何公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
[illegible]宮之靜齋 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
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或太盛
為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臣
人君不可不事節[illegible]若肆意所為將何所不至
王對曰 陛下[illegible]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
人君誠能不溺於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
孝宗深然之二年[illegible]判大宗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戒[illegible]廟負
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
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太宗正事七月 主
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
詔加兩鎮於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
永阜陵攢宮礼儀使慶元元年 以復土拜中書
令王以曠典五辭撝謙筆答曰遜避莫回勉從所
議可别議褒崇之礼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
賜第為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二年
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孫子扶掖命有司復
營舊邸四月壬丙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

聞
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賵贈加厚賜梓舍以
蟬冠朝服斂還内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
宣使吴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
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嚴嚴
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謙謙祥麟
玉質金相允文　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
第于京迺分茅社于彼榮陽旆旗金節絢爛綬
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復是茂太
師維垣袞衣煌煌爰詔冲人應龍初翔宣力有
為調娛多方予嘉乃勳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

避勿違貴極愈謙年耄益莊踰七望八熾昌壽
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此來朝精神方彊謂
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非祥殲大公
衍生死哀樂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寄
哀一觴文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致祭于都門
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翰列邸隱然維
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卿典命使以行進
致奠羞以貴泉屬爰以量犧請酌犧牲粢盛庶
品用薦哀誠十二月癸卯諸孫奉王之喪葬于
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源王娶安德帝姬之女

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邦
光安　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
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咸有懿範婉德娠賢
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喪奉哀毁而
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謚恭靖次師撥檢校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
園令次師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
稷安以次師禹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
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

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皐保慶軍承宣
使提舉佑神觀次師量朝奉郎新权發遣通州
軍州事次師禰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
次師貢宣教郎添差紹通慶德軍事師盈師禰
師貢俱得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
主適故朝議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
宗次安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
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
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二十
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

承議郎新權發遣黄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
差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
衢州軍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　兩浙西路兵
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頠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
縣主簿希衎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
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議郎
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閣右千牛衛將軍權
主奉秀安僖王祠事希杭右千牛衛將軍希訓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燈
忠翊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

駐劄希禁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譔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希恆成忠郎
希復忠翊郎希功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補官
孫女十人長永承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
陰縣事胡元鄉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
轉運司造船場范華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
前中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適從事郎特添差
婺州觀察推官林夔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
嘉興軍州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差幹辦御前
忠佐軍頭引見司兵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

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
婺州觀察推官沈煒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
王為真天人某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
人夢彩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伏鈞
天之樂既覺声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
日方散及為安僖卜宅兆術家走數百里惟烏
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襄田
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
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
卜之地以信今復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

舍夢有形狀獰異而繡衣者棄小舟環繞數四
詞問之則曰公它日當為地主故迎護尔既為
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熊悴
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衆尋見所召者
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庇之
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
而道旁叢葬纍纍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
望我邪悉為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
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嵲屼久之瞑而不跌[illegible]
之語人曰適竟神游帝所以閔雨告帝既許我

矣翼日膏雨如津潤境皆足翰林學士洪公迈
載於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爲難言如王之
交於神皆明白而又有驗於後故屬纊之日起
處如平時夜尙觀書甫二鼓姑竟體中有異集
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恒化殆僊去矣嗚呼
王眞天人也王風姿秀撥襟度粹夷忠孝誠篤
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
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整率子孫拜之四十
年未嘗廢每曰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
又喜誦孟子問本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

撫其旨而爲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
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爲之說
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者情皆得度無
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
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爲之辭
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
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
此矣俠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
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爲人賦詠賡酬愈出愈
新多記詩詞筆端富艷纂品甚高皆其餘事居

閒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
迎養在宫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起服膺慈訓
不嚴而治未嘗棄一察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
以財賄人兵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
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
待我之淺也終爲制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
申夭夭無疾言遽色侍御勝冠者與童丱紛如
也皆假之辭色弟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米鹽
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
於山間先屏騶從至門下車趨就賓席與太

守旦日拜表健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踐
亦爲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
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爲眞率之集以勢位遼
絶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
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裯用布浣濯紉補
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僮事王公十朋爲
守數曰某起書生築屋尙窮事力意郎第必極
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愧歎親舊之貧者月有
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則令人
走閭里賑施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益用

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某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既與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王在朝端凝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護密勿若不動聲色而外廷罔聞倚王以爲重造膝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露於人或有以傳聞來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此某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於官舍屏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修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殽之饋若施於敵已者銘於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率葬既不及爲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去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某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窺識受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有表見於外人但見其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爲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叁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
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衆贈太師魯國公
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任承議郎累贈太師魏國公
妣陳氏贈魏國夫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累贈太師楚國公
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
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鶚之鳳林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爲儒至曾公守道自晦始闢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潭縣是生四子次曰[illegible]師心總踵世科仕爲吏部尚書終顯謨閣學士其初即楚公也倜儻有大志義風爲鄉里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於靖康元年六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碩瞻安趣卒有器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秋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曰愛蕭公深知故奉親爲百里行詎爲利祿計耶既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爲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爲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益入抵暮始歸一時明臣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重三十年再考省官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公及史靈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論大臣矜勢以蔑尊小臣持祿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囊爲智宜引去爲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臣勿假以权刑賞黜陟之柄一聽於上從諫全元紛更官吏冗

數易則見它時不半而自去 上欣然嘉納公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死素望偶中科目权臣用之要途致位公宰縮手威权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振風憲以沮其言既罷政又論其私黨勝私懷護迷国竟鎸與職又論大將瑞峑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权倖方命擠兒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言之必盡聽 高宗之似之初與滯補弊公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己私以專国柄四方奏讞

有送部勘當者詳措置之類當處以死心總要所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以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先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當則云 史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死法可行則云如朝廷時降指揮于本部說法即死所礙變旧章而感規所有司失其守而名实乱矣欲望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來上尽去宿弊或依違迁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大曹遵守此实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大用三十一年五月轉左奉議郎四日丁楚国憂 上聞之惻然

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金繒之賜隆興元年服除 孝宗厲精政事妙選部使者是各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監之宿弊洗滯訟之寃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說必欲致君子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詳 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体四月除秘書少監又以八端學識慧五月兼 皇子恭王府直講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几皇孫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乃外任 三年閏

七月轉左承議十二月起知江州郡四年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对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閱征賊籍權酤水旱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灶香以迎發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儉節為先明年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見谿用浮梁濟水則徹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為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年政生為主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郡止保銀

悉施行之奏事畢　上令一至　東宮　皇太
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殊禮公於詳讞之際尤切
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預借折帛之
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天申節上寿奏浙右水
災欲令許浦水軍仕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
或以輕罪偽置矣　太宗奉法除姦之戒賜田
之家威取民間己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
當行重祿盜賊植貨訑隸加詳　上曰議論切
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
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权吏部侍郎二

月兼　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
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來上下
相沿事干札速則免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
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旧制正救於挫行使天
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　太子詹
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授列轉兩官左大
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
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体十二月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旧　太子詹事

二年知禮部貢舉　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
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
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
月以　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脩
國史兼實錄院脩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对退不
以語家人无得而傳為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　上謂卿
存心至誠示朕謝除及倚用之意切戒以推誠
待遇將帥閫外事有日人臣須是狗公不當
邀权古人有顧公无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

詳審有未合法度処必将上理會甚善朕亦從
容多暇又稱遇事无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
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取發无術凡致生
变命左帑体究　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
帑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帑謂其留心軍務但
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
刻剥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文人又奏
江西捕茶寇貞是有功行賞太濫却須核实此
皆大節目也其它應酬边事如湖北之夷人占
城之扨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息　高宗慶寿

奉上尊號爲篆宝實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
申議使陽邦彦使回　上怒虜酋與九公奏天
下爲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国史日
暦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
密院事　上又稱公忞公无私裨益爲多簽書
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　上又語之曰王
業雖得卿宜同寅協恭僕人姚明數已就禽而
率邊原擅入多殺光州蕃郡漸就安業而孝昌
祖訓殺降人公皆已謂不是爲武徒傷好生之
德　上言皆令体究責罰上言中官躬儉誠信

太子温恭倫講　本朝后妃多矣朕自以爲幸
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
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　上曰然德行爲本
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将
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
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无迁令之患參知政
事李公彦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
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条
而退即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旧人
心懷不然始日具事目進呈退就殿庐批旨然

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閲然後付外則事无過舉
人先可議亦係僉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
擬仍注御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
賢否不事形迹誠吳耶不敢以鄉曲故日而靡
苟曰不當攀寸而以己私庇之　上曰善知
紀元德亦復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
知政事時宰席父虞公与李公同行相事五年
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
在右府憂边思敢約東諸軍擅差白身人任戰
事揀汰筋力未衰者駐雜軍人改陞等爲合入

差遣禁蔡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寇山招到
作過人措置歸正添差負闕及冒名承代之弊
安边都以懷遠人動中机會江西賴文政郴寇
陳峒李接之变淮陰劫寇等公應酬调書號令
賞罰明審平當　上亦稱其處置不差又嘗顧
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
事不曾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来大臣不知兵
所以用兵多无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
憂錢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
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暦書

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
月明堂充礼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
謂主帥不可无此如韓世忠置背嵬卒能成功
上欲令之衛達康主帥相度聞奏公独曰君令
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内有肘腋之虞外
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軍當艱难日握兵于
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无事而置此他軍
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為用又謂受賞給势
須知厚怨望日生乃 一有警使之擇勇敢出死
力亦何不可 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却顧

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王吴尤方而或言閩人
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吕惠卿蔡京蔡卞
然曾公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
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韋故人主所以用之如
何爾 上極以為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
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秀 上曰朕
比来臨事未尝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
王枢使言平賞冤賞格比北虜戰功减半議罰
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奨久之公復奏曰敗
軍之將罪固當戮空恩譐傳遂從寬宥臣何力

之有十二月 四朝正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
邑实封满万户封信国公く执政二年謹守成
憲抚内降之难行者張説之子葬以水教溺土
卒檄官封还叙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边统
兵之官各當其才十孝宗明見万里公區處軍
務率皆合宜眷意益厚公婦美君上无一毫矜
伐之色人望愈歸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授光禄大夫封福国公累月亢旱至是大
雨霑く人心懽洽公奏事力辭 上曰卿直道
自将知无不言朕所信用卿面不宜尚謙宜者

又曰卿等朕所信倚當尽言无憚公对曰有君
如此曷為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
雄罷政朝中蜀士稍有去意公曰君宰臣一出
而引用之人相随以去是激之使為黨也皆以
次進迁于是始翕然矣大拜之初好進者敛附
踰月无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君
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观聽尤非平日所蓄也旱
势既廣力賛克政起李橋于休致以吹对帥長
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举以為郡国之倡而
路出粟專濟边郡歸正之闕食借貸二麥種

子戒覈僉視官司甚嚴。孝宗遴選從臣皆出
独断版曹闕貳俾公擇寸因舂曾逮周嗣武皆
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為閤譜時侍御史李處
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合久閑若不録用
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
鄭丙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為
聞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為示之以静則无事
矣虜使魏丕丕録見批書未進公諭以礼而正
吉相行欲過公即奏請 皇帝还宮降旨别日
引令館伴設之次日率如仪而去樞密副都承

旨王抃竊專威柄招权納賄軍机边事輙用白
劄子經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
无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其造膝極陳
工始為之動色既而欣然開納曰非卿尽言朕
不聞此當為卿斥之後數日 上又及之公奏
近習弄权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
无不服 陛下之明断既而宣諭欲改用文臣
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荐蘇
燧以待制為之 上嘗諭丞相直諫无隱君臣
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与丞相议

之 上曰朕欲奬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
士至于以虚為实瑕音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
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與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害非奬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
輪对 上以為言謂治激全无根蒂自王藺以
言遷唯一傳而為刘光夫此後如周治郑建德
草疏駁論柳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
遂成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
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揣失度 陛下畏天求
言猶仲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耻不相若雖入

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风如此良亦可賀或加沮
抑則有諱言之謗莫若奬其切于治道者好名
无实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
上循善久之豐儲倉蠹弊 上聞有司請窮治
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illegible]
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不难以今見任人独
任其責上即罷之知 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
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案案而栗徽向省
劄 上怒其抵梧君命鎸秩罷之大理當汝翼
死罪公以其与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諸闕声寬

欲貸命編管内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之心又
奏秉處介有才李此亦无它　上曰少俟後戢
除二廣覽司恭諸忠万飢公奏去歲荒政施行
畧備蜀遠旱傷尤當縣卹乞就江陵及繼所各
撥万斛以濟之職事官闕　上令先及侍從薦
舉又公拔其尤如罗點陸九淵彭仲剛刘請之
恐与觀寧宮葉叔光趙彙除删定官武臣部諳
乞文臧任子之數以請冗官　上付外集議公
奏去却尚遠嫌今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
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

职貢郎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　上曰
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恊人望亦欲卿知　上
人曰黄洽稱成都除而正甚當以得人為賀朕
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
圣主在上吴賢不尚肖較然稟受圣訓應凡審过敢
不謂誠以国報當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
相子人物不背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尽
記自有手記有籍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方何
敢輕也九年七月為明堂大礼使九月拜特進
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国史日曆提舉編修

玉牒詳定一司勅令制詞有曰仁不能言而智
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
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
輔政　上益傾任之公嘗以用人為己任以館
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選治郡高第者為之
于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頡尤袤林枅鄭僑罗
點許及之以張杓傅淇徐誼王正己京鏜黄
公為藍一時公然稱為得人户部申明赦文
蠲閣救荒之外去餘欠所不載者欲起催則荐
飢方蘇恐致重困公奏嘗今討之為緡錢叁十

七万有奇若朝廷禱其經費方可蠲放　上概
然從之明堂說事　上以任子減前却凡半公
奏　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〻　陛
下行之既尽人情後或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
人將八十久任執衡求退甚力　上不許嘗欲
行推排事公謂風聞以作不知其利以巨審所
請而行尤或可緩若作直言則奉行过當利未
及而害先之吾筆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
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
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

賊礼曰四方有敗必无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周極安豊軍公奏跅弛之士緩急可用臨难不顧其身小廉曲謹有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為此耳对境報虜主帰上京所差人使权止一年公既陳邊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既止吾使之来一難受彼之使 上意恐啓事端已而虜又報使人更不差發 上曰卿言可驗亦今豈非真庿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為郊祀大礼使 高宗慶八十設典礼實發甚詳既被命撰冊文又為礼仪使礼成轉而

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穆告畢求解机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 四朝國史列傳祕書省會要為礼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 上一日以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併帰三省公奏庿謨雄斷非臣下所及未敢輕对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又批正觀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容院豈鉶

輕重哉公又奏 祖宗規模既定难以輕改 上令促擬旨揮且曰此干兵將別无利害公奏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权重不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难制又建今兵之地謂之内都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实杖天下兵柄以副外重之中豈无利害与其行而中輟孰若不為以待太宗之定其事遂已 高宗不豫公請從唐正觀四年典礼权不視朝以見不遑安之意逮升遐命從于德壽宫門外一時典礼皆参酌成之充撰謚號冊文官及陵名庿號充上

冊宝禮仪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天定謚褒說競進 高庿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 永思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 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詞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容具奏來公複奏曰 陛下方修庶官選遷在庭难此至鑒雖非臣所敢与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实与官職相當 上乃出命蓋 孝宗无事不与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以親年益高上章丐歸議政復不苟同十五年

高宗祠庙礼毕請益力五月除观文殿大学士
判衢州内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
東宫慰抚尤厚宰执百官郊餞奉敕興还郷極
衮衣書錦戲綵之盛又以使親求閑秋提举臨
安府洞霄宫明堂大礼加恩積食邑一万五千
户食实封五千七百户十六年歳旦詣郷校講
釋菜序齒之礼齒于常右閏二月　光宗受内
禪以詔書諭初政略曰卿曩以經術羽翼朕
躬以德業輔朕丕又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与夫因革損益之宜可以裨
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
奏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旧
臣復如特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豈而不言臣
則有罪天下之事莫难厯初厯陳尽孝懋德奉
天敬民用人主政六事又言　高宗　寿皇如
堯舜而以禹處　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繼舜
者以对有吉建節開府仪同三司會魏國薨俟
服闋旧降制公抗表辭甚懇注死時不肯少近
滋味仲秋中使傳宣抚問賜内帑銀絹七百疋
而為賻公親具表謝十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
有四卦氣已尽而衰吾亦病如此其能久乎主
恩未報毋葬未举為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
戒子孫忠孝无一語及它前一月大星隕于第
至是神色不少変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实八
月十二日也終少保致仕遺表上聞　兩宮震
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疋両親屬一
人澤四名命臨祭官一員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郵
典甚備殮于家之次中外所同紹熙元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孫城之北十里許隆寿之原紹熙二
年贈太傅慶元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遇大礼
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神之女
封冀國夫人後分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樸通
直郎監西京中岳庙次曰柾朝散大夫新知岳
州軍州事人曰机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庙次曰
樸迪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
曰檝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曰槱朝散
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㦸修职郎新監呂
州支盐倉楧机族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
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諭餘皆蚤卒孫男十三
人環承奉郎仪倫偁承務郎遠將仕郎俑承奉

郎修承務郎侑仍承奉郎俶僱儔信僕孫女十
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了學教授程祕次
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
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鎮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
未行公神守秀整進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
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贍麗登步清
要寔鑒已爲中鑑遭迴晚乃際遇 孝宗皇帝
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為之
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
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述好謀之士而公為之
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
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
凡七府公独過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 孝
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万
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
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為苛急
論獄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
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靜
相徵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
治者必稱淳熙之際爲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
藏諸用者外人不得與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
而避遠名跡若不自己出益有受恩而不自知
者中淳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
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声色之奉一
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叢委退
出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
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 上
選詞臣必以咨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
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
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卹遺孤居無墮容
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无雜賓功總
之摻素服盡禮皆當於古人中求之莫不肯再
黜朝行員丞太府忽有容臺備士之除 上聞
班序及下君左遷者公奏議礼之地最當擇人
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以為此者欲重其選也
某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
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某之接開
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為屬將以上于太史氏卯
隹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某何足以知之謹
敘次爵里履歷行实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

蓋公之為善不可勝言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
美也嗚呼　高宗拔之言路不及大用　孝宗
眷倚最久經綸永究而乞身以去　光宗以舊
李之重待以為政而公不勝耄矣此縉紳之所
咨歎然自吾稽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
允為罕遇如公之受知　累朝哀榮終始士之
致身至此者有幾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四明樓　鑰文防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奉汪

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

妣何氏

祖深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

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恩温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

秦累贈少師

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国夫人

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沿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

八十一狀

惟汪氏派出黄帝浮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本
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率皆
出于新安濟其皇廟食千載後裔蕃衍宦路相遇多
講宗盟　秣陵時文司成澥以耆儒名翰林李士藻

以文章顯當辦司成薦李正有張衡思玄賦汪氏龍
魚及擅于童汪踦于且曰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
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遂莫嗣崔盧之閥閱于知夫
丞相伯彥首相　高宗遂為佐命之臣紹興隆興藩
才樞密院事數樞密使徽猷至大位子孫宦達相踵
端明殿學士尚書應辰以重名碩望雖不至公輔而
道誼風烈足為一世師表此其由盛者也公以文昌
舊山應仁　四明廣公書艾獨殿諸老抒英次為今
汪氏所在多幾如王謝崔盧族姓盛衰亦有待于
時也公之曾祖起宗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范文正
公王荊公正奉為鄉先生文行淳備沾丐後學少師
紹興初為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節阮高指神推重
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娠公之時伯父英應真
受生產于叔父勤縣丞吏部之宦舍生而岐嶷骨相
穎異四歲誦孝經能荅客問李中行講論語孟子蠟
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倚筆皆異之紹興以七
年以安郎過宗祠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
縣尉公漸讀葉于曉暢吏道若老於州縣者所部百
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輒得其用分徼境
捕境內肅然鞫致滯訟斷之以理歲在甲子從
水稽天發廩為粥以食避水者又敵益南大
舟故之存活為多時方中貴徭之制川嘗試南
宮公餘肆業再薦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
秩滿當陞左從事郎為婺州金華縣丞處事遂
明期限治倚文刑可以預錢王有水淵具屋者
據民陸氏訴其叔祖欺隱併橫公抉其要謂祖
原被以其兄桃獻萬使季惠由山經以此公
曰此最為不平者按國更分已得要領又析業
遜及嫂嫁姑之厚公曰爾父兄同力起家業遜
有法奉先冢嫁諸姑宜得不厚一婦以半歲累
田記以嫁資公考婦家戶籍不滿半頃復取佃
之且詭之日并送所司一門無全人至親不復
可相見湖感破矣俞構長幼之禮歡服而退時
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遲遷公為考
縣覆實皮約束崇峻已量之田隱藏數畝不明
多寡率差點記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按田思
民不識云果而差度量若田步而不使又多項
使之首復乃可並行李公洞豈何如公曰包有

不實許其自陳候驗實与改正悉皆聽以受物
者已不知其幾既至縣以所陌唱弓量三回則
已默計其廣袤之實並運籌久之無毫厘差戒
者以為神九年限有才賊邑人數輩受縣皆敢
為法事必聯闔圖帳李公又欲以十保合為一
[illegible]大為祖丁公曰一保之圖用帝二
[illegible]又[illegible]而十之不惟人能圖屋
[illegible]圖之以[illegible]益于塗界也田是詣
[illegible]談笑而了不失忠厚二十年
于越國憂星奔衣與悲動以路照除西豪州逮德
縣丞二十四年飢民嘯聚熾甚守檗調度多出
規畫以浣無可分都賑給糧中指一夫話曰是
鄉都少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牒繫于
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遴薦胥辭受輸
皆人所難能明年用奉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
昆山縣旌遭外艱既造朝有達官使求生財之
說將用以為薦公曰財君有生也生財者必害
于民寧甘心于進學遂謝之差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虞允文把邊餉練王師
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群工庀從

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轉
司糧料院文字凡日不給視公間摘一二務
不切中蠹吏驚嘆謂未有也試言權貨務左藏
庫有美儲朝旨以付公賜自檢校得其實以對
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淮東群為
帥辟公尋九月以元參議官內禪幕府外措邊
[illegible]錢公執以為不可公亦贊之
[illegible]會宰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
[illegible]進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
左選又兼戶部左曹有司出理和糴酬賞吏必
欺以小弊取舍公曰在法有旁照可驗許比類
而行時敵其同類有講上之有吏退亦之尤甚
公力爭之自定如為定例六月輪對錢公上薦
于上氣與之言察其人物公奏饒郡實表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
品又乞責薦宗子植于銓用。上注目久之謂
補臣曰難通詳雖有讜論亦明有用之才也除
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習宏辭科在用之文
足以此意在州縣時守博愛無以箋奏南宮名
表一生士林誦之此外無他職務同列言于廟

嘗謂公撥煩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相洪文
惠公以此諭公七月遷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
除吏部侍郎兼主管尚書左選 莊文太子建
東宮妙選寮寀是月以公兼 太子左諭德
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書説戒莊文深所
欽重嘗出左太淵禁中所進侍燕示章謝依倚
[illegible]到曰燕既不與坐以措辭若
守鄉家從[illegible]為之說有廉和鄭衛之音遂
習而偏頗放蕩其所當與也白于 太子而止
二年為省試參詳官參政林公安宅以户選同
知貢舉就除詳議大夫自言去嵩屋久以考校
手屬公公為之協心焉說予言欽遷公校論肄
不任林既罷政聘見于澤樣六月除秘書少監
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遂按壽宮道
山清高復相名士職當倫神李以奏會要而賤
步不耒深根其故數逆章疏分纂 上問之爲
置局命宰臣提舉出奏 五朝之大典始倫奎
國朝會要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為接送諸使
上閱語錄見公酬于敵對如未有禮滋為之尋
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權

給事中 孝宗屢稽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
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容導公使言時數遣官
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亦且先故決遣事
体太重徒擾諸縣 又又甚于監司之臨按不得
不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稱旨
意自尔每遇夜對 上多訪于時事嘗曰經為
侍從又下以事與於不當論朕無厭宜文女子
之言足以爲警數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
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遂進承數陳者奏對
明白曲盡情偽 上多傾聽而以之英達勝陪
沃之深若講讀進故事論政道之要具有遺編
忽或削藁而不傳惟見于事功之實者謹書之
以池饒信建水灾乞用澶州劉漁放罷耕牛之
法令州郡廣收糴以備賑糶論役法則陳一鄉
通差物力均差均錢產人官户例減限田之詳
又别白里正所當主烟火盜賊者是止丁勾催
科承引今取者長産直撥入從從別司並添法
屯里正承役之初役使兼充役有空實甚至
死必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变廣求衆議而
後可必須遲以歲月若數變其困苦當先[illegible]禁

誅求又論亭戶不充役次以益折稅或有奏嘗
親蠶波之勞居近場監貸錢取息射利以厚己
三分尚有限用而此曹獨无定數及受役戶隱
寄又均和買于偏民致將家產及〻等以上依
亭戶充役又論於　賜勳旧近戚以田一指
揮宗戚庫山沈以佃莊委指揮之籍沒民之戶絕
亡以為沈業沒沒州縣至不能詳何等為患
又〻取而代〻人從推其諸自今惟當錫以金帛
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止可行以強盜羣處
官吏犯贓之人然朝為罷窒蓋為窮民流離凍
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綱運負欠錢而致破
家者亦有此處以數〻以欠負拘囚不在給助
之處之數計其租入償〻既足則以給還使復
故業以致秦鄉村私之稅鋪罪以監酒坊及陳
萬戶酒之策豈因論對論銅器當罰曰產銅之
地不聽浸銅之水漸圖鼓鑄重費楮券滋深洩
于邊境而法不禁壞為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
銅之市禁重于鑄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為器用者
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
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攄肆毒鄉

里亦得故立今捕酒者空人之家鄰里至家則
誣以拒捕官司不復取問則是捕酒之暴甚於
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忠初自差若今一
遇捕酒本家拘繫非法度者則是犯酒之罪重
於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明著考究詳
備至看嘉禧嘗曰鄉前唐所言皆今日可行之
事經略相未及一一付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
之論然亦從者之今甲者五年再為參詳官
以自條故刑部侍郎兼侍講職于嬉官二年餘
孝宗宗意判本若干稽唐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
吳之劾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
著為俗吳法令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舉常平
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由國華損益
無成書數局收多吏繁條優當事因緘見官
行廢罷者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條
聲指揮二万餘條若不刪其繁重定其當者有
司率用弊刻而爽舊法曰移日改輕重奸無
所遵承使奸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術及
今不為久益難考乞明詔尽行編纂勅令大臣典
領而選延臣討論度凡掌制必審以杜奸欺以

一民听　上極以為然即令條具仍差大理
卿本部三郎安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
敕令詳定安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去當不一惟
公夜定公為己任推奪詳删通便之士以司佐
訪求四吏條雜故陵若一司一路手法不係海
行者即編承之一時申拟載雜係條律弄即羅
次為即刪去之於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
十の條帶修救五箇之百六十一令删旧文八
十三存留也自步百二十有八墨書旧文朱書
其條年餘书成　進呈之奏公私簡單也謂將前居
續降著以衆疑法意酌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
名有着詳案冊以言去取之旨而刪不以頒降
欵申　敕有司凡州縣干欽五有所未曉許條具
申私當以元修因依行下孝宗敕進本到于遲
德殿之左右歎多觀覽嘗宣問私疑隨即奏對
上又敢條冊指問与私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
字繁多不易尽記當意私識乃至于此對曰此
法將与失之況屢承宣諭寵不尽心他日又問
以物遂登於于宰執有足公者進入錯言藥生
明不以為信尔后屢更修定也凡再易吳視居

其事猶公之旧而精力不能逮也　上又嘗問
本職事刑罰點陟范是遍差公因奏謂名是小
卿不知闗使之是析以附准王之望嘗為執政
佛君有為匯安特定進侵之勤乃移罪二者各
降一官　上知冤未是待從一治自改止公
又奏知其奏是當照以示吏若別作獄枚刻前
文如在所弊較之有旨改止又奏知信州趙
師貢補雅前改以弊常年來方及半而坐擅用
滿兩秩於不得極親民提舉李庚已當申明送
饒州奴勤亦以不行捡察坐之且不得与監司
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書上諸得返改前命
辨名民楊法任匯歷而能老捕不應賞以越新
即依倫給賞仍說其罪論一案雖係天廷吏
令問無對獄辭揜延即論判打並勢對尚書團
公執其辞必无法振廷刻公鐵以強逆李以慶
死者石懲艾傳郎林公栗為在司獨有之推且
非親下手己殺人者類皆不死謂依　若祖旧
法賊滿三貫文當斬公又必謂行曰此吾職也逆
其奏日據實謂恐用旧法而痛懲之何為不
可惟是天寶条補寬如此奏益用中典　大旦

与民更始非以及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
循習既久寖失禁姦之意今已議為法六項犯
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
究覈適中矣此輩雖愚豈無黠者為誅知有可
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在今尚多若不分首從
雖不殺傷然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死之罪者
此論既定不以資業異為盜彼先以處自死則
被盜者從無之為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
計元死者益衆矣條公良祐為諫議大夫請取
業例公以其定一業闕奏囯六項法則死者十
七人用元行法則才四人若如旧法則百七人
俱死遂送公議借吏部尚書為六年賀金囯正
旦囯信使至歸聞路得此榜之今故犯強盜並
依 祖宗旧法秪有六項指揮更不施四列闕
来及 法局即以不得其職目列求去 上閱其
詳即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爲有請以大
辟奏案如情理可悯郎上朝廷者情法相當者
止從刑部審覆行下公以為既偹奏聞乃有司
秪得自专當依旧例擬斷佈旨處分死見詳審
欽恤之仁監司按察留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

勘治吳之良法也久而撥康為弊公申奏
之使見有違戾者並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問
其詞其中監司有沿物偶騰踊以偏定罪者每
延增為三萬公乞以錢定罪罪亦如之其以罰
救法助 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虜
之後叔要為摘行公在朝累年于人去國而令
裕觧皆奏當為之適至皇惟議使事詞如不不
同異惟不能述而奉承事已人號之衆服其哉
正而其人自此不相系矣时 孝宗方数經畧
中原使回者或承順旨意過謂大言以歸首以
為問对曰來虜過分已甚国應不失然其德令
簡覈亦未易傾枚不到淮南不知此秪以守
不到虜廷不知彼石以可敵同其條陸以和曷
問者 上曰如那敢言劉来可為攻取計耶公
頓首曰誠如 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蓋務
内治以俟机會再者已不悦又曰從不敢妄論
近令可者以為名言七月除权吏部侍郎九月
兼权尚書再置敕局兼詳定一司敕令兼少師
當為吏部郎 仕者賦吳大士表文書訴者日
集臨內辨析吏不得蔽遂請改實伏 孟帝之外

許全政李声績卓然公少親見之向両郎當虛
三選水至是武清通備要無左人之長建明尤
多年以先德為法或曰今日凡事從寬非昔時
比時蓋務爲但抑躁競任怨而至顯用者公曰
方且鄙之何思斂先予調官陳詞者多孤寒之
人于此不為而為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銓衡邪
由是躁者得通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　感悅
公又嘗嚴論以從人莫有不可明以告之選無
羅辭宗室及陣亡人婦夭不當允七色之數乞恩
科權官選人爲欽仕者請以歷過欵而為考備
正從廣定差之弊命官故詐不往勸之正者免闕
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人城否款候其任滿奏
閱案後次呈不當之人止能部檢照允行下敢
會人條列郎中曲濟鄉目附欵施行皆欵去弊
副處士院相法資治通鑑一冊指唐沈既濟論
選舉事曰今日有免此弊其說可與不可行来
早面对選郎呼炳華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
與今異弊雖以元其說則难行　上曰卿言甚
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曾於子抵深
極書偶不謹上即全展讀畢不敢留中進至

廡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遊留下蔽眷
日隆今當郊特差充國使人知榜用其漸而
忌者愈甚峻事力求外祠　上亦知之七年正
月除數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
館諸公賦詩留題以錢行色今石刻存焉還鄉
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啟帶而辦郡實
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毘
舍耶者掠〔?〕門〔?〕種它日又登海岸殺略禽
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無遇禽
感遣使為備與迭勞授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
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境後左翼軍狃
于盜賣忽又梁侵犯境擒至庭自以為功公曰
毘舍耶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人服飾俱不
類何邪察之乃真臘人商四舟俱行其二已到
餘二舟以疑似被執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
人執說不已公諭其將曰使真是寇賊固不
應縱捨既知其為商旅又豈得陷于深文始皆
退壯即使盡入來遠驛厚賜糧僎以收錢舍
牙儈句日閒遣行軍屯城外有入盜庫雖看驗
垣而出有邏者擒偵及執而歸證以為盜而上

之郡公已得其　仍械遞者使參對失銀十二
錠得十両遣其二主將辯數甚𠢐公不為動已
而軍士首伏即其所盜取之皆伏橐徽公明察
善處刑俱失其情矣番禺雜吏民门之回法与
郡人爭闘非至折傷皆闻其国借以卆赎罪寢
知、謹制公驟于衆曰安有中国而用蕃俗者耶
矣番禺當以海路之始有梟悍無歉闹者三伏
育遠就郡縣钢庇三萬户舶司得旨令泉廣二
州善区悉遞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甲
固之禁又冲外之名尽役独不与闰外宗正司廩
給歲度久以為病公樽節用度增價以糴民始
充于苛取公再歲而亦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
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衣帯淳熙元年甲前
清始有興国宫之命帰次延平徐知陰吳府無
詔南西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国门即令引對
以遂甚　罷江上有萬師謀害主人而擄其女
因有貨財女闻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為究治得
之人夫婦二尸于神祠之侧究捕獲仲者民王
氏雄于財怒武尉之不容冒佃官地擅辭于州
尉不屈遂帰过其门使人据其足事迷師罷公

同恭其事且謂父子皆以當得官怨從末減無
以懲姦乞先誅其名　孝宗閱奏震怒怪下所
勤建昌軍皆點配嶺海併生推吏去受賕者江
在無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
南向江西帥司即令境上防託西西所恃惟贛
吉將兵邏遽、及而賊已入境与老兵遇可使
出兵之以湖南曾戍官軍至此又小勝上為遣
兵之計遞擾不出洞公遣副撫谷貫和仲德救
州之兵以誅之和仲老將意缺経故盆已漾其
很愎難任然兵官無踰此人者未及出门而得
旨果以委之主帥調發而選效頑其驕也哉人
謂朝廷專委凡事寝不相関一到賊壘莫夜驕
迫將士入山反為所覆不可復用又遣遠的降
至於蜀為聽人知其為詐而不據賊互結識為
疑兵由鳥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
湖南全師臣王炎節制如已入酒西即令貫和
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时統未妻公及和仲
輕率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
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
程而進渋里去七百里勢不相及賊已俞習懂

阻常隱叢得波乃失敢不及官兵邀逆接戰十
餘發傷相當多猝遇于隘之交次雜者不過
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前戈披甲之之與
之近逐雖鋒刃陣併力有左不可既逐入廣而
又復回初號指麾列之百餘人役止百餘輩則
細勉後已多矣□已安有而許挺身白首指揮
亦當會□□如言本非虎逆若視其生路必來
降矣遂以小捷兵義指揮募去入賊之云望然
久矣前得賊帝 文官來郎當遂往提刑辛去疾
聞議道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畫復巡去未
几吳國尉黃偉請公 正今前說遂捧公初以和
仲放事自劾降充國閣待制會有詔郵抑地者
又降集英殿修撰俊即既以僞功受賞公遂落
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
十三年 高宗慶霈復充國閣特制十四年再
奉祠十六年投庫鳳翔府上請太平宮紹熙改
元尽復舊職二年致仕 兩朝即位之初皆有
詔求言 上又嫡詔書撫問燭銀合茶藥公退
閑既久無復用世拳拳憂國略不詳忘疏論天
下事凡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朔求優老特

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妖初感疾七
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聞四安、一子娶樓
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三人瑞中
奉議郎西浙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
宣教郎知婺州武義縣丞俗撤歸省亦可久卤
方特□祠號修而公已矣議中特以遺恩補官
女四人三□矣□適奉議郎知揚州永福縣事
孫婦□適傳□□□第□副將□州駐劄
□若蔡孫□以人□輪承奉郎監嘉興府華亭
縣市舶務之幹竊之請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
臨安府臨安縣尉永得宜淩建里士沈指次
適通仕郎趙樗次許適王允恭餘未行曾孫女
二人尚幼碩人以淳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
鄉龍潭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
合焉禮也嗚呼公之為人凡于金矣少而孝謹
稱于鄉黨長而孝捷于賜屋入仕則公勤廉
恕施惠于氏立朝則忠諒精白識知于君用雖
不尽退而居鄉高頌持達所好壽而壽郡至今
而忠厚之風蓋蔚為英雄果易于人讓不容而
風試白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何史文惠

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遇最深魏成公少〻不相
要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宮僚王侍御伯唐實為
姻家前后同時公果于不進既無附炎之路又
不涉于指摘公指斂而寬和處事有條其在禁
路右百梁文請公陳正獄公及令少傳周益公
不知修離廣公與史魏錢三公不獻雅不相示
往而遠之　孝宗深見隱微章保洛始方能曾
為以〻〻公八事孫列者益容尤在閣門閣
為德之深得以而為仁者史康坐中間曰亦
與之熟和諭在此未常准夫其少為之備矣只
見人洗江山縣尉之吳如生無此問者益以
與服公之以曾問有其雖之嬉璐其之屢
趣南康之次謫既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
時欣人未契豈不念歸史公風公過省修好謂
求進則不可不示從梗歸倘數曰若能為此前
必不敢相失意遠去至諸蓋于載屢矣一吐天
命年後傳義脫史公深歎美此語每以語人謂
不可及南康王山行記感慈公未免擢懷感致
推但公方艳選以者曰使其年過〻十以恩科
得古〻起星子一尉豈不為〻賀其缺達額此

既至果廬山之勝狀纔倘徉登臨目送若將終
身者借書群居益況酣于史冊上下數千載異
士大縣下至碑版小說圖不該究塗中和淵明
歸者來辞平易精切視前無愧佳處或出其
上使饒客則使歌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復用公
聞之曰求之而畜而辞之君無非自欺乎既登
〻〻卯撫〻引年求致其事朝論以為高又子
之祠再申乃請其後諸公相繼得掛遊而請財
其事實自公發之尚書鄭公丙姑書曰公少其
二歲先吾着鞭矣始少師以深仁厚慕于世
嘗曰事〻上行方便物〻上有利益此吾志也
又公能推廣之少師慕先壼翁謹公之葬二親
皆力貧裒事親構洪大識差周備鄉人視以為
式既畢宅變假貸徑營久而眾命方就廬居終
喪拜掃之外諸曰不親務羞于山間南城祖隴
外歐王氏本州諸妹一一經理可為永久之三妹
尚納竭力撫遺俱得所歸衆孩寝衆聞先廬房
守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抱當家務出私
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右不得盡為諸院公
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〻外孫既孤收養至今

官府衙差皆親爲之不以累兄弟又得楚辦無一金之罰少師既仕於子晚歲及一以伯氏長子彼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帛推以與次子積中尋又葵其二子得中稽中及季又弟泗州大子數中既拘限罰待復與叔弟之子蘭中而不累然後念而廣收江州公公云意命以一官世姪務悉而公之孫大尚有白丁焉而官在鄉非有疾上本常學弟之已仕者必使之俱仍曰汝　世襲司息終歲閒受飲不能頃判之勞劾復天之稅乎宗黨有急以公爲歸產業素首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不寢官隨扣周旋嫁人之孤女葬窮者之喪不知其凡敘宗盟及眾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號與仁祿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叙營美構常輟以予人至于再之三無德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無數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艱乎力既不及遂率鄉之人爲募捐首劃二十餘畝以爲倡眾皆競助至之三人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貴士夫之清窮身後不給者量多寡周之買地立屯于城西門之阿親爲約束防閑曲盡可謂篤厚之極庠

校自吳大草投歲久寢圮勸率臣宦且爲之文謂崇釋者之居以徽福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勵風化首捐儀門閭者不約而趨黌宮一新冠子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賠事少長禮推年長者爲孝子遇釋菜敢不祭酒自編施布帝之間以一鄉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宴客延門只與約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然不喜而婚客隨學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歲請受席自爲歌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爭傳誦今者不下百客手自劾酬連夕不譽蚤及僮僕無不霑洽間赴宴集必盡主人之歡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返率其之約觴詠琴奕未嘗以爵齒自居與皆終身行之後生之貧多以卷軸求教公樂于訓誨隨所識一一以告故能公言者多著稱真一代之吏師也成能人固多矣而若舉非名士不與撫實大賢政葉公翥不當掌故公一見識拔于稠人中尚書錢公象祖特薦劉公孝韙史公彌大往略請公時屯田鄭公鑄益判沈公銖皆卓然奇其他汲引光顯于中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孝以多年告老治進希

存藁二十册觀書手抄回遼㫋備览十七册敢
庚米名公詩集編爲續詩四十册又有漫録剳
鑒等書端平等方今稱侯傳目録木以傳今藏
于家公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妣林氏前陳比
世兩家少師而孝兄弟皆又甚相好先君工部
遂之娶爲公之從人又其從伯父之女交婚至
今瀕人千然宛八條錫鐵其筆生長外家蒙外
祖之意之澍方吟學姆詩又受知于公尤深且
亡公爲礼部時以時公紹侍側護客便學皆許
侍以晚而侵侍与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
仁既登從班君素切鄰公既謝事而公得奉祠
六年云間有待又從有唱又和履步往來殆無
虛時劇談頃倒其樂無窮去歲老母年九十公
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歡簫鼓相閙㕘春方
止歲晚公既而真泰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太
夫人即奉紹旨均散粟帛羊酒之賜時爲一時
之盛手時暮白其與夫兄之夫人任俱盡尚當白以
五十八歸休攝一出爲京尹公之歸又先二年
而壽過之以適名卿宜静名室吾履道宅園于
屏且於地上篇等于其額後又易以無可柰何

之歌詩造乎淡然道人情曲折和迷哉天以
等篇置文集中殆冥能辨也公嘗与公閲石
林避暑録話論不矣事老程公歷言出处大槩
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配古人而大略偶似之
公遂録手册并見公之姑詩古工以公比之天
念詞似同然不敢當然足而不朽之榮其遂然
其實遂初心公既前疾時尚安吾一日來叩與
之為定傳承回小見小異才隔再宿有報公之
疾亟者豈意床下則已不可為矣系石伯叔皆
不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往仙那何去之速
也內行修飭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凡吾士感惟
仙風道骨所謂上壽稍起北意最為驚痛閒公
之亡者思問貴賤大小駿但赴吊相向而哭且
為盡哀揚之達尊郡太守而下至庠校之士相
与哭奠而竊哀于文皆盛德之感也工病徹骸
所困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深不思問行道
之人孰甚哉也諸孤以矣自迫近未遑求銘于
當世儒宗但以叙序以寸胸自信念爰求指家
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評者亦莫姆公云名位
生此小安時了不必爰王矯痛惟侍生之次公歷

言入仕之初以至通顯凡經薦受者姓名歲月
一一不忘聞見至於既不可勝書謹擇其可法
者備載云不嫌于詳也他日定謚法索史筆者
庶有取于斯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　卷第九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四明樓鑰　大防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

曾祖珽故不仕
曾祖母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
祖母黃氏贈安人
父膏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
母蔡氏贈安康郡夫人
汪氏贈咸寧郡太夫人贈秦平郡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　陳公居
仁字安行行年六十九狀

惟陳氏胄出媯虞為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
來世系蟬聯皆可推考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
亂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　國朝陞邑為軍至
今衣冠不絕特進宦遊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

之郡始持進未依舊館公以建炎己酉生于奉
化未及月而虜騎奄至艱竟竄伏窮山冤擁蔽
趣公在繈抱不作一声同行相与言曰此貴子
也少長穎悟性不好異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孝
屬文特進于文章氣節望于彭始分宜分州佐
延康張公充識守城捍虜知惠州值曾袞之变
從全城盡以讒之賊氣奪而降為御史四明有
僧誣恩謀殺人而事竟識清屠城以示四方力
論多殺非是亟事所比救不在法恩元籍者又
爭先謂籍餘萬人实不足稽據皆曾從硕其
恣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
公初時侍立聞汾州事能慨然激烈特進為說
下且曰此見當大吾家特進嘗訣之曰已聞歎
以家使屬國不惮行汝能仕家事乎公曰大人
惠州見賊時未嘗叉硕金尚以念々維弱敢不
勉特進益奇之嘗十四歲而孤哀毁如禮新平
夫人挈以依外氏撫餘靡弛公尤盡孝养甚
為翁勉之孝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
少師外祖母王夫人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
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薦詣與二十

一年登進士科特進旧与秦丞相投分主客时
御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法坚拒
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迁而弗能实也时秦公
威柄方盛喜公叔世科試功一見可得美官公
同里者衛為之不自通紹山當孔道盜賊出没
公之方略部分而后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
詣見使反以緣少感肯立公清耐苦辨曰退來
裝以從効使者竟置幌書法之曰翻以此和公
接示豐全改監行在点檢贍軍激賞酒庫兼糴
揚儀興元年 孝宗修 高宗聖政妙選審屢
時參政范公成大為和糴局与公皆自莞庫中
兼檢討官二年考滿當改秩既已進參丞相壽
春魏公使虜公嘗参事之碎公弟書状官时和
戰未决虜兵在淮北人情惘惧公以身许魏公
至境上議久不定实騎大至上下失據公欲上
馬犹謂眾孝酒告魏公曰是安男寒且饑此饑
观者壯之猝退京口尋復北向真飛鏑飛矢在
上侍人在下進論虜兵聞邑而入兵皆引懦以
侍魏公衆公名懼邑增者仁者之勇也孚遂成
札域歲藥而还公之贈書至多改左宣教郎以

奉使蜀特兩路差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時魏
公曰貴乾道元二間進秉国相公方忍留需達
次開門請出未當求進初虞雍公一其奇公欲
引以不用公不欲就之年始赴又導公言與謝
不能退以出抵之謂有定力乃且可事無往為
大言語又與歐幸又以旋敗雍公为之動色稱
學操而畏謹為王薄明年宗寺刪安撫謀捷事
此孝宗勝近資侍得堂帖权丞宰執謂公曰求
者修悲操不肯看按之論 对奏立国之要在規
模先定 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
孝宗初頻不擇曰朕未當不立規模公奏 陛
下銳意恢復從乃通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
論不知何者為規模 上曰此則隨机而應公
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從可也今號令久改人
得一闕臨財交易尚不能保外官至有薦降擢
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安不可
以不戒以錄本納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
既前日定力之論今益知此言之當也 迁將
作監丞国子監丞秋至丞再对奏文武並用長
久之術 陛下奖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

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 或多使依贓雜之
徒又非兼用之本意 上曰只為文臣 大要
當扶而正之 又奏丞廛甚至但有不可過歷凌
至于偏勝 又奏边民盜馬事宣論宜旨乃下少
蓬出位公言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私生李浅隨
清燈之言對以跳之公頻問舍曰国家禁此等
所要也 不預處此譜試曹敢忤御史者公 入
奏 上稱善即衰簡儀、者不樂公乞去相君
全郑之且曰 上方孝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
安是年郊恩 勅徐存撥礼部郎中 當奏論臺閣
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 上曰知名之士試奪
一二 公奏 周必大洪迈久在禁林不待臣言 召李心
李燾 英岩 去之在外 上改他衛數日首
皆乞免 对公不欲 为畏亦乞免謝 辞 上指
曰汝乃無任可全 陛辞而以臨遣志定且曰方
欲用卿 殺遣 求去卿其清肴獄訟尽心民 政
成當召又謂大臣曰汝上論奏明練親 經 大
獻曾丞相曰是其生也鴻儒の年赴郡 自五
李楊行密劉 到制史陶雅宿主兵䁱入倍傍郡

祖宗制本無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入
折十絹匹當金十二兩徵者止十兩左帑忽加
退剥守邊使以金民益不堪打折徵閙 上慨
然欽錫之出自睿斷謂甲日制恐悍吏或孔言
爲民病乃命並輸十二兩而奉郡不輸之數率
十二至兩錫其二以絶並緣之姦公連當其時
宰吏舉々以當換擇公精公即諭告而病革之
時敝曾咸異無敢件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睿鑒
費以惡儉齊不敢僅廣聖法吏則有飽自今爲
及度程隨至數受較預以告已即自以石衡受
輸租二表于庭有中度而違折退者抵不輸主
秦下老校抗声以告貌爲令明之鈔至哺即批
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搖手實惠確乎及下姝者
益從良吏減加耗之苦者應可幽五升民注、
粟麋以歸徽之政若林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
連歲大稔光至不論錢民以爲數千年所未有
也郡有大浸歲暑民未病涉恐鳩工造玻舟數
十艘莫測所用梅雨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
事遠慮之効自是歲一奉行抵今猶元既郡軍
資庫造閱武亭復于郡庠創御書閣七傑皆取

于餘財民不知役吁訟明敏剖析滯事情法曲
盡咸至十吉鄰境有讁臺者願得公定斷者御
史府案牒交至吏劍見爲服衆公略不之排此
往以授之御史亟稱于朝曰左之良二千石也
既受代吏民遮留莫有截鐙臥轍者公由他道
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祠之去郡十餘
禁遇生日鄉人必來拜壽及赴武昌贓道郡中
總衆錢挽淚擁道路亡慮千万人非素有以
感其心顧公爾耶公還入對襄冕再之首曰計安
之政甚好從片臺諫屢以聯言且命婦爲斷
水利之訟爲之嘗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
出其一乞編類條具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
則易弛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
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 上讀此數句至再則
可謂君言其二論償賦匹數既減吏胥未倒大
有朘削恐徽日後有苛斂輩援乞知告戒 上
曰吏法之弊叔鄉盡力才成惠實正總從人來
既遵守尋即御批詔下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
敢違戾必申尚書省敢肯重作施行初在郡自
奏五事未章極言歸正忠順遷才優遲而戰士

又軽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別此尊
皆出萬死業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亦
給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辭体者乞明詔優恤
以示終始念公之意至撫出獨振之心　上覽
之嘉歎会駕幸白石大閲即以是日出命再添
差兩浙衣粮令給三軍歡之呼舞至是　上又
御句奏益為中論戰功事云嘗此書既曾为国
忍乞为豈然者不加卹卿子職事云今所用心
采訪有見　同公遜謝玉色甚悦且曰使當用
卿日是愛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休日詳練
敏達為敌極有声誉論之切當且當為郎以僕
用遂除户部在書郎今要古成奏篇边在除郎
指揮之后特旨特待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語
以方為天下第一〻安不足道當兼揆度支貳
卿援歲例從南郊借资公曰用度方殷援例
貳不僅則無策者歲明堂借撥左帑金帛若
從乞撥還　上初以借貸不可為例知為還撥
即許之式卿曰公之先見乃爾卿再兼礼部会
相屬商負方以著庭名進擬　上曰陳山今何
在对曰今吾郎　上曰坐有人才如陳山而吾

久為郎乎即除樞密院検討詳序文字二攝不
受諸滿差遺恩例悉令授牒送檢詳房公為之
考金甲酌故皇司否立決古選翕然歸心年下
歲迁偏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者無不關都司公亦
事以寧持心忠厚議論寬平次白又為以暢執
政説然易從間有不然隨事辯析終歸于是乃
已退然不以諸人所以由是開心相予深歸調
撥屢當失序謂此淵潭來赴昇法江西知上荊
郢之缺道里間以黃倖滋叢公尽搜故牘
程限梓要便且順者吏之計歲省道以費等百
餘萬潛處典不与卑也得米殿便且速当因輪
对及之　上曰非卿忠于体国雖能及此又數
曰似此非一端亦為今當如此鄭黃人当田播
故不能改作荒政方急事有便民者立為稟行
徽旱尤甚獨救至八九萬潛嚴婺亦且十萬令
有論徽饒二守妹荒無術又為言流移多二州
之民　上震怒咨至逐特自是守令罪者相踵
公奏長吏不能奉行黜免為宜但送迎費重又
無斷絶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甚者餘或有

閒請姑從鎮伏以竟來故 上深納之光是又
著之下大曹指定勤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
根公摘其尤者儀之長貳任曰宰府請從潤署
公曰大婦雖多事主有司安可慢令吾位固卑
在所任六曹者安得以多撓法率況之郛偶為
譏潤房欵案如山剖閱不遂一以平心應之謂
何罪奔走以冤者何苦以故平反雖多而無失
刑部大理寺思當改正過名有所拘閱者一二
都司詳有冤濫公曰吾豈意思者若一均退之
劉定愈者以天識者仍趨辭自疏白不以為吏
有任滿資為郎及格者公請之乃曰指揮中
有自今臣之文公曰前此嘗有乎此者皆得之
矣指揮本欲從寬今乃為汝輩舞文之具耶往
為被於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奸又摘盜當有
枕續傳為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駭
服大禮之後理當紛至公為之裁討擇取七人
皆當改正丞相難之辯論數四既然曰樣正自
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為多耶今于二百人中
精嚴得此皆其罷謾而跳抑者願推內講之念
而兩之固萬不可退名號其冤狀且歎引去丞

相任以公手疏者將上 上一閱之即曰休某
精審尚復何疑便與施行廟堂嘗薦提二人能
文 上曰朕但聞休々好文爾是歲擢侍立者
已嘗因旱求言公應詔乞諸公卿務以寬大為
歲監察御史京鏜極論道家之學已蒙開納此
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可者肆之中冬 上謂
宰執曰欲令倪山奉使聞其有親能為朕一行
丞試諭之公因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權命子
從遂借吏部尚書差淳熙十一年賀生辰金國
國從使止於陛辭之嘗兼領左藏三庫 上首
曰每以煩劇相說備見忠勤但以累賢者
可 祖宗用人不拘情法全才俱詳試乃見公
奏每恨駑蹇不足以借煩使囊論飭敢當也
使還深起居郎入謝 上曰卿端靜有文將起
卿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為詳今日立螭不
又多謝論曰卿多曾據使水旱所赭復無
所泄圩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
利害七明 上稱誦久之又曰卿今在近班凡
有所可述當悉告全面振相鄉即令撰可曰朕
亟欲觀休々詞翰兼同詳定一司勅令 上曰

朝士中惟恭恭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
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從思溫賞封繳無避
有察官奏旅襯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者
者許自與焚葬公即繳論謂如此則僧徒之無
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肖者亦得以挾作
清僧與二十年必徑涉郡邑而已妨驗得實方
許焚葬仍擬藏以待其家尋訪 上大悅從公
之議曰座辦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
同時實與不通人情多疑因公對 上問卿北
使虜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左數因
數有為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餘又其上
下習驕以奢為歸決不往來錄在部不可不備
臣以為外敵不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
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加 上眷之渥陛兼詳
定既謝 上曰已將宿者百兄中忽記得卿來
為算豈在更過一郊賜公曾以足疾求去問勞
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卿酒是鉞補中有去
風采乃區移時方得出奏劄論上有恩惠而小
民不與名為寬通實足以惠積民耳名為赦者
罪足以惠姦民朝頤曰慶赦盡放天下五等戶

自丁四等戶一半 上笑曰正合朕意乃于赦
中行之公在詞掖最久論去不為苛細而詔令
有不便者則同休人所難言公輒論奏卑蒙報
可安定郡王乞封妻為夫人公以為母同盟事
繳之他日入對 上避謂曰所論子形事極痛
快且是有補風教朕有之擊節不已 奏事玩求
者 上曰今朝宇大勝前事何為力此 曰進
退之義最當滿所況近到乎 上曰朕用卿之
意向未艾又嘗論形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
道貴在挑要令 陛下親細故而思慮蠹事未
節而蕭火併願深思明帝皇老孝性之言俯循
唐別泊多把多言之誅彥深要以御臣下省智
慮以順精神 上曰通亦自覺叢脞通達大小
之臣未曾及此 大免見球次日語輔臣陳亦之
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溥去細故可省即省不
必叢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好
進之作全史卿等留意後熟其言可也 及數日
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 上曰前此方言之
如此則又非陳亦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九錢
此當責之監司 方說不可叢脞不慮又不恐

相以下媿謝去事已徧之璽改中閒光孝公讞以
讒以闕坐奏　上曰陳ﾏ一人足辦不必更差
他人內相洪公遵與首奉復命兼直學士院王
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煩　上臨軒嘗曰從欲掄
人信允處決向來中書省用三人今內外制皆
陳ﾏ當之暗不允ﾏ雖時司羅右吳獄公奏長
之師屬有識不勸汝煩　陛下自用耳目既非
忠要之道必然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
心考察以疏不苛嚴豪人可也何察云風付不可
長又論列　奎下擇至課自熙豐變更崇觀後
廢刑源自以殘虐賄迪日以殘竭今雖又數信
于胥而大農調度畧不少寬曰以益甚奎心進
勞因數省雖以寬之而券兵不仰者不可勝然
ﾏ日曰券兵所日曰券兵是諸不可為豈不深
可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其可
省之數定為蠲除之目不以優民命而壽天下
之脈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　上皆是之一日
上從容謂輔臣曰陳ﾏ某老成凝重可大用嘗
邪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去位而堂白然安雖知
平天下本原事當人擾之時秋後可外

旨曰卿忠厚而疏通　朕大用之意已決如勿
慮也久　高宗升遐五夜王淮充有錄罷上陛
鑄皆偏置公勤然致實之必擬典時當上廬本
患與李同察促入奏有史謂季蕭以公白臺省
促許全臺尚書省不許全省手極論之得旨贊
命訟終于御史刺配撫州無不快之舍人無
遠衙之孝宗逐通擬矣　思陵之役臺察謂
臣相擬以戍擬御史費為言公狀奏攢宮應
禪事重朝迫無不煩擾議臣不得不以上聞
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謂可以錄入頓只作二
頓樹家酌動神祇亦欲精較減果繳物三日一
易過為裁抑四方何規頓存大體毋至過於
金送往之孝　德壽宮從廣兵衛宜為寬假）
上瞿然曰人但以孝宗肅節不思發光欽奉之
意忽注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幾未悟是忠
荃衰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
曰詔百費自內庫支羅海路州軍貢獻已自卿
白但乞持之以堅則孝孝有光矣　上曰卿每
事盡忠而知休久欲置卿于經筵無闕逗詠
大夫有疾朕欲養歸丞閑遷班簿在職已二年不

少頃徑而中司可也　公力辭不敢當　上曰
祖宗时必用淳厚忠厚者而之卿正其選又固
辭　上曰别思敢以闻卿数日兵部尚书宰文
公作对方及猜宫事　上遣之曰若执者费数然
不可云与权礼部侍郎赖公师曾既久次宰臣
参各二年有半矣　上曰赖々奉使回即与多
奠徐々则更顷少俟正及三年以其代言論可
以滋侯又浙参迹俾从留後省浬珠廷以报之
十五年月新廿巳被年疾未对力丐外祠以使
医莱　上郑之且曰卿姿々要去可是易匠即
日當峻进非平進也对曰臣岂敢以求去要進
上曰首觀孝几何何以致疾公回对小人有
毋何敢當首觀之称具以实对竟不许去公再
拜復奏懇切　上为之蹙頞眷々不已雖許留
劄子退及家则不允之命已颁上方之朱鑄玉
次日句休十了日数下除目宰执奏已遣内艰
矣　上嗟惻久之玉以金帛之赐公实述于来
公卿呂者不惟惜公之去国而尤慮公之几于
毅也服闋诏集其駁倩撰知鄂州鄂号难治唐
崔鄗所谓土沃民劄雜以夷佔非用威

莫能治者在今日最为重镇三司吊立尤费调
娱及公为之從容话对三司如一家军民怙服
郡計仰宫征公總大綱加惠往旅而課入倍蓰
人情翕然尽心力为之三四月而领略江山得
坐啸之适政暮流为以其前后和气有宽饶功
耕踪士加開集捍江水患遂除吳国汚鄂之
以铭铸聚粟至数千人業究深阻寝成盗数公
治之曰势已浸熾縱不剿害大患之則可生治
司数调兵公回討必求此然民兵習知地里可
使大軍於董以可声援不足平也審吊総有摘
告織悉俾国之不踰旬梟其魁以狗餘皆釋使
帰業始以奏可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有分不察
寢以养穷民病夫歳久漸违公为增大之且兇
周给公田至之者如帰焉給澳之年蓮煥章阁待
制盾治也行妹大比討使以外郡士子附试公
因拘不可則徑以势临考官公度其必致輸争
五衣为之隸弟之前此付郡士毋得人謹者始
空屯兵数多军民有词乎平心而處随挂直曲直
牒軍中治罪主帥既不其不相侵亦不捏質由
是戚悦而知憚去郡数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

驅之使然武秩滿移遠寧兩偕右勁悍動輒殺
人公始治閩歐右要于為首者環視不功止尔
且遣出閭者為之衰息閭浦城有謀叛兵者戕
一郡數人鄰里擾動公名左翼戍兵五十人掩
以方略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同惡推而殺者傷
尋亦捕獲今 上譚霈公與二使者議與草皆
[illegible]既前減從以准北者令究將復出為要良遂
於之而侍罪自列境内者姓郡業多行善有予
以把持誣訴之者故已致饒欠遣多吏困
而辭曰不假給公視前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
法禁曰戒屬邑無擅受妄訴受者先坐之處以
行之令及期又出之時自此鉛沿[illegible]請寬有違
十餘万又代輸下五等產錢民以生稱之公
奉鄂渚政声震于江湖有建者川所不逮郡敢
產知公可詳政知鎮江府適當薦飢請粟于郡
謂郡有餘貲不應再疏曰旧將兩當輸錢十
有四万不能雜三万斛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
為復業計又不根互以重抵丞相曰丞相予若
以憂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遂棄所守哉向之迂
尚要而不顧過于遠僥且將者何乃顾乞身以

歸不忍本里之民徒而鎸善也始終稱貸公分
吾詳備講究深切委曲屬事發無遺慮猶以出
未盡乘偏舟屏騶衛時一利給散之取簿剩去
而暮可還者皆不憚往有弊即懲有勞即功至
誠惻怛乏不盛勵吏胥亦皆知公勞瘁之意至
不惡飲人使民臨其旁闔境均及全活數
[illegible]發不及之邦人以爲自昔饑荒
未有如今日者也始未傳翔甚難給糴亦平之
正然不能又將推于荊楚遠商言之曰是体侍
制所但告于湘北計畫頼以米就糴計使胡公
總以出奏曰公之恩信固有以孚于商賈此事
號左所未見米舟首至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饑
之為害也前守造閘于丹徒鎮新取江潮以灌
漕河而地勢高仰水不登公為撤去改造
石礎以泄霆潦久者因公按視羅釋謝曰國民
不頓不獨使君屢又此也城下巨艘連檣櫛比
江游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
沈溺時有之頓無策以進願公訪闡旧有河幇
界瀆歲久湮塞亟往度鳩工濬治民旅相賀
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造二百艦以濟揚子五

陽路為永久之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
江每為邏卒所侵擾願得禁止公察其桀悍譎
之曰距此几何曰在鎮江〻則去古間各數十百
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故府既遂
盗賊出沒此為之窟庵僧恨去主簿尉書捕
捕眾得盜數輩其中多為使房曲室即破壞之
逸寘于獄其屋以增學諭院籍其田歸焉吏
民驚以為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
未易經治自此冀枕安飢民俱蘇郡吏亦立几
不可支商旅久阻公各顧出于塗課入增羨公
不欽多積又代下戶之摘覓謫未息公自以詢
者三郡令恐不奉此邦狃未盡服是去之過也
乃罰俸以自咎百姓咸悅且使何公異聞之曰
韓延壽之閉閤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多狀
于　上三山涂郡公為首遷加密文閣待制邦
人擁留不可遂更至或詆之曰爾棒乃奪吾慈
父郎赴鎮過縣上父老歡迎如故徽時喜公客
談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稱之屬邑十有二有去
城數百里者預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靜鎮之
推原以治道者謂之八州初入境頗聞多狂民

有嘯聚者公念致之必散入旁郡分遣迹兵數
路要截如擒諸掌稗校奉成筭以討賊計窮首
豪虔石結脫背自經餘數人盡釋有羞脅從者
縱去無盜為之屏跡治宗子之積累甲盡毒之
旧禁弛買鹽之宿逋便貢銀之市估內侍韓瓣
啓匣又悉拆開相要公惡其姝勢劾去之慶元
三年二月陞赴在長除冒雨得疾及閩既劇
既平待對浙寺又為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
祠再除煥章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公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遂革遂薨于正
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矣仕至侍從五秩
郡但事君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可憾者
惟先塋之碑未立兼旌親碑未備請書其圖之
其為家上章休致尋有旨特一官致仕遺表聞
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德之
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葦
宣議郎曰華曰畢曰芾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
縣曰阜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
郎葦先一年卒葦畢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
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脩允楷女五人

長適紹興府鄉貢進士石葉次許嫁士塈餘尚
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溪西吳之原治琢傳
以下二月甲申奉公之柩合焉公性質渾厚風
風度凝遠望之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將而
見義為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於待物不
彀以彫琢以孝寫實始終不渝恥合人道寸進
必毀不以己長望人而善人之色己自奉如常
眷問周人之急則不以有無善與人交久而內
適敬處而從閑雖有強戾鄰猾之人一與之交結
自然降心非意相干輒不之較決自撫恤待之
如初推美揚善不遺餘力其一毫瑣嫉之仁人
以為不可及而公出于中心不自以為長也自
為小官於王己不苟出入於以奏論一于納忠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
推轂多名流有數身沒後者林公粟夔州五羆
上燃未已公力救之揚公萬里由秘書監漕江
東上疏留之皆人所難歟昔古者而不自表暴
故天子信之而士大夫服孝都司嘗以論事忤
旨曾公久乃信服曰吾之薦交也知悅楊公嘗
至闕省嘗曰同門者而未識面人自以為得師

也給事中王公信無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和
謂海內少雙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
辰進本不倦文愈工尚書韓公元吉亦稱之曰
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之曰
當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 太上 朝挺然
為名臣今其子賓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
衆又尤公俗識予亡況公人物器業足當爵貴
於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
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龔黃當友出其
下制待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人生之知己也
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寮上又
薦之 孝宗嘗曰其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
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五之從于鄞田廬
之在翁者悉與郡從動才有祖四百餘仲氏蚤
世尤愛其季每以白隨特進特進捐館而平舍
公中分以與叔父復以特恩補官奉老于資公
時自窘于用而周卹其家古至試郡奉叔母與
叔與俱則益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婿及甥
又皆仰給久而弥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
俱亡無敢張氏中女為畢之婦既寡居尊以嫁曹

婺州集又娶其季女丁氏妹生一子曰澈鈄平
尤爱撫之　今上受田禅公在建爲之奉表並
補文資蕭中宗族生子死葬無不被賜從事翟
仕于外而歿其兄稚方幼育其孤而稚又亡公
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
掤肯受而貧慈以自存公以此益公益公爲感
族黨之不足者讓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
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姻三山之月屋鏞有光族
黨按歷至戚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
急無不周郎侍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羲族特達
人有難及徽州提三衙軍立表于小有顧仍者
貽閔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率伍問姓名曰
雍彦恭詳問之則汝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
仕厄貧故自棄爲此公惻然既飲食之爲求文
書來爲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命下又拯恤之
至數年在都司有雍子訴其父沒廣中歳餘不
得侍竟死厝寿其在郎堂白下婦左代支令本
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惟不以时給者劾長吏
在遠有嫁自言前推官之孫吏婦俱沒二子乞
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單擊柳氏郎為淵

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邸爲之買田又
教以孝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如此者衆
三事尤其著者公自牢操以至禁送無歳不出丐
外之請或劝止之則曰切在要塗不可待見相
厭薄而以去脱臨四郡在外人年後來者多巳
得收載为公称其列奏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
政不虚爲人　、爲患風故能不著其實東職
日請積力設豐　不可及而至患利及民水旱
有稍年应如響若有相之者尤甚因其借以爲
政宽猛選直鋤姦無所顧忌拯恤善良若不可
觧于四方徽之反尚爲長慶論憂積和買着在
甲令而數有差更請以及臣既去郡乃造論十
二刄是歎極而又重請並宜從制　上從之徽
人固此感泣溪先寒吏冬尽其情樂為之用數
者推轂怨謗間有按劾皆甚不得巳而后族一
吏一牢不至屬邑各置一曆守宰親事往復吏
不得窺情實見如以私村面語不待夠距出奇而
政成于户庭矣未嘗書怨施一篤不不妄用一
錢非有疾故不謁告借官物如巳物謂公子
如私事每日要當一日必葺而便蕭然自

疑塵　如也遂以漢名室公退則讀故書
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撷芳故公
之文溫厚爾雅有二玉之風有奏議判藁二十
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詩琢精緻以傳世
歷任四　朝出藩入從餘已甚衆了無瑕缺天
下託言長者莫先焉下汪也與公俱生長外
族公兄弟世及舅氏尚書每與如存之感侍中
外皆衰俠少流奉祠無時不過舅家聞公之
歸謂當嘗爲盟社婦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季士
之法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始公爲　孝宗
陵蒼重上政塗而以憂歸今春召還謂必特用
及門而病不能朝終不見光徑論之豈非命
耶嗚呼姑無問此以公之仁厚有餘奇厄福艾
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旬以卒尤爲可痛也
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識無不
傷嘆內外姻黨哭之盡哀五郡吏民以次致奠
且道其耶人聞訃擇法九日罷市話傳記謝罕
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材賢自奮譽當題國
子監第而以濟岸上札部卓葵紹熙元年進士
科積善餘慶其在茲乎茲𡌿第等泣拜求狀公
之以知公之詳無如之者又以自取問銘于母
氏舅氏謹書之告于太史氏而請謚于朝若廟
庙處櫛治家之德皆公之餘事也不屢書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四明樓鑰

行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行狀

曾祖寂 故任永靜軍東光縣果 贈少傅
妣邊氏 贈威國夫人
妣[illegible]氏 贈[illegible]國夫人

祖程 崇 贈少師
妣張氏 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 故任資政殿學士 左太中大夫致
仕 累贈太師
妣趙氏 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臣德鄉臣人里王公
伯庠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諱丈贈特進
者以明經出身生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异
贈太保者以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加峽王府
翊善千餘年請老而歸避大河之患遂精進于
濟南因家焉少師左孝精深無通退下工填辭
草篆尤邃于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進取携
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嘗授其官以
伏母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
興初執政凡四年力圖闢退已遂致其事居于
四明西湖之場今遂為郡人公登紹興二年進
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參軍司戶官兩
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在一年任滿循右從事
郎便就自州差權潭州南嶽廟时太師方在政
府 詔以建炎都督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措
從之力可以一子職名次左宣教郎直秘閣歆
明人士仰慕追与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过去
未来三状名之初被延閣之命時再獻擢丞列
有太師既不欲其子以力辭焉乎江當冠
美之衢思贊郡政声稱亡美公以謙閑遺論自
此不復進 朝廷安貧樂道十有餘年然得終其
身一旦超 旨謝遇 聖明首論養人才謀天
力理財訓兵以為不可勝之備又論考察蒂年
鬻爵積粟等事奏對明白音吐洪暢 上竟開
納陛楯亦為耳傾耳為之嗟嘆即日除戶部郎
講讀王府兜評經旨詞義俱勝帝子歆服受之

遣執法殺中進迓南來自以起遠外被　異知
蓋展盡底蘊謂國在法制國國在人心然國謂
勢可招而易人心難得而易失寨航之論不可
不知驟與之言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其大
乎風俗苟且而苟且之弊生乎士大夫議論之
不公惟不以虛言先實用不以高論蓋其材寫
則之風變乎少豈曩時宿將類以罪廢公奏奪
一國為可謂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眚
而廢之宜及此思多之日以召還使備環衛
撫之以恩折之以威庶可收效于後　上深以
為然精精歸用沙田蘆場議起祖稅民以為病
無敢者公乃極論之其略曰沙漲之地豪未嘗
耕耨諸王諸種乃是務本之民既未能從如置
主田科以勸農而少徵擾之乎蘆葦之生本非種
祖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
攝山澤之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強坐據
曰非法然恐不及　上今　朝廷遣官增稅縣
於有歸矣　上感悟即令罷去以便貧民廢省
兩浙船司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發之由是眷
意愈厚嘗奏為良久　上肅容謂公曰師秉言

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恥言人過
未嘗臧否人物思仇一視坦然誠肩既居敢言
之地遇事輒發訐謗不及動涉仇怨無少分破
忘意或為公危之公正色曰言責所在確志于
君者如何介一有愛身之顧紀綱何賴為筆
力崇然自高所奏不啻自休諫藁謹密子弟不
得与論章疏多非施行于外者莫得也諫長寧
公論政府議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安丁日
太常請回紹諱之回鏤譯之公則有宏白黑令既
事本有可豈復奢多獄具失究即上章自劾以
故仮獲遣而公止從罷免上亦知其非出于公
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乃嘗論者
上亦叔元奏　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嘗曰
此真堂誅也本祠未几以開風起公遂易夔帥
夔部橫遠夷夏雜糅公首圖境郡地理合而為
一分別險要默豁島道識須畢見歷延指授盡
出于此人莫得而知也柁夷人以寬恭百姓
以惠叙官吏以粟變以大淑郡有臣兩院為高
呼就　存之地而祖宗諸原爭備及之歲今之
州人士庠試皆本焉公以為寇且臨當某塞奇

今月香之元又進表第二疏以其一子雷司士
木之工皆有條理不日而成士民誦而歡舞之色僕
多略子女以為貨公將為其禁有錄行獄禄者
相戴而未而罹害冥刑諸蓋以此年利者有年
久何主訊之皆通寧潭州間人為難貨者述其
衆議言發其事公曰不可害也務袁而遠之誠
達公并此之令以於少陵刃謂白帝神而方竹
憶機篇引伏候不斷者郡夫于葺或課民以錢
慶壽亡公中留差錢民取水目曰羕泉公修王
公故事又增治為市人欢呼相謂曰二公豈伯
仲耶其他營繕非一先是遺跡如子美高齋
屬皆以餘力以新之施黔珍三州与南平軍
地校生羲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御尤難何有
思明任見師楊震韓今寺皆豪傑動輒
疑阻牒諭累典公礼之深得其道宣布威德
譬曉禍福撫示要束至衣服玉帶出思明校勘
乞藏膀于縣侍宗子孫楊震得出藏法飲血盟
誓邊境帖息公遇事敏明臨機美務戢史至聚
莫敢仰視務諭之際又覆覈閒誠意其事無不
退聽者既而有侂傳之戚再請祠祿遂敕求嘉

赴闕奏事　上意欲留侍公已衰矣到郡篤志
從事不少懈而病以不起實二月二十五日也
娶同郡成氏封宜人柔順孝謹克妃夫子男三
人曰晃即未名而卒曰有大通直郎福建路提
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後公九年卒曰正大文林
郎新史州軍判推官女三人長適朝請郎中書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閻夢元次適彭子郎注
文爵一試以授為士一人但識植擱怡娛嬉圻
下奉宮妊娠郎女八人其一適進士孫瑜餘
在室曾孫　淳熙元年正月九日葬公
于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公事親
至孝少時所得成夫人鍾其愛以至太師居喪
哀毀盡禮有人所難及者記聞絕人博覽載
籍當官政閒事子雖務分後之事公能貫穿經
史孝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寓賞相對諸子
侍立與論經義咸通意叁伐以採其奉閒之進吾
後生多就附之舍人朱公翌嘗向侍郎周公緩曰
比見表中用一聯載卻市事偶見稱出周公素
簡重僅寡一二公遂恭坐人以目公、歷誦職
貴侍中數十語二公驚賞不已又歸以勵其子

爲作文雄奇椽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
枝諸公銘誌類出公手有盤山集雲安集奏議
若干首資治編年宏詞集要聯珠圖注等藏于家
其他不及屬稾散佚甚衆人雖以公不作文字
宜乎服然崇論宏旨月獻納亦有以少伸謀
議之志　顧與明盛理懷然而待人接物卑
欲以自閑若無應酬移日倒屣延納惟恐其
後講論無間僅人人手之循循略無倦
也至之無一毫欲下至閭里閭風俔服賙財好
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為無所吝惜四明舊
為義郡籍復汪公思溫為之主盟汪公既公實
継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爲之經理故鄉人尤
歸心焉慮節儉家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錢不
以費公帑在夔首禁科買織綺之類仍以公移
錢散編滿山谷者以丞示市者幻以墨本寄之
永嘉軍華百工咸是公一切嚴遣服用所須必
面斥之直至或悟常人謂其過而引之不疑故
語邊來久病告几半而衰引之日百姓巷哭以
過車得死之感人者深乎寮屬問病臥内見公
几案蕭然鎮紙以帋皆嘆息而退初語人嘗之

裝之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
倍蓰之獲公笑不几于扇手止以緡錢以此歸日
輕舟西下以餘錢自道人念答其清方家食時
未嘗忘　因事允所聞見不詢究講明務求可
已之實意其志尚如此及居進見期不竟所李
以淑　至如去不以罪人猶望其再入也終不
得見授心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手以樂進
于微之公所謂無愛生自如上章惓惓盡
家事蓋平時不曾纖不怛不亂翌日入斂隨体
和柔如先生皆積善之報也　注此謂外議以
拜下風自吾識蔣知遇閤置生鳴悲想伊教船
非一日公將泝江某以假吏之燕會別于金山
客授永嘉公遣來守尤得窺諸行之詳公之二
子不鄙以狀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
復輟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
人有愧于泉下今推官又以爲言乃敢略聞見
叙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四明樓　鑰文防

神道碑

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謚
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
奉　勅撰

高宗皇帝以　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
選天下英俊詠辯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
九年太師會稽郡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
中　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之諭大臣曰浩今
日有用之才也除秘書省秘書郎專五日兼
晉安郡王府教授受知　高宗被遇　孝宗實
昉於此明年　孝宗封建王遷司封員外郎兼
直講又明年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主
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　孝宗受內
禪遷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為翰林學士知制
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几罷政再典巨
藩淳熙四年春召為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
相十一月罷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
見恩賚深渥每以老先生呼之　孝宗移御重
華宮以宴慶請聞思見舊學　太上皇為設詔
諭賜御札明年遣幹辦御藥院楊舜卿撫問趣
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既入覲　孝宗頓公曰卿
輔朕初潛觀過朕建朱邸陞儲宮登大寶兩居
相位三入經幃遠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
衛人比也五年四月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
訃聞　孝宗　上皇震悼賻贈有加有旨以公
身居極品又為　壽皇潛藩舊學贈卹之典宜
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葬恩數並如陳康伯
例々　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洒宸翰書純誠
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爲且命臣鑰為之文臣以
末學侍罪北門乃得對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
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自古君臣以遇
合為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而不一
遇也方　孝宗以　藝祖統系之遠承　高廟
付託之重時公以明學糾正贊翊自其緝熙光
明推而至于事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
不妄施人才盛多吏員又肅孝宗繼志述事之
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于萬世而又惠

顯帝師曰篤　日親昵我太師福慶流衍光大顯
休追婉典謨　孝宗庵奉慈極公先六旬以遺
表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為慶元
之鄞人曾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冀国公
曾祖妣紫氏祖妣徐氏妣俱氏俱贈冀国夫人
曾孫登□□□人有遺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
續□□□紹是生公祖教之甚嚴以八行薦于
朝□□□□祖宜大□家仲子才紹興二十三年
為發書□□院事公又繼登擢路衣冠盛事莫
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絕人少孤自力於學貫穿
經史理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表年四十始
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為
温州〻學教授郡守拔礼成有重名待以国士
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吴秉信薦除太學正
遷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
有也公智慮深長臨机剸斷平居若不勝衣而
剸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經旨多先儒所未
發引經處事動中要領逆亮南牧邊遂用兵
建王抗疏請為前驅誓不与賊俱生公方以疾
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為大王謀誤矣因步方艰
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
得有靈武事　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
以供子職辭意懇到　高宗閱奏出于公欣曰
真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　建王督師由是不
果遂從視師之行而內禪之意決矣　高宗將
遜德壽宮公議　嗣皇當乘馬扶輦　高宗諭
公曰□□□□□□不足為法公对曰臣於肅宗何
取□□□□□□□不易之道也　孝宗竟用
公議□宮數遣使邀还出皇城門而止既參
大政召宴禁中公奏臣頃在翰苑雖暮夜宣召
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
非大臣体　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
公曰莫如保边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
望所屬即日召还又薦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
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天下人物有所
聞察號其实且識言者録為一編皆于此乎取
又得金安節王大宝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
所長以聞亟為時用嘗对德寿宮　高宗曰
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
心亦安又曰卿為　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

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既推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封事者多乞試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應詔既不傷恩足以激厲 孝宗顧左相陳康伯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翰事張燾無政還而曰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參政今天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服舜人矣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于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

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職意蓋屬公也公即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為重若其請未已必得 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 高宗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礪金璞玉方以卿為良工其毋怠焉公既相益思所以報 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諜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倜於境

外官胡昉於書生皆賴其用有勝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万五千人可為內應公詰問再三皆不其實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閤門宣贊舍人遂令赴督府後出以其无證僅補承信郎而忠義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漸樹參募到北方游手僅万人教以營口蘊古又請以招虜將敵詐之公獨謂此必姦人也欲諳以佐其間乃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猶以為可斬君得万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无家必不為

朝廷用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子來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illegible]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覓私遣僕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捷至方議行賞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關即今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无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登命公即進德殿廬作詔令徹戍班師專保蜀口以俟大齊斯須而就詞旨明暢 孝宗閱之曰

它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彥奏
虜已施遂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間道以
歸表卑羅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
孝宗曰姿言 德壽宮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
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潜宮有何知識君非
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明將有甚此者上怒少
霽又奏謹宮禁設而罷天下必以為疑若暴其
罪恐傷兩宮之間盍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
直祕閣公論潮自是益无纖介之隙張浚屢奏
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竊出兵
山東以牽制川陝彼必不知警動兩淮荊襄以
緩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
必俟兩淮无致敵之處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
之銳氣啟无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
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
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輕乞戰豈督府之命
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
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无故
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 德
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
錢千四百万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 德壽
以行則未有行宮若 陛下自行万一虜有一
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 孝宗感悟曰
都督先往臨边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言
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机公執
不可浚又以語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万全豈
可嘗試以僥倖 主上承一百年基業之託
漢高祖起于亭長取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
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
收之公曰中原决无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
虜浚曰彼民間无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
為内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
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未能起則是虜
於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
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
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寢
膳不忘然通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
不信而邀為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
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語
是以有請耳 德壽豈无报敵之心時張韓劉

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犹不能進
今歉以曷忠之輕率充渊之寡谋而取全勝可
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边圉蓄財賦寬民力
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辦因復讎之功退无労
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
督府之用歉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
之恐咎賦暴必至民貧将自為盜康伯与公相
頗用蔡曰必歉取於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為之
給虛告立百道以廣費浚又奏帰正人當優待
之公以為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

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曰虜日為姦謀以撓我
從流民以困我而沿边方以招徠為功數年之
後蠶食既多国用益乏彼将及有悔悟之心可
不遠慮乎固不可绝其内嚮之意其有至者當
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无所帰怨而虜亦
知国之有人豈在先為自蹙之計其二曰棄實
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實
以集大勲先近後遠以安边鄙見利思害以杜
亂萌言甚切至又与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
得幸同事任而数日议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

灵計亦為桐公計相公昇成名望一旦失利豈
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
預莫有守吴之功而晋帰功于羊祜以祜主規
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主規模後使人藉是
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為之浚因内引
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机会乞出英断既而
省中忽得宏渊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径
檄諸将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
得与聞則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　孝宗曰
何若至是公对曰道德元老无如陳康伯忠義

慷慨无如張浚臣与之议論俱不合諸将出兵
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因又
言康伯歉納帰正人臣恐他日必為　陛下子
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　陛下終
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国遂遠清光然惓惓
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观文殿大
学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挙臨安府洞霄宫以
帰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
不可計人心沮喪　上降詔罪己而浚亦自劾
去位矣初浚措置万弩营及他所建請公在之

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边
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
報後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圉裕民練兵
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議者不察柰然以為
猶充竟于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尚為異也
公卜居東湖之麓循佯山水勝絶之地以奉親
以歲時賀表然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除四川
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
兩浙東路安撫使　孝宗見公首曰卿前所奏
陳如龜兆數計无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

公以求治太速所言太棄為对至鎮為民興利
除害不可縷舉越人至今德之進簡較少傳領
保寧軍節度使會秦夫人属疾思歸力丐祠不
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几罹内艰公性至孝平日
奉母甚周　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
饌必以分遺登位之後問問動静以正旦賜酒
肴使為壽特于秦夫人生朝拜公為相又嘗以
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為太夫
人之慶其歸自帥閫旌旄行前公擁版輿于後
人子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奉葬纖悉

周備世所难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
路安抚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入对賜
宴内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
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　孝宗指心而言曰
于此甚有功朕奉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
也初近越老稱近拜擁道有垂涕昔時方溢為
帥謂公曰公去歟時有緡錢千六万米斛四万
漕司取充羨餘遂為歲例秦何公奏除之至閩
鶩山路之旨錢旦葬旅襯以千万計關官舎以
益貢闈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為式建劍四州多

不舉子賦獲則取于福典漳泉閩公置田為莊
貧婦孕育月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畧
之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三年
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　聞有忌之
者至兩降親批三遣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
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起抵都城閩輔臣擒英
州及見奏曰　陛下未嘗以大臣投嶺南実
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開　孝宗唯唯他
日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

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統事閲治体及當
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
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观机泉宣劝元算至二鼓
孝宗携手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参半引
双蓮燭以送且曰此游不可无纪是久公進古
詩三十韻 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薦石斗
文等五人皆赴闕既再相 孝宗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丞相久矣与挽改入謝 德寿宫
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以士大夫滞
旅富者凡八百人各随其分処之為之一清初

相時蜀帥以緡錢献公謂宜以倹徳風天下請
以賜蜀郡復一稅是年紹興所献復倍此 孝
宗曰卻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椿如何公対曰郡
方困于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 孝宗欣然
從之是年虜曆以八月晦為九月朔或言会慶
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曆官公曰天道难
測未知孰是而遽治曆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
諭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议
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 藝祖忌辰
若欲行慶礼當如旧期 孝宗以為當後皆如

公之言 車駕既幸太學公因請幸秘書省三
衛皆與坐乃奏閤門舍人方以乞館职亦當列
于两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 孝宗謂公視文
武如一為得大体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
亡請得自招補許之而並緣强取被略者或至
斷指以求免輦下洶洶公飛奏令辨所補又禽
[illegible]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欽
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
可斬百姓佳虞[illegible]當坐流罪 上怒不以為然
公 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為可欺耶豈

不問等死固可乎此豈是軍人語 上愈怒
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
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閔者稱
頌而公不為動議罪既如初遂日求去位除少
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观使兼侍讀桂有言慶
童之冤者 孝宗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
至今悔之賜第城中西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
再以示眷留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
似召用餘以次收擢佑聖观故建邸也 孝宗
嘗自 北宮臨幸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

爲豊沛故人之歡可謂盛事甘盤免此樂也公
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
府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
而往豈不愧見吏民耶 孝宗嘗自擬館職策
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要謂國朝過于忠厚以
示公〻讀畢奏曰 太祖不忍殺一不辜以得
天下以此歸於德愛 仁宗而大格天忠厚豈
有過舉以改曰一字忠厚 孝宗曰非卿不能
爲此言五月始請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陛辭抗
進八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衛魯

三國公于是進封于魏仍如曾公亮例入訪 明
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先畢對御賜宴
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毋三奏俞旨乃絶江
公既治第西湖之左衆 兩朝所賜御書建閣
以奉之因奏聞 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
公辭不敢當 孝宗曰古人稱爲良臣卿輔朕
之久日聞忠言深洽朕心尚何損乎勒後晚遣
扃榜命中使馳賜之 上嘗以舊學二字即政
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于此請鑱
諸石爲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

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 八十又加器
宝 兩宮使命相望 高宗再奉慶典詔公隨
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 上皇
御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上封事數
千言皆當世要務 重華之召引辭甚切 孝
宗諭曰今与卿皆閑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
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
朝退次謁 重華 孝宗從容謂公曰与卿復
得相見既免嫌疑是可爲度暑計毋惜言歸因
奏 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

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
之正如滕文公盡哀戚之情而弔者大悅実自
然友反命之一言發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啓
明聖孝謂父子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
志曲盡誠心後又屢奏欲振莫大之恩唯在尊
事不倦使慈孝兩盡爲萬古父子之懿範垂之
子孫承〻无極故 孝宗不忘此言再對奏
陛下召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
少裨緝明之治故爲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
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

氣謂數星子備夷狄舉人才受盡言也 太上垂聽慰獎再三既歸之次年長子孫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數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薨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進封魏國夫人先[illegible]男四人孫太故通奉大夫充數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孫正朝奉大夫復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孫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孫埜通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孫大孫遠皆登進士第孫正孫埜亦累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權發遣永州軍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充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豐謙次適朝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迪功郎新荊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昂次適承議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櫄孫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逞之之宣

義郎新知婺州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溫州瑞安縣主簿寔之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宣之憲之寓之寬之審之賓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議郎新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明州鄞縣丞吳撲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秦鉅次適宣義郎新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胡綱次適修職郎新秀州華亭縣支鹽官王友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公盛德絕人倫福壽比蓋嘗竊觀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于心故為士特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于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懽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道推之君臣道合膠然无間蓋近古人主躬行通喪自 孝宗始而公又以孝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无所自哉 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其間有負卿者亦

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報　陛下也臣所荐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〻自以為得工意荐矣者臣之責用矣者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　孝宗知之茂嘗毀公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对曰臣不知　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唐事王出題待試議毀尤甚公荐濟掌内制　孝宗曰聞非訓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益公之寬厚類此人多有不說然无物可以忤竟古人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不動者抗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為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為之文時節誦于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励子孫之習其用意篤矣事物之來不問劇易雖至难甚冗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酬应益有餘裕考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虚退然若无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此如万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業則用之抗未尽也而又居权之日少安佚之日長故奉世无怨无恶惟以鉅公大度稚之生榮死哀无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袁章犹自為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尚書講義周礼天官地官講義傳于世餘皆公之紬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　高宗天開中興肇　宋基業思永繼承　藝祖七世嫡孫神武是用付託纘宋之緒　高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儀圖之謹厥輔翼　孝宗武文實維承之雍〻太師實維成之　帝咨臣猗一本于孝偁燕光明德修周寬何輔予政毋輕黷兵毋過取民毋濫用刑言如蓍龜靡有差咸寧招多士寧我王国天地清晏中外晏然継志述事二十八年　两宫燕娱天寿平格三奉玉卮四登宝册君对　德寿嘉　帝之孝又曰太師輔翼之效　帝謂　聖父教誨之功臣亦歸美媚于　高宗天用昌之眷艾康寧帝用休之福祿寵榮　孝宗乘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維恨莫追有赫景命湯孫是纂煩瞻遺烈于以追遠錫之篆碑　孝宗有臣報我　天子詔尔

後人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奉　勑撰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葬故左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第十二月以丙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元年公之子綸言于朝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　天子曰嘻此　四朝之宗臣也謚以文忠　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賜且詔臣某為之文臣某不佞竊聞文忠公知獎之深屏居四明先以撰公隧道之碑矣　聖恩起于告老之餘待罪翰苑欲刊前碑以辭綸　又曰昔歐陽公脩已銘權文簡公琳之墓復以勑命為之碑故事甚切願毋辭臣既共二史館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用詔後世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管城曾祖衍朝奉郎妣郭氏祖詵左朝散大夫妣潘氏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學博士妣王氏公既貴三世積累贈太師秦國公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孤十三又遭內艱天資高亮記問絕人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　高宗見奏篇曰它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　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兼前奏事　上曰朕舊見卿文可進近作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正法事上曰初上謂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〻其破眷謁之始也　乞詔條上十事皆切時病其一處銓試之法又奏群臣六參除親望過宮外勿改曰制至今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　上亟獎歎公亦曰　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公安節同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覿罷帶御器械俱為知閤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議正以搢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非舍已

從人之義有旨嚴劇就閒已先以論尚書曰徵
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曰前已奉詔今復申命
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汪奉
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
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陛
以留為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
官　上改嘗詞首尾公奏　陛下取漢宣帝之
意親制留書匾觀漢社稷臣乃在周勃設熊霍
光之徒儒者公孫弘輩嘗持祿位故宣帝以為
俗儒不達時宜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

哉　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蘊可以自
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簡討官加上
德壽尊號公謂　太上万壽以紹興末議文及
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遜邦
徽宗表及唐睿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七年奏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
廣耳目郎官專以磨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
上稱以為要務兼權兵部侍郎　上云學士院
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　陛下敬畏宮室臣
等居此亦適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

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
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
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　御札引唐
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
劣昔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
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在擇人以守郡因
而責實之當參至又指陳夫將郡守數易之弊
上言已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
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于篇末益是時惟徵為
善諫獨忌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加言日問治道

日與　上加納又奏諫官盧位鄉黨擇正人
先朝參用古制畢其品而厚其祿責其盡言使
姦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
侵臺諫無所懼忌參為力言豈至考民貴財始
勤英斷　上曰朕舊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
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九輕于任事速于求售
者必至敗事君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
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
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獨人主用
之如何耳又論臣察務為新說欲徵奇功王安

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損司馬光
蘇軾輩為流俗尤當蔡之江湖亢旱 上称奕
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万代民租乃
不乏事非不知縣官羙闕然艱食則盜起〻〻
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服閒
新奉閒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
欲復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
房改稱是 上曰此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入
草兼中書舍人固辞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

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
因繳奏而遂先兼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
草不允詔奏謂昭有李朝以為不可 陛下欣
然聽納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
失臣未敢具草時秘給事中莫濟亦封還 御
筆遂俱与外祠凡半年除知建寧府再辞不許 中
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
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兼說書為敷文閣待制
兼侍講六月兼权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
上嘗称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

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雅子言
而温純典雅元一字可议公奏初上光尧之
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 上悦曰
前詔亦卿所草耶兼 太子詹事嘗論謂人惟
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
引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又
奏閒熙寧日御邇端門知人忘閱武熙 太
祖二百餘年之久所屬在 聖躬可不自愛
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雖耻未雪不敢自逸
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 太子亦与

臣甚危之 上曰卿可語 太子 太子
人子也 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以違命
陛下命之可也陛兼侍讀部祀禮礼执綏偏
館閣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
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
士奏修唐書 本朝僕待詞臣以其無謗之
咒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
可慕者陸贄歐阳脩也五年為 御试详定官
得旨撰選德殿記及 皇朝文鑑序 上尤
称之賜 御書曰君昌七德舞畢猶還也除礼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　本朝專以仁立國
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　上曰兵勢似弱公曰
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　上
曰所以並无禍亂　公曰　本朝似周秦兵雖強
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定
國朝合宮親享之儀再擬綏草敕明著古禮以
示尊祖之成獻諸又進動天之戒　上曰動天
識當以德惟知道者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
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改為從

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无汗馬之勞致此
爵位實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
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
參知政事　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當
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　上曰有所爭
退則歡然最為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
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　陛
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巧欺自是矛盾極陳民
困之由　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
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万緡今已數倍

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　上為之惻然進呈
湖北月樁錢數公曰困出于不得已亦詢平時
有以存卹去歲荒旱若非先事賑救甚哉苟暴
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
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突唱亂必致蠭起亦安肯
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
猝所能成也　上深以為然有特長樂之授求
為郎者　上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
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
上曰卿等肯從違如此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

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　上歎曰所謂任
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　上曰三有本
末可緻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
敏矣　上嘗欸養兵費邦賦之入公奏自古未
有五十年汰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
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　上歎其益深嘗
奏事退　御筆卿所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
又嘗以通練軍政深封權用之意亦詔曰臣本
以文墨史知書曉武事漢蒙任使不敢不勉十
一年　御筆數移興元豪勝軍于襄陽此軍皆

契丹渤海漢兒奚蕃来歸者　上以金南山險
非用騎之地問其當否遣使曰迓之公奏路經
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子囊阻預办更
令彭杲兵以姦意深察中情六月拜樞密使
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边事宣抚使惟
卿可為而先是金主避暑彦安过上京北慄以
遣遼以賀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害料未及
遼使令杲乐奉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誅帥
公欲令得後嘗軍務本　上曰軍帥當自上除
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
揚若能考实孰敢妄奉因論边報異同　上奖
諭之事无巨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數
端深谋遠慮朕所不及也　上謂王藺論事頗
偏公察藺雖稍過然設黜在朝准南覆誅尽言
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无此等人況以献納
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　御筆嘗謂大
石契丹欲加兵於虜又論結約夏國又有忽魯
窩擬工京之根公奏但當戒備随机应之及凡
上論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十四年二
月乙亥面諭卿在樞筦事皆経心更旬日拜相
後人难继也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国史院
会要所勅令所　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
鱗有无事時々類　陛下勤政内外晏然殆將
二紀此正可擢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
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过失望随事
戒勅免鹭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獨直之义日
有論奏勤政殿下侍威比至給舍繳奏臺諫論
列已為後時不若救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之
虚夸則失之純默凡冗吾求實為国者曰旱
求退甚力請依慶曆中例降秋留不許遂奏实
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税秋徳當自近始　上方
篤意救荒公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討事
多言寧机同異公奏要當各尽所見豈可尚同
既是協心体国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
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何必及疑論难止欲
歸于是耳　陛下復祖宗故白之制使三省復
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继非止奉行文書也
高宗升遐始末稽考制度奏豈山陵五使皆成
聖孝哀礼両備金賀生辰使至　上在衰次議
令館伴使諭還公奏賀礼固不可行但被行人

遠來而朝先一辭　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
根爲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黄袍御殿受書然
後素幄見使若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虜
果心服　手詔討論　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
開資善堂公奏失禮故實恐不置于今不若取
西晉壹獻堂爲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將鄉遂郊殿舍寧批奏事畢始適議事堂
忘必欲以參承照故典呂端一相抗揖太傅
親往而敬始照從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衍乃以
公攝太傅　上慮使人望欲上存公奏必先爭
執　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
謀之帷幄有不必詢衆者　上元稱奇卿能如
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宣諭以病
倦欲傳位　太子卿須少留公奏至休廣孝上
是孝思稍適營度倦勤　上曰禮莫殷于事宗
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于執喪而不
得日至　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
泣而退十一月壬申密賜銘與傳位親札柔婉
留自議定二月丙戌之吉恭命公草詔專以奉
几筵待東朝爲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
壬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獨
呈詔據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曆二月辛酉親降
傳位詔翼日　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
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　登朝中外同慶臣
等輔政先狀自此先由日侍天顔凡任依戀之
至哽噎幾不能言　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
贊新居　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
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曾城縣
開國男至崇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
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章薦而得
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
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　重華宮五月求去方
力而諫者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
州言者不已殿中聞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
而歸　孝宗賜金器番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
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倍稅牙
契錢二十萬緡郡事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元
職七月生明奉官以驕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
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　主上登極
求言于田獵公奏　丞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

皆切于世用遂除閤門官賜少傅告授免至再始
許致仕慶元〻年于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
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
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遺奏既聞上為震悼
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邑一万五
千六百户食實封五千八百户娶王氏監梁御
史孫之女孟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
請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劉宣義郎新監饒
州浮梁県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
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豪餘尚幼嗚呼天

之生公固授之以間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
之遇矣由决科以至考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
字受知　高宗　孝宗以至極人臣晚輔
光宗之初攻退位　主上之休寵　孝宗在位
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立入
翰苑时方承平極鋪張揚厉之美以十年輔政
秉鈞尽輔贊弥縫之妙而以逆耘姦鋒深忤
上意争逆言驗得眷愈陰致身无穿丟屢為时
重輕几先識機微覷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
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謨如崔祐

甫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几兼之乃
所顧則尤切〻于陸宣公歐阳文忠此非臣之
私言也平日著述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
于世校之前碑掾取其名節国事而略其餘謹
再拜特書以拜揚休命銘曰
巍〻　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為盛際猗
欤盛公善始以終號追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奸
臣逆鯀以次奉處言驗表〻忠節献納稽思知
无不為孫縫補過兩朝惟熙　三圣相授同心
一道公實似之家有底藻憂边思成其存宏模

臨机輒斷華夷容如吉老既休著書才若拳〻
斯文以惠後孝天不慭遺珍瘁異悲既銘公墓
又勒豊碑生榮死哀身美君显是為宗臣後慶
其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国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illegible]中八年屬精求治久而不倦
聖德日新[illegible]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
會遇可謂盛矣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
如益国周文忠公者始公覲見龍飛御名之立
已嘗稱頌中間再以力排權倖迫其方用忤旨
去国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
矣 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
周旋密勿終贊傳子之決以 孝宗之英睿寔
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 光宗
于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
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 聖朝之宗臣矣
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某曰先公
既葬而隧碑未立謂某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
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
李公璧所作行狀某不佞謹據其大槩洎平日

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
世為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術朝奉郎祖詵左朝
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
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国公曾祖妣
鄭氏祖妣游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国夫
人嘗和[illegible]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
靚知平江府[illegible]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
州外家從[illegible]人隊持李太夫人躬督誦書學至
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絕人徒手入[illegible]
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緻遂名薦書紹興二
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
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鄭史罷二十七年中博
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〻學教授三十
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 高宗稱奏篇謂它日
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
改左宣教郎兼權国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
月除監察御史六月 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
郎互前奏事 上曰朕旧見卿文有近作進來
此眷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功講非為分章析
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 聖聽究治体兼編類 聖

改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
边事　上以蜀為憂式回蜀民久困征求頤降
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
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去備
考從修之論翟姚啓位官史轉行擬上涉事
上曰初謂卿止能之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
執待從依於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
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
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
群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仍改內制至公行之

安穆皇后追冊祔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
不以　欽宗服而廢　祖宗之樂別當奉安則
乞備而不作金人來邀回禮詔從臣指陳定論
公率同列奏向者　祐陵來下　慈寧未返以
講好之故寧親寧神而遂所欲礼雖屈而志則
伸今而還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
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礼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
於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那事有
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　上丕加奬歎公亦言
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嘗吝思自竭龍大淵曾

覩除知閤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
副都承旨覩罷帶御器械俱以閤門處之寔迁
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議正以搢紳指目臺
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降命遽加　陛下於將相
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此二人
乃為之迁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
覩剛說問乞公論尚茲同繳可特依奏已而
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群起小
事覽慮親此公寄奏言昧於事体專徇流俗輕
論天成君宗俟罪再乞重賜竄責俱不允入謝

上曰朕察卿務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
旬日二相又道　上意已再除而知閤且安讓
者想亦與他公曰前已反汗命復申命豈敢但
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以信
州迁奉祠而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
權發遣南劒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陛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
非其人又論雜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
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盗官僕夫考行勞執
改奏擬祕書少監　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

會草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
事乞罷不許兼国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
上改首尾詞公奏 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示好悪敢因訓詞推廣聖意臣觀漢杜
稷臣爲在忠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
不學亡術偏光持禄保位司公孫洪狀實爲之
故宣帝嫌之以爲俗儒不達時宜蓋有激而云
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 陛下以
漢爲監則士風起而歸于正矣 上曰卿學術
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
自此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録院檢討官加上
德壽尊號公謂 太上万壽而紹興末議文又
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爲恭安捷建炎以後遂拜
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用文皆称皇帝
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
日宗室伯驌爲介 御札生辰使兼齎国書一
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
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秘殿 上曰
朕未嘗諭国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
大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來路 上指示之
命内侍導而出 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
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
皆當久任 上称其爲要務 皇太子領臨安
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别與被受欲依詔書体式
降付 東宮兼權兵部侍郎 上云學士院激
隨公奏實職不容詔廣 陛下欲理宮室臣等
忌狀而遴奖并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棣守
之罷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兼同修
国史實録院修撰尚書公与吏部侍郎王之奇
太子詹事陳良翰对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
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慶劳
若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
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尽择人以守郡国而貴
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数易之弊且言
正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爲君之道
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編末蓋是時惟徵爲善諫
顧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
上嘉納且曰古圖力革二弊又奏諫官虚位顧
早擇正人先朝参用古制卑其品而學其礼貴
其尽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如近歲張

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畢爲力言豈至勞
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濬哲安能盡見 上
曰女人奕棊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才然
知戒矣又奏人主无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
輕於任事而速於求傳者它日必至敗事不可
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趣辦今
既累罷呂獻可諭唐太宗之臣卽隋之臣 蓋
亂亡臣卽興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
之如何以文論遷讓務爲新說欲徼奇功王安
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

光蘇軾輩爲流俗尤當深察之 上曰蘇軾却
是流俗可謂顚倒嘗奏江湖大旱 上稱龔茂
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
乃不急之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
趣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書使朕
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 陛下與侍講
上以兩雨愆尤欲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
然强言路臟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闕今乃五
旬不除 上言未有人公奏有執事何至乏才
兼御史臺今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筍

未欲輕用人亦可舉行此制 上驚曰朕不知
然遂宣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爲宮
非古欲吏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
中聞所改亦未可用 上曰太宰今吏部尚書
爾止欲爲左右丞相如国中書門下平章事皆
可謝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中書舍
人公奏兩浙爲今之根本之地而賦稅供億反
重於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律漁
取致以隱漏爲名增無實之稅 上曰此漕臣
之繆公曰 陛下既知何不改正因辭西掖且

言外制之設正欲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
奏非專責以詞翰也 上曰正有望於卿因奏
閱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報除
府推事 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即
有文字 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頭願別擇後容
協贊元良相知嚴州公亦先薦吴振說再除簽
書樞密院士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
奏謂非者舉朝以爲不可 陛下欣然聽納嘗
士茲事誠誤旋卽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
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闕以武臣願擇大

將有感望若昇之臣非敢专任文吏也且當是
時之奇云曾論奏令乃与説同共思六來当遽
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还御
筆遂供与外祠又起公与門臣馬便面嗣然程
待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辞不允中道引疾提奉
祕、以介舉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
文殿修撰說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
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奉祠到部故數之
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
上稱公持重不迎合无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
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雅可言
而溫純典雅无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光
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懌
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上論
史事公奏李燾於史學如嗜飲食長編放證異
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中
人惟上所御為宣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君為
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令不及數月已望迁
擢後將無官可迁願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
兵將官刻削等事上曰今不如此且言王友
直極底要有刻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羨餘二十
万緡此何從而得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
不受當思其所自來上曰統制官不治則職
統領却治之可相關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
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權心今因小利更相
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陶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
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
卿言甚忠得非憂銜橜之虞乎正以鍊馭未嘗
不欲自逸耳又奏閏金星近前星上曰止是
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
子亦与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
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安敢以違
命陛下旬命之可也陞兼侍讀大礼執綏備
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
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
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弥
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
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薄書之冗可以朝夕論
思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

陽倚而已者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容措人而利
已揚已以取名安能迹日月之照哉　上曰李
士宴見無時至為親近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屢
乞去　上問文士可代者閑呂祖謙能文公謂
翰苑須用有李冏者祖謙識養既久習知典故
史院舊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
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对别令中使引至碑
下傳旨說文詞兼贍蔚有卿規覽既見　上又
有傳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
之墨跡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　上曰卿之

文在逐莫及真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李
士嘗論　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
暴安人為本　上曰兵皆何弱公曰仁故何弱
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　上曰所以致
無禍亂公曰　本朝以周被秦兵雖强未免
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禮帝禮
天以　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
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
圜丘合宮本之議公再執緣草敷引周漢故
事有曰微經路寢有象祐之彝倫攸敘群神有

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禮成獻
詩又進動天之誠　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
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
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承
旨論六部長貳則依字遂改為從嘗奏　祖宗
涵養善[illegible]才大夫相望自東蔡沮士氣以
懷[illegible]以植黨與卒致裔夷之禍中興
一洗前弊[illegible]奏擢以忠[illegible]之心濟忠刻
之賢引[illegible]交倚從對舉擢納副封既出其
門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

規人主次及人主下及四方安可細副封邪顔
博求文武之兵布列中外　上曰如曾聞筆以
豈易得又及舜之無為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
期會之習之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
鮮有不為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者　上謂公
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
使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
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
知政事　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
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

陽僭踰上曰有所爭退則惜然無間最為可法
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皆
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
執政至不敢措一辭遂以為當然臣嘗以紹
興初聖語示同列勉其協濟況陛下虛心無
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
敢有隱大事何緣敢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
三省求直言詔以奏應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
請公言不明自達聰而吾儕以能將恤獨不
愧於心乎万一 上自行之或以此奏亦外豈
不獲罪公議相率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
災殆繇臣等所致 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
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过而人不知也昌
化有箭簇得米相似 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
庭公曰天若為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
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是休證
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中
因孔拾申請遂与謀叛等同科乞令削去只從
海行法遇赦或非次赦听原公嘗極陳民困
之由 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
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万緡々乃數倍支
移折变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困此特其
一爾 上為之悵然還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
困而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
若非 陛下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
之管將州江華始詠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
心則衆災福[illegible]必致盜起彼亦豈肯束身自歸
於司敗所積深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
其患有漸矣 上大以為然 上嘗謂樞密非
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
宰相之權 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
但二百年官制难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須
更加熟慮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 上俾諭
給舍公奏臺諫給舍与三省相維持豈可論意
不從則失体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
執奏 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与勿不
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与何怨之云 上歎曰
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 上嘗言唐鑑一書興
衰治乱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
之睿覽々々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 上

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末可輟卿每見難處之
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　上謂公如統制
官之類可時与之接以觀其才公因奏當世賢
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虜和則當
其衝滁阻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
屯軍八千當一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
山陽控扼請以口歸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減
戍它時或恐必致虜窺揚州武鋒軍有千八千
本屯山陽若減撥三千同戍誠為兩使十年奏
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為兵備　上曰日脚之氣

五

冬常有之公言此曰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
無患　上嘗數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
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
藏帶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文州蕃部胡族二
漢人吳挺止中興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
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曰有萬幾不察於微弊不
勝救　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溫
州軍士嘗悍罵司欲先定江象瑞刻削之罪仍
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
江陵萬二千人与其挐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

兵之半分戍杲謂襄陽為要地而江陵亦在江
北為吳楚喉襟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
盡行　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
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
暑壽安所徙器用倍多且分諸子五鎮或謂欲
丕衆翻欲間諜過上京公奏當預為之備甚詳
忠議公遍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
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蒙任使不敢
不勉彼方恫疑虛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
邊將鎮之以靜　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

六

自無說公曰所以私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請
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叁者不若毀
者之多以　陛下聖明臣竭智慮所不及則有
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既更州
縣空乏事勢可憂彦倧之胡庭直皆貴而才短
故銳于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
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孜國事殆不多得正
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往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
却恐誤事　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呂皆帥才也
義勝軍皆契州瀚海漢兒慕義來歸也於呉元

御筆以金商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
砦遣火因以迁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
之數使郭杲於襄陽預辦方可議迁更令彭杲
具以此意還察 衆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
賞陸月拜樞密使 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
[illegible]被惟卿可它人不能也呈諸軍
[illegible]及一李欲闕召一二雖不專用
此輩人亦須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
上令赴樞密院審察後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
二人不能聞弓乞与罷軍 上曰此皆樞使措
置之效比牒以上京道遠權吐賀正生辰使一
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
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 上以萬弩手民兵
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与萬人蓋當以正
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
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
免起二年今年取旨 上以三衙不可闕欲令
營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此人虜不得
志于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忌睥睨荊襄遂与
一年金州諸帥公欲令侍從當軍薦秦 上曰

大帥當自上除授公曰兼用九官皆咨四岳与
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考實孰敢妄舉因論边
報異同 上獎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
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 上曰昨密問一
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 上
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过然沒黠在朝
[illegible]盡言而不顧身者 陛下左右豈可
無敢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
之福也先是御筆大石契丹欲加兵於虜果有
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誓或有釁端何以
為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
釁何患無詞急在間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
夏国事公奏偵審因使令公帛書通信虜以示
莊成大夏國难保如契似太可也後又報忽魯
大王據上京 上問公了奏茲事體大當隨机
應之未幾 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
之明矣虜東帥潘時以權斬逃兵自劾 上批
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錄問詳覆而斬
四人雖銳於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佚邁
守婺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

年二月乙亥宣諭卿在樞筦凡事无不经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难继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国史院会要所勅令所 上諭以擢用人才及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古鮮有兼事时今獨 陛下勤政内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惧之時當思経遠之计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过失望 陛下隨事戒 見諸羅慶臣有所見不恭廢獮直之義日省論奏動繁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爲後此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之濫今則失之緘默凡六曹求篤實爲国者大早求退甚力 上曰方賴卿等協贊君捨朕而去誰与共此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秩一等亦不許編禱群望下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减夏税施德當自近始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权免一年徐议釐正秀州乞权减大軍總制錢二万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时耶奏蠲之 上方篤意救荒其所以積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各盡所見臣每謂同心体国尚有未然雖面相詰責何害止欲帰于是耳老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覆論难 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正欲斟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正奉行文書也 高宗上仙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覈成聖孝哀礼而備初欲用 显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体不同不當曲狥会稽生辰使至 上在衰次議令微伴使發遣公奏賀礼固不可行但微遠来朝不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帰報後止旦使將至或請权易淺黄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虜果心服手詔討論 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礼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时 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过議事堂 思陵發引公奏 陛下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 永 熙故典吕端一相枕拜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 顯仁旧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 上慶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即是成礼上壽时

不過隨班拜舞君奉觴致詞皆无所預臣等保
无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议公曰国家
大事谋之帷幄中有不必詢衆者况事理曉然
不必徒爲紛紛上尤称奬卿能任責如此国家
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奏臣歸自陵下即欲求
從儀京鐘從回鑾慶来賀者求根復令臣少待
人從之得禄已厚上奬勞再三忽宣諭北
学瘍偺欲傳信　太子卿頃且留公奏圣体康
寧止因孝思端道豈若迯宗勸勤　上曰札莫
大于事　宗廟而益發多以病而分指孝莫大
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少朕方
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兴傳
位親札辛卯留身议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
草詔專以奉几筵侍　東朝爲意十六年正月
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
當内禪又令公留身呈詔草兼提举玉牒及監
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　上詣服
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巽位与子古今盛典再
見　圣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无狀自此无由
日侍天顔无任依恋之至哽噎几不能言　上

亦浩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居　光宗間當世
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
特進爵自侯城县開国男至榮阳郡公歷封濟
許二国三月拜少保益国公〻以三孤之官不
應以聞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
不得已而除愛爲奏以朔望之次日朝　重華
宫五月求去愈力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
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動之遂以
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　孝宗賜金器勞問詔
興改元判隆兴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学士
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付屬羅居稅牙契
錢二十万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
以賄敗降榮阳郡公四年八月復旧封冬易鎮
隆兴五年力求奉祠　主上踐祚詔求言于旧
弼公奏四事曰全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
訏謨也遣閤門宣賜少傅告一再辭免始許貼
恩慶元三年公于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
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
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
十有九累食邑一万五千六百户食实封五千
百伯

捌伯虞遺奏閲　上為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
賻銀絹各千仍命弟之子鎮添差江南西路轉
運司主管帳司以護喪奉葬賜謚文忠娶王氏
監察御史襍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
即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顯宣義郎新
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烟火公事孫女五人
長適承務郎監嘉興府[illegible]羅納倉蕭家餘尚幼初
益國夫人葬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
公之喪合焉公在　高宗朝已擢臺察事　孝
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揖英官而秉

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陪復奮　上必
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宣有回公倆為之前後
十年　而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
赦宥立后升儲遇宣出郊无非盛事大典公皆
在屬事潤飾張揚厉實有以佐　宋之光明君
水旱災異夷狄冦盜之辭咸无爲自參預樞筦
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練習
典章動有援據不為空言故天子嘆聽嘉奬而
同列自以為不及以国事為己任進退人才一
本公道界民撫守負边訓兵仰賛睿謨慮周而

敏被遇日隆數當大事典礼論議藏處曲當由
禅尤為至重吉日徽稱官名　母后　孝宗独
斷公素定于數旬之前延將決旬始諭宰執法
意委任可謂不膠沫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才
可及而体父子思想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
[illegible]篤[illegible]選況如諸父自奉甚約絶声色之娛周
卹族姻其有恩意宮闈姓若六異姓若王少自
號省齋居士晚年曰青原野人既貴而淵曰平
園老叟　孝宗生于丁未丁時輸相多在丙午
丁未間公及丞相王公淮參政錢公良臣同為

參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
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犹引故等夷之齋年
者遇生朝同会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
堂一介之善收拾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後
進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
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黄手校如老書生
鋟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青原故基公實預其
地故以光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閣藏兩朝内
禅詔書治　崇陵宸翰又為玉和蜀錦二堂皆
自為之記晚歲康彊神明不衰天下犹望公之

再起不謂天之不憖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
所聞有如某之不肖素辱知遇假守東加屢有
收用之意未端鉄而公已歸此乃代言公之除
少傅暨加恩兩與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嘗蒙
稱句稱賞投附以來書函詩简倍加獎予當世
而知多承公命編擬其去之公已書毋或往以
擬稿者定之此意益厚皆非所敢當也嘗竊謂
公而入禁林所謂所恭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
公〻之遊辛急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盡
而奉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不愧
于宣公而得時遇主無隱仇盡言之忠文忠晚
居于潁望瀧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乎園使里
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
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若為文
藁別藁平園續藁掖垣叢藁玉堂類藁詞科舊
藁政府應制藁歷官表奏〻議奉詔錄承明集
玉堂雜記龍飛錄親征錄又閑居錄奇者總
二百卷藏于家其行于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
誦以爲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徼至鑒賦之諸
考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爲

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
也精確簡嚴凡于絕筆嗚呼一代風流于焉盡
矣其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難孰君無臣自古所嘆奇驕
平凡動則爲已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
無患炎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于皇孝宗才
選之衆確護畏慄悦不足用堂〻益公負王佐
才協以文鳴英荷蘭臺高文大册追配古作独
步禁林不負所學三十八年相爲始終屢陰而
奮致身上公克既授舜〻亦命禹首贊大祀龍
飛再覲功成身退與我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
言既挂衣冠與世遠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
隕于堂人之云亡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予是
仰觀行取則後其有興視此銘刻

攻媿先生文集卷九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虜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仗節死義之士絕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爲累聖涵養幾二百年不知至是殊不思自熙寧時當國者俾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日甚一時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於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宄則闒茸貪鄙之人禍變忽起束手無策首尾衡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柢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節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若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挑智勇辨忠義出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虜卒殉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可无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　太祖　太宗為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二子仲子文正公旦相　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諱道九道日宮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少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于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謹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无悔讀書見古人義槩多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俗間頗以俠自任閭士夫之美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為道士靖康虜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墮不可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欺使貧富相資以彊內憂書奏召對褒曰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兩充攻

通津门拐子城公说统制官郑建雄逵健卒继
而出战虏失利小却録立功姓名为之谓都大
守禦使孫傅傅御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战获捷
行賞当可後邪顾以便宜从事傅从之士氣十
倍是以一拐子城虏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
戊子虏困宣化门入公往麗景门见统制官梁
適曰事亟矣请速会兵扈法驾 上召见公宿
禁中乞令慥将兵从东华门班直蒋宣等率众
声言奉 皇帝夺万胜门以出突欲劫内帑公
復乞以慥兵三百与左言俱入斩蒋宣等餘皆
殿栗听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曰扫李丞相
邦彦之门会有旨前宰执赴殿廷议事公又懇
曰此其效鸣之时也李携以入忽于殿下嵩呼
钦宗愕然使问之即大言曰臣 真宗朝故相
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泽民之術无路自進比岁
尝上书言大辽不可灭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
今无忘策京师豪侠臣皆識其人平日結服役
之当募死士数万奉 陛下侍 上皇挟诸王
決圍南幸 钦宗忠之慰劳甚厚解所佩夏国
宝剑以赐命整齐六军召募死士且以片纸批

曰王倫事成可除尚书兵部侍郎既拜赐以出
次日再对自言已得数万人悉願效死幸 陛
下勿疑旦請 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劝
上幸青城者宰相何㮚已主和议将用其説
上以问公公曰此必误国非臣之所敢闻 上
惜曰倫之言是也㮚進曰万一误国臣当伏死
公怒髮衝冠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
曰尔何人乃敢出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谋必误
大計或蔑 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数百輩何益
㮚怒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乱請 上誅之且
乞就令衛士執之 上意未决公執 御批立
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㮚屋旨送御史府將置
之死地賴 上全護復免用事者乞换公左武
大夫吉州防禦使带御器械公皆不拜上循修
戚郎已得间出都矣 二圣北狩公见張邦昌
问国玺安在何不奉迎 大元帅康王同常拱
侍渊得玺遂行会闻 大元帅已次南京即与
渊偕道奉玺劝進 高宗移蹕維揚公走行在
上书自伸前志乞使沙漠问 二圣起居時
高宗正思择人即轉朝奉郎借朝议大夫试尚

書吏部侍郎河陳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
胄出公使貲並智勇朕方俯同晋国命䖍絳以
和戎汝其遠慕後生御太公而歸漢虜帥粘罕
凶焰熾甚公与云抗辦旁告無人罕怡然留之
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誅咲自若勉以節義然
尚未知 兩宮安否日祷于天以朔通久北為
言 脊窗人㖞㤚耆使臣竭求耳曰 二聖 太
后在黄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
此天所贊也即遣之金使達 上意由是 兩
宮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為一日粘罕

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
丹事公曰叙 道君皇帝与大金先大聖結盟
海上約為兄弟大金与契丹相特師老糧尽使
使告急即遣兵進援於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
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
屢請南下先大聖堅取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
兵至使 二圣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
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榮年巻失人馬不
可勝計殆先太圣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
江深入崎嶇致蚵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

宋今 主上法令一新英才並用必圖復讎盡
為遠謀歸我 二圣 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
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為
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
明年春粘罕忽來獄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来
者欲嘗事可問皆未知付今乃遍欲議和决
非本朝實情以何即私意尔公曰 主上臨遣
者非爲來復舊疆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惟公義之粘罕不知恭紹興改元乃以公帰
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留曲折虜

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
修撰主管萬寿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
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毋老請以所議付之
粘罕不從邀携皓弟書歸奏各授其家將刘祿
犯边和戰未决三年韓肖胄使近虜遣李永寿
王詡踵至驕倨不可告語 上聞之曰非王倫
不辨山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路再 上問
几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 上
聽去几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
拜以出徑入馭與遣雲中時事且曰 主上喜

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　二人不自知郡
之屈也借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
使庙堂擬除边帥公謂在虜中知兀朮凡為我
禽山東河北久望王師机不可失力陳進取大
計詞意剴切覬　上親征大臣难其請主管江
州太平觀尒會赦七年春　徽宗皇帝　顯肅
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
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　梓宮使至南京偽齊
接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国書及使指公曰国書
當納金主使指充它报謝訃音迎護　梓宮而

已明日又來曰大金与齊一也国書當赴齊相
府驗實遠至軍前俟得报然後可進公曰有死
无貳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擁鐵鐮康增兵
圍守莫不失色公曰死能為也虜遣揞伴以九
月渡河見虜帥撻辣于涿州問过淮已久何來
之遅公備言刘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
在本朝曾擢臺諫外补内藩营私梧刻民怨神
怒方欲吞噬　两朝能保它日不為大国之患
乎恐妨遠图敢布腹心虜曰若將豫与　南來
能制之否公曰　皇帝圣孝神武卧薪嘗胆志

在峽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
子忘背国恩孰不願食其肉僕欲驅除何难之
有痛言利害涙满茵席撻辣顧謂兀朮曰江南
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国越歲使人導意云
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虜廢豫使謂公曰歸
报　皇帝撥擬歸去自此和议无復閡阻但有
當议者偶不餘以给之于是伏節來歸　上在
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歹借戚任明年
又往見撻辣于祁州虜出諸軍招誘蠟彈旗榜
八百餘通詰公　南朝欲和而訟边曰獲姦細

文字語言无理奉使只是款兵相賠耳公曰奉
命三至專以講信脩睦諸將徒見往返抗豫各
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议一定朝廷明降約
束豈復敢尔二酋相視无語初公之族有留京
師者季父存欲徃太付蒙士徃檮虜巢聞公約
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报曰共自悵褒嬌无以
佐中興存示正愜素心本　斯事未及發而謀
泄虜捕存党因之地窖至是知為公之族押存
付公存既还敗合入官虜遣張通古烏陵思謀
报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尽臣礼　上因賜

之酒思謀遣客進曰　陛下知劉齊之廢否始
因王其極言遂了此事真中伐也北覩將相重
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　上欣然領略于公益
加信任　御札令公籌度别以金器龍鳳茶具
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爲近奉
梓宮使兼請　太母　淵聖　祖宗山陵　上
念衆朝之所尤切丁寧告戒面盡聖情公泣
拜以辭朝于於濟既見撻辣具宣上旨願覿見
郎主欲請撻懶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
之外荒寒殊甚恐不甚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

行既見虜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虜主喜公
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
今日變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詎敢以登頓爲勞嗟異良久燕犒連三日
遂決大議歸奏　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
虜遣蕭哲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
非它使之比豈可用平時禮數相待需索百端
迓客者无如何到使蓋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
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
渡淮相見有懼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

公索副書及詔朝見皆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欲
擬朝議公曰如此則當再請河北軍前議之退
取旨欲移以足廢未能陛辭哲閉館伴使兩日
不見主端明來議事何謂　上聞之即俾公力
疾入令子弟救接獨坐命以調護哲閉連日何
不一見公因發宣示遷故事已被命再召當少
留留日議定一人行當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
于此遠去何為留既不相聽何憚一行哲方
肯啟國書割地議和許遂　兩宮反　梓宮既
入見起居進書如儀　上下喜懌九年春真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
梓宮奉迎　兩宮交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公
既交河南覓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兀术
留數百人取偽齊留資者落復司公閱其紛擾
盡逐之民始安堵兀术一親信人見公若疑有
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兀术有害撻辣之意公摩
遣之即密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
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盡護諸
將以備不虞　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遂促北去
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為兀

太所屠事皆变矣既見虜主金耶律铭文作宣
勘官傳言問公还知元帥撻辣等罪否荅以不
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而略不及岁幣却欲一
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此朝邪公曰前日
蕭哲等齐書至　本朝許割河南歸　梓宮
太母　澗然天下皆以金国不忘海上之盟虔
裁之况飲之餘人則從未通而朝之好尚豈有
定乱是日風寒寒甚語雖數十反公忠憤激烈
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丧胆歸館又遣紹文就
馹受辭公对如初虔必不得歸適夕吝培剗蓋

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变亟奏上矣知闍若
歸乞檢前奏急令諸将分守所歸侵疆无令輕
失中原虜至今日已如强弩之末无求不遂特
变愈而无親将自取斃往回当與父老談道
本朝未始不注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
死以待太平虜之貴臣往往輸誠相結未敢親
爲久矣它日若來請和當尽復土疆則可与議
又考年嘗齊寧耗乞不發歸正人如元荀且以
失使圖自是四旬无所問十一月庚辰館文至
馹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无还期曽不知恩反

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當以待根将分馹与公佐
酌別云匿云悉已前白无一語及其私當河間
六年虜以公為平盧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驟
迫日甚公曰君命无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
倫実耻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
公乃振衣冠南望　行闕再拜稽首厉声言曰
先臣文正公田勲業炳然臣為國将命猥被拘
留依以備命見逼敢爱一死上孤国恩以辱君
命爭是大慟左右使者听其绞死実十四年七
月戊午　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雹雨

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数日不已
河間人悞甚亟立公祠冢繪公像以奉之明年
公之訃始聞　天子震悼特輟視朝极其家贈
左通议大夫賜銀絹各千勅就平江府安葬仍
令有司厄办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
夫人二子述朝請郎通判光州軍州事贈奉直
大夫逸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观述之子五
人朴承奉郎棣承直郎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杞修職郎監行在打套局桝中奉大夫守将作
監兼知臨安府主管两浙西路安抚司公事樞

將仕郎曾孫五煥炎從事郎新監衢州都酒務炳卿劉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机文林郎新臨安府觀察推官宗迪功郎新光州錄事參軍杓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稅賓酒庫曾孫八焯從事郎前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焌熺燧熇熺燁燦。嗚先公忘亡心將湖專和戎之功又思公之忠節今公念此殺在虜身亡故卹典有未盡孝宗淳熙初以請知之始命祀栩機皆為將仕郎述自聞出問擗踊號絕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是冬冒万死與從兄達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骨于河間歸葬于長洲縣陽山大石塢之原嗚呼古之虜使七以專對為能若公前後五反凡术粘罕撻辣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口舌辯也公性根忠義視內菌隨宜應對懇中事機以濟大事投身影鋒刀鋸之間氣不少讋智意橫出他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等據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郎中鍾離公松嘗為使虜知公尤詳乾道間始敘狀公之行紹興元年請謚于朝禮部尚書倪公思為太常博士議以節愍易名其時在考功為之覆謚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六十八年矣比歲權臣資開邊釁橫挑強鄰以為功在旬月矣建編結始謀講解無敢行者耕時為城南廟留師府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難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繼西進尹京邑皆有声績其進用未艾也于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號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其妻祖工部尚書保寧與晉公分派居宛丘公最淺出強之時語尚書曰北歸當請宗盟而竟不遂兩家尋北盟久矣開禧掄海公之從孫行也與某姻婚又助之請某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據行狀之大槩參以楷庭洛英集中與小曆遺史雪溪王公銍所作御敵銘序與其子明清揮麈錄及綱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歡散之文不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酈生之烹李靖以唐儉為安是惜故使絕域者惟恐其用兵于後公無先以酈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

為虜雖間居于外時時賂書宰相結措置兩淮
山水寨以陝西弓箭手法行之沿邊以便大帥
間有名命家人相賀則語曰大將富貴但極誰
貴進討見　上必傾盡愚直又將歸怨大臣未
知死所何留之之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為
功哉嗚呼天未悔禍醜虜尚存九京之英忠有
遺恨此惡得足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已也一
時假吏必取迥儒与之俱其有才智可与同患
難者雖因法所不應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
不敢不勉閔有緞以嘗邸者輒咲曰是豈所以

遺子孫耶及其破番士子千餘人競願從公虜
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
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兀朮之犯順昌
也逆風暴雨我壘深濘大為劉公錡所破兀朮
輕騎宵遁竹一舍間知不雨始稽顙三歎曰小
人不信王瑞明說　南朝国富兵强使我和好
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
箭誓不復敢輕牽二日馳至韓州劉公後親以
語公之長子且曰晝淮之約何遽如許尋繹公
之言徐与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

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公初自奮于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
任南北之議其事日偏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
者至是翕然欽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
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存一今特
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為臣子者英聞小有異
同尚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里族系綿昌衣冠尚盛名德相望公生
其間不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
忽遇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

方略　欽宗忠之賜劍予稟徒手一呼滿數万
人欲奉　兩宮決圖南巡謀不及用出待于北
奉璽功進宋使絕域　高皇聖孝五以節討之
酋虓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杖之死
如而奪之氣隨机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
副上心勇敢功高忌其大用晚遭罔构疑有陰
中虜咲以假孔主王分痛哭怒罵李狗以身天
作風霆地為震裂或者嚴之使不上徹有子死
孝終歸其骸郵與鞋須烈士所哀公之有折墻
益兵備机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驅之際語不及

私死輕鴻毛了无異辞公亦勤止万里往反全
軀之臣尚纂其經迫其执節元不心降兕丕房
賊公手不亡孫有祖鳳捐軀將舍屢探虎穴私
役以定蹕滁尹京得請于朝陰名世祠宦數孔
昭戒作銘文會辞衆説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宝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　天子難曰此吾藩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宝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録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门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大夫聞之无不尽傷者盖非宝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從温州瑞安㳟帆遊鄉樹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清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遷于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称公天分高勝其子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絶人陰師親友有不可解于心者与比刘凌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戸參軍拜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绝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门受徒于仙岩館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敬

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滆上讀書一日于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肯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陸淵梅潭郎仙岩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益加以考覈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擢場屋之名大可以行於臨民治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

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己任綜理當世之務考覈舊聞于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序本末粲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僂數自韋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者如六經論諸子文所在流播幾于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之一變至傳入禁籞視前輩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元矣不肯斂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頗予定交公曰此古人罕庭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不敢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釋褐者一次欲擢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幾拘學而用之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无異辭就職幾月　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

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閒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召就近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免科斂倉司則補羅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分數万緡力請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

須髮如雪丞相當公正一見嘆曰几与陳君年
而可使外補邪奏當為吏部員外郎初對　上
曰卿去国几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書進来特　上臨朝淵黙罕有圣語
公敬謝而退以因礼說進擢秘書少監詔詞曰
朕曰御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衰而氣温
儀者贊其屬詞淡衛良也朝列傳誦實黄公蒙
之祠也兼実録院檢討官　皇子嘉王府翊善
官參以公兼贊讀未几除起居舍人兼权中書
舍人期年始迁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楼問發不

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
或因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又欲身任其
責請对直前几元虚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无
所不用其至益嘗贊　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
奏疏謂臣昔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
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矣王而　今慶闈
上觴之礼長至虧孫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
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
今既上失　玉宮之欢則臣昔講讀皆為空言
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　陛下屢
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庙堂而後不然臣貪恋
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图入奏若不
再听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章奏曲尽　百
郡紀頼極論度　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王音賜可公郎中省乞致仕宰輔當
之不可既行援秘閣修撰　嘉王府贊讀　皇
上御極以中出令人召还兼侍講兼直学士院
実録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年
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国宮慶元二年

後効其在　大工朝奏对狂率降三官罷祠嘉
泰二年叙復元官再畀祠禄遂除泉州以病力
辞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对之命十
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
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国男食邑三百户娶
張氏名幼貽字景惠主管礼兵部架閣文字孝
愷之女以婦德著閫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
撤迪功郎安豊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陵口酒庫滿子順
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

功郎處州〻李敫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
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
時一尚幼今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李
侍而精覌出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
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內外制紀惟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
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李爲可痛也公行誼著
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出敢摭其論奏
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

郡免奏與而去編覲　光宗以旧欲奏之孝
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務
謂　藝祖創業垂統元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
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救之故隤
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元
事而金銀錢帛粮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
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
供隨所輸送初无定額當州錢物雖盡曰係省
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
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

之新法既行賻上供之類一倍至崇寧遂增數
倍此特上供再其它雜場熙字則有令項封樁
元豐則有先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
月論皆至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
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榷貨務秋苗以十之
八九爲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
之折變取之靜數卯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
今之患何但戎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
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急于此但以
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襄羡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爲寬民置局
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宣振之
數求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
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歲省賦朝廷以爲
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
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無朝廷不得知
謂之大軍外粮無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
不同事权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元異總領所與
向者在轉運司時元異事出一体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対又論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
出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次対草奏
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过臺省長官豈
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多者本以恤
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羅募戶長壯丁
而取其錢令雖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着而法
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
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
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遇縣計之魚鱗以比屋
計之保甲但以稽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関熙
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
之屬以次罷募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
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勿〻
復旧隨即務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
役法精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元此法至此又
非王安石之旧特章惇為之今士大夫恥言安石
之為人指章惇為罪魁而方世守其変乱之餘
以為成憲万古設法一而不能改之章惇能力
行之去斯民最大之害乃若正于三代之旧而
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过撿坐見行
條法中戾行下此臣尤所永喻也誠能不以保
甲法亂役法丟未足以参寬民力亦可謂至恩
矣進故事以　真宗詔兩浙福建荊湖身丁錢
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賦析帛不如身丁切
于害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奉而行非若
深熙豐元祐之害率不得見于用若其封还詞頭
遏重辟癸未易慤數如請还黃裳給事中則引
唐昌元膺紹興程碼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
則請先處分晉止之去當異挺之除代而其甚
難者莫如陳源與李逢原二者源之貫益李不
及誅急除內侍省押班璜閹挥事者繳章五上
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几不自全一
為出行公議沸騰寬與凶熖不可銷逸而公獨
當之逢原麄暴恃有奥援所至兇横其在池陽
几至軍变為總領鄂渚所發拔其偏裨上命樞
臣鐫戒方待罪向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
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俾逢原先被
宣劄已自出衛面公拾二者挽奏再三終不奉
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几而内禅子仁說不
得鄂鈸源出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无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徼奏旁觀者爲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爲布衣交又無師友後吾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揖比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甌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礼而實諫有異論某極論之亟相趙公宣言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閣閒以　太母之弟有旨請給寺依祿格全支公已出行而某駁之再命特與出行公上奏先

具果之駁章且曰樓某凌是允当始知君决于点綸不及論奏若更出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圣恕不敢執奏二則衛改旨揮使有司无所遵守三則耻过遂非无見善則遷之又欲望追寢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勇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諸公叔如公孝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吳獵蒋砺楊焴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尚知其長不後以私嫌爲忌其他成就廷臣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几也博極群

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圣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得左氏章指二出益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出也頗見不可待則曰此吾身後之出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爲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爲請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授聞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陰比何知公爲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舍稱木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完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

畫之道媚瑩覽高致吟諷低昂覩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　主上在宮邸時宿家以詩爲壽惟翊善黄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爲置酒各觀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某未及刻而公歸訪求以豪不可復得犹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大史公讀虞書至于君臣拊棘維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〻恐懼善可善終哉蓋傾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敷戒之義泰斯以來

此文殆絶其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李之淵詞氣所鍾捷生斯矣舒向
金玉游夏淵源群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晩登周行帝庸為前典刑幽存訓詞
是專且郎䌷陸史館綜筵獨當雷霆原款回天
經世澤民丕志終与又之生才天豈偶然諸神
毓秀異必有其處歷不延受才則全道之不行
續有遺編後而下載豫見儒先衰哉止斉見世
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龜年之忠乞易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為請且錄其諫章以進　皇帝為之愴悼招贈寶模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与寺監簿差遣三年礼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榘起居郎黄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忠知无不言首論侂胄之姦為其所抑抱恨以殁乞賜美謚　上賜謚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晩稱奏　上云彭龜年忠鯁可嘉正宜得此謚使人人如此必能實人主于无過之

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 上受内禅公時
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 上在重華宮一
時田蔡惟公最承膺眷宣召此无虛日未几由
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嘗遣韓
侂胄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寖
以出入兩宮驕有窃弄威权之漸公極論之且
乞去公除職与郡侂胄罷知閤门幷職事轉一
官內祠時公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
繳奏 上批彭亀年除職與郡己為優異韓侂
胄无罪辭劉就閒可與出行公与大中再奏亀

年以二卿得去若以為優異侂胄无故轉承宣
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无罪亀年以尽忠
陛下直言无隐何罪之有亀年一去必不復来
侂胄内祠回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
矣其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
侍郎尋皆補外郡公得發不赴而奉祠公在荆
南亦以疾句閒林公在慶元罷場三人者鐫職
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权之久
罪悪貫盈妄開兵端舉世震動 主上奮發威
斷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还独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
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
祖廣祖愈考支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
夫妣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尽孝如
成人初穎異讀书強曉大义比長得程氏易讀
之至忘寝食年十八薦于鄉三舉計偕登乾道
五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
相趙忠定以將漕公以书言月椿分病民趙公
因計為緡錢之十万而无名者彊半皆出于苛
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麯引之類先蠲之

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
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関陞從政郎調吉州
安福縣丞縣有寔陂溉田万三千餘畝疆宗銅
其利歩以旱告按圖跡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
察保甲而无其籍怳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
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户别其老病強弱之丁
士農工賈之業稅租有无多寡之數調夫既均
後有賑貸按籍立辦它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
蠲放不及二分而民聞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
実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禬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
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
人年高丐祠便養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初弟
而歸益篤于學以毋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
公中庸語孟大又至是文理愈明開發後進摳
衣北面者日衆後與劉子澄請之往復問辨時
相與折衷於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
滿而遭内艱執喪盡礼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
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
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録晚年定祭儀行于家服

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
得旨引見時　光宗初即位内降頗多公首論
正始之道願以　仁宗杜權要請屬為法以崇
寧御筆為戒公又言　嘉王傅相少而侍御多
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
之勢重于侍御道又之訓密于宴游　光宗首
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
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内外宴安犹褻宣
和之舊謡俗成習　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
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　陛下為之

不難風俗之変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
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刘公先祖因論嘗御器械
吳瑞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駁出宰
相云　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
欲大変文格下太學遂經义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為式畏以晉揉學官公独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為下策文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燕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国子監丞郊礼

過而祠于望祭　光宗意嚮〻亦豫至侯恭謝
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
白廟堂又言　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
臣共此憂責次日乃開内引宰執三年祔国公
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无過恭儉又集礼
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礼為朝參須知且言某
與　嘉王同行在礼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
不可同色〻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
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
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詁激八月以旧班对乞復經筵典故
謂劝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
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
用晝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　光宗云親儒生
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
与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當率不就四年正月
除翊衛寺丞三月除祕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
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以引
率鋒事乞遷公卑同館論奏又勉擢廷爭之逐
寢五月兼　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

裨益為多不勝書：其大者嘗讀渠畫辨邪正
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
退之時不可不詳覽　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
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其述元祐紹聖君子小
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
赤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猩山詩乃　光宗在東
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粱公
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　王曰下以風
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
言其事方是公曰願　大王无忘此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議
邪正　王親題其説于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
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　王曰要是病根
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称贊不已
亦請　王題講義上聞　王宴居書知人難二
字于坐右公賀之于　王　王曰然畢竟人如
何知公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
人亦恐錯看了公曰堯舜亦以為唯也　光宗
久不詣　重華宮公与同館入疏又以会慶節
未牵進香之礼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

除遂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
欲見卿説祐此官待有學職人方除公謝且進
内治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為此書　光宗
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
不可容易壞了公対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
祖宗不委以权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
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
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禁日之出言動无不記者
今一月四次出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
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累聖德四月　駕

辛玉津国公言於宰相謂迎捨聚景而遠辛玉
津不奉三宮而独出宴游宰执以公言乞恭請
公乃入奏令被命祷雨因言两宫不和則天下
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
有不和而雨者句是屢許過宮或伏集而不出
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独奏謂以臣
光　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
臣之道臣聞引教者從言教者訟　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　重
華不豫乙奏告公与侍從臺練請对不果八月

戊辰公徽納告勑乞歸遂待命江滸戊寅　壽
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对及求去
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乾独不離班位伏地歔
顙久不已血漬甃甓搢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
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　光宗云知卿忠直理
会何事公奏今日无大于不過宮事　光宗云
須用去公又極言　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又
不然内外不通禍亂不測臣實痛心　光宗為
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　壽皇升遐七月
甲子　主上受内禅是晚召公对于大堂圣容

慶麹云前任閒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注辭不許至今怔忪公奏此乃　宗
廟社稷所繫　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　上即寫入又閒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犹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注下又言
昨大匆匆參决可尔公奏今只得尽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
黄公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宮之礼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书舍人庚辰
上朝　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

上嘗問恐　太上皇未肯过　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况宮室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泰次于礼為正旬日間三
降旨経营　泰安紛紛不定　太上微疾未瘳
不若且居南内以休息圣躬　陛下少留　重
華山居喪听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経孝彧韓
右武士大帯行遥刺公封还詞頭謂因當怡恩
母党慇上事三宮礼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
宮咸屬次第推恩内侍符滌譯罪于　太上而
是幹辦　泰安宮劉慶祖已帯遥郡承宣使而

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　上云劉
慶祖事批可與出行公又奏曰慶祖元官可轉
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
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蓋為朝廷惜此
一門　陛下自登大寶所言如流忽于此事首
降可與出行猶揮夫可與出行乃近世敝令也
後其得行臣即出奧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
因再令而出哉　上云言中宮未建丞節未在
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樹廟後施行公即極口
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　祖宗
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勛何
執中除符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
四官之例誠足太優今拾已多正當過為裁損
酌中推恩令逐寢因對　上語公曰朕尚未見
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徽章為
是然公亦以此昔故不久而過矣　上問講筵
所奏講闕罷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
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　上袖出二紙
一具　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
講筵講書太少公奏今有機務不比講堂專一

讀書　上云朝廷名元事恐自怠惰況酬應萬務
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與書生不同惟
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第一事不在多
也已曰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紀
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寶訓奏議長編節本
一書臣奏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
開李燾李巘京鏜黃艾鄧馹公讀聖意　上云
朕久讀書　大上讀許多書恭德東宮垂二十
年今欲添講官至于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
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請殿上晚只
用小杉依講堂例安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
之學也若少讀而精處凡有益又曰十人充講
官否　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
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
制宋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
乞班蘇頌之下以精經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
華李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
小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第一人是司馬光
小人陷君子變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
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適為小人所賣耳九

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变乃陳四太之說
其略曰用臣太驟屬臣太高臣踈太危臣分太
满因震雷暴而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故天
应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权柄
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书元金國币祭
援送伴使翌年仁奏误元帝時日晉元光恭顯
指為堪猛用事之然及氏堪猛後有日变始切
責言者小人机心古今一轍楚州应詔一疏尤
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松李擣人而嘔比小
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一陛下之言小人或

得與聞而小人誤　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
送伴至楚聞朱公奏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
詳皆不得报及帰屢乞对不許自知不能久矣
明堂礼成封清江县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見
廟堂之权日輕侂胄之勢愈重言官人多出其
门於是歷疏其姦大要以進退大臣更易言路
皆初政最關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
之假託声勢窃弄威福　陛下總攬之权恐為
此人所盗矣时十二月九日也　上聞奏甚駭
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遇已聞

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
奏丞相以聞　上云侂胄是親戚亦年是旧學
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黄年在
又往直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
侂胄雖罷戢而予内祠公除戢与郡給舍徼駁
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兼湖北路
安撫使公既去丞相彙論罷矣公至荊罷和糴
以不來儒羅沙市官買之敵治牙儈以寬商旅
樽浮費以除患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
支还備边庫錢俱不报公遂以疾匄祠一請而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
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捷祥告公与趙丞相
言攻和中嘉宗予乞如縣黨于是追三官勒停
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禧三年起
知贛州以疾力辞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
武夷山冲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謨閣待
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
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歐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
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
特差充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办公事女四

令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韋溶次適進士敖清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任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一年卒生一子銘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洽孫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之遂安鄉金家坍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為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出道理蒙而當為白及可歸正色立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穀聞專以養性情為事扁所居曰止事悠然自得几微不見于顏面賓客非親與舊不妄此郡縣吏無時罕識公之親黨文政之罪潛窺陰伺欲摘撫細微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偽學之說興鮮不變者公于關洛之書益加誦味著止堂訓蒙一出蓋終始不變者也閩縣師只為鄧慶使曰此韓氏之陽廟也其稱韓氏及笑及閩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為若干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某偶然未死尚何辭銘曰

矯矯彭公天予剛介孝向淵邃言議正大自其筮仕愛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　嘉邸簡寮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于善　重華逮豫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觸陛直前龍墀啟額言雖不用忠鄭愈自　聖主龍飛風雲是依允日不召擢居綸閣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藥牙惟公先知抗疏逆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次胆決一去一畄消長遂分言者互方死救熱焚聲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窃弄威柄橫挑點虐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几嗚呼天乎不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子公懷如生誰賴有此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井之原過者式之

宝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

國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
間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
部侍郎孫公從之二子新瑞金而尉鐩之書寄
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于慶元五年四
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人九年重不幸二兄
俱登世凜然門户之記惟元左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鐩也意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復曰
方公之薨余方遭嚴遣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
又自遭內艱憂苦死生意以盡于今悲愧多矣
老而衰落本不足以銘公蒙徵于中有不容已

閏五年始克謹按行实之大槩序公平生而系
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實也先世居南蘭陵五
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鄰奉其父銀青
劉之命徙各數于老泉今為邑人曾祖文妣李
氏祖叔過通經恃古倜儻有奇節惟不喜王氏
學棄科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
孫卒昌其家公以授行 阜陵恩特贈承務郎
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礼部而不及禄以
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罗氏贈令人奉直三子
公居長次逢年終上杭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

中儒科里入有三傑之称公生于紹興五年时
方併擾李士解散公就李盃晚而資实俊迈課
藝頴出父祖奇之句弱冠王薦于鄉隆興元年
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州司户參軍乾道四
年棱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
豪理中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為帥給事黄公鈞
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資得幕府御史胡庚元
數述其意者公以受知之深知元不言未始
一語詭隨始若唯合終必無听豪民丐罪越訴
捕之不獲乎杭其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既

始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独不僉書且曰父有罪
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辭
揖爭而歸沈既薦公閩陵既而又昇以京削或
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奉矣安知其它歸欲
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黄公述朝
薦于廟堂欲處以李官公以二弟游宦祖闕于
戰授常德府教授公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
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
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辨如響恨得之晚且
曰伙雷有京削由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昇公樞密劉公拱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焞
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而識面淳熙五年改宣
教郎太令入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闈両歳令人
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孝道愛人為心不
為赫〻名而惓惓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値歳夫
侵待哺者數万荒政皆有實惠不為使文逃責
事已而得兩又教民芟旱苗养未孫是岁飢而
不害例嘗賑給別貯之久而盈溢糴四十万市
穀糴社倉以濟貧之擇吳士王之民賴其利催
科不亟不徐行而露於膏大中民亦樂輸縣計
既裕稍〻其餘逐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窶
受役甚苦公与錢市田敎之又役縣苗稅素重
為裁酌而補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為錢
四百餘万焉相三在境內岁有繕脩留棠之擾
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雜聚以給之遂有經
久之計脩孝市出晉課諸生自為之師士風大
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
心而邑當孔道謠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燠出
使湖陰過其縣出江西諸司曰郭有吏令如此
者欲薦矣可平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藉記士

民亦至今歌之代还丁内艱服闋家居又久之
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器計司十五年九月进
国子博士十六年 光宗覃思轉朝奉郎賜緋
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実錄院檢討官紹
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 皇子嘉王府
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
以獻一曰去蔽欺二曰親講讀三曰仲論駮四
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
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論对論今
岁初郊請遵用陰兵三年詔書即用惠民以當
天心 上諭公曰闕核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功 上容納
指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 上喜甚可其奏令
諫官鄧馹請增諫員郎擢公古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本根于一心大而陰阳寒暑之变化小
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奉元难者
其言甚備時當積浸廣一弟之建撤民居數百
咨怨者𢤱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
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句中章二十上多人

所难言者期于不負所学无復顧忌歟亦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諫進劉公疏其
罪欠以計傾之劉移本匠公曰名為樓迁而罷
其言職後不可治矣而疏不报再对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无由上聞願由神于
逆心遐忘之戒則继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
劾併論叢惡讒諂黨諫蔑視紀綱建章劾奏竟
遂之未几公亦權迁官之命大臣奏践祚以来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监處之必不
肯晉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　上諭旨曰去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執衷而求告愈力
公之初除或謙其齒丞相留下止曰是有仁者
之勇　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獻
替　上豈能一一垂听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对曰宰相与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无
可否官以諫為名是專以言為職者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將狗彘我矣烏可与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獄
公爭西李之士數百人出祖閭外人謂中異以
來才一再見公襄雖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
大体不專按刺傳經次紀多所貸宥業牘盈几
披閱參考決遣如流未欺月文〻為請民係自
心為不究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英
鏹方銓工部徐應龙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
之子太時元城刘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
衡嶽公請官之以继賢人之世事多不行聞者
趙之西獄遭遇融有无深得計度之体衡之
茶陵秋翰特重公曰吾祠官使臣大軍卿給于
邑不免加賦今則咸无爲尚取羸可平量出計
入躅十之三令下吹声如雷邑人相与作佛家
道場三昼夜以报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
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随以还之
一元禮為参政陳公騤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
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三年九月召
為秘书少监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
上意也五年朝謁　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
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　主
上受内禅登用舊李越三日擢公兼叔尚书吏
部侍郎初公入謙省翊善黄公裳曰孫直講問
李醇正劝講多益今遂失助　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　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尽言蓋　上之在　嘉邸
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為曰　陛下嗣膺大
宝益非得已願趣敬起孝數舉溫凊既援宗戚
俾之開釋　太上推明　陛下之心本乃若建
立長秋推恩隨從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李
以養其明授予以審與斷凡立政造予皆明以
克之斷以輔之則守往予而得其宜遣受予而
達其权天下可運于掌矣　上欣然纳之輩恩
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权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

服明堂恩封石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
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
庶可固結民心丞相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權兼侍講公在　嘉邸掌集
群經格言以献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潜心
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達格君之志也甚充
孝宗攢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祔書者以為　壽
康宮而以　東宮為館閣公毅然力争謂于理
非順地俟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予亦竟止侍制
朱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乎

上前爭論甚若因講权與之詩又覆紬繹以為
諷　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桃廟
独与衆論不合它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
用願尚之以重任惟冬有震雷詔求嗣夫公言
過失所當護者二曰奉親曰親儒嗣遺所宜講
者二曰謹爵禄曰節用度又論治体之要曰治
化之原發于宫壼而遠于外廷宫壼慶則内外
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戒修妃后之家多啓
私謁嬪御或昇私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
政内侍本備掃除自閣長而上願遵旧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内省之事樞密之職論道經邦
顧方几之職從容与之緣政近習之臣职在禁
密積全其恩数勿使与事　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焕章閣學士提奉万寿觀兼侍讀充館伴金
国賀正使虜使儒竹牛角之属期以必得公奏
皆雅詩之物我心无厭當遣之于初大璫王德
謙典司国信所恒失虜意密請亟領公舉劾之
慶元　年正月兼實録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对
因奏臣比緣館伴判求北事窃聞自　孝宗上
賓虜寝有軽視中国之心比年公鄉習安將帥

習媮士卒習惰風俗習偷上恬下嬉无復有挑戈殄虜之意頃 陛下拔材責旌循良核名実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鋭域要害備器械講求孝宗内治外攘之策 上尤嘉柄而公于是時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救之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為近習而逐正人忤韓侂胄意又嘗庭叱有馬上廻揖之者公獨不顧彼以為簡䙝也一日会食都中或報王喜除閤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内廷戲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

杭疏力争否則于経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内批与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為出于議振而公愛国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潜邸恩轉朝散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国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語人以去国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史自娱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禄矣終于里第壽六十有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

年 上以公旧学軫其遺忠特贈宝謨閣待制仍慶越舉典賜謚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与公相継而卒子男三人鉢承奉郎監鄂州在城塩税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李郎鐩也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栢罗沂迪功郎前臨江軍司戸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尹胡我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濂滯女一人尚幼六年歳十一月乙酉葬公于万安縣龍泉鄉縣津之原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无所好惟刻意経史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之

学尤精于国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官族之譜系除拜之歳月与夫前代疆理沿革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参貫融液无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体制其備閑鍵𫎇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岁自號静閑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拘拘似不能言遇人无疏遠貴賤少長咸接以礼平実誠慤表裡如一修身踐言樂于聞過遷善心无娼忌善怒不形于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

之風以其平昔之所見聞教之胡君之行述不
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端金必欲以銘見屬老漢
病倖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三余亦視
蔭凡何有不能已者乎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
幸定交情篆至篤為步司成則寔為交承出入
從班必為儕乎講讀之官余与拾予林公大中
乎號論丞次論執吕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
力當論日食嘗謂 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
得明照必有沮氣并變三月朔去正阳之月一
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勝
然使万日見其剝蝕天　刑如此公又奏曰
至次日則又雨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
元之間 上既隆寬下亦多尽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与諒直争
君不以犯顏為难与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
君寄心膂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儻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尽言類此若之不疑惟又所在鳴
呼斯人而在諫争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时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寧不行任以史事尤為當
才相与論修史之規摹甚備汗青苑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门以闢无人不言犹恐不可官以
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狭言又不得愛世之士
所共太息孰為敢言為絣邪遷矯矯孫公古之
遺直孝弟有用博聞多識其處交明直諒三益
幕中之辨不為詭隨一發諫垣自任言責有犯
无隱攖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声色鯁論日閣
不容緩帝召还蓬山 主方御極首擢從班寵
光赫赫経帷史館人望丞躋遑遑蘇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国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
容何病為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大集卷第一百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奚公神道碑闕文

他本於某公神道碑前多文八頁按係某公神碑並錄以附存備考

聞延好[illegible]所議會[illegible]外建閣則[illegible]
雖[illegible]誠大[illegible]得知南[illegible]馳[illegible]
方[illegible]學端其議甚多[illegible]
且大將為雖特巨執任証後[illegible]
其可用手開積吹之其月除右近言[illegible]
論廣當人寸乞詔侍從臺諫[illegible]
軍各率將帥邊鄙一二人召問親[illegible]
緩急以用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illegible]
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宰文公同看每[illegible]坐親見[illegible]
公力[illegible]文在廟無之執金有旨[illegible]執侍[illegible]

練集議公義形於色[illegible]
别[illegible]公曷書白狀[illegible]
勝[illegible]而[illegible]能從[illegible]
聞[illegible]通難[illegible]善矣[illegible]所施[illegible]
韻太[illegible]國家以[illegible]
且[illegible]時[illegible]動以[illegible]
者[illegible]
述朝[illegible]
聞風來見[illegible]首論[illegible]
十[illegible]
[illegible]至天想[illegible]

附撤樸簡以為虞數應之秋華蕣至二年
歲荊臺議導膳歉育幾樸殘下簡鈔論諸知識
擾論自舞劒翼義翼奏書措涉潮壽瑜藝
公為擧端邑忠備以繹物遂衆舊職諸難裁畢
其總畧案備知以潤色運之于年御詔道之
汙陰治效定便均相寺領書錄於平陳俾不給
之序以備參考之餘可用考訂備稿尤以為要
覽游以將煌求言寫奏和豫前試光務要靜籌
鑄隔恩成紀綱御財用以周邦本練士卒設壯
國戚又謂臺諫論奏以為可謀著設舍關夫人

脊非賢試除擬之至不當患在不知人者則恐其
老謝至邀謹阿難官先嫌其數術輪皆物於財
既登廟地當榮安康定得復往來聆嫁講壽
選榮窮傷異之塾績協恭禪贊鴻自重情銘露
特衛階慶進要之物者窮萬奇不平無遇不避
孃端蔚李質狀將衛致秋恬邑而必欽特矜公
日如此則有當者何移動孫衆者何以補若罷
其前自在執奉詹夾寮貧未在而劍隨陸朝廟
貴陳定封賂名歸古太豪數一第非通籍甚殊
於親後算方以自身得之斷不承衍嘉定二年

公若曰科恩未振崙為將就秘難未復其萬謂
鄉要濟精執惑緇發死爾親威累攻論而謹甚
集取屬崇難於招彌轉禁經籍難鍥設於衛操
其勤情必為後害仍請徐執禁直渺特每折嘉
家貲專為養女定勛天須親務至音喜舞音寶
米子高不煩卿教導持卿及矣公謝秘豪漠泳
晉恐無次補儲德　上曰賠已除膺津就來如
耶　皇太子念公最篤崇親岀陶安隱路步
未果癸聞公來歸問借路繹從致前志術而亦
忌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亦凍憂愈加疑重矣

將在逆都守蕩董蘇更鈴為若有舍政致難柔
虞與來寫中學熟調餘韻數說婦府華備奇聲
冰之閣贈權數更使意詩讓而欲柔閣增遊定
者望擧慈術斷務古人為國之備寶制遊危晦
望隆之誠取寄然得自撮喚夫若乎徽進奏哉誠
況權持威流林互見國願發熟也至書贊責
岱笥叔郡其勤備親殺者叔達者量者胤
羨鄉試諸權警惕鏡與義嘗藝機海趨於扇親
供都蘭蘇精揮彼年而轉闇為嗜式盛院點馥
宋癸年卷之未難並及都筆此訓未權啓邑負

凡前陪輯帝澂皇太安撫命公揖中丞泰瑞册
拾遺貴轉橫咏丸承明壽為耗務兼前輩遊辭
黃道壯麟麟鶴君甘受佳其其異難相法建
曾本都堂日國卷神殺況陵身遇亦賜出蘇郡
西屯秋晨露之清棠射渠桑巡吳出來是第聲
凝香儒衛已凝甚是事七年卉俗盛曹將收通
製句淡同都省後堂久不驚祝賀盡禮公方當
之貢閣方接鼓吹嚴史聲湯延使同坐堂上謹
用公之生朝以退而廣以詩公安瑞竹貿層秋
尤為晚景一段美談冬耳納禄安尤三年五月

以詩病感疾後四止皆老父鼻路曰太安既老
耽起海濱隱伏致病瘥輔於子合邪敢復者益
各甚指原無疾又兼作承歸左迦以安獨未討
交形語言亦舞雜勇笔矣初余開揣處之唇志省
浩然亦來是講擲手德公復教四經熟推懸請
不忍以皇太子之道宦察免留而去老堅決餘
皆改殿事三知福州大學提舉臨安府湖霄胥
以歸近見親故上家墻黃渡渡康彊壽正然致
之猜息感微疾耽取春秋展閱檢視命筆書福
庭諸子日太期近矣勿以華來是夕遂薨享年四

卒年七十有四曾祖鄭軒七年務粮冀崇亦議被
贊陰晉故贈大夫妻王氏贈吳兼太師衛國公
會意此年六十昔戶俊文射權伯少國夫人鑾鑠勒
金會壽字書提舉萃修道秦衛公正務書
轄視朝贈金紫光禄太夫人旋取東宮徽章船
贈特進賞廷邮典如制　皇太子贈莫加厚考
謂衷榮矣娶徐氏大歲府典學中之書孫封莫
郡太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長會運判印綿財
從事郎紹聯承務郎以公恭樸保監西南嶽
庿女七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姓康光府

程準孫三人纺祖承務郎知安豐縣丞同祖嵩
如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洽濟承務郎趙雨濂
轉運司處充府運幹楊程瑞節次適進士曾趣
續實孫一女甚孰材一適氣必孝臣寧甚於薛梁
醫贍慶行鄉來列趙原公天分素高加以勤學
聚家朝霜覆觀剛錄書務弟拜親常即梳巷民
得寄識約大紳既寫正度香名紀其讓寿黔
本類好古文存與輔鄰館豐閭寓公官客象時
莫賢林少頗自号雨庭最為夸薦政顏催俗益
加澄方公侍郎赫德淑而名南雲奠稅舜蘇聊

號滿雜遝昔同鼓輪樂洛諸頭讀論華岡學政
等具前論勝籍[illegible]新[illegible]嵌之階倒更益為所
[illegible]志向勃于後學師誦發身更增名並
歷[illegible]新[illegible]元[illegible]脫[illegible]獨[illegible]擇[illegible]拔
而世論暖如無[illegible]達[illegible]大歸[illegible]堂[illegible]
情[illegible]難在遠以余之不德唯公待[illegible]長[illegible]
輔道[illegible]鼓勸權遇尤深矣方屆急流而抗議以詛
叔舂爾然求同不獲屈混如解落附於身是援
國一心耿耿小少文再[illegible]聖主[illegible]未[illegible]雷直進
違立念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悲未及而痰

田之性篤者交[illegible]節[illegible]公以一[illegible]第擇率見相惹
愛之固[illegible]綠魄而歌撫有[illegible]動率為書[illegible]近
歲養[illegible]枕鬼蟠官韶特拱之[illegible]論諸[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鄉[illegible]識接[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太難[illegible]解之[illegible]
急先[illegible]究其理[illegible]邀自同偏[illegible]門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遺[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學[illegible]敬[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時[illegible]學[illegible]
[illegible]之者[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初[illegible]由擇[illegible]
[illegible]同[illegible]寺[illegible]字[illegible]設[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序引
則知公之相予有[illegible]矣既老復[illegible]賜[illegible]
縣令[illegible]集[illegible]頌益[illegible]
入兩地協心無間議政餘閒論古今論[illegible]
持[illegible]時[illegible]法[illegible]名[illegible]請[illegible]春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掄論[illegible]選林[illegible]天府出[illegible]風[illegible]務跡
[illegible]
[illegible]
謂公在[illegible]
沮軍來乃思姜元惡既誅[illegible]
二老歸周聞于兩杜克准其[illegible]相道協恭厚德
鎮浮飢饉冤懷瘡痍未瘳[illegible]
勢方向乎公去不留哀榮雖備[illegible]已遺典刑
已矣後孰與傳殄瘁悲深為銘[illegible]幽尚[illegible]陵人
先烈是伴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曹公
已矣後[illegible]神道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手決下矣侍郎字南仲祖[illegible]
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illegible]
中奉大夫父[illegible]學士[illegible]詞賦[illegible]漕監二江[illegible]
弟則故古著書有雲莊集[illegible]行於世終朝奉大夫
[illegible]州贈正奉大夫[illegible]

惠公家求州始居湖之德請公紉警悟能言即
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繇寄曹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錫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篆方益有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乙丑
十年八太學端以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陰
具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泰州海陵縣
尉無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處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暇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末減豈郡爭論
薦將罗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遠及酬
奬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
官課試精密有自旁郡挾經席下者奉二親就
養与其季父俱公立一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為礼部侍郎
与當路交上章剡薦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
川教授如所以治徽學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行屢空催科先擾致
感且惠皆先期樂輸催排陡降患得其實至後
有不俟差而頓充者公先于暇時摭前輩貲今
嘉言善行与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
書講令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帥江東偕監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奬擢
以為天下治邑者功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
同糧料院 光宗覃恩暨年勞轉朝奉朝散郎

功 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許納忠讜中遠私
昵杜絕用倒之弊申嚴贓墨之科遴選邊將久
任師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養銅錢廣
和糴以厚邦儲獎通貨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餘尚書右五部郎中治左曹事錫理文業沸訟積
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 憲聖慈
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宅
辭蕳叔故京地前導奏胡使公叱正之比押宴
者至飲然公避席不拜引又詰責往復論難竟
去口宣賜樂專諸始就住接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從使還未嘗道其事
惟以講求內治諄諄為 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翔方增重國体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対稱
咲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該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後除户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粮諸郡賦本財入浸欺移用其自實船
納運獎異特恕緡錢失期者三百万餘它物稱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不如請路期以兩月起發且
議賞罰 上可之公復手既屬部村以不多為
文出不逞吏率要束既定輸送以时凡部遵嘗

紹熙元秊八月迁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事究心詳讞称為平允輪对請還剸縣多命近臣奉歷任上人以援之允拘資格隨事旌賞治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余酷征税之禁利害祥明時論韙之二秊八月除司農寺丞被旨和余米石五十万邊儲吏之才者援以成美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二秊轉朝請郎九月丁母類人憂五秊十三月权知温州慶元二秊三月陛辭後由劉邑薦奉為令之識又靖揩杈籍聯保任決遣尉之罷歆者求嘉号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不二識困劝闢良田以贍奉翔養濟院以臣廩其癈疾无告者民產子矣而弗字月以公糸給乳哺者賞全活甚衆二秊秋末权颶風深雨海溢為菑樂清尤酷其舟筏备錫以濟捍之極意賑邮奏蠲丁糸数于緡水退修築瑞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门為東塘以殺其術皆使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師下紬大舉奉戢吏拊民以循良称里社生為立祠且碑以纪其德于相菖文定公邓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三秊轉朝奉大夫三秊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对

進秩者面以奏劾技之競知麹劝軍給以饒五秊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首慮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弊而訟者夜匿不出乃戒郡邑必両造俱集始得予决自是良愿无擾姦无容欺秊詔上便民事公奏請奏部使者以翻許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許列賦税不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税存之患二税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时奏报定物力造獄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秡買鹽本併免州縣所負正税及虧欠合十有六万緡累歲

困于郡邑因繋者呼舜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錙百万悉付来者以寬詆征嘉泰元年三月詔八奏計因論屬縣梏克之弊謂縣有内外内毋于州取給故苗税征商患歸于州若外縣則倂給衣粮与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税或槩輸于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後為縣者反籍以害征巧取肆行无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請宜戒其交相規奪　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權脩勑令官二秊三月迁中书门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備

居寧椽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又因直前奏
事請搜索遺逸長吏礼遺詣闕賜備咨訪九月
勅令所修進煖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一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国史院編修官実録院
檢討官三季四月除权侍郎賜服金紫経筵讀
両朝宝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克恕臨事明
審毋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與弟流竄逃歸
輒從外臺民正後有訃者下牒待閲実权門請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微捕文書肆為誕
謾公察其姦號仕京兆獄吏求解万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徙李江州
太平興国宮史院進孝宗 光宗実録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県開国男食邑三百户
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盡起故老五月公被命守婺未几改知紹興行
挑郡適師旋飢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隨節費政
声徹闕至挾感暈眩疾今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孝事君東西惟命今既屬

推举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郎恩任二從子
内外族姻以至鄉党鄰里婚葬急难必賑而助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己持正不可迴奪
歇歷中外細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
去杜门却掃謝囷數畝杖屨倘徉自号竟翁国
以名菴晚季意狂簡默所造益深録步至老好
學不倦六経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散
釋消洽通鑑續于老㚈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
率皆温潤典雅而指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言書
判好事者藏弆為索有竟菴集乎邑改總類藏

于家公既葬捨以校书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
先君子于法当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
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
棲武閩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
于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揖事西垣公丞大農
俱奉親與林壁展敬而仕永嘉載筆左漕皆有
在前之娛及其起于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李
生落落如晨星日暮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山長于公而歲必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撫事
興悲衰頹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疾焉可冒爲正色之章數上有旨撤行弦姑執
如故無益單息民爲國遂屢而疾日以侵求去
益堅二秊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
四秊自爲奏述出処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
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
也享秊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第官
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外塘畀欽美
鄉西路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
封碩人先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秊卒子楡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
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
器識越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秊決科安于
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爲聘使有薦向其氏
疾自言蜀人又闕南豐後執在班列既歸以告
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歡從
校官卒故業遂爲新安之行不讓以姓名通夫
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艱既免喪盤以銓制方處
歡爲圖賞與以補餘日公亦不屑竟遲次六秊
而前來者皆先意恬於勢利廼以是先世資産

本朝使隣壤擾〻有祖風烈詩云雖其有之是
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彝鼎之傳望于南豐有户
部〻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
弟工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木厚〻深寔生
堯翁秊以求己中積外光早擅世科春最一同
翺翔周行歷歷西東伏節殊鄰氣譽夷或外庸
既説從上法宮進難退易老哲之風空代更新
起于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内攻施弗盡才奪其
全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興銘詔無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公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冑專國弄權妄
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几殆　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某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
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咸寧郡夫人
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任太
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
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爲林公
少篤志問學文章自出機杼紹興二十七年入
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
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郡欲月
有增餽辭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丞貴池
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知撫州金谿縣
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
貽書至四五不聽公取告牒納之州亟劾而去
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
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最公多端寬卹受
役者無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役
人泣曰反設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
號難治公益宅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
縣境高於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攘奪
之患民寡蓋藏官無贏蓄公方憂慮而無策夜
半湧水自荻浦灌河聲震數里米舟輻湊闔境
以爲神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
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給
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
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詞訟日稀期限寬而信
可展而不可逆去如始至所下文移無一抵遺
于民間二邑遺愛迨今未泯也唐侍郎樣之力
薦于朝十年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
求補外同擬者四人　孝宗皇帝指公與計衛
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主
簿十四年遭內艱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時　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與臺察官戶

部葉尚書者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无所回挺紹熙改元三月卸批賜公苛曰臺
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竟察各有舊制
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
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稱職遂与
同列合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
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
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
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实上不求合于人主下亦
不避嫌怨而憂君憂国務存大休戮与皆有所

試拚彈无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敢為稱職知
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俊得旨
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君欲救
用宗室以彊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可
當特召王尚軏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对退人之申
其說御批善俊与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
言听之始也鄂司諫駉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
由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自去公率同
察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
仲謙省之氣謫宰相之賢它人不敢為也有薦

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无特操不可為执政与
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户選背
迫州郡太甚公上弾章　上曰别易一部何如
对曰昨為刑部專為探刻　易别部亦不可章至
三上宣諭宰臣遵都司道　上意公曰言事不
行只有一去更无可商推者此梧既聞竟与郡
而去監丈忠悦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
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　高宗
念其以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頗特免其
真決寧加遠竄公勇于遂万用之從臣而奉二

于一景回如此排擊回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
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趙
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善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无責
其一節之过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
絕其漸无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萌則
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无所容其姦又論今
日之事莫大于雠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
不可忘然事变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釁
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

大要也詔須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税于税絹而折帛挠
有説也和買其初先支糸而後輸絹中以夕与
塩分數均給後遂白納紬絹今又使納折帛支
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數求对補之策以寛
民力而國邦本于是減其輸者三歲公初論放
曹趙二者几月僅能去之继論隸鄉至四章不
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自外祠除直宝文閣与隸鄉俱与郡後
省同奏晋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别公尋知寧

國有改贛州而鄉以初去何正言異因对上
謂曰林ゝ好人賬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次差
贛為廟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
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所訟初有數百後惟十
餘紙粮𤖶豪民為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
州之冗官冗戰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
土軍弓兵三請以糸分給諸色而禁科罰四乞
禁廣象之民誘致盗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請贛
縣西武尉乞差文臣一員皆郡之急務五年七
月　主上登極趣召公還贛石至隂公欲行不

而而水高數尺怪石尽没浴謂之清漲殆出神
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
人十二月還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
之体而微詞批勅風裁如臺中時侂胄來見公
接之无他語使人通向願内交又笑却之令
彭侍郎龜年抗論侂胄甚初有旨侂胄特轉一
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与
郡公尚在尚掖ゝ在鎖闥連名上疏謂次对不
过在外之職序及下于武鄉廉車之外晋務則
寵之已至況一去一晋思意不侔去者不復得

侍左右晋者既曰内祠則召見无時終不能遠
請晋龜年于繼進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奉御
筆龜年除職与郡已為優異侂胄初无過尤罷
職奉祠亦不為过可並出行又因徽奏龜年以
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
宜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无过尤則龜年餘論
事乃出于愛　陛下之誠心豈為过呼恐自此
无敢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侂
胄雖以独晋望予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
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

此下接後一葉首字寫

陵寢如見于羹牆故卩如見其承黍于以家天
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人根本既立綱
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霆永言公以事
多中出號曰雷霆之後大霆繼作則陰勝陽之
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夷狄得以窺
中國女謁得以行于外嘗論边事謂今之言備
边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实才略之人付以江
淮制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曆中分
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
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以

成功无爭則同任犹眷士卒之責有事則独當
号令行营之寄久其任重其權則边防立而国
勢張矣又秦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母父母
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令異財者无罪淳熙勅令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
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坏風教之实
禍歆由众律支號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
財初不折閲户籍自不應坐父母之罪其非理
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為己分則不肖者亦萌昏
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实美化移風之

得遂羅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公又歔之改除
公吏部侍郎益而以言爭得此官竟不拜除煥
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〻年〻素閱顉上
之最慶元鄉郡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耦見
之公清心寡欲无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黄堂
非二膳不入充動小物如为長興宰時部夫民
訟是非立办人固不敢于以私亦无可爭者始
居郡齋有盜君鬼神之状人〻皇惑公以为此
点賊也必欲捕治兄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求
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廳明敏皆安而行之

不可屡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
江浦抵隄下者數処河漲潮登幾晃為一行者
病之間遇潮退隄决河水尽傾〻自納郡熟聞
此害不知自舊几年矣鄉之有才智者欲謀而
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搏節浮
費得贏貲二万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
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右為之吏不得与
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木橋以至
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
永久民用哥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

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尢罷謂侍郎衆郎中祈皆在前有声也得守如此朱門有所褒進人不留以福吾州乃聽其求開林未行銀臺駮論鐫職罷祠而帰孝揮声絕嗟悦如出一口公怡然而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六年引經有請復元職致仕未九御史承風言論列擁四明畀政一上為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〻三年十月再復職一間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居三里所得氣渾之勝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勝処时挾書以往客至則銜梅菊取路魚以佐

酒談笑自適亭樹随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门絶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智力所能移乎迪嚳既咎朝夕憂之歎曰恨後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杜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覃以礼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书之命已五日矣内引奏对王音嘉奨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未熹彰竜年呂祖儉以抽撃侂胄皆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

伸其冤且以為直言之勸未謂侂胄之竊權隙自強之贪恣官有定價乞厎贓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李士簽书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薦東宮官公薦 太子賓客参挹貢所李中外俱有声績及在西府當侂胄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為难識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在身之利害亦不暇雇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鄉言辭事上曰朕為王靈不惮屈己事定之後亦欲与鄉等作擣計侂 胄十三年敝政豈可不革公与同列謝且賀曰 陛下之言

及此國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動獨念和議未成未能体承至訓蓋華枚倖為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帰然和使未回而公薨矣庐帥王補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報韓侂胄已就戮炭又問公与〻同日被召二人如何王以宝〻对帰誦其語公以語〻且盍相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爱諸弟既終信安夫人之喪悪以先疇分与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礼不悪而〻畏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书至老不倦郡齋公

退躬督諸孫課程史學或聞洛誦声而不識其
面悼亡之後自言手無昏殺而三孫足以承家
清修凡二十年九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午州縣
守令能訪利別病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与
逸以外事無至親不吝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
出以二僕肩与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
自服其久鄙朱詩制嘗貽出朝士有曰殊和叔
初不識之但聞其八臺无一事不中的去国二
節風誼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後固在從班相
得愈深公文詞淳实如冀為人未嘗无用而祚

有奏請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曾
署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
上為之震悼韓視朝賜冰銀龍腦及銀絹各五
百東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
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实封一
百户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輟祭
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吳之長安
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特添差從子
簽為奏之司户叅軍護其葬朝晉轉運司應办
可謂終始哀荣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

郡夫人王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揔府思例特贈
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事郎新汀州李教授
陳鋪次適進士朝一之王擬宣教郎新通判臨
安軍府可應懋之國學生喬肘敏里士趙犯孫
秋孫三人揩從並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桄迪
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揩实承重解官曾孫
四人子熙子照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
公揉矩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挹而臭味苟
同獄如平生始在宮庠公與老功郎一見傾蓋
公久在御史府公入後有当紹熙閒名欲維持

公議往往不訟而固交情由是益厚己又同司
論駁相隨出閣託苑桑粹別後俱陞百論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笑赴閣之初握手笑且數相語
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尝為龍濡賦大篇公見
而喜寄烏絲欄使出之公取友固多晚而去処
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
之交淡以成者邪天下不憖遺喪此老珍瘁之
悲夫非宜人比摛筆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
愧弗克稱詩曰吾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摛司馬温公白其清如水而陞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几
於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撓待欺抹公行几於全喜怒
未發公名斯侍發而中節以衷公逝李以致身
政非及民秉心無競掇皮沿真其匯溢阿競石
清漲心與天遊動有陰相讀終如始視險若夷
非通非介不几不徧過事敢言獨立不懼而感
天官不合則去號立不欺譪然吏師四明之政
賓親見之風生相之吁者瑣聞百論摸如清声
四達焯乎龜準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閫四人
上喜見公俾式有所望尊朝廷名落夷齊經綸
未究胡不然遺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産遺愛
叔向遺直孰其無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而點字子與處州青田人陳姓出于省爲
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訥吳城王時爲銀青光
祿大夫積勳上柱國曾祖圭贈宣奉大夫祖從
錫擢紹聖四年進士第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
修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
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顛躓陛下護之力爲
多處名甚聳豈道自特不能與時高下一斥不
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孝有賢行奉議郎通判譚州
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
葉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
有場屋声入太學符預薦建炎內外艱服除八
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觀
察推官樞密盧公當爲守委以職事手加任公
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
至于再三竟不能奪自爾公所出擬望而避之
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舉薦府事李兩司事充
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
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遷國子
正日進諸生問艱經史而辰私謂所授多宿學
有行誼之士特重藥寢疾光宗久不豫省
勤問疏或風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寔被
疾而向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說而同疑成良道至
積阻上疏備言之讀者以爲切而不激直而有
禮增休父子之至情又嘗代桂班兩疏天覆至
數千言皆對切出于衷誠出及則悲傷感泣不
能自已爰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學博士

主上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
祖宗曰結人心數叙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封时
宰以公嘗出其门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
為輕我且曰是不尊庙堂也奏令赴吏部銓
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
上知我矣以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研法
家自以為不及丞将作監又几年登司農大事
除江浙十一州運未外餘仰和余中余以功載
計淳熙初州郡歲額攉降本條分計一百六十
八万是时年豐稍重本至迫登後又議寬減加

以虚額及牧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万有奇中
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凜有乏興之懼公与
同列究數源權輕重為之少裕时攉韓方張公
不少屈遲回久之乃外知奉川陛辭陳農寺四
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且弊在朝家有大
於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万
石之外实支一百三十八万餘石馬司既已移
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万此臣所未
解也頋究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
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凡国計稍可為

官吏亦得以任責　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
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迎為辟公上
祠請改知衢州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移将迎
无虚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首閲岁入之籍
痛節浮費力裁廚傳用既不闕時有顯減得以
裕民窮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无闕而悍其戾
愛民如子惜官系不啻已私或用至數十緡拊
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箠楚所取安可輕用
耶秩滿視帑藏无額餘十四万緡吏請上聞公
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过旧按申發

留其羸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余歲
斂價增富商大賈又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棄
此糴米狼戾之时廣行收貯積及三百百則可
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從法之弊欲以限田視
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旧法四品
至六品止於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從八
品止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与九品止于本身
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别計庶官户
既有限節下户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
除户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帝大夫廷燔者

部家入進饌公輟七著曰　主上无失德皆實
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抗論弊事大略
謂西漢之末人主无甚過行後以上下偷安風
俗脂韋漫成衰弱併論贓吏償帥及士風日偷
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者之南渡未嘗
与虜和故不弛備而戰亦不憚今上下恃和為
安将驕卒怨虜勢兼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
時权臣專制政柄貪相獨亂朝綱公与今知樞
密院雷公弥縫其間一裁以法多尽所職而念
去已深遷軍器監丞章之初方觀要情向背公

一見旨求外補虜見者為公危之公曰吾意已
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宝謨閣為福建路提
點刑獄訟訴華汙憲司明恕而行処決不倦人
以下究时方用其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
繫百數公謂皆迫于衣食不足深治取為首數
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还論虜事皆深長
之思切中时務後帰旧著不數日无恩就誅遂
除中书门下省檢正诸房公事未几擢起居舍
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
際至人道大綱治乱大端　祖宗立国之本意

必又屡陳述太子為之起敬听者聳然立螭之
初首陳西蜀兵可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旅不
能為之輕重成卩者漢沔之粮抵也今漢中三
大軍无慮十万而成郡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
大之患逆賊之变至无敢抗者謂宜如楊庐帥
司增置親兵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
緩急可以倚仗策見便于此嘉定初无當兵荒
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　成肅裁制太
終　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
遏于畋吁觀則不可若循々仁皇禱雨太一故

事親屈方乘為民一出則人々皆知以陛下閔
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孚老必矣上為之感
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一宮甘雨隨車都人歡
呼步亦中熱進起居郎未踰月兼权中书舍人
尋為其公既代言詞尚体要隨聯戒諭不為虛
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維入多
閔大休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求
節細故亦不屑々也詔求时政闕失公言太上
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天知天若予畏天者行
慢天者亦請以周事明之文王如天故以之与

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厲王幽王以慢天而亡
累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彌
久彌固者在此也　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
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　陛下
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皆又
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
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於天命人心之際必反
覆開說指切事情無不盡見于施行而立論率
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
之病〻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

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
皇太子冊寶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户先三日設榻正寢至是斂衽危坐
而逝問以家事一无所荅識与不識莫不傷正
人之云亡　上深惜之賻贈加礼贈宗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攻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亦足以見眷遇之深矣　皇太子尤為惻然三
年二月諸姑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
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娶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
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壎承務郎仲均

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垓仲坊將以公致仕遺
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〻
李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蕭烜
大公事盛主礼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
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蓋優
為之慕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聞錄以寓意
其要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
乃重漢曰汲黯唐稱魏宋謂形于色賁育其勇
或招麾之亢京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
十餘年終以落〻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

遠近漕婁吏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
嘗曰世之不治非謂元法〻亂之弊也救時之
相因不易得苟得年心守法者其庶几乎蓋自
訟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承公意謹奉
目吉既畢葬遂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
父眷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攘
所遺田宅悉以予弟自奉如未達時所居才
蔽風雨作諸雜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出
端方知其為人公靜默淡重出於天資兒時已
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凡標益峻起居飲食之

処終始如一喜愠不見於辭色君家人莫窺其
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苟有會心
処对涵詠充廣之使心通意解達於踐履孰喪
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
门一見氣合相与質疑办惑曰是聞見益明而
所守愈定矣有談齋筆談淇渌遺上璧水雜
著西掖類藁経筵講解及奉議各藏于家此皆右
使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世仲堪等求銘于山自
念及識源州己服其賢厚与公同朝相好非一
日掛冠後求恩及三世一歳間封贈至三四訓
訓皆出公手知山家世之詳叙述委折使自为
之亦不过是也珍率之歎倍於他人故不敢以
固々辭銘曰
誦詩積書孰非儒惟悠々乎職未見剛者我重
彼軽悪圓喜方福禍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犀
尚及陵黷持志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李力
尤深闾世多变来吾一心進退以義落々难合
更化始用論思獻納西掖伏言訓詞温淳東宫
横経輔道諄々行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
遂隔于古鶴谿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加公一鄧

始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　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禮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　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弅王公普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外父漢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之祖　太宗居第二宣永為不祧之宗遵祫饗
當奉　太祖居中康節尊元與二昭穆爲列以
侍所尊實萬世公議久而未正顧　陛下一
定廟制以當天心光昭祖烈　上極由之會有
沮其議者公又為闢其一說尤為著明人以比
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皇公薨
撫其書而歎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
誰能信之至　上遺表猶曰推　藝祖奉道之功
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忘志北伐之
圖其志可哀也蓋我　宋之興與商周不同契
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亦
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
惟唐雖起于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
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　太祖適邦之
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　仁宗祔
廟七世已備至　英既祔祧　僖祖於西夾
室禮也　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乃議請祔
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
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堅執同祧
至欽以　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
僖祖祧居東嚮之位　哲宗祧則　宣祖當祧
蔡京在　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　宣
祖而復奉　翼祖于廟　高宗中興公之叔父
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　宣仁之誣
請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閧
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議者十
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　光宗時太常少
卿丘公崈有請不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主上嗣服將祔　孝宗始議祧　宣祖而少卿

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
于御史臺无不以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以
不肖素荷公之知遇援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
時待罪墳門群公俾為之銘既又有旨使定祧
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
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是自公發之而
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五方投閒四
明公之子象當因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
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无如廟
議又蒙為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

不朽今之知此者几人哉願有以詩之注拜不
已〻而為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證俾當人序
而銘之公字誠達處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
身号東西趙而有承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
曾祖仲不仕祖八大伸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潛在
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
會稽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〻為紹元府公
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厉志高遠自幼篤季不
墳師傳下筆成章詞鋒鋭甚通奉文高一时史
子間自為知己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

年与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
順昌縣主簿乞免截監免失救經制分州与鄰
武虛詔明諮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
蓋初筮已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除左
從政郎監　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轄在竟庫
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
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
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
抱負不凡声望已降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
簿公世明礼李用晉其長輸對奏乞亦雪岳少

保飛之冤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厉將士又
乞募人耕江淮荊襄荒田不税不役家出一兵
如四川義士進坂復机密才論俾边帥招中原
之人用奇以持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
狄之說參考歷代事迹總爲倫例為十六門四
十卷又當疆要新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
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尽爵賞未
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遂給舍看詳咸云李閱
淵源議論詳釋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对極論
文具之弊願課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叔

書郎兾日兼权起居舍人閏月暫攝給事中日
後九三拜此職論事无所回挺建康將伍以獲
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倚部曲初資
曾元貴野夾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权臣館客
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倖臨安公謂其元一日
考弟加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閤職
又二子為額外統領乞寢罷便遠人法朝廷之
導不敢專有僥覦劉光祖濫以迹功求厚賞終
其不應格者王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糴
太重欲除于户之弊英若以由畝均科仍下兩

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　上曰如此則利害鮮
盡人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
推擇更加考察　上曰試如卿意已試而顯者
旻歎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
自下拔擢人始奮励　上以公誠寔振職每如
激奬不阿屢書大將真係從臣君命亦行繳奏
上尤歎其正直且曰卿不諂激不求名封駁皆
當正欲如此朕見卿有鄭槩是以用卿公奏臣
孤立性　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者誰持
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拜瑣闥元非務

發明公道　陛下提攬於上宰執圖回於中臣
輩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撓路塞
山人道消宴但以不避仇怨遭中傷　上曰
朕自照之無慮也五月還起居郎冬兼太子
左諭德嘗奏講求渡江以来用度酌至定制以
賦入之數七為经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人
命江東漕臣及此捨歲余米分貯諸郡礼先
聖後齋顧盜加饒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献
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户之輸除权吏部侍
郎暫权刑部侍郎淳熙元年廣遣法使梁肅蒲

察守中來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
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賜
主欺盟送死為予告矣肅等唯唯其言其主遣
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直有所歸
公曰　皇帝將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灵為念
豈有容易言兵被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雇之如此則濟矣以南審閱权兒待略元迹
忌是此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託備奏　上大
悅曰卿與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
郎公久忒天官尽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

晉方䟦

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
人及曰許歷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印
待才能利廣福建到任當揀輕重不齊宜加裁
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
妨平進公請次於方許薦舉改官條例銓試之
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䒭惟恐有負委
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 上曰公生明卿
既无私澄汰當矣以体愛惜名器而持心道厚
士夫受賜者東有蜀士數人堂改秩而吏以徵

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攷有恩科浮官而復濫
病来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祿
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数年何忍沮之聞者感歎
然皆本職大槩若論思之除知无不言嘗奏承
平日久士氣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
軍攷則已遂上此大將郡守申嚴 藝祖階級之
法使分守益明二日人論四事一清訪請懇求
利之人 闡袞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
号推以贍乔宜分給田廬以為兩淮殿最三文
武官歆換授在並試文藝四罷大率混淆今下

州予解試內取貢數奏詳蔚 上曰以鄉人材
准得前後吏無一人說鄉書論王安石及雱父
子姦邪嘗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生
能来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不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衰贈魏扶之獎詢鄭鑑足
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俟任滿召
还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鐫降以責後
效庶矣数易之患寧枕侍從歲奉边師一人堂
察奏聞且与边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
取武士以入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倣其制止以

步射步弩步傛安刀四事招兵号武士科中者
与免了役如齋之内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
次犒賞擇其主帥者為之長又諸條具積次錢
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
高宗過南内宴當坐上此奏 兩宮歡甚既宴
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 上眷留求之愈
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入與銓曹勞績日
著除敷文閣待 制知池州時 孝宗方以職
名為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
年二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

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為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
愛姦盜為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既補積
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與秋稅受
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事既
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教諸生課程
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榷禁太嚴愚民抵冒者
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
醞價廉沐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
緡止令倫償其人懟怨引去公曰錮人生計不
忍為也大軍分屯下車又闕以糸三百万犒之

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為設大池以便汲者
百廢其　洪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舉實惠
及民陞危圖閣待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
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
避令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初遷李征青私啓遷簡實以匿名
書至徽宸所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闕迹徽此而
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為然追知極典八
年臺評以為疑公坐鐫職十三年　高宗八十
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老運方

迫又不可多劾萬不進求致其身四月甲戌薨
于寓舍公百持業之後年勞當格不困者二十
餘年故官正承議郎府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遺奏聞特贈四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
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
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
承奉郎設公十五年卒次疇修職郎新昌明永
豊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溫州司法參軍
辛酉次適修職郎新嘉興府游浦鎮稅曹晏次
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傑榮

染車冀蒙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奥
之原通泰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焉
公平親尺孝居喪哀禮過至先以通奉遺澤遺
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人之死後公經紀其
家取從子竦為之嗣先以母黨及之崇篤外家
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
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
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甫五十始
有嚮績乾道末年一歲九升九遷入從出藩濟
簡深厚人謂材用而遽退閒居動十年矣然不

以得表於帝与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任公
為其東之集僑居稽坊僅芘風雨自号曰梅堂
号燕坐曰意之曰樂静聚書方卷手不停披持
身玉潔表裏无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无貴賤
疏戚攄為尽礼愈青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
寂〻郡邑几于相忘凝塵滿席処之淡如服自
幘巾蕭散絳過之不知其為甘泉旧德也字有
揩法来量積贊出入卒更公礼之間尺牘為人
藏去告　身書名端重鈞正見者敬之李有原本
文有体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法道吉

今実臺充不該貫論事對功通暢能動人主之
听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刘白之
作誦習殆遺不為艱深去濃之言矯激崖異之
行逸若介而有容交遊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専
以薦士為己任片善必欲　之　達所与至多
皆知名之彦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
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謨諸書藏于家
晚犹取歷朝実録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
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时覩戚之貧匱
廩給之或請億曰吾素不欺充事捨此嗚呼公

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万世廟主四親如漢如魏廟曰
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　五
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猳与昭犹虚東嚮以
俟後世既祧而遷熙寧擁議羣公争論百有余
年惟公会萃集其大全神竟弗唐封始於虎踐
京抗論為唐太祖〻之為力倍过於京措議之
行不見其成　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
何見之晚乾道末年九于九遷入往出藩声望
煒然建　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發之礼正昭代

惟茲大瑞足以不朽在天之灵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崇〻豐碑以賁其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四明樓　鑰大防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從持之安泰六世祖回文叔省元康定間歲累賑將劍閣三州飢民所活万計朝廷特官之文交生皐之生發之生從是為公祖增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君縣東鄉崖公諱長恐七所見聞悉指州產君色中不後他事篤於教子母郭氏飽之如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發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繁尉未赴羅外艱已子從授業公語以經業又為之講解其後李益諸悉焚其棄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弋連旦不寐人與語若无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總領趙公之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奉太夫人游青城飛鶴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絕塵幽尚有古風于世浩如也後總領李公蘩復紹以注時邊民若和余實不得一名吏且稍輸芻年糧中乞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羅余行至于無之公將之官至紀其兄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舉主閬陞為興元府録事參軍蘇以情求獄脫冤死伸冤者甚眾終不訴一囚因李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至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根焉閬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業多荒不用屯田積斂之策乃秋民以養兵民月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根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精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討費有今千里漕粟固困為利凡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為養兵十万實養三十万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根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　孝宗下其說率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无擴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

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
時茍甲乙相推遷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充
窮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閫外豪士人材馳
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
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茍遇調發宜令主將有
作一軍專攻守之詔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因子
錄未几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閩官進擬 孝宗
悋向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万甫除
喪而短居既至 太子已登極公謂守成之至
要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

畧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难今
陛下維當守成之時而实任中興之責守成之
道又有能為 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
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
定行都當固強兵當求功利之实不可不聽吏
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止重鎮因
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
今官虽具而職寔不修一端立品式以課其功
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違都邑課官吏根本
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誠環大兵以守之分大

臣以鎮之今吴蜀綿亘万里雖号為重鎮宿師
之地变兵之処率三年一易使同列郡所謂團
之藩籬門户者固当若是耶 陛下即位之始
所与共濟中興者宰相也 陛下主其謀宰相
任其責用之則勿疑、之則勿用尚輕用之于
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因方有天饑大和大害
大憂而為人臣子乃狃于无事忽然忘之之風
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 陛下篤于躬行以感
悟之而已矣、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
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愛而遏之惟当省兵

省吏臣以為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窮謂江边
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无事
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边備实省兵
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养兵之費
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
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
官之說則當以理汰之縱有怨容无由直夫
实边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郭
日竹之其犯于將在十年之後茍又不然兵日
以東吏日以多他時惟欲避整于目前嫁禍于

後曰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
陛对其言條建明切 上大異之扵是始被簡
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校書郎又自加親擢
公為 嘉王府翊善曰蒙善論事必能開益
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為己任前後凡立年
規切諷諫之語克屢日前朝号為能直言如姚
担箪皆所不及後来諸生講貫切劘亦皆自公
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郎今之
帝也王不能号令諸疾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
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郎古

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号令諸侯故春秋
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
土比 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扰連跨吳蜀荊
廣閩越二百州兵与民分任〻吾民者二百州
也任吾兵者九郎御統也中興以来 三巫相捘
苟推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 上曰何謂九郎
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卒禍亂今 大
王年既过之而国家九卩統之設豈容不知然
則是可不汲〻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號達〻
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鄢公曰

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 太王如鄭
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 上思良久公曰 大
王独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
有庳不及以政凡親〻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
使之預政事此舜与鄭伯之得失也 上曰善
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
御器械請 王府謁謝 上接之重輕中節左
右咸驚退以告公〻翌日講左氏礼有等衰
因問 上曰昨日聞 大王待其人正得等衰
之說有之乎 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

事留中郎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
大喜曰 大王之學正當見之処事今日等衰
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郎ム事則以ム書言學
ム書則以ム事合虽所泛論亦必曰前日ム書
云〻或 上所未喻又曰ム日ム書云〻 上
意益獨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曰往
天文曰地理曰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
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
謂該尽而宏遠矣公每曰為學之道要當体之
于身本之于心 太王宜以心為严師于 王

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
中凡涉震体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關啟其復之静也在隨則曰澤
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啟其居之安也在
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啟其
養之正也復之静豈不可以鄭声撓之居之安
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乱
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灾
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特改之謂

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难言者時求言之詔及
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
未几瘡發于背告滿百日南班郎直前奏事曰
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
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
出于公而抗以色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
者為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為
仇必求有以遂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
生忿心是三物者為之蔽雖以太宗之于徵猶
不免況其他乎　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

得其職而去者凡七八輩　陛下亦知三歲之
所以然乎且如　陛下之待一人本不甚厚徒
以臺諫攻之愈甚故　陛下庇之愈力　陛下
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　陛下靜察
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无所偏係則
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
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卒以久侍　王邸一
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　上為學日益因誕日
作渾天儀與地圖以獻皆以木為之因為歌詩
勉　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急及念　祖宗

郡国太半陷為賊區乃　王心所宜感憤者观
公之志凡可以動悟　王意者无不為也君數
日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
從念国家日忘武備势浸削弱後勸　太上以
右武為事曰　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
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畫者无不感
激恨天下无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　陛下
勿替此意又請擢撥鄂諸兵一二万人分屯襄
漢張形势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
方恬于宴安公策亡所施用歡人此歲日夜望

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
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几除侍講子在瑣闥
甫一月封駁之章无慮數十上責戚宦寺一限
以法最後揩待臣進用不當徽論甚切翌日遷
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 王郎奏
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善公始就職
未几瘡復作轉 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
事請 車駕即日过 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
侍講引对便坐又為 太上力言父子天性

陛下于 重華不應有他疑 太上徐勞公曰
近見 嘉王李問殊進應对議論益非前日比
皆卿力也公曰臣教正此朱熹四十年李問
陛下宜教召使傳僚屬且言 王初就傅蜀士
揚輔劉光祖相继在選可復充李官以廣 王
之聞見 太上悉嘉納時 太上久不过宮中
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 孝宗不豫
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听公復抗
声切諫至号泣隨之宮門閉撫涕而出公自是
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帰田里書再上不报即

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為也凡 上所行
有一善必誦拙称賀俾日進不已否則尽言无
所諱 上謂人曰黄翊善言語亦难堪惟我則
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无不為 上精言
之 上必傾听 上嘗待宴宮中從容誦酒誥
語 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輔对劝 太
上曰 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試曰
明曰公曰断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 陛下
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信
時 太上意生安静之說因循寢息而用度賜

予过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国故以諷焉後命
授伴虜使因通而国名諱而 高宗犹称帝名
公曰 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称廟諱前实失之
安可不改乎今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
此在二十七朔之内故未皇及今已即吉当在
傳廟諱往返數四虜化語塞然寸以前例不果
從公还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可問国体
逆進使人當力謀改正 太上納其說紹熙二
年二月雷雪交作公貢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大
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体防自外来交

移疾閑外待命兼旬間 孝宗遺誥亟入臨瘡
遂大作 上即位以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
上語輔臣此黄裳旧官且改擬他職明日以权
礼部尚书進 上曰徒不可其尚书平且令兼
侍讀 上意即欲大用数問公疾如何以力疾
入謝上一奏疏〻數千言備極忠爱入署 謂
书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
余歲在位之日歲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為之事
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国之日
率歲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時皇此三

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
美恶如出兩人治乱安危百全相反此非他故
由其持心之一与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
否則有始而无終 陛下今日政如涉大川行
万里固未知登岸税駕之期臣請舉事已行之
事論之且 陛下新即大位初臨万几盡心忘
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万事坐理此正得人君
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雖
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陛下應酬日
熟聰明日新漸欲出意作為躬親听断左右迎

合之徒竊窺至意因而献説謂 陛下委任大
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权不歸于人主
日積月累恐成亂階 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
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
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為
陰竊主权潜移上意引用邪黨残害忠良其可
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 陛下深
鑒近弊奨用臺諫每有彈劾无不听從善悪區
分綱紀振立此正得 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
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

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聞至听或作小人之
过使 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
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无厭〻心
既生不能无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至意因而
獻説謂 陛下奨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
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 陛下聞之能不怫然
于心乎臣恐是時將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
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悪使君子小人不相侵
乱者專在臺諫 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听用
則為臺諫者咋舌閉口无所論列君子日退小

人目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
者朝政之大者也若其切于 陛下之身者
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奏曰 陛下篤于孝愛
如是勤于學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
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
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
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
不以爲憂乎李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
徵就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
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踈君子五
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人臣七謂其漸好
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
其漸忽水旱使證生于今時其所以爲 陛下
憂者人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
心又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
惡固不可恃 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
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
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
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乎曰予臨兆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
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
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
亡之念不關于心者乎九首求晉主此意以絶
筆之作也明日 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
久後數日有旨免明堂禮幘使公疾寢廳不復
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坏之度
吾必不可爲矣後之君子以有能任其責者盡
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瘉臣是以積憂故疾雖
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
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
陛下好爲之 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
端明殿學士致仕仍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
聞公死皆扼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
上言臣注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
贈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拘與時乎利
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
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
見其發于造次若天禮之自然不知其然居深
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思慮樂辛勤而
對客擁伙然言笑終日飲酒无算其爲學聊一

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与之父而究其説推
去獎善惻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内僅出一十考
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继王氏王氏既喪又
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擲禍之具也既病
客視公ゝ嘻笑曰漢其愛田間与耕夫為伍此
時稱芳菊爲豆飦藜羹山中之樂真无央也僅
得乞骸骨以帰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天節
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寿止四
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
子撞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鎧前進士何

仍巽ゝ与公同在後省年餘相与甚厚扵掌談
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削終日不倦也相去万
里而時瞻相照傾倒无不尽岦笑謂ゝ曰前後
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
言之左史刘公光祖𢻷公之行撞以請銘于ゝ
因尺寻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
一種風氣至論事之𠀋時白洞達夫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搖卷三歎使人
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丈実事覈𢻷俾
載于石而系之以銘ゝ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鄉
有雲有武有渊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ゝ劍門
山險以偏𢿞連閬阆秀氣所宣涉歷千載扶輿
蜿蟺万山之中乃生斯賢英持樵边高視八埏
輔以李力窮探本原穆李為忠主剛卓然大放
厥辭疊ゝ百篇惟我 慈皇識之最先俾侍
嗣君設職惟專官館屢進職終不遷亾能不忠
左右眾年引経據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為执之
弥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会氣合奉以周旋
央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

心震悼恩哀九泉墉ゝ八圖今賁経延珍瘁之
悲ゝ折洋漣嗚呼余嘗許之无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武过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
必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勲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称王宥詳加訪问其人知在可与甄録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声 高宗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絜者為之樞密沈公与求參政陳公与義俱以為薦既廾擢提舉市舶果以請裁箸各歲大疫夫婦繼殁費胡家之幸子二百万為舜公時才冠同郡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繼負振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耻度也聞者歎服以為有是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 孝宗皇帝厉精之初既有訪问之寵至淳熙元年 詔求廉吏以励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聘予為称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當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考之間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計弊吏羣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办説者曰弊断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為难而況廉耻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寵于用而子卒為世名鄉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名字從小從真不字言以避 孝宗嫌名改為字伯仁又稽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庐人不仕祖仁鎬仕吳越為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曾祖説以孝行為鄉里所宗師實五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生朝撒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晉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當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鄉尚元慈自歡任公又請与季弟必歡自取世科少鄉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慨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季足矣何必尔遂不復事舉業而異信州王使君從相与通經考古務為有用至今二王為桃源之望焉為洪州豐城縣主簿

漕檄部綱方諸臺受要束使者郡調比鈐下卒
佾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虜之如
平时使者羅乃兇帥以公易攝官有罵公為時
相姻黨先与一富民有他憾謂家舍失瑞香花
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
无他又忤帥意竟称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
然帰而攻苦食淡左圖右史鐘粥几不繼泊如
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筆縣令會稽
郡王史公浩為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
陵縣張忠獻公浚募弓弩手官吏畏忤奔走恐

後公独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既难程粟亦
无用陳利害以献帝覌為之股粟公亦謂吉以
侯忠献以去遂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歎忠献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
上意嚮纳改宣教郎幹办行在諸軍粮料院乾
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迎相魏公杞在瑣闈薦
对祥曦殿擢司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
沿江郡籍民為兵防江守城為大軍声援公抗
疏列上徒擾良民无益備禦者七條且言旧嘗
為山水寨驟動兩淮競進圖册謂得勝兵數十

万虜亮深入乃无一人為用虜退起焚官寺声
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絶後害此最深切著
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
州改虔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
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
权右司郎官遂為葉公去国公亦遭論尋奉
祠除虔州改婺州内引奏事尤加褒纳至漏下
數刻治婺數月改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初知湖
州未半年罢而欣曹以一全年運只奏公鐫兩
秩不办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謹

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
議可否公首賛書于胡必奏其事胡还朝盡变
前說謂臣恐欺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
公不為屈後办析甚若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
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
元法可救漕計立見窘匱諸郡取办務必不勝
弊而又变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内决可支吾豈
以利害不及身遂為說随以欺　陛下移公漕
湖南而謂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
其說庭直身受下獎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之民

不聊生　孝宗聞之震怒謫臣坐廢撻而法果安矣為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淮而以職事修奉直寶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化部尚書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處使之非儀折擯者之踞(回)元不聳服　太上皇帝賤祚賜金紫遷宗正少卿自以仕于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太府卿丐外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以未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神祐觀既再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　今上覃

恩轉朝議大夫慶元二年二月二日屬疾卻藥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人娶樓氏嶽獻閣直學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贈恭人子男五人汲洌迩皆蚤世澤文林郎監紹興府都稅務潛登仕郎例出繼少卿為曾孫女六人文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廷平陳大庥武節郎閤門舍人閤封朱龜年同郡樓鐐將仕郎廷平陳仲彼宣教郎新提領建康府户部贍軍汜庫所幹办公事廣漢張忠恕其婿也一切亡今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入顧之顯之顥

之顥之頊之頤之顏之顯之先一年顒之卒孫女五長適同郡樓脩次適毘陵張篪餘未行曾孫男四惟吳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孫以五月丙申奉公之喪合于恭人之墓是為午嶺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於學多識前言往行曉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回奪尤委豪命置禍福于度外始則不甚上官之屢久益自強黨厭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辨之任以此多齟齬上下既信服亦以此蹈而復振去平佐惟是之行視人所難撰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

何為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干名乎時廣東一郡有孫偉奇父者知名士自號云澤老讓作蔣閭翰傳其載始末公嘗刻于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聞去辭碑數十言則公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夫相知甚衆　孝宗擢公于不寮獎待尤渥漕淮南明或言鎮江軍郎收詔不法几中深文特命公竟其可否公為力明正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部而治可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賤數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歎再起

之笑曰步欲掛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
素高晩而益厲絶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
几半東南所至皆聚斂之政有鞭朴之竒不使
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
厶接剸至寡而端毅簡然望風畏之及其即之
也温涧見肺肝一善可取口之不置具味蔔同
忘年忘貴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
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万卷手抄為多子馯
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又似其為人步嗜山谷
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晩又以杜

步陵蘇去公為標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
近詩嗟曰不惟杷降播殆將裝筆視吳有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恭弟妹〻得所歸〻弟
數之有成正功今為蘄州正民倅天邑三人同
時奏于鄉里以為榮厶不肖晩出以咸姑之故
辱在親戚有年以來蒙誨子特異比點朝行門
公林泉甚適夢寐欲侍巾屨婦而相得愈歡以
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
去有識其數豈厶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
梧誰共語空此伯牙絃嗚呼尚恐銘厶也故銘

回
士為民聽莫先于廉惟厶父子持身特厲父燕
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川俱善皇〻孝
宗知公最深視厶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耆
望日偉三仕三已踣而復起毅焉而味介焉而
通老成典刑〻孰諭厶人惜厶歸公自謂晩一
丘一壑往而不反誠銘新阡匪哭其私繄爾後
人尚其似之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
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盖其啓迪後奉德澤之
及來裔皆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步鄉
術孫廣南提舉市舶勲継登進士科提舉號財
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鄉
諱正已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
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于與國未艾也嗚呼昔者厶既銘太府之
墓才八年而君偕季相継不下世既葬矣君之諸
子以國子正表君安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
二先生以道義定交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至

感今懷昔乃披其大槩為之書而系以銘君旧
名上字以小以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　孝
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父曾祖說先生也贈艮青
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
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
不凡幼篤于孝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
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秊由銓選授右迪功
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許夫死
于毆者君按視則吏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賂故

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
筠號道院而獄可亦繁精意推鞫狴犴屢空乾
道二秊循右從政郎四秊為制湖南路轉運司
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寮屬
僅取充位君果于立可滯訟見屬剖析無留難
黃公奉以厉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為
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
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矣不以為忤也二
公爭薦之又為延譽不替月秊削應格七秊改
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々素難治君至牒訴

數百繼其非實而決其父滯者遂寢以清省宗
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杆守信其從父太孝
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
自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
後為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失姓黨鹽因為寇鈔
捕獲數十人其黨纂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
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
賞罰不伸何以厉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焉
又修陳霸斗門以承灌溉之利淳熙六秊賜緋
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莅職往郡守戎元闓言

郡人有為囂厲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
以㤭不勝殘怨掊之不遺餘力君因是罷歸
会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
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嗜曰
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尚
法者九秊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
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
北安撫司机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礼州陛辭
論沙毛与反雜賣場二事　上亦深知其獘嘉
歎再四三秊到郡歸庚揭然塵祿累月不給君

去其侵蠹之已其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
計充之及春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
之前闢城闉道建澧陽樓俯大江巨麗軒豁
遂為一方偉觀嘗為記之由是人心闓懌士
氣振厉此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捻惡聞邑
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
治始急復賕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
賸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
最还朝奉事 重華宮行内冡称 上意遂知
蘄州自称与之廢谁民多憲鮮有蓋藏遇溶尔

至絕市充余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於廪而損
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艫輻湊又念歲
收才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它貨来售禾始登
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過余因非古剖而生視民
食之空谷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
民相謂曰後君通变如此自尔有足食之望矣
有言銀鑛發于山者君欲過之而未得其説者
老訴之往岁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
徒无益治户以虧額坐深文斷産以償者数百
家痛犹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称

戚里挟权要書走州悍攫取无藝久病其于莫
敢詰君出郊有許者主捕之寮佐功上以所比
至一點隷尔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
獄公事充秦充李賜四品服廣占之俗輕于冒
禁㐫上官以点接吏為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
暴之尤者請託一无所听始知悚懼而君亦寢
危疾与妄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
治獄者欲变之君怒曰臺治所在何使死者抱
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於言者公 論
而歸自以无慊于中處之恬然二季冬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神佑观三季正初属疾癸未終中
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
九年卒今宜人高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充
為軍策塲尉澶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涞迪
功郎太平州芜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
汲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
府會稽縣户部贍軍上皐酒庫毗陵張符女後
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弟五弟六女蚤亡餘
与弟四弟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傳之
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夭一未行先是伍

宜人奚于鄞縣桃源鄉排陝之原諸孤以四月
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矜一妄語
妻子亦見喜愠之色开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
有可亦告以寔亦敢戲悔之田夫野老市井小
人过而挹之術接惟謹或过机阱險巇之人一
对以誠從自竟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亦變筆
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寵之太
府問審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亦何術之可用
卒与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别人但以君為物：
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

食君之禄狥情撓法以取說于人自為計則得
矣如体国何廉潔守家法倖入非令所載者謝
不受灃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万悉拒之
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
用下市一物南陽茘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至
辞之憾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
趙衛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
尤稱其質淳力薦于上晚歷麾𠃌皆其力而君
亦自知也晚符講拭風裁甚高在禪游從雅相
愛重呼焉為齋李兄請會白處質貸以給奉己

至薄得禄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
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蒙事亦勉為之後既稍
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与兄
倦乏幼孤鞠于兄嫂少長者事自念孝養兄及
以事親之礼事之嫂即亦見祖少師之季女也
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礼既亡祔于廟以
时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斂具良厚皆
人所难者性嗜李多録未見之書唐諸帝实録
喙備今冩本亥版行者各万餘卷少喜為詩周
旋太府与主信州之胄任句与之相下上莫李

益告李襜有制澧集行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
曰言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
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由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為首文帝之化發三王实
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唯君
制行醇篤立身処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
本休養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納許李以
是歸之使其得位而可使聽夫寬禎夫廉而
風俗庶几于古小識緒餘感化已多一邑之宅
始成赤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先卒鄉曲

而還已矣此亦平日歎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數估如此為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朴野周云吉士漢言表者君其人歟力行為捨藍田皆真无規非假施施於有政不言而化豪所當為勇于施舍魔節偎游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䫻之用慰泉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𢍰字元應昨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焉曾祖杲𢮦仕祖郁以古孝全德為鄉先生登第主庐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孝既不衰以持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无不該貫句讀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儲校李者取法為小李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礼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滯于榮利少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為場屋文而李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𡚁歲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与人為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处其仲性孝悌私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子妹皆幼稚夫主所以奉甘毳畢昏嫁者無力之尽夫人承其

意无不周悉他日声先世家產四子之独不取
一金夫人亦无难色且贊其决正議好著书于
澤盈篋矣大倉律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墓
人善藏之至今得為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
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刹意有所寓假榻寢坐
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过親族所至如归為
人樂易急長者子之善間豪飲劇譚亥〻竟夕
道古今涉経史旁出入釋老禪老之說如畫一
二坐客傾所不暇倦遊還家屏處一室乾道癸
巳岁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
以卒夫人既卒諸孫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
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户愈謹奉佛愈
嚴平生自奉重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視曰
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
嘗困之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
不校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営繕
随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嘆曰吾焉能以垂不
之年尚校米鹽耶聚族而訟悉以家所蓄分給
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
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一月十
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
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
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
縣丞杜友直其婿也一蚤世孫四人鍇鍰鉉錦
女六人長適翁煜次適豊有基餘未行曾孫一
人嗚呼楼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
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致蓋先生教授鄉校
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弗
絶有如和州居士虽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
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為
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少師之從弟
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山自念生晚少見前
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
為宇山以大防也嘗為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
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叙而銘之銘曰
李焉甚博川也无關穿通有命亦繫巧拙達人
大觀依戚泯絶不之若存厥有高郎窆彼矣配
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日穗者仕吳越位

通顯錢氏納土始居袁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
焉曾祖父諧德與令大父完贈通直郎父師孟
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與公且老犹
提五子試場屋各時一經號六經家孺人年十
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為通直郎賜緋魚
袋實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傳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
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與之墓又締婚
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歛衽危坐
一語不妄發有所酬答唯而已笑不啟齒若懼
有所聞閫內雍如也孺人厚賞裝嫁大家男又
昂貴而自處沖儉食不兼味裘葛无副未嘗有
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凡十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
亦脩竟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孝子
藏年始髫齔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
辭至泣下文憲為之嘉歎然卒先之逮下有恩
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惰容妾媵有過告諭
已于再不如鞭非故有終身不忘公卒淳熙三
年乙未秋七月屬疾寖劇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
遂卒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合通直引
年休致時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
松陽令華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遘
先卒曰芹曰讜曰魯曰藝曰薰女如長適姑蘇
翁諮次適丹丘糸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
米昭孫叔旦含孫皓孫魯孫睨孫二女六長適
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
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
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為吾母
所鍾愛宦學薦二十年輒不偶无以奉一日歡
隨牒遠方久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
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无窮之悲予於
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與偕名
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荐不洎于釬鍾
嗚呼其命助新銘也尚以詔于无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
于伊洛欲先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
君之美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

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
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汚從
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
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抄中庸
大繫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声庠
序漳守陳公果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蕃
兆出是爲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嘗籍解詔漢
者官其子孫一人无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与
龔公大俱无後龔氏以官予外孫壻臧珙除公
歎以右史之澤与君〻辭爲延及其交壻戚珙

既歎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孝益壯孝益
晴晉而鄉大夫奉不利絶不爲孝子語既遣外
艱席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以以復詠仕而行其
志于家号所居爲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
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
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時習命其子震作
謙家範難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絶口不
以利達啟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爾有亭以根僕妾細大條理捧謹厚者董其
凡以以勞而以不事生産家業无所增益伯氏仲

氏嘗思曰倍人以百山与之謝以不取樂以所聞
見古人顧孝而力以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屏
其口体孝其材也嘗有小疾一日亡就外寢焚
香然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唯励諸子以毋忘
晴昔之訓語畢而逝实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
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明遊講
習曰天籟編曰困心錄曰中庸有解他論述尚
多藏于家未得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
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予足以得而其

孝又可見于用乃翛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
門有用之孝上可以爲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從政觀聖人与點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
之爲高而以政孝者皆自歎也余于道未有聞
而仕〻而未能優也聞君之風有愧焉故爲之
銘〻曰

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充矣
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脩
不聞于世游諸人者抑君之細命至匪長後其
贓昌銘以詔之觀者勿忘

知嵊縣李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李光朔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予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迂卑則涉譾至於出入經史動合諷諫覽示奏篇朕甚佳之進官一列不但示私旌閔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據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頒士大夫相與傳誦至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於天下君居八年再上万言書數疏前說人從論當世之務亦振一日閱西府除目憮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無諸邊考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於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譜說二百五十有五考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除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不得予讀者為之嘆歎嗚呼才不得究厥志而殘著於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晛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祖超為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五叁世君方在髫齔舉豫如成人祖母犹允患与林孺人自董家務俾君一意向學君少穎悟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礼左氏春秋及諸子右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怠年十六援室益加刻苦視生産作業与闔房之私一不經意羣議庠校輒出其華行而器識凝遠忽見主角闕李林公待聘行制肅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盐官主簿狀滿用薦者闕陞在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郡州教授丁大孺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嵊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孝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声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盐官邑庠久不振君召狭橫浦高弟子恕郎焯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励登巍科[illegible]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乏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鄉郎

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僧謝埒趙肇有聲湖湘皆此君之善教养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汙例謂民運水以濟往來岁旱民苦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為便閩有豫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謙議之旧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事民利者然也君之听讼不為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无不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為盜以希賞運師丞相陈申公命君鞫治悉從卑及公欲騰奏丈力辞之有毋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假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毋毋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称其引经之決劾民張僖之子為盜所殺疑怨家黃氏為之黃无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緩其獄得其子之衣于耒陽遂捕其盜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父訟之旁引曲証僧自誣服君独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逐伏辜此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所至家必受賜者乘除與之初歲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聞屬君以列急務五條獻之隨即施行給予程公財運以六察行縣焉

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首丞之才嘗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命糴民為之謠曰飢憂与之庚儒林李公民之父寒不憂今有誇儒林李公民之毋既為堪又遭澇飢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預令富室致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當平給其二万子鄭邑始得接諸而嗣歲尤甚本末登場民以萊邑秘丞朱公熹力奉一道荒政尤詳下越君求衰諸司得米四万斛渠有二十七鄉凡為賑糴場賑濟場粥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

殿之數月之後鬚髮為变朱公每贻書劳勉曰一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体国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為丞式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謀請于長而後行及為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為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創中塗群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送車識不識皆嗟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家命論說甚明儒林之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老巨公知己甚衆亦有歉事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亦聞之亦以介介至蒙

所當為則奮然直前無所雇忌親故以出位抗
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為落領慨然
許之有貴臣过縣境過盖相望或功俱往君曰
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款賦者
題之亦以是終亦得為時用可哀也已要同里
周氏清儉淵格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財
黨恩賙窮人男五人復之泰之崇之俱習世業
次兼善李善登世女二人幸適進士林仲時次
適陳叔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过人少小
孤事奉祖母及母甚至承始暫去故下有疾必

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与弟兄况度友愛誦書
作文自為師友終身无閑言无他嗜好惟以論
著自娱暮恭寡落俸多以買書别有文集八
卷藏于家為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几乎一
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構
曰以請軒曰靜寧欲為晚歩歸休之地竟不得
一日之適雇托命那諸子將以六年六月甲子
葬君于邑之六鄉六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
來求銘六頊官東嘉一見辱定交尽得君之書
讀之相与蓋厚今其可辞銘然君志不負所學

而見于行事者僅如許既已委書于前惟所著
又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不為不達位無不豐朝有顯當章交
公莫君独進御史芹之書一言而落唐三百年
曰宰曰輔流論其尤姚宋房杜居独宥観一一
論者忠邪即分咸有言趣位非其據熏如汾陽
而不与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怨上可以發
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紬繹
乎篆命之説罄砥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
古人之与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時于初沮嗚呼

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
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顏字丈非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
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
諡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号西京房生
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
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承議郎知懷安
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
未几而前生母廣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

之亂從兄提舉宗召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歿
於在蜀中間關尋訪案朝已下世惟叔母刘氏
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
直閣延賞命公踰年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婦
司馬文正公之諸孫子之俱諸行在所至江州
永南始遇展氏于廛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婦見
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別十余年而得
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
時州大嵩監場大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
孫自濡耳染為世吏部公年尚少豈仕笎庫臨

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裒花帶錢五十万公悉
謝遣之因家于僧坊脫卜居名塘遂為時之勤
人矣十七年為洪洲部建縣丞一十年閱陛右
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飢寇作于傍郡或
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犯邑者公亟捕首惡
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犀覺帖息授湖州長興
丞遇　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
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芾
為帥以会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改命公既
至剸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

之先是以奉　永祐攢宮免三卿支移折変公
請依　永安祖宗陵寢儀制奉邑皆免仍豁除
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即抉日而得上旨
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可展氏憂服除权通
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除興府時江西大旱安
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軍爵公賑濟不力
無活者乖侈所有羸貫願豊致之公節師以聞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豪不受一分
龔公益歡嘉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
判鎮江府外台以清廉公勤剡薦于朝差知台

州陛辭　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人為務
公祇上命蒙自奮勵奸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
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
牘至前隨即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
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嶄嶄人不能
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為之
兄衍授田于李以養士者几百畝上下攬足凡
軍壁砧營器物往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
行之歲時按閱及詞成兵遺海舟成設方略犀
主処下房威以臨之号令嚴明凜有風采峯乘

厝聽无敢諱者伍符天籍一閱而識其人問有
廋隱隨即摘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惡不
得發々亦輒得治獄盜以寬縱為戒而重困苟
有罣誤之迹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廷承命
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下犯吾令
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
孝者親予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
弟亦恭兄一等儆治母不忍視求為母子如初
諄復訓諭使之改可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
擢提舉兩浙京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程

然入閱月而罷所書已四万緡蓋公之勤儉過
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官
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如賦而用卜
饒侵尋耆境倦游而歸𢇁漫有當世意尋差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观官五轉至朝散郎淳
熙十一年乙子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
其事或功止之辰可拜命才數日遽感疾六月
十五日卒于正寢若預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
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六十九年矣贈安人
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與之

原男四人長曰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
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鍔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
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
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
孫男五人澤泩津潜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
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亦得于親挺身自
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田物不遺
一簪較任部使者退而燕閑生理頗洛皆公刻
苦以至此时出其余以濟人遇岁完歉稟以食
貧者若乡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美矣然惜

其亦疏于用也先君工部父与公周旋々贊倅
丹丘以父执事公々相与殆志筆行治郡之績
皆所親見侍坐從容挽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
来憂居公時々相労苦庖饌有珍鮮必昇以奉
甘旨方為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独子々
々奉　如許使人不能忘々子求銘公之墓虔
不得詳銘曰
矯々李公文定之孫奮于孤藐思大其門予元
劇易过之鄉亦低個官来惜用之晚丹丘之政

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疲引年得終
其天乙乎不啻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
橫遭上官摧折心寔念之事既白會余從兄編
修作州摩拱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
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出來求銘言忠
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悽然其不能自已也予
忱諱藥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
大父擬紹興初仁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
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
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
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
國軍在城税未赴用以紺賞循君修職郎改
監行在户部贍軍羅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
金穀出入以千万計倖门至多扶勢行賄爰亂
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无敢犯者樞密林公安
宅時以户遛領羅事庵人以職題補吏君察其

何曰林公〻庵人甚峻婁君于稠人中時人浩
兩美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
授鎮南軍節度推官爵邑奉新有當來直百余
解名存而債士公私交病事以書抵君〻為宽
舊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居述
尚書汪公為代間儕吏能否久參言君首公任
怨臨下不苟尚書与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
善君嘗稱茶冠引以自助益一日以司限〻功
未及成而罷君復述官次今寧宰謝君磐忤漕
帥意有妄許者降捍李縣酒官因繫詔獄君湥

知其運会以漕撤行縣中父普諳君訟冤帰
白漕使趙公汝愚治獄一日師俾君訊問卯呼
訟者詰之皆无寔狀官吏俱拙惴此故府西宽
门火延燔數十家兵官王人撲焚甚力徹旦方
止師款凌罪兵官劾章已積君歷道其焦灼勤
勞之狀始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充德色
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
以承暴弱羣訴于漕甚跡狀詔擲丞繞罷去郡
將庇之不可遷怒于君嘗責曰峻君謀避之有
以告守〻益怒猜恐丞吹毛鍛鍊遽擲以吟

君時刻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竒陽意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為適貧亦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頓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无所得食斂手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閭有無貲者以私帑償之憂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蓋衍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縱逋以次奉行无大極其至已而日澤霑霈謳誦相聞疫疠繼作飭醫藥謹護視〻賴以全活者衆崇飾興庠弦誦亦輟有封股以奉母者奬厉有加邑

人劝焉初癸卯歲旱民貪官租入千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為之畫策及二之二從漕司和糴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其斂之煩林公拚嘉其素俾郡給于斛未能盡行也君惓〻三請亦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遂從其言而君亦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待而得疾猶勉觀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以八月十七日卒于邑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月而斂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

發之女男五人柵孫棣孫栝孫柱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厶年厶月日葬于厶鄉厶里君天資孝友推以待物高誼过人自痛禄不逮親且以發鞠于外家因仍未能还鄉歲時祀享東望私欷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奉部綱所贏及葢以曾孺人橐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李兄色為邵陽從事逢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語弟往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禄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闋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

君家別三日而僨于道衢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礼又挈其孥于郡併育伯兄之子甘若同之勉以孝問弟褀娶晋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无倦隆興寓客胡夾州栝掛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礼至以逋租沒入其田君請許歲入以償責还本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与君定交嘗以公事忤二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業君大办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以病矣其主簿之妻以危亂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

遇人有急难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无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不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為难民有姓胡者陰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絶跡不至公庭君之去胡泣守前甚哀良民夫所依至巷哭以过車君在官名為二年莅事之日才半其待人心乃如此絜廉自將禄粟主祖有升年之羸必懲其人而帰之然剛直自任胷中无留事一有不平宜臆四言不肯詭隨以狗人虽以此故所在螯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職雇郵久而人亦亮之惜乎

天不假之年見子事為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惟文憲公策公中毋丹陽之洪譪然簪纓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否終則傾齎志此殁聞者歎驚急誼昔公尚有令名勤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官以作邑為难而又有甚难者姚江為越壯縣户口繁庶士夫驕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為之宰觀不勝衣年又尚少年時簡易知同或慮其不能办吏民亦望而畏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难者府主丘公審一吏師威望赫然君一見白乎已当其意退而視篆逼乎風生草未挾日声称流聞訴訟見剖決律所造至前或片言折之无不厭服得君主判片傳播道路皆以為神如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筆亦官賦風辦受役者俛首以办念丘公及部使者大称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余力修学校葺傳舍講序驛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士人人自以為親已始无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卒可為哭闔境相吊如喪所親日相与聚哭于門喪舟之行塞衢長号江滸維古之循良久于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此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為知己者累世君方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学列心好問進進未已故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难雇其人不足得尔鳴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変愁嘆為謳吟于句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違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蒙

吳山亭侯者代為聞族君之曾祖歆事　徽皇
為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
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
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濬守明州靖康来
避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為勤人祖
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基卿奉直
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
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
試銓第六等授廸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
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

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
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
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戶奧之原与父祖之
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
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
不冤盜賊不敢發〻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
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一二人
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內外
姻族了无間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
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

酒不問家有无以是益窶得祿曾未信眉而已
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
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時耆
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
无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
頌之于前几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
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
能自勝至于成疾与伯氏季氏友愛尤篤樓及
犀從切磋季沼觴詠相從甚適也玄秋君以視
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

之官縉紳以為榮太恭人首过姚江方持往來
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甚晝夜之哭行道所不
忍聞而况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廣州止女　為
歆得快女婿成字歲就試禮部歸而喜曰吾得
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輸如流取而
讀之駸〻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竟舉上書請
行氣字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居即德
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為之狀奉直之行今
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白外舅既
不可見事公抚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

以兄子為後四曰異仁既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
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以治忌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蕭流声兮与江俱東手摩兮振
疾居无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
足兮咨嗟澤溪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接汝
葬葬兮如在託体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
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
世為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
遂贈少傅父諱緝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
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斈清
哉有重名而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
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云所出也年十三以郡
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
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
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未赴
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
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办公事監左藏西庫提
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
淳熙十三年至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
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
父淮提帥諱璹之次子諱鑰之女子男二人長
大受從政郎監泰州塩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
長適葉相次適礼祿次發亡孫男三人文之前
君半月卒迁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
幼时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時之奉化縣松林鄉
桃花西奧之原君性明悟过人光祿為當世儒
宗教子甚嚴舍伯君俱殁于壯歲叔氏浸去晚
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斈
人強汝之苦斈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概
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斈不半載下
筆成文中皆驚歎自尔手卷不釋博貫經史稚
有父風尤精班左二史前輩詩文稗官雜說動
輒成誦數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槃
制圍棊投壺並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不
家符籙鍊养之法陰陽蓍占推步之術一閱
心通類解記轉不忘發為文詞筆不停綴飲圍
餘斗不亂席間賦詠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
出驚人後或十數年間其故作歷斈不遺一字

簡擢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歎間出雖讀為口如響又湧不絕倒也加以數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嘗親公當国上書論十事皆国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歎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府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者著要覽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為君道長恭成就當為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師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務神剖云

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寔董之且持撒編閱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為用西掾最為諧擾君処之裕如文以其餘閒温習故發登名薦書百有綱運稽種調度僑朋上下撙于無粟君臨特制变動中事机一日鄭齋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万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驵无不猷服出錢緡數十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无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畀入二年无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濟文恩奈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次君

始創簿物以号別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凢錫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　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不應过礼以傷事体起部以聞　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佑而獨之得錢數万〻以給上供侍郎李公呂閣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近郡薦之推筦歲額八十万緡豊名虧數君始就職時曰君来則歲事无慮其既視事審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会所当先吏常匿之以為姦貸未始輕出簡因白事君引類觸發旁

通无餘愕眙相雇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設〻趣辦歲未終而額以益矣乙巳南郊攝符寶郎先郊三日会宿人寶于奉常君謂寶国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月非便日者乾時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僕寫具以從會宰殺取音不及遂已然識者咸謂君知体為句稽外府方獨於用左右撰知君素深自謂筦庫皆時略去未客壽礼題不以時君亦自喜有朝精得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

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〻期以國士与人
興高下吳愚又老与之欢有以急难告輒傾身
赴之閩蜀救喪元為周尽是有隱於羅者苟可
以營護之甚不至於仕雖未甚顯而亦名已籍
甚才生未尽用而思之及人者多矣之日郡州
皆為之痛惜窮究曲下至閭里無不諮嗟相鄉
吊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梧蒼達官最盛皆与君
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禄晚益流
若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悦二父
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経論文侃〻如也挽丧哀

蹊过礼妳兄已先丧一力甚於门户之責袁奉労
昔人所难能自群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悪
險絶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祷丧行日光槩
然道中灘水激舟几至傾覆君號呼入水百舟
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禄与某伯父俱将漕湖南
始議締婚伯父由淮甸寺宗以帰光禄入蜀道
还使江表君乃就成于四时光禄自求使奉祠
寓于鄞置田欲為終焉計後虽还鄉治命俾叔
民之子守墳塋而俾君来依外舍然君亦尝悉
鄞國也君与人甚周而待〻尤厚相從之日又

久而仕于朝復更為鄞元一日不奉周旋項某
連外艱御裹墨奔喪家不暇雇経紀其後君之
力為多思欲一致位謝未果而以訃聞奏旨过
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従也吳受乞銘〻曰
梧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禄大之世推儒先君濟
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郎十年
始有朝蜀長途發軔何寿之嗇十載之樊苾此
一丘尚亦後人有發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時非将葬其子万里万石万容踵門
再拜求銘于余〻為之悲始余數岁時侍二兄
從李先生若訥李時非与其兄德光受業于
門既冠矣今兄弟皆以兄事之時叔二十六而
入太李犹時〻相过友豪日篤隆興改元試南
宮明叔与鄉人陈伯玉壁王彦方敦豪同邸余
与從舅汪幺刪定求分以處而旧甥偶在選
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游德光与伯兄俱
登世伯玉亦不禄彦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春
仲兄与余誕先君之喪亦自廣陵時叔来吊其
家未几耳時叔之訃為之失声又刑目而仲兄

不幸甲辰之冬則定亦亡矣　之餘親朋凋
喪悅仰感觸尚忍言哉吾州之亡也余方在苦
凷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州其小肘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
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塘以君故誥慶典封迪
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
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諮諷声徹夜旦
不休賦篇案兼長于書多識經史子傳之文
喜為人講說一一可聽以其餘力為詩詞發語
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恬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

為異三兄繼殁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
米鹽靡密處之裕如与人交閑務適其平所戶
無大若無事晉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孝延名儒
訓督之兄子亦　餘皆嶷嶷自立君尤篤
親故見單寒者　親辭　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
門觴豆留連談笑弥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閭人
甚賢交情終始焉纖介之間儕輩或致仕角顯
曾不以毫末不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
不售得病且革或其子毋為檜橡事遺言琅琅有
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

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
女一人諸孫卜地于嵩溪玉子祖塋之側以十
四年正月己酉葬予銘曰
吁嗟時淋而止于斯少也篤孝壯忘寒飢足用
歎旅目侵腦脂勵志愈雄期用于時命之不猶
十上空歸吏乘知月許別推有子克家尚其
似之我作銘詩繼後之詰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耆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　太宗皇帝
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
大傅嘉國公大父士追武翼郎考不悔忠翊郎
四舉進士以郎行称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
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
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户不知飢渴寒暑之
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為第一登進
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峙公介
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協曲直皆明達平允邑
人相與愛服之或訴于郡多願從于主簿令太
師嗣秀王時為守俾攝邑事对易定海慈溪三
年簿領而與撫字之寄踰二考三邑久老犹能

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上賞
公言捍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
典嗣秀王為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
耳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恩擢改秩知撫州臨
以縣縣在江西最為繁劇公始視事即為文徧
諭鄉井出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為條
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过一
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
縣文因于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
繼公命耶稅籍閣之道須實繫蓋上下蒙蔽無

有發此者按籍征稽不擾而辦有无額官地歲
入額多以脊妻用公自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
是者或隸虛市此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
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劉列治績
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
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佩之記可考也添差通
判常州浙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者
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奉士備言
文李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迁大理
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千餘

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
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
之說竊狗以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
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
之習日趨于褊狭机巧之域而无有優游舒泰
氣象士不畏家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
建議爭以為功者果何補歟　壽皇嘉納為大
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童
以傒讞以察其无辜謂將自其作偏者罪之則不
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

上覽奏開悟得不滅平江民磨識之獄皆以為
凶悪无可矜之理以條可疑狀十六請賦讞无
实情款抵捂卒擇之十一年尤省試考官六月
除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陛辭　壽皇曰朕
精擇得卿以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
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以之志必息得失之
慮深則服節死義之風必誑上深然之先嘗進
南北攻守類攷　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
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　上又
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李要須兼

通天人卿史李如此経李又如此及臨遣又曰
卿向来李優則仕今乃仕優則李脉浔人矣数
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経李文童维
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
日躬走村落抚慰飢羸浔户四万余口二十万
通驗諸郡尝平之備尽以為用賑糶賃済三者
並行動浔其実疫者粜餌兼之奏闕貧弱憂秕
是歲粟麦倍收禾稼豊盈民至扶老攜幼来謝
初行賑貸或謂莽飢将無所取至是民爭貸以
償諸郡充足尝奏罢撲税場十余何濮四十五

岁入甚微而豪民大為民害尽罷之十三年除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谳議州縣闘訟稽考
平反細大不遺才三閱朔漕使闕上称公儒
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尝論国朝置轉
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权絶妄用之蠹脱斯民于
暴征苛斂之甚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為事
苟為材能者務趣办而事督迫州県之困弊民
力之寛之大始聞也故其視州県如一体有无
緩急皆得土達悉力以𥁕之諸郡所貸緡多至
十餘万俾守貳置籍約以朞年優裕乃償自是

蜀東諸郡奉元憂憝窘鈌之状十四年詔諸路
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
煩急酒税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将
以観人才也而許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俱之
数郡守柔懦者莫督不責舊逋宿負征商推酤
肆行部属以籍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
臣治盗輙先斬以自劾而求弾壓之名使其皆
當不过能速殺之而已僥倖之有司楼鞫亦不
免于死万一愚識不能自時冤恨之氣豈不上
干陰陽之和平無遂寧郡事関郡懸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
察宿弊揮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
随低昂听民随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数実
恵及民官備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庠立李
以教宗子率知卿李精節来蜀凡三年士民愛
之如父母遂寧尤所帰心寢疾二旬上章力乞
帰主管華州云臺観百姓始則朝夕償問相率
禱祈父帰釐稱本送謗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
絶家事独処一室誦史自娱一日然朝家入将
帰正寝且歇自為尤翌日天将晡燕坐榻上暝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娶錢氏僅再歲而
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
子男五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依
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偄次汝何國子進士
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揭察孫男一人崇揆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余
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以識見趨
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為議論及所著易說時自
簡易略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為矯先儒之未
明厥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乎

中一該儒之說于乎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猶
厚梅菴屢以書來相勸甚至顧正書一編于公
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解
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為書
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為皇朝孝政數編
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數
晉載凡年表皆行于時又自論說語録歌詩鼓吹
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号恕齋類稾藏于家
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养不及祭祀務極豐
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

仲弟善与同登科季善嵩亦以取應得官女弟
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持厚甥氏既
卒訟其遺腹子為之嗣且厚給之其他悲故用
抗姻族恩意称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牙郡
例丹皆擯不使前援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
尤所盡心苟或莫不待其請牽奏牘函援之其
在他州則鄰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
以竟公者間有援勤不以强有力為禪所部肅
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称道之公抗志不群砥節
砺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欲施所學而見之行

事尚友古人恩每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
行愈力久而益姿人益信之考求試故貫穿今
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齊以宗迂以励
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
有利于民固之甚于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
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国已能劝勉富室買田与
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
郡買田各畀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
与計偕者在潼州則以漕計之餘使州县置舍
子莊學者產者俱給之未皆至于今賴之使天

假之年處以大位蓋擄所蘊膏澤必時下于民
而官止于員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
呼豈以多記擯心憤世疾邪而至是耶果有數
不可逃耶某与公相見之日可数而相歡特厚
汝傳妙年踏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学以守
素〻汝從八太李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
汝傳会粹公行事来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
弗者銘曰
熙陵諸孫嘉国好文流傳至公遂為儒門公起
孜〻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与之並学貫經史
仕更麾符学仕俱優形于帝俞早心清民一変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齎志何言勒厥山阿
有子継之尚其不磨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四明楼　鑰大防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環
左朝奉郎大理評寺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授
醫官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
今為台人公生以韻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
墜以前以裾承之旣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宜生
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侍回
旁自守必欲以舊身陰與感光試入右庠乾道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
都巡檢非其志也益于学五年遂登進士第調
選溫州李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馬捕甚
急諸將畏避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抚其境路所
出相継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内商淡獲盜
不一公謂吾害有先暴突以失業至此多為
寬其獄識者知其為端器使還程公大昌奇其
才荐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对稱旨改承奉
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迁太府丞六月為

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
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閱日兼權中書舍
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
文字官制詞溫厚爾若素宜嘗草胡銓詞云
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
山微相如何以彊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辟權
幸是也為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曰徽奏池州守
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秘閣
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任廬僅七旬而陞宜人
年高嬰疾清祠而歸日侍醫藥衣不解帶五年

春除荊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
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
專務摩撫八年狄閩先期有告效用時殺將官
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
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興之邪械以
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椽佐來歡用
他日公不為動脉部勒以制其變仍帮家徒觀
以安家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捨凡說事无敢譯
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反害汗喘不能言公曰安
人无知不足以膏吾斧鉞以遣之效用又牢其

家訴曰前日江社已業力明而市井祇言不已
願納軍器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論之羅祥而退
為出錢五十万于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
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于民
欲罷官鬻而行鈔法招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
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虽一時不能回孝如
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
宜致書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万
人乞移荊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節兵在人隸
荊南分荊鄂為二軍以襄陽為都逆荊南為副

未几　孝皇念條列邊防利害公往以此書繳
進寸一年均州報虜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
移封疆過此均人詢納謂必伺邊釁公知其妄
奮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
家族保无他每言虜中獵騎多逼進境公与兵
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虜遂不至又嘗虜
傳有警為之出遊觀首抵莫而歸路以竟事赴
鎮之初遭言荐饑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
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恃不講荒政
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

佑現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駒
謨閣改帥瀘州叙人与石门蠻互市紛爭蠻被
殺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目
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之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
弩躬自教督軍声大振其後石门蛮王特錯果
昭書印部川都蛮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
蛮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表備不忍擾
民於兵令蕃漢番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蛮
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諜知
蠻中有郭萬傑者最號桀黠為之主謀致此邊

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爾
恐復因此生事奏請廢以重役迄今役宇神衆
監蛮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
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龙圖閣再任明年召还
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
门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国
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病發於背或勸其
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楊州
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
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

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向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
在室孫男旻將要遺譯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
十月乙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
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
書武事又登需科同章　驃尉隨事立就議論通
暢灑〻可聽古事今事間元不知旁通釋老之
書百家之奉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星曆
動皆精皆琴非誰鄭入千輒二儀表現偉神情
洒落唱第之日　寿皇属目良久間記蓋有自
矣從游王演一發中的亟被金幣之賜任瀘南

教士卒帝列兩榜百夫出帳中帽集帖上元不
驗服至于考亦鼎尊古物游戲翰墨丹青一一
造妙其他世故卯之先窮而又貫穿文法練習
吏事恩威兼舉所在亦治心計有餘秋毫可察
而特心忠恕事卒從厚僚吏有請度元可用雖
忤公意懽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
集疏財客物凡所難及歷官無久用度之餘隨
以散施親旧元所計惜月給言賦旁及鄉里之
鰥寡孤独者身後終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
之外儲蓄元几暫攝檢正子讞議之際務從寬

典亦有識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謙无貴
賤与之均礼閉門省事而不絶物不以一毫之
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
厥孔德璋移文中語列為扁牓泊然若与世相
忘者倘佯盡日望之者以為仙平日有志事功
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覩山川問風俗
歷歷胷次独恨未識中原振纓有行欲周覽洪
河大山以贊国家覘抉之畧而賫志以歿薦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稿僅得三十卷藏於家集
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与持厚贊倅毋丘周旋

二年見輙傾倒嘗与之論兵公曰兵不可易言也
指授大畧則又曰謹之戒之惟恐于殺人者可
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欵服之公自蜀歸一見
即曰吾此行他无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曾傳
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時相過論人窮達夭
壽驗甚中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
今年我當厄念万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
書細焚之而去未几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譔
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
之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
武進旋以文顯顯尉討賊賞謝粟典召对明光
結知至尊不四三年兩掖北门于虔于桂于襄
于瀘所至科最後歸中都司宗司府試至比殊
望舒感慶率子于鄉人皆期公出入将相裔老
以殁天乎不涼六尺之軀才康百人允而可贖
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辞無溢美以詔後人以尉
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 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
令遠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
謚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约
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毋錢氏贈宜人继
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
於長興先大夫宦游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
餘姚公幼穎悟嶷如成人七歲哳講春秋能解
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
公日記千言不停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声律以
右体者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
州南嶽廟 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

鎖試登兩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莅輸庾吏以壓棄銀米以正色叱去盡革宿弊俾自概量邦又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无親臨者率不得其實公輕舟經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帥閱其狀稱奬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備調知武進縣公課情委剖抉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為士大淵藪豪民府勢從橫言轍殿諸邑送使循錢自數万以蹴以理而屢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箠先期以

廷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方造廬舍將校邀賂公不從從之磽埆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吏寬猛適宜而若老于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无小大皆与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嘆香蓋閩部使者列薦于朝权知郡武軍陛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進止祥華占对明办　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与鄉同名孰為長公对曰臣為兄行遂俞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寔自此始郡以運鹽為

言計積羸殊甚用度益匱寮吏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剗殄百弊觀盈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士俗慓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衰止嘗捕强寇至逮公一閱知其非從釋之邦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嘆以為神有屬民兄子尚幼重其貲又寘毒食中毒因以覬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證逾期子至俾撫其家待于僻舍韓廝骨立非復人形公為祈其産命醫用藥復為金人員生死肉骨之

恩也典郡典二年增其廩給舉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办集最早試于御前彊弩不能徹而弟賞乃次他郡上供濫額以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耆父遮道奉留不可數計憲吏謝公帥援晉以聞漕使業公謹乡公細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歆使持節嶠南以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貢州奏事磨笑尤宠儀眞詔改廉南稅課日虧公為之削泛價以便民踊征取以通局用度捐饒會南北泛使交馳

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
此未有也飭武備修壯壘百廢具舉諸司爭書
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溫州溫
在東甌為劇郡八士尤繁公延見盡礼務以儒
推緣飾春秋釋奠于李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
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
雨寃誣或持短長嚚訟者得其情不款已甚正
色詰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廷下銛篇為清
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万
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偽為符印

以盜庫金出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擒法黥竄
吏重足一迹无敢犯者會疫甚公盡力綢護
全活者不知几人年餘以謠歸轉聞徙知婺州
首蠲宿逋藏析菌以寬民力罷酒務數賣之擾
人尤樂之才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
將盡牢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不好机祥不信
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為棲檜使我為鬼死恋
生者各醫四集皆以礼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
養有加于前則吾死出瞑矣易簀之際不但不

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
年五十一娶蘭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蕩
郵軍高郵縣尉希一泰州如皐縣尉希白湖州
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薦胄監未上礼
部希章尚幼愛遠澤女四人長適丈李應宗度
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偶
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
石堰西嶺之原以秘書省正字顏君棫之狀来
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
去郡數月而公至如皐又娶男氏汪韶州之女

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寔可考為
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退
而斂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尽孝居丈喪
家毀几不勝冬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御聞
之每深霜露之感寧迂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
先大夫之迫山弟妹婚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
礼法長幼進退有度事无巨細動有繩約內外
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傯公退必使之环侍
講貫經史商榷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
之稱家素窶忍貧如鐵居食不重味衣无華采

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視
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於官
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人自
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
郎各盡其意雖居閑冬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
若不經意而投筆輙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
迹為傳古摘要五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
詩幾千篇以名其稿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
慶曆繁衍英才輩出進與寒畯並驅仕為朝廷
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抱志尤高而

進李不偕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
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
已為足以知其歉為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諜以宗　宋裕克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
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聲流南東志而宏
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
位不充家季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颺之尚詒无
窮

鎰陽吳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今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

秘書郎攝右史一日相與論近歲皇族人物之
盛余曰自元祐初宇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
興十五年有伯摅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
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又遂通顯矣後聞其
況滯選調而貧耆甚高子壽曰子之榆乃及此
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
大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興
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
歡併求銘于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

使濟陽侯祖令青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王
父子暉武經郎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
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
而拊之曰是兒必以儒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徽
之婺源武經赴調君年才十四幹蠱有條道方
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
為之動投袂經歸人以為孝感武經官福安母
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
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見有歎呼過門
者長老呵止之汝不可趙孝子之注乎里巷肅

然從祖令畤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頤李辞及隨侍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群從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于君者　高宗嘗諭宰臣曰候閱取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君名顧進呈曰是能与李承高矛誠可嘉也居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正依格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務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款曰平

昔自謂善料人凡失之趙掾殊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摳察何公鑄繼為守見君文體典雅牋奏悉以屬焉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為廷試諸佐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今君以檄至黟一見如平生歡即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為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閑居与君論詩久或至終日二公俱薦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

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童騃親愛仕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為舉首及登參政聞君赴調甚延譽時宰欲振羅之會簽書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歎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緒祈少緩君与之同年為達〻幾年而後進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寢廣甫士考遭武經憂哀礼有余治葬

惟按之礼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礼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抑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薦於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美者君既纍首以對上蓋与君嘗熟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為暑氣所中疾如劇麾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以言但以手加額若謂勿然而逝家人環泣忽

碩曰句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晴卒于官舍之正
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
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
門縣棣之女有美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
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心其年十一月壬申
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
庚子子四人師侗從事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
郎興化七官朝奉大夫師傲師翰俱爲承信郎
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
州事王流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

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賜從子受室女出適又
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姻事親族之長者以亂
待其物以惡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
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己有之爲人
謀必長慮卻顧爲經久計而悉者之性酷嗜書
經史百家无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勤以增
包娛白老矣豈以求進袒欲頼此收放心免爲
外事撓耳奉佛尤謹旦必課佮終身不替也昧
沖澹不蓄長物正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
材用於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 孝宗必親擢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滅周宗而君正於
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諝自見
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偶也
受知 思陵道文恭之相也竟況下餘何天之
不諱也道行知家而表奮之暢也使盡其用几
余之列向也我聞其表而銘于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光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爲大家曾 祖某祖
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錫以一時名儒篤學
洽聞與內妹制兄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
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矣而愈相安及從
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
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
夫人之美舍人書无不通尤邃于易一日自卜
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
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
人請貴无生業家道艱窘始實繼室性又嚴方

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寧能當其意舍
人有弟為房州錄事參軍亦蚤世孤猶又衆夫
人往視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己移憂樂與之
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
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幸吾
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與往來兩間
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誦其元儀色暇則歌詠為
娛舍館并撫如此凡二十年長子寧郢之崇陽
迎待滿秋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顯陀寺之寓
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
長曰瓛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平江軍持事次曰
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
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
進士李昌齡汪森李與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
本蚤卒次元曰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
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
縣主簿以夢昌次汝昌次播迪功郎峽州壽昌
縣主簿堯昌曉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
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場葉
廷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為軍崑山鑛買場蘭夫
人始葬于古壤之黃龍山少卿嘗任于朝方以
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奮志而殁日
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啓夫人之
穴謀改卜爲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
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其少嘗閲舍
人之文三入倫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為戶部
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郵書以夫人
之銘相屬且示以己之通江陳寧漢所狀遺行
而亡已得疑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閲
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懿行皆可得銘內平
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　銘曰
惟業徽音掌內外制謂將坊用而不永世一子
克家以才致身孰知閨範自孫夫人夫人之夫
用心均壹始任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
是藏我鐫以詩後其允臧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与端叔子旧矣皆游契洞而情好愈篤益甚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与人重忠又不得而疏也非門未歸携交離發一軌道余曰試讀立當烟与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与之痛飲而極論立而端叔已病〻久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遺女奴来子札炳然以所感慨隅以為進士時白欄反其史藁詩華見遺且曰吾將近以此為永好辞之又至來几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葬余為之法曰鄉国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悉銘端叔耶李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国武烈王曾孫曰士擊朝議大夫是為君之曾祖二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梲使用往管机宜文字考世值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辞徙濠梁又徙亳是為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曰慶元府著籍于郭攸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独處緒山蕭寺顧元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鄉士異焉稍借以書召下意屑㦤謹所疆記抗札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牢落享若万狀人或欺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勵夜依佛燈寒擁敗褚或數月不梳櫛繇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鍔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以為鄭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束修以奉親且力于李今漳州使君溥之伯成為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繇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蒙陵許以輪書及涅沙隨程公迥故尤邃于春秋博采諸儒所纂棲扶元遺闕人有書曾不憚遠裹粮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于為一書間出己意号纂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既多所更定寄務明經自三傳而下衣尽以為可吾鄉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孝者不務下

李上達騷而求之失高放自天之地理稗官小
説陰陽方技種藝之士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
可取亦不礼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殆
過他可知也含英且華以昌其文因託多故其
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貞有訓自鉥心穿天出
月之工既乃曰追平筴以几于古作詩數万存
不能什一自謂平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李
几亡矣為之九篇曰懸疇志曰匡薄方曰惜未
日曰感回假曰力陳曰危震曰悲嬋娟曰古涌
曰懌思深得三問大夫旨意且曰変離騷昔沿

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哀而求
異于騷所以所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
襄以庫隍於憤波之不被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勰頴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
損其眞宋王貫道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襃
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細瑣緒言
相与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達明噫君
以為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鄂
性嗜古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
所未見辞衣輟餐不惜其直又好周人之思有

古人内諱之心田不満半頃或割十畮以遺親
党予父母叁孝説翟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
一美饌又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
敢嘗必帰以遺親乎君无扶言遷邑擅方而思
問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厚教導生徒勤懇不誠
如訓己子貧者餽貸人財予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
孤者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无德色也婺士柳
春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為
之棺斂至殯于家青人所難乾道四年存于鄉
淳熙改元又為第一九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

同 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財
五十有六而年疾既華不食者月余自分必死
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予纖悉畢遺
獨以不得終养母氏為痛脩識葵奉化之察廉
因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予屬其門人盾君提
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别親旧君子曰終
豈不信哉豈还哀哉娶李氏里士女同之女先
一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富子文一女亦尚幼
家貧无以葵门人胡与经纪其家以十二月甲
申葵君于桃源郷蔣山新塋陟之原始修職

名門實為殿撰睢陽劉公裴之甥君李曰囦有
自來眷愛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騫周公侍郎
縉周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
蚤聚螢積雪和膠刺股不能过也屬文騰蔚咄
咄逼人李益留文益進行益脩此其志款立于
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
梧蒼吏部向公伯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
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兄尊至今不衰也禮部會
稽陸公游又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又好
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

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拔退弃與之俗佑
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
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篇以干時宰諸公為之
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
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蒙宗百五十卷文
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楊子
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篇茶甘甲乙藁藏
于家嘗結廬察康杖大小萬何之間著萬竹先
生傳自有為人達生任性不拘物儒者之節好
奇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問而劉仁

予右謫若吟而不能自已御許公謂君有不可
曉者三貧而既財兒右氣戾而樂易已甚衣冠
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倬有晉韻知君
者以為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李宮百氏兮五
上而室歸當書方卷兮竟死而何稗夫不可問
兮吾將誰訴君硯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
史之蒙宗文存乎楚人之騷問壤後有欲知萬
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尚書

公諱紹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縣人
曾祖之器宣義郎祖：：冋太李登宣和三年進
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　徽宗稱賞召試中
書省換授武階兼閤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
刺史有其韻集參政謝公克家為之序父勛得
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
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亡也　高宗
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哀翰具言其嘗
從　徽廟北狩親被密旨特御禮御衣以傳俾

子繼統且達　二后出信請　梓宮　太后之
還盟兀朮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回終
始一節義險不諭厚其賻贈之禮因賦行事大
緊賜喜後且見累不忘之懷錫紳讀之无不感
歎以為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
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
九年忠靖為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
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朝林司二十九年忠靖
使虜適當危疑之時　高宗念其忠勤无以示
寵遇之意以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

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
十月充　顯仁皇后攢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
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
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大宗正丞三年遷宗正
丞乾道二年以便親生管台州崇道觀四年落
通判紹興府踰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
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
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
盡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　太上皇帝時以皇
太子尹京妙選僚寀除公臨安府推官兀被春

凝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不十初成議輔
為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以以
妙年為別駕俱敏於政達充留守至今相与如
元弟熙錢塘江岸為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
錢弓僑石股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
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
憂抱喪不礼號纍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
梓宮　太后以歸功高眷遇見忌於权臣因自
丐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為台人四年
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

平山城民生甚艰下至薪炭徵物必竭力而後
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
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庇民之須初
非商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煩
言江東大飢公撫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
終以粮食未充流移　孝宗皇帝深軫宸旿令
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郡不峻其罰則先
以所方国遂与饒守俱鐫三秩停任于是列郡
得熙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辨尋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衢州于六

年冬陛辭奏事　太上一見曰此吾戶宗時袁
寮也向勞甚寵曾為尚書同封郎官以職兼司
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
所自或語之故且曰曹正郎當遷最父今日鄉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
子雍容者戶言議文采豈尉可觀人始翕然稱
之謂無宜有以得此也紹興改元憂上章求外
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沖佑慶元
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五未卒
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桿符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
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
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奉改授迪功郎處州松
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
年八月丙辛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
原忠請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
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于其側
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元
驕子之色志請出入禁中手種筆墨而謹畏元
北有万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　高宗

知公為愛子又閱其請又故擢之朝列後受知
於　太上進登郎有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
見于施用迄止於此非命也耶忠靖與祠柏山
水築廬于西偏　高宗書沖齋二字榜之傍有
雲壑尤勝公閑居日久增飾其間徜徉于中意
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為鄉曲義
事為邑中建西橋葺通塗穀貴則損其直以平
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
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為之瘞建佑
聖殿于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診必

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郡有三渡之險為
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
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无不嗟痛嘗
過越上見茶園路僻爾淨則不可行又天姥一
嶺尤峻峩難進皆捐金率治加之以石為利大
矣官至六品當延未及其子先以奏第之子思
今為奉化縣尉宗族親党何以自給者甚申風
誼出于天性非勉強為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
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老自見既不得與
嗟予執每遇事必疲心圖之現其所已見

者如此使得尽其才設施又有过人者既感疾
卻藥佛進哩无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
其明存矣修謹潔廉仕余遊縣元培闕新安雜生
爰遺元有為之明而者及得毗陵言者止謂号
疾匈吉不赤治劇当别与閩地然其中部称丕
徼之政拔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
習或者其過乃大不然罷黜其罪人及窺之由
是知人有善可称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
亦可以无恨矣其女弟為洪文憲公孫婦與公
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恃葬竢在紹戡奉祖毋

洪氏之俞求銘余既哀公之不完於用予皆參
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録參以平白見
例者為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当塗高中更
累代達者益鮮惟我国初武惠最顯椅欤　太
皇門多侯王公家晚着奮于頼昌曰丈曰章名
馳宦政忠精継起閥益盛公実種愛克世其家
發登三丞荐苒告華受知　太上始在郎列
率不得施蔚擢玉拆二州遺愛一鄉润功孤孫
秀頴其报必豐木石赤城人子遷太我惟銘之

以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房諸位官胪唱之日堂以甲
乙科號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
下皆動色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
也余從父弟鏞嘗与喬君兄弟同研席又与行
簡為同年生同以表賤事入期集所時相与見
过故与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乃外得婺而
婦嫁君有书介鏞以来則知泫載季冬之癸丞
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艰矣未几又以教授李

君誠之所為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而不孝不
得以一日之禄奉吾母葬水願求銘以貢九京
余哀其言又知李君孔溢美者遂撰其実而书
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曽大父蒙大父洛益父嗣
四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殁恨不
逮事〻其神主于正寢如生何ム年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歇羊棗者〻时祭祀必供焉見親
党之予旧姑者毎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
及尽此礼矣治家严整内外肃然自奉甚薄时
備酒肴以待居士之賓客至則奔走治具暗言

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
于黄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煩
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
所活滋多北鄰以室有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
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
忘故栖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
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愛二妹之娶而貧孺人慨
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況君之同氣忍坐視其
失所即併其子挈以歸拊養皆有恩意有子不
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旧無學者喬氏獨闢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
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
家事于家不以累諸子〻嘗年揣輕重曰是猶
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厉
以學業當論文時往〻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
退必詢究之不合于中不也已故士亦樂与其
子游升堂進拜礼如家人春秋寖高子屢舉不
得志念无以慰毋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
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欣豔孺
人視之淡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

為之喜及屬疾饒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
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求自見于世以顯其
親祿養不及吾元憾焉人以是知孺人之教子
貴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
郎饒州〻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
之琮孫男三人從龙次龙元龙女六人尚幼先
是長子既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家婦
鄒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千一月內
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讀　慈福
慶壽恩故得封之銘曰
柔而寡讓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歟
夫人乃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〻登甲科
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子心壺叒之懿莫此
為盛我銘諸岗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
也已而其長兄見过某仲俱炙意源流必有自
一日共父為余嘗佛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
夫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几有傳焉以贖

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剏其父之言
爲實必元溢美爲次而書之　昌陵皇子燕懿
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
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宴博陵生保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爲公之曾祖
房國生皇氏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譁是
爲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而渡轉徙乞
之始萬于台公諱伯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
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
郎勅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乾

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
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
都監又以外艱不赴遂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
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十
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同鄉蔡嶺之原去
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
年五月庚子朔葬殯于白龙潭之精舍至是合
焉四男子師絃今爲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
次師良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
務次師鄭修職郎其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

適修武郎李棠次適成忠郎張方孫男九人希
魚希泯希賀希渊希魯希瑞希謨希韶希挺女
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強謹
自將長好儒業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
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燹流離事親能养无闕
武德晚嬰未疾藥必先嘗而進十余年如一日
居喪毀瘠兄弟和樂見百言介不絕物和不同
流聞善則喜于必爲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
官羸餘勤有無刑鍾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
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爲不可及樸

逆或妙未嘗披也蓋其質本風成而居世故蹈
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性行故能躬行如此
居官廉恪御下寻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
門告曰軍且変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
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徽服間道以入道羣集群
疑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禍福羅拜聽
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絲
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孫篤規其義方之訓可知
仲弟發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鄭今
爲承郎於公猶子利孫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

政賀公〻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国家多难
大父而上諱莫　山陵悉論異域痛心北望不
和元生禄仁寔非素志家貧親老无以為养故
未能自己而躐求榮耶二公皆憐其言不欲强
也晚号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欲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覓郭卜君手種花卉時郎
互秀元日不倘徉其中蒂月荷鋤臨風或杖攜
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産禄又不足代耕
因以別畦蔬蓏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与物无
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美哉使其德試于
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
然習次袁賸元豪髮態无形于詞色識者可以
見其存矣余以淳熙五年叨倅丹丘一介之所
善多与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
請得為公銘姑以教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〻舊聞其美篤孝自立詞乘煒志孝以
事親欽以奉先孝生漫在樂以究其教子義方
科同相傳定交会于獲睟猶言老圃之適吾將
李焉為發齒先見此銘鐫

奉議郎黄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絢之姓黄氏系出建寧浦城谿東
之族慶曆皇佑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
陳之究江曽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
夫祖寀承事郎特贈直秘閣累贈金紫光禄大
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妣
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守台州
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将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
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几遭外艱服
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余姚
縣丞綢賞循從政郎　孝宗覃恩循文林郎
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于黄巖去子官舍享長八十有三娶高
氏建昌軍通判公惕之女　后族也先四十一
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
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
台州黄巖縣鹽監管押綱鹽次直古早卒次直
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
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

先塋高氏於縣之宜化山又自卜壽藏于命孝
鄉車盤陳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孫以十二月庚
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
悟長于記問更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
言無遺忘及見前輩熟道平五閣公典刑甚存多
記承平舊事炎之纚纚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
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過有德
于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為矯激
治名平觸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
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擢而在吉君捐平處
之以術怙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癸巳取米數
万斛于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于蘭溪
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癸乃得實用否
在台捐郡幕給軍衣有化傳者摩拳捭臂忿然
坐上倉皇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
黃佛子有言安敢不聽訖平肅然邑隸縱權貨
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捐法官曰法重情輕
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
知請于守唐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
縉雲今樞密葉公伺户道君喪一見道旧久之

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為
丞民其少蘇乎君到會寬而信課亦盈于旧求
嘉遣海舟諸軍前既藉篙師為兵乞取家屬韓
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馮勢妄指怨
家妻女以為其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
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
任耶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振閩南
渡聚族頗衆自任其責君又從事注他之宜阬
不違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為同
年且通婚姻者凡甚多紅火亦後所存無几君
力貪惡刻之石君士法甚精深流二王而遒勁
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巖耳余有草行書幾
滿屋壁九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歡笑如
平時乎乌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
乎 妻祖尚書王公旧君究姑聚君之祖姑奉
川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
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
壽考厖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殷鋪子旧事歷歷
及閃止始雯光獨存今吾已矣吉德之報手足

為啓後其昌考勒銘于杞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鄞間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逆以進士起家是生之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厚俱顯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後聲鍔登元豐二年弟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党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弟仕為邑令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仲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於文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益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煒薦于鄉煒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煒遂登第公時待罪郡竹間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于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二子能振發此許公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問伯濟之差獨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下過遠郎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擇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嬉戲從濟南劉孝先季凜如成人扃戶誦書學至夜公家人不得而入抄書用楷法既冠一筆不售即棄舉子業而眈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節簞有三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嶽燕居好客日與達士夫從容觴豆君無事特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致如錄用清敏豐公少卿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為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産奉祀之餘僅取自給內有適祖未嘗沾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閭里貧貸于無慍色寡言若內不為謟諛克勤小物君果慮遠奉足如蹈規矩過人無少長與之鈞禮貢有不欺闇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

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貪非所患也延礼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煒煒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寘年兩除慶霈君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煒拜恩以煒賀客滿门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尚不見莫甚喜也煒之官請君御安每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閑置真中自為局促耶晚益杜门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彊少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亡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曰奉壁論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善人云亡識不識相与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煇燁焯煥煒焰煜熺燁長子及焰煜蚤卒煒迪功郎台州臨海尉女三人塔孫軒刘佃記枟皆里士孫二人填坦女四人在室銘曰

周為名门中有人豪世以李為業而仕以退為高猗歟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遂有子克家為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遺乎

知江州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于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為兩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冕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与少師同深異之母氏婦寅亦以是年生公又長于外家与季冕非角嬉戲步長同研席第十三同歲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余年相与不翅如同氣中維游宦南北見輙傾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年一別遂成千古每懷德惟哭之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內弟求銘何忍銘吾季冕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為鄱人曾祖元言有隱德于鄉祖琳為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闓爽宏達下無城府十四亡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婦手客盈門公哀毀擗踊如成人受予不尽礼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几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

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万公平時不屑会計至是躬親簿書乃以增羨受賞從學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與用新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豊公沉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与如平生歡魏王薨于四明特差于越治遣刑部尚书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

股栗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為高峻潮退雖登僅過數舟則已間冀公相視地形後其舊閘增浚渣潮別于支港創小堰以通余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右右侯大舟人間立捆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家力拔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序進而不譁儀衛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嗟飯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帘幕華煥奈饌頓食尤為珍腆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賂玉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載以應之二

公既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銀事小忤其意不以聞自徑狀之吏求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捷汝輩尚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愧服聞者以公為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礼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為帥政事咨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与裨贊為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无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淛右握手惜別時人兩美之稅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唱公公正色

却之曰我知向攻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隨獄吏推尋根原公沉元一毫之累漕司交歲繫于虜遽遣其人命公与幹官权公安節俱行虜貪而慢詛語方狀至欲易日全四之一濡滯瑜期無日過淮比虜使辭疾不出一日与权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是襆被為留宿計虜始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聞权公由是進权公必自言也知韶州郡計推仰諸邑常賦而今多愉官去来不一幾不可致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通緡錢三

万公曰民貧可重困邪徒費足務且以飽吏貪
爾盡蠲舊貫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
輸焉舊有酒務園在況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
骸多野以瓶罌瘞之累間纍纍无數公閔勞衆
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具念而未
有以无費令曲江尉許君教老无妻子卒于官
下公既為之經紀葬送定中尚餘數有千公悉
舉以加役掩骼埋齒各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
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元德之幕官陳光祖
為之杞甚祥往略趙公彥據漕徒帶公掄倉使

是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与憲車李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詩衆行簡
臨民勤儉公康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
還朝廷用漕司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
素号名郡訟簡財裕可以即治及公之至大異
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几二十萬
官兵俸給亦積至万五十公為之嬰然日与同
寮圖之盈征賦既非亦而游士耗之必時甚公
曰俊民膏血使往來者攫取之以遨遊虛費吾不
忍為也令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虔凡有

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
不為動郡囊刻樊董未墨御浮費節厨傳稱过
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旧運蠲貸之如曲江
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万緡吏俸
六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
者萋斐寖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与
語曰不知誰為飛語擧逐吾彥侯耶有曹官吳
倡用郡帑迎奉為姦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始
与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為怨鼓倡游言乃為
陰中人尤為不平二倅張君必陳君邑總幹王

君與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矓然莫逆有賴
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
之歸九眷眷不忍别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
飾一以誠意散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借證明
白送軍中使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
詳盡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
必盡法為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
隨輒響應旧祭社多委　代行寖以弗虔公
曰社稷重事豈可俾勞乃躬修祠礼式車有詩
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

由支郡升臣鎮荷朝家選委之重伉手奉職來自奮厉又素著康潔而横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无怏〻去郡尚无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他陽忽得微疾一昔殁于舟中寔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六氏故發運使賓之女明慧動約內範甚飭相夫教子祖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敏中將受公遺澤余初止女八人其三六先卒一適六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佬里士黃沐皆婿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官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小大待之鈞禮成所至与人无所怨德檢身謹寄杜门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等贏余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放序西[illegible]散少增閙竟莫之遂外家及恭之名聞于時仲男尚去任見弟之子犹子也姊男運幹番世澤不及子公奏聞中以官其篤於友受有父兄之風爲詩音至鄉親故无不隕涕毋氏所仲男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於此耶公嘗以治邊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近之弊甚悉謂諸路紀隸之餘選以充役或聚而爲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戶之使添總轄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利場及四年首照旧格給據從遣餘人以次歸元紀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故也大槩無几後人或有取于斯銘曰

猗欤汪氏　積德數世　先生淳篤　文行兼備　士師起家　深仁厚義　男承其傳　慈祥愷悌　戴撫州麾　仕非不遂　胡壽其年　殁而猶志　公之爲政　慕古循吏　害公客邪　六翁之制　龍潭之宗　往從杭儷　有衛不祛　慶在來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建溪為浙東獄號稱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稱回明張和仲田袁州萬載縣以精鹽嘗攻左承務郎年壯氣鋭往為之宰純豈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不下欺於民終始如一臨之間者倏然首從起畫凡隱訟追科出納稽公吏程案進退皆有程度鉤不以苟取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田乙相符簿籍更用鋪攤以防簡役守畫分明歡偽路太有宗室子與縣民為仇各聚眾至數百期操兵夜鬬於市尉趙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散眾不敢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翊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拔衆何罪而使從汝被僇乎不知報自持了決雖雄於前兩人者相顧歛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角邪今回矣下之署月始臨退宗竟已衆為言顧相隱任使

自新即繼之俱妣暢感服君歸猶以時節致饋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為魚鱗圖居處鄉皆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畀其鄉長使各掌其鄉里可以尉君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念閩殿陳不為勒此者與同罪隱詐誣妄必坐其教令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設以獻之轉運行天下未果也紫石裒大溪為秦礦以擅利又為舟行之害間有舟之經能微去浮屠君始併其基地去之初謁文宣王廟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心為易令知其難則可為矣守持寮屬度一日令賦外別輸四分奉令惟謹君獨爭曰使其左枝右梧川獻稱錢十計未為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感怨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東裝矣守曰君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存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姪家事亦或託焉白草澗韻嘗水陸之衝民兵往田不廻駭路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无敢譁者有一士嵬會于市為惡少年促悔君責其不事從孩羣從師受業謹甚程課

居數日而後獲其所倚者人皆悅服視事才三
月有詔君於部使者數甚言不報反以此受知
又許之朝向付有司乃拔君前令事為言其人
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又之謀誦雜然如十德
詩能官賦十可喜歎何緩不錢石殺不勝數流
劉四邊境內多立生祠帷哭耀成法二年至以
神宗之世致務為網密與綺秋奏聞有旨候任
歸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
軍審計司役改宣權發遣均州制詞有忠民力
敏穩有聲劇邑是時 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

治縣而擢為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顒自
於潛守晚陵卒至大用均實管內安扶之穩人
謂君自此升矣因無陛辭奏事稍上竟以屬以
有機務事奏來而臺諫以責殺論罷五年差知
興國軍前請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
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衢州既被代而報罷
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廬州幾
年適梅州趨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
年十月丙子殁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
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 任氏封安人子男五

人度庠序庠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
裔之淵之術之瓊之次偕未名先一年育之卒
孫女三人尚幼居之入屢從行若多因于隨宦
第四子度卒於棟君念之切閱月而君亡安人
東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潤諸
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周防為多人
無間言及君既來其不疑親視度子不翅如己
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帝諸郡扶君之喪遠歸
悲苦曾勤人所難堪而治葬事亦盡疾五年
三月乙巳不起祔公于壽昌于郡縣清道鄉都

家橋社堂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
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福張
氏何其酷邪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君既
葬而遂之弟安人之喪又哭請以請余於君有
連又以斧年相得尚何辭惟張氏自伊以孝友
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而後始居于吳五年之
亂避地東來有官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
父倫累贈宣奉大夫父實贈朝散大夫父邦
彥政和二年聯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
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奉經明行修為吏部

郎遷為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十
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
郎性資明悟挑爽如成人長從鄉先生俞判沈
公錄游沈公愛之至肯於家既暢世務以氣豪
自許庭發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鹽
竊發郎動部伍俞得之念甚寄無所衣食而致
此以為禁罰自消鹽得不充衛門窮飢道殣相
望君遷務處縣給而後救鹽司不罪其專而以
十其後長存之提刑范公恪轉運張台溪提舉
陳公傳良諸君致強精勤廉平簡易不能隨而

矣宗不能捷以便權要稱其筴書条目雖多環
為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簿當精密無所容
姦妥之決獄酌情參法趨于剖析人稱平亂祠
卒列其狀於上令諫議張公釜為廣帥以歲有
登歉欲廣備蓄以僃復荒為經略司播儲倉創
立未久乘以委君為之條屈約紀辨事既速了
無遺策頗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
以編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瓦覆自厲倉庫廨
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樂從廚計胥謂為之云
經理而用稍足之能置李林為本出計下轄接

境歲歲斂百十為群名曰買賦實為剽剝松源
石下為二圳澗數浮然間有嘯聚者自是盜息無
寧歲君亦專即用尤滸然解此役之法行之君
鹽為之屏跡郡治之役勇蒙孫望君令民築室
兩傍者復其自是為通途舊以主客戶社丁供
州家之役各有科因為羅去之無怨嗟之嘆
惜其見於用者止此世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
勇於立事不顧譏毀雖不可回奪居官廉約
為令時常屢以俸祿又好周人之急力詰而無
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衛門之

剝吏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草以待
施用又選成編名思見錄議書教子尤所留意
刺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偏次實羨甚豐
對之輒臨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獄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於史傳者衆如君
尤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験
捷徑等書皆必見於已試者後來尚得以考其
規矩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家永嘉
南渡始為吳人或官于明遷大於鄞君起巍巍

以才自翕所至可紀甚力不損龍跡之政絶後
光前治声烨然徹于帝前請自此我欲起觚計
晩拭子梅還耀变故把置有餘齋志而匠哀、
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
尚啓厥後

黄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安黄氏諸暨名族也被代兄子定
之又為編修撰定之侄子弟聞其久推官之賢
恨未識也一日以書矣沂推官匠于工饒之官
舎幣奠而求銘為據所録行実而銘之君諱宗
諒字仲友世居臨之雙溪与豫章先生徙本於
婺州之黄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
為縣人七世而上史其譜矣曽祖舜卿贈通議
大夫祖彥明朝請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
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学手卷不釋
紹興初進太学以弱冠上俊選舟書季試屢占
前列馳声二十餘年秦申王當国之久士子習
為諛言漢唐非也剿三宗不還時文中不復及
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
年歳在丙子　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捄
忠之禁防開甚厳秋賦多超趣其行君以素業
買勇而前登名薦書僑并欸取時命不偶淳熙
五年始以恃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
昌尉年近六旬而志共不懈警捕之聲甚奉境
接建安俗獷悍小歉則盜竊公行里正當以嘯
聚聞君逐處所部採兵往逐之必使相翻縣日
蔞伴出矣君犯之郡相与越去一境晏然千年
任满调台州司法參軍判官通岱大後篆倉縣
納惟謹尋投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
国正季君獨為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發
於歷説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牘山積推究
无遺據法三夲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為两
州近五百李四年之夏忌君解議雖多方吉謁
力公終不見聽容痛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
事郎方將徹裳來歸放意林屋以樂餘年未幾
疾卒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六
娶趙氏融州現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国公
士茷之女縣娟天族祖思親法當補官君獨不
就識者高之子四人曰之元大年東次郡實之
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娶上次

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君三季雅季
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景日葬君
于縣之孝义鄉雷塢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禮
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流有自他无嗜好
惟教子甚力文行華多不嘗失色遂邑邑降第
翁二丁癸酉亦不能俗君意力整辭為之一新
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
書相賀有閒費金以延生員為斯文榮夫之語
在丹之時直詞小謂以金使按郡一見嘗曰
老先生尚有淹恤乃今為後胃秉傳之寄自顧

歎然即以書謝求詞曰參高請禮改有與刑允
謂老成尚堪贊劃人以為知言礼部尚書尤公
表時居西依以許寓君尤云金馬玉堂愁求華
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
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為人重絕不私命諸子無
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号隱退老人有文
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
吁嗟黃君恥騁文圃少壯為声不為不售晚服
官政意欲春偏踰大望以不為不壽日月逝矣
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啟厥後

趙深父墓誌銘

長元錯溪尉娶世三子五女以次嫁立嫂最
愛季女閒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
德夫婦偕志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踐中科
第多有聲稱其弟三子師信登以淳熙二年賜
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歸官於鄉諱寻
然避以鄉之子夷之後以近制改師深字深父
既皆平交與之游處被服儒行略无齊梁之習
慶元二年君既世亡謀葬於通遠鄉白石里石
營保之原向後之字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丹

安人馮氏尚无恙一女一子哭声不忍聞石營
去所居才里許將奉深父之喪合焉求銘於余
思銘君乎哉君實為　藝祖皇帝元孫贈保康
軍節度使烏程郡公伶環君之曾祖也贈武義
大夫子崔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迂武德也
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夫振
居官廉儉謹篤標餘此為待次計与鄰里不以
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父生而疾病長服義方自
力於學登第五年而後授室禮教自喜始調官
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折獄改秩者君以為非

吾志也在官果兩得敕盜一號私鹽甚夥皆應
受賞無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於吏事以此受
知於諸公邑民自往而為保又以版户與訟令
受私謁諭君毋坐事居正色四事平入今日
正欲得實且長揖而起修直其事人皆稱平今
懲且不與特以職事相當君弗憚也有十將雖
役死類前政莫敢誰何備有化當治輒辯言曰
尉欲治我不坐故官耶君宜之理窮請宿過庫
遂之餘皆聳服尋為撫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
公深明時為守通召轉運使潘公畀注問曰郎

中百賢巫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為優備言
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
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處州桐廬縣最号
難治君為之談笑而辦才意益顯任滿授昭興
府録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今有旨待修
臺陳吝奉宗子二人今在西掖薦君之兄歸偉
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根本剪
已足未有以表之方為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
劉公德秀為監察御史門人於竈長謝公亟稱
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興季有源素履

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問益彰俾及辭監當事
為遠判之識乞以備朝廷擢用不識西貴公
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自安患
之餘名徽夫聽照於鄉至義封里為成厚者御
人衆之本無意於仕進僅以俱得添差幕官
君教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未限公稍多以
謂法偶君處之當入情合理衆議有未定者
獨相入郎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謝公
彥瑜寔知其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輸此事無不
曲當者授京削參政又為之延李諸司交薦權

考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為部胥所虐
再經部下久之得疾遂旅逝以五年四月戊寅
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監當而不用諸
路至此知已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於儒林郎
素壯強飲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侶
希望女未行君雖剛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
承不倦無意種史同察舜知種之領其座人心
計精密諳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
友勤謹自奉澹薄不務葉飾思有以自見於世
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因甚悉

其子情曰何用甬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爲
之踣同社者更起倉猝見仲方謀往記之希偈
等出舊所編摉以從事遺脅德云中嘐豈有知
耶葬以六月其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徽于帝都君才
甚優知已嘗鑒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祖
文銘其夫婦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於家頗而安君
光遠詩声一日襄長蒭臨門例綫迎之視甚偉
文甚工与之語灑灑可聽而志倦也又去年過
余於外府未板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欲
人罕不見者猶光遠未能相过已而聞其病遂
不起實慶元四年七月丙夜也六年諸孤將以
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道遠鄉達奥南山其
次子鍾门以銘爲請手编先集到載行実纔述
可現余既交光遠之不遇愛無子之克家遂爲
第焉惟安氏系出唐忠彖傳金嚴五代後唐忠
書门下平章事金之後　周朝魚籍鄞安㽞
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佐㝎功臣習
七世祖九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富武德
大夫貞定中小府路康坊使者父時從象郎三
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安辟地晋䨇于
明今爲慶元府居小漢鎮四十年矣君諱招祖
娶軒氏亳社左承議郎中吴之孫子男四睦兆
辟彊志華棄疾女二長歸馮季參次未行孫男
一女三君世爲名將至康詩始以文季受知
栝陵与樞密字文公虛中雍師蔡公請游尤与
宝李則公子羽厚善刘公状具行自謂急難之
彖天屬莫加也從彖仕不顯而家李尤懿見於
張公認得祁之帖正字主公衡之銘兄弟路辭
承父祖之傳切敏悟力学抗志高邁從義指物
命題既手成句見蜀書輒屏去曰此隸以不能
特人者性端静衣或數歲一澣濯書已熟若手
未觸者筆動不苟絶無子弟过逞彖年踰四十
得君爲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紫視
對至十餘載自爲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周
客都不從彖得疾委頓君憂懼願以身代禱即
東歸竟至捐館抱痛哀毀悲感行路母素羸重
家政臣是益肅君尚敬事盡其歡心其疾革嘗

檜未效至封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表奚
俱備哀礼自以世衰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局
其室曰覌行朝莫徽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
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救命也遂一意於義理惟
俞之李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
為古文尤工於詩平澹敷腴不為艰深之詞每
曰工夫到處却无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
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
窻張武子与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
鄭黃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濤卿湯孫時諸君皆

相与為文會酬唱之友致仕應居良弼一卿推
為長者老而益高君尤与之厚嘗銘其墓人以
君為應之亞匹云与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
戒子弟勿与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
來如在荊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礼法自將不識
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内外无間言毫事要
客〻至趣備滌盞擷蔬薦魚陶然徑醉氣同志
合或飲致樂四室无長物惟好古不襄先世遺
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此書天往來有可觀者
亦漢歲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駢隸高簡莫窺其

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
門而家博充然有得也自下奚地无復世间意
參閱内典尋接諸禪跌坐至深夜不動年十五
十有七而疾病垂絶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
是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嵩〻亦樂兩而享奚其為政不言而行徒李不施
以昌其詩江山為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
此生彼其愛於心而毁於後雖曰得念未知与
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
有興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時論以求賢用吉
上為先查其尺賢寬宋務為忠厚家傳孝謹以
此教子以此擇壻王尚李公則定其一也公諱
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大父為尉与
公之父游見公所為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許
婣焉公留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
言同舍有不知其為丞相壻者其恬於勢利自
為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
師再相 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向太師子壻孰

對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淳
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為言者雖寢前命至
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為負吉士可謂
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弦
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
大夫妣吳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舉已能綴之文
袍可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篤行為里人所
宗以育人亦師晚才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々
曾四人踵々太學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工游
首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艱

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莘夫人憂淳熙改
元該免者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
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元湖未
上而有勅局之擢才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將
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正詳雅數奏明白歷陳
救荒漕運附試三事　孝宗嘉納悉以付中外
武詞公謂爲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思忠爾便
議者立附試之額本如公言同列序遷古擬以
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為驟得旨外補丞相
王魯公愉使趙佇謂執則不失故步然則可以

便鄉公正丐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
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季
公彥顯中丞蔣公繼周為守皆知公賢厚無事
皆爲公外寬內明政務大體而略苛細同　若
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蕭和樂易事上
官以禮雖不為異久不肯希意為合惟是之從
不可干以私滌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
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於
諸公居家餘復求郡丞遂得湖州闔郡數易守
公閒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漕奉

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亮提舉黃公
適將列薦于　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彊
敏明察官吏畏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
守為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
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煖席劾去
外臺怒未釋御遣日至符檄旁午先是郡有舊
將為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闌律籍其家得守
與其僚數書或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
陷人於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
希罪也後守詣之守果先與事遂白微公殆

矣秋賦多詖譔之患公為監試首擲以訪鄉老
具得其情為之區畫無敢譁者考官以去取求
決於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與計偕者
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鑒裁之精也
尚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為司業素知公嘗曰公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貴溪李倫道者試侍郎莫
公叔光代公為删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
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乎昔之所
敬慕未易及也其為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
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祥州曾經擢用者方許

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倚門攢公必留而
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巫相余公謂何取之
康郡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
以疾求閑世力今在亟相京公意謂俾遠委而
勉諭既不可回又為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
事閑可以將迎母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
需公之至公謂求閑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
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致成
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
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

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
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莫稍斂舍人尤哀之子
四人曰膺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膺
曰秉以公遺澤補官膺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
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因而卒次適修職
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其之亡史餘在
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溢女一人請孫特以
六年九月壬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封公
諟之原合於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
無嗜好俗李遠於二礼庸文長於騈四儷一間

為人草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
切號為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為人取去
無留稾公既沒僅裒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
渾似其為人字畫道美卿有右刻必求為允公
所長不以自衒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為
恨故於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孫示以趣問使
自知勸誘掖後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却掃或
十餘年不至城邑今佐數其賢友就見之清修
謙謹充賢不肖一接以礼犯者不校不見喜慍
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叢稡亦皆

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斡蠱即委以
家事俾毋關我乐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書自
足多焚香默坐浔喪榮辱不以介懷踈財喻義
不事生産而趣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
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
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
遽屏醫藥至屬纊無一語允濡邑溫潤竟日無
小異家人戕不忍斂顧非素欲揩善之效邪某
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
氏之姪婦康與其之次子實為僚壻稔智公平
日大槩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槩有自來
嘗薦臺進孝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溫良恭儉先聖規抚門人徔事有死實虛猗歟
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謙不自足施於有政
如古循良進稱於朝退勵于鄉云胡不永耆此
昔士慶必有餘昌爾來裔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寀端明張忠簡公与太御史
文惠公實為贊讀直講内禪之際二公翊贊為
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 上
意恨用云不盡見數徔渥視答書樞密院居臣
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
世為湿之永嘉人曾祖植祖忱贈中奉大夫忠
簡諱闡世盧氏累贈魏國夫人公皆疆教少承
豪古力孝傳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孝拔更
新在遠多各士己能与之相下上目書孝致華
在前列文西頭厲出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
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披古迴功郎監晋州
南嶽廟除具　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
在豐儲倉九年云公以使相師福州过關方鹰
其才　孝宗念舊孝云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
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迁太府寺
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陛辭因論常平利
病數奏詳明　上為之嘉歎問國在何時以實
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
改荊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
體臨遣乃寧之意夜心虛蚤夢興害除弊劾察
吏之慢令者悍同事意寻遣論罷公之仕進自
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後
知巡州再知通州俱不赴乞三授祠祿至慶元

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
州四年起郡吉號竟後廢置廉吏旁於衰弱地
旱水歷間三曰定價一照當商者背以雖名賓
民秋取民米大船稠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疾苦
日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勝
書飭諸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女糴六門
倉廩充實邦人飢之野曠名迹重為民害公分
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遂為引去朝
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疾遂以五年
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
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
已為大丈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
宜人男三人檜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煁煥俱以
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六人煁當授公遺澤
孫女二人公蚤歷瑯苦忠簡晚既當家事輒公
任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
往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鉤奇撮要手自抄錄
所為詩交盈帙簡行遠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
又再存守外臺四二礼部貢不偶中間困于崎
言才不得試： 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

卜葬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
自夷夫宜人幼穎悟嫁時正容尚質相與刻苦
以奉忠簡閨門無閒言昔相其夫者也二子婥
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
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東交銘其於公家
為有連歲在癸未与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為同
年進士後拜忠簡口風追宮制向公之季弟廷
劉為縣公方丞外府居又比鄰客授公卿後又
假守邑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
文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
李士守鎮江處卿為濠州伯兄之子臨之為泰
州一門四郡守請孫秀者人皆嘆忠簡君子之
澤夫何公与春卿繼卒而郡遂不能致累智而
驛憚實深故不得辞而為之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任當台轄望歷屬伊君承
家方奮入太孝崇鞠于朝卒困流落復收其報
而乃忽焉哀。介蘭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
未已我能銘之以詒孫子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誠與孝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居鄉之居攻媿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吳爲太師會稽郡王文忠公任及之臣而史氏自大父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當世縉紳延物決之敢私者參李不乏人世其美從交也盛之或居樞密之子也諱挺字堯甫世爲明州鄞人而今爲之慶元府曾祖簡祖深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母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常任當任翊明殿李士僉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太師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擇休三十年奏其事致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　孝宗登極恩修職郎直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石田縣尉九年文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爲定海尉遣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秋滿闕陞從政郎用舉者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　光宗登極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　今上登極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且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才六十有三已致仕情其見於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以爲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有數吾知汝才能及此耳公程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爲念樞密喜曰吾姑識之而氣貌泰然足以誠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於嘉禾樞密爲參幕待遇極厚君方齔傳附李郡齋每旦必來去少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奇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太寧次長安埭時有敵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爲之食宿處令使往來之舟少敘而行已舟被殺不日遲通樞密被君將行更有以自全還侯夫君公侍側

奮然曰是將附我當務之撫循喜曰吾見可謂
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婦既下世撫循益
高父子相与爲命操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米
食不敢食執喪盡礼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
家焉致敬家廟旦　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歲
薦之屬未嘗苟簡致嘗祭祀備極誠慤隆祥
饌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謁日先期
齋宿哀慕涕泣如始喪生朝不爲宴樂在官吏
民无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
其下居以舍谿別墅遺之制墓例得饒直君曰

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彼役亦以鄉曲不當用志
辭之魏王來鎮君以戚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
庭拜君曰我必非王守拜而出王亦以此見重
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類百人吏欲遠治匿賊
事君曰彼盡死力得盜以賊爲胥亦不爲過若
以属吏是爲賊报仇也誰復用命王爲寬之皆
感激効力海道亦清嘉泰癸亥大成康明有寄
或行賤之將宦于法君力亦其非辜及出又厚
爲之礼吏錢湖積弊隳轉王欲闢治之有請于
朝数給錢數及設醫藥且以屬君　引嫌辭不

敢辭又白王曰今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實
有舟楫舂華之屬僅僅給軍士當必樂趨萬衆
爲紀律安舍樓觀足矣請列我府旁啟封疆之
日又自成陂矣若屬之官吏必欲頻樓民廢於
奔命吏急於言功止得目下淵浸可現根莫不
除適滋後害何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特制
朱公熹時爲提舉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
台有王烏頗者中産之裔以析户交訟三紀矣
宗族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
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當修復

訴何蔑處疑案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
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陰爲器重
自是親戚有訟卒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
於前而走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听
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无不感厉自新益善
時鄰舍有失孝弟之义者必諭之以礼曉之以
法不悛者或嫁辱之感悟則与以酒食之資使
其奉父兄之欢方已其有暴戾恣睢根于闘胃
于骨者亦諭之詳詳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
以風化爲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實曰寬之

於窮來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卒歲不給之際是
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時來不
免追推隷勤罔怠无慮數百言諸之者雖頑鈍
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從而亦督使者至以
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定薛
懸亦役夫所隷过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
四君令鄉各置籍揔籍點差用曆爲信自華輸
官物之外一无所役三年閭戶不过再役之遠
者或終不及也大路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旧
有堤以障壮潦而善壞殘无寧歲君曰人力足

至爾丑官錢属若老稚民修築民錢加趙是他
攺隷官倍者无不望之御史銷剗不以時君修
還有點追援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因懇勞其
人問其道里朝会之費官爲返之辞吏金以備
官吏因於輸金其數還之有三與民訟四君謂
士直四隣來其七役來謁君曰茲事已快徼當
无辞今見諭則咸請求之私役亟佐决之後无
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僧至數百緡君疑之
問民妻安在曰近嫁於人矣即治僧曰此人醫
妻何侵貸之攺必私其妻、嫁故訟爾僧狂又

有誹僧寺叙其子而屍之者君念方嚴方盛北
必爲盗被掠而窮而責僧令尋訪而寛其期尋
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債者无
所出則以錢百石献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
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餘我而欲因爲計
也耶受其献而列名及數焚之无不稱快或
殺人於野而委獲尉而以他盗塞責君察其非
是將縱放異既而且后乃見猶微服至其處
之与𢿙辞合縣計初无百金之備而適而以百
計君考出入之目窮蠹弊之原曰吏姦耳吾能

務之先見歲用一吏司出納踏惕與群吏表東
假借爲姦君使月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
帑之而浸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
寝以相安再歲所用益省重門關记家以爲請
匿覺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与官爲市及就役
者加与之庸直有献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攺
先喜田物或与族党不平將假手於我耶卻之
先嘗籍諸鄉之壮且飼之而約焉民聞无復犬
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請曰某等失業爲盗然
朝夕惕愧奉嘗雇飽食安卧如今日也各已知

恤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循及是皆執役於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郡民不知有役咸聚观以為神縣庠大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當饒未易得也君召与議即以為獻厚償其直于是南拓軒豁新殿廡列齋戟观者嘖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者相踵无日為叙拜礼衣冠並集為東尊祖設介僎叙衣少獻酬雅吏无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礼昔聞今行之矣有濟、如此者耆穉皆願与观礼焉君賞明而

徒決兩詞至前情偽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文證辭牒实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後則安居矣故一經于決雖宿姦巨猾无更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讞訟率无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為姦利則貪酷必受其害乃詳諸斷由以係於是諸者日至一一給之或處法者曰今君為我長慮及此其父母也咸請正之詞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秩老抱幼前期書境數十百里送於水濱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漫南之民登屋緣木

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桴君貸募舟者救之全日活一人者給錢五千歸武所之籍僅以私館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利恒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諸雜也人尤伏其惡深盜入民舍竊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訴求捉以度錢中主盜春以矛盜家殺吏以盜從予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中雜所非稍然中則主人死矣閤中偶傷於力其為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陽保辜限日未滿而殂者吏坐杖者以重辟君已

知偽者能遊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於獄事尤留意俗息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男以私男不承而死於獄吏白无所等郡守惟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為輕使其无之厚誣其男亦當反坐男自此以死婦可已乎閭之寃曷逮坐婦罪里婦獨処思少諱之不從夜部秋夫歸婦竊无以自明訟告其夫而疑君聞而為莫之表曰家婦寃罪甚為訴者君之德政多此類嘗禱雨於龍潭冒險親

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雷歘中潭神物以歸
陰雲隱隱及郡而雨霈然作色肆元禱皆應如此
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制之矣有余人來知所
歸君使盡集于庭撰其分管隨即給之三易郡
將降盡禮致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而好如初
君在州縣一時監司郡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
不為苟求修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怙于仕進改
秩之初大宪公在經筵欲以請于孝宗而君辭
焉曰未受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聞君
止又祠祿亦不復就而堂閭甚康遐邇稱之以

居躁貌者山居蕭然蒸酒向適不以一事至公
庭御之太守武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稱自
居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閑度一切取諸
於家生計僅給約為十二年月一書之劾東坡
改作三十說之說不治產業凡所利之事未嘗
為也好仁樂施閨閥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表不
能奉女不能嫁多為成就為具以濟諸解衣以
蔽寒途逢者予心以至屢空則為粥以飼飢者
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為給遺其
家不使知也觀見又使之便民放歸見猶鄙有

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
勸率為之為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令輸其利
焉近山有虎囓牧宿業者凡月寡獵者評以厚
賞獵者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好重論語守禮語
不輕發居不離定親開有過而折之有一善則
獎借功勉知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以約為
範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子弟有陳客必正色以
臨之童稚笑語亦不敢妄度服器用不違過時
好家人亦不敢為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
態之變也嘗在京中服布衣卿先生洗公禁笑

其徽君曰甚不知其為深也淡然一室无他嗜
好惟取禮記禮書孝記中庸大本舉又發揮備
行表記孝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於教子
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得就以修身
之要不使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又二子入
太學未嘗以為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深童
子語孟為之講大義每日洛誦之聲矣于我竹
遠矣莊談死決深究理趣病中已處家事擬秩
有條區畫委悉之呼諸子曰我无所憾惟汝
祖隱德實行太史記載其略我死則汝輩不後

知矣口授數千言既卒神觀愈清自書一紙尤
為縷悉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賵大略言生无益
於親歿何補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
炷香誦經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暮耶君娶舒
氏御史中丞宣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
孝敬誠篤四德全備婉娩方為周子道諱宜人
來嫁而姑家德遷塋謀尤宰嘉曰此得其昌吾
家乎矣嫁移政地歸葬上虞康寧寔術宜人來
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度事之至誠逆信愛
之標容久未有喜懌之樂宜人請君置次居曰

設心知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居衡嘉不
姑忌之功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為崇史言請
避正堂居而姻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拗公宇
乎不為動而亦怡然復據為己寢之室始至題之
儲之及歸則與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
未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梱外事俸入亦不奉
知其自居之清惡所助為多凡君所為極意奉
承君待之如賓言及私名有出太宜人必揖衣
掃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僕未嘗疾怒詈
害不言諸公衣必澣濯不事珠翠華侈之飾年

才五十有七卒於安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
山之原子男五人誦選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
主簿偏迪功郎新昌州臨海縣主簿旟遵先
奉議進修仕郎孫逵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
十三人樽之中之介之李之希之帶之昇之常
之葉之昇之癸之昌之奕之女九人在室諸孫
將以十二月□日奉君之柩合于宜人之墓以
求銘某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文諸孫
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政者皆可為後法又
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逝懼先川題於世願

得昔之故為其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
銘曰
史代之賢德惟仕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
而秀靜不好弄父兄循彝川象于賁比雲百里
始見於用廉而盟人執律清議人皆望君庚庚
飛鞚僅乘試東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屢壹
閨門自審無所儉綜譚府不居歸侍左閩家廟
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
死致斧鑕屏絶聲樂書玲洛誦講求機事志甘
抱鬼如行跡知不牽於市譏毀詛詈終不為動

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幸遠如幻如夢我古
卧痛尚風一慟詩以賜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此柏舟之詩所為作也女不事二夫
古之道也共姜獨見於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
守者而况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
若後世太孺人蔣氏貞有共美之節而婦道盡
夔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子明
之鄞今日度元府曾祖諱倪隱德不仕鄉里稱

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玩朝請
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古孺人
見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實
伯父楊州諱壽之仲子也諱銓字仲岩紹興十
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
兄資孝謹事親主於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
嘗大聲色伯父官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
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孺繼以盡其歡
間輟口腹以與兒輩錯嘆曰人多不能指正但
知援不爾壯益進學屬文借作止存一二手抄

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
於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
尤所鍾愛器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
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
在仕塗所生母楊氏太安人意欲奪而嫁之舅
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璹諭之曰守
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守泣謝曰桐待
如寶識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
為動揚州推廣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
姑存猶將至兒女子摩居閑有人所難處者一

切安之而婦職愈謹嫡曰惟揚恭人得疾就醫
於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外起必俱既
卒抗哀盡礼步在寺已揚州以慶章拆付子舍
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丞來安而當迁汝曹
但壯而當娶娶時長稱娶帛何以待之吾性儉
約有素汝其毋狗俗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
之投數年田來化之長門本從兄之極改葬于
松林鄉投園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烟家
遷柴傳師周公撰為之志諸子遂以次投室時
祈居熙樟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居也果許之

聽字不改餘皆一新硯以不敢加潤潤仍存風
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其大書勤
儉二字扁于正堂揭州路用范文正公義莊規
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所以增益義
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歲少則儲其嬴令有端
緒焉廷慶寺有十六現堂礼長識僧来免乞食
楊所欲買田以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
万錢以酬先志且為楊州之祠澤无賦李公伯
時所儉五十三畝知識於故家置廣濟莊中有
以之告隨力周卹蓋又所當周者夫孝不吝至

其自奉則衣雖布素不華靡飾纖異不輕用也
諸子少小家淵夜坐則諄然語昔者於拾悲棘
与夫處己治家事上接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
也每言今衣食豊足不唯汝曹享其成我亦何
為之有但知守而勿失耳故凡年利秋賦等事
未嘗过而問但計所入而量其出爰以歲月而
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此總其凡諸子幹毋之
盡无敢欺者子孫今已九房孫曾詵詵時節
上壽班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
世有口无間言内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為古之

烈女无以过或謂節竹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
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爭加韻曰非舅姑之賜
不及此故於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薦享必躬
親之孀居几六十年抗礼益恭吾母大寧郡太
夫人閒一过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礼於上下
前數年嘗至泰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
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僖
囑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吾我吾亦
不復恋汝勿爲哀毀能保家如今日吾矣成喪
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爲法嘉泰二年四月辛

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洲承議郎
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肯先亡叔曰
淡季曰深國李生一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
周元卿孫十三人梓同李生相同子進士楳楫
捴栴桂槐柤根柷櫛栫俱業儒桐梓栱梘植究
孫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職之從政郎新
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
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李上舍生宣僧高溧
孫吳柤之國子進士趙汝梧皆婿也二未行曾
孫六人仪伾偉儒僎女六人得在室明年將

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祔于從兄之墓側
既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 高宗慶壽
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
而子孫亦復多故澗最爲可哀蓋其自廣有父
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以季間又許蔚然鄉評
甚休歷五任所至以吏稱職事无不办受知於
名公而奉嘗一与同寮相伴行已无毫髮之玷
此宗族之所稱而况母子乎亦孺人之教淡深
章婦揺家亂鍾至孺人爲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无稱猗歟孺人婦道備成執節

守义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凡烈丈夫之所
不能蓋孟光之賢爾婦之清輒觀之處寫陶母
之美明珀淳兼而有之何止守從柏舟之名邪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某字觀之曾祖常在左朝議大夫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
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璩右朝散郎世爲明之鄞
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少及嫁娶有男五
女六而家訓甚嚴紹母二十三年知紹母之新
昌縣夫人於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爲

邑中衣冠名族有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
文朝散曰馮亦吾好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
之文字時亨生未倖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
相与爲命恩育扶持備嘗艱辛人視之莫如也
得夫人而家道以立夫人性質院慧容止端莊
幼閑礼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適
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成由饋事
嫡姑相愛慈祥承奉勞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
愉如一日太孺人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
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

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陋肴不
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
之業名薦書督晷日闕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
爲時節屈嘗必躬必親處豐精卑至晚不倦石
氏族党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礼而恩意加
之遇有慶吊率先而往死不敢欲時亨尉羅源
道遠單騎以行夫人与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
調娛藥餌頃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擗摽
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纖悉奉出其手時皆子孫
之啟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

習聞論說以及死生之說往往領解慶元六年
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鬢無班白又素少疾
痛一旦以不利奄然如蛻既斂面如生兩手俱
結釋氏印信為善之報實六月之末也親黨哭
之皆盡哀生四男子樺陳伺躝長先十二年卒
次為文奉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宣先八年
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與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
某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祔祖塋合葬
之明次時卒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其諸父五
院號記少時惟伯父泊先工部劣卿居兩家往
來最為親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凡
如同氣又念群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
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章後雅與余以真味
相好兩嘗過其家登紀山閣舉酒道舊故如昨
日至是不勝嗆悼而為之銘云時章今為修職
郎新浙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吾姑
克終睦族以禮至且有秋還悲傷此室而求銘
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績溪縣尉孫君墓誌銘

先先祿有十九夫子惟伯兄積溪尉生於紹興
二年仲兄撫州生於四年至七年而其姑生二
兄愛其學期待尤遠研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
兄年方三十有二而棄世仲兄為其不堪手足
之痛發之以文有之左琴右書一重環濤熒卜
夜燈不識寒暑誦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嫠
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以文表五十而終其孟
孫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綱諸弟從子幸不
失雍熙之歡獨可樂也今幸丘嫂又亡矣哀亂
兄卒於淳熙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
子奉化縣長汀先祖家舍之側嫂卒於慶元六
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於翁孝鄉白石
里陰嶴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孫遷兄之藏以
三月丙午朝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汪以請
諷滌不失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忠死竭力
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為詳請俾登
之石其亦為之汪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於
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之不及知也欲無
為銘得乎兄諱鑰字昭聲世為明之鄞人今為
慶元府曾祖某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某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累贈少師父某
寔擢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禄
大夫母汪氏今爲太寧郡太夫人先生而英發
少長沉毅穎悟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與業之
間哦詩話字還其評竟警拔清新元之精欽登
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酬適未始
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奉石泓水昌陽閱
蔥蒨馥秀鏡而燕居其中尚作墨戲　小叢篠
雅有思致及見抒山劉公墓用其人衆州書于
又凡於記真又有餘才先公葬室深大穹山取

材董工身任其勞殊財好又篤於親故竭力之
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之推甚劇者亦謂
笑而力人以遠家期之事在代寔光禄亟溧陽
以郊祀恩補將仕郎交年中銓選授右廸功郎
徽州績溪縣尉未赴今嗣秀王而守丹丘抚監
大固酒庫勤於所職權杭塑查之權而事雖能
命一有之人惜其去即乞付未几以小疾不
禄使假之年其自矣于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
陳氏家晉昜祖宗選父元登政和八年進士科
正說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膳

部公偉達之女也无子生三女撫其孝也光禄
知爲識鍾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胡六新城入
其徐氏親厚以謂部之婿爲歸遂得好思其有
母訓歸而家人置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
年幼孤嬰、長女始及笄而吾家請合又將令
自其徐安人尚无恙欲嫁之自以初更多難之
再寡居命也奈何矣死靡他一意備育人已暇
其守又自作去鈴尋專靜動細心詳精察余
積十餘五女七適三子納婦雖秋成立而嫂
氏亦爲之子衰年遂從心於把婦道姑婦婦如

歡然終身晚歲內與一族不挂眾務一依清壽
七十有五中子徹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轉與求
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朱軾次適廸功
郎紹興府新昌縣尉纂主簿趙逢吉次適儒林
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譯伍趙二婿友
趙氏女亦但古矣孫七人曰棣年十三而夭曰
杌曰械曰枝曰機曰板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
銘曰
嗚呼伯氏自五年仍奮志壯年甚用爲盡　潔彼
開亂厥有高節相與自誓以記同心備仰晴嘗

首尾四紀猶于宗相先于㢞史徐隨之蔵拾舊
從新我為詩之用啓後人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某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薦列曰機為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字伯皐戴氏世為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硯以財雄大父易以通經屬夫上禮部不汲在而卒文汝明能傳家學見一子長曰機樊亮篤意訓敎母夫人朱氏亦深習之一日俱擢楊屋聲父以二子故再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皐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邑因已歎其晚暴方歷金華傳符次鐵冶而一疾已矣實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𢡟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居死給請於鄉之薦書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於先友余亦為之泣曰蓋銘乎之祖矣君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袁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為伯度內弟知之尤謀充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

哲伯度盈厚君之歸余偶若是痛哭不及一見
遂檢錄所狀並以見聞而系之以銘惟晁仲容
諧邦庠朋儕飲社畏之伯度尤畏故賦條達而
不律要恬而不局體物臣意有前輩風君初調
通州郎鉛吳府蕭山縣尉未上丁父艱服除
始為主簿官雜卑惟既盡心疲漏未盡而起又
即坐曹簿書鉤校不遺纖微卑吏莫不若其勤
撢其弊而心歎服為事不苟隨亦不苟異每以
出位逾名為戒歷事五六年或寬或嚴間列或
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田賦

之入與時譏其事者有剋下奉上以諂數為歸
輸若其之累月而未畢遭以偏君更前之為檢
而月告與會稽下戶有積年未輸者守俾償
之君間寬得實言於郡曰民畏法致有不足吏
擅私隱毀取郡討舉免之奈何重困吾民守韙
丞會蠲減合七萬餘緡免是縣吏輕侮七翁
故以惡名有起想者多沮抑不能自直而真為
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前吏死呼聽訴甚伸而
庇為者屏逐邑人稱頌之歿與留交薦其詞甚
美既終更今無相謝此一見深念之為籍推點

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會屬疾以
承務郎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
子長即燧也次炳女適晁仲游任珍古後朕輔
之曾里士孫君指婿一女居風規政督太尚卓
學恥與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詭辭合意新儉
子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諸區別害其善已
甚者而德性溫溫自懷四達不設防畛色殊親
聞悟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於仲氏
尤篤撫存孤嫠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
開而深爲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篤學

愈力有勝己者必從之研窮講切日進而未止
根本諸經傳采百氏喜史漢書敘事奇偉數說
沛若泉湧其詞麗藻出天驚俗愈出而愈新先生
工偶儷之文如觀寶藏金珠象犀燦然溢目書
作七字詩多閑風教有艱齋集十卷藏于家
詞人之秀一摩易觸而團縛若是人為慨嘆君
處之恬然兒頻穫恨悖之色晚得一官抱見抱
設古爲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病愈後作竟
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如彼其蘊足以適乎用
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材乃傳後自有不可泯

後者官全吾也俸入至微內尉庫君存約曰吉謂尉官等爾而勤息有間勤者等而怠者學可乎使均之固辭及許曰吾以懲勤官吏非為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羨剩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習有日新之益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字而已其子十一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養根源蓋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兮亦熾永故家兮先幾訪戴氏兮故廬自然寧兮終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愧兮不傷川流兮無窮喬木兮蒼風忽不見兮伯度偃冉青兮德容嗟二雋兮齊名抱器業兮長終有不試兮一二法遺蘆兮焉從幸素業兮有傳庶不悼兮其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遇者兮必恭

駱硯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死矣夫子之於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於韋編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編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蓋寡矣闔粵邑有駱君硯國能凌晨晴誦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每嘆以為雖及而未之識近者叔父嘗與從子妹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之有至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銘閱行實非觀國也乃為序而系之銘駱氏統仕且為偏將軍封新陽侯姓駱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貴崇為贛烏傷也五季之末有支裔延訓者相繼為台守自蒙烏從寧海遂為邑人君諱季友硯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全父洵世為著姓君於兄弟為季幼敏甚忌父嘗憂之多寫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即感厲力學未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悲愛感疾氣厥如石鐵藥弗及君朝屋一區寬明溫凊娛侍克開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友謹協力克家嘗讀佛書有感晚學毋故遺逢林壑者數年偎若疑思專以達性為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間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憣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失其體用其有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

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為有用之學家攷
蓋井、有降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
研究至極嘗自嘆曰君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
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机之士孰可与論是
哉基子至莆問取卦爻象辭以譬之使之通曉
而後已子雖鍾愛于歲即就外傳有名士必使
從之遊亦不憚臨必使請所聞士宏讀孟子至
引而不發躍如也君抚几三嘆丈捲卷曰此
正孟子警拔人処既不持發尚思其所躍如者
何以詳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句

士宏釋然回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攺為諱
與聞　高宗慶壽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餘
居二十餘年不復弄然独処一室植竹繞榻而
讀書其中雍容閑雅作詩如晝人暇則諷詠以
自適日涉家園好吟歸去來辭甚于声利儲如
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為之辨析里人憚之或
疾既革神閑氣爽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
曰生必有死毋間正如此不初非異事命筆俾
書周句須之氣絶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
里根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

子監丞知信州汲之堂弟咏遺揚考校成己之
從兄也孫男五又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
聞宗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于縣
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橋會閭風
劉克叔項年過余閩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
士也贊余銘之曰
君之於易日誦一遍百編纂見晚終無躬學成
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尚啓來裔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為中興元
臣間曰明曹公斡中之賢妻長女翁壻閭旨
為知己學問大本以躬行實用為先真有沫玉
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絶人長而力
學既有家傳而又綜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
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於政事有可紀者
凡為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在平
陽縛深歎其不可及空情自深三十年來君之
文蓋工跂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為世用而遽
亡夫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如行録遠來録君
諱鑑字朋明朗之文海縣人曾祖填徽贈宣教

郎恒実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龔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既再朝累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為沔陽主簿改調江陵金建內觀淳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贍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乃舉者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考引親嫌改之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

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女尚幼十月还鄉之年三月癸酉葬君于奉化縣金峩鄉董陶先塋之側宜人祔焉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羣十二歲作孝子書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与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習詩章文賦命題立就動輙驚人少嘗留題寧國金精山有曰手擘白月洛滄海氣使列嶽如犀見中奉見之為失色思戒以力除此等氣去見其所志詩文以為當究經術務為実李君自是日則幹蓋衣則請

書至定卒飲三盃君止求小盃習書燈止至回鼓調謁始一引而寢孝親盡于敬愛不忍須剥還際下貧不足养跄路親憂至歸前來之勞中寒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葬許讀金剛經萬卷誦之終身至于信從自少攻苦食淡思貧自其奉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伯氏多女為嫁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遠官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與能書不趣自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為次子即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色著上司委以事凡撫塵日訟者亦

多自請使唉士民歸心去而挽者始不容公侍郎曾公逮自溫除漕課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奕擬帥江陵治盜棄有盜半者亂江州史錄其黨欲訊之江君慨然冥白公救客縱囚卒俾如令寺令陵去城二里室揮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其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能自智謀增早堤厚以為利又以農隙修築松江安隄使前日瓦浸衝决之地復為膏腴風稼歸業耕者日闢談司公奉其載実鍼南軒張公拭尤知君引置幕其奉詞有云直論散言不苟

訖隨有足豪者權貴餘杭京尹尚書張公均謂
公名曾更薦之遂以更選公餘任力舉之頃讀
笑握輸无難色蘇吳劚邑當孔道牒訴山積
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達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
長淮無公餉閑以鬻鹽米委君謂疑為出產之
地聞国以來未嘗與民争利持不可師怒者肆
害比至餉已釋然不使就戢相与觴詠弥自全
我車關即以家務甚左山阴尤意边事帥漕總
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其州守
臣仍旧節制出城軍馬二乞門者訶以為山阴

舊餉之俗三乞申戒淮楚回乞止同官会不必
耳助兩淮歛錢文子五乞開淮東氣回以定边
儲習边事者皆以為當君欲一登玉陛方寸之
地以壯宵隱而許向不偶性亮劉銓部偶有漕
幕見沒極之以屏会閣中家畢白使長此不可
謂细故錙黄稗析亦置勿諍辯析滞訟既決寃
獄加以振貸瘵可感格哉鄉曾公实忍從其說
播穫其澂君往不稱德甚見于政事者止其中
春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公為序而刊之逢
栗自申至寺凡今快而可傳遠也君之居文稟

俗中休　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献于
闕下者無慮千數君進賦篇無媿去作尋有旨
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銓事王
公希呂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木以君為第六
現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吳公琚倅京邑監譜
臺試夢神人以黄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遍識頭
以設国事俗異之君時自平陶來試吳得君名
而喜已而果在選中比為浙譜君引夢事為詩
以見之吳公加礼焉君犯自不之動以古人自
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謂与其取奚以求合

孰若行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少習所至故
遂不暇商計嘗嘆同識真者以從右以然知我
者希則豪首矣君御家肅整居鄉尚和父老董
譜相為弘說非意相干自能理遣晚卜築奉川
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
燈使婦奉姑則以一燈現書精字老不衰客至
則討論左今觴詠弈棊莫殊不倦客去則燕坐
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出之坐
在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雖交以傍人門為恥視
顏尤傲自適其適既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

考為鄉里老氏夫宜不可中更游宦處於室廬
僅十稔而夫婦俱以喪婦可哀也已宜人世居
台之寧海曾祖熙祖慶父之孔起於富室而混
茶勤儉无媢妬之行事始相夫婦道惟謹君有
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彼相處无
閒不願再適同庚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之歿
家出處元始終內助為多年才五十有二先君
一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继
亡保衣其母之贊亦君平時之所稱者孝隘
書之以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嬌嬌因明天與令姿季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四
儷六萬論工詩春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
精敏先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肯中耿耿嗟不得
施吾徒寄割犯于先之伉儷同穴行道與悲哉
銘其履懸示孝思

李敬方君墓誌銘

余為兒時先光祿知烏氏已知青州史君方公
之名既頒公守四明才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
今既邊七年由永嘉郡文學為孝之考官公方
奉祠居城中託事始得一拜床下仰德容聽教

言從同年諸各問其鄉里官閥之詳故家意象
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為不可及公既云亡始
識其子茂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二司府茂
吾之子叔恭為打參而吾甚有父祖之遺風遂
屬之幸還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閏茂吾以九
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
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精堂後以
書來求銘新術兩參政守王明請仲言実余所
敬聚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言有史
李書譯洛乃提其実而系之銘君諱道斋吾其

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歙
之鄱鵝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指以
進士起家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明散郎尚書
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
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生
管机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余杭郡夫人父
縱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
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尋城擁麾凡偏東南
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為一代名臣及見
其始使流澤遠所交皆當世名士仕二府八年

自趙忠簡公得張忠獻公後張忠宣公館李莊
簡公見請巨公皆為秦氏所嫉斥流散湖廣或
在海外秦方以羅織之獄急建炎紹興過客以
為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館遺濟其乏德
不令殁于蠻瘴者又為津致北歸賓觀者見之
曹布之餉覺其不能容此其最為世所稱君忠
厚孝謹自篤其學之久欲濟物之心切因得師
承侍郎横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
山宋君扶公之奇遊講究精微遂識宏度是以
似之局乎名位雖不偉展布內平生豈想其可

書省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再兩請恩
例陞右迪功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
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
寫机宜文字少師罷四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
煙禪刑喪廟凡兩任　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
紀道判元少師出鎮以親屬用循右承直郎差
元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
客路內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監兩浙運
司造船場八年改宣教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
明堂大礼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

十七年光宗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
五年差知徽州　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三年差知黃州復
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西安撫司參議官西還
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
御史中丞同叟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
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閫規以為則子男
三人長叔恭也今奉郎新通判臨安府事副
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皆賜緋魚袋次叔敏從季禹後承事郎　新監鎮

江府大寧倉女四人長嫁陳氏次適進士張淳
厚次適計議李商幼孫男七人熙將仕郎熙將
以遺恩補官點熙熙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
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佺幹次許嫁四明史
之鄉次許嫁進士李望霑余尚、　初君在憲幕
王丞相淮為使長雅知君君亦疚心協情多
所平反德清縣鞫知某者數十人論議如律君
究其寃丁陽邑仰民同售薪致饒為怨家訟訴
兩造但覺案中齎孝達者又娶有佀家子親當
堂之虐既已次葬而熟論不已君忠白使者平

其徵魯公大喜欲以捨屬而君憂其失船場在
華亭造船本錢旧屬五郡期令玩弛坐籍侵欺
君見勤細務額既登足畢時闕廢緡物籍俱償
之漕司於漕臺錢穀許減稅屯塞屋三百令聞父
之來定君承撤定卷既便于事請以所往商
取來換為闕免日兩韓仍為痛除壹從之禁式
廣察近行撤易收牝許君律自既展訂法公平
不料薪一錢寬猶得宜訟亦衰少縣出後續賴
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便別儲以俟命縣无所徙
出商人思苦倍任齊出山雖公私交病君請於

朝復旧規盜衛道申法禁賊則倒以招之曾不
踰時來者歸蘇井邑亦為之改觀米運儲置儲
會退郡至數百斛與史實妻子不足以儲君為
於他州錢糴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者代下戶
常賦役又役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
規式切論誠篤民咸信云退科不事鞭朴閭出
朝野會用百消嘗以自隨无敝果之棲於是爭
先執役他縣至取以為法後有欲更張者輒
叩閽几二千人覺仍其旧憲又兩有姓民昌言
水且大至人皆怵惕讓避亟捕至庭棄其出械

繫以俟鞫既不驗杖而遣之有辭夫文孟不還
知其必死而迹不明者君為設方畧得姓名者
一問即承境內盜賊帖息雨暘致禱多驗深禱
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秘諫議古之從兄也
請康夫將長孫位血以崇之屬婦我河南使旁
走北有春之以歸孝行上聞權制令新刪定官
改秩主管官告院終喪暑事之知生男亡相
恩及矣君訪其家得其高節於鄉搢息僑空還
賜金紫聞者歎嘆風化之美提刑劉公顏行君
請太守日自蒞至此惟我廉无一詞至蘭蓋君

寧務行所本規內境如一家不喪暴以取戮、
名而民愛實惠使坐有搢紳播香一日甘露降
其上品吏潤潔擾日不晴是人聚觀士大夫形于
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
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號劇郡君闢
以閑暇二卿流從怪閭里之旧材擇其歡舒墨
未屬公以事无不得其平兩拜郡事尤為得体
往滿文滯選孫本承祠謝公深有大資改趙公
廣通但在起郡亟私公始有院州之命黃州陸
辟乞銓捧旭强以偕不廣又論枉丞盟之焚福

妾訂他怨與易歲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欵奏
詳敵上甚悅皆見於施行逾年今言路申七
十之制若官傳通及詔為相保計再就祠祿又
授試幕皆非其志也冀門君早嘗躬禱于檀山
危得祠有隨車之應都試足壻之後人情未定
考亦遷歲大旱公憂倘尤甚居任甚責者帝里
人積於道塞極甚精誠望回晝夜雨為綿然既
病訴以裕民之要開于廟堂及相擊嘆歎謝少
師在當罷雖致災屑宜公辰子語為壽丞相文
惠公也何命君定更無處郡齋之夷八相然後

引之退然惟脩塗守數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
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劉眼以敝趙周之庶撫親
之喪號慕乙致誠性皆人所難論列子知況達
甚旨與之善講道館業甚治亂廢委任、懸合
嘗論太湖高致煙河當疏雲川識淺之要者屬
先能出後劇中詳其說為之果有功高少師橘
歷最人非今田當恰有患不叔閑居又武先民
爭利君守道訓惟謹步歎或會不足來始以語
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欲苟非
其人雖譜附帝矣耳有得冠夜闌有謝于江省

將刀杖之役叔膺文以窮奧婦少師解衣推食
君又為畢其長姪婚嫁事逐畢二年廣乳淮少
師守鎮江擊撥更馳居月稅終大安邑之振多
至夜閱軍士有失弓者法當誅君嗔參之尋請
而逐甚人少師者為何氏也明年出荒之後飢
餘鹽驛發標懸帰不忘閑君取道齊數十人有
之皆遂合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
而遂之行周人之急微賓弟道力而康之福藥
餌以濟貧疾戚時酒矣以遺濟里先有小園材
各並中茶至積家有無攻寶終日不倦蘇氏女

兄既寡奉之尽礼晚年婦弟合處夫婦晝白子
孫用多精敏講前雍睦之風鄉國稱焉又以平
日見聞為覓齋見聞錄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
保家終制程約書因句偶以見志初雲有僕于
佛書長短大楚安果持且死執論果困於遺誤
語而逝是皆可銘、曰
惟方叔之在闔兮以壯撫而為勇于德輝騰兮
見不冠之光冠先英出既慶兮積詩名而最重
兮傳七傳兮為名臣于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
又兮有盛德之遺種穡祠求子兮盛精神于吉

嗟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道宇豈足以兮性
慈顏之見泰兮弟根於心兮利欲不為之動搖
是心以往兮仁浮不可勝用俗流若蒼兮奉元
不欲策千古之治忽兮館坤虛而庇請小試難
不騁得兮齊吉望之已習乎言可以折獄兮凡
空庭而見語審擬陳必和闈兮何不約而有中
歟皆露之下墜兮齊發括而流運懷憂世之心
兮不敢諫而以訓此甚一二以自見兮古必有
中慈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備其相從於
九京兮依上世之丘隴誌以過之兮何取於

有家尚後之人得業于庭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吳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吳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為考
澤梁故迹為大篇以贈別所以勸之者甚遠也
明年又初夏兄於轄平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
離蒞時已久以書來相報亟往赴之知出其書
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為而復與語不
可見辭訣于幼孫兄來不可其來就回見次觀
尚書為致永訣之意甚悲之戾而泣然執筆
甚元志也未几而訃至於閭閻皆以惜往哭

之哀思甚道書一卷甚精又曰求改愧教語以
表吾墓其友袁太叔槱入請書云欲具改愧求
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隨隨惟子深知我望
與揚推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亂如此而何
笑、於戲之銘淳英本叔為述其平昔大槩文
抵以書實手門入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
柄字謙甚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侁故右侍禁贈
門祇候贈武德郎祖覺故成忠郎閤門祇候贈
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荊今為廣元府人
父諧故武翼大夫累贈知州防禦使君既除朗

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后姪也封宜
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差潭州南
嶽廟被檄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
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
監婺州蘭溪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
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
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恩轉承事郎慶元
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
以疾卒於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
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陸縣括之女

封孺人男一端女二長許嫁廸功郎新黃州黃
岡縣尉倜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于縣之豐
樂御東山唐家巖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
田于京師而善尺名儒以立家塾延奉禮覺務
開教子弟竟竭乏大流離貲財蕩盡猶寸參
以立門戶縣為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浸
昌矣君奉之篤謹請始登科於紹興十二年終
請王宮大小學教授君与以兄疾求出授回取
潭府檢察　學宗召詳特除閩敢僕雅地疾不
任其子有揚屋户相與子陽也其君所开禮韶

君素幼一再舉躓南宮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
奮發晝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者幾咏膺洛誦
不輟讀事不成則要而自見先人于地下卒遂
其志又与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蟻
復踵世科目亦光弟之子存漕薦登胄監入太
學者相繼寔自君且之在塞院時已名存書不
試官罕而辭勞題翻有葉牟紀赂級而主帥不
以實聞君上書攝使閩益公謂軍政不修績急
何以使人話君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言
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志焉此我侍序三年矣不

絕聲不知葷亦不入于家李呂子約時仕于
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詩論喪禮
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臨書明日挽君挽喪有
禮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嘗喪變斂初止
親喪來業年二十之七翻然自以昨非為悔有
志于古人為己之學折節虛心親近師友里社
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歛衽求益反覆
叩請甚在闔疑与婦女諸善尤務涵學既文懟
合矯譎見于踐履語事親、與刑中其進德未
已也於潛喪邑士風反不振君之邑序為送士

之學者稱弟子員每旦升堂講書授藝者有足
度口授指晝與士自親朝夕而向學者翕、然
御寮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元慶者名在第
五邑人榮之相語曰替府作成之侶也昌化為
隘旧許民釀酒而輸賦於官有議欲榷酤者無
訴于府尸以屬君君或謂出於朝旨且欲以課郡
計君曰此害民使安可深奪乎免之竟雖欲呼
爭捨從立獨君力主其議尹益重之檄入金署
精御為多君本以經辭事嗣而往而訟牒紛委
不誠問地君服心精析目力不足夜以繼之閱

知外郡勇于爲又人不能令有微吏謂惡其僞
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甚
情而數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鞫而服白於
郡窮之遂逆竟不使之或言在君左右皆詔其
黨恐有爲之援者君不爲動吏民讋服聲聞峰
然外臺交欺滯訟祠素隨而剖決總領錢介要
御以史章改事詳存於朝部太守尤加敬畏屬
用之矣又以屬君條晝清理字已勞而種學精
文路不少懈於事畢奉而君病矣君生長富貴
而卑度高勝簡陋清署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
酒藏書數千卷凝塵滿案蕭然如物外人所
居趣遠堂池西累石創亭名曰磬鳴時從群士
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
致吏部公於詩少許可閒居惟雪窗張氏子爲
山中客琚谿泉石勝絕居每至錫館還遊賞必
參坐論詩畧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病扶役
至問寢食於縣齋區險盡力前數日即命畢
子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爲子陌書又書以
與親故人人致訣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
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區處細故微悉明白
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薰染講切見於
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惟見其所未
爲者其亡也邑人爲之聚哭哀悼鄉曲無不爲
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邪躬行自立疾沒世而無稱
邪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奏而見
于死生之際蓋以不移矣而何特於余之銘邪
余方畸于人無用於世吾何足爲九京之重輕
邪顧言猶在耳道學未既余不得而默然悼痛
之深將何時而卒邪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與祖閣諱二年十一月七日辛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於用書教亦无以表暴於外鄉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鄉黨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飛揚敦仲簡既識其壙表和叔變又狀其行樓某納交既及君之子若孫請銘一曰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曰簡隱德自高祖嘯謾仕韶司户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當籍科晚仕不顯郎度推官一止清遠母也馮氏美如輞親君承提持篤于自信講學甚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於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強記或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循省買書手不停披万卷有餘厚得自青謂當使我使人誦之妹所无嫡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評趨約恭敬誠慤儉挍此自副曩甚癎飲又冠巾心若无依形休所拜又奉之要正在從業人天於物知友爲民吾有知我道斯可致概衷展礼於衆不入恭祀必齊歲規戒標人之史還无後言謀大必忠必急必先請心室怨不作无益聞過則喜改無碍色變求情歸性省是慶丧治用捨知身威儀於切可世子獨何人克現丕光孝在爲先敬恭造依不敘不愧沸唳不輕變歲去克勤小物動有矩則謹到小楷見之心咨誦言行録自從從作從原郢詩知在伊洛鄉行于家是亦爲改物二子堯恭事敦伯日惟惠叔曰惟孝字之以全又方之叙叔既登科伯亦奉進人諱君宗度肉指善伯也忽馬人從予天宇一綵進十閱三年夫人日任先相夫子叔官經歷司趨之理孫喜蕭宜之旌德次傳肯信不渝淳則墻曰固博僅識一尉次日揚祈孫女惟二祖塋豈依遠七十里稱依乙亥令從甚志居舊有夫作文挑則卻氣喜定指然不廣收視之久已无晉夜今之生死此有姪化君則无憾士友盡傷尚其不忘視此銘章

戴從仰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益士夫之間也聞子李
者多佳士而戴君復仲爲楷以文行爲鄉先生
著春秋經解數万言能爲詞章詩請婉有思致
性質直溫不懌而親昵人屢庠技與之叙事詳
當而寡失故亡與之爭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
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時奏名試補賀州之
參學授迪功郎昭州金事縣尉　光宗慶壽恩
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辟
以禮擢于庭嘗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
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嘆十六
年既以　光宗覃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
閏月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壽六十有八
娶閩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閒言後居捨五
年辛亥加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
人識之爲邵宜參洪爲太本生女六人長適張
頃次適諸葛攬次適包遽次適迪功郎廬州州
參叔授張泳定爲尼名法孝住處州四向院幼
適王庭碩孫男三人補摭復孫女五人君之卒
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頭之原
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銅袖諸生
時成之已能屢試二浙漕解詩六旁頗可喜矣
余諸子同研席雖喟君之端留庭二子之奮發
今誠之亦同於場屋間在上庠尚可望也公之
初喪二子庠承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既祔人
以請吾故聞多病又復許反桂工部既歿四十
年其孫過江倍謁銘於天微之一日而成余既
許君之銘三十年而不就有愧多矣君性孝友
幼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咽抑至飲泣不已弟
一飛夫婦蚤沒力營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
開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邵庭之學後進皆知所
於試至今既性綱潔翔自而平不佯兹非命敝
經解三十卷文集若揰蕩辭稾五十卷藏于家
後人尚想因此以見君之大槩之後仲許厚又
字長文世爲鄉之著姓曾大父夫諫大父瑞父
瑞夫俱隱德不耀後其有坦呼繼先之子溪閣
之但擢儒科浸有盛名今爲兵部侍郎太子右
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後仲鄉之隊流奉悼又優於佩綎訏吹壞
平生不枝不求命也余何有所怨於我銘雖僅
而銘諧迷後有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丙戌登進士
科者几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
人及第實為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震然
之遷竟以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浩
卿世家無田後從于明〻今為慶元府鄞大父
卑庵功郎客州司戶軒財好施科心慶堂於城
南之師以教宗族之子弟于是姚氏後人有曰
大任曰特曰淳者相踵擢第遂為聞族淳即君
之大父也尤學博洽三吳計偕入太學室情素

有以為後時者曰是首命焉同讀書試南宮參
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
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本之旨几數千
言未請獻同事宜尤倚　孝宗皇帝以其謀謂
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賦　勿版行蓋不欲傳于
外也開喜宴御書詩契局以賜授承事郎簽書
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參貳分置諸新從
免　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郡欲
修其威命以驗噬歎吹選君而屬辟已俾判居
矣祖妣史氏直太師文忠王之姑時文忠再相

侍立上前一閱贖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
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之惠道所以且感稱其
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終焉魯公後因
對及之　孝宗曰朕中間越庭陞為事甚佳乃
知蘭春之深也七年之官德國鄞公伯熊為守
相得歡甚徑之者治尚嚴君能濟之以寬嚴間
語之曰催科之急所有十之一則已十之語思
嘗以為利惧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安之寧感
嘗隨大卑按酤之課不登遽治其改　君復其期
而趣其元所從出者人心玖然甘謝隨處郡人

倅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遷教授事終左奉議郎
又除全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夏人
揚氏居在勢此雖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諸書過
自不忘十歲能屬文試御技台蒲利郡博士疑
之別命題使試於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喜
右問翊先生鍾氏年能自對吾洛誦多至徵旦
凡患寒暑飢渴往史百氏傳說注疏下至稗官
小說多所貫穿大書論語兼凡案間又取二程
上蔡龜山之書仁義孔樂道德性命之說決擇
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体簡嚴自出机杼

元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來往審察辭不
赦當次日逐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叙謝繼
論治体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本紀生齒
瑧然之道理當如是入論又倉等利病及守令
久任上嘗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
胥吏例以雌黃塗數字請書其工以應故事君
不欲循衆非手校其有謬舛不下筆也時言路
多遷于謫中頗有錯選君不啓書如以鐵封而
还之魯公當國引元丹外因益公欲處以一郡
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翟務不果領闕

皆一時名勝惜君之知相与錢飲過山開風院
年刺史濟純枝書郎分韵賦詩以送之仲冬春
二親以行会朝祀以曾任館職恩封及親裴門
一都会地大商務閑決元壅吳江民交訟又不
使部使者以属君邑以甚人素不可追君曰議
官置吏非以治會稽正以利民豪猾不肯竟兇與
年究其獄一郡縣服君自念吞以大勉丞滴潘
飲藏閒觀若无拓純為者聞有所為亦不欲人
之指目為然也不要名不混俗无所附阿名齋
曰旺鳴呼可謂深藏若虛者矣十年神卑常悴

感疾以終年才三十有四官止宣教郎爲僅之
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恭不終為恨實
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
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葬時欲下葬於鄞之陽
堂鄉及壽山至是遂以甚年十二月壬申歸葬
妻以丞相恩封孺人於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
母誓不背姚氏却鉛華不御賦栢舟之詩撫教
甚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豈時供婦礼
无敢慢嗚呼美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
无間言後諸昆弟遵崇國夫人之命以遺表恩

予元時未第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令任為
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以亡
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櫟又
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撒之子也孫男女今各
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能悲慕盡
礼大夫袁厲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偏疾
至閉户自擿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累
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
日勤以古人自勵大詞之作尤為精敏他之設
級不能辭舒者不筆輒過之檢柳褒護不欲街

耀而自不可揜真知其為人也裒為家集十卷
方在館時謙諱言宰相之戚惟避嫌退不肯
苹正夫正任德免去宰執志亦不以為憂也惟
多司諸曹奸不為小人所賜耳目容琥岩才三
十餘文雖不及盡用然多為知名士君之先皇
小武体齋神清人以為似文惠而遷為公負有
永去之暴出門兩折占識不識所共哭也閱蔣
三年君之一子雖訓往日克君之墓時兄弟猶
幼未及銘莫今不可以无傳又以通判饒州袁
君復所作行狀來請予尤哀其意為之銘銘曰

人之生乎惟恐不敢、而好李乃善之尽既敢
而李之或恃才傳釋術露為身之安猜狀治鄉
生無才美嘉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
在躬文惠是以清知名八天胡不仁蘭摧玉折
二親俱存其善守節存乎既善志於家傳不在
其身天其令猶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曹公魏公益勤占籍京師曹三魏
宋魏公之兄諱縣仕終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
方夫人之曾祖處度都尚書兆同閣直學士贈
少師祖諸氏姓回夫人祖仰高書金部員外郎
贈太中大夫母閻氏碩人唐氏贈太夫人知信
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父中建
炎避地來明後還再于荊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
人生於紹興八年十一月年十九嫁于高氏之
閣公人世族　欽宗慈寓皇后王世從名公援
字伯勛太府卿泉叔兵部侍郎士信之子也終
終飛判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曲也知夫所恃
唐故人窮崗以至成長默人為簡肅公之孫亦
家法夫人習熟閨範動以為楷令疾革猶以禮
毋為言建安侍郎之母許碩人有一紀由尽誠
叙寢疾居岁奉養元冕容侍郎事女適仇氏室
懼念之孫由尉饒之令昌天婦俱喪一子仲极
立伯朋與夫人視猶仇其家夫人之以幼妹歸
之以孫仇氏之門侍郎之宽有女才七岁夫人
撫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集以歸之伯
勛友愛甚至命弟登仕郎公耀奉世无嗣為婦
高氏發居二女俱幼夫人恐夫之志命仲孫夫
安為之後以其長女歸高氏男子悅翔其姪理
之助以歸葬其鄉大名家子也伯勛撫有女其

愛之夫人篤於手足設以婦伊舅祖之次子賕
酒後樂清令內不禄侍送加厚過於己出伯勁
先娶姑蒼黃氏聞步而止寄葬山寺夫人為
促空喀無諸足上家修祀如奉其先伯勁將葬
謂二子曰葬無予倘又别葬君不幸以同穴則
後日必復啟秦礼以合祔焉此尤人所難能也
伯勁諸書弃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甚寒煖
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延也治裝送抚諸孤益
推家政衆擅靡容并、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
輕發闔門几百口两外肅然步踌姻族余聚始
假借顏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
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义嘗通唐下去、説文若
攝春少壽症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為實閏信
二年十月戊午也二子之部之諭二女長適將
王蒼舒次郡黎也孫男四人大成大年大方大
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時仕郎鄧次尚勿
時以五月甲申祔于双廟御遂客之及司法之
墓姑余妻祖尚書公信上世因大名從先丘自
晋公派故南渡以宋興三艭通譜二王氏向
氏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何山使君滋又與余

締姻焉於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涵
弟云亡與吾姊相依為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
專以僅行參業不辱門户相勉固敢免忽今舍
我而逝人皆謂其今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後
究乎唯我者訓氣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處決
有大丈夫所不及其實教是之與君姻連必亦
稔聞為執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
也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己與信州為莫逆
之交無私伯勁風度亡往記聞之傳一日見伯
勁伯鄧諄靡舍而不值叁人相見於碧梧軒維
談家務世故及伯勁所成讓、移晷衎退而語
集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
之賢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姻於辞令者所不
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登孫
堂序是過蓋信卿公之言敢併叙之云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暫倅天台已而余稽孫君應時季
和尉黄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
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美
甚悉方與同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閱禧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郡武車忽一疾不起遂
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葬母大孺人張氏從李于家季振之
兄庭將遂其子祖祐來見余日祖父吴齋之亡
季父當持故周子絲沈君賜所狀行實乞銘於
晦菴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令後
見之恨不及展庭公之礪銘文見肩其何敢辭
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妣從季父以遊
稍嘗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会以衰病掛
衣冠而過於上者牧置比厭衰惧旧辞不獲命

念李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阻為解據其所示
事實見雪齋七十歲時做程公大中自誌其墓
有云雪齋野叟婺人字不明越之餘姚人也故
族寒微雖援譜系祖閔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
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予祖為長諱政
考慈驯善鄉党稱之生四子長從繹氏為昇師
次為十伯父次為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一府君
讀子全果師持君行而布高識兼通儒書喜聽
吴士大夫語歸娶父母守家三年則娶諸弟之
子悉授語豆詳礼期安其家為偽乙丙予生于

政和甲子八月李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為
先考嗣四歲離家八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
數百言七歲李于鄉先生胡定翁家聞李生自
母及先考之訃號嗟奔喪哭踴以時李悌之稱
谷於天性申精篤異其後兄常携寓御饋側听
講說文義粗通然逆侶燕朋他息不進于四五
潛喜哦詩兄使誦杜集韓蘇日壹五十八九始
宇舉子賦邇罹兄喪哀時之情如失乳哺如剖
肺腸假使无相幾不自立因徙畏及屠殄斬肆
業縈漢漸犹勝既冠進於東飢號兄故縣授

書自治益英情自課倍史注疏且閱且抄不敢
荒逸尚志古人務為實學時又非其所好而又
無師屢試不私快竟遲蔵卑科先參觀快吾適
哀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理也比堂
張氏既留三子拾館歸訓齋因就語人不堪其
憂二十九歲始弃小子應時試入太學閱三載
逐内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傳鄉選予於之家
居寡出諸兄介寓歸郡教水余既七十已隨應
時踊躍肯獎还御門闕然病不支人事扶轆自
適礼干自少至老俗嘗誤阻不可其言福侍取

後毋陳氏遺澤先陵基概然景會孤臣孽子窮
八辭曾聞友師求意謝諧各終其毋紹興乙丑
伸兄有重羅予未讀律令以身援之錢併生得
佃偶偃里變取赦與免其他田陋苑难苦心衛
德設過遷善迄節自持厥身不見薄于鄉里居
家父行享年為近正十令幸同庭比光七十有
七與余自發祖保之妻児婦叟衆羌歎捫心感
日祖足樂哭然余所以於已之心不忘恭敬近
而昼厭微而依筆未實輙輕勞服周當謂不能
動矣吧不足以言誠予能正實家不可以為道

故生在畝畝未始一日忘君民對妻子唯孜
念息信遅礼数一言一字必求合於人情可元
悠悔者而後宗之甚交人子弟之托教之不害
已于頤才指授尊牽謂释至老不倦与人交不
敢失信齊礼受侮不敢争念舊怨早居雅君遇
負守分不爲非又之爽闘人有善心恨兩反見
人之短口不忘言自信不移量力而動平生語
其求寡守悦作而已噫使予少年微有依怙不
歷屯剥壯宕室於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擇心
慮患困窮順命大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扼句

堅家學推本溯流念之敢之此吾之室錄也余
三復而嘆曰嗚呼甚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
之君子矣凡君平生種履大槩已見於此而因
錄沈君所狀尤為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辞至于
蓮蕤之居陋巷空川而門踏戶庭咸有銘訓警
食策其從容不倦而與齋盤齋如對大賓子良
婦教楼枝親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
券訴訴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
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　太上皇后慶
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　上皇壽慶進承

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秦州海
陵縣承宣舍享年六十有五後度時陞朝累贈
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大父侯父日
休封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
君四十年次曰應符次曰應時也一女未嫁而
天孫男三人禋祐祖詔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
止范公五世孫虎家次適宣教郎知婺州文安
縣承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回朗院庚
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瑤君初葬于螺濱
湖潛山之鳴九硐不安季和之父得吉十朮新

與竹山始遷葬今澤以嘉定改元其月某日
奉太孺人之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寡言動
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審終始若一日季和
寧平江之常熟縣總推治吏民歡服既滿擢為
郡將所留擬同院兩眷至聞人使許李元一詞
抗被獨除孺人曰但不得罪於公論足矣方建
非所計也開禧異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
進薦衆不能致究姻旧皆勸以祿仕孺人獨未
嘗一語及之曰使吾見史翁以為舂不如粗糲
之為世蓋不如此才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矣

子孫不足以成礼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輙
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
先訓後其有異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異天人間響應聲
有焉行出志識子必賢家必名偉孫君其不明
勤以礼善服膺不愧于无虧哉廟之璉瑚之永
行于家森無刑嘿六施閨閫過者式視斯銘

贈金紫光祿大夫龔公墓誌銘

公諱浩提宗紹毋聞秦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
申公之弟濤以沆銜名岸書十二年遂登進士
第人爭曰是東都大家能以孝子業教育於吾
大阮雖之余邪惟吾氏當承乎時富盛中京師
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
藏書集錄足太李名士以訓子弟禮意門給寓
至以留款盛饌參政翁藤陳公及一時勝游皆
求閱未見書或登升以去又請李其友若是為
題名家塾多有賢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御江
公躋侍判高公至臨少卿汪公思温及其季吏
部思齊皆在焉靖康變起以起其家公盡室而
來奔桃李笆公方息祿無以來能李業為恨獨
仕家勉益勇力李撫貢訓導儒風蓋振二十
九年其異子坦中浙漕李至于三四汔不易又
二十年曰桐曰柄曰植曰埴曰光相繼累上
禮部入大李兩柄與光問以紹熙四年賜第慶
又繼之皆公之子若孫也噫亦盛矣公字浩然
曾祖德安撫卅初教贈忠翊郎祖倪右侍禁贈
閤門祗候累贈武經郎又贈成忠郎閤門祗候累
贈武翊大夫吉州刺史娶朱氏封宜人累贈和
政郡夫人少師孝莊之女視欽成皇后為祖姑
又仁懷皇后之姪也宣和四年以沛以郊祀恩

奏補承信郎調監平江府都稅務福州提稅務改明州市舶務行在草料場嚴州在城都稅務臨安府沈鼓務点檢戶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行在左藏庫再任宗綫第二將刹閘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改兩浙東路兵馬都監駐明州指回一改婺州尋除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兵馬步軍副總管駐明州秩滿改指揮踰年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任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滿祠祿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積官至武翼大夫始夫人先公十年卒

葬于慶元府鄞縣豐樂鄉東山之原明年二月庚申諸孤奉公之喪合焉男七人揆故忠翊郎監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贈通直郎柢以召封賦寄將終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撲以疾不仕桐武翼大夫新權發遣柳州軍州事柄故奉議郎知濠州鍾離縣事林女六人長適故朝奉大夫知泰州司馬侯次適武節郎新東南第四副將紹興府駐劄董璆次適奉議郎知加興府海鹽縣事史款謹次適國子進士樓奉再適儒林郎建昌軍新城

縣主簿王溧二叠亡孫男一十人炳焯武經郎新特差充殿前司書寫機宜文字熾故承節郎閤門看班祗候監饒州在城商稅煥故從義郎監兩浙轉運司婺州蘭谿酒庫光奉議郎新通判婺州軍州事遷文林郎監泰州角斜鹽場焯熵國子進士烈國子生燁熵熠國子進士焯熠熵熵熠燻炎承信郎孫女九人修武郎新監湖州在城都酒務已克明太學生汪祥進士陸朴迪功郎辰州司戶參軍司馬遷奉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趙希摹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主

簿黃夢與史援之承信郎新監杭州戶部贍軍酒庫王堅迪功郎新嚴州淳安縣主簿趙希愨其婿也餘在室曾孫二十一人坄坡墳皇埜堅桐奎坡塾增堂墅基圻壁至基堅曾孫女十人適進士何仲朱中庸顧大章國子進士趙時古餘在室公少習啟及見前輩篤志問學書傳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俱知為佳子弟耳家在汴御外城一旦碎於兵燹至京口遇潰兵相鹵忽為寓人吉州短郎世聚食數十口皆仰給於公南渡入仕府志官業勤有可稱虜將循平

江郡人驚奔而閽者阻之公既使開閽去者不
勝計公殿後戢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榷酤請爾
糴場以供酒事貸本錢於敝曹要告鄰為質公
以文書衛裒而進即命公為之定糴價三等比
時估為高初下閧測未幾米商輻湊價日以賤
豈路令其息至百一倍娶始歎服至今遵用焉
孝宗登極發以犒軍稍緩口語籍籍公命治數
輩充鼓譟者所至捕戮有律閱武有程慢令者
豪髮不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讋所事師守魏惠
憲王崇憲靖王丞相果儀公支家參政周公葵

給事吳公芾敷文閣直學士俞公俟龍圖閣學
士趙公子潚皆深相器重樞密胡公在年守姑
蘇辟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得為從
所陳人人能切中時病仕于明嚴文名帝周公揆
翔請黃公洽洛陽雲同簽相與叟李若公諭子
皆為請望宰公至以使環召以侍中書舍人齊
東為長史以文執致家周公為御史露章推寫劉
大師史文惠王丞相王參公周益公皆稱于朝
廷諸子出仕犹頗前數方公提挈之力觀其所與
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恩轉五升清光奉陳

名給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覆遂賜犀帶人公仕凡
一甲子更考十之七八終始無諂軋健決不
問剸易遇事風生以智為樂談論亹亹音吐洪
暢德者忌憚然出於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
更世故遍能學家人刻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
及田里細於詳練通曉尤為難能少有至性毋
恭人郭氏疾革刲股以進麦宗覺初以鐵精
寺焦謝為證劍計會役弟追於官道奉以諸之
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
之側歲時祭享族人之齋乏必徧及之甥妹諸

嫁貧任其責一介不妄取手性寡好施推其餘
以周人之急亦所不靳也官教諭出繼伯父既
定居吾鄉留地域北分東隅與之築室比鄰人
美其雍熙之韻焉舊季不忘時有請新之句自
為上梁之文思舊還于里門不堪回首築新居
於動水祖可容自然特其一班耳寧意教子不
以家務嬰其心夜或獎者先學使之講習學二
歛而嚴擇禍之兩為械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
在安時東策呂六史來第公知其時還二子從
游撰子之同中僧辰既即世子憓且會遺訓雖

事力不及感時一二而文風彬彬遂爲儒家始
以次子封戚顯大夫累事知州防禦使恒陞朝
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立以信公
之志于家一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甚謹
增漢諸譯語諸經大師儲閱以千万計入閣精修
置大藏經修寫家舍信字端重雅淳遠中字書
先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孫
歸及銅奇春觀文簡公平昔相好焉室而偈稿
苑益池承相名以超蓮書局以遺之既屬疾掛
衣冠扗門自照家庭斧謹謂娛樂飾炙而不終

至于千然坐間乘女兒收斂家屆佛像一紘不
掛兄以著終可以无憾矣其注出也外祖以鄉
先萬仕京師同爲王府贊請既皆云後館通家
如至親先妣兒同時就來竿能俗言公家風範
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因寇攘其年來鄭並以
外祖爲歸也外祖大備旧好往理不遂綠力既
合伯舅與公之女弟而實教洵文簡公与伯仲
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同人雖提薦書自尔
甥姪如朱陳然其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与
諸郎其季仲舅尚書狀公之行遂擇助之爲彙

今二十余年甘氏舅氏俱附世而械樸焙熄
劃焯亦皆亡矣柳陽注謂其曰先銘未立日夜
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无几合君无有知
无人之詳者敢以請其抗事感概又嘗銘其二
兄及鐘離之墓不得辭銘曰
大獄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
名儒誨經左塾與刑其存焉及嗣續、姜公
克待克承冢雅百羅既踏而興才有余丹仕一
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余慶還州有傳
體登賢科篤振爵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先銘以
表之甚母來文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於兩閩王子朝漢有錯爲御史大夫
元魏有清爲陳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果或
謂其家有郭元從趙安時鐵朞則其傳世遠矣
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
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郡
邑諸問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寔皆出
於昭德無他晁也君諱某字某生於濟之任城
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端彥奉議郎簽

書高郵事刹官廳公事考選之整然不仕姚閣
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於孝友嘗劉勝
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
陽侯謹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譚
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
為元州司法參軍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
卒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犁人之墓塚訴莫直
君為得遺骸於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
匿逃事撓富人之貲骨肉骸散凍餒於外獄久
不決君受責歎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

所轄其家便捨如初君既才稱月有胥安稱者
守意希當拭以深文僚吏私之君獨不可守數
諭意不為動善善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
而起居如平時忽趺坐而逝安靜不懼不懽情
義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達而流下位
宜壽而止六十一矣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娶
姜氏先卒子五人子需子為子思子游子冉文
季才幹惧有家法三女婿迪直郎趙某沈忠恕
杜傳貨世家也孫男八人百原百則百海百制
百利百礼百惕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散世表

七月翔歸至寓居撫州金溪縣一月二十六日
葬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居象山之西敷文閣直
學士公武君之弟行實狀君之行事至開禧三
年凡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後亡亡二
人矣百海將節求銘于其老矣老落何足以發
君先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
如睹德之罪則又辭矣以時及識數季風采服
其隱冶其請見之矣如許以託名不朽為幸銘
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是之在漢宋配于重至宋
益大名勝棲錢法藏慧智請若皆殊清比嵩山
詞來衆渭惆、法曹典刑正重以君之才辛於
流光我思前良記名考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莘除直秘閣蓋異恩也姪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内雲擾建炎二年虜蹦江右敗將大盜蜂起公之生才四年母氏攜負走陵蹊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体會稡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刻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聞其列事實制勅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擷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是史館方修高宗皇帝實録修撰楊公輔李公閌奏乞取公所編之出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録以進十一月史官又奏其出有補于史筆爲多仍存公之吴大略云康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

又奏所編出因内有百餘家館所未備詔命新其全出諸公欲相拯一出與同筆削有論公者答曰此王本不爲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闢一堂取詞命褒誥扁曰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爲之記待制楊公萬里存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益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曾祖同和祖士穩俱不仕父世亨以公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俊敏百學至忘饑渴誦書積至過眼輒不忘通習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豈元祐以來各命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誌悉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户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依爲江陵府司户任滿關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闕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遣羅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尋除雲臺觀紹興元年授荆湖北

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覲擢經略再奉祠
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凡五十
年閒居之日為屋南安學舍東在城外請建八
以時校官建雲從閣以奉御書立濂溪二程先
生祠於左列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為之
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請而居之以諱從
官舂湖門說湖少田多從師指畫闢湖田有其
輸租号增耕後他邑或移別賦寓命公總重困
吾民謂邑無新田耗無從出即感悟移湖潭丞
何當讓色辭無可流戰者率免于行吏知禮焉

增學學宮廣設祠像祭器出籍以次而奉選士
主之洞門于是始見于李吏朝廷議更二廣鹽
法運司西安撫司幹官劉頃宜銜命與二漕臣
集議竟上西漕王公正已以公嘗知利害迎至
蒼梧會府公謂二廣事体不同使者徒見東路
郡多瀕江可通客販因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
近江者少運阻運艱客販不通價必騰踴郡計
不給重為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不告苦若止
循官般舊法初至抑配等徵公私俱便可以經
之更不能奪胡公是之議定而去時入奏為生

議者所詆罷歸帝進盡變其說擢為東路提舉
旋亦兩漕俾郎居公叙之出領桂林兵行客販
之策廣公叙以宿州奉事必城成說武岡愆瘴
吏不快於公二人從而摧之能士怖挈之章
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民食貴鹽
富商坐收產業生利憂財者死屋不得罪復行
舊制至今便之周益公嘗輒謂公罷還來直公
答以年久自門不得歸也歸而傾者遠走于其
生請公為之謀識若挽使造對辰進甚力之
堂撫處內郡止叔叔暴劉帥據使王公扁瑕

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公經時而信罰意
公繼始宗知公止請上幕僚給盡以三月帥侍
歸之又力辭應敕甚急既而徙母之子侍郎彭
公是年為帥公夫皆止罷年後不用從公乞祠
以去彭公錢以請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矣
年雖已高手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歷選集仙
後錄各三卷令移田月皆以傳學置其有家有
萬書閣藏伏書謹能視細字如年少時事親盡
孝祭器封鑰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祀禮式又
擇有不變堂以志又方之劝閩司記石森立石

問易紅㪅瓦君張錦然號裳齋閒天勝日與衣
字閑下二韓翔舞于前若神仙中人也弟妹四
人為得之否沐首而歸時疑賢舍于孫婿羅
拜為春草觴上㪅无倦色從母兄弟七人時置
酒設集異孫川韻黃仲元掖彰于庠而下但放
之關嘉元年親定為八十之慶安笑數月乃罷
中嬰小疾精明如故健談詠諸孫誦習二年八
月沐出臨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婺豐城
劉氏先公二十一年宰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
終事郎新紹州新化县令新迪功郎新袁州司

理參軍簽書進士次子管幼子部宗孫發二女
長適兄解進士曾三吳次適進士劉時大前卒
孫男十人長孝臣夫次克次金再舉于御試宏
嘗定冠豪冠一女適郡學進士向公夏賢孫二
人劉爾二女尚幼諸孫以加定元年十一月庚
申奉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左中岡之原始
其擇居明謂予存書但為儒業實賦詩時雖
抱病為作在風壽之已而予孝與公俱以書來
謝比聞予孝之訃聞已不堪云亡之痛而公亦
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趣請東見謂前詩

根未見此盟全書尺牘以見道文忠惠手更啟
次所作行狀康銘叙次當秀左氏國孔小出合
人姑公傳良為之序宜譚子經有書事九聚敦
掇其狀而為之銘銘曰
靖康康稱古所未有凡曰匡子晴心疾首公坐
初元以及之而大寧長驅存食江右初而從金
字擷撰著少長讀書志之不為宜勝四方詢討
尋究制罷門關仙不得事二百余家等夏歸奏
熬日蒙年副記諸未有剏有書有斯有奉白說
雖然考証是否名聞于朝大丁下敢達春廣閣

危數加學儒學名聖夫以不朽才不盡用仕易
不偶自是名揚二既但壽卷然仙去何憾何吝
有子克孝度流在後銘以昭之向照林嶽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君吳氏自危閣關直李士倫萬中庚寅以
儒術修身入從出諸為時名信長子吳化使君
首隨世科兄弟簪笏蟬聯多至顯宦旋定中登
貴籍程科被若桐望遷為臣旋其淳熙五年由
勅令所刪定官替傳冊立治郡康寶于湖山雲
妣居之石并既掛衣冠夫婦皆逾七十子孫

説諺然享者稱蹤山勝絶來者如游覓問ム一
見辭知賢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
父母化明祝存尤謂必可稱民夷格不孝嬰未
康上丁中彦吸予西永済四明史氏ム以第三
子娶其女遂為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為大理寺
主簿同様見建江而言曰笼君抱有不乞先此
謁據表著而與之田兄弟尚未立未有格又以
簿後命男既卒[?]雖之書様覲堅以請余感念
時昔為之永概乃撰抗蒼民由朝日歸宋新為
行狀及毀化白為如碩人行述大略俾為之銘

君諱淮字仲登世為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
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
大夫考帝康惠公也官通奉大夫累贈少師妣
郭氏贈秦國夫人君初嗜學强記博通群史旁
悉文選成誦該恢怪年十有五以詞賦鄉校
嘗從秘書郎王公撝湖峯主簿胡公叔欽中李
公崇游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為御史以
郊恩任將仕郎為銓闈第二人授右廸功郎監
潭州南嶽廟待常選歸于麥連薦[?]擧登乾道
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淮安撫司幹辦公事

以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瀚進奏院為
親求補外除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
服十年徒丁內外艱服除衰甚倚户增慕哭泣
座于撰人曉其学咸祀以諱又服除授荊通江
陰軍奉上改三官差寧府承宣山沖佑現舉知
廣德軍以足疾丐帰改興化軍慶元二年廣陵
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
大夫娶施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
閭去先墓百步負贈碩人男四人祀朝請郎知
方州軍州事撰攻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栻

廸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棫廸功郎衢州開化
縣尉幕主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婿
煜焞炳頊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
陳治次適從事郎新衢州司户參軍葉言次適
將仕郎虞堪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
司幹辦官錢金良塲徐士龍余在當塗擬[?]男一
人諸孫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陵之
原達胡人之瑍謝為公志趣高邁不汲於曆果
工習於麥撰又與宋時事馳又在親側當季增
益小試于外勤有可稱初入帥幕承相膺公大

師史八爲師屬以文詞以遠器許之丞相爲公
推復與公爲深相好爲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謀
邑俗守家範風氣寬厚簡事法訟知流庸无留
牘處手治益民以夏屋色社稷壇墠城垛李官
尤不肯分講說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
季之寒偏文廟李而新之考祀月書如儀士民
復功爲反實奏部開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謙
投李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在法无枉方備于
用以親民歸朝士欲其高致賦詩安然咏嘆郭
于久之乃列官李改李忠文公多以郡事要之

戴法岑亂流歸殷路公請答主祖偕奉功分人
運學從律制朱文公爲提舉官任以荒政翁遠
所陌如杯陽受有陌耕舂倡活甚言以文李陌
深政事詳練存之屋往尤異種不入土采綿翔
請公寄精祠山道疾滿然明未開館溱官兵浮
空春畢月患以給之精論不決而兩郡陷陌界
深公曰不量不決處不冪矣光呼同往稽勉容
祥隨處以法賴惠以片言折之論斂官思令日
決數事附餘間圃爲詩賦爾莫將墻僧論水利
民所已事而去天涯道植東至有法者曰官前

公來之莫向去之達乎康肅韓惠鄰里叙舊別猶
留以耀岩寞則賦栗以清敬渠給棋一方賴之
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遊覽不足筆
詞于堂之陰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節擷芳薦
新事之如生昔日有爲父母祈厚者曾亂之如
故時民至今御之士夫丁邑屋弱先聖先師又
先生之祠序無謀拜弁堂李洞署如御飲之使
爲文平淡援筆成詩辭有文風今詩文十五卷
藏于家莊重恬靜中无機心与人交久而敬親
不知者或以爲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无疾

言遞邑服用儉約而厚於祠田雖是帶不新康
肅堂以宏從爲更公滴歸同程山伯日誦筆律
祿僻敬可數千斛舉以均諸親類大書始有黨
道麦舟之餘意使其得寬于用可以及物可以
无宗而見于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碩人家巢
承信郎文之女有美德母已能任家政既歸于
吳男始丞部而家尚寒翁從夷之家光祿諱夫
人但存家法妻孝晉聞庸足已又矢夫子子從
師友于外无婦批之助以家歸獨任相內之青
人以爲難光祿與天人既表用益窘小姑出適

聳龕是以佐之右午小築瑀所餚以庸晉康肅
處好賓客不問家有无先意治具以侯所需康
肅以姜婦稱之見子遠礼其已也夫子哭之亡
哀吉州以作邑有声遷家進擢以至大郡可以
知是化文方之訓勤恐既已而吉州求婦毋之
銘世功又可以見淵人陽鳩之法是皆可銘也
已銘曰
括之陽兮仙所居伊佐君兮公之廬提夫壻兮
清流湍兮閉鏡兮澄水靈僊潔精兮婺貴卑謙
節寡兮天為從君冥婦兮如俯魚傳衣鉢兮鄞
侯書官大官兮歷仕除見諸用兮直諸餘婦不
段兮先視握終相從兮山之陽夫人從兮陽鳩
知又方靈異兮萬里關我維銘兮子刻諸愁李
見兮青睨據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　昭慈聖献皇后兄弟
信安郡王之次子也　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
安惠在社稷密贊中興賢澒閫本為風節之冠
高宗在潛如唐肅宗之得李鄴侯元與比者公
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餘王祖彥
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録贈太師豫章郡
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提舉秘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毋
本許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其後復居許
信安南渡家於蘇遂為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
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凡十
有畿年既冠二十七年任留置監主簿未九信
安薨服免臨葬時恩除直秘閣顧腓泉服除授
江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天請一生盡
偕事无臣紛勃于閫使長多譽决而後行矣
請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
道初任氏丶事簡寡而本地有餘尚王節或有
假故長二吏季挺丞凡遍二十四甫還事其郡
習而声奉日休輪對源列害甚悉丶上嘉納之
上月始以制書揮舍詔公自以職進抗章請然
二年通判襄州文力請祠再任主管
現轉秩通判臨安府七年改辦郡及會　光宗
以皇太子尹京曷淳為府帷八年始改洲西安
撫司參議官淳熙三年八月新除任貴家食者餘
十載陡然不復以仕進為意人皆期以遠新而

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信州弋陽縣富安鄉許現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娶仲氏在孺請大夫淮南安撫司參議官吳之女後公七年卒在甲辰年甫葬以先祔相夫子男五人夔右宣議郎前建州蒲亭縣市舶務次曰霈任先卒次曰斂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次曰道朝奉大夫權知廣州次曰翔故廸功郎信州司戶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貴州李大理孫五人陸勲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

考修職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試庫瑛置廸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提刷瞻任廸功郎兩浙轉運司進士惟信安錄參舜重有大功而本屈遷遠叔肯被服儒雅若弟擇家師處科舉早極以修其身居今不為好家所奪從存其曰吳公棫字才老仲公參議字深仕皆名士以女弟授吳而與仲為姻家與其好是類此故子孫多矣公自紹承又方李問有原安湯試正宇性又强記一經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永前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游自奉寒素而好濟

人之急篤於教子刻厲業習二子三孫俱聯名薦書維熙先登嘉定元年進士舒翁然為儒家矣予少隨侍都下竊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為天官留以尚書汪公為郎正公相厚稱笑不容口而話傳淮浙為太府卿兼權刑部侍郎康州宗為大理正兄弟有吳參侍講廣周旋其化知命樂前閣稽贈一見公之孫姪名為之悵然知遺民之所以為而來矣也得書以公之葬未有銘遂以見屬遂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臨慈之谷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重功公為愛子繼慶所種同律郡曹受知諸公作不稱總簡孝弟及中精鍊揮運不于其躬子孫其盖振家風我雖詩秀表于幽宮

周伯乾墓誌銘

周氏為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深沉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門令為慶元府周氏世為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兩君之高祖諱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

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婦也仕至朝散
郎任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
子曰鍔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
再娶王氏翰林學士覿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佑
瓘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讜上書
遭黨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黨
黨動廢錮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
大夫多為惜之仲子諱潤亦有家聲仕止右儒
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楧字伯獻性
敏悟承家學之傳幼篤志於學如成人從濟南

劉壽夫游文字書于饒陽徐濟文有楷法年甫
十七而儒林下世兄弟終鮮四婦一妹俱未嫁
親晚為之危慮君雖有心計沉靜羞澀既訖葬
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差士皆人所艱免喪之後
一本不逆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諸經閱史凡
不釋卷以為名第有命不可強求不墜家聲題
矣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
屬之君々承先志大啓堂宇甲於吾鄉奉祭世
丘壟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
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

所居曰怡悔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也大夫遺文
悉多知承宣築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悲
其元内陰夫手加編校以工錢為綴板附造之
骨詒得家有好玉金登第百郎以博濟施貧人
之表郝濟世要言道倘托加以鬱鬱行若設焉
經理家務井々有條諸出其余以周人之急婦
妹既行及於族之殊遠者恩意有老居闕于客
館衣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築以自適輿浮
問奇士樂心之会鄉里合度以為君福壽未艾
也明年是為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信慶元四年為御書
進士次曰炬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仕之彥次
適術貢進士李彥說幼在室孫男六並諸生洎
堪妮女五長適陳鎮余未笄既是年夫人歿于
適逝歸依山塢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
焉予妻子達不以窮通生死異其心經下壽哉
其抗之路已十余年吾行陰有真學之集仲男
為書汪公主盟斯年君請濟余撥閑一記從
容其間君少余一歲其前人相近在余中尤為
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病浸尋去冬而上君述于

郭擢手送別南朝余生為先伴侶聞君之訃盡
傷殊甚情來求銘又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
建值于君為既族兄凡所歸君呼其子某使居
于其先塋之傍人游李又任其拚松之費是尤
可敬也銘曰
四明之間為名閭世家在十洲望有四岳君承
其流於斯則便不便不求凡悔无尤家立宗修
既盖尾盟墓拜能奉里閭沈浮積善來酬如穡
有秩我銘諸告後人其況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ㄙ及識其五世矣始東文諱珂嘗官
淮旋鄉鄉長者再娶文氏實祝李唐東市舶照
之女兄太唐姻正已之姑也卻為其之姑之夫
以是與李氏有連ㄙ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江公
少師外祖母魏國王夫人述其家先妣吳國楊
侍ㄙ時李氏最盛夫得偕老于孫謁請安示連
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東又之墓請其拈心歷
大与廷物着合三子長諱份字子列尤著聲
奏觀有總仕為修武郎建炎之年需殘因晴避
騎內來ㄙ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金ㄙ堂

記其事甚詳是生凡子弟四ㄙ諱元寔則君也
字伯俊資孝謹最為大父母鍾愛兄弟既析家
析而非舊矣君能行善道刻意教子元白居貢
發李ㄙ舒武平元粹歸以激諸弟既為太學上
舍俊進積年廷試第及子侄有嗚屢乃聯翩科
級説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廸功郎監紹興府
三江鹽場諱伯卿首進士訓伯固李究解以精
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
廸功郎新紹興府余姚縣尉伯在兄弟間方
氣塞詞上下雖進取奉動而士友圍已期之後

年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謹伯ㄙ存于鄉
于是文風大振邀為儒門鄉里欽艷其母未笑
也君化諸與物无競喜愛宗党周旋於謹无間
言父母既沒撫弟妹嫂婚嫁經理不遺餘力親
族子弟不問吳否一家詳諸里中聞有器植之
人還居斂歛遯榛子以後發為先不専膳奉業
諸子季度而不偶極以合意及其名第寰墜視
之亦巍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經史自娛前言
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嘗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

我必不忠不仁无亂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段
之德必報況其有善於一段之德者乎可以知
君所存矣聞作歌詩平淡如其人聞名言言行
録遺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 慈福宮
慶壽以二子在學轉廸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
贈承奉郎就大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实三年十
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
女始之子也六男子長曰元白次說伯詒伯詞
伯詠伯訓伯諧語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
張復袁邦傑張偉其壻也孫九人以積以制以
牧以隆以請以寧以才以似以翼孫女六人長
適袁所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
諸孤葬君于觀頭塔前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
來日見李氏昆仲奮發是歟精善余慶之歟聞
君既亡家人始得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
且戒喪葬俱循古制无拘世俗有曰家中道產
憾有一經處子而已又曰吾李有子取久惟一
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閭度門天全卿兄君繼以善子孫玉堂或弁
于李或若于御傳鳳大狀名第相承衣冠有其
所貴持父母論譔則用萬厲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以科起
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學謝諱有尤攻小學又
傳其五子其伯元應諱奕獨嚴諸老說文解字
往與釋之始末請貫究於成誦其侍飛奕亞數
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隆
最為同好相與考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
復叩假守時過郡齋聽說甚樂也別後時見其
筆畫余念之余既投閑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
嘉定四年得其子有聞書以銘為請既列君之
行实又以張忠文所作乃祖志銘隊若承序君
所居正字豹韜五奏余悅其書為之傳況此真
季隆留意之書也因為撮其大槩而繫以銘君
諱雲季隆其字也温之永嘉人曾祖文閎祖君
任有鄉行父知柔學居瑞安之樂善里人稱
樂善先生君任陞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
兄默有聲上庠君性類悟求久兄之訓傳李孫
記目撥于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
一不苟以是文声日進拔萃登科不為艱澀之

不得誌諱孫所示以述書而銘之銘者諱師況
字德承曾祖宗蒙累贈太師魏國公祖郛君故
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累贈太師齊國
以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累贈通議
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季故　國陵潭知遷寧
翰苑繼為承韓極其家声臨一時公少在當胥
十兩天菜謨濬惟專意于季自為援度風雨不
論內伯父任補承務郎執情奉案兩古居書高
遷父母既鍾愛之不亦不忍離朝不既從三請
祠祿以便奉親闕翰以仕始為潼川府路轉運

司主管文字使長喜安撫一道騷然州邑為之
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屏也公氣平而語勁
過事塑挑未嘗少屈卞聞于州邑之季長為斂
容獄亦寢息儀下毋碩人房氏憂父既來祔公
亦不調新團服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有勤
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宗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御究禮仲品論
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為歸肯至是相與嗟惜
又不能自已也所娶房氏贈遂議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顯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

知叙州南谿縣次紹彭內權戶部侍郎右文殿
修撰知太平州次紹翁以疏閣令命從伯祖樞
密太傅肅愍公後諸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累太子賓家一女適承議郎新知簡州楊思成
孫五人景諤景修俱終於將仕郎景揚迪功郎
後從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
司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明州安仁縣尉
孫女三人曾孫　人二子以顏恩奏贈公銀青
光祿大夫以　年　月　日葬于廣都縣龍華
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安夫人祔焉公既葬後

諸子尚幼公之季行任不得顯于世文安每奉
公之遺烈以叙之大略以為公之請書為文者
有從學往史百家之言筆以次第錯閱既潛度
悉須既坐左旦為厶書夜為厶氏之史手抄成
誦若有衣初李之勤翁喜與士友講易時誦家
人正家之道以勉裁相敦如賓公退列閑閣孫
誦嘆詩釋文一不以家事介意殊賢公之所安
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幼失所怙國知
其父實公之詩其見于瀧岡阡表者鄭夫人
之言也敢引以為比公之陰德所謂明此其身

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振密先
膺大用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
昭昭乎銘曰
宇人之先其積已厚挺筆丞轄赫然華胄公居
其閒卓稱孝秀天爵爲貴多文爲富孝優入仕
不諭素守出門軸折才不及究非然其身宜昌
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於唐廣明中扈蹕
西狩因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
妣安人宇文氏祖布累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
碩人張氏杜氏父宋朝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
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群兒中特若成人少長
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
有婦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翰閣時中之子
銀青公師説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爲夫人夫人
之姑姑也未幾即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
視新婦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閫内奉烝嘗一
如姑無患時以寬辭御悍止之態銀青爲潼川
漕寡夫人年才过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豊
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問退則耽書一不以事
物自嬰内助之力也嘗侍親闈疾奉藥餌亡懈
少閒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
兄如父夫人待長姒如姑亦已與聞言銀青卒
于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
葬無一不盡自課尊意飭子晝夜不怠又挈銀
青季行以爲法故新子益自刻苦相從領薦季
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
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救急力用儉歲入
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既歲閒適夫
人與其姒分門主家務或客至作水供酒肴無
倦色偕與姒皆敬歎之姒既寡益相好益篤事
無大小未嘗先可否事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聾
行能二十年如一日親党皆以爲不可及姒止
中壽四女未孀悲卹撫摩不廢已出俱使之得
所歸長子紹獻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
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
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
與男皆稱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
知其有今日矣逮子之官戒飭尤備引嫌不疑

相戒有古撑蒲政甚厲自号樸拔居士晚又築
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飲酹者異其亦与焉嘉
定四年八月属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
氏繼高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旣迪功郎守德
主清州比較務調邵武軍司法參軍竊重居
家臨政頗有父風不幸先二年亡次曰係模
四人俱叙比業儒初曰宅採女四人適通進
士劉熙仲通國子進士張復通趙從浮屠名法
定李道進士方運女孫三人習之嬰晬以五
年十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先新先塋君志

也君敏而靜胃亨百家不為艱深之文明白豊
贍詩詞高騰譜調安腴即席唱酬孫愁泉湧入
畏其捷而服其之所至留心風飛組房後李長
信有隱君子秋君性屏号樵臺先生君居縣邑
庠遇講玉與其長率邑之寓公明爲李皆益局
承相吳文清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
藏君實若之處居開又李東崖數受功論有文
斋舍有銘深衣大帶諸、習、習俗益徽臨海
官事暫暇太守熊公克過視李則請君為親慕
味先化既為一新軍李呈奉化則又親見之說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瑞岩谷庵禪師塔銘　　四明樓鑰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岩寺先是參政錢公請為使院公既見其撲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語予護仍請勅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岩台四刹師一旦自海山膺勅命拯實野宜雖无心于去来然空門之盛事也魏公分飛衣加時与心聞賢禪師為方外交羅相里居夢如平生嘗有僧曰景蒙見左神請訣笑人之究而明天下以僧君韻異有斯人否朴同是方為堂中之一應招之忱如蒙所見与論出世法了亦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為是參而得智門一住七年時以瘦叟宗尊右殷得為予齋有字擊然蓋建隆改元之性識語云言中有師名若言起進之意柳又異矣住瑞岩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屋兩山閣樓塊層出有湛自東北擔實字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溼中為瓦礫之場人以為不復可是矣師曰吾嘗語此既而財力交施殺容現盡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旧師才智超迈不以豪末自見因事而歸无不歎服稀春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陳温之平陽人族姓世農多以儒自業母戚異夢而娠異特聞奧和聞鐘梵則喜年一三從惠安淨竟大師惟梵若僧伽契聽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游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洛聞以宗門蘄國師不知所對空入室禪閣御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答以拂而出空手而瓦然如痴發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声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嘉大師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前日伏惟和尚万休起居万福語隨問而上事如何師擬解應又復遠去次日予入語方舉問師抗声云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諮曰饒我念母而歸庵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无展事語不投机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道个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却畫以右手擊右師又畫手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子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出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得衲今日得此衲家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无中滞迹今机鋒左右現歸庵圓如在盤睛雪巻

令集後資寮市人知其有異孝季成会師從容
著說多致區別之意既歸丈室罷足就座蛻
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李從奉全身瘞于寺谷
壽七十二臘三十四師虚慈接物無貴賤之間
侍制張公卽是第与師為中外親舍人李祥大
視公為文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兄如也嗣法
三十余人分領宗風而是菴智銛為最欽是庵
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興三年余官從省恩
謂是菴無他之玉峯以先師大休塔銘為祝大
休師自号也余紹聞師之名而不見遂是菴之

祝為之銘曰
是釋者既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
同休死又何求是菴之求為銘諸出

瑞岩所寃禪師塔銘

師諱法寂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号佛見
道人日誦遵經七卷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
生師父喬表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
僧則詔落髮為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春山律
于湖心寺繼從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
方盛師又更以之見事自傳曙叢夜危坐一日坐

蚊虎聞是偈有僧曰本自不生住無和合師一
八年机鋒總開悟流汗淚俗即見宏智及畏閒
答机奉如響智遂留侍旁久之再歷江湖徧參
石佛万年閑公空中雲一李松地智山諸住月
不契地日再往閑曰似地智山作歷生師後乃
內出李高情不許歸刻入室師直進前請季擲
曰試指道个冬參寧早師曰拈頭道簡賢作什
么清擬再參師拿拂子擲地上曰老漢禁于也
不識一手孩哈哭無忘置眾有所能于音学上
師謂其侍者向和尚此一路寔作何用少時一

一推契開過一切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恩乃
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座說法遷
為第一座智所奉宗要師不為苟合智愛而畏
之詔是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郡將王侍智
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奉之行業始終明白存之
既往今天塔林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為
師塔成始移來凡復住能仁隆慶改元趙公侍
郎出守四明命主報恩廣慈之餘前人相繼
是造凡所未備者如鐘樓二堂寿處皆師所建
軒敞宏大遂為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

不諱之戒岑明年崇相郡王又起住瑞岩居山
凡一周岁閱舍中以安衆用山田以足食又建
閣通蔵閣論无甚美皆師余事也大参范公請
師于雪竇自偉禪公歸自中慈乃請似雪竇還
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間
弟子曰毋以衆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
貽自得且從之越五日跏坐誦咒如平時竹以
後事作上大夫及道友書之假乙而諸山皆合
以宣日迎明荼坐説偈而逝郡中謝公降禮得
臨遣書嘆曰吁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壁經

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度度者四十三人嗣法
者十人山之西偏風足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弟
九月三日也師之徒祐嬉余叔祖故自少時與
師遊數求銘于余余嘗參佛者然每謂宗門之
法有三曰經曰教曰禪參者當先習經以驗其
自修所虛以愛夏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一関于慢世出世間法則為全人矣
老達經者本無是全蒿独有通何所不可惟師
天姿勁超禪律庶世内禪燕毓以直以台德自
期受身如承玉杯老不忘黑王大劉起居寢食

無一日不與衆共不移儼節元他嗜好自号應
菴更補直骨鯁未嘗借人以辭色見有道者雖
生下役必力加提引成就名參郡舍公定帥略
不容私或以踐得之不舍至白郡帥汰遣之
諸方畏譯瞰愛師嚐謂予慧而狂肯至則推折
自曾閩諸置參行他曰人人喚作地賊道不是
汝喚作什么僧未及才開師共團行價請代一
轉語師參一拳師日問瓦無是其得遍之臨安
淨慈人新剏得雲駕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韶
為中見皇子魏王作飲每加敬札致請歸于山

謂語曰路遠而險從者民耳其度今猶 公卿
名士爲方外交者世與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
厚嘗嘆曰自渾如陳雲山丹石 寒則寶刊之
御史也偕洗以為名言師行 甚高不為奉湖
以驚中去辰夏早郡請説法 日甘澍後雪又
早安海寧建之隆日前此偶有 能吾方也望指
不受已人固請已又兩鳥鳴呼禪林五株盡出
一本非傳洞宗至吳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
於其間之矣者得之心精傳之必久何從 公
子又稱其為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

一再傳而至完智尤光明後傳而師得其正傳
卓立傑出札然自信未復一着照映今昔蔵夫
師亂緣有三会錄翔岩獄錄璧立千仞不可把
甬叢林尤所儞欽諸本當自知之瑞岩左道場
璧以師故出世而居之文而亦无異辭不爾所
詎矣銘曰
此道本无二豈派裏分別將故曹洞宗得而更
親切播首美容師璧立躍往絶迷宗一再傳奇
雖出舟坑石窟闢宏智游方但洞敷門庭既益
隆坐斷南傳老如讖攧嗟人暗王突石伏醜穀
廾吾亭開口了无佗何以傳不磨君其視茲碑
表裡无鏤瓔珞璿含寶月

雪窗足庵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
書每以白紙為経跏趺端坐誦之狀、然母嘗
與洗手爲圓曰是什麼手忽對曰象手是佛手
逆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経文千余言遽遠親喪
決意出家歷參諸行以投圓通之見顯欽禪師
方往長蘆往往依投一見器之師勤苦精進終
岁脇不至席大休小休禪師領千七百衆擢首
童欲指所為法器曰汝當据吾宗也而佳貞穀
未回明至補陀山遇群盜紛歎避地之亨奉嚴
浪翻空乎舟驚惶師坐逆卧獨不憚俚貞毀益
異之令京識三藏道法布講菩薩戒師受戒已
皆若角万金然道曰詩肯詳上乘戒之証也徐
即自輕身歎江雪峯段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
未挺徹復回因閉戶于象山題之訂行山乃海
岸孤絶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衆各以
驚異邀歸師曰吾為法忘形何懼鄙乃知山西
盤在傳畀為屠地高無泉脉贻樟曰吾亦道來
此山神其惡我來同御小攻秘時雨水溢舍不
能則咲松枝以爨飢時俗且二年也一日有巨
蟒入屋矯首怒視越数日復往徒寸林師不頋
而去夜深虎後岩善處響如雷擊且起視之有
巨在飛墜越屋而立于門其靡大木皆為之捱
拔變怪不出路可記者如此師不為動徐不紀
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於深定中語然若悟師
自念云威音王已前无師自証威音王已後无
師自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足庵然曰日
未肚大无物可察屋小无床可臥若能與余屢

處則任不然則古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
琢歸見地師云一生回向自心瑩徹忽爾左鏡
現前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諸佛光通
不勞心力自照也昔日眾堂子室中參閱一物
上柱天下柱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
什么物得恁么向今點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
不起唯作古鏡亦是認他遂有頌云个鏡光流
通徹塵鏡照無碍終難合群更且德齊秋妙亢
參無非宗許自然云不易到者回地師至陸山
欲能隨或指引此詣行山中陶自善蘊也人皆

環遠宗係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眾人曰吾為
汝借風須登舟絛爾向彼岸則逆風如故往
至舟抵見大休云久違不審即不答如何是周
風不閒底人拄云年底蹤慕參都月師云宿至主
不立撥化常春拄云向宿主不立廣道師云不
辭道恐涉唇吻拄云只今譯行去振水師云不
借拄云織祖不奈爾何師托邪遂令吏且閑罷
山宗白頭機鋒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為叢林行
日揚二布裳隨得即受終屬現勤人所不堪宗
云為眾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隨如有不勞者宗

云尋常住中收不得時如何師云觸處相逢不
相識宗云恁麼則中宿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
云兩丁吹滅大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遂
肯寶視師猶衍弟事令法堂新飾且命師
為眾舉說宗嘆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僉
知敬焉宗乃宏智兩弟師同造客智室勳勉除
其二十四年遂參住擭真隆興二年移定水律
郎趙公子濤關師名為侍御王公伯庠製疏俗
聞堂乞嗣法之作宗旁調十一世孫也乾道五
年遂席遷之天台八年嗣秀王奉鎮請住廣慧

淳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雪山七年參政
范公移至報恩十年遂歸兩山為終焉計十一
年雪竇虛席眾皆以師為請師令明覺知覺道
場幻為起廢一住八載所者道俗歸仰至是尤
感道力冥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青
之東慶太守林公祈檢閒道傳命師再往不從
以教識西陀其閒道終日啟請益堅乃辭而歸
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王肪月以道
具謙錄八月戊子晚夜分沐浴戒其徒曰吾行
矣遂終其務簡約句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訣

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應嗟異回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山之左戊午葬全身以瘞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余人師老与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舊飛雪上流為一山奇現堂為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別以大休塔銘為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并古德相与爭校之際名羅漢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过絕人自警不悟不為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在視身猶土芥又有人碰不能反者初雖久

依其歌踊行之屋路无情異非有師傳而還淨選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有靈真有氣則一与之食寒則一与之衣之驗夜以深雪自然得銘若有門相自以為大千如界无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似盡死心句為異解師為之擲然意消而歸心事師天齊扑厚見地真實叢履椒陵嵩行堅密至死不少变事無持物訣施不吝其大辯才法傳无礙為人說法或自晚至暮或自昏連旦至連日不與倦色音吐注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參徒每出衣資請師

讀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課大冷尸居洞嘿有召之者雖[illegible]隆暑不拒一豪施私惠為公用天寶蕭然故其生瘞剎精進動數千緡不过期月百廢甚本居積而賜捄疾苦其應如響神伺意容物合蝦為書以素餽有屬其詞發而釋舍利若熾皆世俗訶劇見師不欲人言之　為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亦皆師之余也師既已太師史文恵公發之以文有曰可悔固通如現前大士隨机化俗如善導知而人不以為过也師生秋浦南而化緣徧在四明屢易法席名

震江湖而終不執境自覺足厲人以左衛教之惟師可以无愧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指直指州、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凡于禪曜心鏡椒周大千俱照曹溪正宗是張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興地既之宅開諸岵惡惟師宴坐曾不為動獲錫玉山拋大道場四東歸伽歷為律渠生于陋壞椽者再東名寰江湖奔走香印法定不吝辯才无礙行實堅苦而大自在人聲[illegible]伏師則无愧銘以表之用詔來世

叅林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課藁　　四明樓　鑰大防

受降如受敵賦

上將甚武神机独踏雖在受降之降亦如待敵之受納夫授首之人致矜已勝類彼茹戎之日以備無虞夫惟兵收降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於屈服而心之陰也猶未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无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探瑤幢抗醜類齊從之京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突于大敵提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慮受詐君知交援之地故特致詳莫不肅穆軍容嚴于兵衛雖通書之臣附後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獲其攜猶防一旦之危秘介戈比介于陰發六師之銳設待同彼之降也既投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携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大戎之難信深恐狼心之[illegible]欺與其有變以无備孰若居平而慮危无不見行險審勢果能平于突厥耿公明於遠終定于車師彼有抗于既降若周出詐謀使之自[illegible]若无非善處焉君外雖弛于金鼓内仍嚴乎干戟深防備禮于所忽亦慮敵兵下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為家則称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施文德之威乾塞築城萬取武皇之受同知乃前于𤇆鎬猶致而能不受生于肘腋猶思何可嘗今也照虜雖閑于整服禍心從然工包藏惟吾之為備也既自要察則彼雖好亂也焉能諸果且異夫魏子会秦奎受欺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嗟屈膝而服也人固畏威嗟嗟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怠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虜而獻俘于廟焉不廢警兵之守

擊楫誓靖中原賦

照虜未殄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愛叩舟人之楫借言表志顧恢天子之京時甚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情晉元樸敵之未服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秉天整之流擊楫[illegible]言誓復皇都之故原乃援引蘭擢旁聆瑤幢一鳴而蒸氣先奮再鼓而群心

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于大江吐家赤心忽形言于劉木[illegible]天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胡塵久汙于京師戎騎交馳于洛汭鞠宗廟于禾黍混衣冠于氈毳戎是以胡狼氣之必敵顧艱跋而作誓方撓抗徐城獨決策以前征悅諸夏來平尚何顧而復濟豈不以同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哉作塹固之法綱維不牽也至形比客之言故家從匡盤以勇奮規運期而氣吞侶久有先于滔播定從不假于平原遂膺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背使龍蟠虎踞久奮

詠篤之孽吳鉅洗暴虐之隍糟極遠琴之訛謁長淮以比也復見于冠帶大阿以南也忍降于荆豫不淪江上之盟坐制日中之敵隆詩梳志車同昆氏之登慷慨論功柱前陛庭之疏向使无狄宵以示畀後君思之代終副必蠹余醜類塈吾計中尽翊折而申台本虞及而一空振契江而益大中興之烈操清塈朝還成再造之功惜乎大變未成而忽撓挾梁中流欲濟而還亡維楫不聞壯志[illegible]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于今矯、虎臣皆欲洛河而焚舟不規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民意吞附王師出撫持簞壺而咸至実食漿而以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遂迎咸集皆觀仁義之兵惟王拯赤子之无依奮神戈而大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發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塗号蔽矣然正教同之民簞食壺漿來旨王師之所現天涯如紛至遝殊其持義之至也救民于水火之速也忘吾之渴飢瓦尔一時之而恙迎二月之師饑飼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平戈所指因從氣以寔為濟善兵收不戰之功

人有耳生之喜瑞慶而趨也故雪炎之時脫離罔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領暴又以皆然非呂民而何以以万乘而絕万乘因致拒衛其小人以迎小人成事遣思之大狄宵無以殘民啓就背後合行師以啟訖馘東斯向方今也軍國發亮之犯人无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酬矣皆畏艱夏命咸來功可問于商后無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而非東征而怨也民望來蘇迎悅遠好也燕無攜式又安漿何事備青之物見人悅哉服之竟自坐見于功成當不恫于家至如是斷

三軍簞飽何煩輓粟之勞千里遄征不假望梅
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繼也何必儲食醴酒以犒
也寧韜挺漿然後孔雖落而心則甚至貪雖非
而情亦可忘尚羅同心之奉易云厚意之時亦
何異歲饑元重人不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簞
勞于高皇彼有簞道而饋軍者同力亦多投醪
而飲兵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本自有爭先
之饋者今甲辰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
壺漿簞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炎德經綸涅光得時揩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
有為獨收其復之功威際不移蓋際聖賢之會
統紹方維述其書光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
銅馬念再造不周也雖本自于神而獨進典
運也故能安于霧夏寧猶化虎成止戈之武野
時乘六龍御天之道也現其業務偕復符驗
握乾符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遭
際于中天體化剛而有作位至尊而獨受命
而其協放身人之應達辰則奮攬夫帝位元之叔
同飛騰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歟世而契也

遂得位內得親成摩治之風寬掃甲兵之瘥
尊既比于九五祈遲其于百六良堯位天之載
允協又復譚推開野之符人同赤伏大抵各不
毋出也毋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他陶而
後秋令我恢雄圖之超、濟大業以蒞、既嘗
陶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袖堯易伸
淆躍仰閭符之高命果說際其周致兆應金刀
林飛白水赤光之照地已新于舊金之際任氣
之驗也又見於李兵之始由天意之文爲宜帝
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然苟不然而何以遂合

耿氏投鞭望以兩從肯使吞公飯風雲而飛起
故得息監柴之奮諸旅野戰之羣龍同驅既止
于九矯皆實雜見于高祭靈既自乾轄五馬渡
江之化功虞皆厚矣同姓入宇之從燕威加諸
時也有鱗集之歸雖知其公也檀同行之奉翔
知天祿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璽伏受天命而
遠跨于涅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為本賦

李胄務卒志當通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
苦弓正以不枉而盡觴能之術張而弗弛自成

中的之功士有疑百行以研究諸一心而折衷
請存于我者苟不知皆則殊于外者何以示印
令也見圣師而由圣學明回重以回輕視考人
之為常要在百發而百中現夫李閑尚志修降
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斂驕奢誇自矜也
吾寧說隨故此誠身之道詢夫該木之為度以
動、惟時國端究倫之道草而發、必由宜先
審同之持義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為行也
行皆害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平進息則
為之一拖蕩世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翔表
百行於中知而閑言中視志在四方又為的而思
為矢設有忠信為甲冑者誘取防閑之固以言
行為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固我是以馨被者有
呈夫篤自動切戒于失錯發何異于叩輪示緬
辛乃從行書取若瞿之度反而求也踰言如敗
之仁同知身之修也有言切言終之方弓之作
也有向角向節之所決罷不蔑者曷哉切於射
隼枯不良者雖或奇于甘風理既无邪亦中斯可
如曾同說選一朝發含以為靈尚必從成終日
射從而不出嗟其于皮者從閑將耗之巧保以
弦者但知矯揉之急易言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
立以身修殆將現德於寶相異假於能於群由
如是則有志于張礼何拘于截記其直如矢道
兼得于成周試以柱尺直尋也固所不為志眉
中目也亦何敢忽敢反必端則還豈反害與人
无爭則行何有閑文當競、業、以脩吾之身
肯廉前功於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士固自重君宜問驕惟克尊於其德斯願立于
王朝亡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礼下起充庭之望
不待旁招凡秉命世之才佳存事君之禮然而
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齊進時乎慢士則蜷伏
道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無孫弱謙則群
髦思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昼接下稍亨
恭言德行道藝則必翔旌表忠信孝友則奇蒙
存是此說加于体統沒齒甘於棄掉神圣謙沖
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歡慕咸樂効於宮廷自是
束帶軒冕之華者恥山林之入望琉璜者拭目
以斯見儀旌幣者比肩而犇立謂知有道兮于
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斯其忠圣人在上既闡

有礼之三君子手仵碩爾乱臣之子大哉一士難
貴乎取仕位尤懸乎為居硯君好惡以次已進
退規道無齊以下自寡舒惟尊德樂义而見教
曙晚則翻流驛驕而矣佳隱徐莫不有道暇馬
而恥也吾自嗜然而改於立或无方必首劄京
之異律知不次自拔衝霄之旨是何居傳拆爵
之叔士守正自之則覺肆私位者因明月而按
劍則安又命者必岦鴻而避七是以好仁之后
首海濱二老之眾慢罵高皇致商府四人之匡
譬如鳥來不擇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

大兖令也無偶右文之處翔惟有德之尊語而
前席者非見神之論見而斷壁者非押闕之言
天親不是存商榮未超宵門尺今難承之西同
為援贊肯顧轉山之比往今翔攘主者以是改
宮就不召之足式闕礼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
者賁然而至以声以駭者皆然而視是之謂主
今尊吏士守士無可以出而仕矣

馭夷狄以权賊

夷狄无信嫡王當知今何道以能馭惟以权而
則宜副天猶夏之戎執為工宋同此道時之術

毋守常規夫惟克中国而接而方東九夷而比
六狄制得其宜則可以持久取定是道明威夫
作敵周則得而深則達肯守信以為常夷不能
而去不逆當從权而成待慕尔以駹冀予撫綏
持力而役逆也夜則為之備與冡豢而欸塞也
我則為之羈縻曾不勞於搽縱便自至于貸衷
有陋有底茯反化方之逆变和或擊運吾靈亡
之奇蘇見當變詐之元帝運乩謀而同趨時乎
等和則厚其孔以无厭晉或可誅則擊其處而
後之豈惟未晶云乎哉要在方略知何不其策

則然亦权何以係旧文之字也論劉董生以常
道而制之言殊班氏亦不知攘夷之事也固不
當啓和戎之說也尤非可元奈何專以読夫明
反與於中国泥于息民則見為於豁胡又豈君
遶時变以為脩同衷宜而永閏所以天帝和觀
或設匈奴之擊之宋尊约終阿詢利之的或曰
恇怯則同衷未肯修文明遠人多勁然而劉獲
之二不可以仁撫大羊之類只难以情恕故一
時之柎宜在大君之智馭術欲施於五饋殊六
胃誰之諫策徒論于三家儻矣其太之慶彼有

契、去、覺、而謝胥旂護亞西祖寘金城而覆降者
衆由策定一則遠施於西域一則穿許于先零
首況已行之迹各從制變之權故我智切戎于
膠柱謹嘗從于轉圜以定分閫而師必合乎机
之決出讓為使以容制閫之專喙于弋戈留也
不可以為常借御今冑也豈宜於偏信必審空
于敵勢亦濮防于邊疆方今點窮之時約乃天
亡之時今王師西一援

濟河焚舟賦

戰欲必勝將宜須誅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
焚舟涉彼大川背思返于故園火其巨艦示死
綏於諸臘昔秦穆遣塞叔以襲人趋晉翔而遂
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乎喪將三年之戰也又
貽記于寧踢今師再出但懷奔比之羞雪恥不
忘常起御東之志意明乃據慨舒情攻呼羽戎
謂將之屢敗也固推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嘗
先乎致忠昔也喪師曾愧方今之策今焉雪窮
顏收一戰之功由是授虎旅以但推把纖從而
永遊全解驂之道厚遂舍舟而自擊並前勝也
俄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將復濟積吾壯志已為
死戰之期處彼士心決作生還之計莫不揚一
炬以独決聚百舟而畢焚烈焰奔雷長烟走雲
俾歸者以絕望處往焉而之戰回視歸途兩岸
涛之千帆示喪述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
奮臂以長驅鄭國斂其兩潤戰從橫馳阿内之
地設關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殽尸而
酒泣撫夫撰晉既間國耻之湔處放西戎七喜
伯功之並顯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韓惜好
謀而成也非不惟于馮椅百敗而勇氣不奮一
勝而戰功愈多歸士與厭而熱嚇威烈如山西
不磨誓必破于秦而輒遣船之項籍悲不還于
易水小明既之利輒憶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
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罪罪之罪焉圖一眚而
速吝從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于戰之下仰焚
舟之風烈凜然如在

本猶則精神折衝賦

本既揣固人斯服從得其爲以制勝致錫精神之
折衝後士附東崔肇聿崇之謀威風遠駐望籍
奔突之餘切原君得士明昌國以是爲本爲筭
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用則懷柔何陝者自閑

声而遐邇蓋朝㫖為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
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观其多士
同德一人履精甯尔經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趣
奇兵習既閑于支肇勝自全于不争朝有德而
益尊人皆冀犹敵望風而引去孰敢争衡蕩蓋
威稜之震也足以聲動于華嵩叠望之餘也足
以柎為之仪則人咸想于风乘家何苛于声色
宜其工兵代謀大邦畏力曼予不出于樽俎兵
自羅于鄰疆奮威必踰于孫吳令果來于敵国
大抵万里制雄者以任閑不矣士四夫敢争者
以輕量于大臣令也攸父垂紳而搢笏臣主聚
精而会神悱胄儒而无敵宜不戰而屈人正縮
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晉達之讒笑坐都
狼秦譬夫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
銅墨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国威炅
氣喻不可鄒廷国家樓諸以无事武虎從風而
自靡賴厭雄于无形非得人而曷以矣五千之
驕隋何徒說于房言止百万之師処犀仁揺于
一士噴予玉不去則為晉之忠李梁犹在則挫
楚之頂刺多士之濟、佐中国之堂、赫然照

之則夫雖与敵望而畏之則殺焉敢當豈不見
汲黯居淮陰淮南之畏設仲尼相礼帰魯国之
侵疆彼有威都自奴者未免于穷拒口代可許
若猶肯于面折秦君搦動容歡而劍暴斬遂宣
灵主而喜邦歆禁方令侵游于岩廊之上而精
神折衝九有自開于有截

歲星所在国有福賦

国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
試宜加以驗之本精通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
感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使歲星之盈縮且遲
于上者象不虚示則居其下者應為甚速差占
景曜遁當所次之躔係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
現其端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
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养之時既循度而至止
則錫夏以宜其右符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
其地掛百晴以无數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
期時和年豐而人歌樂歲歸之兵也戰則必克
攸之本也事无不濟由亡宿之所居故鴻禧之
可徵越入遇此休推吳国之强晉寧得之果挫
荷聖之統大致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為之疲徐

趣而罰者或帝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居者各有鉞象讖匪虐惟歲之在也無東西
之去則福之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代人請驗
焉從之史以之得地有積班而之王彼有國之
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周之厚也以歲星之居久
況此應主者而紀于旄令主歲事而為之統者
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係於紀候有宣不見法
在元枵之次從致郅飢純居折木之津遂與陳
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躔之居也安昭
于旗警令也太史奏瑞清霄炳昊生治國之百

樂閒室避之手數如是則嘉士已登不必驗少
微之象刑章凡指何炳占貴宮之星主者以是
攸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新予歛時福而民因
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
星臨之熟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听賦

高祖獨奮漢國以成基有好謀之德又最能听
之明獨風負于漢業時以起允樂聞于群謀敢
擇善而行遊其提三尺以初興令西方之未定
謀不皆于東則執判利皆不採其言則冒介至

作從吾心之所好謀之與識居群策以兼取又
能審听現其運虎居起斷性物與善欲納則如
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
取豈小智識粗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獨秋于赫
赫計將安出每嘉約以說、莫不說許或悅于
鴻門謀主或背于去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敢事
言而蹑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命于東智明達
蓋由于天性獨將軍何以飛除周末御之切非
夫子無所聞愛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難雄之勢
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是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待曾為第諸少第也敢忘聞謀
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謀有如于澗流為真主
為假王怡陳平疑足之語趣裂郎拙錯詞用張
良惜翁之壽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
無路達然而即築為雇者欲居秦宮之富春虎
遠患者凡逐鴻消之訓謀高匪于往用氣何由
而可採所以聞東欲更問不悍于挑戰戊幸能
言見豈嫌于衣稠難者問趙王之在也不稱叔
孫之芊句奴之代也及聞婁氏之諾謀不詢于
壹士智難合于數天殊不知過雖問于有所致

必見于憪然逆令信徹四人爰劉休胥之變封
之万戶深慰械鬟之懇至茲駢項雖佸也諫而
必從偽範雖慢也矣非不好吾不愛于兼听人
亦為之樂告故羅条秦知鴻毛而取楚君拾遺
箕一時之强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夫子善讀漆雕受知令從仕之來也爰自言而
使之碩元叅心何心惟均飛有視吾使之可用
俾剗施為蒙嘗謂友叅門潛心諸子仕為非苟
于秖祿叅也所斷于宮使春蕪尺久當日則何
以我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現夫心本愛日
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叅
秖激諸人及門之才也皆欲效職於皇之于也
誰志進自惟此嘗人拔䓁参于圣叅雖當淵季
俾往爾于王庭苟好也但不有間歟然自視謂吾
之叅也固欲見于以仕俾而叅之優也乃可施于
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特訪旁既踌
偖門第之來聞此意孰知惟叅師之獨喜歟者
謂士之仕也固所貴碩師之事也宜无不從然
今道之將以行則窓于一命才或未克則难求万
鍾踊尚進于斎廷節自適以謹客所以進則未
能盡嘉言于頏廷畢其志道澂高稿于下農意
有帝王之叅者使之為郅在言語之科者使之
詩金苟仕此子之言叅安得叅言于將叅今也
師以為可而孰切于退託道既未旅則尚賢于
涵泳志有同于曾点樂一丁雩藝或及于舞戊
始當从此彼賁求得而活者騎亦隨矣干祿而
叅者訪何迹哉豈若此心不求二齋祿迹癖帶
于丂栗屐攻闢里矣惟子聞因㚖夫何必讀王書
子終智有民之説使之叅邑尹何非製衣錦之才
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
已則從叔師之可而无隨日未使斯人也出而
仕焉功積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有傳檄而定賦

世仰是王威行善夫既望風而靡也竹一二之恭也秋
可傳檄而定為王旅既與將大蘇于遠途軍書
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運
多于天下役隨于塗炭也无不懷我則闡王号
令也孰能負嵎林然一忘昔地强以望焉于以
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威鼓民恩已渾

百里赴闕壺之念中夜徃車馬之會前月十行
之札之安四海之心究宇雖遠已敢聞于大旱
尺五所至自平難于當人是宜數百世之仁見
收三軍之勇界書至河而則鸞万里之明見衛
入化軍則來一呼而祖左何在家之能然置斯
時而回可極後不毛之地威也晴從馳呑禪羽
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强人之服有必假征誅之
民從民之望若止項兪令之宜令也元矣稱王
師之至欣然開軍檄之傳自然奸雄畏力而屈
勝老稚開風而息肩所以光王閫仗函祓首安

于滹沱隂陽道使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
見于歸心固何頓于馳檄殊不知進者已附而
遠或來至弱者欲來而强梗作敵敵我形側但
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撫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
擊俾念怀德而畏威俾不内爭而外狄禦舌而
喜五十騎宣常轄士之随畏戟而下七十城何
同狂生之翻向排戟商之民家則相度見漢之
人心焉悅随則何以當爭王之紛擾也可空言
而晉動之且可畢也乱斯已而固是夫通敢在
郎上諭意于蜀道守夫鳴鏕牽駝請于高處畢

乎我鈐䇿之偶也既務于詩論帷幄之臣也又
加于當討保万姓以感悅譽百萬而退明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並同于
一源究兆両端皆良知之固有初无異体以大
本之中存常閑才非曰於有殊人或多于自異
語其大体則似有異同本之一貫則了无參差
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磨充究厥本源是理會
何于二致現天明睽意冥愛欽自持行之閨門

則致伸身之義敬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其匯
斯心之孝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
候有以以帝先思因所性雖而異之难偕安有
生則豈不以親其親而固不失親若吾老以及
人之老篤近孝達雖則有別孝新如波李由内
於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兼親
之際雖同殊塗始約保探睹而言訖云異道大
抵孝之化也先以情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爲
忠于仁則宜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餘害仁雖
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活當戒波

流之端會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籍之
訓功多事寡修身及躬之陳是次也會精粗于
一致之中合內外于閫帰之地使寡過者知厚
親之道而敬親者洛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殊
而先後豈殊于況妻尊而安家道同曾子之三
愛則无差本墨氏之之二歷後道不明而去本
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問別殷孝也而渠溺鄭
人之道摩頂仁也而或論墨子之風墨皆得于
性失于彼家則觖而長虜而光純若顏回可並
有虞之体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

下之得其以是仁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見以月
閑雖有殊品求之于心初無異致信夫仁孝之
道雖二致而本同流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軻以道鳴賦

周孔既遠孟軻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
善鳴何雖名世之君闢宏一聖把此覺民之術
民看異声嘗六國之下哀有二帝之可考以兩
聖之才而无新說用以宋王之孝而終于労老
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
獨能以道現夫名重楚國季傳于思復入聖人

之域 奉欽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
鳴其循二儒仁义之言一段于孟閑六藝辭主
之教大警于曉落落二百餘齊于皆岦飛之天
三十二篇芳吾微大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
乎心而入乎耳寅千載之光之病豈没世无聞
之恥時時驚說鼓木吉于諸儒往來吐祥和金
声于天于誠以顧之辯也非出于得已況之說
也不督于礙情公何承道傳之與比雖德衰之
已而知草木无声而風或撓矣如金石无声而
人或擊之苟能一鳴之善易能万世之知久而

愈顯同其雷霆之勢大而且遠无同大丰鋒之為
容不由別王伯之單早明礼义之俗化一時鮮
道也信閑声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湛音之不
已循聲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桑韶
斯能之后變辯若鈞天小為文之驛氏敢能倡
正道以相和誠異端而力排南蛮之鴃舌豈巧
舌之能駭天下之泉音豈抒音之孔怀得申說
之不惑由大声之孔舍且異天鄒雲嘆其善焉
文徒和于江農親晉未嘗他也辭只見于詠味
惟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

二群儒敢節于邪説處士不容干攢設然別先
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无它由孟哥之不墜

殘月如新月詩

近晦月總在蕭輕夜向曉已殘孔欲盡忽見恍
如新花桂沈清影餘輝知半輪纖纖兩頭玉鉤
鈎一鈎銀明以弍生隙光疑太遲費耗接請起
早深拜誤佳人

炙背俯晴軒詩

炙背情方適融霜白正曒何妨還曲几相与俯
晴軒愛晏欣亭矢閑身得負暄映簷成句醉扶
醻謝奇溫室止寬琴色犹思奉至万桃花蒲肌
骨宜句懷王孫

置酒沛宮

漢祖功成後时同过沛宮还御上心喜置酒故
人同高會足遺老歡歌和巾童方教新笑舉契
舞旧英雄內一云樂已感勝日闕加中謳懷慨悲游子軒昂賦
大风不為湯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割蜜房

場圃功初畢天寒樂歲穰山居收蜜課篝外割
蜂房穿羽依晴月纖腰招曉霧松力開户牖棘
乞存甘香作室何時再趁御來用壯育花者
處今日為君嘗

黄知橘柚來

一舸放長江遥林庭處黄自知来橘柚先已照
滄浪綠善淩烟落金芭射日光相迎蒼駐雨晴
識洞庭霜味說江陵種庭岳萬庙荒何如船上
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詩

十里當初敵臨机勇發危草山岳已遥背水陣
尤奇前津書識有行权我独知止阻投死地何
用恤犀疑枝帳終如约傳聲赤鹿捆投吳非紙
上方略要侵空

鯤化為鵬

鯤大几千里揚鬐氣日譜一時儀化羽万古記
為鵬騰撲躊腾比龍門不足登天地將轉後雲
翼快飛騰怪无吞諸志吐式莊叟孤鶱飛典臭
躍會不争諮矜

一月三捷

勇世膺揚將身從虎穴探去師心不二一月捷
凡三我卒時非久边庭戰已酬䄂戈寧遊北露

所屢馳南轅旅邸思奮猶心敢違會七旬有留
格較德可無慙

清泉漱塵襟

騷客事幽尋請泉一派深居然浮塵氣聊開襟
塵襟敍底閒眷在澄波濯碧岑塵添山泮越盡
滌[illegible]心隨耳何好聽吟詩更喜臨泉我天下
樂怨坐讀書林

復見官軍

元朗平京邑歡聲與道開不圖當此日復得見
官軍將鉞來何莫壺漿意已勤重睹貔虎士盡
歸大筆肇王旅方馳電兒心極望雲長安十方
戶拭目待吾君

物色訪舊兒詩

肥遯推吳子招吳佣蹈也嘗求思舊今物色訪
犁方聘問斯終得形容尚未忘至哀方嘗諭蒲
乘還搜將不羨雲臺繪延歸釣瀨停高風今尚
在江水與俱長

冀北馬群空

冀北雖多馬知惟伯樂工故同良種去便覺群
屋空還視千蹄中先收八駿雄詩閑餘布野无

復見追風騎殿方舞逸駕駘宜混同僥非承一
顧鳴意孰能通

習馬長楊

猩漢承平後鏡、武不忘整師臨五柞習馬向
長楊莫野東雕驅天闕出驌驦騰射熊馳
騁華山陽黃路平歸猶狸迎八駿良上方勤揆
武顧賦翰林章

飛泉漱鳴玉

翠巘懸崖底飛泉觸石鳴跳珠不勝亂漱玉有
餘情水落千尋險風傳萬壑聲玲瓏鏗鏘韻激
識破護吳謹水思遺珮冷浪想濯纓何須鮮更
韻聽句賦琤琤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和曾氏遷齋汪公尚書詩

遷齋慕香山之高讀達哉行集香山詩句次韻

脫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閑游即醉眠大抵浮榮何足道生踈何曾得自全朝廷在我作閑人易糴錢二三千一種共君官職給假得身來已五年〻〻疾除已十變老後誰能惜酒錢塵纓世間重〻傳七十八十百病纏千万人中無一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翁頭雪白貧家難健亦天憐每媿尚書情眷〻為君一醉一陶然其間氣味都相似花在病龐房堂前月夜徐行石橋出界〻棟宇相連延歲種得田一頃餘萬產處置有後先更不俗物當人眼遊魚〻遷田〻為君奉陪歌經歌不好並有散卷未知

遷齋示池水大篇數元白体相答

遷齋一片心已令推與此火時念此念樂施到莫羨婚姻成者乘與想不知其義氣追古人仁風動素榛利益及物〻方便形事〻先正有此言諒流聞有自外家有大地清波照叢桂夾肴不問誰小大听盤器及其舁將洞一兩張請此我旧為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往〻多剖已向來偉可分埒冤喻一化心動力不遠不浮尽如意安得有背財以比池中水未〻則應之吾心斷足久長安荷重余力疊〻遂滿紙病足上僊亂三誦为之起顧慨不容次思言不能止公曰效答式只用元白体公心为天通言合孟〻氏再采如水大比意忘不羡黄金土同儕但恐無此理永〻易足用近止及鄰里上不过飲食下亦上濯況求財則無厭來不問遠近應者力已竭求者殊未已有如一富翁獨處百家市始焉遠什不同富本相济涂波被四鄰人情皆可善久之竟望重爭訟随諺毀不言理曲直但謂富者卿覓錢有至仁執病在博施所以漢列德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宅然百万取散業有富各有分取予无不易生長在田側蒙事熟於耳頗亦知為人饑急力不計旧言出於仁〻增言哉以家二者若不同〻皆于一揆彼荀无君其兼〻受凡莘于豈性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与愛

物要自覲〻始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家旧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不衰影髮黃齒
如見義榮同古人同里咸歸依崖量海深同仁
憂佛慈悲屋然三達尊後生顧影隨爲作其學
集窂以月爲期平生持護捐自收何太早算學
鄉下惡不欲蒙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略不遺
以此娛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行漫遊枕龜食
蛤蜊但歌客長荷肩飲直吾師鄉黨隨恂〻明
友示偲〻凡我同盟人共當借此時問我遂行
所牢容挾宋森者吳古有約不功亦不稱此意
豈不美謹當守薰規追我杜陵老從它人見嗤

表兄陳安行過右司仲見過大理丞

余近大府丞寄詩爲贈次韻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此以旧
若無有楊惲書安得成盲寄新詩欽厚意却
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知惠老傳盛
氏甥
爲親敢說宦情輕分逐委蛇懶自營朝修一時
偕寸進遠齋新句已先成團師況復今固實武

子非惟夢外生旧日呵重今欲冠此恩更欲到
彌甥

遷齋掛冠次韻

致仕吾非不待年乞礼猶自合詩求田在圖往求
衣冠掛不顧眉壽香火緣富貴出來先贊地是
非衰也猶崩然鄭峰相對而真嘻共仰元台爲
大天
世事相牽無可期手生待足是何時把官不作
此閣夢紛紛尚餘三徑資然後金章寵遺思黃
冠野服自相宜耳根剩得長清淨理亂從今不
同知

余初除西掖遷齋寄詩以二絶相賀
綸爲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
辭謹次二篇爲謝末章以屬安行

禮慶生如寢之來叢桂還分一葉若紅藥階邊
懷老謝桃花觀裏憶劉郎省煩吳曾書帶喜想
見慈親色更康無忌安能真酷似顧從外氏借
餘光
敢謂封綸此亦幸從秩級紹餘芳紫薇從直
中書省叢桂猶爲同舍郎太史書傳得楊惲謂

陽情厚為奉康外家宅相君餘事無日何堪比
夜光

余巧郡得蔡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宜鵠退飛青雲高処有危机屢遊西旧
成何事哉向東風歎式微塞馬云何真是福鱸
魚正不為知我休論無盡人生貴且奉潘与得
賦帰

約訪王卿正四巳而中輟次韻

帰来親戚話通情準擬流花得再行巳荷遅斎
客㨶武致從前古遽渝盟烏衣門巷人非遠謁
野禅罷計未成官巳得閑身未暇因仍恐或过
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韻

一冬趂見晚霜寒未得飛霙萬里看多謝黄堂
賜生色歡從亂雪倚欄杆廣寒高安有水藏柱坐
久空餘水在盤嵗晚頽呈三白瑞要觀積玉滿
林端

清高謝觀雪次韻

衛雪上層閣真成清且高主人凡御峻坐客笑
談豪流對詠安道賊梅思番日好因思映夜深

飲讀離騷

真率会次韻

喜来諸興得還自烏衣相会總情親標間正好
酔千日林下何妨見两人閑暇正應開口笑談
諧大抵擬反真夜帰更作驚人語旧代以来筆
有神

楊参可慕集余方帰自桃源不及陪次韻

屏旭尤便野性情故人何事維相逢賦帰敢慕
陶彭澤自免疏希雨曼容恭酒交歡情正洽江
山詩助莫方謾嗟余誤入桃源去帰路備城閑
晩鍾

汪建可招遊城園次韻

城下名園秋老怀乳鴬飛無数低個寒梅送賜
曾先到撤緑留春喜再来眼底芳時能几許楼
頭佩敦護相待主人好弟不嫌客素壁揮毫又
一回
满衆酔醺惟雅怀更添林下趣俳徊平湖不怕
重門阻勝當何妨後日来酒且已随斜照遠詩
情无待片雲催暮蒼枝梓欲帰去望一個林首

重回

士穎弟作真率会次韻

何羨祖希情好除朱陳累世意交通男娚中表
蝸相接兄弟聯承世世更同参生本容政娚于王
盟全稠遠斎詞日東愈得清閑趣半酒不妨侍
一中

吊王卿之表次韻

责嵗同登百尺楼相期春晩更重游舟藏大壑
夜戕去橋勝清溪花自流世紀情親真是夢四
山風物總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空使文皇歎

薛收

壽雨次韻併呈郡守吴居文

一犁祷雨雨此心天為通為霖三日足起舞万
家同破娩朝方典翻盆夜正中随車真響應巫
覡又何功
澆印日無幾載芟春已袪龍神来即岩香炷焚
流自〻吳受塵坏堪為李稼遅〻浲野水已
足皋告飢
雨師争自效風伯尚何施喬澤由分剛心餐娩
春祠農功今可済水利更毋壊告雨無煩記行

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学士奉祠次韻為賀

屢叛銀黄給事中忽聞嗔渡浙江東長安免
手遮日圓橋奠陛船引風塵継真祠身暫逸旺
聯内閣春方隆且帰同伴遶斎花便看鋒車召
此翁

送安表兄葬次韻

深沈仙洞鎖神清万壑松声不似時宿艸他年
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気象渾如旧劍
佩風吹儼若生犹記王音称酷似始知無忌乃
其甥

尋春次韻

一自東皇天上来坐看芽蘖趂枯黄化工潜有
洪鈞轉春事何労叠鼓催晩景㒵凋塵再録去
年花謝如雲開賞花携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
便回
時来陌上雨班〻同社相將便出関席地亦堪
尋酒所得園裡為坐花間從教多病須行樂任
是清貧也破慳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得此

身閑。

次韻十絶

休官

人生寧問艸堂貲，乞得閒身且往歸。慙愧旧甥
偶就隠，淡然相对两心机。

答書

故人惟賴我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旧日热心
今就冷，向来已自得柳飲。

見客

客至何妨送与迎，門前羅爵亦人情。可憐寒士
猶相望，時有瓢来柳贊輕。

出謁

杜門却掃實多時，間傍人門亦漫為。茶竈筆床
烟浪去，自疑身是老天随。

赴會

幸自未老已先閑，列処時時尽罷还。更欲相邀
蓮社客，共尋精舍上屏顔。

病起

老去情懷百不宜，上楼腰脚覺舒遅。遅迹斋寡
人难及，病起精神略不衰。

安心

但使心如水在槃，坐令四体自然胖。有人来問
安心法，將汝心来為汝安。

讀書

伏老無如大字書，聊將遮眼度三餘。有時忠
義忽相激，闇遇包斋孚于斋。

樂影圖

樂影同彩李少年，時笑殺當年宋落期。公道世間
惟此耳，年来我幸不相欺。

修养

聞道壺中別有天，能將俄頃比千年。千年俄頃
俱成夢，只任天真却晏然。

同年劉貴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韻為賀

先生久矣愛吾廬，絶勝揚雄宅一區。騰有珠宮
来海石，不妨茅屋繞畦蔬。来書已許尋前議，同
社方將約老驅。更約相邀須真率，東公堂可坐
間無。

慘遊歸駐自吳門，上封章叩帝閽。俞音肆領
旌素節，華文進直亦優恩。淵明抛句群吳和練

傳佳名万古存加我數年祈謝事此心難与俗
人論

次韻四絶

和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媿可攷羨公八十未衰癈曾孫喜見
新文禄尚想當年擲鏡翁

求菊花

江南創見喜秋芳見說閑花徧海鄉安得一居
香盛處帳中巧作宝毬粧

從子濂滌菜屋荷池上

樓臺墻宇家家月楊柳荷花処処風景最喜兩涯
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山亭納涼

不讓西照為朝曦城郭誰知佳翠微天幸外門
才咫尺致陪杖屨夜忘歸

次韻士詩

山行訪老問年

田天炎把褐衣蕈蕈閑畫中別有天崖髮雖長
深來覓精神愈勝果何緣公言已老偶能尔我
本無心只自然再祷百分才及一定應椿寿八

千年

二公休致我來歸保可圖栽隱士衣比己屢謀
登竹所君其無各造城非人間厭見手斟樂
処但當順指揮凉氣一新宜近酒盡箸莫似向
來循

堅 鄭貴溫恭杜

秋宗有感

公看魚雖爲鶖鶴脛雖長斷則悲世事不容
人若較秋風自有葉光知去奴難免交新絶素
有寧須手自持宋玉賦偏終未達只如老子笑
成詩

諭悲秋者

黃云万頃一時收喜見高空風露秋歲事及今
將吉畢人生到老盡歸休同知景物能無感而
有癡人苦過憂曾次業然無一累室容秋月使
人愁

旧蝸廬酬之案

神明未竟晉公衰老母尤欲先年怡苑寧王忙
無許寿年之無忌不閑詩秋閑对酒劝酬処夜
月來橋來往時但要兩家同此遣不須更遣分

問知

八月十四日携家泛月次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一城惟此占秋多水晶宮裏
清無比何用重登漢駮娑

九秋風月正分平盛滿光晶分外明老子此行
端不惡夜深戕滿圣之淸

稍先一日我中秋行遍芙蓉老菊洲作是安排
却非遠不如乘興往行舟

猶記年時看水嬉不如此夜月相宜仙翁一醉
兒塵世為問姮娥知未知

草草真成一段奇比鄰非不借餘輝枝與何敢
侵風露略埋塵間且功歸

次韻十詩
懶寧仙家煉大還但欣晚節在林間鶯行免奏
三千牘驚鴉難參十二閑短艇有時浮綠水輕
輿到処賞佳山羨言冷淡為生活冷淡終然無
後艱

秋來病体費支吾深閉柴門臥艸廬簾裏多奇
醫者問話樽邊与故人疎時須勉強陪來客未
免辛勤答遠書此外儒生真氣習閑編把形趣

三餘
大樂舟行岸自移机織何必更深思兩餘坐見
水三尺雲淨喜看天四面荷泥已殘霜後蓋桂
林初綻月边枝閑中気味深長甚門却西風總
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時衰病情懷百不宜祇好灌畦
陪漢叟更欣寧園樊遲逢人少少須傾酒得
韻匆匆且和詩琴意高低尤自適高山流水久
心知

偶旧相尋向酒边相忘情話更怡然人言難遇
双延陶自愧叨聯兩大夫只欠先鳴詩裏過何
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別有真消息莫為人間醒
者傳

從來憂道不憂貧晚向閑中得此身直把宦途
如夢过任他世事似棊新坐間可說旧時話眼
底幸多同杜人賡唱本非關燕樂莫參末路費
精神

自憐鶴髮奉慈親家累還欣託室鄰已向雲間
收倦翼甘從波底作潛鱗蕭然松菊連三徑誰
謂神仙隔一塵野服相從成二叟不須更現宰

官身
笑它咄咄向空書既老投閑許未疎金囊有奧
長自足門前無爵是否居林論似子丞塵襪莫
問高軒織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騎色与
人鋤
秋宵坐到玉繩低歷歷明河數挂枝重露半蒴
蕉葉徑好風時颭蓋荷翻不妨起舞弄清影何
用撞鐘奏小詩獨酌困人垂柔膝更指病眼一
楊眉
秋到先生舊州學涼飆林葉已飄黃漸看　天字
清霜肅更覺人家白晝長歷世既經三折臂坐
愁何必九回腸世間萬事消磨盡猶有詩情未
還志
客自中只韻
三年此月待逢開盛意勤拳不待催預約行人
酒已某光欣數客昔俱來詩句古到先齋韻酒
與方濃莫算盃更歎秋深留勝踐鄉枚後棄可
容陪
卷着開時定自開芳心深靚不容催上人又有
新詩出佳客應尋舊雨來樓上已聞香撲鼻賞

前俟放酒盞盃高燒銀燭照花腰更到更深六
頌陪
室處他本作"次病足韻"
定數無道偶与奇逢人勸酒更安時不於桂蘭
量長短空為彭殤較壽遲雖是一時身有病行
間九秩孝无期外生六十頭先白杖屐相任最
得宜
寄和三絕
脫掌
繼傳异遽怒何處環境巧手鬪秋神莫言名利
如轆轤猛烈相自亦在人
僅教逆技僅多般畢竟甘心受面謾解把人間
義撥
半坊戲不妨天与大家看
假合門間有於身使形全在氣和神主家初數
悦偏
牝壁國綠虔休時商木人
歷宦亘耐以二十穌許未亟為次韻
老氏正求知我者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
皆由命從有功名已過時覽鏡形容端復我迷

鄉交友定後誰憑親多年方难老家尚尤欣來
竟衰救詩至今仍似旧裸對晴合自相知新詩
以便篇、和賸地还容处、隨尽永劇談俱喜
何夜深清坐更忘疲袁歎行已初無玷頤李持
心不自欺贊棠請班叨簡列黄金擔帶忝同夤
六旬顏衣抚加觸八秩如公高自持但仰三尊
知若度親云十樹敢輕嗟無情到此方为達翁
病從它不用治世事只将同蝶梦人生几得見
雞皮現書自遣非求解秋菊餘行要厭運倫熏
何妨會勝冒便游真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干
指係喜嘗歎有十個报詩要同親自到赴庭直
以散為期醉有雅意非謾醉基社清吹笙為基
白髮只宜君般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與來往
長路倚此意終身誓不程

次醉少微兄韻

江楼比屋古城隅彼此請俞不顧余南院諸矣
今有戕東床住増竟誰如婦御年亦非全老对
酒情犹未覺疏來往両家无愧色好月端合老
挈御

桂花方開約客次韻

久疑岩桂促遲開留待生朝伴年杯花去欲尋
千日醉客來同引百花酣吃臨高閣枝枝秀好
判閑身日日陪家醸不值君不惜莫教餅罄耻
為罍

蔣德尚恭会展日次韻

恭杜经年飲哉面身閑深年屡参陪一句又見
朋簪集三径还因聽履開休苦索居徒面壁何
如相遇且銜盃留田气象寬初約不礙重尋旧
雨來

太上皇帝丕休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郡太夫人適斎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爲賀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遍籍推恩總及親八秩升班
惟二老九齡拜命更何人春初慶席歡抃在歲
晚宸綸喜共新須信長年多富貴秪因同見會
昌辰
吾母年高絶等倫癡兒何幸得榮親九重錫類
真千載八座承恩只一人共仰門流慶遠喜
同分弟姪光新两家盛事人争賀和氣薰為勝
裏春

次題曉上人閑静軒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兩地相望數里間我已得閑
猶未静子雖處静少曾閑莫將花与夢相似之
用心如不様須要識得中真信息孤雲僧事兩
相關

次韻十詩 恭会

歸來鄉曲大家閑同社仍欣取友端無事衔盃
何不可有時会面亦良難少曾環坐ゝ長滿賴
有主盟ゝ未寒琴奕相尋詩間作笑談終日有
餘欢

老態

男甥舅遇不為遅肥豚猶當未老時東晋雖懸
吉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随公閑九秩身方徤我
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醋似腹心惟寄兩
相知

晨朝懶起

坐見一窗及鬓膳只為朧曉夢到無何寵涼風透
真成遠日出事生还更多過臨已难堪懶履齒
搖初不為鄭楼回思蝸陛班心處日ゝ奔趨向

駁姿

見客

車轍長多長者屆相過皆笑席門深寒暄固有
三分話臭味還饒一寸心客至自應閑不厭年
來覺老难禁應酬既了無餘事面壁何妨學少
林

晝寢

才很甘為世所捐不如高卧了餘年時逢毀譽
心無諍間有詩文手自編老去已知身是夢閑
來更得洞中天薰深午寐渾無念只与向鷗相

对眠

喜閑

投閑時以醉為鄉人既相忘我亦忘兩足已勤
南畝熟風清更愛北窗涼規落雲千疊度
看中庭月一方時援素琴聊自適誰能更作鳳
求皇

杜陵鄰老共襟期門外紅塵帀与知近日頗荒
攻隗課多時不見遣齋詩竹深荷淨相留處月
白風清偶会時地僻衣裳俱自懶黃冠野服淡
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篇想逢佳處輒欣然明知無子
可傳業每遇爲文自入編牽世慕名多諷誦惟
公著句得從全箇中相似詩方似一等不爲名
利牽

即事

旋揷杉枝散曉曦緩搖輕扇自融怡調琴不用
求成曲得句何須撰作詩無復趨炎同樅檝但
能尋睡李希夷太倉日食五升米老矣不嫌人
更嗤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輕輿連日得徜徉絕憐林下
朝還暮不問人間炎与涼睡起閑情方自樂斋
餘歸路未須忙何時更向川溪去爛着青鞋走
待亭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燕居晚歲更申〻外生但喜
長依教一笑相從莫問貧閑裏只將詩作活酒
邊猶有筆如神乞言投几俱休論且作羲皇以
上人

壬戌兄年八十六史子父八十二舅
氏八十一会子適斋次韻二絶

堂中三壽壽同時黃髮相逢坐更先參生共談
宣政旧風流不許後生知
閭里旧游能几人遠斋猶有筆如神莫言二老
林泉異各現寧安居士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北行日録上

乾道五年己丑 時待次溫州教授質待充公守 承蒙受仲舅汪尚書不歎之碑

十月九日辛卯邸報仲舅侍郎充賀正使曾總管覿副之

十日壬辰蔡與以仲舅書來辟充書狀官二親許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微寒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樓稽餞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友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父酌別於少微閣醉中留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貞一見者驛亭仲兄器之起声箏澤相送至壽寧寺仁父姪三飲罷東行宿君泉夏家店去城一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驛行二十五里宿荊山上方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店過縉雲縣少從仁父即行道經朱生潭山水秀發葉秋綠觀聞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有如狀如履如甕如舟者皆以貸名双頭岩白巖烏岩皆奇絕白岩尤立臨溪松竹秀潤烏岩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五虛宮路田顏南岸石筍森列有亭翼然僕夫曰此初暘谷也中有石鼓叩之有声以既濟石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獨峯大松夾立清溪映帶取視林間有巨石吃撫如雪且行且觀過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忘歸院欲初暘之失逕回登焉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火鑄鑿旁有小洞一石橫陳如堂松風清微俯和湍瀨是真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迤狹峯峯之上相傳有湖嘗有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隱有車轍世言黃帝由此飛昇塘曰黃帝言道鼎之地人曰静學吾戲天至此而不見峯後六山如屏奇石皆翠始望之

高列峯外自謂儼登其上必可俯瞰野湖下有銳石僅如一笋及即之後山麓迤而進醜石笋亦不可跂及而其峯獨上摩穹漢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蘿登後山之巔者就竟未及攀乎是知此峯真衆山之宗非凡目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室洞路拔而上一竇通明昔刘先主於宫之外横木為床以居至今遺箸猶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恨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巖懸崖數十尺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竭下鑿小泓號之名公還墨糁諸四壁逕史介夫趙清獻公皆在焉携酒对酌請坐移時亦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字小憩宫前兩亭雇賂儒覡乞不得去洞心駭月生所未見入按上方相与痛飲酣詩辭墨淋漓擲掃满壁粟烛朗誦傍若無人詩稿擲比益自喜山居士而下不知其幾闋十之三四不能盡請也宫前有阡書赤仙總真洞又是日行四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版各置醉墨高處謂黃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在縣庠閣有上宫名妙庭相去三里而近它無勝槩有澗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中甚寬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為睦冠盜去脚力既倦不能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西數里間山川猶蔬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横跨練溪小憩而行三十里飯黃店村醪醇釅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李溪猶二里會伴廳一兵楊靖自沼興回因發家書第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允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雨數早陰晴行三十七里飯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乙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父由新塘路之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望將入山擧手一揖而别四十里宿横塘暮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酒頗佳然比之黃碧躰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年姚尉應次見王宰楫為諸李批旁小憩一否尉已先飯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

愛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余店蓋过徑路
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
羅嶺下象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　又升夏店
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歷遇客將李濟華回
恭安書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攤楊家行三
十五里宿灰灶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傅店行三
十里宿溪滷嶺上朱店東門士人周思厚同
閑請話久之夜分小雨作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已間晴早作飯于同周
君行數里三題方到渡頭裝載既畢閘落舟
膠蹬渡房居以小舟般剝已又加一舟瀉乾
波閒久之大舟既前復挈行李裝舁援良
甚又叔褲金項挽縴徐行近石山姑同橹潮
上方急篙櫓竭力欲進為山石所激進寸退
尺舟人失色以能復上久方得过又挽行十
余里雨霽風靜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
已薄暮矣驅馳至嘉会門閉閉已久宿俞家
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
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於仲舅家飯羅
件叔舅同去僞謁副使會總管同登三茅山
工張司教場觀仲舅習射夜発家書第三封
三十日壬子晴同去僞見刘寮院待記郎中戌
天久之竟不見客次還羅架閣承去岁書狀
官也又還俞丞 正臣 飯李舅家発承局缪鉄
歸少第三書行
十一月
一日癸丑晴謁孔何李膺葉先生還平間丘豐
丞尤監鐔訪及仲舅赴副使会
二日甲寅晴同去僞習仪都亭驛郎中見梁監
門叔介范史吕郎中正已赴景孟舅既飯
三日乙卯晴習仪驛中已不及習於条改府梁
郎中訪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酹雾使副以下習仪驛中
閱礼物授衣袴翟緝及承局翁葉行兩発家
書仲舅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仪政府候黄御葉甚久周邵州
伯駿王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希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俱衣冠賀
國信所知閤直張沈張楊王林宋皆來陪賀
春節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共僞赴何季方陳升強
早飯於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發行李上舡
九日辛酉雨下遷摽篷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
張伯鈍劉邦達送過赤岸景孟舅姜子用沈
澤遠王智叟約送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泊第六書
發周德修午過崇德蘇彭年來送水結舟膠
帝梳才進更初過王頡弟于寔竂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
州仲舅入城同謁聞蘧登舟同行李同年康
卿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
訪仲舅破曉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
四十五里至平江仲舅入城同謁船由城外
至閶門仲舅別去一夕行九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至無錫攜刺謁孫虢州父子
中途聞其入城遂謁喻郎中樗以謝去春先
舉親子師子智訪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毗陵
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邀人訪李表兄良
卿乙同王直父餞于門蘇彭年亦來皆足入
船相見王江陰正己惠茶并以驢致李別于
荊谿館直父同行十里侍書而別徐倫恭送
船碁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呂城
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
縣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至泊新豐又二十
七里過丹徒鎮行三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
水淺良久方抵丹陽館沈柳強中主張迓于
門又携具館下惕恭同集使人通問於王侍
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與仲仲舅欲同謁王侍御
而侍御已在門侍李舅同沈柳強去僞別侍
御開泊舟金山因約同遊窮覽勝處主僧寶
印首座心侍嘉州人侍御方赴夔州不謂

得見於此以小詩道別又厚和爲八船別其
家還歸仲男招副使早飯抑强復携其來黃
墨卿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往使副到江
干先登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儀
顧至瓜洲登岸天凡風作胡採餘仲六俞尉
芃先陸秦與況相送從行李上坐船即行薄
暮至揚州城中水淺更餘方出城發第七書
遞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尚書世明等回
仲男起相見前處州湯路分送時為鍾引接
送狼頭帽五指子各一副拂手香四貼為斧
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過仲男方与胡譜
眩對語因与湯暑見於舟好以選鍾向書徐
知閣本中船到仲男見之約四更方得行辰
時到即泊去揚州纔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
故尔張帆而行三十里过露筋三十里到高
郵仲男入城回謁兩岸煞草如畫三十里夜
过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过界首二十五里过范
水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过黃
蒲二十里過平河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夜時到楚州仲男入城回謁
登熙臺應山陽縣宰晏新官話一揖於舟次
三十里过磨盤三十里夜过淮陰三十里过
閘家降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瑕驛前去歐家渡
極淺夜為救剝計使副借潮於灣頭神東北
風作欲候兩潮而申初乙庚開閘渡帆三十
里过清河使副上廟掛帽又过數里舟膠而
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嗣
而應護笑过歐家渡去清河十五里一行人
欣呼而行且感神既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
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纜泊山下見監鎮王
九思曾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
館下盤守登携具宴使副約季男去仍分冬
發家書第九封附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

覲朝拜歸館望拜　兩宮各展賀倍李嚳夫
偽遊蒼一山玻瓈泉永不可酌通現磨崖石
刻見同司法深謹提轄照戴王幹辦吳龍巽守
乾館請使副早食室街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
中依例就皇華館攜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晡暗客得李宝渡淮探問接
伴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趣楚守晚会倚李嚳
去偽趁王幹辦之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司接伴渡淮傳御小酒
同北引接禮信司高琚等傳到接伴使副名
銜正使昭武大將軍行尚書吏部郎中上輕
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唐括安
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唐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
登燕館酒並至攜以三盃而去移舟淮亭使
副燕亭上備李嚳去偽趙提轄会饮第九
書遣呂琴提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已下巳時渡淮
至泗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五

參使副使副五展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
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分位是日与李
嚳別
十二月
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頓縣境有
徐城本徐国鼎姓有徐君墓李札掛劍之所
又八十里宿晋陽頓驛臨淮尉晉客牛以駕
車為客所訴殺條子八十庸法出之元包振
救者大宗至提同知又闕宰相亦不免惟以
賞掾籍沒小是疾條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
容車乗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
寺大屋二層尤以琉璃柱以石闌豈上多唐
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於寺中待使客飲後
乗馬行八十里宿靈璧行数里漾水斷流人
家独処者皆燒拆去闔北房新法路旁居民
尽合移就鄉保恐藏奸細遣者焚其屋有一
庭起草闌戴馬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迤灵壁
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所遺也灌紐墓在
西岸荒艸中植安二石拔相去尺餘隆墨間

我淂泗虹以此墓為界縣外山上有叢祠漢
高帝廟也淮地荒凉特甚灵壁兩岸人家皆
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
郡轉運帖理会買撲坊場通鋪皆築小塢四
角插皂旗過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虜法
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
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騎車行六十里静安鎮早頓人六十
里宿〻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
塞幾与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州城新築雉堞甚整聞是五月下旬上畢旨
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於民城中人物
頗繁庶麵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
粟米倍之陌出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
酒樓二所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
席市肆列現乞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
倒臥御司書鋪般敗衣局湯藥察正任家餅
子圓栗去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郵
李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金鄉郡治顯忠
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正犒以三鐶士卒

情慨反逆歸劉殘之士不能自力幾殆于虜
手爲叙托埋之中庭有彝自投者尤多負郭
縣曰符離項羽破漢軍于灵璧東睢水爲之
不流即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蘄澤鎮早
頓又四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陣止
五日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鬢髮皆冰六十里永
城縣早頓驛口猶有竹縣本芒敬丘二縣地
有芒山与碭山相接漢高帝隱于此漢更敬
丘爲大丘陳寔嘗爲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
七十里宿会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頓酇三
十五里穀熟縣早頓縣即南之南亳湯所都
也縣外有虹橋跨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傍
築小土墻且毀損不可行絕得此入又二十
二里至会果園果木甚多爲行十八里入南
京城市井益繁現者多閉戶以窺吏進田騎
有余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
雄石倘圮已甚驛同睢相叙孰甲平向吏西
人自請任宣輕叙問 本朝泉兵之豐嬰惑

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愠承應人有自言姓趙者不欲穷問之云城中舊有徐大寧路摠管鄧宣徽弟大宅多為官中所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地即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啟是為宋國後唐以為歸德軍節度　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虜改曰歸德府梁孝王所都兔園平臺雁池琴堤皆在其春林隋石五株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至寧陵縣早頓古葛伯國湯所征也魏信陵君无忌封於此又六十里宿拱州本襄邑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為東輔又改拱州治襄邑本宋承匡襄陵鄉也襄公葬故曰襄陵虜曰睢州

八日己丑晴車行八十里雍丘縣早頓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故至今大人猶曰杞縣祖逖鎮此以禦石勒圉城鎮在東南本陳留縣屬睢陽國王莽擊翟義為京觀于此漢外黃縣故城在東又有葵丘齊桓公所會也承應人杜從自言邑本分邑有令簿尉酒稅都監同監共五員二稅輸粟及米亦納絹但薄而小其習只是舊時風範但改變衣裝耳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餘過伊尹墓唯一大柏木在側斷碑臥其下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傭車人自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喜見南家有人被虜過來御為義下有被僮子搜得必致破家然而其心也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縣小有眷稍可笑縣本鄭邑為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早行四十五里道傍多陂塘蘆葦過回古塚相望碑標无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憩飯罷以下是衣冠上馬入東京城虜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虜曰弘仁城樓雄偉樓櫓壕塹壯且整夾濠植柳如引繩然先入甕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次入內城相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曰信陵坊蓋無忌之遺迹也城裏亦凋殘街南有奉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試破之所街北望見

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宝閣寺上清儲祥宮頹毀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擺一牌左曰皮場仪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宋將軍廟頹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旧宋門旧曰麗景今曰賓曜亦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護兩門旁之左右皆有闕亭門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无巷街北即甜水巷过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邦人列观樓有聲豪殿飾甚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

宣和中官員也相国寺如故每月六以三八日開寺两塔相对相輪上銅珠尤在睹右明樓过大内前逆亮時大内以遭火殆尽新造一如旧製而基址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德樓下有五門兩傍朶樓尤奇御廊尤知縱闕二樓特起其中浮屋罔青者甚宇过两御廊数十步过文钞所入都亭驛五代正元驛基本朝以待遼使犹是故屋但西偏已齊為九字矣

十日辛卯陰晴歇泊承應人有及見承平者多能言旧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輩說有言其父嘱之曰我老矣汝定當見快活時豈知撥聞三四十年猶未得見多是市中提瓶人言信使聞有五百余人有旦望接送礼数又言旧日衣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毁抹旧告為戎所驅役号閑猿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耒作以自給有旧執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二貫經陌自經重役不堪其劳語及旧事泣不能已尚守來訪接伴使副使副遂一揖而向坐所上留守設胡床等其左过盖現闲要

而退接伴所得私觀物尽借于其物有定價壹付行人尽取見錢分附中常以其岁、如此又廣人發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庫多在上京諸処故河南之民貧亡钱亦道少鉴中曾遇蒲萝數杠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皆女子也都管喂甚主人會畢以移語試之又有万福包待制之語承應人各与少香茶紅果子或帨或咲喚者胡礼嗚者犹是中原礼数語音亦有微帶蕃音者尤使人傷欢十一日壬辰晴晷宴既偶衍使副率三节人與

衣冠出接伴位前对揖而出就褥位与接伴
天使对立三節人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
向阶勅两拜天使烏古論淳傳口宣云卿等
遠持使節來今茲冬適冒寒威宜加安労今
遣臣借璋賜卿等宴仍差西京留守郎譯放
押宴并賜教坊楽使副舞蹈五拜又聞勅两
拜再傳口宣云卿等來朝寔宜遠犒使旌矣
增原隰之導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
酒果使副措笏跪在勅又手受賜五拜舞蹈
如仪还立褥位对展状揖接伴退就茶次与
璋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石且側跪捧表
正使拜跪受表如以使璋仍退上物与之璋
退即引押宴出与接伴拜錢謝恩押宴先於
西側立使副拜舞說与接伴对行并所与押
宴对展記就坐点湯措笏離位少立三節人
東北面再拜待嗓並所正位東向南上小立
使使副初盞罷三節方坐初盞博子略次肉
油餅次腰子羹吹茶食以大盤貯四十楪比
平用又加工巧則下松子糖粥糕糜裹蒸螺
黄枕子餅子之類不能悉記次大茶飯先下

大棗豉二大餅肉山又下熠魚鹹豉等五楪
继即数十品源源而來仍以供以之物雜之
两下飯与肚羹三下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
蓋其俗也礼也次餅餤三次中糕攬次羊頭
次燒肉次割子次羊頭假鼈次双下湛晚饅
頭次果茶水飯又粥餅九十三行樂次第笙
方響三次酌所余皆作樂以送六有雜劇退
次皆有索帛銀椀為獨使副以下皆遍給以
待謝恩或去符賜初不及齊又是再弟十二
行依例功上中節酒罷出節先就班使副進
第十三行茶罷与押宴接伴謝宴拜來庚一
如仪再退璋土物与璋成五展辞状即与接
伴对揖降位退押宴私覿往回自此每賜宴致
十二月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過
宣德楼側東角楼下循楼街頸東过左掖門
出為行街頭北过東華門出旧封丘門舊曰
左武新封丘門旧曰安遠舊曰順常向中有
記作万岁山所并也北部方堙在路西青城
在路東間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两開一
門以通壇宮見據也比門内外人煙也西門

稍處軍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胙城縣途中遇老父之女婿戍边十年不歸若於久役今又逆衣裝与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為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十貫者產數户共之下至一三千者亦不免每一軍費八十緡姻錢於官以供此費東京有千户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千兵年行役千户者何來其人戰符離一敗止存數十人至此除籍為民又言簽軍遇王師皆不甚尽力往往一戰而散迫於虏談耳若一一与之尽力非南人所能敵符離之戰東京无保先帝已自捴動指日以望南兵之來何為逃去中原思漢之心雖甚切然河南之地極目荒莽蕩然无可守之地得之亦難於堅駐也胙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決所積甚多河水又与南湖通衛断右路用禁木權叠其上積草土以行車馬援東京春林衛陳鄭三国之境戰国時魏東魏立梁州後周改汴州并先為宣武軍節度使後梁以州建国初為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復周 本朝因梁舊許河右黃陽渠晉受畫河水隋煬帝開浚无引汴水開封縣有没溝郡衛信陵都也有沙海戰国策魏章言大梁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蓼堤自睢陽至此三百里吹臺今因裝臺本師曠作考王增築祥符縣有宋門山東門大梁城之東門侯嬴抱關於此嬴河右琵琶語也寒泉陂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中年縣蒴裘子時徐脱以孤有中年臺夏為官埭城曹表相持之所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擊始皇於此河決金堤亦此地長垣縣衛之匡邑孔子畏於匡古之蒲邑子路為之宰鄢陵縣允陵之地也封丘縣古封父国左傳所謂國以封父之繁弱賜魯縣有黃池吴王夫差所会 胙城属滑州故南燕国周公 討子所封左傳曰殷因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河決新猶曰岸去年人使过行数十里方得上渡今岁措置只就淺水 上積柴草為路里余車馬行其上累累有水澤声遥深險震

即有人說立道傍指示使驅車疾行河心冗
少停甚潤益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乘車
馬盡於此登舟渡舟底平元遂居於船頭呂
宇用杪兩傍夫以大杭為槳併力唱号使副
以下露坐其中分數舟以渡風靜不寒上下
冰合僅二寸許惟通舟處見水面數丈李
因渡本非通途浮橋撤去尚數里馬行三里
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
州道少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
俗号小灰洞蓋前路有甚於此者路兩有白

龍潭傍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淤也滑
即古豕韋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秦郡白馬
縣本衛國曹邑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袁
紹遣顏良於白馬關羽斬良以報曹公獻生
所謂守向為之瀆皆此也有滑臺本郡之廣
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濬州城
外乘馬入城早頓東廊有大碑曰天成橋大
師魯國公蔡京奉　聖旨書濬依山為州子
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決

故道遂為陂澤遺蹟猶有存者旧河起為通
途東有黎阳山因以名縣關上有大佛与館
相直橋之而岸也馬行三十里过庄子関、
出太行游流而上可至黑山故屬又名請御
河築三橋以濟行旅望范公墓作二山是日
供黃河鯉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遺佃車
自北來先歸云蔡州都與檢使宅眷子接伴
使有速於乎車相見一揖一語与正使皆胡
跪拱手摇肘為禮然何夫諱良久而去復由
行四十五里过伏道望府鶴落、前灵生又

功倍于它又经伏道河伏道店入湯陰縣：
有重城自北卅縣有城壁甚并繁盛大路河
南縣屬相州本二漢蕩陰縣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雞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
外安陽驛早頓馬入城人烟尤盛二酒樓曰
康樂曰月白風清又二大樓夷衡兩無名東
起三層秦樓也望傍巷中人有琴棋之雄偉
規模如諸大衛直北出朝東門俾回遠門
皆廨城相即河決甲所居觀文帝後趙石季
龍鐵燕翠峰儲比香皆舊馬東南二十五里

朝歙城故邢郡也中出西州最多故於繩名
天下俗傳溪拼鐵血所化也門外過安陽河
至更衣亭有碑記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
九日光祿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節建
元移建雖規撫甚草、然所創見也至此從
役馬行每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豐樂鎮居
民閒多者築小塢以自衛各有輕城西望太
行頗遠風門所嚴土地平曠齊趙桑麥相望
至漳河水循沙出中多居子路傳耳以贖復
南向循河行三四里許險處作柴橋以渡履
冰成、中有水甚駛戎以漸以柴泊水上、號
至與高岸平闊可數里土人號小黃河北行
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即漳支流也回望
鄴頗有漆古都皆在其地聞魏銅雀臺故基
挑在昔為縣虜以為鎮又經講武城北有壁
壘氣象

入磁州城門與州治相近冢碑字甚隱大定
五年所立過惠政門入札宿坊又有東營在
驛之東聞其中是郡庫有土人十餘人夜宿
登門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靈星門并廟
持使副以下焚香庭謁是日相州承應人狀
說甚偉衣冠亦楚、呼呼詢之云任馬有校尉
名日以三二百千便用一生二十年不調非
錢不行也既無差遣多只監本州酒稅務又
言並无俸祿只以試收課額之贏以自給雖
至多不問苟有虧欠至鬻赤子以償亦不恤
且歎曰奚以　宋朝法度未說務率且澤倖
祿添家又得寸進以自副吏民今此閒與以
隸一等吏雖甚高者兒望成甚次格又本
州以相攔有還分敵接伴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門化危雅
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作餅食車
行七十里邯鄲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旧
物也未至三里許有旧城戰国趙都漳水相
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无能為也趙王叢臺

在縣之北上有亭樹馬行四十里宿臨洺鎮洺河出其下魏洺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有大廳傍列三郎位次廳後土部方分後副位廳有碑記鎮國大將軍充洺州防禦使護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食封一百戶者古論三合重建者古諺覓郎烏古論虜語訛耳三合曾以兵部侍郎來涸州理會停虜人又聞虜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真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乏教李者亦以此為別道傍數處賣酒皆掘地深澗

可三四尺置坑上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若旨常為望汴岸數塊以塔嵯還河祠之朴如久道中有一賊尸棚虜俗行有死者不埋姑四木高丈余為棚其上以荊棘覆其尸以防鳴梟狗鼠之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識認則從便葬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邢州縣有重城換驛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曰安國軍十載三重入門直北州衙東入邢臺驛甲第過七教坊椽木巷立節坊戍义坊

照耀精舍偉碑類多寫般若經有大塔十三層寺宇宏雄城北門外陂塘水廣尺余青疊岸上如杜陵依青堂如豪不三里至柳溪亭柳公叔道驛亭樹數所引澄水載之高岸流觸曲水為邢臺游覽之地東北有邢山出邢沙後王所用也過沙河數處春夏間皆不可徒涉四十五里宿內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地而郡春秋邢周齊威之戰國屬趙漢常山王後羋後趙石勒省都爲勒隋冀州後曰襄國因山爲號形勝之地可都也內丘亦屬

邢有千言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者

十八日己亥晴車行六十里栢鄉縣甲趙舊曰堯山即栢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里宿趙州道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並侍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間各二十八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甚堅屢碑石露立者凡四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立撰范陽盧現書一開元廿二年立皆村俚文也余嘗本朝初立有二名人嘗勝新道傍俗云光武敗北渡滹沱有一人執燭以進行數里路進

袭者猝至懼復返斬之或云夜遇二人闘途
不庭怒而斬之已乃石也四十里由王郎城
從廢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見石橋
、有石欄高三尺余上分三道下為洞橋西
馬頭又各為二洞傍為小亭桉閣以入石理
堅緻題刻甚衆多是昔時奉使者有云連鴻
奉使大金至絶域宴居看遲宣和七年八月
亦有天會中四謝大番使人宙趙不能尽請
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驢迹回還一夫自言奉
人間所業云通三史試詞賦論策無褐衣方
社与卑隸无二上馬九城外驛自郭同平徠
縣唐改曰趙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因
殷北齊曰趙隋曰欒為慶源軍節度使臨城
縣有泜水韓信斬成安君於此是日聞樸伴
使之兄左丞安礼罷為滄州制史初安礼娶
哀之妹、死欲娶似知辞以不當復娶妻姪
强之不可良怒以抗勃坐之道途重車三載
狄余戴枝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六十里栾城県早招晋
大夫栾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

館分東西道中見掃帚象時起流中數尺拔
條叢细宛如帚杜稍指東南或謂此方有居
民愛其蘆者过滹沱河由五橋以行河側有
間陵材以先武渡河未畢数車而氷陷俗傳
河冰随車而折故以名自河以北毎五里許
必有小舍或在古塚上毎夜輪番十人宿
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国
為晉所滅戰国屬趙漢為恒山郡文帝改常
山本中山国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
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
定府唐叛將李寶臣王武俊王庭湊皆據
此
二十日辛丑晴歇泊住朝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云来持節
遠冒寒威宜飭在鎬之恩以示礼賓之意又
云遠跡道塗衝冒霜雪爰加勞勸宜錫芳世
天使回針外從永押宴曰慶加福礼恩如形
京但第三第四行酒後遍使樂人舞旋大茶
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于含人趨進尤肅相
宴下人李泉争執礼敬語具語錄泉捷係子

六十甚從三人各三十缶一人必令嘉打十
下易一人不惟三品人快之雖都管蓋門吏
卒當怨其生事无不稱快彼俗雖好勝可
以理屈己安得為閑州刺史以治行又遒中
韻詩莊子故踏事間有可現然會念猥複不
知何以有改声盖知比方守令推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
尤鮮本古鮮虞国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
靖康之禍真定中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
猶有敗城圍之處所築也其地先所始封戰
國初為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以封
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為安州唐改
定州城門曰昭化甕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
水過依刹鮮虞商阳三坊、各有小樓下有
明月樓道傍多重車有先牌云鎮国新校兩
京同知留守子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兩傍
亦有樓樓入門東行百余步入騎子城西門
山夕阳樓即望長安河所作之地北出又有
仁教化愿二坊留郭安喜縣令姓夾各酒名
日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見近大四更車
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
宿保州城壕甕城皆三里城約厚十余丈門
曰雞川南郭為保塞縣翔曰金臺燕昭王遺
迹也翔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注閣在西上
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字精舍道兩有
小門樓曰叙女直李州樓曰晌夷軍驛在州
治西南翔金東西從賢如法屋宇寬宏初至
望都探閩處首近打圍處至其自後人家粉
壁多楼篤禁約不得採捕野物旧傳為禁殺
下令至其乃知燕京五百里内皆是御園場
故不容民間採捕耳皇朝初置保塞軍後
升為州改和三年為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
所居堯生在此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慶都
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
軍南城碍上馬由城中又又北城驛軍食軍
本遂城縣屬易州皇朝置静戎軍後改為二
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為安肅縣
治有雄成营二所北城南門各二重二城之

間有瀆塹水擁積冰甚多方取以入窖又有
祥光路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又
廟或云此歲行宮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
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男
子多露頂婦人多著婆裙車人云只過白溝
御里北人人使别也此皆雖又論左袵犹知
自别於漢虜如此尤可嘆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早
食縣本黃村近以為邑今歲九月方築城口
句畢工雖堞甚整獨門樓未起聞令亦將造

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
涿郡魏又爲更名范陽郡城縣有督亢陂既
因號爲督亢郎太子丹所獻督亢地圖也入
宣請門過驛迎賓喜堂南稅務范陽縣樓入
子城城北門上有清風樓及倩玉眾爲高堂
左曰迎月樓右曰棲霞樓州治在道西門虎
陌巷館副九漱盥天使高德亨傳宣撫問賜
友蓋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
客路所當以紅綾為貼有曰每服下標子大
如南方之比楮子也錄其語如何勒某婦会

朝家且蒙犯寒威春雅將命之勞有加劳勤
宜錫衛生之物迎致和合吉又內、侍御
直郎盧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否遣書指
不多及二十五日初六復名又本姓副使不
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
食固宿道中以琉璃河李成天州埋岸為永昕
壞又過行二十里方抵縣、有城門二重衙
在道左驛在北門墻下有大防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
行六十里過汐濤河至燕下城外去燕宿錫館
百余步使都下馬三節具衣冠隨入館中亭
子館伴傳衍正使起復正議大夫都水監上
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国伯食邑七百戶賜紫
金魚袋梁甫副使唐處厚軍尚書工部郎中
上騎都尉唐平郡開国子食邑五百戶徒早
子燈甫元符安日除賜宴李景金賜酒足酒
九行罷入城道旁无居民城壕外土岸高厚
夾道植柳甚整行约五里經論礼門外方至

南門过城壕上天石橋入第一楼七間先石
傍有二亭兩傍有粉墻屏墻並長相对間六
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豊
宜門、樓九間亦倣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
又过龍津橋三橋皆以石欄分為三道中道
限以護寘商長陌行也龍津任北特甚中道
及扶欄皆行亭表柱皆以燕石為之其色正
白而鐫鏤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
流橋北三小亭東亭有橋名砰次入宣陽門
樓九間分三門由西門入会同館、在内廊
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与館伴立馬下節人
從亙声兩喝傳示訖分位孫銓拋問琰口宣
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安慈以彰眷遇
呈金云遠来軺傳已次国門宜有寵頒以休
労勅銀云会朝岌旦符節宴亭更念勤劳宜
加有問

二十八日己酉晴風正申錫筆賜酒果口宣云
已休候館將進明庭方修進見之儀宜有其
弄之錫閤門副使左才慶到館說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国書上馬前行

使副上馬与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
外皆民居宣阳同内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
行椅大溝為限欄外直柳覆人而下二館在
東与会同館相对立馬門外俟使副一行既
过方相继而行長廊東西面凡各二百五十
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緑欄干廊有三
路貫其中而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无門両
路甚闊左為太廟右為三省北路左門外有
屏墻夾道南有宣府西向右門入六部並在
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号應天
門左右有行樓析而南各接樓曲尺名三層
垂朶樓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右東
西城之中兩角又朶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樓
过馳道皆卸蓋三節人至東廊北類下馬使
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為敷徳門
其東廊之外樓現鐘飛閣是東苑西廊有門
即大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為集
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会通
其東偏為東宮西有長廊中起高樓即大安
殿前廣祐楼也会通門内之西廊即大安之

東榮為麗夏奉兩家次其後為承明門北向
相對為昭慶門東為集禧門西即右嘉會門
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即大安殿後宣
明門之前侍班閣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
会通承明左嘉会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
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当中立候百官畢
見退即右入殿下大殿上有一品至七品
牌子蓋是其朝著也殿中有大花鳳使立鳳
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膺王
坐榻上侍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傍廊一間

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三間殿柱
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並紅
綠金漆簾箔頭皆掛綉額庭下有標槍井亭
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戰殿門外
衛士二百人分立兩堦皆戴金花帽錦袍宣
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皆甲
士青絛甲居左執黄龍紅絛甲居右執紅
龍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
執鎗者是裝間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中人
依一柱以立無數人必以一女其衣皂紫緣

衫着却之凡門屋下皆案隊執弓矢大門四
十人小門三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
未明分立乾見退无有移動者是日麗夏使
人同見麗使三個衣冠始　本朝一賀正一
謝蓮使一謝賜羊酒三節上節麗摩偏帶中節
推上中摩束帶下節獻陌中摩束帶皆紫衫
夏使二個一賀正一謝蓮使皆以王子為正
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縵踩狀貌甚偉副
使衣冠如麗人三節皆不入見雄聲被髮下
中尖帽衣服也夏人進禮物十二床為二

十之許也青也細詢之工旅于庭馬嘶狗吠
雜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屋下上以木雕為
銅龍小拱甚巧麗隨門五間每間朱門四扇
金釘賓無入見如仪受衣帶而退就館賜茶
酒左宣徽使敘謝賜押伴賜宴之禮押宴與
正使对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対二名
之中唯茶酒則小異本是殿上置酒歸就館
安排必以兩府為押伴押伴每坐從副接伴
肆坐兩傍立班及対揖位次必差向前闕睥
雍容莊重向善石楼當使于我盡記朝儀以

歸屬中興章禮文多出其手舊為宣徽刀鋏
亮南收前籍為民家並復用之
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館中元顏宗嗣賜宴烏古
論璋賜酒果元顏考押宴、羅館伴送蒲萄
酒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北行日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
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從望拜、兩
官交賀訖畢上馬与館伴同入賀由慶天東
門步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行
廊三間為日華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
兩廊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龍門皆重紅綠
簾康中小井亭二幕次亦雜人相隔更人相
對客省茶酒果已而錦衣衛士又並以青錦
袍五十余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拜、班朝
日太子為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羅客
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
袍四鎮以銀稅出中班中立次率親王次
有十余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南与子
瑩亦在北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郎官卿
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与
宰者除親王宰執正四十餘人餘皆賀畢先
退記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

入班拜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畢喝与欽
等同慶之四拜功勞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
就坐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功
在坐兩拜第二第四第六行独功使副各兩
拜每宣功必先離位而立搢笏受盞起坐宴
罷謝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退進御
酒時知不起立餘皆如　本朝之儀衛士甲
辛如入見時殿下砌磚兩道錦子即若柴彩
幞頭執杖各佩弓矢刀劍圍殿分立凡五十
人閤程各由藏鎗刀皆軍官子弟也　又安殿

十一間朵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西廊各
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右曰廣祐後於東
宮門右曰弘福後有數殿以重瑠璃瓦結蓋
廣另金殿則是中宮殿上掛大花毯中一間
又加以佛狸毯主座并茶床皆七寶為之車
帳以珠珠結纓或云皆　本朝故物卓前設
青玉花六牙香案用金疊子高盤也傍皆梨
木之屬其次皆設釘細果傍設十壺以貯餘
酒夫至時環以真紅領衣四坐八人皆公賓
翠以前分兩翠排行以遲捉前服玉帶者八

人太子拜坐次二丞相餘不知何人其
後各金帶者六人使副与左右丞相對在玉
帶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揭後照
屏盃盤如　本朝酒為大金花盤其上餘十
向皆結綵須不拱三層皆以金為小花間置
其中曲折皆釘以繡羃壓柱衣鋪幃中各有
龍又有金香毬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
各為曲欄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為三通
在東門毬上壽酒則太子獨至陛道下拜盃
以進者三山棚起十一峯號仁壽山山下栽

松柏并紫桃李各十餘株大獅象各一背負
七寶又以綵宮雙鳳之前為小獅子二以藏
其戎弘福廊廡之前又各為綵樓三間三部
入宴東廊下麗人次之西夏与麗人对三国
三節人雖与宴不拜于庭其餘廊屋皆黄
冰簾拔四其下殿前御副點檢元顏仲嶲一名
論元忠二人各執柱斧率其從十人立御榻
兩傍東西向稍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
不見宣者在上齊主酒従宣徽使叙嗣暉昔
立進以金托琖捐抗跗金盤只環以金鈿紅

木浅等令承應人等亦持進其礼文不倚如
其樂人大率李　本朝唯秋數色皆蝶頭紅
錦帕背鶴黄衣鞍裝腰束甚異樂聲急欲
四發如夜視疲和者尤可怪大宴罷得館
二月癸丑晴張鉉賜分食從卑進賜酒果分食
二盤一盃大內山以生葱棗栗餚之共十八器
一筭頭一尖茶食糯鶴粥果飯麦仁飯皆以
棗栗布其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甚延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
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曰趕書左先起百官
出就籍花剪綵為之性柔枝甚異或四或二
長二尺許花為雜色以如錦帶翅起幞頭回
而後垂掛回枝是日風雨黑狂戲不可行花
葉飄落者往々有之以兩六趕書主復坐又
四行而罷是早見黄土鋪道中由左掖廊門
出度天中門折而東向知書主以元日謁原
廟云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張伴賜生餼高麗賜宴元
額高賜酒果元額仲雄押宴仲雄於進趙頭
度一元行觥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

而來射雖不能合中而善於發矢人多服之
酒七行各分位換衣衫束帶併出射弓挑選
合同張陪謝伴語謝得書人事既退使副及
館伴射弓仲雄前其射架設庭下上层大珠
央以小飛鳴上下層一珠貫以承射指矢以
大立鵠一環所數皆上初以銀松王每題
二矢小的加四花二矢押宴館伴同信使副
知閤五人以次挑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床
庭下介引館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
力又劉出一人為押宴挑弓矢二人為館伴
過弓一人謝箭二人立堞側唱箭射每中則
西竹膺去嚴平招衣樂笙鳴打鼓即樂作吾
則以撞搖後手見影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
士以元矢穿引中叙標引賜物過是而就坐
共飲勝者酬酢必過然後復射標子更三兩
中角花者頒所中而得中的者奉九標得之
以表一占唱箭者初中亦知之使副拜賜之
後但欲成亂即以伴使在於得植簽不官
休優謝止之方已兩兩過弓者各以二標酬
其勞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罷得口宣云速將

慶會表舍參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餼牢之
賜晃之長途遠届使事告成將覩射御之容
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戊使事將向歸途宜
有蹤賜以彰寵遇
五日丙辰晴入辭江政殿客省茶酒既罷引使
副敘入内殿副之合自下入辭還復回幕次
乃引三節人拜賜宣門門外次引房吏二使
反使副並隔門外吏使已出殿使方辭少候
五呉謹一面兩立侯通班面殿方拜喝有勅
再拜又喝賜衣帶鞍馬之段等又手右既受
訖以賜目衲懷中就一拜舞蹈五拜再喝賜
酒食又五拜升露臺少立舍人兩行各三人
齊歎以入揖子内副使躬身使少前拜既受
書却行与副使齊立躬身使傳亦訖復退行
二步左下再揖再兩殿立躬身听喝好去由
右而出賜茶酒立行于館拜謝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發處車行使副車三節人同館
伴出至燕賓館大白撒賜筵元朝元賜酒果
元朝宗安押宴仍差安使 路送伴尽借回
程往觀從還從之並馬欲行安使方呼其家
人以細車般所得还家如未使之類復載至
作京澤留至晩方行燕山本召公所封秦藏
燕以爲上谷郡武王封堯後於薊即薊縣也
二世時韓廣自立爲燕王諸氏封濮茶高壽
封廬綰傳都此太行燕山大勞山錦亘千里
隱然一鄉会處又以宮室使人之古所未有
也又啟曰大吳廣其守爲君卑行六十里更
餘宿良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二
十里宿定興縣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又
四十里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冕回更車行七十里望
都縣早食又行五十里道由有大丸桑以聽
桑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
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娘三四輩指曰
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
也甘心因相与泣下又承廳人指其首曰我
時得這樣髮長起去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詠說曰宣云復將使指
少想中途宜示宴慰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
轅倚蕃餌節並餉寵賜增重皇華同知再定
尹田鍾吉押宴
十二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栾城易驛馬
三十里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芦席裹一人云
之謹冤李住兒日晃時作執劫人婦女以要
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為弓手所捕挑脊筋掛
樹上死矣直候文到當給方取下埋殯又云
十里宿栢鄉縣与去使以馬前行与請先武
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內丘縣天明
查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邢州北門曰
投徳
十四日乙丑露子下天明間霧四更車行二十
五里沙河縣易驛馬又二十五里飯臨洺鎮
食後与去使馬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作塵
清冬見太行山邑邑中必街作烟閬可觀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灯大尤
盛出門乘車有打鼓百隨使副乘馬過帝同

登車共十里至相州使副復上馬入城灯同
不如磁州之勇而工巧过之碁樓街尤盛華
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觀粧擁
規有食店掛一灯並為明羊中畫一殺下為
往一巷益河羽人語者以美為佶也宿城外
壬阳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
為筆時被眾子因少旧財內津用兵盡般軍
器在南京合敦般向北边至三月中使般用
牛三千頭般未尽聞被黃河水漲後旦休問
驛馬價之驛上常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貴
旧时家、有為蝎王而絕尽剛去不知幾万
：又後來剏是行帰內合人致裁普當使買
內稍帛價之好稍每及二貫云兩又後每兩
直五千文媼涎又有云趙王不幸甚帚為鍋
虜主曾以女小尽十人賜之迴謝不受云定
日先出孫兒來亦无用处家国達粗作校太
子自壬边頭議和平手不往又曰一帰今又遣
莫都統程先去軍子之我等三四口建少麻
足生了得契旧時見娘廟殺都狄喜和二只
柏寅起去校此冬廟殺也好又有云我見文

世説生計人口都就空壊了我儕只喚他做
賊虞河南北錢物樹啟問裹云更存語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
又七十五里宿相州安德暮夜叩門遲私覿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
上換騎馬一路可入澤州又四十五里武城
鎮早飯馬行至黃河岸程所行李因渡口以
水淺大興莊路不可行又緣上三四里北横
过上游六入水牢棚數里地道南岸待車船
三方待循河至浮橋边歸岸又行草早渡降

中四十五里宿胙城縣
十八日己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墻
為城人煙寥落便遠不及河北同來干以行
四十五里抵東京北郊青城側李于換馬是
衣冠所过衰遠餘但有断城敗屋入陳常元
武二門二門之間过五丈河萊市橋汴門山
巷口百二營傍豪琼場視從第一指揮日日
御龍直也由行竿巷口拜街入童三門上市
馬行街皇建院巷銘橋蹲太廟巷口東行
相国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过攔省務又

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国子監前次御廊
尚書不知其數披西旁門由旧路入館
十九日庚午晴收吳館十里外赴宴元賜
宴酒果、午京路　都運梁欽神宴、吳杠四十
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隨
川館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皆椿揣衰漫館
城外客旅往來人皆娼婦入城旧有橋河流
既断於壞以行于城内旧是州衙今以屯軍
有三人千户約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
永寧館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
來道兩傍城門去館稍遠馬如哭時之數而
行甚梁更屯軍亦不甚多也是日之有四背
氣又白虹貫日在壬癸前生言甚應在其
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
又三十五里沙隅換騎又四十五里宿下邑
縣令亭鎮
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早飯亳州永承
城縣又六十里宿柳子鎮闈有失使往山東

釜魚人不肯從抱文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渙
縣蘄澤鎮早頃又四十五里宿〻州徐河太
灵種麦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蘄縣靜安
鎮又六十里宿灵璧夜微雨作即止
二十六日丁丑泛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
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馹
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
过縣即見龜山塔及淮小二行已不勝喜躍
矣又六十里星宿泗州自宿離即依淮而行
二十八日己卯晴先發连把麗車即上馬出城
使副入草飯同去偽先乘馬至河岸舟至胥
監季曷海子度唐季澗及呂巖侍吉來以東
問舊極淨下頃之候行李裝船了卻具衣冠
入草飯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即行是日大
風拍岸良久方到時盱眙趙漕樊守不值見
王御幹取所買物雜根幹司馬尚書俊姜叔
求司馬李閣似伯淳皆從來交揭後網友屬
也宿淮攀

二十九日庚辰微雪早離盱眙过龜山以新制
行雅大風不可進宿淮岸行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行舟風又大作力行
而前过清灘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正宿
二月
一日壬午後以風力稍平中舟齊行迫暮僅能入
洪澤舟人交口相賀蒋魯公開運河六十
里以避長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与
波最淺使人往返非復潮於鄉不可行官司
恨洞河剥蝕之損劍設行淮使舟德回往返
无以驚處共行至三宿淮上波濤春撞有魚
腹之憂魯公令丞相曾祖為發運使時入奏
計自洪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
地之土石既得請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
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过淮陰夜过楚州
三日甲申晴过寶應
四日乙酉晴过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險路水淺十進甚艱夜宿汞鋪
墒粟李閣过仪真俞縣尉英光相見甚歡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礼物船与前船舳舻
相触毁一篙人王名伯禄使副捎金使瘥之
晚过扬州是夜礼物船为哈赫所败请帮而
人不觉同行扬刘罗三人象被登岸舟已陇
矣抵仪州宿
七日戊子晴渡扬子宿丹阳饭下待李舅同去
偕兄陈侍制及魏子智其内子辰来留桃丸
甚恭金少卿老相先后船中
八日己丑晴戌中水涨良文方出门夜过丹阳
县及吕诚閒
之李次韵二阕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之伪谢曾知閤不遇
又谒范大甚款
十六日丁酉晴李韵弟相萧山尉别去胡春匀
娶女来取昊山兄书饭后谒吴太博胡给
事陆寺丞陈大谏龚国正吕司业恨以卿林
编修危宗丞始闻铜坑之款
十七日戊戌晴谒阎丘监丞欲问坑冶之详不
值同去偕智叟侍叔舅陈表兄以小舟见陆
寺小留饭而归赴景孟舅晚饭被酒先归
十八日己亥晚饭罢赴梁参政呼召客次遇蜀
王郭侍田冯太丞仲袁
十九日庚子晴吴太博卢监簿连日招饭皆力
辞之治叠行李雨作买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卯晴诸亲作醵泛湖五十余
分以水浅不可傍岸盘旋湖中抵暮醉归
二十一日壬寅雨赴范夫晚饭
二十二日癸卯雨侍仲舅往定祥观照庭同上
中节而焚香致敬斋罢各散与去伪小舟自
濠金门归先遣承局吴喜行寄家书
二十三日甲辰雨先发行李下舡雨过方毕使
吕奏候吉宿舟中翌以来早启行以舅家挽
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伪生朝仲舅家谓亲同作
度偷闲谒季兄拱揆般运法是夜大醉中辞
辞诸亲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禊被辞舅家骑行七十
里少憩门旧赤山部六和塔下至后山登舟
宿富阳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风逆才进至三江

口東風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動力挽
至桐廬凡行九十里过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过鸕鶿原釣臺下
畔伯原風止过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
最可畏雖以水漲不見灘磧而岐頭水忽良
又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剥船仟伍為群以
舟軽止用一人方當湍流忽随篙墜水观者
胆落而少年善泅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撐
以百錢而去宿東館凡以九十里去嚴州二
里

二十八日己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
長舟人疲於牽挽屢止復以晚雨止風靜江
至烏岐灘不宿小港中終行三十余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過一
岐輙程时方能冒险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
之雖状覽勝處至後犯怒湍亦可駭也所过
台雅二岐尤暴怒又过糙流數處夜聞泉舟
宿暴林間隔岸望御頭路曰鷲險劳動止行
二十余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促望前路黄泥岐不

可上復回數里尋路避之沿流行亂林間平
日方出大溪晚至蘭溪先以劉子与李尉田
思崖五夫李以庚辰登科其子遂夫又癸未
同年便於逆旅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
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即以
又飲竹馬館晚到婺州首見趙金峯子偉不
值往入郡李直舍省景山兄周教授汝能雍
兄錫希援相訪周与景山兄同官雍同舍也
借周直舍安泊少选肯景山兄过周之五柳

堂〻本蕭侍御振所建詩牌尚多尽得双溪
之勝王察推楫亦來訪同飲劉談至一皷方
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史君衡由來日一
飯客次過解節推延運是日景山兄周趙雍
王驤就五柳祠招早飲又坐春原空无尽藏
台人陳文季惠周之故人也同坐解推又約
晚飲六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縣大猷鳥因
集于西遲軒琴推校壺坐客皆醉李衍又約
來日四

山兄同周教謝李史君容次
遇夫逆復还无尽藏同出梅花門
过浮橋數里逆蘇倉嶠歸見唐正字歸李琴
五担付張吉先歸待景山兄赴李絆飯坐請
遠樓景物尤勝同会七人解張雍王酒三行
李甲逮客即往赴之刊劉院藻陳子厚同集
小候自公堂坐平改堂功酒移忠堂酒罷刊
先歸余四人復过五初手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門晴微雨間作早别景山兄即行三
一里五飯摩訶稀又行數里過麓水休丞良
嶽相見逕館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
五日丙辰晴过永康數里飯至李隆遇承局持
本樓晩过黄壁
一雨过縉雲邑宮相迓皆謝之獨見李
送过大溪而别疑得四夫又荆山李
山真轎冒雨登馮公嶺至天寧寺乙
而之仁父不思无声譯恨予賢祠
拜二親灯下上下[illegible]相

原缺